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第 6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鹩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

Plague、佩斯特

2019/05/01

目录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10
229. 一年后的弗茨亚茨大圣堂	10
230. 初次告白	63
231. 借酒消愁	110
232. 踏上新的旅程	137
233. 工会会长的归来	168
234. 始祖和魔王的共同作业	199
235. 异世界道具全收集之路	227
236. 新魔法的力量	250
237. 出港	287
238. 赫勒比勒夏因所到之处	311
239. 代理总司令斯诺沃克	341
240. 海路	363
241. 老朋友	396
242. 这就是斯诺	447

243. 光阴流转延及之物	483
244. 未见之二人	525
245. 第二迷宫都市	550
246. 走失儿童	592
247. 魔人返还	636
248. 『魔石人类』与艾德	675
249. 作为宰相的自己	713
250. 静待归来	758
251. 再会	807
252. 再会的继续	852
253. 交流	900
254. 佩艾希亚城的决斗	941
255. 艾德的战斗方式	958
256. 第四十之试炼『自狱』	990
257. 无名的孩子的	1040
258. 千百零八年铸此绝不轻薄之集大成	1064

259. 自狱四十，儿童归至。恒白物语， 流溢于此。	1111
260. 最终章「艾德 ■■■ 缇缇」 . .	1167
261. 延及千年于此闭幕	1212
262. 我回来了	1234
263. Epilogue 前篇	1248
264. Epilogue 后篇	1287

異世界迷宮の

11

割内タリサ

イラスト 鶴飼沙樹

最深部を指そう

Aim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different world labyrinth

OVERLAP





一年後。

異世界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す



ラスティアラ・フーズヤース

聖人ティアラの再誕のために用意された魔石人間。



相川渦波

異世界に召喚された少年。次元魔法を得意とする。

登場人物紹介



スノウ・ウォーカー

何に対しても無気力な童人だったが、最近は少し前向き。



マリア・ディストラス

カナミの奴隸。家を燃やした子。アルティと融合し、力を得た。



ディア

魔法を得意とする少女。現在は使徒シスとして行動する。



セラ・レイディアント

ラスティアラに忠誠を誓う青い狼の獣人。男性を苦手としている。



ライナー・ヘルヴィルシャイン

自己犠牲の精神が強い少年。カナミの騎士として付き従う。



グリム・リム・リーバー

呪いから解放された「死神」。現在はカナミの癒やし。



パリンクロン・レガシイ

天上の七騎士。いくつもの策謀にカナミを陥れるも、敗北を喫した。



ワイス・ハイリブローベ

魔石人間。カナミ、パリンクロン、ライナーに思いを託し死亡。



ラグネ・カイクヲラ

セレスティアラ・ティアラ。天上の七騎士の一員。舞闘大会で魔石に異様な執着を見せた。

理を盗むもの

『未練』を持つ迷宮の門番たち。

【十守護者】火の理を盗むもの

アルティ



十階層

二十階層

三十階層

四十階層

五十階層

六十階層

七十階層

八十階層

九十階層

最深部

【二十守護者】闇の理を盗むもの

ティーダ・ランズ



【三十守護者】地の理を盗むもの

ローウェン・アレイス



二十階層

三十階層

四十階層

五十階層

六十階層

七十階層

八十階層

九十階層

最深部

【四十守護者】木の理を盗むもの

アイド



【五十守護者】風の理を盗むもの

ロード・ティティー

三十階層

四十階層

五十階層

六十階層

七十階層

八十階層

九十階層

最深部

【六十守護者】光の理を盗むもの

ノスフィー・フーズヤーズ

【七十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ヘルヴィルシャイン



二十階層

三十階層

四十階層

五十階層

六十階層

七十階層

八十階層

九十階層

最深部

【八十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セルドラ

【九十九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二十階層

三十階層

四十階層

五十階層

六十階層

七十階層

八十階層

九十階層

最深部

【百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カナミ

▶これまでのおはなし

突如として異世界に召喚された相川満波。ゲームのような異世界で、『どんな望みでも叶う』
と噂される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すことに。【風の理を盗むもの】ティティーと和解したカナ
ミは、一年振りに迷宮から地上へと帰還した。かつての仲間との再会、そしてアイドとの
戦いの予感を胸に、カナミは変貌したフーズヤーズを訪れる——。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229. 一年后的弗茨亚茨大圣堂

第二天——回到久违的地面上的我们漂亮地睡到了正午。

虽然想着就这样睡上一整天也不坏。不过，『表示』上显示的 MP 和 HP 都已恢复到最大值而训斥着我懒惰的身体从床上起来。

莱纳和缇缇已经起来了，两人正在借宿房间的角落练习着风属性的魔法。昨天莱纳虽然是第一个累倒的，不过现在看来他的状况恢复得很充分。可能是种族不同的原因，缇缇看上去是我们三人中最精神的一个。

三人在旅店好好享用午餐后，就和昨天预定的一样前往弗茨亚茨。因为使用『Dimension』进行了事先调查，确定了拉丝缇娅拉是在大圣堂没

错，接着就是直接跟她见面了。以防在大圣堂可能发生什么禁急情况，在这还是不要浪费魔力使用『Dimension』。

要想从一国越境前往另一国的话，越靠近迷宫走越快，一小时不到我们就到达了弗茨亚茨，那繁华过头的街道映入了眼帘。我和莱纳惊讶地张大嘴巴，缇缇像个乡下姑娘似的到处张望。

“啊，真厉害！与之前的瓦尔德相比，这里的国家更豪华啊！”

正如她所说、面前的景象除了豪华之外再没有别的能拿来形容了。这个异世界特有的文化产物『魔石线』在日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数量是之前来的两倍以上。街道两边新建房屋也被大量的『魔石线』围绕着。

弗茨亚茨是富有阶层人数较多的国家。

原本就豪华绚丽的地方，如今更加光彩夺目

“不……。这个，是不是奇怪过头了”

“——啊啊，很不正常。当心些，吾主”

对于我的疑问，曾经在这住过的莱纳也表示了赞同。并且不断转动着眼球像要从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一样紧紧盯着。

有车轮在『魔石线』上转动着，发出框框的轻快声。那是机车在街上跑着，虽然还达不到能输送人员的地步，但却以相当的速度运送着物资。

“这样的东西，我住的时候一个都没有……我们不在的这一年里，说不定……是那家伙——”

是・谁・造成了现在的景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线索。

为了确定那个我赶忙向前方走去。

“拉丝缇娅拉就在前面了，赶快去大圣堂吧。”

如果每遇到新东西都停下来观察，那根本没法前进。我带领着缇缇和莱纳沿着变化了的街道前

进。

然后，向中心步行几分钟后，我们抵达了。

弗茨亚茨的象征，大圣堂。

周围的风景全变了，只有那里和原来一样。

树木和栅栏覆盖在河流周围，大桥是唯一出路的要塞。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大圣堂。

以前是为了诱拐拉丝缇娅拉，从正面强行侵入了。

但是这次打算从内侧潜入，因为有详细知道内部情况的莱纳在，所以不用犹豫。

不过被我拜托做向导的莱纳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不，基督，你从正面进入不就行了。那天的罪名已经消除了。老实说，依靠正当的谒见就好了。不如说，基督可是莱文教的始祖，更加大大方方地进去吧”

“不，就算说是始祖，我也没有多少实感啊……在这里我只能回忆起犯下罪行的行为……”

那时候拐走了两个人，还放倒了许多的骑士。

从正面进入需要不少的勇气。

“知道了，那就稍微等一下吧。就由身为吾主的骑士的我来通告好了。这里就先交给我吧”

这样说着，留下我和缇缇，莱纳一个人向大圣堂的大桥方向走去。

我们便在街道的阴影下看着。

莱纳首先一派轻松地向在大桥进行警备的重装骑士们搭起了话。

尽管最初以看待可疑人物的目光看着莱纳，但随着谈话的进行重装骑士们的脸色开始发青了。

用『Dimension』偷听得知，莱纳以本来是原『天上七骑士』以及四大贵族赫勒比勒夏因家的人为后盾威胁着他们。即使没有证明的手段，但只要

感觉到眼前这名少年的魔力就够了，并且对熟悉魔法的骑士而言也不得不去相信。

虽然滥用权力这样的行为并不值得褒奖，但是能早一步结束谈话真是帮了大忙了。

几分钟后，由负责警备的一名骑士带领我们往深处走了走，在那里我们立马就和好像是他上司的人物见面了。

而且那名人物和我也有过几面之缘。

茶色的短发少女——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虽然体格一般，但却是靠着出色的才能以最小的年纪当上了『天上七骑士』的才女。记得还与她在迷宫和『舞斗大会』进行了两次交锋。是那个被拉丝缇娅拉评价为『数值所无法展现的数值』十分优秀，战斗方式也特别独特的少女。

拉古涅一看到莱纳，表情立马变得明朗了起来。

接着，两人三言两语地交谈一番之后，她向我们

这里看了过来。看到我的样子以后，表情又再度明亮了些向这边招手。

“呀，好久不见，拉古涅……”

“唔姆。叫拉古涅的这位，初次见面。人家是缇缇，请多关照喽。”

我们在大桥上移动，交换着自我介绍。

“呜哇，真是好久不见。缇缇小姐也是，初次见面。嘛，继续呆在这里也不好，请向大圣堂移动吧。虽然是我个人的独断，不过还是带你们到客房吧。”

同时握了下手。

接着，多亏了拉古涅的功劳我们一下子便进入了大圣堂。

“唉，没有许可擅自就这么做没有关系吗……？”

“呼呼呼~。其实我，最近当上了『天上七骑士』

的总长哦！所以，这里的所有警备工作都在我的把持之下喽！”

从把剑放在胸前敬礼的警备骑士身边走过，我们谈笑着通过了大桥。

通过大桥后，针叶树并列排在道路两旁。曾经强行突破的大道，如今正悠闲的通过。

“唉，当上总长了吗？嘿～那可真是恭喜了。出人头地了啊。”

“话是这么说，不过也是因为佩露修娜总长和副总长因为战争而出差了的缘故，顺势当上罢了。偶然，仅仅只是多重的偶然凑在了一起而已，和我的实力无关。或者再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在战争中派不上任何用场而被丢下来了而已。”

看来对她升职的事做太多祝贺也没多少意义。我轻轻鼓了两下掌便作罢。



但是，难得能碰上个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聊一聊，我也不中断对话而是继续收集一些信息。正因为知道拉古涅不会随意撒谎所以现在正是好机会。

“说起来，弗茨亚茨真是变了呢。就离开了一年而已，真是厉害啊。”

“这么说来，涡波大哥哥这一整年到底去哪里了呢？”

从她这个样子看来，我消失的这一年并没有被看做是在和帕林库洛的战斗中死掉了。从昨天跟酒场的人的话中听来我应该是变成了消息不明的英雄那一类的样子。

“啊——那个，我们三个人在那之后一起踏上了异常遥远的旅途。比起本土，来的更加更加远。
”

“遥远的旅行吗……是海外旅行啊！真好啊，好羡慕啊！”

“正因为这样，我并不知晓现在联合国的状况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一下呢？”

“既然是大哥哥你拜托我，那么没问题”彬彬有礼的拍打着胸口，拉古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穿过大圣堂中的道路，我一边眺望着百花齐放的庭院一边继续同她交谈。

“首先是弗茨亚茨呢。这个国家，不觉得有点厉害过头了吗？”

“那当然，毕竟弗茨亚茨是现在世界第一的国家呢。南方诸国间的倾轧，在这一年终于得到了解决，弗茨亚茨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龙头了。在本土那边也是这样，可以说现在的弗茨亚茨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啊。”

“仅，仅仅一年就这样了吗……。但是，为什么

这么突然……”

“全部都是多亏了那个叫艾德的人的力量。涡波大哥哥你不在的一年里，这个人十分的活跃哦。这个人应该会被写进教科书的说。”

——艾德。

隐约的预感果然中的。

知晓这个男人的名字的缇缇与莱纳的表情也为之一变。

“艾德……那家伙到底在弗茨亚茨做了什么……？”

“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以及情报哦。那个，我想……包括『魔石线』的改良，新的运输手段的确立，与之相应的交易状况的改善，还把手伸向了各国的农业以及工业，把对奴隶的处理制度也整合了起来。话虽如此，并非全部都很好的渗透进了国家。作为骑士的我也有许多听了也不明白

的地方，所以一般民众就更觉得云里雾里了吧。
”

仅仅只是随便举举例子，就让我听了脸色发青。明明是千年前的人，但艾德却明目张胆地影响着现在的世界。

“在那之中最厉害的功绩，应该就是推动魔法技术的进步了吧。这个因为简单粗暴，所以谁都清楚他做得有多厉害。”

“魔法技术的进步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推进了对魔法原理的解明，他证明了不论是谁都能够对这个世界的魔力加以操纵。艾尔多拉琉学院的魔法教科书拜此所赐可是彻底翻新了哦。因此魔法使的水准提高了相当多。而且魔法使的数量也增加了呢。”

但是，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艾德所有的业绩无不都是为了人民着想。

虽然对于世界的干涉过多而另我感到吃惊，但他可能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

“之后就是『咏唱』的量，这个也一口气被充实了不少。在那之中最了不得的，就是跟『先天技能』配合在一起进行『咏唱』并产生『代・价』这一现象。”

——抱歉前言撤回。

“『代价』是能够把超远极限的魔力榨取出来的技术，拜此所赐使用魔法的人的价值嗖地一下就上去了。还有说起魔法的话，国家所隐匿起来的许许多多的魔法技术也被他暴露出来了呢。其中的代表就是『魔石人类』。因为艾德曝光了这件事的缘故，『魔石人类』的研究院一齐崩溃而引发了大混乱呢。好像是半年前的样子？真是怀念啊。”

真的是随心所欲地大干特干了一番啊。
在我心中，阻止艾德的优先顺位一下子就上升了。

“拉古涅，那个叫艾德的家伙，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虽然隐约猜想得到，但慎重起见还是先确认一下。

现在，艾德在哪里干着什么——

“说起这个哦！这个可超级不妙的啊，这个叫艾德的人！他在尽可能的带走了这个联合国的资金与人脉之后，竟然逃到了我们的敌国北方那儿去了！……呀，这事儿可不得了啊。然后就好像千年前的传说再现一样立了一名叫『支配之王(Lord)』的人为王，然后他则在北方做起了『宰相』。那个新兴国可真厉害。拜此所赐，因为一年前的『大灾害』而暂告休战的『境界战争』的

局势再次激化了呢。不过，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当上了总长就是了。”

说起一年前的『大灾害』话，应该就是我和帕林库洛战斗的那件事。

在那场『大灾害』中明明『世界奉还阵』吞噬了那么多人，但艾德却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让世界重新振作了起来。

并且，如果我的猜想没有错的话——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让千年前的『北方』与『南方』的战争重新上演。

特意增强弗茨亚茨的实力让它成为南方的中心，为的也是再现当初的弗茨亚茨——不，是为了打造出与『支配之王（Lord）』相匹配的敌国。

这一年的艾德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支配之王（Lord）』，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

“来真的啊，艾德那家伙……”

我稍稍往后看看，就发现缇缇的表情变得阴沉了起来。知晓事情的我和莱纳也露出了类似的表情。

“啊，哎呀……？请问怎么了吗？只要在这个联合国里，就和我们没有关系哦？我是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吗？”

感觉到了我们三人阴暗的空气，拉古涅焦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自己不知不觉间做了什么无礼的事情。

立马我就收回原来明亮的表情，告诉她没必要在意。

“不，不是拉古涅的错。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真是帮大忙了。”

“啊，不。请不用客气。”

谈话中断了。

我为了寻找新的对话而观察起了周围。

在此期间，我们跨过了长长的楼梯到达了大圣堂。打开了张开了好几重神圣魔法的结界的门进入了其中。

在途中，我意识到拉古涅的视线好几次看向了特定的某样东西。

那就是我腰上的佩剑。

“啊——，那啥……拉古涅。莫非，你对『这把剑（诺文）』感兴趣吗？”

“啊，被你发现了吗？”

“给你看看也好……要试试吗？”

我把插在鞘中的宝剑递了出去。

我有些在意。曾经，在拉古涅将这把剑拿在手中的那一次。那时候我产生了一股极其诡异的预感——那股预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让我借着这个机会确认一下吧。

“不，不必了。”

但是，拉古涅拒绝了。

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然后微微一笑。

“毕竟嘛，作为骑士还是对名剑很感兴趣的。虽然对于那名剑士诺文有所憧憬，而且也有能够运用自如的自信。但是，我还是觉得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剑（东西）。”

她一聊起诺文的事，我又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和『舞斗大会』结束时一样的恶寒。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种不认识这个说话的人是谁的错觉。

“说到底，剑就是剑。比起那个，现在我想要的东西是——啊”

话说到一半，拉古涅停下了脚步。

“到了呢。那么，没用的话就到此为止了呢。请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把大小姐带过来……但是，她现在是个大忙人了，可能要花点时间的说。

”

被她带到了奢华的接待室之后，她嘱咐我们在这里稍作等候。在那之后，拉古涅就一顿小跑地去叫拉丝缇娅拉了。

总觉得她在有意回避谈论诺文的话题，是我的错觉吗……

我就这样想着目送她那小小的背影离去。随后莱纳便无拘无束地坐在了房间中间的椅子上。

“确实，这里可是招待贵宾用的房间呢。让我们悠闲地等吧。”

紧接着正当我和缇缇也打算坐下来的时候，刚才才被关上的门突然又被打开了。

拉古涅前脚刚走，后脚就进来的是一眼就看得出地位颇高的神官以及两名身着侍从服饰的少女。神官的目光十分浑浊，扭曲的黑卷毛颇有个性。跟在他后面的两人也很有特点，两人戴着只盖住眼睛的覆面纱一样的东西。虽然和她们的银发相

得益彰，但是这东西戴在侍从脸上未免也太奇怪了。

“——欢迎，出行辛苦了。弗茨亚茨大圣堂对你们表示欢迎。许久未见，涡波大人”

突然出现的眼神浑浊的神官，对与我的再会表示了欢迎。

但是，我却因为想不起他的名字而感到困扰。就好像吃了闷棍一样，没办法把名字和他的样貌联系在一起。

“啊一，那个……”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千年前的认知也混在一起的理由，要在脑海中寻找记忆要花一番力气。正当我想说些话来打马虎眼争取一些时间时，神官微微的冒起青筋，接着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拉丝缇娅拉大人来之前，就由我『斐勒卢托』来招待诸位吧。由过去曾主持过缇娅拉大人的再

诞仪式的我『斐勒卢托』来负责招待。”

“许，许久未见……”

终于，微微地回忆起来了。貌似，以前把拉丝缇娅拉从大圣堂带走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号人物。

在仪式的途中，为了将我排除而大叫了好多次的那位。

只是，因为在那天还和阿尔缇以及柏林库洛血战过，所以除那之外之外的事都没什么印象了。拜托理解一下，原谅我吧。

但是，和轻描淡写地打招呼的我不同，莱纳的反应十分夸张。

“斐勒卢托……？为什么你这等地位的人会来招待我们……”

看来这个叫斐勒卢托的人会出现在这里是很不同寻常的事，甚至足以让一年前担任『天上七骑

士』的莱纳感到惊讶。

“他是值得我亲自出迎的英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觉得我和诸位的交情也不算浅了……。话不多说——”

表情爽朗的斐勒卢托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在他身后待机的两名少女便动了起来。两人把送到这里的饭菜从手推车上取下来，郑重的排列在了房间的餐桌上。

仅仅数十秒，就好像高级餐厅一般的光景便在眼前呈现了出来。

四个玻璃杯排列在每个人面前，晶莹剔透的水以及三种果酒随后被倒了进去。这还不止，眼前还有从远方特意运来的珍奇异果被精心切好摆在了盘上，一旁还有易于食用的小吃。

招待得居然如此盛情，我虽然有些不解但还是行了一礼。

“那个，实在非常感谢。我本以为你应该是非常恨我的。”

毕竟，长年准备的仪式被我搅了个一团糟。干出这种事就算他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刺杀我我都不觉得奇怪。

“哈哈哈。不不不，怎么会呢。我早就已经认识到了那一天的事情是由种种误会叠加在一起导致的悲剧。对于您这样的人感到怨恨什么的，怎么可能呢。那仅仅只是一个误会而已，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误解，我再说个事儿吧……在那之后，撤销了弗茨亚茨对您的追捕命令的人就是我。我想事到如今，在这弗茨亚茨我应该是最欢迎你的到来的人了吧。”

“哈哈哈……”

斐勒卢托那浑浊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笑了起来。

当然我也只能陪笑。

我至今为止也跟不少难对付的敌人打过交道了，所以我很清楚。

——这个人，大概对我恨之入骨。

实话说我并不想知道藏在他这和善外表下的心思，但无奈技能『诈术』和『感应』还是不听话，搞得我不知该如何回话。

而且拿来款待我们的这些东西也不知道里面加了些什么，根本无从下手。

搁下就这样一脸干笑着的我，斐勒卢托向我的同伴出声搭话。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你也是辛苦了。你很出色的完成了我们下达的命令。并且还平安无事的回到了这个大圣堂。真是可喜可贺。现在就复归『天上的七骑士』怎么样？”

“……多谢好意。但是，我还没有回过老家通报一下呢。这事儿还是等之后再说吧。”

“恩。你还是老样子啊。”

两人意味深长的进行了对话后，斐勒卢托开始和缇缇打起了招呼。

“初次见面，美丽的小姐。我是在这里当神官的斐勒卢托·夏鲁梭斯。以后，请多多关照。”

“唔姆，人家叫缇缇。”

听到那个名字，以及看到她那美丽的翠绿色头发后，一瞬间斐勒卢托的身体挺直了起来。因为时常张开着『Dimension』的关系，我并没有放过他的嘟囔。

“缇缇……？不，怎么会……”

看来，『支配之王（Lord）』的本名在这个时代还有残留。

但是，眼前那个将食物与小吃一下子塞进肚子的没品味遗憾少女与那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Lord）』的样子实在难以重合在一起，斐勒卢托

最后认为应该自己想得太多了。

这导致挂在我脸上的干笑根本就拿不下来。

“涡涡，怎么了吗！？你不吃的话人家就不客气了哦！”

“哈哈哈……”

我一边跟她点头一边整理着『Dimension』得到的情报。

此时大量骑士陆陆续续地集结到两侧的房间中。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正逐渐被包围着。

仔细观察的话，现在正在房间里负责杂事的少女们的状态值也很奇怪。等级进入了两位数，毫无疑问她们比起侍女，更像是探索者——不，应该说是暗杀者才对。

“对了，涡波大人。敢问您今天是因为什么事造访这里的呢？”

斐勒卢托用空下来的时间试探了起来。

这才是正题吧。根据我的回答，眼前这名神官的态度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撒谎也不能稳便地收拾这个局面。便决定说出本来的目的。

“我想见拉丝缇娅拉并跟她谈一谈。”

“谈话是吗……。请问您这个谈话，到底打算怎么谈呢？”

“唉一，这个……——”

不过，其实不管我说不说真话好像都无济于事。因为讲道理，两侧的房间里已经塞满了骑士，这架势真不是盖的。

斐勒卢托微微地笑了起来。估计他也察觉到我是想再一次把拉丝缇娅拉掳走了吧。

“说实话，要是让您二位在一起谈话，我怎么也不觉得那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啊。”

“哈哈，真是抱歉……”

“怎么会，你没必要道歉。我们深知仪式那天演变成那种结果都是我们太过天真使然。您真是好好地给我们上了一课啊。我们真的是从涡波大人那里学到了太多太多。正好，就让我们用这个机会给您展示一下学习的成果好了。”

本来我是打算和平解决的，但战斗终究还是无法避免。

确认完我的目的的斐勒卢托放出了充满挑战意味的笑容与话语。

“既然目的是拉丝缇娅拉大人的话，那多说无益。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就以当初的预定一样招待各位了——”

接着，啪的一下，他又一次打了个响指。

加下来就和我猜到的一样，负责杂务的两名少女从怀中取出短剑，分两路向我袭来。

以我的能力来说，这种奇袭毫无意义。而且还在

预料当中，要化解攻击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我反而一动不动。
因为魔法『Dimension』捕捉到了第三人的动向。
——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在敌人采取行动的
即刻，便在狭小的房间内宛如疾风一般移动起
来。
“——『Ex・Wind』！”
在进入大圣堂之前，莱纳说过交给他吧。
那么，我就放心地交给他就可以了。
我一动不动的看着借由魔法加速的莱纳。
一阵风刮过，响起了两道金属声。
接着，咚地先后传来了两把小刀扎进木板的声
音。
站在桌子上的莱纳连玻璃杯都没有弄倒就把敌
人的武器短刀给击飞了。
那压倒性的速度，让刚起步的两名少女立马停下

了脚步。看到手中握着的短剑刺进了天花板，她们惊讶地张大了嘴。

我马上就质问斐勒卢托这是何意。

“多谢了，莱纳。……可是，能否请你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斐勒卢托先生。”

“就是这个意思。早从那一天起，你要是还敢再度造访大圣堂的话就注定是这个结果。而且还给了我们一年的准备时间，你就好好后悔一番吧。
”

虽然奇袭失败了，但斐勒卢托却很冷静。

接着，啪的一声，这次是房门被人推开。一直在门外待机的数名骑士冲了进来守在斐勒卢托身旁。

事情在越闹越大。

“唔姆。真让人怀念啊。这正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涉呀。”

不过缇缇正大快朵颐地把料理塞进嘴里。

在作为守护者的她看来，比起被敌人包围还是眼前的美酒佳肴比较重要。

没办法，继续交涉的任务只好交给我和莱纳。

“斐勒卢托先生，请你住手吧。我实在也不是自吹自擂，我们可是非常强的啊……”

“这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会像这样毫不吝啬地把你从那个迷宫守护者艾德那里得到的力量拿出来给你见识啊。把先天的才能人为地进行移植，特化单一才能，生来就用『咏唱』支付着『代价』的『魔石人类』——由她们全员的『亲和』缔造的大共鸣魔法。涡波大人你能否承受得了呢？”

——『魔石人类』

此言一出，又有两名穿着与战场的氛围不相宜的侍女服的少女，从冲进来的骑士们身边走了出来。

与先前袭击我们的少女两人一模一样。不，应该不是完全一样——只是使用的材料同样罢了。

四名少女的『Status』里都有着技能『素体』，『Dimension』也发现四人在面纱下的脸完全一样，这让我得以确信方才的推测。

身穿侍女服的少女四人齐声开始了魔法的咏唱。她们面容扭曲，就好像在将声音从肺中榨取出来一般。

“ “ “ “ —— 共鸣魔法 『Inviolable • Ice Room』
” ” ” ”

就像扩散的烟雾一般，房间内部充满了薄青色的魔力。

理所当然的四人是同属性的魔力——并且以堪称天衣无缝的配合发动了共鸣魔法。

“啧！基督！”

“啊啊，这边没有问题！”

“天啊！点心掉地上了啊！”

周围的空间被魔力所固定，我和莱纳还有缇缇的动作都戛然而止。

共鸣魔法『Inviolable • Ice Room』。

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冰结魔法和神圣魔法的复合型。是停止空间内动作的单纯的结界。

但是这个结界的强度却很异常。

她们『魔石人类』四人的等级为 10 级上下。就算特化了魔力，数值也比莱纳要低很多。

但在这个结界中，现在等级近 30 的我和莱纳竟然也动不了。连守护者缇缇进食的手也停了下来。

从『表示』上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力量。

“这等魔法……到底是怎么——！！”

可能是为了事后盘问吧，在这结界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口说话。

但是，脸就像石头一样动都动不了。就状态栏来看的话我力量的数值足足有近 15。但就算用尽全力也不能动弹。

我认为仅仅是共鸣魔法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但是，马上我就明白其中的理由。

我对其中一名少女发动『注视』，在看到了那名少女的『状态值』后。

我立刻注意到了少女的 MP。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一边持续释放着这等水平的魔力，MP 却 • 完 • 全 • 没 • 有 • 变 • 动。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我增强了『Dimension』的力量，分析少女的一切。

从头到脚一览无遗。

首先是少女的体重和身高——把握身体的各个角落，接着是毛发的根数以及体温。下面是确认肺的运作与心脏的鼓动是否有异常，『注视』吐息与出汗的动作。

0.1秒的审查结果，我发现流淌在少女体内的血非同寻常。

魔力并非从身体的深处而是从血中发散了出来。这与这个世界使用魔法的道理相悖。血是记忆魔术式的器官。就像是汽车的引擎，并不是出汽油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她们可以不依靠身体而是从血液中放出魔力——？

现在是战斗中。因此，我现在的注意力跟刚才回忆斐勒卢托的名字那时候相比有天壤之别。

而且运气不错，我很快就从记忆中找到了线索。

首先第一，有不使用 MP 使用魔法的手段。就在最近，我才刚掌握那所谓咒术的基本。

第二，这个世界的血液是特殊的，能够记住魔法的魔术式。之前圣人缇娅拉甚至将自己的人格刻在了血中。

接着是第三，先前斐勒卢托所说的 [生来就用『咏唱』支付着『代价』的『魔石人类』]——由此我推断出了这个现象的答案。

与此同时斐勒卢托确信了自己的胜利而笑了出来。

“呼，呼呼，呼呼呼，呼哈哈哈哈——！！”

这个眼神浑浊的神官，好像干了些不能干的事情。

——恐怕这些少女的血中刻有咒术《咏唱》的语句。

而且还是一般的『咏唱』。斐勒卢托从艾德那

里学到的，是和玛利亚那削减『记忆』的『咏唱』以及缇缇那削减『自我』的『咏唱』同等的——支付『代价』的『咏唱』。

这些少女想要发动魔法而驱动血的话，一定会触发『咏唱』所构成的魔术式。

所以，才会这般顺利地没有消耗 MP 便构成了大魔法。

所以，少女们使用魔法才会如此痛苦。

就好像，削减自己的灵魂一样——！

“哈哈哈！我们弗茨亚茨从千年前的贤者『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那里尽可能地采取了许多的技术。这里的『魔石人类』们就是那些技术的结晶！这无穷无尽的高浓度的魔力，甚至超越了拉丝缇娅拉大人的水平——！并且全员接受了同样的调整，仅仅特化了一种魔法，完美的共鸣魔法就这样实现了——！不论是始祖大人还是使徒

大人，不论是谁——在这个结界里都不可能动得了！！”

我知道了斐勒卢托游刃有余的理由。

使出如此穷凶极恶的魔法，他会确信自己获得了胜利也不奇怪。

我也仰仗过『咏唱』的力量，所以他那个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而且我也明白，既然是利用了『咏唱』的力量，那么少女们可以超越等级的差距将我们压制住也不足为奇。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就这样束手就擒。

首先，莱纳喊了起来。

“——可不要把我跟你身边那些骑士相提并论啊！我可是赫勒比勒夏的骑士！杀手锏的话，我这里也有！”

他为了强行突破结界而咬紧牙关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结界是不会被动摇的。

“——！！ 哈啊，哈啊，哈啊！”

但是，来自莱纳的强力挣脱自然会转嫁为魔法使用者的负担。

每当莱纳动的越粗暴，少女们的呼吸也就越来越凌乱。

她们的表情纷纷扭曲着，一眼就能看出有多么痛苦。她们的『咏唱』是不依靠声音而是随着血液到处游走的，所以虽然不清楚那份『代价』究竟为何，但是毫无疑问，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被削减着。

如果这是普通的魔法使的话，伴随身体的危机反应应该会选择中断魔法。然而这里的少女们是『魔石人类』。与过去的拉丝缇娅拉一样，危机管理能力薄弱的可能性很高。

搞不好的话，恐怕至死为止她们都会持续维持魔法。

“等，等等，莱纳！缇缇也是，这事交给我来解决！！”

所以我连忙制止了莱纳。

顺便也阻止了稍微有点不高兴的缇缇。

“……了解了，吾主”

“唔姆。虽然有点不愉快，但既然涡涡这么说那就交给你吧。人家本来就是局外人嘛。”

确认过两人都表示同意后，我全力解放出体内的魔力。

“——『Distance Mute』！覆盖我的全身！！”

就是为了这种紧急时刻我才温存体内的魔力行动的。

次元属性的魔力随即沁染全身。接着，亏了魔法『Distance Mute』，我的身体偏差了一个次元。虽

然这么说不严谨，但我的身体得到了类似『透化』的效果。

魔法的效果简单粗暴地被发挥了出来。就像幽灵穿过墙壁一般，我的身体得以在结界中移动。

“——什么！？”

看到我发出薄紫色的光在结界中移动时，斐勒卢托大感惊讶。

应该是对自己准备的魔法有着相当的自信吧。他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并且发动着魔法的四名少女也一样。

那个反应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突破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

简直破绽百出。

我轻而易举地走到了距离最近的一名少女身边，把手腕伸进了她的胸口。

差不多，我也习惯使用这个魔法了。而且也觉得

在以后的战斗中都会仰赖它的力量。

时机正好，就以战斗时特有的高速思考来给它起个名字吧。

这个技术——是连接心与心的魔法。

那就命名为——

“——『Distance Mute・繫心（Access）』！”

遵照从心而发的感觉命名后，魔法就像如鱼得水一般扑通扑通的脉动着。

“咕，鸣 u，啊，啊 a……”

戴着面纱的少女看到有人把手插进了自己的胸膛而发出了呻吟。

估计是第一次体会到『联结』而感到大吃一惊了吧。

就算如此我也毫不顾虑，把魔法——把我的想法连续诉诸于她。

为了让少女失去战意而用魔法进行『交流』。

把迄今为止的经验一鼓作气的塞入——

“冷静下来……你没有和我们战斗的必要……你并非要接受谁的命令，就以自己的人生活下去就好。因为你就是你……”

我用次元魔法再现出了诺斯菲的光魔法。

不愧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效果立竿见影。

眼前的少女渐渐脱力，也为魔法的构建打上了裂隙。

但是，其他三人还没有丧失战意。我随即把『Distance Mutte・繫心』的效果增强。

我要继续与其他三名少女进行『交流』。

在现在的状态下『Connection』的术式条件也有所满足。本来，在共鸣魔法成功的时候，这四名少女的心就连在一起了。

只要反过来利用这点，那么同时攻略四个人也是

可能的。

“大家都一样……冷静下来……！”

和声音一起，把我的感情也灌进去。

我将发自内心的不想与她们战斗的意思传达给她们。

与光魔法不同，我做不到对她们的精神上下其手，也发挥不出任何镇静的作用。但是，我相信我从心而发的倾诉一定能传达到她们的心中，就这样不断祈祷着。

接着，非常幸运——我的想法精确地传达给了她们。

“呜呜， 呜……”

“这是……”

“啊， 啊啊……”

四名少女膝盖脱力坐了下来，她们的战意完全消失了。

当然，束缚我们的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也被解除。

“呼……太好了……谢谢你们……”

我一边道谢，一边抚摸眼前少女的头。

神志有些恍惚的少女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真是帮大忙了。总算是和平地结束了战斗。

成功的原因我也很清楚。

首先是双方之间过于悬殊的实力差距——再就是这些少女实在是过于纯真。通过联结我得以发现，作为『魔石人类』的她们比看上去还要幼小很多。多亏了她们那纯洁无垢的内心才让我成功地实现了这份和平。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不肯认同这点。

是斐勒卢托。

“怎，怎么可能！到底怎么解除的！？刚才那个就是所谓的『魔法相杀』！？可我们就是为了对付那

玩应儿才特地将术式刻进了血中发动魔法的啊，那可是专门准备的共鸣魔法啊！为什么！”

这臆测实在错得离谱。

不过确实，第一次看到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吧。

“真不愧是涡涡。要说运用卑劣手段的话当属第一啊！真的是最差劲的战斗方法呢！”

然后，不知为何就连同伴的缇缇也在边上一同诽谤。

“才不什么卑劣呢。我可是老老实实地全力应战啊”

“不不不，刚才那个就是下三滥的手段啦。人家那时候就有在想了，这样的可根本说不上是战斗呢。”

对我而言这真的是认真的战斗，但貌似在对手看来却不是这样。而且另一名同伴莱纳似乎也同意

缇缇的看法。

“基，基督……。这些女孩子看你的眼神很不妙啊……？你到底、干了什么啊……？”
莱纳语气认真地询问道。

我为了确认也将目光移向少女们。接着，我注意到恍惚状态下的四名少女看着我的目光抱持着相当的热度。

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再现了诺斯菲的『交流』而已啊……？”

因为我不会使用光魔法，所以不能驱使光进行渗透，只能选择直接对身体释放的手段，基本上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才对。但是，根据眼前所见那个效果貌似有点不对头。

“嗯——，大概是那个吧。涡涡那强烈的感情与思考所冲击的结果。如果这些孩子真的是『魔石

人类』的话啊，应该和看到的年龄不一样吧。恐怕，就像小婴儿初次见到母亲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刚刚破壳那样。还有，精神系的魔法大概也解除了。”

缇缇向着莱纳进行了简单易懂的解释。

“啧。果然是用精神魔法所培育的士兵吗。可既然那东西被解除了，也就是说……”

听到那个的莱纳一脸嫌弃地咂起了嘴，而缇缇则开心的举起双手。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全员，都对涡涡陷入了见到初恋般的状态喽！”

“诶？”

“这也是因为涡涡是一个心灵美丽的人的缘故呢。心灵相通后，就好像一下子约了一百次会一样呢。人家也体验过的，所以很明白呢！”

“那个？诶，怎么这样……诶？真的吗？”

“涡涡还是多对自己是个十分异常的存在这点有个清楚的认识比较好哦。最强的『理之盗窃者』直接制作出『联结』，全力进行『交流』什么的，普通人会被一击必杀呢。嘛，人家的话倒是没有关系！就是会稍微哭一哭而已！”

缇缇笑着结束了简单易懂的说明。

并且这个房间里剑拔弩张的氛围也随着她这番话烟消云散。

不过，缇缇……

你还好意思用『稍微』来撑门面。你当时可是嚎啕大哭啊。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莉帕和缇缇的反应都很稀松平常我还以为这玩意儿没什么大不了呢，果然『联结』这东西还是很危险。以常人为对手的话这招还是封印起来比较好。

于是我跟缇缇许诺说『以后我不会再用了』，接

着她却否决说『别啊，多用点多用点。因为那样比较有趣嘛！』……正当现场的氛围一派轻松之际，一道怒吼声响起。

“——别，别开玩笑啦啊啊啊啊啊啊！她们不仅和当初的拉丝缇娅拉大人有着同样的力量而且还被特化处理了哦！居然能在这么一瞬间就——太扯了！”

明明氛围刚缓和下来，真是吵啊……

本来，我们三人联手的话，这种程度的战斗力就和没有一样。

不过总觉得斐勒卢托一心求知的态度还是很真挚的，那我就勉勉强强地认真回答他好了。

“不，和那时候相比我也会越变越强的啊……”

“那是变强一点就能说得通的嘛！那可是，那可是以那个使徒为假想敌打造的超强结界啊！”

“我是能够无视强度的，所以对我而言没有任何

意义哦。”

“无，无视强度！？”

“是的。”

因为我对斐勒卢托的为人感到非常愤怒，所以回答他的语气十分冷淡。当然也不忘告诉他他是绝对无法与我们为敌的事实。

但是，斐勒卢托不愿意接受事实。

“还，还没呢。我的手牌还没有用完。没错，这点程度还在预料之内。虽然不能成功捕获这点有些可惜，但既然如此那就强行——！”

“——斐·勒·卢·托。”

一道凛冽的声音传了过来，只见唰地一下斐勒卢托就僵住了。

接着，声音的主人现出了身影。

从房门开始，骑士们纷纷屈膝下跪，一名长发中络合着金银二色的少女走了进来。

看到那副姿态，我又想起了曾经的感想。
美得令人害怕，美得出离了现实。
从旁窥探仿佛会被吸入其中的黄金之瞳。
不可亵渎的肌肤好似神域一般庄严神圣。
宛如艺术品般穷工极态的脸庞令人为之倾倒。
淡粉色的樱唇只要看到一眼就不愿移开目光。
在那之下的香艳锁骨更是夺人心神，她的肢体对于女性来说可谓是究极的追求。
延伸出来的手足不胖不瘦十分苗条，不大不小的胸部与腹部造就了完美的平衡。
服装没有过多的颜色就是白色……但是看上去并不寒酸，是专门为了她而存在的正装。
啊啊，即使过去一年的时光我也绝对不会看错。
——来者正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230. 初次告白

因为我实在是看得太入迷，结果竟然连她的 Status 都浮现出来了。

【Status】

名字：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HP895/895 MP442/442

职业：骑士

级别 23

力量 19.54 体力 18.12 技巧 9.98 敏捷 11.61 贤能

17.98 魔力 13.89 素质 4.00

状态：无

先天技能：

武器战斗 2.22 剑术 2.13 拟声之眼 1.00

魔法战斗 2.28 血术 6.23 神圣魔法 1.05

后天技能：

读书 1.45 素体 1.00 集中收束 0.22

跟一年前分别的时候相比，她的级别基本没有成

长，这让我感到有些违和。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可拉丝缇娅拉的级别和技能竟然了无变化，这不合她的风格。

可是以表示的结果来看，她的确是拉丝缇娅拉没错。

身后跟着塞拉和拉古涅走进房间的拉丝缇娅拉首先向斐勒卢托发问。

[我就说路上怎么总有人来拖延时间，果然都是斐勒卢托你从中作梗对吧]

[拉、拉丝缇娅拉大人……]

说着斐勒卢托连忙毕恭毕敬地转向拉丝缇娅拉的方向。

[……行了，你赶紧退下]

看着低下头一语不发的斐勒卢托，拉丝缇娅拉叹了口气，接着便责令他即刻离开。

[可是、这些人——]

[如今接受元老院的委任掌管此处的人是我。而他们是我的客人。换句话说，这里没有你的一席之地]

[唔……]

从斐勒卢托的表情看来，现在是拉丝缇娅拉手中的权力更大。

尽管一副切齿咬牙心有不甘的模样，但他还是只能向我们行过一礼准备离开。

[……涡波阁下。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吧。毕竟我也还没有使出全力呢啊……——没错，我手上还有很多的牌可以打。今天的招待还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啊，好啊。再见]

说实话，跟那些凶险的守护者比起来，这种极具人类风范的恶意满满的台词反而更让我放心。我听了不由松了口气，接着还打个招呼送他一程。

不过，斐勒卢托似乎是将我的态度解读成了对他的轻视，所以他的表情颇为不快。于是他就那样狠狠地瞪着我动身走出房间。

[啊，你走就行了，把她们留下。我需要一些人负责杂务]

结果前脚还没迈出去，拉丝缇娅拉又命令他将四名『魔石人类』少女留下来。

[唔、唔……遵、遵命……]

想必是不习惯主导权被人夺走还要被肆意差遣的感觉吧，斐勒卢托十分不情愿地留下了少女们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剩下的就只有我的熟人和四名『魔石人类』的少女了。

理所当然地，我首先开口同自己最亲密的同伴——拉丝缇娅拉搭话。

[那个、拉丝缇娅拉……怎么说呢……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涡波。真是好久不见了]

我们相互寒暄道。

虽然彼此都只有一句话、但我却觉得这两声 [我回来了] 和 [欢迎回来] 简直是自己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动听的话语。

[好了，总之先坐下吧。啊，你们几个、请给我们准备一下饮品。另外把武器都收起来收起来]

拉丝缇娅拉用一如往昔的笑容招待我们坐下，这样子就好像一年来的空白期根本不存在一般。不过吩咐刚刚还在相互为敌的少女们为自己服务这点，确实是有拉丝缇娅拉的风格。

听到她的话，少女们慌慌张张地投入到原本的工作中。

[遵、遵命。现人神大人！]

少女们将武器收进怀里，接着从推车里取出新的玻璃杯摆到拉丝缇娅拉的面前。之后又将有些凌

乱的餐桌整理好，重新恢复对我们的款待。

[嗯、好。大家辛苦了]

[您言重了，能为现人神服务是我们无上的荣幸]

少女们看向拉丝缇娅拉的眼神中混杂着憧憬和尊敬。

和面对斐勒卢托的时候比起来，少女们此时的态度明显更放得开。在我对这些『魔石人类』和拉丝缇娅拉的关系感到在意的时候，我们手边的玻璃杯也被换了下去。

[『相川涡波・基督・欧亚・弗茨亚茨・冯・瓦尔德沃克』大人。请用这边的。您原先的饮品里被投放了药物]

果然没猜错，这里面是被下过毒的。

听到少女这句话，刚刚在一边胡吃海塞的缇缇惊得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不过因为她本人嘀咕着[唉、唉？这下肚子要遭罪了……？]这种举重若

轻的话，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了。

比起她的肚子，我更在意对我的称呼。

[……啊、好吧。多谢了]

因为这名字对我来说无异于公开处刑，所以我在道谢时的表情不免有些苦涩。

看到我的表情，少女一脸不安地谢罪道。

[难、难道说，我称呼您名字的发音有什么地方不正确吗……？如果是这样，那实在是万分抱歉。我们是战斗用的『魔石人类』，血中没有刻下有关普通教育的知识、所以……]

[不，不是那样，发音什么的我自己都一头雾水。只是下次称呼我的时候不用说那么多，直接叫我涡波就行。你刚才说的那一大串名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您的意思是去掉姓氏直接用名字称呼是吗……？

]

[不用有什么顾虑，拜托了。那个长得要命的名字我听了实在是不舒服……]

[那就……涡波大人……]

[大人也不用的。啊啊，真是服了，说起来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听到我和少女的对话，拉丝缇娅拉莞尔一笑。

[啊哈、你还是老样子啊，涡波。这才一会儿没盯着就变得这么有意思了。真是的，拜托你克制一下不要撩我这儿的孩子们好不好]

她带着如同绽放瞬间的花蕾一样美丽的笑容向我说道。

[——听到刚才的对话，真的让我体会到涡波你回来了啊。嗯，你终于回来了……——而且果然、刚一回来你就到这里了呢……]

拉丝缇娅拉看了一眼我带来的莱纳和缇缇，接着便猜到了我回来之后的行动。

不过说实话，她的反应和我预想中出入很大。明明彼此一年不见，可拉丝缇娅拉的反应有点过于冷静了。

她的口气简直就像是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一样。

[你说果然……？拉丝缇娅拉，难道说你知道我这一年 来在哪儿吗？]

[嗯~。准确的场所虽然不知道，但我还是能确信你一定活在某个地方。毕竟是涡波嘛]

面对一年未见而且行踪不明的同伴，拉丝缇娅拉没有丝毫动摇。

如此冷静的态度令我心生疑惑。

不，难道说是我太兴奋了？总之我也努力拿出和拉丝缇娅拉一样冷静的反应吧。

[为什么、你能够确信我还活着呢……？]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解释的有理有据啊。只能说是出于我的经验和直觉吧？]

在违和感的驱使下，我再次使用『注视』。

……可是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样。

在『表示』的『状态』中也没有任何异常。再将我拥有的各项有关技能全部动员，也没看出她在说谎。

看来再纠结于这个话题也无济于事。

没办法，还是切入正题吧。

[……我明白了。就当做是你对我信赖使然好了。那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我们来讲讲别的吧。来谈一谈在那天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也是啊。你最想知道的理应是这个。好啊，让我们来好好谈谈吧。来讲一讲一年前，你和帕林库洛的战斗结束、『世界奉还阵』被发动之后的故事……]

讲到这里，拉丝缇娅拉拿起了面前的玻璃杯。但她并没有将玻璃杯举到嘴边，而是放在胸前摇了

摇。

注视着杯中的果酒，她开始发掘自己脑中的记忆。

[——那天、和帕林库洛决战的那天，只有玛利亚能跟在你的身边。我能做的就只有在船上等你和玛利亚回来，所以我很努力地等着。等啊等等啊等一刻不停地等待着……可是，最后回来的却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是涡波你用『Connection』送她回来的？]

随着她的描述，我也回想出自己在本土中央的战斗。

败在帕林库洛的唇枪舌剑之下的我，没能帮到玛利亚。只是在那个时候，现场不光只有我可以使用『Connection』。

[不，那是海莉送她回去的。她当时跟我说是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才没有直接送到船上，而是船停泊的附近是吗。有点明白了。果然海莉她去那儿了是吗……——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没错，海莉和莱纳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前来助阵。而海莉她……也死在了那里，虽然如此，但最后我和莱纳两个人总算是打败了帕林库洛。只是，因为没来得及逃出那里，结果我们两个人被『世界奉还阵』吞没，掉到了地下。因为掉到了迷宫的深层，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回到了这里]

[原来如此。涡波是因为被『世界奉还阵』吞没的缘故掉进了地下啊。怪不得我们找遍了周围也没发现你的影子]

虽然我只说了个大概，不过拉丝缇娅拉似乎是领会了那之后的过程。接着，讲完了我的经历，这次轮到拉丝缇娅拉讲述她们在那之后的动向了。

[我们这边的话，等玛利亚一恢复好，就赶往了

你们交战的地方。即使是在大陆的边缘，也能看到『世界奉还阵』那非同寻常的光芒，我们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混乱……结果等赶到之后，应该是涡波你战斗的场所附近形成了一个大空洞，那周边都化作了熔岩地带。直径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寸草不生。大地到处都是裂缝，大空洞里面就更不得了了]

我隐隐约约能想象到那种惨状。毕竟在我闭上眼睛之前，自己看到的光景简直与世界末日无异。只是大地开了几个洞就能了事反倒让我放下了心。

[我想你也知道，我们在那里什么都没能找到……当时的感觉是真的糟透了啊。玛利亚她后悔得悲痛欲绝，斯诺更是对以后的事感到忧心忡忡，莉帕一脸寂寞的模样，我的精神直接就恍惚了……塞拉她也挺慌张的哦？]

这也不难想象。

我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大家当时的心情。

想到这里，胸口一阵刺痛……但我并没有因为后悔而垂下头，我要继续听拉丝缇娅拉讲完。后悔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为后悔而裹足不前。

[顺带一说，最先振作起来的人是斯诺哦]

然而，在我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听到的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振作……？斯诺她……？]

[简直就像涡波一样……不，比涡波还要可靠，就是斯诺她带领大家振作起来的。原来斯诺她真正的性格是那样的啊。我都吓了一跳]

讲道理，这个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我确实认为斯诺是最适合做领队的人。但那原因是因为她的慎重。居然是那个慵懒的斯诺让大家从失落中恢复了过来，这是我难以相信的。

[那～个，然后呢……我记得在那之后，我们得知艾德那家伙在那一天出现在了那个地方，所以就打算去逼问他了来着？艾德他那之后做的事非常引人瞩目，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他了哦]

拉丝缇娅一边用眼神和身后的塞拉确认，一边将话题往下推进。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艾德的身边已经有『支配之王』在了。而且还有被使徒控制的缇亚]

听到『支配之王』一词，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缇缇有点坐不住了。

虽然是我的推测，不过那个所谓的『支配之王』其实应该是『寄宿着阳滙的魂的我的身体』吧。根据在六十六层时从莱纳那里听来的话，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

顺便也明白了使徒西斯在那之后和艾德缔结了协作关系。

[当时大家都觉得艾德身边跟着缇亚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我们首先决定将缇亚夺回来，于是便向艾德他们发起了挑战。因为只要能将艾德抓住，之后就可以打听到涡波的去向了啊，我们觉得这是一石二鸟的计划]

既然遇到了行踪不明的同伴那么发起挑战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在使徒西斯的去向再次不明前将她就地击败确实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可是，我们失败了。根本就没有任何余裕去将敌人捕获。到了最后，我们拿出了全力中的全力，带着不惜将艾德和使徒西斯杀掉的觉悟进行战斗。可即使如此……—]

谈到和艾德等人的战斗，拉丝缇娅拉的脸上渐生阴霾。

接着，她一字一句地念道。

[即使如此还是输了啊……我什么都没能做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表情。

这是痛感自己的无力而咬牙切齿的表情。

[啊啊、我好想亲手将缇亚救回来啊……就像故事里登场的英雄那样……可是，就凭我根本做不到啊……那个时候，最派不上用场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我……]

从她的话听来，大家最终败给了艾德等人——而且在战斗中拉丝缇娅拉似乎还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她这番话让我十分震惊。

因为在那个阵容里，我怎么想都觉得拉丝缇娅拉应该是最活跃的一个。尽管我想详尽地了解战斗的过程，但这份好奇却因拉丝缇娅拉那痛苦的表情而打住。

[『支配之王』只用一只手就把我摆平了……！简直、简直就像是在玩弄一个小孩一样……！就

像是在说我跟她不在一个层次上一样……!!]

『支配之王』——我最后看到阳滝的时候她的级别只有个位数。

从拉丝缇娅拉的话听来，战斗应该发生在自那之后不久的时间点。

即使这样都不是阳滝的对手吗？

[到头来，我们一共和『支配之王』战斗过几次来着……？我记得一共是四次吧，全部都是完败啊……越是战斗，过程就越是凄惨，我现在还记得呢。啊啊，好不甘心啊……看到『支配之王』以骇人的速度不断强化，我甚至觉得好不讲道理……所以，在进一步惨败之前，我们不得不收手]

看来是真的一次都没赢。

如果赢了的话，那缇亚和阳滝现在应该已经在这里了吧。

[于是我们就无计可施了。既没能获得盘问艾德的机会，也没能将缇亚夺回来，既然事情演变成这样，之后就只能再去寻找别的办法了。没错、别·的·办·法——]

说到这里，拉丝缇娅拉的表情终于明朗了一些。接着，她又用一如往常的笑容讲出了不得了的话。

[只是，在我们思考其它方法的时候——因为方针不同，我跟玛利亚大打了一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塞拉现在才会在这里]

[诶？打、打了一架……？]

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要是打起来那真是恐怖。之前玛利亚的炎剑将大陆的表面削·平的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她们要是在有人的地方打起来那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哎呀、没办法，毕竟情绪都太激动了嘛。因为陆

陆续续的惨败，大家心里都非常不爽来着]

[其、其他人都没事吧？]

[嗯，大家都没事哦。都是多亏了斯诺她拼命地劝解呢。于是乎，玛利亚她现在正在西方的迷宫以到达最深部为目标中。我想莉帕应该跟她在一起]

[……等等。话题的飞跃性有点大。西方的迷宫？现在还有那种地方？]

[其实就是指帕林库洛和涡波的战斗留下的大空洞了呢。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形成了跟这边的迷宫类似的东西。玛利亚她主张的『方法』就是一边在那里积蓄夺回缇亚的力量，一边寻找涡波]既然我是在那个大空洞消失的，那么会决定在那里找我也无可厚非。

但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有玛利亚和莉帕选择了那个方法。我开始一个一个地确认我不明白的问

题。

[玛利亚和莉帕在新出现的迷宫，拉丝缇娅拉和塞拉则在这里……那斯诺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

[因为斯诺心地比较善良，所以她会同时为我和玛利亚双方提供协助。那～个，我记得她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作为我们的代表在本土供职来着？现在的职务是在前线总司令负伤期间担任代理总司令哦]

[斯诺在战争的最前线……？而且还当了总司令……]

[你别看她那样，其实本来的功绩就不比一般的将领差哦。再加上后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虽然全员的所在都清楚了，但唯独斯诺的状况我真是真的无法想象。

说到总司令，那可是个必须要将形形色色的部下管理得有条有理，而且要在关键时刻做出重要决断的责任重大的职务。我实在不认为斯诺的性格可以坐在那个位子上。

[拜托了，涡波，你先去把斯诺带走吧。而且，我必须要跟你道歉。……抱歉，因为我们的缘故，害的斯诺她这一年里费尽了辛劳。果然，我还是觉得那么帅气的斯诺不像斯诺啊]

[好，我知道了。当然，我也有那个打算……]

[和斯诺汇合之后，就轮到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玛利亚和莉帕了呢。移动手段就跟之前一样用船如何？现在『Living Legend 号』就停靠在古尔亚德的港口，你可以直接使用。让渡的公文我很快就能发给你所以不用担心。和大家汇合之后，就拜托你北上救回缇亚了。啊啊，还有——]

[不、不是，等一等。你稍微停一下]

我打断了她井井有条的安排。

倒也不是对这个路线有什么异议。只是听她的说法，我总觉得拉丝缇娅拉自己却不在其中。

[难道说、拉丝缇娅拉……你不打算跟我们一起走吗……？]

[……嗯]

她点了点头。

接着，拉丝缇娅拉开始阐明她的理由。

[因为、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和你们同行了……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在这里维系各国之间的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玛利亚她们的旅程提供援助而已了吧……？]

[你说力量不足……怎么可能。明明你以前那么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不是吗]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了。这一年来，世界的平均级别有了急剧的提高。『魔石人类』也早已

不足为奇。就凭现在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身边的莱纳和守护者，想必都能在谈笑间将我打倒吧]

拉丝缇娅拉使用『拟神之眼』看破了莱纳和缇缇的实力，并由此判断自己根本不是她们两人的对手。

看到如此弱势的她，我的声音不由地激动了起来。

[级别什么的，接下来再去提高不就好了么！你的话很快就能追上来的！]

[没有的事。就算级别提高了也没有意义。我的强度早已完成，没有成长的余地了。大家在不断地习得新的魔法和技能，但我却只有基础数值能够提高……跟玛利亚和斯诺比起来，我的成长太过迟缓了啊……]

拉丝缇娅拉的话中充满了不甘。

曾几何时，十层守护者阿尔缇说过拉丝缇娅拉的『血』已经没有余量。这份隐忧到了现在似乎成为了致命性的问题。

总觉得是有某种我不能体察的感情正旋绕在她的心中。

[所以你就要放弃了吗……？明明那样渴望冒险……]

[这就是导致我和玛利亚大打出手的原因了呢。我一说自己已经跟不上大家所以决定放弃的时候，玛利亚她气得火冒三丈哦]

玛利亚不可能不生气吧。

因为对玛利亚来说，拉丝缇娅拉其实是自己非常憧憬的存在。但自己憧憬的人却因为力量不足的原因而决定放弃，她当然不会认同。

而拉丝缇娅拉即使和玛利亚进行了一场全力的争吵……她也仍然选择了贯彻自己的决定。不仅

没有接受玛利亚的制止，她甚至一直坚持到了一年后的今天。

在理解这一点的同时，我便意识到依靠不上不下的话是不可能说服得了拉丝缇娅拉的。

[我已经没有战斗的力量了，这点毋庸置疑。——所以，我决定采取其它的『方法』和艾德等人对抗。利用自己作为现人神的权限，就算不能立刻让南方战胜北方，但至少也可以准备一个与艾德和使徒西斯对等谈判的场所。既然在战斗中派不上用场，那就选择交涉，概以言之就是这么回事了]

意思就是说回到这里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吗……？

我知道她说的不无道理。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虽然会耗费相当的时间，但如果能在战争中战胜

北方，那么她甚至可以站在决定艾德和使徒的处置的立场上，如此一来当初的目的『对艾德的盘问』和『收回缇亚』也就水到渠成。

但是，这太绕远了。

这不像拉丝缇娅拉的风格。

我不由地这样想到。

看到我怀疑的目光，拉丝缇娅拉将视线投向了身旁的少女们。

[……当然。到了今天，我的理由已经不止于此了]

在我问出口之前，她将那个理由讲明。

[这一年来发生了不少事啊。虽然有已经没有能力陪在大家身边这个原因，但除此之外，我想留下来也是为了守护这些『魔石人类（家人）』……这些孩子、就相当于是因为我的错而诞生的一样……我觉得我有帮助她们的责任。而且，这

也是一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胜任的战斗]受到来自自己的前辈拉丝缇娅拉的注视，少女们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因为感谢和憧憬，她们纷纷感到羞怯。

看到少女们的反应，我便理解到在拉丝缇娅拉和她们之间已经结下了相当深厚的牵绊。

当然也不难想象出在这个国家里拯救这些处境悲惨的少女们的拉丝缇娅拉的身姿。在这一年中，她肯定就像一个英雄一般拯救了无数人吧。尽管面对『守护者』『支配之王』『使徒』时力有未逮，但除此之外的人大抵不会是拉丝缇娅拉的对手。就像刚才将斐勒卢托从房间中逐出一样，她用自己的力量和话语守护『魔石人类』的光景历历在目。

渐渐地——我领会了拉丝缇娅拉话中的意思。本质上就是适才适用。

拉丝缇娅拉留在这里能够拯救更多的人。也可以成为玛利亚她们牢靠的后援。面对过于强大的敌人，非要勉强自己打倒对方并不是聪明的选择。所以就将打败强敌的任务托付给能够做到的人——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这没有错，可是——

可是我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于是我继续出言确认道。

[这真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你没有说谎吧？没有像以前那场仪式一样被动了什么手脚吗？]

[哈哈，没有被动什么手脚啦，放心吧。我是以自己的意志留在这里的。不如说，你没必要露出这种表情的。我会一直留在这里，涡波你想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见我不是么？为什么要摆出那种表情呢？]

正是如此。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永远的离别。

所以我无法反驳。

无可奈何之下我看向她身后的塞拉冀望能得到什么帮助，但她只是默默地一言不发。看来还是一如既往地以拉丝缇娅拉的选择为优先。

拉古涅也一样。她并没有不顾自己的立场插话的意思。

[——……！]

一股莫名的焦躁感让我的额角留下一滴冷汗。

如果我不再说点什么的话，那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听从拉丝缇娅拉的安排了。

我会将拉丝缇娅拉留在这里前往本土。

而且我还深感她的安排合理。

可、可是我就这样听从她的安排真的好吗……？

——绝对不好。

如果我就这么打道回府，那我之后肯定会后悔

的。

至今为止的记忆让我可以确信。

……拉丝缇娅拉是我重要的同伴。

而且到了现在，她已经超越了重要，成为了我心中特别的同伴。

这样想来，我最初从迷宫苏醒时，最先遇到的就是拉丝缇娅拉。

那个时候我在濒死之际得到了她的帮助。第一次给我『Level Up』的人也是拉丝缇娅拉。

之后很快我又和拉丝缇娅拉重逢，并和她一起开始探索迷宫。对级别还不高的我来说，同伴的存在实在是令人振奋。虽然当时的她身上有点危险的氛围，但彼此还是非常合得来。在探索迷宫的时候，我想不会有比她更合适的同伴了。

而且在迷宫还得到了她非常多的帮助。

和她订下了『契约』，在那之后我和拉丝缇娅拉

一起开心地玩了不少。我们一起去参加祭典，在祭典上一起玩游戏，一起买吃的，还谈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不仅是拉丝缇娅拉，我也非常乐在其中。那是我在来到异世界之后第一次玩得那么开心。

所以，在拉丝缇娅拉回到大圣堂的时候，我才会不顾技能『???』的影响去救她。

没错。

无论如何我都想要救她。

在那之后，在我失去了记忆的时候，都是多亏了拉丝缇娅拉，我才取回了自我。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现在还迷失在劳拉维亚呢。

一起前往本土的船上生活也一样鲜明。

在试验互相拥抱的时候，我和她的脸都红透了。还一起进行了魔法的特训。说起来，虽然是人工呼吸，但我们两个还在迷宫里接吻了。那一幕即

使是现在想来仍会让我的胸口跳个不停。

如果我不是在自恋的话，我觉得拉丝缇娅拉那个时候的感情应该是和我一样的。

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感情又一次被技能『??』夺走了。但现在不一样。在技能『??』升华为『最深部之誓约者』之后，我的感情已经恢复了原貌。岂止如此，在两度积攒的感情重新回到心中的现在，我对她抱有常人三倍的感情，而这份感情现在正在炽烈灼燃。

我已经明白这份感情的本质。

我之所以想要拉丝缇娅拉陪在自己身边，并不是为了她的实力。

而是因为别的理由。

在那一天，在和帕林库洛决战之前我就明白了。所以在奔赴战场之前，我跟拉丝缇娅拉说好会回来将这份感情传达给她。

是啊，就是这样——！

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这一天、这一刻、这个时机！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接着，就像在『咏唱』一样，我将自己的心情全部诉诸于话语，编织出台词——！

[……即、即使如此！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来！]

[诶？]

看到我突然大喊出口，拉丝缇娅拉吃了一惊。

我没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什么修饰。

正因为我知道这全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才要单刀直入地喊出口。

[我们一起走吧！就算你已经不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了，但对我来说，你已经成为我心中特别的存在了啊！和你在一起的旅程让我非常开心！

那些愉快的经历现在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样鲜明！所以我想要继续和你踏上旅程啊！我想要从今以后也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因为、我——！
]

我将从今天早上开始便想告知她的情感全部付诸于话语。

看到我突然大喊大叫，周围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和在场人的脸色，恐怕会选择收手吧。

但是现在的我可不会那么做。

我才不会停。

跃动的心脏不许我怯场、浑身的炽热不许我退步。

尽管心中炽热如火，背后却又感到凌冽刺骨。我知道，面对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挑战，兴奋和恐惧正在交相络合。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在颤抖。

但是我拿出全身的气力，将颤抖遏住。

这种程度的恐惧我至今已经跨越数次。

如今的我可以全力将自己的感情喊出口。

——我要向拉丝缇娅拉『告白』！

[因为我！喜欢你啊！！]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想和你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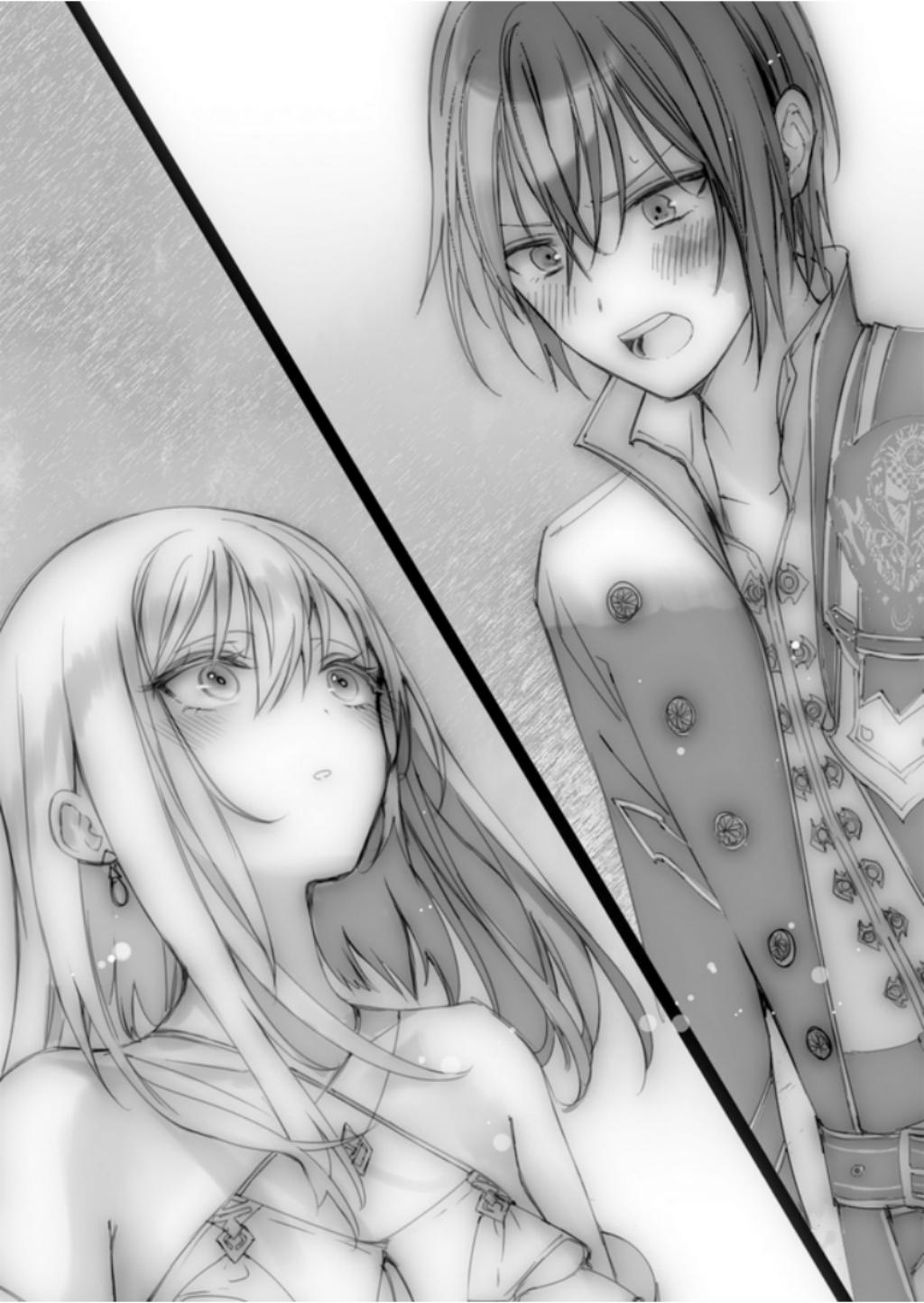
我清清楚楚地告白道。

拉丝缇娅拉听完我的告白惊得双目圆睁。

这也难怪。她都那样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为什么自己不能跟我一起走了，结果怎么都想不到我的回复会是如此充满感性的告白吧。

而且还是完全不考虑修饰和情理的过于直接的告白。

承受着我这堪称暴力的好意，拉丝缇娅拉在大吃一惊后脸颊逐渐泛红。



方才还那样洁白通透的肌肤，此时翻上了一股热血。

拉丝缇娅拉一时有些惊慌失措，她的视线来回游移，身体微颤。从中能感受到千思万绪在她心头的梭巡。

不过她很快便镇定下来，接着笔直地盯着我的双眼。

[.....是、是・真・的・吗？]

她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轻轻地问道。

像一只小动物那样，她以欠缺自信的口吻询问我话语的真伪。

你居然问我、是不是真的——？

这份感情难道还能有假不成？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有假——！

[是啊，当然是真的！相川涡波喜欢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这名少女！所以，我现在才想

要你和我一起走!!]

我将告白重复了一遍。

这也就没有退路了。

但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比起像以前那样自欺欺人，我更想选择勇往直前。

或许今天我不告白的话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想要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时机将自己的感情清楚地告知于她。

所以，不管她给我怎样的回答我都不会后悔。

不可能后悔。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然而——

[———!!]

听到我的第二遍告白，拉丝缇娅拉的表情陡然一变。

那是一种远远出乎我意料的表情。

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表・
情。

她的嘴角仿佛是因为喜悦而上扬，两道柳眉却似乎是因为悲伤而皱紧。

但唯有眼神十分锐利——她在瞪着我。

我清楚寄宿于她那黄色双瞳中的感情。因为那份感情实在过于炽烈，根本无法掩藏。

那既不是喜悦也不是悲伤。

如果一定要用喜怒哀乐来区分的话，那就是『愤怒』。

——被我告白，拉丝缇娅拉感到了愤怒。

我大感疑惑。

这种反应远超预想。

接着，在愤怒之余拉丝缇娅拉俯下了脸，说出了她的回复。

非常果决地。

非常明确地。

说出了她的答复。

[—但是，我・却・讨・厌・相・川・涡・波・
啊]

是『拒绝』—

丝毫不比我方才的直球逊色的『拒绝』。

拉丝缇娅拉对我发自深心的『告白』感到了愤怒—并拒绝了我。

这一连串的发展让我的理解能力无法追及。

我那兴奋的表情立马产生了龟裂，甚至难看地呻吟了起来。

[唉、唉—？]

见我不能理解，拉丝缇娅拉便抬起了头，用带着一些怒意的声音冷冷地解释自己拒绝我的理由。

[我可没有说谎哦。我讨厌在那一天将我们丢下的涡波。我这话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无言以对。

一年前，我明明宣誓一定会战胜帕林库洛回到大家身边，但结果却没能回来。

拉丝缇娅拉的话非常有道理……明明如此，这番话不知怎么却难以吹进我的耳朵。

我就连自己现在是怎样一种表情都不知道。

尽管已经做好觉悟不管得到怎样的答复都不会后悔，但结果还是变得动弹不得僵在了原地。

顷刻间，一种心头肉被剜去的虚无感涌了上来。拜至今为止的经验所赐，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精神受到冲击的结果。

可是，明明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但现在变得束手无策。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在心里自以为拉丝缇娅拉不会拒绝我的告白。

我既傲慢又一厢情愿地期待着即使过去了一年我们心中的联系也没有断绝。我相信拉丝缇娅拉一定会牵起自己伸出的手……是我想的太天真了。我根本没有理解一年前那场战斗的结果有多么沉重。

无论身心都仿佛被掏空的冲击让我在原地茫然自失。接着，拉丝缇娅拉向一言不发的我提出了备案。

[……虽然我不行，但你可以带一个和我不同的成功产品（女孩子）走哦。跟我相像的孩子要多少有多少呢]

可是我根本不可能同意什么替代品的方案，唯有这点必须要告诉拉丝缇娅拉，所以我总算克服了恍惚的神志拼命地讲道。

[不、不是那回事啊……！我不是为了这个啊！你也明白的吧！？非你不可啊！我想要和在自己面

前的你在一起啊!!]

[可是，其他的孩子和我并没有多少区别哦。……而且啊，涡波你想错了，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孩子。我一直以来都只是把涡波看作故事书的主人公而已。我眼中的并不是涡波你这个人。你在我眼里只是众多故事的其中一个主人公罢了。……所以，等我对那本书（故事）感到腻烦的时候，我随手就会把它扔掉了啊。我就是这种人哦]

一边讲述理由，拉丝缇娅拉的表情也在发生变化。

一点一点地，她的表情由愤怒转变为微笑，到了最后，她用虚幻的笑容向我说道——

[所以我想，我和涡波的书，已经不再能讲述同一个故事了吧。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的『契约』也结束了]

就连在大圣堂喊出的『契约』也被她切断了。我和拉丝缇娅拉之间的联系就此断绝，她正式宣告我们两个从此要走上不同的道路。

[结、结束——？]

这突如其来的残酷宣告，加速了我脑中的混乱。拉丝缇娅拉的『拒绝』精准地打断了我心中的支柱，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知道该如何和这样残酷的现实对抗。

是因为现在没有处于战斗当中的缘故吗……我的大脑简直像宕机了一样。

这次的问题既不是努力保住心中的愿望就好，也不是只要放弃就可以解决。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找不到破解之法，感情也在急速冷却。呼吸越发困难。掌心不断地渗出手汗。口不能言好似如鲠在喉。

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好想去死。好想来个一跃解千愁。反正就是想消失。

喜欢的人说她讨厌我。

就因为这个、居然就会——、居然就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黯淡无光——……

[和守护者艾德还有使徒西斯的战斗……要加油哦，涡波。我会在这里给你加油的。所以……]

明明世界是这样昏暗，好像一切都在离我远去，但唯有拉丝缇娅拉的声音是如此清晰。

[再・见・了]

她告别的话语是如此清楚。

继『拒绝』之后又加上『诀别』。

我感觉自己的心底被狠狠地刨开了一个洞。

就这样，我的『告白』和拉丝缇娅拉的回复都迎来了结局。

看到我站在原地一语不发，拉丝缇娅拉认为已经

无需多言，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没能制止她的起身。

不管是拉丝缇娅拉之后跟少女们吩咐 [要好好招待客人啊。等客人回去的时候也拜托你们送行了]，还是给塞拉下达 [赋予涡波他们使用古尔亚德的船只的许可，另外也给他们准备好介绍信] 的指示，我虽然都听得到但却制止不了。只能傻站着听任事情的发展。

就这样，在状况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到。

我向拉丝缇娅拉做出了自己人生的首次告白，然后被漂亮地拒绝了。

搞不好是自己初恋的感情——就这么被碾碎了。

远望着昏暗的世界，我默默地领会着这个残酷的事实——……

231. 借酒消愁

那场无疾而终的告白之后，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
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但自己现在身在何处姑且还是清楚的。

阵阵嘈杂的声音盘绕在我的耳边。

餐具之间的觥筹交错。豪爽自在的吃相发出的咀嚼声。围着酒桌谈笑畅饮的喧闹声。有时候还掺杂着怒骂和起哄。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用休息时间慰劳自己的人们演奏着这一独特的 BGM。

这里是酒馆。

时间是夜晚。

以迷宫探索这危险的职业为生的人们正沉浸于活在当下的充实感当中。周围的喧嚣多半都是开怀的大笑。仅仅是身处于这个环境，人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雀跃。而来到酒馆的人想必也都是为了寻求这份不可思议的兴奋感吧。

然而、我却——

[呜、呜哇，好惨啊……基督小哥，你这是咋了啊……]

在这片喧嚣之中，我听到了酒馆的熟人克劳的声音。

只是，我眼前依旧是一片昏黑，整个世界都是黯淡无光。

我仍然保持趴在桌上一动不动的状态，丝毫没有气力起身跟他打招呼。而这就连玲小姐过来也不例外。

[咦、这是怎么了。基督君，发生了什么吗……？
]

在大圣堂的告白之后，我们被好好地款待了一番，之后也得到了周详的礼送。

只是因为告白失败的冲击，不管是款待的过程还是回来的记忆都非常暧昧。在那之后都发生了什

么，我是怎么到这里的，全都不记得了。

[兴致冲冲地跑去想和以前的女朋友破镜重圆，结果却被狠狠地甩了，大概就是这样吧……？]缇缇毫不留情地讲出了其中的缘由。

于是一股难以言喻的悲伤像短刀一般插进了我的后背。

[嘆、嘆哈，真的假的？这事儿是真的吗！]

[咦、咦咦咦—！？咦———！？]

接着，克劳和玲小姐的惊叫让扎进我背后的短刀又被肆意扭动了一番。总觉得这两人的惊叫里带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啊，真希望是我的错觉。

[至少在人家看来就是这么回事]

[哈哈，这可真是有意—不，真是令人伤感！]

[唉、为啥！？呐呐，缇缇小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已经不可能再抬起头了。

不，说到底原本就没有那个气力就是了……

[什么啊，原来是这码事儿啊……好，那我就回去忙店里的事情了。这事儿交给你们了]

看来连店长都因为担心我而过来了。

不过，在得知是你甩我我甩你那码事儿之后，他立马就撤退了。凭他的脚步声我就听得出来。

[店长、就算你说拜托我们也……那、那啥，基督君，放宽心啊。基督君你不是有的是妹子可泡吗！照传闻来看，你不是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好一阵风花雪月来着！？]

接下店长的拜托的玲小姐激励我的话内容简直是骇人听闻。

虽然我已经因为打击变得有气无力，但还是觉得必须要纠正她的错误认识，不然攸关性命，于是我挣扎着吭了两声。

[才、才没有那码事……那都是造谣……]

看到一直装死蜘蛛的我终于有了点反应，克劳也跟着安慰道。

[基督小哥，女人又不是只有一个，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嘛！干脆我带你去个好地方爽爽转换一下心情怎么样？一个去了之后能让你重获新生的好地方哦！]

[不用了……那种事情恕我拒绝……]

但是这种言之无物的激励只能反过来让我感到困扰罢了。

[涡涡！都是因为你想搞婚外情才会变得这么惨的哟！人家有个好点子，这次你就把那句话说给吾友诺斯菲听好了！人家觉得这样一来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了呢！而且还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哦！]

[你把嘴给我闭上]

[唉唉！？对人家的口气这么狠！？]

缇缇的问题就更大了。

虽然她事到如今仍然将诺斯菲当做自己朋友的这份善良值得肯定，但她的提议根本就不值得考虑。

我用低沉的声音责令缇缇闭嘴，接着轮到莱纳了。

不过和其他人不一样，莱纳的语气非常严肃。

[所以呢，吾主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就这么一蹶不振了？还是说对拉丝缇娅拉死心了？]

他的声音让我恢复了一些冷静和气力。

作为骑士的莱纳正在测试作为他主君的我。

我有回应他的义务。

我早就明白的。

这世上的事不可能尽如人意。

正因为世界是如此严苛，所以人活在世才会屡遭挫折。但也正因如此，人必须要保持坚韧的心智一路向前。

[非也，莱纳。这两方都不是我的选择……！]

我重新提振气力从桌子上抬起头看向莱纳。

跳出昏暗的世界，将光明收入眼中。

茫然失神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现在开始我要将思绪充分整理妥当。

[驱使我向她告白的这份心意可没有不上不下到一被拒绝就轻言放弃的地步。而且理所当然的，我也不会就这样一蹶不振]

[嘿唉~。既然哪个都不是，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做呢？]

[等时间空下来之后，我要重新做好万全的准备再去找她谈一谈。今天的告白实在是太操之过急了。而且还有很多别的疑点]

[……你、你还要去告白吗？]

[那是当然的啊。拉丝缇娅拉对我来说，可是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命·运·

之・人啊。我可不愿意让我们的关系就像今天这样草草作结]

我整理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就如上面说的那样。

多亏了莱纳，我一直没说出口的『那句话』终于得以问世。

没错，就是这样。

人应该与独一无二的命运之人相结合。

而对我来说，那个命运之人就是拉丝缇娅拉。

是因为技能『???』变成了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的缘故吗，还是因为跨越了和帕林库洛的战斗让我的身心得到成长的缘故呢。亦・或・是・因・为・什・么・其・它・的・缘・由。反正我现在终于能够察觉、并确信这一点了。

[命运之人……？可是，你都被甩得那么彻底了。

我想在对方看来就是要分道扬镳的意思啊]

[不，事到如今再深入地去思考的话，我认为她当时拒绝我是有什么别的理由……拉丝缇娅拉那个时候对我感到了愤怒。我总觉得她的怒意并非源于我的轻率。如果能够理清这其中的原因的话，就可以再去——]

[可是，搞不好不管你去告白多少次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啊。就算你再怎么坚持，结果也都是徒劳，这种可能性很高啊。即使如此你也不放弃吗……？]

虽然我的观点非常积极，但莱纳却一脸苦色。我可能被看成一个对女孩子纠缠不放的家伙了。
但是，我的心情是不会变的。

这是当然的啊。就因为告白被拒绝，然后立马就放弃了喜欢的人什么的，那这份感情根本就谈不上是恋爱了不是么。

[即使如此我也不会放弃。就算会一直遭到拒绝

也无所谓。就算都是徒劳也无妨。因为我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才告诉拉丝缇娅拉说我喜欢她的。——哪怕这份感情永远都不能实现，我的想法也不会变。不管是怎样一种结果，我都会永远祈愿拉丝缇娅拉的幸福。唯有这点是绝对的]

所以，我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将理所当然的结论清楚明白地告知莱纳。

[.....嘿、嘿唉~。原来是这样考虑的啊、基督.....这是那啥，不肯承认失恋的事实？不，该说是不肯承认失恋还是别的什么好呢。唔一嗯.....嘛，反正只要基督喜欢就好。.....不管多么沉重，我都会助你一臂之力就是了]

一直表情严峻的莱纳终于耸了耸肩。虽然他个人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终于还是退了一步答应协助我。

[多谢了，莱纳。我就知道你一定能理解的]

这名可靠的骑士能成为自己的同伴真是令人欣慰。

只要有莱纳在身边，一股永不放弃的勇气就源源不断。

[不不，虽然会帮你的忙，但这可不意味着我有理解你那不知所谓的恋爱观啊……我只是提供协助而已哦……]

就这样主从双方相互握手。

决定好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之后，我的身体也恢复了活力。不再垂头丧气的我环顾了一圈周围。

[哦哦！ 涡涡复活了！ 复活喽、复活喽！]

[基督君、真是死心眼啊……不，这个该说专一才好吗？]

缇缇和玲小姐都对我的复活表示高兴，接着克劳则双手端着酒杯给了我一个拥抱。仔细一看的话会发现克劳的脸已经红了。看来是喝醉了好一会

儿了。

[复活了吗！虽然不知道咋回事不过来干一杯酒吧！来喝一个！管你是决定忘记伤心事还是重新振作，酒都是最好的工具哦！？]

[也对啊！偶尔来一次也不错呢！毕竟这里可是酒馆嘛！]

因为在这里借酒消愁非常普遍，所以玲小姐也很赞同克劳的话。

举到我面前的麦芽酒（啤酒）散发着浓浓的麦香。

[酒……？]

这可以说是我全然陌生的东西。

即使是在酒馆工作的时候，我也不曾将它放到嘴边。

[人家已经喝上了哦。唔姆，用涡涡的钱买来的酒味道真是不错呀。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想要忘掉的话，喝酒可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人在有烦心事的时候，将烦恼寄托于饮酒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曾经在酒馆打工的时候，已经看过无数人利用酒力成功转换心情了。与其说他们是将烦恼忘在了脑后，不如说是把酒当做了转换心情的开关更合适。

在酒馆工作的这份经验让我对酒并没有太多反感。当然，喝的烂醉如泥反过来给旁人添麻烦那种是例外。

而说到我今天一天的记忆……不妙。总之非常不妙。

情急之下对意中人出口告白，诚心诚意地求她和自己在一起，结果却被一口回绝，然后因为羞耻而神情恍惚……

想到这里，我突然感觉面前的麦芽酒是如此富有魅力。

如果真的能用这东西转换心情的话，我真的愿意一试。

从年龄上来看，在我的世界里我还不能碰这东西，但在这边的世界却没有那个限制。而且在我的世界中原本就有些在特别的日子举办的孩子也可以碰酒的酒宴。只要严守饮用的限度，饮酒这一行为并非那么引人忌讳。

[那、那机会难得，我就稍微喝一点吧……]

况且这还是来自前辈探索者克劳的推荐。

我也不好一口回绝，所以就接过了一杯。

我紧紧地盯着酒杯看了好几秒。

接着下定决心将杯中的液体顺着嗓子灌进胃袋。

随着我的喉咙不断地咕噜作响，杯中的酒量也越来越少。

味道当然很苦……但也意外的爽快。

感觉被我喝进去的麦芽酒仿佛将淤积在我体内

的所有污渍全部冲刷干净了一样。

将木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之后，我甚至觉得连肺中的空气都变得和酒馆的氛围一样充满活力了。

[——嘆哈～]

[哦～。喝得挺豪爽啊]

看来喝法过得去。我在酒馆工作的经验没有白费。

酒的苦味仍然残留在舌根，但我并没有觉得难受，反而感到了清爽。这就是酒、麦芽酒吗。嘿唉……

[虽然我是第一次喝酒，不过感觉还不错啊]

[——什么！？基督你是第一次喝酒吗！？]

我坦率地将自己是第一次尝试这事儿告诉了大家，接着周围的人纷纷感到了稀奇。但只有莱纳的声音显得非常紧张。

确实，在这个世界的话，以我这个年龄还没碰过

酒是件挺稀奇的事情。可是，我在原来的世界，饮酒这项行为被妹妹她严令禁止了。

不过，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今天并不想遵守妹妹的禁令。就好像是某种一直束缚着自己的『什么东西』被解除了一样……有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不过喝一两杯酒而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基、基督……你没问题吧？喝完刚才那杯酒，你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吧？]

[没事的。酒这东西，到了我这个年纪的话，大家都喝。而且我的身体也挺结实的]

[没事就好……可是，喝醉了的话、视情况而定可就有问题了……]

只有莱纳非常执着地劝我不要再喝。可是，克劳他们都如此推荐了，只喝一杯就了事实在不合适。而且玲小姐这个常识人也没有意见，所以应

该是没问题的。

[我不会喝醉的。一觉得不舒服我就不喝了，放心吧莱纳]

[不不不，你不是没喝醉过么？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喝没喝醉啊？]

[再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也是能明白的吧.....]

我开始审视自己身体的变化。

下腹的温度偏高。不过并不是什么不好的征兆。

明明夜间温度降低让人觉得有些冷，但体内却像被春日的阳光照耀一般温暖。应该是血液循环良好的表现。

思考能力还没有下滑。不，岂止如此，我甚至觉得脑袋更灵光了。

丝毫感觉不到什么危险。

更何况我还有『表示』可用。一旦在状态异常栏上看到了『烂醉』一项，那我悬崖勒马便是。预

防措施可谓万无一失。（流星：还说思考能力没下滑，你这不已经傻了么，等看到烂醉的时候你就已经醉了啊……）

[我、我说，基督。你脸有点红啊。我看还是慢慢习惯——]

[且慢！不要阻止他，莱纳！反正有人家在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有个万一涡涡要起酒疯来，到时候人家也会制服他的！]

莱纳话说到一半就被缇缇给制住了。

[啊！你这家伙、放开我！要是他耍酒疯的话你去制服！？说什么胡话，你难道想在这里重现六十六层的大战不成！？]

[没事的没事的！莱纳你想太多了！那样的战斗不会再有啦！]

[要是喝酒的人不是你和基督的话我才没那闲功夫去操心呢！可是，这可是基督和你啊！？要是真

出了什么事，那收拾局面的人不就只有我了吗！？

]

[唔哈哈，别看这样人家在酒场上那也是身经百战了！不可能会败给酒劲的，你放一百个心好了！

]

[你此话当真！？那你脸为啥这么红！再看看你的衣服，这都要散架了啊！？看到你现在这模样我一个心都放不下来好吧！]

[姆！？姆姆姆？确实，跟以前比起来对酒的分解速度变慢了……？是因为六十六层的战斗过后，守护者的力量减弱的原因……？]

根据此前和缇缇一起度过的记忆之旅看来，各样的毒物对她都是没有效果的。不过现在似乎变得和以前不同了。酒精好像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你看吧！这不是不行么！为了这家店的安全——

不，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不许喝！至少你们双方有一方不喝也好啊！]

[哈哈哈、你还在担心那种事吗？毁了这家店什么的……那种事、怎么可能嘛！]

[你这轻率的口气听着更让人害怕啊！果、果然还是不行！]

脸泛红潮的缇缇虽然一直在打趣，但意识到这样下去莱纳真的会来抢下酒杯的她干咳了一声，接着一脸认真地说道。

[——咳哼。不过啊，莱纳。如果涡涡真的喝醉的话，那咱们说不定能看到他的本性哦。说不定还能说漏一直被他藏在心底的真心话呀小秘密之类的哦。怎么样？你不感兴趣吗？]

[基督的真心话……？]

说到这，莱纳的动作戛然而止。

可是，照缇缇这么说我就简直就成了一个不对他人

表露内心的乖僻男了。为了跟两人讲清楚我早就不是那种人，我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笑声插进了两人的对话。

[哈哈哈，我讲的从来都是自己的真心话啦。我现在这样就是本性，没有什么隐瞒的哦]

[天真、太天真了，涡涡！只要是人类的话就肯定有什么压抑在心的事！在无意识之中！]

[诶、诶诶……]

既然说到无意识的领域那我也不好反驳什么了。不过，她说的确实有点意思，很耐人寻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的真心话——如果真的能借酒力搞清楚，那还真不坏。我也很感兴趣。

[嗯一，无意识之中被压抑在心的东西……吗。确实，要是能弄清楚它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吧……？]

[对吧对吧！所以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总而言之

今天就喝个够！这么想来，咱们回到地上之后不是还没庆祝过吗！到了明天就又有的忙了，所以今天就放松一下呗！]

缇缇似乎只是想热闹热闹而已。

虽然我因为告白失败而心情抑郁，但好不容易脱离了千年地下生活的缇缇大有喝个通宵达旦的意思。

如果我老是这样脸色阴沉的话，总觉得对不住缇缇。

[庆祝是吗……好啊，这么一说确实是欠了缇缇一场庆祝呢……]

的确来一场庆祝要比在这里郁闷好上百倍。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我也深感扫清心中的后悔踏上新的旅程的必要。

[——那么缇缇，来干杯吧]

为了继续前进，我决定依靠麦芽酒提供动力。

思考能力那边……应该还没有问题。

——应该吧。

莱纳见状也只好放弃。

[哈啊、没办法……而且感觉你们两个已经喝醉了啊……不过保险起见我是绝对不会喝的啊……]

说着莱纳向玲小姐点了杯水。不过理所当然的，缇缇并不会放过他。

[啊，点什么水啊，给莱纳也上一杯酒。拜托了，小玲~]

[啊真是的！你听不懂人话吗！我都说了绝对不喝了吧！]

[唉、可是这种状况下，就莱纳一个人不喝什么的，真心不太可能啊……]

[等酒醒了的时候要是看到这家店被夷为平地、甚至是大地被开了个洞可怎么办啊！为了世界和平我绝对不喝！！]

[好啦好啦别这么说嘛~。就喝一下。你看、就一口。舔一下也行、就舔一下就舔一下]

就这样缇缇和莱纳纠缠在了一起。看着一边 [喝一口喝一口] 地劝酒的缇缇和 [喝你个毛线球啊!] 这样坚决拒绝的莱纳，我不禁笑出了声。

多亏了同伴们，昏暗的世界终于变得明朗了起来。

被酒馆的人调动，我逐渐地从失败的打击中站了起来。

也许是在这个异世界的生活让我有所成长的缘故，如今的我即使受了心伤痊愈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话虽如此，其实这种程度的打击我也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这次的打击类型是『失恋』，在技能『???』还在的时候这种类型的精神打击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我只是有些吃惊罢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哪怕这份感情永远不能实现，我的想法也不会变。我会一直喜欢拉丝缇娅拉——仅此而已。

既没有同伴被人掳走，也没有被抹去记忆，自己的存在意义也没有遭到否定。根本就是充满希望好吧。

做出这一结论的我当然还在不停地喝酒。

在此期间，拉丝缇娅拉的话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回放。像是[——但是，我却讨厌相川涡波啊][再见了]等等。

我没有借助酒力把这些话忘掉的意思。也不打算用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的效果将之延后处理。我要堂堂正正地接受、然后分析。

这就是我的战斗方式。

我为什么会被『拒绝』呢。

不，拉丝缇娅拉为什么会感到愤怒呢。

现在冷静地去回想的话，我总觉得拉丝缇娅拉当时的反应有些违和。在听到我的告白时，拉丝缇娅拉脸上的确有些喜色。我诉诸于她的好意在她看来并不是那么反感。可是，就在下一刻她却感到了愤怒。

没错——她心生怒意的时机显得有些急促。

是拜酒劲所赐吗，我的思考莫名得冷静。

即使想到这一步也没有多少动摇。跟和帕林库洛的问答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

虽然是种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从容，不过我还是多少有些感谢赋予我这份从容的帕林库洛。就这样，在和酒馆的同伴们谈笑风生的时候，我继续埋头于思考之中。

——只是夜色已深。

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让我去想出答案。

不仅如此，我甚至感到思考在原地打转，问题总

是会在相同的地方陷入困局。

在我和同伴谈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意识在渐行渐远。

在几个小时的谈笑过程中，思考和视野两方的世界都在越发远去，意识到这点的我扶住额头。

[咦、眼睛……啊嘞……？]

啊啊，果然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还是太累了，所以我没有去抵抗睡魔的侵蚀。

距自己离开地下这才刚刚两天。

身体仍然在渴望得到休养。

所以我不做多想便松开了意识的缰绳。

让这一天就此结束吧——

——然而这到底是睡魔还是烂醉的前兆呢。

思考能力下滑的我并不能对此做出辨别。

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232. 踏上新的旅程

于是，到了翌日一早。

啊啊，酒这东西真是再也不想碰了啊——什么的我并没有产生这种想法。

[嗯、嗯—……]

感觉到阳光泼洒在闭合的眼帘上，我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看着日晖中隐隐约约的飞尘，发现周围的木椅和桌边都没有人影。昨天夜间的喧嚣仿佛只是一场幻觉，此时的酒馆已经重归于寂静。

看来是昨天喝太多，我直接睡倒了。

不过，脑袋……并不疼。一定要说的话，也就后背因为靠在椅子上睡觉的原因有些不适。

看来我的肝脏分解酒精的能力很高。不，搞不好就连这方面的能力也受到了 Status 的影响。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我可能具备和缇缇同

样的百毒不侵的能力。

另外，虽然还得不到证明，但肉体不老的可能性也——

我的身体跟俗话说的『怪物』应该很相近了吧。不过，我并不会畏惧这些变化。既然来到了异世界，我的身体会变得远离人类的范畴也早在预料之中。就算变成了『怪物』我仍然是我。这份誓言不会有变。

诺文和缇缇也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处，诺文都是诺文，缇缇也都是缇缇。只要明白这一点，我就无须感到恐惧。

想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发生所谓宿醉的反应，于是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结果注意到虽然椅子和桌边没有人，但地上却坐着一个同伴。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是以跪坐的姿势。

[你、你干什么呢……？]

正坐中的缇缇睡得正酣。

我刚一出声招呼她，她便“哈！”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

[哈！？]

而且嘴上也不忘来这么一声。

接着她咕噜咕噜地看了看周围，然后就看到了面前的我，一看到我她就浑身发着抖连连道歉。

[早、早上好，涡涡……那啥，昨天真是多有得罪了……可以不用再继续跪着了吗？]

[诶、是我让你跪着的吗？]

[唔、唔姆。哎呀、昨天人家真是有点得意忘形了，非常抱歉。以后会好好反省的，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不不，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可以了……]

因为我想不到让她继续正坐的理由，所以当即准

许了她的请求。

紧接着缇缇便擦了把冷汗站了起来，然后做起了伸展运动。看来她的肉体坚韧到正坐睡一宿都不会麻的程度。

[呼～。啊一，吓死了吓死了。比六十六层那时候还恐怖哇～]

看着我的脸，缇缇连呼可怕。

可是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让她感到害怕的事啊。

于是我开始回想昨晚的记忆……可是，记忆却十分暧昧。虽然记得我为了给昨天一天画上句号而喝起了酒，但最后发生了什么却完全想不起来。这对向来以记忆力优异为傲的我来说实在是有些不愉快。

想着至少也要回想出什么来的我碎碎念起来，就在这时，克劳一边喝水一边从酒馆的深处理出了

身影。于酒馆和我两方都是熟识的他昨天似乎是一直陪我喝到了最后。

[哦、你也醒了啊。哈哈，昨天可真是有意思。不过，多亏了酒劲让你把真心话说出来也挺好的啊。不，与其说是真心话，不如说是少年时期特有的暴走才对吧……]

然而，他的话中透露的信息让我心中不祥的预感迅速攀升。

不光直接睡在店里给酒馆添了麻烦，还搞出了什么少年时期特有的暴走……？

我连忙展开『Dimension』审视整间酒馆。

店面很整洁。

也就是说，他口中的暴走并不是毁坏身边环境的那种。既然如此，那么我到底干了什么呢。

正当我进行推理的时候，接着克劳的话，又一句可以让我推测昨晚的经历的话传入了耳边。

[呵呵，是啊。昨天暴走了呢，基督君。啊，不过，感觉很有男子气概所以还挺帅的哦……？]

在店外准备好营业的玲小姐走了进来。

而且不知道为啥还红着脸。

总之我得为自己给酒馆添了麻烦这件事向她道歉。

[那个、非常抱歉……我好像喝太多酒睡着了……]

[店长已经允许了啦，所以没关系的。毕竟难得庆祝一回不是么]

[还有……我现在记忆有点混乱所以不记得了……请问昨天晚上我到底干了什么……？]

然后将我现在最在意的问题问出口。

接着玲小姐红着脸一边回想一边向我讲道。

[那～个，昨天的基督君该说是很有男子气概呢、还是说变粗鲁了呢……？反正大家是知道你平时有多么压抑自己就是了哦……？]

好的，我知道自己肯定是说了什么非常羞耻的话了。

不过事到如今，区区两件黑历史根本动摇不了我。毕竟在街头巷尾都被称呼为『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了。经过昨天一天我对这种事的抗性应该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要做的就只是问清楚自己有没有给别人添麻烦。

[难道说，我说了些妄自尊大的话吗？]

[不，没到那个程度……不过敬语是全都甩飞了，所以以后最好不要在同伴以外的人面前喝酒哦……？]

[敬、敬语都甩飞了……？]

[我倒是不在意啦。不如说还觉得挺开心的呢？那么放得开的基督君真的蛮少见的哟]

[嗯、嗯嗯—？]

敬语全都甩飞、粗鲁、放得开、少年时期特有的暴走、真心话大开的我……？

将这些关键词收集在一起，我的记忆终于得以恢复。

对了。

昨天的我就像千年前的始祖一样，一副唯我独尊的反派角色——

[——这、这个话题就到这里吧！总而言之多亏了酒力大家都知道涡涡是有多么喜欢那个拉丝缇娅拉了！涡涡是真的真的不想放弃这事儿大家都清楚了！！]

但身旁的缇缇却打断了我的回想。

看来我去回想昨晚的事会让她觉得难堪。

这么看来的话……昨天晚上我很可能给了她好一顿训斥。就像在千年前的记忆里我们正式相遇

的那时候一样。

[好的，今天赶紧开始行动吧！看上去涡涡也没有宿醉的反应呢！]

[啊、好的。我知道了。都说我知道了啦，不要推我啊]

被缇缇推着，我只好延后回想昨晚在酒馆发生的事。跟玲小姐付过账后，我们一大早便走到了店门外。

晨寒未散，口中还能呼出阵阵白气。这时我想起来有一名同伴不在身边。

[说起来，莱纳人去哪儿了？——『Dimension』]

尽管不用担心他出事，但我还是轻轻展开『Dimension』，结果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所在。莱纳正待在我们之前住过的旅店。而且正在和我的一名熟人谈话。那名熟人是一位留着淡青色长发、头上长有狼耳的女性——也就是塞拉。

作为她特征的狼耳微微一颤，看来塞拉察觉到了我的『Dimension』。或许是有赖于兽人敏锐的感官所赐吧，她察觉得比莱纳还快。随后迟了几拍的莱纳也注意到了我的『Dimension』，他看了看周围。

接着莱纳随意地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

[他正待在我们之前借宿的那间屋子里]

[呋姆，原来在那里吗。既然如此，那就快点去和他汇合喽]

缇缇也正有此意，于是我们便前往莱纳身边。因为那里离酒馆不远，所以没用多久我们就到了。接着，推开旅店的门，和服务人员打过招呼，我们走向楼上的房间。

我将进门的第一声招呼送给了塞拉。因为昨天没有好好说过话，所以我觉得此时应该以她为优先。

[塞拉，好久不见。昨天连招呼都没打上、很抱歉]

[……好久不见了啊，涡波。我也是，昨天没能跟你打招呼实在是抱歉了。彼此都错失打招呼的时机了呢]

塞拉轻轻地招了招手用微笑欢迎我的来访。看来对方也对昨天没能互相问候的事颇有介怀。我们就以这种将再会重新来过的方式扫清了昨天留下的遗憾。接着缇缇也进行了自我介绍。她以欢快的语调说 [你好你好，人家是江湖艺人缇缇~]，塞拉则稍显古板地用 [幸会，缇缇小姐。我是弗茨亚茨的骑士塞拉·雷迪安特] 来回应。

在打完招呼的同时，塞拉从怀中取出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涡波。我把介绍信还有其它各种文件给你带来了。这些东西在你之后的行程中应该会派上不少

用场。把它们收进你那个空间去吧]

[非常感谢。真是帮大忙了]

我接过大量印有封蜡的羊皮纸。用『Dimension』随便浏览了一下，发现这些都是准许通过各国关卡的证明书和写给各地贵胄的人情信。

塞拉似乎就是为了将这些交给我特地过来的。

我带着感激的心情一件一件地将它们收好。

过程中，我感觉塞拉身上的氛围有些异样。

之前因为拉丝缇娅拉在前面所以我没有对她使用『注视』，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重新确认一下塞拉的 Status。

【Status】

名字：塞拉·雷迪安特 HP352/352 MP194/194

职业：骑士

级别：26

力量 11.12 体力 12.78 技巧 10.11 速度 16.26 贤

能 6.56 魔力 10.90 素质 1.57

先天技能：直感 2.01

后天技能：剑术 2.19 体术 1.71 魔法战斗 1.21 神圣魔法 1.99 鼓舞 1.31

[话说、塞拉……你这变强了不少啊？级别比拉丝缇娅拉还要……]

不仅级别，技能的成长度也在拉丝缇娅拉之上。而且，如果不是我的错觉的话，总觉得特定的属性的数值也异常的高。虽然不能一口断定，但总觉得有些奇怪……

[是啊……麻烦事全都交给我处理了呢，会变成这样也是自然的。说到这个，我有自信可以说自己现在是这个国家最强的骑士]

[可是、既然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骑士，你不应该很忙么……？]

老是盯着女性的身体使用『注视』未免不妥，我

赶紧接话。

虽然塞拉的语气显得轻描淡写，但内容可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说的是弗茨亚茨最强的骑士的话，那可就意味着她现在是这个联合国最强的骑士了。

[是啊，很忙。现在不仅是『天上七骑士』的末席，而且还要担任大小姐的秘书和护卫队长……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想私下和你见一面。所以特地空出了时间]

塞拉皱着眉对忙碌的日程抱怨了几声。不过很快她又以轻柔的口气将话题转到我的身上。

她的这种表情和我心目中塞拉一贯的形象有些出入。在我印象中的塞拉一直都是个神情严厉的人，看来她在这一年里变了不少。

看着有些惊讶的我，塞拉微微一笑。

[呵、昨天你被甩得真惨啊。感觉如何？对大小姐死心了吗？]

塞拉故意摆出使坏的表情调侃我昨天的丑态。然而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虽然塞拉你可能不愿意，但我不打算放弃。当时虽然因为打击而茫然失措，但我的心意并没有变。……没错，完全没有变。所以，我想找机会再去和拉丝缇娅拉见一面。因为有很多问题想要确认]

[这样吗]

听到我充满决意的回答，塞拉轻轻地点了下头。虽然她低着头，但我还是注意到她的嘴角轻轻上扬。看来我的回答并没有引她不快，甚至很得她的心意。这种反应也跟我印象中的塞拉不符。

[我本来是为了和你解释才来这里的呢，看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啊]

塞拉有些欣慰地表示是自己多虑了。

看来她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打招呼，还

有昨天那件事的后续。塞拉将拉丝缇娅拉断然『拒绝』我告白的理由娓娓道来。

[如今的大小姐已经化身为联合国力量的象征。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你的邀请。在与北方的『境界战争』激化的当下，包括所有盟国在内，弗茨亚茨绝对不可以对外表露出任何窘态。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虽然是我的猜想，不过我觉得大小姐她其实也是想和你一起走的]

[……真的吗？既然这样，那拉丝缇娅拉为什么要……]

[这个——]

想当然耳，我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但塞拉并没有当即做出回答。看上去是因为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她在慎重地拣选台词。
结果她并没有对理由详加说明。
但却提到了我最想听的话。

[总而言之，我唯有这一句话可以告诉你。你没有必要再去找大小姐进行确认。大・小・姐・她・无・论・何・时・都・心・系・于・你，这点毋庸置疑。虽然她说讨厌你那话应该也不是假的，但她喜欢你的心情肯定要远远在那之上。而且程度恐怕比・你・喜・欢・她・还・要・深]

[虽然讨厌，但却喜欢……？]

知道她喜欢自己固然令人高兴……可这话中却有矛盾。

只是，人类的感情往往都充满矛盾。两种完全相反的感情同时寄宿在一人心中的好例子，正好就是之前和自己战斗过的诺斯菲。

[总之现在一言难尽。大小姐她要我保密。作为向大小姐宣誓忠诚的骑士，我不能跟你解释。现在的我能做到的，就只是将大小姐的心意告诉你罢了]

看来这里面有什么不能说的原委。

而塞拉就是为了避免因此产生误解而特地来到这里将拉丝缇娅拉的心意告知于我。

我只能对她感到感激，并放弃进一步的追问。

[……我知道了。塞拉想告诉我的就这些了是吗？
]

[没错……你不要误会了，涡波，我并没有什么不信任你的。我觉得只有你才是和大小姐相配的男人。那段短暂的旅行，我现在时不时还会回想起来。能让大小姐发自心底地感到快乐、露出笑容的人只有你啊……]

说到这里，塞拉眯起眼睛感怀过去。

尽管对我来说那段旅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但对她说已成往昔。

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别，我应该要更加深刻地予以理解才可以。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和拉丝缇娅拉

昨天的愤怒相联系。

接着，塞拉以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

[总有一天，大小姐会将所有的一切亲口告诉你。

能否请你等她到那个时候呢。务必、拜托了……]

希望我等她……塞拉以深感歉意的语气拜托道。

塞拉面对我居然会表现的如此弱势，这是前所未有的。

可她看上去不像是在说谎。更没有欺骗我的迹象。

『Dimension』探知的塞拉的心跳和体温都没有异常，技能『诈术』『感应』也认为她的话非常真挚。

凭她此时的表情，足以让我打消再去一次大圣堂的念头。

塞拉说 [总有一天，她会亲口讲明][请你等一等]，拉丝缇娅拉说 [去和大家汇合，然后将缇亚救出

来][我会给你加油的]。

她们两人对我来说仍然是同伴。我想要相信同伴的话。

那么我现在要做的就不是赶着连续两天去见拉丝缇娅拉了。而且说到底我不加修饰的心意已经清楚地告知了她。如果再继续纠缠的话就太难看了。

当然，既然有什么事是这两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提及的，那其中就可能潜藏着非同寻常的危险。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没有看漏什么重要的隐忧。这经过艾德上下其手的弗茨亚茨仍是深浅莫测。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亲自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再离开这个国家。那么，我应该——

[——涡涡。看看自己的周围如何，你可是有同伴的]

只听一道清灵如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

是缇缇的声音。

遵从她的提示，我抬起了自己的头。

结果我看到了面前的塞拉和缇缇、还有莱纳。

莱纳表情严肃地提议说。

[基督，我们分头行动吧。让我留守在这里。这件事比起你来还是我更合适]

我所有的踌躇都被同伴一刀两断了。

[莱纳.....]

他可靠的话语让我发散的思考聚合为一。

坠落到迷宫第六十六层跨越试练变强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莱纳的身心也得到了成长。有什么担心的问题就由我和莱纳两个人解决便是。

莱纳继续说道。

[说实话，这个国家——弗茨亚茨在我看来非常可疑。而且拉丝缇娅拉她的样子也有些不对劲。这点我和涡波想的一样。.....所以，就让我来代替

基督守护她好了。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赶快去本土北方把妹妹和同伴们带回来吧。等回来之后你想跟拉丝缇娅拉再告白一次什么的怎么都随便。我向你发誓绝对会在你回来之前守护好拉丝缇娅拉]

说完，莱纳询问我的意见。

他以有些担心的语气询问自己提议的可否。

[——这样不行吗？你不放心将这个任务托付给骑士莱纳吗？]

莱纳是能和诺斯菲迎面相抗的实力者。

虽然塞拉刚才说过自己是最强的骑士，但那是抛除我们三人之外的情况。

如果把莱纳算进去的话，那么联合国最强骑士的交椅就要换人了。

所以我不用几秒就做出了决定。

我向莱纳点了点头。

[没有那回事，就交给你了。我不在的期间，拜托你将她保护好。艾德的事我去去就回]

[遵命。吾主]

听到我下达的指示，莱纳笑着恭敬地行了一礼。

看到我们主从两人交换了契约，塞拉有些欣慰地继续说道。

[看来做好决定了呢。那么莱纳的事就交给我打点吧。我会不遗余力地动用我的权限让他今天就能被安排到大小姐的侧近工作。所幸他的家世不错，实绩也不斐。安排好应该不难]

[请多关照，塞拉。兄长大人曾经跟我提过你是一名出色的骑士]

[我也请你多关照了，海因的弟弟。不过既然是从海因那里听来的，想必其它方面你也有所耳闻了吧？客套话就不用说了]

[.....所言极是。兄长他也跟我说过你相当遗憾

的地方了。我记得是只要和拉丝缇娅扯上关系就会变得盲目起来来着？嘛，到了那时候我会帮你的所以应该不用担心吧]

[呵呵，说话挺直接的嘛。在我面前还能如此出言不逊的人可不多哦]

[不不，事到如今我怎么也不可能再做些讨好前辈的行为了吧。毕竟我的本性已经都暴露了呢]

[既然是明白人那就好办事了。有劳你了哦]

只稍稍一番谈笑风生，两个人便互相握了握手。居然能如此顺利地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我简直震惊了。

这两个人明明应该是刚见面不久，但是关系这就已经处得相当不错了。

而且这两人和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可都是剑拔弩张的关系好吧。正当我对两人燃起一股莫名的嫉妒心时，骑士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连办起事

来都这么快。

[好了，骑士莱纳。赶快做好准备吧。等你收拾好之后我们马上就赶去大小姐那边]

[明白。既然被基督拜托了拉丝缇娅拉的问题，那我接下来可得片刻不离啊]

于是莱纳匆忙开始收拾房间里的私人物品。话虽如此，不过东西本来就不多。毕竟大部分物品都放在我的『持有物品』当中。

重要的私人物品原本都携带在他自己的身上。很快莱纳便指着自己的衣服询问道。

[基督，你给我的这套衣服需要还你吗……？]

[不用，你还我可就坏事了。那本来就是专门给莱纳打造的东西。你当成我送你的礼物就行]

我在地下和雷纳尔多一起打造的装备都是莱纳专用的。哪怕是为了已经与世长辞的雷纳尔多，我也希望莱纳能够一直使用下去。

[还有就是剑的问题了。现在我身上一共有三把……总之诺文必须得还给你。唯有这把剑我不能一直占用]

『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被递到了我手边。接下来我就要去挑战守护者和使徒了，所以最好可以处在随时都能使用『致亲爱的一闪』的状态。如此一来我便没有拒收的理由。

这样一来算上『新月琉璃制直剑』，我就和莱纳一样是同时佩戴两把剑的模样了。

[至于『片翼』和『Sylph・Rokh・Bringer』……]

[这些以后就当成是莱纳的东西好了]

[感激不尽。我定会善加运用以报吾主恩赐]

[剩下的就是迷宫的掉落品了吧——]

我从『持有物品』中取出在迷宫深部入手的魔石，还有金钱的分配都迅速处理妥当。

分头行动的准备就这样趋于完成。

利用上午的时间，我们对分头行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联络手段以及预定行程的方方面面做好了沟通。

待到正午时分，一切准备都做好了。

因为马上就要前往拉丝缇娅拉身边，所以莱纳开始同我们道别。

只是，对缇缇和莱纳两人而言，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而两人也深谙这个道理，所以表情不免有些微妙。

[——缇缇，你可要好好和基督一起去解决跟艾德之间的因缘啊。就像你跟佩艾希亚的大家说过的那样，可千万不要再回到这里了哦？]

[嗯，人家会去和真正的弟弟相见的。然后，就那样结束所有这一切。……人家和莱纳、就得在这儿说拜拜了？]

[是啊，拜拜了]

听到莱纳的回答，缇缇有些感伤。莱纳毕竟是曾经被缇缇视同弟弟看待的人，足见她对莱纳十分中意。可能的话，缇缇应该还是希望莱纳能陪自己走完最后一程吧。

莱纳见状也有些困扰，紧接着他以演舞台戏一般的措辞向缇缇致谢。

[……师父，至今为止真的承蒙您关照了。从名留青史形同传说的您手中得到的这份力量，我会为了自己的主君善加运用的。从今往后、永世不渝]

[……唔、唔姆，不用在意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人家最初也是最后的爱徒哟]

[呵呵，当然的。那就如你所说，我可要随心所欲地使用喽。毕竟我在那条街上可是被你好一顿差遣啊。这点儿回报简直理所当然嘛]

接着莱纳又故作埋怨地调侃了两句。

听到莱纳的话缇缇先是瞪大了眼睛，接着便破涕为笑。

[呵、呵呵、呵哈哈哈。陪人家做庭师时的事儿你现在还记恨着呢？莱纳你意外的是个器量狭小的家伙呢]

[是啊，我就是有仇记到死的类型。所以，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和你一起度过的那段糟糕透顶的时间，我一定至死为止都不会遗忘。从今往后，永远永远。绝对的]

[呵呵，这样啊。……这样啊。绝对不会忘吗。这样就好。再见了，莱纳]

[再见了，缇缇]

缇缇有些开心地将 [这样啊] 重复了两遍。

这就是莱纳独有的道别方式了吧。虽然嘴上不忘埋怨，但却能让双方笑着互相送别。

最后，莱纳同我讲道。

[你们两人接下来就专心去取回自己的家人吧。
这边的事情有我和塞拉前辈照看]

[啊啊，我会尽快回来的。多亏了莱纳，这下心情
轻松了不少]

听到我的话莱纳也了无牵挂，他将装好私人物品
的袋子扛到肩上，随时准备离开房间。

该说的都已说完，无需赘言。

在他们两人临走前，我同塞拉讲道。

[塞拉，有句话拜托你帮我带给拉丝缇娅拉……]

[……无妨，你说吧]

[我很快就会带妹妹赶回来。到那时，我们两个
再好好谈一谈吧。我希望你替我这样转告她]

[好，我记住了]

塞拉用力地点了点头，接着便走出了房间。莱纳
则尾随她一同离开。

就这样，留在房间里的人只剩下我和缇缇。

这样一来，从和帕林库洛决战之后便一直待在我身边的莱纳就离队了。队伍变成了只有我和缇缇的二人组。

233. 工会会长的归来

[莱纳去了弗茨亚茨，这样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啊……虽然多亏了莱纳我才能了无牵挂地出发，不过还是有些寂寞啊……]

在迷宫休戚与共的莱纳的脱队说实话真的令我有些不舍。

不过这也是为了断绝后顾之忧所必须的安排。

为了不辜负莱纳的苦心，我和缇缇绝对不能垂头丧气。在明确了今后方针的现在，我们必须拿出比昨天更加坚定的决心向前迈进不可。

[好了，缇缇……我们出发吧……！]

呼唤旅伴的名字，走出借宿的房间，推开旅店的店门，来到阳光明媚的外面。空气干爽、凉风习习，对需要转换心情踏上新的旅程的人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天气。

接下来只要重申崭新的目标然后起程就够了——

[来吧，目标是本土！前往艾德等人所在的『北方』——]

[唔姆！失恋之旅就要开始了呢！]

[拜托你别提这码事儿行不行！]

身旁的缇缇满面春风地把残酷的事实说出了口，搞得我一不小心没控制好情绪。

说实话不管在心里怎么自我安慰，真提到这个词的话还是会变得泫然欲泣。

[啊哇！啊哇哇，别别别哭哇！这样不搞得跟人家在欺负你一样了吗！搞什么啊，明明摆出一副无怨无悔的样子，结果这不是完全没走出被甩的阴影么！]

看来缇缇是真的没想到我听到失恋两字会如此动摇。

我为了掩饰而唰啦唰啦都抡起双臂。

[才、才没有哭好吧！真正的告白要等到回来之

后再做的说、我完全没有因为被甩的事感到伤心的说！而且多亏了塞拉我现在信心满满的说！]
[是、是哦。涡涡没有哭呢。涡涡还没拿出真本事呢对吧]

被缇缇安慰着，我揉了揉脸，然后重新振作精神准备出发。

.....

很好。

没错，总之现在先专心于前进的事，其它的不要想。

去和同伴们汇合，然后救回缇亚和阳滝，解决了这些之后再做好万全的准备前往大圣堂，在那里一雪前耻。争分夺秒地实现这个行程才是我现在最好的选择。

再抬头仰望碧蓝的天空，感觉那耀眼的太阳仿佛是在为我崭新的旅途送上祝福。

没错，后顾之忧什么的根本就不存在！

[——好的！那么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去港口吧！缇
缇，这趟我们坐船前往本土！]

[啊，那可不成。刚才莱纳不是叮嘱过出发之前
要花些时间做准备么？]

[真是的，不要管那么多快出发啦！！]

讲道理，现在联合国对我来说就是告白失败的伤
心之地。可能的话我真想赶紧出发赶紧回来，然
后重新告白一次洗刷惨痛的经历。

[可是啊，莱纳他先前不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咱们
别着急的么……？]

我回想起刚才商讨行程时莱纳说过的话。

[确实是有这么说过，而且事前准备非常重要这
点我也赞同就是了……]

而且塞拉也说了类似的建议。与这方面相关的介
绍信我也收了不少。这可是拉丝缇娅拉活用自己

的立场给我行的方便，确实不好辜负她的心意。

[正如莱纳所说，未雨绸缪可是战斗的基本。要是连准备都做不好，那能赢的仗都赢不了呢]

想必是我打算借着气势直接出发的算盘被看破了吧，缇缇拿出王的威严规诫我的冲动。

[——综上所述，接下来得遵从莱纳的遗言在这个『联合国』好好购置一番物资。啊，顺带一说这是莱纳交给人家的便条]

[莱纳还没死呢所以别说什么遗言啊。真正能算是遗言的反而是你跟他说的话才对吧……不过居然有便条啊，什么时候写的……我看看我看一看……——]

既然会有这样的便条，那就说明在我和缇缇前往旅店之前，莱纳就已经预料到这种展开了吧。

我从缇缇手中接过便条，开始浏览上面的文字。

—

1. 即日起，严禁一切冲动的行为。

如果基督心焦气躁地打算立刻离开联合国的话，
缇缇务必要出手将他敲晕。

然后，仔细浏览这张便条，将以下内容贯彻落实。

1. 魔法的强化。

收集刻有魔术式的魔石。

已经收到了弗茨亚茨的介绍信，可以善加利用。

不只是基督，缇缇也要摄取相应的魔石。

2. 物资的购入。

为了不再陷入缺粮少食的境地，要多多购置储粮。

然后是衣服和装备。把有名的店铺全都逛它一圈。

特别是基督的鞋子，绝对要买双新的。

3. 于图书馆阅读历史书籍。

这方面因为有弗茨亚茨的介绍信，所以可以一并

调查非公开的内容。

重点拣选出和缇缇还有千年前有较深关联的文件。

使用基督的次元魔法，尽可能地阅读掌握。

4. 通过潜入迷宫的方式提高基础能力。

虽然我也知道你们很着急，但切实的锻炼也不可以懈怠。

反正都已经过去一年了，干脆再花一个月潜入迷宫也无妨。

我个人推荐两人先攻略到六十九层，然后再正式前往本土——

[——我去、好长！这些一共有二十多条了啊！而且写到最后居然还提到了什么地方的气候会变冷还有打招呼的方式……！那小子是我老妈吗！？
]

[这说明他就是有这么担心咱们啊。毕竟涡涡是

『异邦人』，人家是千年前的『理的盗窃者』。在他看来就是如此缺乏常识喽。虽然是主动提出分头行动的，但他心里恐怕是百感交集吧]

[哈啊……他到底是有多爱操心啊……]

不过，这殚精竭虑的便条也确实将莱纳的心情传达给了我。

想必他现在也在为我会不会因为急躁而失败感到忧心吧。

[……没办法。那今天就在联合国好好转一转，把战前准备做好吧。急于求成的教训我也深有体会就是了]

[唔姆。这样才好。为了即将到来的战斗，现在要进入购物时间喽！]

深感莱纳的心情，我决定将出发的日子延后一天。既然做好了决定，那今天的时间可就得充分利用才行。

我立刻开始在脑海中筹划今天的行程。
[在各地设置好『Connection』行动的话，应该能节省不少时间吧……好的，那么我们先去古尔亚德，然后再前往劳拉维亚吧]

[明白]

我现在 MP 的最大值为 1275。单纯计算一下的话最多可以设置十二个『Connection』。

因为已经在酒馆设置了一个，所以还剩下十一个。

一边和缇缇两人一起在瓦尔德南下，我一边思考今天的行程和 MP 的使用方法。

昨天去了一趟弗茨亚茨我就注意到，在这个联合国中跨国境没有太多琐碎的手续，可以说非常省心。

继瓦尔德之后整个联合国按照顺时针顺序转一圈数下来是古尔亚德・劳拉维亚・艾尔多拉琉・

弗茨亚茨。

我们没用多久就从瓦尔德来到了古尔亚德。来到古尔亚德繁荣的港口之后，我立即找了一个无人迹罕至的小巷设置好『Connection』。随后再次开始移动前往劳拉维亚。

缇缇对我的安排感到了不解。

[姆姆？这个叫古尔亚德的国家不是也挺不错的么？不用在这里买装备吗？看上去有模有样的店铺还挺多的呢]

[之后会来看看的。只是必须先去劳拉维亚那边而已。毕竟在劳拉维亚有一——有类似于我的据点一样的场所啊]

路上我开始跟缇缇讲解我的安排。

之后也没用多久，我们就抵达了令自己十分怀念的据点。

公会『史诗探索者』。

本部位于劳拉维亚的中央地带，不管做什么以这里为中继点都不会错。

不过，据点的外观跟我在的时候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化。这一年里经过了不断扩建，建筑规模比以前大了不少。由此可见『史诗探索者』的运营在这一年中非常景气。

虽然只是个挂名的会长，但自家公会的规模扩大还是令我感到非常高兴。走进新建筑物的大门，我告知了自己的归来。

[那个、打扰了……不，应该说我回来了才对吗？
]

然而，许久不见的公会内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不仅局限于内部的装潢，还包括更为根本的地方。

[——啊？]

迎接我的并不是欢迎而是充满猜疑的声音。

我以前在的时候不曾有的一张似乎似乎是用于接待的长桌摆在玄关，站在它周围的数名成年探索者则一齐瞪着我这个突然进门的访客。

门口居然全都是陌生人，吃惊之余我也意识到这下不好办了。本来我是想着随便找个熟人一边打打招呼一边拜托他直接带我去见格连的。

正当我不知该如何开口的时候，周围人的目光越发锐利，他们一边盯着我一边商量起来。

[……我说，这小子谁啊]

[不是咱们的人啊，不过，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啥，有见过这人吗？反正咱们公会里是没有这号人吧]

[不是最近，应该是很久之前……而且不是在咱们公会，是在什么别的地方……]

[总之是可疑人物就对了。怎么说，先给他围起来？]

岂止是受到欢迎，根本就是要被抓起来了。

虽然想着要不要重新来过，不过总觉得这时候要是背过身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追上来所以还是算了。

正当我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名男性向我抛来了事务性的知会。

[这里是劳拉维亚直辖的公会『史诗探索者』。如果有特别的要事请出示介绍信。只是一般的委托的话请告知街上的仲介所]

从这话听来，现在这里已经是普通人不得擅自出入的地方了。

虽然意识到是我考虑不周，但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装作有要事处理。

[那个，我稍微有点事……请问能让我见见某位

会长辅佐、或者是格连吗？]

[你找会长他们有事……？今天还有这个安排吗？

算了，总之请出示介绍信。我们需要核实]

[不，我手上没有那种东西。也没有预订过……]

[哈啊？那你还想见他们，想什么呢？你小子知不知道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啊？]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他们的为人反正我是知之甚深，但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就不清楚了。

看到我含糊其辞，周围人的眼神变得更加凶险了起来。

[又是不懂劳拉维亚的规矩刚搬来的普通人吗……？

]

[不对，这家伙没那么简·单。看他的步法不是一般人]

[总觉得有点可疑啊……]

[喂喂。难不成又是哪家公会派来的间谍吗……?]

]

理所当然地，身后的入口被人封死，史诗探索者的成员们逐渐将我们包围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缇缇埋怨道。

[什么嘛。还说什么去找熟人要钱，这不是压根没戏么]

[……麻烦了。公会成员跟我在的那时候比起来增加了太多。想不到门口居然连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这状况，难道不报上名字不行了吗]

[既然如此，那就爽快点把你那个长的不得了的名字搬出来好了。要不就用蛮力强行突破吧]

[不不，跟不知道我品性人的报出那个名字总觉得有点仗势欺人的感觉啊……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行为的说……]

[真是浪费呀。没必要这样顾前顾后啊。这种事

儿赶紧澄清了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么？]

[只要能到里面就总有办法啊。我看看能不能用『Dimension』找到熟人……]

在我们两个偷偷摸摸地交换意见的时候，包围网越来越小。

就这样，构成包围网的一名成员将手伸向我。

[总之我们有很多话需要盘问你。跟我们往这边——]

看来只能死心乖乖跟他们走了。

然而就在那之前，一名女性的声音从玄关深处传来。

[怎么了这是，门口闹这么大动静……唉？会、会长？]

身穿长度及地的法衣的妙龄女性——缇莉·琉克随声音一同现身。看到可靠的公会大姐姐的登场，我激动地抬高了声调。

[缇莉，好久不见了！请帮忙解个围！]

我拼命地挥动双手将缇莉请到这边。

看到我这个稀奇的来客，缇莉露出了非常愉悦的表情走了过来。

[咦，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大家要把会长团团包围起来？而且感觉我家会长都被欺负的泪目了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看到眼前滑稽的一幕，她不禁捂着嘴笑了起来。

听到她的话，围在我身边的公会成员大感疑惑。

[会、会长……？]

[咱们公会的会长不是只有缇莉小姐和雷鲁先生还有波鲁扎克先生三个人而已吗……？]

看来因为他们三人在会长辅佐的位子上坐太久，会长本人又长期不露面，结果导致这些新加入的成员直接将他们三个当成了会长。

听了他们的疑问，缇莉摇了摇头。

[这可不对哦。我们是会长辅佐。在咱们这里被唤作会长的，不是另有其人么？]

[有那么一号人吗？感觉一直都是你们三位在把持公会啊……]

[在我们之上不是还有一个真正的公会会长嘛]

[真正的公会会长？啊、唉——？]

缇莉一边坏笑一边同公会成员进行意味深长的说明。只是之所以解释的这么千折百转，想必是她的趣味使然吧。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是想最大限度地从当前的状况中取乐。

[他就是公会『史诗探索者』的『会长』唷。我想你们也知道，他才是这家公会里最了不起的人。毕竟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可要好好记住哦]

在极尽刁难之能事后，缇莉终于讲出了我的身份。看着目瞪口呆的成员们，我没有办法只好低下头进行自我介绍。

[那个、大家好……我叫涡波……]

如果是波鲁扎克和雷鲁在这里的话，他们肯定会明白什么情况然后用最少的话收拾局面吧。只是可惜最初遇到的人是缇莉，这下子我不报上名字是不行了。

理所当然地，我的自我介绍在公会成员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也就是说，这位就是那个……？]

[那、那个『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
亚茨・冯・沃克』大人？]

[在去年的『舞斗大会』中取得了优胜、成为了
『大英雄』的那个……？]

[本人……？真的是他本人？]

说实话，好想逃。

作为在现代教育中培养出价值观的人，我真的受不
不了被这么张罗打鼓地唤作『大英雄』。

也不知是否能体察我的心情——不，绝对是清楚我的心情的缇缇一脸坏笑地开始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哈哈哈！没错没错，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哦！你们几个，还不退下！快快退下！！]

[要退下的人是你啊……！]

我狠狠地瞪了缇缇一眼，但她毫不在乎我释放的压力。

结果反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那、那那那那个，非常抱歉！]

被我吓到的公会成员连忙开口道歉。

[唉、真的假的！居然这么年轻吗！？]

[我想起来了是真的啊！那天我就在劳拉维亚不会有错的！虽然人跟比赛那时候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就是了！！]

[签名啊！这可得要个签名才行！！]

下、下次有机会可得好好处理才行.....

从今往后我恐怕是必须要习惯这种对待了。而且既然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我甚至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个立场才行。

只是今天我实在没办法做好心理准备。

[唔哈哈哈哈！你们几个看来都吓了一跳啊！以后可得多加注意才行哦！毕竟涡涡他可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嘛！！]

[呵呵呵！就是说啊，下次你们可得注意点了哦！虽然涡波他心胸宽广，不过毕竟是我们的会长啊！再敢对他不敬就统统扣工资哦！！]

熟知我性格的两人就在那边看热闹不嫌事大。

[.....缇莉，已经可以了吧。总之先找个安静的房间谈一谈吧。我说真的，拜托你了]

我相当认真地要她收手。

[啊，抱歉。我有点捉弄过头了。最近工作太多积攒了不少的压力呀。真的抱歉啦。会长]

看到我认真的表情，缇莉也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果然，虽说兴趣有点让人不敢苟同，但除此之外她终究是个出色的人。她确实是一名可靠的女性，这点毫无疑问，然而——我的同伴问题可就大了。

[唔哈哈哈！嗯~？说起来那边那个，你刚才是不是说涡涡是间谍来着！来啊，说说看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噗哈！！]

我狠狠地给得意忘形的缇缇来了一拳揍得她当场歇菜，然后揪着她的脖子拖着她走了起来。

紧接着我告诉门口的成员说 [你们不用放在心上]，然后就在缇莉的带领下走进了公会。

我一边拽着缇缇，一边装出无事发生过的样子跟缇莉谈话。

既然木已成舟那也无可奈何，重要的下次，下次一定要好好应对。

[话说回来在我不在的期间公会成员真是多了不少啊]

[是、是啊。这一年里成员的数量有了迅猛的增长。都是因为你在『舞斗大会』获得了优胜，打响了我们公会的名声啊。『史诗探索者』这一年的成长可以说是冠绝联合国呢]

看到我毫不留情地将缇缇当做重物拖行，缇莉脸上流露出了几丝怯意。我告诉她 [这丫头结实得很你不用担心]，示意她继续往下说。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取消了帕林库洛定下的：加入『史诗探索者』的必须是热衷于追求英雄的人这条规则。现在招人已经是来者不拒。所以我们公会的规模已经成为联合国第一了呢]

[联合国第一吗。这可真让人高兴]

自己依依不舍的公会能有如此成长还是令人喜不自禁的。

在我们如此这般地交谈时，办公室已经出现在眼前。尽管建筑进行了改造，但布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将缇缇丢到房间角落的长椅，然后和缇莉坐到了办公室中央的桌边。

[不过真是挺久没见到你了呀，涡波。啊，来点喝的吧、喝的]

语毕缇莉用备好的果汁招待我。

见她态度如此自然，我不禁问道。

[缇莉见到我的反应很平常啊。难道没有从斯诺那里听说我的事吗？]

要是知道我撇下斯诺行踪不明的话，我觉得她应该会气得火冒三丈才对。可是现在看来根本没有那个迹象。

[诶？斯诺跟我说她和你分头行动了不是么……？

]

缇莉对我的话感到不甚理解。

这时突然传来一名男性的声音。

[——我们这边就只知道格连他妹妹多亏了会长所赐终于拿出了干劲，现在正忙碌于各种各样的职务而已。……那丫头之前回来了一趟，当时整个人就跟脱胎换骨了一样，给我们都吓了一跳啊。不过那个懒丫头能变得那么可靠倒也让人高兴就是了]

是波鲁扎克，带着宛如父亲一般的感慨，他坐到了缇莉的旁边。

看来他是听到玄关门口的骚乱而察觉到了我的来访。

[好久不见]

[是啊，好久不见了。看你气色不错，我也放心了]

稍作问候之后，我开始琢磨两人的反应。

看来斯诺为了不让公会的大家担心而做了妥善的处理。真难以相信如此完美的斡旋居然出自她的手腕。

我决定配合斯诺的安排。现在时间紧迫，对抛下斯诺这件事的致歉还是留到和她两人一起回来之后再做为好。既然可以避免让大家担心，那我现在没必要多此一举。

虽然这有些自私的想法让我对缇莉和波鲁扎克心生愧疚，不过现在还是要以妹妹和同伴为优先，想到这里我便直接道出此行的目的。

[那么格连他现在在这里吗？我这次是想来问问之前拜托他变现的事现在进展如何了]

[格连的话现在人在本土那边。这也是当然的，既然战争的局面激化，那么要用到他的地方也就多了。不过变现的事应该是缇莉接手了……]

波鲁扎克回答了我的问题，而缇莉则从办公室的书桌取出了一些文案。

[没错，是说将涡波之前带来的那些魔石和宝石变现的事情对吧。那些钱现在由我保管所以不用担心。话说回来可真是天文数字啊。岂止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公会拿着都嫌多了呢。给，这是收支的报表。你知道看法对吧？]

在先前的海上旅行中，我曾经用『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生成了大量的宝石。之后我到『史诗探索者』拜托格连将这些宝石变现。看来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变现的事已经得到解决了。

[这可真是帮大忙了。正好我现在急着用钱……——嗯？]

我结果收支表随手翻看，途中发现了异常之处。

[缇莉。与其说是保管、这不是还挪用了么]

[因为公会有时候陷入了财政危机嘛。不过加上

了利息所以也没关系吧？]

[啊，这是当然。我不介意的。只是，乍一看去，挪用得相当过激啊……]

[不做到那个地步的话难保不会被这个残酷的社会洪流吞没啊。这一年米，有几次局面真的相当危急呢]

[唔……作为会长总觉得很抱歉……]

[没事，毕竟只是借你的名头，你不用放在心上。记在那上面的金额全都是你的，全都取走也没关系。不过就算是搬空咱们公会的金库也只有那上面的十分之一而已哦？要是想全部取走的话，必须得去大型的汇兑场所或是国库才可以呢]

看来金额真的是多的不得了，以至于现在去取钱都要花上一番功夫。不过如此异常的数额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这后面带了多少个零一眼都数不完啊。

总之以后是不用为钱发愁就是了。

[这就难办了，那就先取十分之一好了，我先用这些去购置物资]

[哦呀、这么着急吗？慢慢来也没关系不是]

[我得赶紧做好准备，然后分秒必争地去把斯诺接回来]

按照我的计划今天一天就要将事前准备全部做好。

听到我的理由，缇莉感叹 [既然是急着见斯诺那确实没办法了呢]，一旁的波鲁扎克则抛出了新的话题。

[说起来，会长你拜托艾利巴茨那家伙打造的装备已经做好了哦？见你一直不来取，他还挺不安的来着，要不你去一趟吧]

[啊]

艾利巴茨——他是这个公会专属的锻冶师。

说起来，我确实拜托他打造了各种各样的装备。

里面应该还有为了缇亚和玛利亚订制的东西。

[那我就去一趟好了。现在装备的问题非常重要]

要是能节省购置装备的时间那真是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又一次拽着缇缇的脖子拖着她准备走出房间。

[那正好。在你去工房的这段时间，我去把你要用的现金全部准备好]

缇莉从我手中取走文件，然后就打算前往之前提到的大型汇兑所。

[真是太感谢了]

[不用的。对我们这些史诗探索者初期成员而言，能够助我们的英雄涡波一臂之力可是一件幸事唷]

接着，缇莉对这脱身于稍显异常的兴趣的理由莞尔一笑。一旁的波鲁扎克也是如此。

他们的笑容不禁让我回想起在这里工作的日子。我一边品味心中的怀念，一边走出了办公室。顺带一提，是在拖着缇缇的状态下。

234. 始祖和魔王的共同作业

刚一走进工房，我就被面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呜哇……真是今非昔比啊……]

经过扩建，如今在方方面面均得到进化的工房让我大感惊讶。原本那样狭小的工房如今的过道竟然可以同时容纳三人并肩而行。曾经那样杂乱无章的各种小道具也被摆放的整整齐齐。对煤烟和灰尘的处理虽然说不上完美，但跟以前比起来还是高到不知哪里去。单纯计算一下可以发现面积足足有原来的十倍以上，与之相应的熔炉和工作台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而且在工房中奔走忙碌的锻治师的人数也有原来的十几倍。

不仅是锻治产生的热量，仅在这里工作的人的热气就不可小觑。

众多的锻治师们铸铜打铁的声音此起彼伏，无数

的武器装备在他们的手下逐渐成形。

[哦，这不是会长吗]

在众多锻治师中央下达指示的长发男子看向这边说道。

用头发遮住脸上伤疤的原探索者锻治师——名为艾利巴茨·利拜斯。

与我不同，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之色，而是一脸平静地中止手头的工作向我走来。现场负责人的指示突然中断，自然会在埋头于工作的其它锻治师中激起一片涟漪。

[……咦，那个人是？]

[刚刚艾利巴茨好像喊他会长来着？]

[但是，这个人应该不是会长吧？]

看来这些锻治师跟门口的那些成员一样都是公会的新人。

我只好微微一笑并同他们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相川涡波]

通过发生在玄关门口的那件事，我已经放弃了掩饰。

我一说完，艾利巴茨继续补充道。

[这位就是咱们公会的会长。传说中的那位。他出现一次可是超级稀奇的事儿哦，超级稀奇的]
一刹那间，整座工房仿佛被寂静所支配，紧接着现场开始嘈杂起来。

[—不过你们手上的活儿不许停。给我干好自己的事]

但艾利巴茨即时出声镇住了现场的动摇。跟缇莉不同，他不会以炒热气氛为乐，这可真是求之不得。

[[[遵、遵命]]]

正如话中所说，所有人都重新投入到了原本的工作之中。如此出色的统率力真令我叹服不已。

带着几乎想为他献上掌声的感激之情，我向艾利巴茨接近过去。

[好久不见了。我今天来是为了——]

[嗯，我懂的。会长大驾光临为的只可能是一件事]

话不多说，艾利巴茨直接带我前往工房的深处。在和工房一样得到扩建的仓库中，摆放着许多的成品。其中甚至还有特别制造的只为装饰而存在的那类装备。

[为了能让你随时取走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直接拿去吧。此外还有在我的个人兴趣驱使下专门给会长打造的东西。这可都怪会长你迟迟不来取的缘故哦。作为代价你就都拿去用吧]

在罗列于眼前的众多装备中，我首先审视的是玛利亚和缇亚专用的装备。

【白石纱衣】

防御力 3 对魔力 3

【水羽衣 Sinked Shell】

防御力 4 对魔力 8

水中行动时补正 +33%

【Red・Sting Dagger】

攻击力 3

装备者火魔法 +0.10

装备者的火属性魔法效果补正 +10%

【艾利巴茨制作的法衣】

防御力 5 对魔力 2

装备者的木魔法 +0.05——

从订制的服装开始看起，裙子到法衣一应俱全。

在这些东西的旁边还摆着给我使用的手套和靴子。可能是为了配合我的发色吧，这些东西的主色是黑色，然后上面用银线加以点缀。

【Chrome Glove】

防御力 1

装备者的技巧 +0.10

【Megistus Boots】

防御力 2

装备者的敏捷 +0.10

将这些拿在手中，我的目光不禁耀耀生辉。无论何时何地，买卖新的道具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活动。这就像是在游戏世界中更新装备一样令人雀跃。

[好、好棒啊，这些东西……！真是帮大忙了。我正好想给自己置办这些装备呢]

[这样吗。既然你看得上那就尽管拿去用吧。会长愿意使用就是给我最好的报酬了。除此之外如果还有什么中意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拿哦？]

艾利巴茨出手特别大气。通过他的态度，公会如今的景气便可见一斑。但他的这一举动却引来了

在仓库入口附近窥探的锻治师们的不满。看来是不在工作中的锻治师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聚集了过来。

[唉、头儿，你居然要白送！？你不是成天跟我们说绝对不可以白送，什么东西都要合乎它的价值才行么！说的都快把嘴磨破了啊！？]

[你还说那才是锻治师的矜持呢！]

[那些不是头儿的杰作嘛！]

得益于正经教育树立起价值观的新人们对此颇有微词。

[没关系的啦。这可是给那个会长用哦？会长他是特别的。不如说我就是为了把武器献给会长才干的锻治师好吧。再敢说些有的没的信不信我给你们几个全都炒鱿鱼啊？]

然而他们却遭受了艾利巴茨那作为史诗探索者初期成员特有风格的驳斥。虽然新人们方才的

话多半是开个玩笑，但艾利巴茨的表情却极尽认真。意识到他是真的为了我做锻冶师的新人们见状全都噤声不语。

一想到从今往后怀抱着梦与希望加入史诗探索者的新人们要面对的上层领导全都是这种人，我就在心里为他们感到可怜。顺带一说虽然最上层的领导是我，但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为了缓和现场有些凝固的气氛，我出言向他道谢并提议付清账款。

[……能在这个公会里遇到你，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这样一来我想要的装备基本就凑齐了。这些东西我还是按照艾利巴茨的定价买下吧]

[这是我的台词。我能够和你相遇真是命运赐予的关怀。……所以真的不用付钱。毕竟说到底打造这些东西的魔石都是会长亲自带来的]

[但是，加工的费用总是有的]

真的免费收下未免显得不够圆滑。等缇莉把钱取回来之后，我的钱包想必会是盆满钵满所以没有必要执着于节省这些钱。我和艾利巴茨又商量了一番，最后总算是用相对便宜的价格付款了事。如此一来我便利用了最短的时间取得了最大的成果。

正当我满心欢喜地打算离开工房时……一道颤抖的声音让我止住了脚步。

[没、没有给人家用的么……？ 涡涡]

被我拖着带到这里的缇缇在工房的角落正欲起身。

虽然我是希望她能在我离开史诗探索者之前一直维持昏厥状态的，但果然不愧是守护者，实在是坚韧得很。

[不、这个真没有。我委托订制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遇到你呢]

总之尽量用稳妥的理由说服她离开这里先。

然而缇缇却噘着嘴用宛如史莱姆一样的动作蠕动着向我接近过来。看到她这反常的动作，我心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好狡猾哟。就涡波一个人有，好帅哟。人家也好想要新装备呐～]

[你不是能用风直接造出剑来吗。没必要买什么装备吧]

[就算是这样也想要嘛～。今天上午不是专门购置装备么。就这样结束的话时间不是还剩下很多嘛。那就给人家一个嘛，人家也要～。人家也要专属的装备。人家也想要一个和涡涡的『诺文』一样的东西嘛～]

[别跟个小孩子似的在这里撒娇！不要扯我衣角！给我忍着！]

[哼哼哼，人家现在已经做好哭着撒娇的准备了

哟！哪怕现在就在地上伸胳膊蹬腿大闹一番也行的哦！而且在大哭一阵子之后还会不停地偷瞄涡涡直到你答应人家为止哦！]

[你这丫头——！！]

不祥的预感果然中的。

这丫头真干的出来。把什么尊严廉耻全都扔在那个地下的缇缇是真的说干就干的出来。

如果放任她胡闹的话，那我本就已经不堪入耳的风评会负上更严重的致命伤。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服她太浪费时间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答应缇缇的要求。

[唉，那个、请问方便我借用一下工房吗……？]

[这个当然没问题……要不就我来吧？]

[不用，给这丫头的装备随便做做就得]

[这样啊。那我就搭把手好了。毕竟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和会长一起做事啊]

而且也有其他正在休息中的新人愿意帮忙，看来应该可以很快就搞定。

[唔哈哈，成功喽！那就拜托你给人家打造一把帅气的剑了，涡涡！]

[好好]

[那个呢、这个呢，人家想要这种感觉的！像这样的双手剑！]

[好好好]

缇缇擅自取来了附近的一张设计图纸，接着三下五除二地在上面画好了剑的造型。虽然如此，不过就算是说恭维话她画得也实在谈不上好，就凭她给的设计图只能看出个大概。

我将她画的造型暗记下来，然后迅速在脑海中构建锻造的最佳程序。所幸自己在地下生活中给雷纳尔多打过下手，拜此所赐与技能『锻冶』相关的知识和经验都非常充足。

[艾利巴茨，容我开动最大火力。我想用最快的时间解决]

[最大火力？不危险吗？新手很难驾驭的啊]

[不会，在那之后我也有过锻炼所以没问题的。而且我原本就擅长这种精雕细琢的事]

[.....毕竟会长有一上手就打造出魔法道具的本事。我相信你]

反正就算失败了也是给缇缇用的所以没有大碍，拿出全力上吧。

既然已经身份大白，我便不做掩饰堂堂正正地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在迷宫深部入手的魔石。看到被我摆在工作台上的这些魔石，以艾利巴茨为首的锻治师们无不屏气凝神。

[缇缇。这是给你打造的东西所以你也来帮忙。遵照我的指示行动]

[好滴。Yes Sir！]

在各种意义上都已经看开的我也不打算隐藏缇缇的实力了。

[首先给这些魔石分解成粉末。就像沙子那样]

[好滴好滴。——嘿！]

缇缇带着对我的完全信任行动了起来。

她赤手空拳地就将用锤子敲打也难生裂隙的高级魔石碾作粉尘。看到这一幕，在场的锻治师们又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次是因为心生畏惧。

[接着是这个。然后这个和这个你切成八段]

[好滴好滴好滴]

只在一息之间缇缇就完成了正常来说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结束的作业。

[缇缇，你的风能用于冷却吗？]

[嗯一，虽然跟一般的冷却不同但【自由之风】是可以分裂热量的哟]

[那样应该就行。温度调节的指示由我来下达，风

就拜托你驱使了。我会将力度精确到百分比的程度，所以你绝对不能分神啊]

[好滴好滴好滴好滴]

嘱咐完缇缇，我立马将自己的魔力全力灌入了用魔力驱动的熔炉。

理所当然地，只在一瞬间火力就攀升到了最大。周围人的目光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首先将碾碎的魔石投入熔炉中进行熔解并去除杂质。就这样颇为蛮横地完成用于装饰和补强的材料的熔炼，与此同时我将作业的地点转换到了别处。这次是要煅烧充当主要原料的稀有魔石，加热烧红之后敲打锻造——如此往复。

[准备好，接下来冷却这个]

[为了人家的剑上啊！【自由之风】哟！——『Wind』！]
]

[感觉不错。不过再下调百分之四的出力更好。明

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一百中占四份的意思]

[用百分之表达就可以啦]

『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甚至可以直接省略淬火的作业。而且说实话，缇缇的风效果甚至比水更好。

我的『Dimension』能够将材料每一处的热量掌握到小数点以下的单位，以此为基础配以缇缇精确无比的【自由之风】进行冷却。

这是只有我和缇缇才做得到的冷却方法。虽然是初次尝试，但怎么说也是用『联结』互通过内心的关系，配合得可谓天衣无缝。

就这样锻造之后冷却、锻造之后冷却不断重复。因为时间比预想中缩短了不少，所以我进一步提高了工作量。我用已经超出人类领域的臂力挥舞锤子，添加更多的稀有魔石充当原料，在成形之后将它们锻造在一起，用这种方式提高剑的强

度。考虑到这把剑以后要给缇缇用，所以结不结实才是最重要的。

论及精密和技巧无人能出我之右，而力气活又有缇缇这个难能可贵的助手。

就这样锻治的进程顺利演进。而我们异常的体力也让来帮忙的新人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于是乎倾尽全力的锻治持续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雕饰和镌刻魔术式的工序。

正当我想去取专用的道具时，我突然想到。

干脆直接用『诺文』来好了……接着我便将剑从腰间拔了出来。不如说要想对这把锻造得过于坚固的剑上下其手，『诺文』是相当有必要的。

用剑这样的刃物来精工细雕固然有悖常理，但对现在的我来说也不过尔尔。

如今我的技能和属性赋予了我足够的自信。

我先尝试着轻轻划了几下，结果确认了『阿雷亚

斯家的宝剑诺文』根本没有卷刃。一面感慨它果然是一把抵达了不同次元的利剑，我一面开始用『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攻击摆在工作台上的新武器。

如果把控不好力道，那么这把新打造的剑会被削铁如泥的『诺文』狠狠地划伤，所以我就像漫画里的场景那样，用剑尖在上面书写文字。

如此戏法虽令缇缇大喜不已，但众锻治师看了却倒尽胃口。

最后连研磨也交由诺文风卷残云地搞定，只有收尾的部分使用了专门的磨刀石。反正就算不够锋利由缇缇来挥舞的话攻击力也有十足的保障。

然后再按照缇缇的设计要求给她雕一个豪华的护手。

最后是剑柄的部分……这里就适当地用布缠绕好了。

就算不专门研磨，缇缇一样能用那坚韧结实的手握住剑柄。而且在缇缇那粗劣的画上也是用布一圈一圈缠着的所以这样就没问题。

——好了！

这样一来，姑且素材本身无可挑剔的剑还是什么的就完成了。

超重、超硬、坏不了——以这三项原则打造的魔剑。

适合缇缇使用的超随意制成的剑形钝器！！

[呼。这样就做好了呢]

[哦～完成了吗！超豪华的说！感觉闪闪发光呀！]
]

我一宣告完成，等在一边的缇缇就高兴的乱蹦。

[那是，毕竟是毫不吝惜地用了你在迷宫入手的魔石啊。不过，做的比我想象中要好不少啊]

[唔哈哈，都是多亏了人家帮你的忙呢！]

[是啊，这个确实。多谢了，缇缇]

我一边同她道谢，一边对成品使用『注视』。

【始祖和魔王的魔剑】

攻击力 7

耐久与装备者的等级同值

拥有始祖和魔王的加护，可以对一切物质进行干涉

装备者全属性魔法 +0.10

我的『注视』能力给这把剑起了【始祖和魔王的魔剑】这么个名字。

姑且不提名字如何，这性能真了不得。还擅自附有当事人都不知情的奇妙加护。

[名字！人家来给它起个名字行吗！？]

[……毕竟是你的剑，没办法，就你来吧]

说实话起名是最有意思的工作，不过我还是输给了缇缇那高兴得直放光的眼睛而把命名权交给

了她。要是这时候抢走命名的权利，那就跟从小孩子手上抢玩具没两样了。

[太好喽！嗯～，让人家想想、这把剑就叫……]
缇缇细想起来，在构思的过程中她看向使用的魔石的残骸。

这次锻造中用到的魔石名为『Alexandrite』『Wind Fluorite』『Vallkundt Emerald』等等等等……—

既然这样，那么这把剑的名字就叫『Fluorite』——不，『Brave Fluorite』！这满溢而出的是勇气之光、那么它就叫『圣剑 Brave Fluorite』了！！]

(PS：Fluorite 萤石的片假名フローライト最后的ライト与光 Light 相同，缇缇特地挑选的这个名字不难看出她对诺斯菲的感情)

缇缇摆出了仿佛带着 [bang!] 的效果音一样的 pose 给剑起好了名字。

【始祖和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

攻击力 7

耐久与装备者的等级同值

拥有始祖和魔王的加护，可以对一切物质进行干涉

装备者全属性魔法 +0.10

然而我的『注视』并没有将它认作圣剑，而是看做了魔剑。这也没办法，毕竟魔王本人参与了制作嘛。这满溢而出的并不是什么勇气之光，而是始祖和魔王的诅咒啊。

如此这般，【始祖和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就算完成了。不过，我还不是会把这把剑是魔剑的事实告诉缇缇的恶鬼，所以就由衷的表示祝福。

[太好了呐。这样它就是你专属的武器了。可要好好珍惜哦]

[哇～！嗯嗯，人家会好好珍惜它的！]

缇缇将完工的剑捧到脸边。看来她算是心满意足了。

我松了口气，接着开始思索接下来的行程。好不容易得以节省的时间，因为给缇缇锻造武器的缘故反过来又延长了不少。

接下来是去储备粮食呢，还是去购买魔石呢，当我对此感到烦恼时，耳边传来了艾利巴茨的声音。

虽然他刚才和一众新人一样看得目瞪口呆，不过此时终于回过了神。

——呵、呵呵。果然我家会长就是厉害啊。之前虽然就有所体会了，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远远甩在身后了啊。这动作快得太惊人了。虽说在那场决赛中展现出那等剑技的会长能达到这个水平并不令人意外，不过比起那个……—

会长，你之前说自己练习了锻冶，请问是在什么地方练习的？]

看来艾利巴茨察觉到了我锻冶的异常之处。我当然深知他的意思，所以便同他解释道。

[真不愧是艾利巴茨，果然看得出来吗。我之前有幸能在传承了千年前的锻冶技术的人手下工作。我想应该是多亏了这个原因]

[说起连我也见所未见的技术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神铁锻冶』的领域了。我方便打听一下那个流传有千年前的锻冶技术的地方是哪里吗？可能的话我想去拜会一下]

[非常抱歉。持有这个技术的人，就在不久前与世长辞了……我没办法给你介绍了……]

[这样吗……那我实在是失言了]

艾利巴茨低下头，神情有些沮丧。不过虽然一开始[咕]了一声一副很惋惜的样子，不过中途就开

始 [不，只有作为英雄的会长一人拥有的技术感觉也不错啊。这样也别有一番味道——] 如此这般地发起了病，所以应该不用担心。

见状缇缇有些不解。

[难道说沃尔斯老爷子其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那是当然。你可要好好尊敬人家哦]

[唔姆！尊敬尊敬！！]

缇缇用即答回应了我的即答。

得到了自己专属的剑看来她现在心情大好。顺着大好的心情，她又开始追加索求。

[人家还想要一副铠甲！就挂在那里那副！]

她指的是一副玛利亚和缇亚无法使用的给女性打造的轻铠。

与其说是铠甲不如说是复数板甲的集合体。一定要说的话应该是一整套的防具更好吧。

[铠甲不用我给你打造吗？]

[剑是拿来挥的要是断了的话就不好了，但是铠甲人家穿在身上只要不被打到就没问题。——而且那副铠甲人家非常喜欢！]

看来是一见钟情了。

她的青睐自然得到了作者艾利巴茨的共鸣。

[嚯，品味相当不错嘛。那可是我倾尽心血打造的英雄风格的造型啊]

[哼哼哼，人家正以勇者为目标精进中！所以正想要这种装备呢！]

[想成为勇者？呵呵，怪不得刚才的设计充满了灵性。而且实力上也是会长那个级别的。有意思，我喜欢！]

不知为啥这两人一下子就意气相投了。

[那个，既然缇缇喜欢，那我就买下来好了。钱的话——]

在两个人催生出不好的化学反应之前，赶紧买下

铠甲了事吧。

就在这时，缇莉和波鲁扎克走进了工房。

[啊，果然还在这里！你要的现金我都准备好了哦！]

波鲁扎克抱着装有大量金币的袋子还有文件。看来以后是不用为钱发愁了。

[——如你所见没有任何问题绝对付得起，所以就按照定价来吧]

[不用，会长给我展示了相当不错的技术。这就算我投桃报李吧。更何况我还挺中意勇者缇缇的]

[艾利巴茨！太感谢喽！] (By 缇缇)

就这样，缇缇获得了『始祖和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和『飞翔翠石制轻铠路易芬理德』。(PS：我是真不到这是哪国词语，所以音译了)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在心里默默吐槽一下，虽然对来帮忙的艾利巴茨很过意不去，不过比起那把

剑，还是缇缇的拳头威力更大，比起那副铠甲，
缇缇的身体更加结实。

不过即使如此缇缇还是非常开心。

因为光是看到她这开心的表情就让我觉得花多
少钱都值，所以我并没有感到后悔。

235. 异世界道具全收集之路

在工房入手了足够的装备和资金之后，我们就离开了公会『史诗探索者』。

[一路走好～。要保重哦，缇缇酱～]

总觉得缇莉是不是对笨丫头特别偏爱啊。顺带一说在她身后的波鲁扎克也默默地冲我们挥了挥手。

[唔姆。人家出发喽]

将大剑挂在腰后身上披着深绿色外套的缇缇也挥手予以回应。

我也冲两人挥了挥戴上新手套的手向他们道别，接着便转身走进劳拉维亚热闹的街市。穿着崭新的装备，颇有一种新的冒险就此开始的感觉。

继史诗探索者之后成为我们下一个目标的是杂货店。因为附近就有我在担任会长时期经常利用的场所，所以储粮的购置很快就搞定了。

按照莱纳的指示，为了今后不再陷入缺粮少食的境地，我买了相当充足的粮食。顺便还去了一趟典当铺将手头不用的魔石变现为更多的资金。想必去了本土之后就不会再像今天这样有时间锻治了吧。既然如此，那么将稀有的魔石带在身边反倒是一种浪费。所以还是换成旅费更实在。

我毫不吝惜地将在联合国少有的高级魔石大卖特卖，结果又入手了天文数字的现金。

准备工作在劳拉维亚进展顺利。一路上，缇缇对自己的新衣服和武器大感兴奋。

[哈哈哈，人家的新装备简直超帅！感觉谁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喽！]

[喂，可别摔着了！要是撞到什么人那人家可惨了！走路注意点！]

看到缇缇连蹦带跳地在街上窜来窜去，我连忙出言要她克制。看上去她特别想将自己的新装备展

示给街上的人看。简直就像个孩子似的冷静不下来。

[唔姆，注意注意！莱纳的便条上也写了不能因为有了新装备就翘尾巴呢！不愧是莱纳，早早就预料到人家的心情了！来看看、按照便条上的指示……接下来就是魔法的强化了！据说在现代有一种只要服用就能学会魔法的魔石来着！很好，那这就去给它们买个遍吧！]

对粮食的购置已经充足的现在，下一项任务自然就轮到魔法的强化了。

[买个遍……？也对，确实这样做最好]

一听到买个遍我下意识地感到会不会有些过度，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凭自己的财力并无不可。钱揣在兜里不花那跟纸没什么区别，为了以后不后悔，现在就给市面上所有的魔石全买下来未尝不好。

想到这里，我便决定满足缇缇的愿望，于是立刻带着她前往了劳拉维亚规模最大的魔法商店——魔法屋。

[好，我们到了。这里不但有缇莉的人情，而且还有塞拉给的介绍信可以派上用场]

[在人家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总觉得好期待呀]

我们抵达的这家魔法屋，与其说是商店不如说是一栋近乎于大图书馆的建筑。

外观与城堡相仿，里面的装潢则一如贵族常用的舞会会场。有相当于圆屋顶足球的大小，墙上满满地摆着令人目不暇接的书籍，一眼就能看出是上流阶层的顾客三三两两地在里面踱步。有如此规格的地方，接待客人的系统自然跟普通的商店不同。我们刚到入口便被拦下要求出示身份的证明。

所幸我既是史诗探索者的会长，同时又持有来自弗茨亚茨现人神的介绍信。

将这两点告知工作人员之后，对方吓得双目圆睁然后立马将我们带到了相当于 VIP 专用的房间。

走进了不逊于弗茨亚茨大圣堂会客室的豪华房间之后，我和缇缇坐到了柔软的沙发上同面前的女服务员相向而视。因为我现在时间紧迫，所以就省去客套话，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

[——那个，虽然有些冒昧，不过请把这里所有种类的魔石都卖给我]

[而且所有种类各要两个哟！]

理所当然地，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女性听了我们的要求，眼睛瞪得是更大了。

[诶？]

[她好像想所有种类的魔石各要两个。有劳了]

我已经习惯于旁人惊讶的眼光，所以决定给服务

员一个接受状况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向身旁的缇缇问道。

[话说你也要啊？]

[当然的啦！毕竟莱纳就是这么建议的嘛！]

[也罢，给你买也行]

本来的话，作为 Boss 角色的守护者还要强化自己这事儿实在非常离奇，不过对象是缇缇的话倒也无妨。既然接下来有和艾德以及阳滝战斗的可能，那么对她的强化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即使我和缇缇谈笑风生了一番，对面的服务员小姐也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劲来。

[那、那个，请问是要全部是吗……？]

[不用担心。钱我付得起。所以请尽快把所有种类的魔石都准备好]

[好、好的！当然没问题，这就准备！只是，这笔事项过于重大，我需要转交给本店的最高负责人

接手！]

[拜托了。我是已经做好付款的准备在这等着的，所以请尽快]

我微微一笑，同时不忘稍加催促。

紧接着服务员便青着脸哈着腰退出了房间。

看到这一幕，缇缇颇感稀奇。

[哦？总觉得涡涡对权力和立场的利用逐渐上手了呢。这样都没法开你的玩笑了，感觉好没意思呀]

[反正我的身份也藏不住。那么还是堂堂堂正正地顶着名头并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更能稳便地处事。刚才在史诗探索者的遭遇已经让我有觉悟了]

[嚯～，不错嘛。不过，你可要小心——]

[当然，我会小心不被权力溺毙的。毕竟这可是缇缇你教我的道理]

我在地下的追忆已经让这份教训深入骨髓。

我用充满决意的目光看向缇缇的双眼，藉此告诉她自己绝对不会迎来和她一样的结局。缇缇见状莞尔一笑。

[呵呵。人家的教训能够被涡涡铭记，总觉得挺开心的]

能让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得到我和莱纳的传承，这让她由衷地感到了欣慰。

今天这一天里发生的事让缇缇的心情好上加好。就着这股兴奋的劲头，她在房间里摆弄这摆弄那。我不禁有点担心她会不会因为太高兴而不小心搞坏这些家具。

就这样过去了几分钟之后，VIP 房间的门被打开，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和刚才的服务员一起走了进来。

[不才是这间店的经理。幸会，『相川涡波・基督・

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这便是本店现在能为您提供的所有魔石了]

或许是对我们赶时间的事情已经有所感悟，他没有说太多场面话直接就切入了正题。

我也渐渐习惯被称呼为『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了，所以面色不改地点了点头迎他进来。

接着我对跟在他身后走进来的服务员们手中的魔石使用『注视』。

【魔石 Water】

寄宿水魔法『Water』的魔法石

【魔石 Flame】

寄宿火魔法『Flame』的魔法石

【魔石 Shock】

寄宿无魔法『Shock』的魔法石

【魔石 Blood】

寄宿鲜血魔法『Blood』的魔法石

【魔石 Shift】

寄宿次元魔法『Shift』的魔法石

【魔石 Dark】

寄宿暗魔法『Dark』的魔法石——

我用『Dimension』把握摆在桌上的所有魔石并清点数量。

[看来还是没办法给所有种类都准备两个呢。果然]

[是、是的。非常抱歉，这个实在是……]

想必是考虑到其他客人的需求和存货的问题不得不如此吧。

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不做追究很快就算好了相应的价钱。

[没事，这些就够了。钱的话正好能用我手头带的直接付清。我现在就付给你好了]

[现在、是吗？]

[没错，给。你们清点一下吧。数额应该正好]

我已经不打算再对『持有物品』遮遮掩掩了。虽然做的是从腰包里取钱的动作，但取出的金币和神圣金币的数量明显不是里面能装得下的。

将金币摆到桌上之后，一名服务员连忙开始清点，而缇堤则像一个饭桌前的孩子一般向魔石伸出了手。

[那人家开动喽！]

[等等。在那之前先让我解析一下这些魔石]

我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以前购买魔石的时候我没做多想直接就吞进了口中，不过现在的我应该可以进行一些其它的尝试。既然已经知道了迷宫就是始祖所造，而魔法又是始祖的徒弟缇娅拉所创，那我说不定可以对这些魔石的构造实现完全的解明。

[姆姆。解析什么？]

[我很早之前就感到在意了。这个可以让人习得魔法的魔石到底是怎样一种构造。和以前不同，我现在应该能够看出不少东西]

[说来也是，能够习得魔法的魔石……这东西的原貌确实令人在意]

[对吧？现在有这么多研究材料摆在眼前呢。我很快就搞定，你稍微等一会儿。——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

因为数量不少，所以我消耗了相当多的魔力对魔石进行解析。

在解析的过程中，经理战战兢兢地将准备好的文件和羽毛笔递过来说。

[打扰一下，『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这是交易的合同……]

[好，我这就写。毕竟是这么大一笔交易，这也是

应该的]

因为正在使用『Dimension・决战演算』，所以这种程度的平行作业简直信手拈来。我只在一瞬间就确认了合同上的要点，然后一边签名一边对魔石内部的术式和构造进行分析。和当初跟玛利亚一起购买魔石的时候比起来，我次元魔法的力量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和强敌战斗的经验让我对魔石的理解变得容易了不少。

[——大概明白了。这东西虽然以鲜血魔法和『Distance Mute』的复合为基本，但也混杂着类似于神圣魔法的东西。这些所谓的魔石，毫无疑问跟始祖和圣人的力量有瓜葛。在此之上，这个世界的人们又经过自己的手将新的魔法写了进去，由此改良成了可以让人习得魔法的魔石。
……嗯。还是太过复杂，做不到完全理解吗。看来我还是达不到曾经的始祖和圣人的水平]

要完全理解这些魔石还是棋差一着。虽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不须服用魔石就能习得寄宿在其中的魔法，但看来是不可能了。

我确实可以用『Dimension・决战演算』准确地读取写在魔石中的魔术式，但仅仅是读取的话就像是被突然塞了一堆公式一样，只有公式是不能立即解出问题的。

[姆。果然，这个所谓的魔石代行的属性是『血』吗。凭感觉人家就觉得是这么回事]

听到我解析的报告，缇缇取了一颗魔石端详起来。

[再这么看下去也没意义。可以服用了吗？]

[好了，我也来一颗试试]

总之我先拿起了次元属性的魔石『Shift』。服务员小姐非常周到地递来了水，所以服用起来很容易。

我就着水将魔石咽了下去。

[呼。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魔法『Shift』]

我刚念出了魔法名，次元属性的魔力便将附近的空间予以捩转。

真是简单粗暴。

看来是通过对魔石的服用让使用者强行理解了术式，然后达到了可以在实践中使用的状态。想必这就是所谓的将术式写在血中吧。可能的话，我倒是想通过进一步的服用来仔细体会这种在血上书写术式的感觉就是了，只是一—

[呼～。这就是利用魔石习得魔法的感觉吗。唔姆，那就接着来吧]

[可是，服用太多的话不是有血的极限什么的吗……？]

[极限……？『理的盗窃者』应该是没有极限的哦？而且就算真的有什么极限，那到时候就不去

依靠魔石自己记住新的魔法不就行了么？现在的话，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利用先人留下的魔石更正确吧……]

[也是啊……你这一说确实是这样]

说到底就算不依靠血，我一样开发出了像《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这样的新魔法，在应用中也有像『Dimension・决战演算』这样的延伸。这些都不是刻在血中，而是刻在脑子里的。不，准确来说的话应该是刻在了我的魔石（魂）当中才对吧。

如此一来，那么这个世界的一般说法『一旦过度服用魔石达到了血的极限，那么就没办法再掌握新的魔法』于我们就是不适用的了。

既然如此，那么利用先人的智慧将魔法刻在血中，而自己只负责开发新的魔法就是最理想的做法了。

[就是这样，所以可劲儿来吧！]

[没错……！可劲儿来吧……！]

扫除忧虑的我按照缇缇所言，随手抓起魔石一股脑地服用入口。

不过，魔石魔石、再怎么说都是石头一般的硬物。一口气咽这么多还是很难受的。我立马捂着肚子呻吟了起来。

[——呜、想吐……胃好胀……！好不容易才得到治愈的我的胃要……！！]

[啊，人家已经放弃了。还是一点一点来吧。想一想居然要大口吞咽石头啥的，真心有点不可思议]

[你这丫头、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缇缇在吞第一个的时候脸色就不对，等第二个的时候就停手了。

没办法我只好不管她自己一个人拼命地摄取魔

石。在这期间，魔石买卖的交易也到了尾声。确认完我签好的合同和金币的经理以半喜半惧的表情说道。

[这、这边已经确认好了。您的账款的确正好]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还得去其它的店所以差不多该走了。这里的魔石我就拿走了]

[您这就要走了吗……？]

[毕竟时间紧迫]

将哑然无语的店员们搁在一边，我动作利索地将魔石收进『持有物品』当中，然后就动身离开房间。毕竟没办法在这间店买到所有的魔石，所以必须要去其它的魔法屋不可。

接着，在门口被经理用完美的九十度鞠躬送行的我们就这样又一次走进了劳拉维亚热闹非凡的街市。

[感谢惠顾！期待您下次的光临！！在您下次过来

之前绝对会为你备齐所有种类的魔石，请务必再次光临！！]

逃离身后的经理那热烈的送别，我们前往了吉尔亚德。使用『Dimension』算出最短的距离，我们两个在街上迈步。不过手上都捧了不少魔石。像一口一口地吃点心一样，我们一边吞咽魔石一边移动。

[嗯？总觉得风属性的魔石甜甜的很美味呀]

[我还真没注意味道啊。我看看……感觉还是次元属性的魔石味道更好一些……？]

看到缇缇像吃糖一样品味起了魔石的味道，于是我也模仿了起来。

根据身体的相性会有不同的味道这还真是个有趣的现象。设定了这个规则的人是始祖涡波吗，还是圣人缇娅拉呢，又或者是其他人，我稍稍有些在意。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答案，所以还是

先加快脚步吧。

[好了，继续赶路吧。在迷宫附近跨越国境非常轻松呢。而且还有『Connection』]

[唔姆，去下一家店吧！感觉好麻烦干脆直接飞去不行吗！？]

[诶……？不不，我觉得应该不行。我从来没在这个联合国看过有人飞在天上的说……]

是因为有禁止飞行的法律吗，还是说原因更加单纯，只是没有血足够浓厚以至于可以飞行的兽人呢。不管是哪一方，缇缇要飞在天上都太放肆了所以驳回。

[那就稍微跑两步吧！]

[啊，喂。等等]

我也跟着一个箭步冲出去的缇缇跑了起来。不过速度姑且都控制在常识范围内。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拿出全力奔跑的话，那随之而来的暴风是会给

旁人吹飞的。

就这样没过一会儿我们便穿越了国境来到了古尔亚德最好的一家魔法屋。

[——抵达喽！打扰啦，全种类魔石各两个！]

猛地推开了古尔亚德魔法屋的大门，缇缇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想当然耳，周围的客人们嘈杂起来。

刚看到一个翠发美女突然现身，紧接着就听到了她那离谱的要求，大家会有这样的反应也是难怪。而且这个美女的身上确实带着一种足以实现这份要求的灵气。他们会停下手边的事将视线转投到她身上的心情我也非常理解。

[抱歉打扰了。正如她所说，能先把这里所有种类的魔石给我看一下吗]

我顺着缇缇的话向附近的服务员补足要求。

引人注目这点也应该尽早习惯了。不如说，只

要跟缇缇在一起那根本做不到避人耳目所以我已经放弃了。这丫头实在是太喜欢找乐子——不，实在是太喜欢地上所以我根本就管不住她。而且既然深知她的兴奋是因为千年地下生活的压抑，我就不能去强加制止。我不可能制止。

[请问、这位客人，您说要全部、是吗……？]

[没错。给，这是介绍信。顺带一说我是劳拉维亚直辖公会『史诗探索者』的会长『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
我终于还是亲口说出了这个名字。

尽管这是为了节省时间的无奈之举，但总觉得心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这样丧失了。

也是当然的，这里的反应跟劳拉维亚那边的魔法屋如出一辙。

[全部、是吗……？请、请您稍候……！]

这之后的发展就一模一样了。为了从嘈杂起来的

客人的视线中逃离，我们被带到了 VIP 房间，然后在那儿用钱说话买来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个流程先是在古尔亚德——然后是瓦尔德——总之在各国的大型店铺中反复上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基本将市面上所有类型的魔石都买到了手。

236. 新魔法的力量

[呼～大买特买了一番呢。难得的购物时间真是让人开心呀。……不过，既然都买了这么多，还是想把联合国的所有魔石都买到手啊。有几种没有淘到真的挺可惜的]

[要去规模小一点的店找找好了……？发掘一些稀有的魔石]

离开了瓦尔德的大型魔法商店，我和缇缇一边走一边浏览入手的魔石的清单。

[那就再稍微逛一逛吧？只逛几家店就好]

[就这么定了。我找找——]

留给魔法强化的时间还有剩。

我使出『Dimension』探索看上去能淘到新东西的店铺。过程中发现了一家眼熟的魔法屋。是我和玛利亚以前造访过的那间。

就像坐落于街道角落的不为人知的旧书店一样，

既不张扬又不显寒酸。

[缇缇，我找到去处了。是我以前去过一次的好地方。我们就去那儿吧]

[了解！]

决定好之后我们立马出发，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

一进去就听到了曾几何时的精灵耳小姐姐的声音。

[欢迎光临~]

还是那个招呼，还是那个像古书店一样的装潢。不由地心生一丝怀念之情的我缓缓地走向服务台。

[嗯？总觉得客人好像有些面熟……？]

看来感到怀念的人不光我一个。

店员姐姐看着我的脸，然后念念有词地发掘着自己的记忆。

[啊、是那个时候的有钱人？呜哇，这是有一年没见了吧？]

[真亏你能记得呢。没错，我之前确实来过一次]她并没有用『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这个名字称呼我，而是笼统地使用『有钱人』一词。看来是因为之前和玛利亚一起来的时候玛利亚称呼我为『主人』，所以她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但凡是客人，我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记住样貌的。这毕竟是服务业的基本嘛]

[确实，这是服务业的基本呢]

店员姐姐在这方面持有和我相同的感性，所以我不禁对她产生了几分好感。

[咦？今天那位小姑娘没跟着你吗？]

[.....说来遗憾，她今天没来]

[唉、是这样啊]

我还记得这名店员当时比起我更中意玛利亚的事情。而现在她也毫不掩饰对没见到玛利亚感到的遗憾之情。

见状我不禁动了在本土和玛利亚汇合之后再带她来这里一次的念头。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捉弄的意思，不过我还是想让她看看饱经风雨之后如今已经脱胎换骨的玛利亚的模样。

[那么有钱人先生今天打算买些什么呢？]

店员姐姐手脚麻利地取出了一本跟之前一样厚度不菲的商品目录。

[这次是有些想要的魔石。让我先看一看]

我接过目录，然后在里面寻找今天没有买到的类型，见到之后立马下单。

听到我要的魔石的名字，店员露出了颇感稀奇的表情。

[——嘿诶～，要的都是些少有的魔石呢。我想想，

现在店里正好有卖。我这就去给你拿来]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每个都准备两个]

[好的好的。数量够的话就给你取来。请在这里稍等一会儿唷]

居然如此顺利就找到了在大型店铺没买到的魔石，这让我反而觉得有些没劲。顺利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连总是吵吵闹闹的缇缇都来不及插嘴的程度。

在店员姐姐去取魔石的这段时间里，我和缇缇变得百无聊赖。

就在我制止打算去书架肆意渔猎的缇缇时，两名新的来客走进了店内。

[——哈啊。我说艾米丽，你这都是第几次给人偶打坏了啊。到时候道歉的人可是我，你倒是注意一些啊]

[抱歉、艾尔……]

是作为探索者的一对少年少女。

而且还是不久前打过照面的相识。走进店里的少年一看到我和缇缇便惊讶地说道。

[诶、前辈？]

会用前辈这个词称呼我的也唯此一人。

他们就是几天前我们三个从地下一路逆行返回地上的时候遇到的艾尔和艾米丽。

[姆姆，是艾尔和艾米丽啊。真是巧遇呀！]

还是到了书架边肆意翻看起来的缇缇语气轻快地同两人打起了招呼。

紧接着两人立马摆正了姿势向我们行了一礼。

[居然还能见到两位前辈真是让人高兴。我们现在正在用之前从你们那里得来的钱进行魔法的强化……可是艾米丽她偏偏把院子里的人偶给打坏了……]

就在这时，店员姐姐也取完魔石赶了回来。她还

是老样子办起事来干净利索。

[他们两个人可是店里的常客哟，跟小哥你不一样经常照顾店里的生意呢。所以就让他们随意使用院子里的魔法练习场了。另外你们两个不用放在心上哦，练习的人偶被破坏也是它的命运呢]
看来说的是之前我和玛利亚使用的那间练习场。

[嘿唉，原来那里是给常客准备的啊]

[今天有钱人小哥也来买魔石了所以你照样可以使用的哦]

说着，店员姐姐指了指院子。

缇缇一看到窗户外的人偶，立马兴奋得两眼直发光。

[呜哇～，来得正好！那人家就不客气喽！走吧，
涡涡！]

[你给我等等、缇缇！啊，这是魔石的钱]

我赶忙付清魔石的价款然后追了上去。

推开店门，我们来到了院内。

除了我们和艾尔他们以外，院子里还有大概两组的探索者。当初我和玛利亚来这里的时候整个练习场空空如也，由此看来这一年里这家店也景气了不少。

接着我注意到另外两组探索者的年龄也偏低。

艾尔他们本来年纪就够小了，可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比他们年龄还小的孩子。但这孩子的级别也说不上低。

整个联合国低龄层的平均级别上升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想必这都是艾德的影响所致吧。

尽管见到这一幕的我表情颇为严峻，但不知道联合国一年前状况的缇缇则一脸淡然。她一边喊着[让人家也来试试~]一边冲院子里的人偶释放出魔法。

[上吧！人家的新魔法，『Wind・Crocus』！]

随着一股魔力的膨胀，一朵小小的风之花便在她面前绽放。

我本来有些担心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缇缇会不会做的太过火，但即使是新入手的魔法缇缇的操控能力依旧出神入化所以是我杞人忧天了。利用魔石学会的魔法在她手下是如此驾轻就熟，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全都没有波及周遭。

跟在她身后的我也开始准备使用新的魔法。

[看来缇缇那边是不用担心什么了。那我也稍微试一试好了]

而跟在准备尝试新魔法的我身后的，则是艾尔和艾米丽。

想必是想旁观我和缇缇的魔法以用作他们以后的迷宫探索的借鉴吧。他们还是像之前那样无端地将我们看做了前辈并予以尊崇。

他们两人一边在不远处练习自己的魔法，一边不时地将目光瞄向我们。

因为早先已经放弃了掩饰，所以我无所顾忌地进行魔法的构筑。

今天我一共入手了四份次元属性的魔石，就先从它们开始练起吧。

[——魔法『Lag』]

我一手捧着从其它魔法屋那里获得的资料一边发动魔法。

与此同时，一道宛如海市蜃楼的雾霭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根据资料上的介绍，这是让特定的现象发生迟滞的魔法。

而根据我的『表示』来看——

【Lag】

消费 MP1

次元魔法的基础。根据术者的力量，将各种现象的时间予以迟滞。

——则是这样的。

这效果总觉得眼熟。

或者说的直接点，就跟我利用『Foam』研发的独创时滞魔法——『次元雪』非常像。

我歪了歪头，然后服下刚刚买到的魔石继续尝试。

[嗯、下一个。——魔法『Shift』]

接着我眼前的光景便像画卷被切开了一般发生了错位。

看来这是让特定的东西沿一条线发生错位的魔法。

[嗯嗯？下一个。——魔法『Time Shift』]

这个好像是操纵术者的时间感的魔法，使用之后感觉世界的变化速度迟缓了下来。

[这、这难不成……]

不用难不成，这些魔法确实跟我已经持有的魔法极其酷似。

虽然不能说完全一样，但『Shift』就接近于『次元斩裂剑』、『TimeShift』则跟『Dimension・决战演算』相类似。

[……总觉得吃亏了啊。次元属性的魔石极其稀有，最后就只剩下一个『Default』了。可是这个我也已经会了啊、算了，姑且还是试一下——『Default』]

理所当然地，效果就跟我使用的『Default』如出一辙。

跟方才所在位置相比相当于瞬移了半步之后，我叹了口气，对次元魔法在联合国的惨状而扼腕。

[按照说明书来看这『Default』就是最上级的次元魔法了啊。也就是说在联合国得到的次元魔法

的魔石也就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吗……？]

虽然我听说过在魔法学院的教学中认为次元属性是稀有属性的事，但真想不到会落后到这种地步。

[唉，没办法了。次元魔法就到这里。来试试其他属性的魔法吧。虽然我觉得应该使不出来，不过没准跟之前不一样呢。一口气上吧——

『Light』!『Dark』!『Shock』!『Blood』!『Flame』!『Hite』!『Water』!『Ice』!『Wind』!『Ice』!『Wood』!『Curefull』!『Growth』!]

我一边回想刚才吞下的魔石一边逐个念出感觉容易发动的魔法的名字。

当然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体内的魔力应声翻滚，但伸出的手并没有发动任何魔法。

不过倒也不是完全构筑不出来。准确来说的话，

魔法的构筑方法通过对魔石的吞服已经得到了强制性的理解，但因为使用的魔力属性不合所以没办法正常地发动，应该是这种感觉。

不过在这失败连连的魔法群中，唯有一个魔法我有些手感。

[.....嗯？再来一次——冰结魔法『Ice』]

翻开的手掌上落下一颗细小的冰块。

这一幕真是令人怀念。

我记得自己还是一级的时候在迷宫第一次使用『Ice』就是这种感觉。

看来只有冰结魔法跟其它魔法不一样还没到绝望性的地步。感觉如果费一番心血似乎能做到和以前一样的效果。

事不宜迟我立刻反复尝试着使用『Ice』。

曾一度得以随心所欲地操控的『Ice』在阳滙的魔石被拔除的现在只能打造出扭曲又不成

器的冰块了。

不过，随着各种各样的精工失败的冰块被我量产而出，我也渐渐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不能使用次元属性以外的魔法的原因。

虽然还是我的推测，不过我认为原因在于冰结魔法『Ice』需要的是『冰冷的魔力』，而我却只能生产出次元属性的『扭曲的魔力』。以前是因为体内有两种魔石并存的缘故，所以可以产生『虽然扭曲但也兼具冰冷的魔力』，因而我可以同时使用冰结魔法和次元魔法。

虽然这推测的理论比较粗糙，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既然如此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

首先，我将意识集中于自己的『血』。这次不仰仗自己的想象，而是依靠刻在血中的魔术式作为构筑魔法的基础。接着——

[—『Dimension・决战演算』]

我将得心应手的魔法以自己为目标使了出来。这样我便可以加强对自身的认识。

[—『Distance Mute』]

然后我就像手术中的医生一样将手伸进自己的胸口，藉此在释放魔力的魔石（魂）上打造一个『联结』。

[—『Shift』]

最后，我将从自己的魔石（魂）中溢出的所有『魔力』予・以・捩・转。

次元属性那『扭曲的魔力』发生了进一步的扭曲，由此变换为完全不同种属性的魔力。我要铸就的是我以前使用的『冰冷的魔力』。

[……很好，这样应该就能行了吧？——冰结魔法『Ice Arrow』！]

魔力生成的过程可以说极其牵强——但魔法的构

筑则如教科书一般标准——就这样尝试着发动冰结魔法。

而其结果，就是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东西从我伸出的手掌中射出。

伴随一道离弦之箭的声响，一根由魔力构成的冰箭在练习场疾驰而过。

这次不再是刚才那种令人不忍直视的冰碴了。

以箭矢为形体的冰块就像 RPG 游戏中的魔法一样被我从掌中射出。冰矢旋即射穿了前方的人偶，过了几拍之后化作了水蒸气烟消云散。

[哦、哦～……成功了……]

我不是在做梦。

被冰矢射穿的人偶切切实实地在我眼前。

我终于用出了有游戏风格的魔法了，这简直是历史性的瞬间。我其它的魔法根本就不能赋予我这样的感动啊。

[话虽如此，可是消费的魔力相当不妙啊]

按照资料和『表示』来看『Ice Arrow』的魔力消费量为3。

但作为事前准备发动的『Dimension・决战演算』、『Distance Mute』以及『Shift』却消耗了总计十倍的魔力。

[不过总比完全做不到要好。其它的魔法也顺便试一试好了]

虽然消耗的魔力数量惊人，但以前我可是要先造出冰箭然后用手投掷出去才能仿行『Ice Arrow』的效果。想到这里我的嘴角微微一扬，接着便利用新的魔力生成方法一个接一个地尝试着新魔法。

首先是冰结魔法『Ice』、『Freeze』、『Ice Battering Ram』。

这几个也是水到渠成。

已经习惯使用的魔法如今再发动起来也非常轻松。亲眼见识过的魔法似乎也一样。

在这之后我又尝试了塞拉的神圣魔法『Growth』、莱纳的风魔法『Ex・Wind』、沃尔斯爷孙的炎与地属性的复合魔法『Flame・Accel』。

这些也都勉勉强强地取得了成功。

虽然都成功了……但总的来说结果未免太不划算。

跟原本的术者们比起来，我的效果简直弱爆了。和拉丝缇娅拉的『Ice Battering Ram』那足以在空中打造出一桩巨槌的气势相比，我顶多只能创造出一个手掌大小的冰锥。

辅助系的魔法也一样。大家明明可以将自己的敏捷能力强化数倍，但我用起来也就只有让身体变轻盈一些而已。恐怕跑个五十米的距离就只能比通常缩短 0.1 秒罢了。

进一步来说的话，我的魔法构筑速度和消耗程度都远逊于大家。

这充其量只是依靠才能进行的仿效而已，离真货相去甚远。

想当然耳，『Freeze』和『Dimension』的复合魔法『次元之冬』我是使不出来的。尽管能够构造出类似的东西，但在这个魔法开发者的我看来即使撕破嘴也算不上能用于实践的程度。

[——完全不行啊。不过，能找到使用其它魔法的途径就已经很好了]

应用能力和应对能力的上升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就算现在的境况还有些绝望，但只要精心钻研就能用于实践的东西也不是没有。

比方说我的强度比现在再上一层楼的话……或者有什么可以从旁辅助的东西的话，刚才尝试的那些魔法可能就足以付诸实践了。

[现在还不用焦急，主要精力先放在次元魔法上吧.....]

对其它属性魔法的运用还是以后的事。

这次的收获就是发现了次元魔法那深不可测的应用能力、以及对联合国现有的所有魔法的理解了。对魔法本身的理解深化也导致了技能『魔法战斗』数值的提高。

如此一来，我至今为止还不能好好运用的魔法应该也会有所改观吧。

[—魔法『Foam・捩菖蒲』]

我试着构筑在地下生活中没能成功再现的次元魔法。

一道花朵形状的次元扭曲随之而生，接着飞向了被冰箭射穿的人偶。不久前这个魔法还只能对魔法生物起效，但现在通过对『Shift』术式的理解，『Foam・捩菖蒲』的力量得到了增强。

捩转之花一接触到木制的人偶，人偶便像黏土一样被肆意蹂躏。

虽然不清楚对迷宫深层的怪物是否管用，但魔法本身已经升华到可以对物理存在进行干涉的水准倒是一目了然。

[很好。这样的话『Dimension』的变种应该也能多一个了]

我现在有自信能将『Dimension』发挥出与以往不同的效果。

不过这个魔法不是以人偶为对象能用得了的。所以我立马向在一旁练习风魔法的缇缇接近过去。她和我一样也结束了对各式各样的魔法的尝试。

[火大！果然风属性之外的魔法都不行啊！明明人家也想玩玩火什么的呢！而且就算风魔法的种类增加了，可是这些魔法原本就能用『Wind』的应用使出来不是嘛！真是的！！]

缇缇气鼓鼓地用风在狭小的院内打造出了城堡和花田。何等惊人的水准，在远处的探索者们见到这一幕无不屏气凝神。

不过就算不用魔石，她原本就能做到这一步吧。

果然就像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我已经掌握了基本所有的次元魔法一样，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她想利用魔石强化风魔法也是不可能的。

[看来是不行啊，缇缇。我这边也一样基本都是原本就会的东西。不过还是有点进展的。感觉能做到挺有意思的事，所以拜托你随便用一个魔法对我发动攻击怎样？尽可能用刚才服下的魔石里的魔法，有劳了]

[姆，刚才吞下的魔法是吗？好啊，那就——『Wind・Scythe』]

[——『Dimension・千算相杀（Counting）』]

缇缇的魔法一发动，我便使出『Dimension』新的变种。

接着就在全新的『Dimension』被发动的同时，缇缇射出的风刃便在瞬间雾散而去。

这个戏法的奥秘非常单纯，就是将对手的魔法构筑予以捩转。

如此一来，市面上出售的魔石中寄宿的魔法对我就都不管用了吧。通过方才对魔石的大量吞服，这些魔法构筑的弱点已经被我一一掌握。对产・生・捩・转的魔法『Shift』的完全理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样我终于能够用次元属性的魔力发挥出跟『次元之冬』相似的效果了。

看到如此漂亮的『魔法相杀』，缇缇大感惊讶。

[哦哦！]

[我跟缇缇之前大打过一架，所以试起来更容易

了呢]

[姆姆姆……那这么说的话，魔法对涡涡已经不管用了吗……？]

[在我展开这个魔法的期间的话，可能就是这样。不过这样的话在近距离战斗中实力就会有所减弱。『Dimension・决战演算』是近身战特化的魔法，而『Dimension・千算相杀』就是魔法战特化的魔法了呢。正所谓一长一短吧]

[原来如此。确实仔细感觉一下，是跟以往的次元魔法有点区别呢。也就是说只要根据这两者的不同切换战术的话，那就能攻略涡涡喽？]

[差不多吧]

当然我也不会束手待毙。

虽然现在还只能化解基础魔法，但『Dimension・千算相杀』的成长潜力还很大。

将来有一天如果能不仅局限于对手发动魔法的

瞬间，甚至可以直接捩转对手魔力的属性的话，那么在理论上对手就无法使用魔法了。

而且『Dimension』的极限还不止于此。

它的终点应当是『Dimension・多重展开』、『Dimension・决战演算』、『Dimension・千算相杀』、『Dimension・曲战演算』、《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譚』》、《次元决战演算『先譚』》八个变种的统合——如果能到达这一步，那我在战斗中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修行有没有一个目标可是举足轻重的要点。

找到了追逐的目标，我自然心满意足，随后我环顾了一圈周围。

这时我感觉到一双凌厉的目光。

[—果・然・如・此]

艾米丽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看到我的魔法她这样嘀咕了一声。

说不定她是察觉到了我就是传闻中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不过我也不打算隐藏身份了，所以为了亲口将我的名字告知于她，我缓缓地向她走近。

不过没等我走到她身边，艾尔便先开口同她说道。

[怎么了吗，艾米丽。我也知道前辈他们很了不起，不过那已经不是我们能理解的领域了哦。我们就以自己的步调努力吧]

[啊，嗯、抱歉……我会好好练习的……]

注意力发散的艾米丽听到艾尔的提醒便连忙开始构筑魔法。

[—『炽烈之炎，熔断前敌』『我自衔尾，逡巡蹒跚，如梦似幻』—]

不过听到她的咏唱我直感到背后的烧伤隐隐作痛。

[这、这咏唱是——！ —『Dimension・千算相杀』!!]

我立马出手妨碍她的魔法构筑。

艾米丽见状有些疑惑，接着她看向我怯生生地问道。

[这个是『魔法相杀』……？请问、大哥哥……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呢……？]

[你还问为什么……这不是当然的么。不如说我还想问为什么你会使用这个『咏唱』啊……？]

[唉、唉？那个，因为我是没能成功将『咏唱』刻在血中的失败品、所以……所以发音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要发声咏唱内容……]

[不不，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是想知道那个『咏唱』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就算你这么问、只是因为这一年来支付『代价』

的『咏唱』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一般常识了呀。我想但凡是使用魔法的人基本都知道的……]

看来缺乏常识的人反倒是我了。

艾德那家伙。究竟是把何等危险的东西扩散开了啊。

在大圣堂那时候虽然我隐约有所预感，但看到连自己认识的少女都能使用还是让我感到头大。

他不惜做到这个地步也想要让已经偃旗息鼓的战争重新爆发吗？

[……我知道了。不过，我觉得平时练习的时候还是不要使用这个『咏唱』了吧。它可是相当危险的东西啊]

[很危险吗？仅仅就是会损失一些记忆不是么？]

[居、居然说仅仅……]

听到艾米丽毫无迷茫的回答我一下子就无语了。

看到这一幕，艾尔加入我们之间的对话替艾米丽

解释了起来。

[前辈，像我们这样的探索者比起记忆更看重的是力量啊。获得力量赚取金钱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就算是平时的练习也不能懈怠。因为在正式探索的时候一旦失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不，我也知道钱很重要。可是凭你们的才能和等级，就算不依靠『咏唱』我觉得生活也不会有什么不便吧……]

[确实我们两个相比一般的探索者要更为有能吧。但是，比起才能带给我们的恩惠，因为才能的『代价』而来的治疗费用要大得多]

[才能的『代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不能理解所谓对『代价』的治疗是什么意思。

艾尔也看出了我的想法，于是他继续说道。

[因为哥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所以我就告诉你

们吧。……不，要说真心话的话，其实是想藉此博取你们的同情吧。如果你们有此意愿的话那就听我往下说吧]

在慎而又慎地设下前提之后，艾尔简洁明了地解释道。

[首先是我，我在作为奴隶的时期患上了极其严重的病症。然后是艾米丽，她作为『魔石人类』必须要定期投药才能维持自己那特殊的身体。……我们两个必须要定期前往大型医院花费高额的医疗费，不然生活是无以为继的，所以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方面有所勉强]

听到了他的话，我一下子就无言以对了。

我知道艾尔原本是奴隶的事。也知道艾米丽是『魔石人类』的身份。

但我之前并没有深刻地理解到这些事情背后的意义。

被废弃的『魔石人类』的实情。

奴隶总数的增加带来的问题。

这一年来被强行刺激发展的文化的扭曲之处——其冰山一角终于被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

[我们必须要赚取大量的金钱，为此不依赖『咏唱』是不行的。就是依靠了这种支付『代价』的『咏唱』，我们现在的生活才勉勉强强地能够维系]
[是、这样啊……]

[更重要的是，『咏唱』消除的都是久远的记忆。所以我还会定期地使用以期利用这个效果。跟传说中的『诅咒』相比，『咏唱』的损害和用途都恰到好处所以其实是重宝啊。『咏唱』绝对是非常优秀的技术，这点毫无疑问。——『炽烈之炎，熔断前敌』『我自衔尾，逡巡蹒跚，如梦似幻』——]就像是证明这份坦然一般，艾尔笑着使出了和艾米丽一样的『咏唱』。

看来她们两人的魔力属性是相同的。而且不仅魔力属性相同，连境遇也彼此相仿。正因如此两个人才能相互信赖结伴同行吧。

在现在的联合国，这样的探索者越来越多。在这个魔法屋的练习场里就有原委与他们两人类似的探索者队伍。

在这深重的原委面前，我不知该作何反应。

有意关照我的无言，艾尔行了一礼之后便准备离开。

[好了，我们两个也差不多该回去了，艾米丽。要做的事也都办完了，而且天色也暗下来了。今天承蒙你们的关照了呢，前辈。在你们的身边见识了如此了得的魔法，我们也学到了很多。……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有缘我们再见吧]

[再见了。大哥哥、大姐姐]

就这样，两人动身准备离开魔法屋。

正如他所言，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暗。

[……再见了。你们两个]

我除了这声道别之外再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目送两人离去。

两人的身影很快就被瓦尔德的街道埋没。在确认到这点之后，一直在身旁保持沉默的缇缇同我说道。

[呜、唔姆。听起来实在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

[是啊]

和艾尔还有艾米丽的这次再会让因挥金如土而头脑发热的我冷静了不少。

那样明亮的天空，如今却被黑夜不断侵蚀。

我和缇缇抬头仰望转黑的天空，心情不免有些忧郁。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啊……]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不同的人生各有不同的苦衷。

像艾尔和艾米丽这样的孩子，如今这世上一定比比皆是。

而我现在却没有那份余裕去帮助他们。

比起艾尔和艾米丽，自己的问题更加迫切。

我明白的。这种事情我当然明白啊。

我并没有那么从容。

——虽然如此。

可总有一天，如果我能帮到他们的话……——

我不由地考虑起了救回妹妹和同伴之后的事。

等到所有的战斗都结束之后，终于有了余裕的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用寄宿于自己体内的这份力量，我究竟该以什么为目标呢。

今天的事迫使我不得不作此考虑。

但没等我得到答案，缇缇的话便打断了我的思绪。

[一脸愁容地想这想那也无济于事的。等下次再遇到那两个人的时候，就把多得过头的金钱悄悄地塞进他们的口袋里便是。付诸实践的伪善总比空想中的真善要好]

[……是啊，就这样吧。……啊啊，总觉得有点累了。魔法的强化就到此为止怎样？]

[唔姆。魔法的练习就到这儿好了，赶紧开始下一项行程吧。因为烦恼而止步不前可是最糟糕的呢！]

缇缇将我跑偏的思考拉回了正道，我也重新投入了本来的目的。

比起过于遥远的目标，现在完成莱纳给出的目标更为实际。我从『持有物品』中取出莱纳的便条重新确认上面的事项。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237. 出港

随着夜幕的正式降临，我和缇缇通过『Connection』来到了弗茨亚茨。

这次并不是为了前往拉丝缇娅拉所在的大圣堂，而是要前往弗茨亚茨最大的图书馆调查情报。

战力的增强说实话已经足够了。我现在需要做的算下来也就只有收集敌人的情报而已。现如今有可能成为敌人的是『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使徒西斯』这三人。所幸这三个人都是在千年前的舞台上表现活跃的人物。如果是联合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或许会存有与他们相关的信息。

不过，我跟缇缇讲明此行的意图之后，她却表示 [唉、那种东西不可能留得下来的吧？]

接着她还说了 [因为你看，人家的英雄谭不就是那副样子么。而且人家当初就对国家的历史动过

各种各样的手脚的说。……不、不要误会了哦！？不对历史上下其手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的话，国家的运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嘛！] 如此这般，既然出自千年前的支配之王本人之口，那这话确实有相当的说服力。

结果也确实如缇缇所言，我此行算是白跑了一趟。

到了图书馆之后，虽然我利用『Dimension』尽可能地找出了与千年前有关的资料，但内容全都谈不上正确。总的来说，有将近九成的历史事记从一开始就没有记录迫害魔人的内容，相关的事件被当做了不曾发生过来处理。而剩下的不对一般人提供的资料虽然靠着塞拉的介绍信获得了浏览的权限，但上面的内容也都与作为活证据的缇缇的表述出入甚大。

结果我搞清楚的只有一点。

那就是现有的历史记录都是为了对千年前的『世界奉还阵』一战之后取胜留存下来的——『始祖涡波』『圣人缇娅拉』『使徒勒伽西』『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这四人有利而经过改篡的内容。再怎么阅读有关千年前的资料，结果也都跟缇亚和拉丝缇娅拉以前跟我讲的一样，都是讲述『圣人缇娅拉』和同伴们一起将反派角色『支配之王』打倒的内容。就算费尽心力想找几个听过的名字都难上加难。

可能的话我是想知道『使徒』的能力和『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的弱点的，但既然联合国最大的图书馆都是这个状况，那还是不要对其他地方有什么期望了吧。

至于缇缇，她早就厌倦了这些谎话连篇的书本，已经跑到图书馆的角落打盹儿去了。

没有办法，放弃了在图书馆的情报收集之后，我

为了解除没用的『Connection』以及去借宿的旅店退房而离开了弗茨亚茨。

莱纳留给我们的便条内容已经消化了大半，剩下的都是些类似于洗漱心得的琐碎的内容。

联合国已经完全入夜，我和缇缇利用『Connection』来到了坐拥港口城市的古尔亚德。抵达之后我们便前往了介绍信上提到的要使用的港口。

作为联合国规模最大的港口，即使已经入夜，这里仍然灯火通明，不可尽数的人员正在码头来回忙碌。

我很快就用『Dimension』找到了看上去颇有地位的人，接着我毫不犹豫地就同他报上了我的名字并出示了介绍信。我现在对利用名头和权柄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抵触，所以为了能让事情尽快办妥，我说话的语气不乏压迫感，而对方在听过原委之后也是吓得面色发青。

就这样，在港口军阶最高的联合国军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艘停泊在港口角落的大船面前。

『Living Legend 号』的英姿还是一如往昔——什么的都是不存在的，它的甲板和左右舷都布满了火烧的痕迹。不过我实在不想去深究其中的原委所以就无视了。

尽管我是一脸苦笑，但缇缇却兴奋地两眼直发光。

[—好、好棒！很有一种身经百战的感觉嘛！咱们真的能使用这艘船吗！？]

看来饱经沧桑的外观在缇缇眼里是一项加分点。也可能是在缇缇的时代没有这么巨大的船只吧。无论如何，她非常中意这艘船这点是非常明白的了。

[没错，我们两个接下来就是要坐这艘船出发]

关于前往艾德所在的本土的方式，我们最后决定走海路。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让缇缇带着我直接飞过去的，但遭到了缇缇以那样太不解风情为由的拒绝。当然，更为正经的理由则是她在守护者的力量弱化的现在连日进行不眠不休的飞行本身具有一定危险性。

一边回答缇缇的问题，我一边询问带路的军人。

[那么请问这艘船现在就能出港吗？]

[不，因为昨天刚刚给我们发来联络，所以驱动船行驶的魔力等各方面还没有准备好……毕竟这艘船的燃料消耗量实在是不俗……]

[这样啊。——『Dimension』]

因为得到的回答并不乐观，所以我立刻使用次元魔法亲自确认船只的状况。

『Living Legend 号』的内部状况正可谓是『准备

途中』一次的具现化。话虽如此，但考慮到现在正值战时这一特殊时期，所以能帮忙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有我和缇缇两个人在，只要有船帆的话就不成问题。

[我看了一下，对我们而言这样就足够了，所以就可以现在这个状态出港吧。不用担心，魔力那边我会想办法的。航海方面有我们两个人也没问题，事不宜迟我这就出发了]

我一边说一边为了输入魔力而走近船边。

[啊！原来这个是用魔力驱动的吗。感觉好有趣～]

看到缇缇和我一样向船走近，我连忙制止她。

[等等。你来的话没准会把握不好分寸把船搞坏的，这事交给我]

[姆姆。搞坏什么啊！？那种事明明就不可能的说！！]

[是啊，我知道你的魔力操作非常完美。但是为求稳妥还是让有经验的人来更好。作为代替拜托你在明白的范围内用风支持船的出航]

[姆，好吧。人家知道了。虽说这么大的船是第一次见，但是以前人家也有不少出海的经验所以基本的东西还是懂的。——『Wind』]

在我将手贴到船上并向其中灌注魔力的期间，缇缇用风将整艘船都包裹了起来。接着，她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将船上所有的窗户打开进行换气，而绳索也像具有生命一般活动了起来，拔锚扬帆的准备转眼间就完成了。

[真、真不愧是『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
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

军人看到这一幕变得目瞪口呆，不过我没有在意就是了。当然就算是被远处其他船只的水手乘客们所瞩目我也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现在想来，自从我来到异世界之后，我一直都在努力做到不过分引人注目。

但现在我已经彻底放弃挣扎了。

伴随着失去了某种重要之物的感觉，我在港口留下了以迷之发光现象为名的新传说。

出航的准备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办妥之后，看到缇缇正欲向周围的水手们致意，我不由分说就踹了她一脚，随后便登上了甲板。

[那我就出发了。这次承蒙您的关照，非常感谢]我同送我们到这里的军人致谢并与之告别。

与此同时，缇缇也翻身一跃跳到了甲板上。虽然被我一脚踢进了海里，不过她还是精神抖擞。

[唔姆！人家出发喽！这艘『Living Legend 号』就暂时借给人家掌舵吧！这也是勇者缇缇的大冒险的第一章呢！人家的冒险就从今时今日开始喽！！

]

我刚才那一脚完全没起到惩戒的作用，缇缇还是元气满满地向港口为数众多的人做出了宣言，接着她“啪！”地打了个响指。旋即一股足以推动船只出航的强风便应声而起。

再加上船只本身的动力，『Living Legend号』以非同寻常的速度驶出了港口。

我立即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航海图，并在『Dimension』的帮助下指向目的地所在的方位。

[好好，出发吧。目的地是位于本土的港口城市『柯尔库』。我以前去过那里一次。就算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而且这次还有作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你在身边，用不了多久就到了]

[好耶～！全、速、前、进喽——！！]

船只的加速简直跟喷气式飞机有的一拼。

在被暗夜支配的大海上划出一道白色的轨迹，令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哑口无言的『Living Legend

号』的此次出航真是名副其实的『活着的传说』。就这样，我们将所有的惊叹和悲鸣甩在身后，一溜烟地离开了联合国。

为了回到等候在本土的同伴们——还有心爱的家人的身边。

一段新的冒险就此开始了。

而且——我们接下来要踏上的也是缇缇『最后』的『归途』。

为了真正的往生，她这次要踏上回到故乡的道路。

缇缇最后的冒险，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基督和缇缇两人如此这般的身影浮现在了我——莱纳·赫勒比勒夏因的脑海当中。

[就像这样的感觉，他们两个现在应该已经上船出发了吧。毕竟他们两个都不是能老老实实地等

到明天的性格呢]

一面在黑暗中踱步，我一面陈述主君和缇缇的动向。

[你了解得真清楚啊。果然是因为长达一年的甘苦与共吗？]

听着我的推测，目前成为了我的上司的塞拉脸上流露出钦佩之色。不过我并不是因为跟基督相处日久才能掌握他的动向，而是有其它的缘由，但这点我并没有指明。

这是因为如今寄存于我体内的力量和知识是秘藏的手牌，不便随意透露。所以虽然我真正和基督一同行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天，但我不会特意订正她的说法。

[基督现在已经离开联合国了。而且这里又是铺设了数重结界的地下。我想我们的谈话是绝对不会被基督听到的]

这里是弗茨亚茨大圣堂的地下。
我和塞拉正在阴暗的地下通道中迈步。
在抵达这里的路上，我们穿过了一重又一重的结界，推开了一道又一道被封锁的门扉。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知晓拉丝缇娅拉当前的计划。先前之所以小心谨慎地与基督分头行动，实际上就是了此行的布局。
.....不过，这地下通道的回廊总觉得令人难以自持。
尽管有最低限度的照明，一路上也没有闻到什么恶臭，跟迷宫的回廊比起来是相当整洁的。
但置身于此却总感到心神不宁。
仿佛有一种既视感。
没错，简直就像我以前也曾来过这里一样.....就像我曾经在这里受到了很残酷的对待一样.....
[不过不能说是绝对吧？在我看来，不管距离多

远、中间隔了多么厚的墙壁，凭借涡波的魔法都能予以突破……]

[次元魔法没有那么便利啦。而且基督对付诸信任的人非常天真，所以他是不会用次元魔法监视我的行动的。而且为了以防万一我还给他准备了那份便条呢]

列举了两位数建议的便条也是为了让基督将注意力从我们身上转移到别处——倒也全非如此。

说实话，写在便条上的每一项建议都是我的真心话。因为基督和缇缇这对组合总会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犯傻所以不事先防范好会很恐怖的。

[呼。虽说能力强悍，但只要使用能力的是人就总会有机可乘是吗。不过，总觉得这样就像是在欺骗涡波一样，心里有点过不去啊……]

从昨天开始，塞拉就对将涡波排除在外一事感到耿耿于怀。

据兄长以前的评价，她这个人的性格有一些洁癖。

这么看来总觉得她的性格和基督很像。或许他们两个意外的合得来。

基督在面对塞拉的时候态度也非常讲究客气。要是他喜欢的人不是拉丝缇娅拉而是塞拉的话那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吧……

[……我们到了，莱纳]

就在我想这些有的没的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随着设置在回廊尽头的最为厚重的门扉被推开，我们走进了在大圣堂最坚固结界庇护之下的房间。

房间本身是石造的。但因为光照来源于唯一一根蜡烛，所以房间整体非常昏暗。用肉眼仅能看出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床铺。我稍稍张望了一番，感

觉除此之外这里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于是我便向床铺走近。

结果我看到了一名躺在白色床单上沉睡的少女。

不、不对，定睛细看之后我注意到少女并非陷入了沉眠，她已经与世长辞了。作为风属性的骑士，我很容易便能发现少女已经没有了呼吸。

[我按顺序来跟你解释。这名少女的事你先不要多做考虑]

塞拉看到我盯着尸体连忙表示不要惊慌。

她可能是觉得将少女的尸体藏匿到地下这种事有些不妥吧。但我早知道在弗茨亚茨这个国家，比这还要残酷的事背地里早已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所以塞拉对我会心生不快的担心其实全无必要。

[.....我知道了。那就请吧]

[很好。总算是能进入正题了。在那之前我需要

向你道谢，莱纳。多亏你能说服涡波]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让他再去见拉丝缇娅拉会发
生什么好事啊。所以这也是我自愿之举，你不用
道谢。基督在恋爱方面简直异常过头了，不如说，
他简直对恋爱一无所知。到了他那种水平我觉得
已经是病了]

[这我也同意啊。真料不到他居然在那个时候告
白……虽然气势本身我倒是觉得不错……]

[唉、不行的吧？正常来说告白可是要做好万全
的准备并且营造出绝妙的气氛才行的啊。像他那
样除了气势啥都没有的告白可使不得。绝对使不
得]

[是吗？我倒是不讨厌那样的告白啊？光是在大
小姐身后听着就觉得小鹿乱撞呢]

对那玩应儿？

这个人跟基督是真的合得来啊，我看都可以直接

交往了吧。

正当我腹诽两人的恶趣味时，塞拉干咳了两声切换了话题。

[总、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告白时机实在是太差了呢。拜其所赐，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变得更复杂了。我们继续昨晚的话题吧。在这里的话就不用担心有人偷听了]

[好的——我记得昨天提到圣人缇娅拉大人目前正沉眠于拉丝缇娅拉体内是吧？所以之前拉丝缇娅拉面对基督的告白，她给出的是两人份的回应是吗？]

[……我想就是这样不会有错]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在基督醉酒的期间从塞拉口中听到这个原因的我顺水推舟地选择了和塞拉一起行动。

[啊啊真是的，麻烦死了。就是说在我们不在的

一年间，之前的再诞仪式又被举行了？]

[非也。一年前，大小姐和我确实是为了找到『缇娅拉大人的血』而回到弗茨亚茨的。但在我们回来的时候，『缇娅拉大人的血』已经不复存在了。说来可怕，这都是那个帕林库洛早先动的手脚，他将血事前洒了出去]

[洒了出去……？帕林库洛干的……？]

[没错。这一年来不管做什么都有种被他占得先机的感觉，真是令人不快。就算是死了，那个男人留下的东西一样要处处妨碍我们。那家伙就是这种人吧]

[都死了还纠缠不休、真是不三不四啊。那个男人……]

[我同意。那家伙确实是个不三不四的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立马达成了共识。跟合不合得来没关系，无论是谁对帕林库洛的评价想必都是如

此。

[那么你说的血被洒了出去是怎么回事？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缇娅拉大人的血』非常特殊。就算是被洒到荒郊野岭，她的血也会自行活动向圣杯回笼。像这样、咕噜咕噜～……的感觉。为了防止血重新回到圣杯之内，帕林库洛便将血散播到了『人』这一容器之中，如此一来血就无法再聚集到同一个地方了]

虽说帕林库洛不是什么好货色，但圣人缇娅拉也很恐怖啊……

血居然会自己活动什么的，太扯了吧。

[—在一年前被量产出来的『魔石人类』当中有寄宿着『圣人缇娅拉大人的血』的人。大小姐和我们现在就在进行相关的回收作业]

塞拉毫不迟疑地就将她们的计划告知了我。

不过我想问的还有很多。

理由和手段、过程与成果等等。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了。可是为什么事到如今要去回收那东西呢？就目前的蛛丝马迹看来，圣人大人她想必也不是什么善茬儿吧]

[是啊，我和大小姐原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在一年前，因为『木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大小姐看到了缇娅拉大人的记忆，结果导致我们改变了看法。正如传承中所表现的那样，缇娅拉大人确实是一位心地善良——又极其强大的人。大小姐相信如果是她的话就能够帮助涡波，所以我们便以『缇娅拉大人的再诞』为目标，而没有接受玛利亚『提高级别』的建议]

读取了缇娅拉大人的记忆也就意味着她知晓了千年前的故事。

这就是说她已经知道基督是莱文教始祖，迷宫则

是始祖为了救助妹妹而打造的事了。

虽然我关于这些的了解只局限于帕林库洛透露的内容，但拉丝缇娅拉和塞拉可能知道得更多。所以拉丝缇娅拉才会料到即使我和基督被『世界奉还阵』吞没也不意味着死亡吧。

而且根据她看到的记忆，她非常确信圣人无论如何都会帮助基督——似乎如此。

[原来如此。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也就是说，躺在那里的少女就是最终要成为缇娅拉大人的『容器』对吧]

虽然她这想法有些异想天开，但还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

既然自己没办法帮助想要帮助的人，那就将能够帮到他的人从千年前呼唤过来。

跟我不久前在地下生活中遇到的那三个异常人物比起来，这种想法合乎情理多了。

[没错，正如你所说。这一年来，所有的准备基本都已告成，现在还剩——]

就在这时，伴随一阵长靴踢踏石板的声音，一名新的来访者走进了房间。

[接下来的话让我来讲怎样？]

来者正是话题的中心人物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她一边轻捋掺杂着金色的银发，一边大大方方地迈步前行。

我和塞拉的谈话正要切入核心，她出现的时机简直恰到好处。说不定我们刚穿过大圣堂的结界，所在的位置就暴露给她了。

走进房间的拉丝缇娅拉的视线集中到了我身上。

理所当然的，我和她目光相合。

与那双黄金瞳相向而视，我竟心生怯意。

我现在的级别站在人类的顶峰，也可以满怀自信

地宣示自己是历经数重修罗场的百战之士。但与她对视之下，我的身体竟然战栗起来。

昨天陪基督在大圣堂见她的时候，她表示自己[太弱]。可如今这股威压感令我只觉得那都是戏言。

出现在我面前的『现人神』之眼力，令我口干舌燥、几欲立刻向她屈膝下跪。

即使是在如此昏暗的地下，她的存在也令人感到目眩。此人便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是我承继兄长遗愿应当全力守护的另一位主君—

—

238. 赫勒比勒夏因所到之处

现身的拉丝缇娅拉眉头一蹙，接着她将目光投向了塞拉。

将她的目光集于一身，塞拉立刻开始向她解释我身居此处的理由。

[根据我个人的判断，我邀请他成为了我们的同伴。虽然大小姐说过必须对涡波保密，但对可否告知其他人则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我认为这样也并无不可]

看来塞拉将我拉进计划之中的决定并没有事先的得到拉丝缇娅拉的允许。拉丝缇娅拉不免开口追究道。

[嗯~，塞拉酱这是进入反抗期了？]

[或许如此吧。但这全都是为了大小姐]

[这样吗。那也行吧，一直以来都有劳你了呢.....]

不过拉丝缇娅拉并没有过分咎责，反而向塞拉道

了一声谢。

对她们主从两人的关系我不禁感到羡慕。果然骑士不应当只是唯主君马首是瞻的垫脚鞍，而应该去考虑怎么做才真正对主君有益并付诸行动才行。塞拉的性格如何姑且按下不说，但作为骑士她的确是值得我尊敬的前辈。

得到了拉丝缇娅拉的允许，塞拉立马退一步开始将我介绍给她。

[虽然我想您已经认识了，不过还是让我介绍一下。他是赫勒比勒夏因家辈分最小的弟弟莱纳。可能是因为跟随涡波的缘故吧，现在实力相当了得。如此年纪就已凌驾于海因之上了]

塞拉通过对我的称赞来强调我的价值。

不过这话在现在的我听来实在有些讽刺。

毕竟——

[你这话说得有点挖苦人啊，塞拉……昨天的战

斗我可是记得刻骨铭心呢]

——毕竟我昨天在与塞拉的决斗中被一边倒地击败了。

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鲜明地回忆起那一幕。

我清楚地记得灯光之下、月华满地，在酒馆后面发生的决斗迎来了怎样的结局。

我不可能忘得了摔坐在地上的我以及将我的双剑夺在手中的塞拉的姿态。

尽管是一场充满了意外因素的战斗，但败北就是败北。不是说笑，我认为现在的塞拉的的确确是联合国最强的骑士。

顺带一说，那场决斗的赌注，是如果我赢了的话『塞拉就要将她知道的事和盘托出』——如果塞拉赢了那么就『只将原委告知于我但不可以向涡波透露分毫』。

[那件事你不用太放在心上，莱纳。我已经无法

再变强了。如果『魔力变换（Level Up）』再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似乎就会像过去的始祖他们一样发生异化。所以你的存在才是必要的。因为你的级别没有上限啊]

[不，我觉得我的级别也不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大概只是比一般人要高一些而已吧……]

好像有说法表示级别的提升一旦过度，那么当事人的身体就会发生异变。

而塞拉级别的极限似乎就是 26，而我现在的级别却远在她之上。明明如此，但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听到这里，拉丝缇娅拉便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嘿唉～。明明塞拉酱到 26 级就已经濒临『魔人返还』的界限了，但莱纳居然还没到啊。而且都到这个级别了？这完全站到涡波和玛利亚他们那一侧了呢。为什么呢？]

『魔人变还』——拉丝缇娅拉口中的这个词就是我在昨天的决斗中败北的要因。

据说这是在我和基督不在的这一年里由艾德推广开来的说法。

『魔人变还』这个词的内涵是说 Level Up 的进行超过了人类原本的极限，导致了身体的怪物化。

联合国中的所谓『兽人』是天生的种族，而『魔人变还』则是指后天的变化——因为吸收的魔之毒剂量过大，因而毒的侵蚀给身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

要从身边找个人举例的话，那么有『魔人变还』症状的当属曾经的最强之英雄『龙人』斯诺·沃克了。以她使用的原本被列为『兽化』的一种的『龙化』为例，这个问题就好理解多了。

斯诺·沃克使用『龙化』虽然可以一时间对自身进行强化，但结束之后作为后遗症，她的身体会

向龙的方向演变。

与普通兽人使用的『兽化』不同，高等级的兽人使用达到『魔人变还』水平的『兽化』尽管可以将自身的实力提高到异常的水准，但代价就是平时的肉体会变得与怪物相近。

像这种带有代价的『龙化』和『兽化』现在似乎就被统称为『魔人化』。

而我就是败给了使用这种『魔人化』的塞拉。

在决斗过后，得知她就是为了说服我才专门进行这种怪物化的内情之后，在各种各样的意义上我自然就没有退路了。

[你问我的身体为什么没有发生异变吗……我想应该是因为我曾在一段时间里使用『诺文』战斗的缘故吧]

被拉丝缇娅拉那兴致勃勃的视线盯着，我只好回她一个差强人意的理由。

[啊啊，是用了镶有守护者魔石的剑吗~。确实是那样的话，真的有可能带有什么效果呢。事实上拥有阿尔缇魔石的玛利亚就可以无止境地增强实力来着]

其实我觉得另有原因，但因为缺乏根据所以姑且用诺文敷衍过去好了。

化解了拉丝缇娅拉的疑问，我赶紧将话题扯了回去。

[拉丝缇娅拉。你大可以将我看作海因兄长的代替，我也正有此意。所以我希望你能把觉得可以告知海因兄长的事都告诉我]

搬出兄长大人的名头是为了明确我的立场。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但凡是我能回答的你可以尽管问，不用顾虑]

在对我的立场予以认可之后，拉丝缇娅拉开始娓娓道来。

[正如塞拉酱刚才所言，我们这一年里一直在搜集被散播出去的『缇娅拉大人的血』。现在已经收集了九成左右了吧。目前在我的身体里有四成，那边那孩子的体内差不多有五成]

[……唉，已经收集了九成了吗？真快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把血寄存在自己的身体里？这不是很危险吗]

听到进度已经快要完成，我不禁松了口气，但也不忘对其中的危险性提出质疑。

[因为我体内有一定量的血的话，寻找拥有『缇娅拉大人的血』的『魔石人类』也会容易一些。而且抽取血的作业也没什么难的，所以在各种方面都很便利嘛。啊，当然，现在这些『血』处于沉睡状态所以很安全的。如果要将血唤醒的话，必须要准备像圣诞祭那时候一样的大型仪式才可以。所以莱纳你担心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不过回答我疑问的拉丝缇娅拉倒是满面春风。

[但是按照我从塞拉那儿听来的说法，这样不会导致缇娅拉大人的感情对你产生影响吗？还是把份量减少一些比较好吧？]

[嗯，这倒是。但是我觉得知晓缇娅拉大人的感情是我的使命啊，所以、不如说这样反而更好吧]

[不不，才不好吧。你不就是因为受到了无关者感情的影响，所以昨天才对基督那么冷淡的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东西还是碍事——]

对我主基督受到的不公待遇感到愤慨，我向她控诉应该马上将血从体内除去。

但我的控诉却遭到了拉丝缇娅拉更为愤怒的驳斥。

[放肆。缇・娅・拉・大・人・才・不・是・无・关・者]

拉丝缇娅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看来我刚才的话对她来说是绝不可触及的逆鳞，见状我立马噤声不语。

[什么无关者，她可是真真正正的主要角色（女主角）啊！缇娅拉大人她可是从一千年前开始就一直喜欢着涡波的啊……！？她一直都在涡波身边最近的地方支持着他。从始至终，毫无怨言，坚定不移，至·死·方·休。可是到最后就连告白的机会都没有，在被误会的状态下志半身死……！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如此龌蹉的故事，我绝对不认同！！]

拉丝缇娅拉用喊声将她心中的愤慨向着沉默不语的我统统发泄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她，我不禁联想到了曾经的兄长大人。

海因兄长他对鉴赏故事的喜好到了偏执的地步，因而会过多地将自己的感情代入故事中的人物。

而我面前的拉丝缇娅拉此时的模样，就跟感情代入过多的海因兄长如出一辙。

她到底看到了多少缇娅拉大人的记忆——看这样子，搞不好是全·部。换句话说，她将自己代入故事主人公的程度过深，已经到了将之视作自己投影的地步。

但作为基督的骑士我不能就这么退缩。

我现在对我主的立场已是了然于胸，所以我缓缓地说道。

[确实，千年前似乎发生了不少事。但现在并不是千年前。如今基督喜欢的人并不是缇娅拉大人……基督他毫无疑问是发自真心地爱着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的]

从昨天夜里醉倒的基督口中吐露的话听来，我觉得这不会有错。主君的心意必须要明确地传达给她不可，这之间绝对不能有任何误会，所以我没

有败给拉丝缇娅拉的气势。

但她听到我的这番话之后态度十分冷静。

[……嗯，这个我知道。有了昨天那件事，我也是很明白的]

[既然你知道，那为什么——]

[可是，所谓的『涡波喜欢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这话，我总觉得很奇怪。涡・波・真・的・喜・欢・我・吗？就我这样的人？我不过就是个连舞台都上不了的凡夫俗子、一个不起眼的配角、毫无才能的人偶罢了。明明如此，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天天就知道得意忘形，到头来就连帮助缇亚都做不到，根本一无是处。跟又强大又善良的缇娅拉大人根本比不了的。涡波难道不是将他在千年前对缇娅拉大人的感情错误地转嫁到了我的身上，才会说『他喜欢我』这种话吗、我无论如何都甩不掉这种想法……！]

拉丝缇娅拉以深重的自卑感持续不断地否定着自己。

这几乎让人不忍直视的自我评价令我大感讶异。再怎么缺乏自信也得有个限度，可她这真的过度了。

并且我也理解到，就是因为这份劣等感，导致拉丝缇娅拉无法相信基督对她的感情。

可是，那个现人神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居然会说到这个地步……

这反而让我想仔细打听一下她在我们不在的一年里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挫败。不过当然，我知道这对她来说一定已经成为了精神的创伤，所以我不会问出口。如果我对这部分的事情发问，那么她现在仅剩的几丝冷静想必会在顷刻间丧失殆尽。

而且没能帮到海因兄长的精神创伤让我对她的

想法也产生了几分共鸣，所以我这次没有像刚才那样鲁莽地踏进她心中的雷区。

我摆出接受了拉丝缇娅拉的说辞的态度，然后询问属于她自己的想法。

[——我明白刚才是我出言冒昧惹怒你了。也很明白缇娅拉大人喜欢曾作为始祖的基督了。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想问你。昨天听到基督告白的时候，你说你讨厌他，那是真的吗？在我看来你当时还是有点开心的啊]

说到底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但如此重要的事，拉丝缇娅拉回答得却非常轻描淡写。

[唉、我？——那当然，我・肯・定・是・超・喜・欢・涡・波・的・啊。毕竟我人生中所有重要的事都是由涡波占据的所以这不是当然的么]

尽管我为了听取她的真心而屏气凝神，但她的口

气却极其轻快。

但她也不忘提及自己当时的怒意从何而来。

[但是，对涡波无视了缇娅拉大人这点，我倒是很讨厌呢……没错，最讨厌了。将和缇娅拉大人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忘在脑后不说，竟然还跟与她神似的『魔石人类（我）』告白什么的，就算是涡波这做得也太过分了。明明缇娅拉大人当时也在那里的啊……！既然涡波那时候受到了跟我一样的回复魔法，那他肯定也看到了千年前记忆的片段不是么。明明如此。他却只想和我在一起？对缇娅拉大人的事闭口不提，岂止如此，他甚至就像是将缇娅拉大人看作一个烫手山芋一样……！]

啊啊……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拉丝缇娅拉当时是为了缇娅拉而动的怒。

如此看来，基督昨天的做法算是彻头彻尾的失

败。

他不应该担心一年不见的思慕之人，而应当最先谈及缇娅拉的话题，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至于告白就更是错的离谱。

但要涡波在那时候去谈论缇娅拉也一样是非常过分的要求。

时隔一年好不容易才与心爱的女孩子重逢，况且还有妹妹和同伴等等问题萦绕在心，又在地下和诺斯菲她们激战频仍——在这样诸事缠身的情况下，要他去关心缇娅拉这一和现在八竿子打不着的……而且还是近乎于差点将心爱之人置于死地的人物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我主还是老样子惨得可怜。他告白的失败根本就是注定的。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拉丝缇娅拉在基督向她告白时表现出来的违和

感我总算是弄明白了。

与此同时，我也对面前的拉丝缇娅拉心生怜悯。

她的性格实在是太吃亏了。担当她教育者的海因兄长所有吃亏的地方全都传给了她。岂止是怜悯甚至让我觉得有些悲哀。

从之前开始拉丝缇娅拉就是这样，明明她也喜欢基督，但却总是去在意其他女孩子的问题。

现在想来，之前在劳拉维亚的舞斗大会中，她就先于基督试图帮助龙人斯诺·沃克。依据我听来的内容，她也有在帮助黑发少女玛利亚实现自己的恋情。

也就是说，拉丝缇娅拉这个人只要看到比自己还要悲剧还要可怜的人，那么为了拯救她们，她甚至能全力撮合自己喜欢的人与其他人结合。

她就和海因兄长一样，坚信所谓故事的王道剧情以至于会严格遵照告白的顺序，并且认为自己的

顺序必须排在最后一位才可以。

[我明白了。虽然你跟基督说讨厌他，但对他的喜欢则远在讨厌之上对吧。……唉，这不是两情相悦么。可是事情为啥会变成这样啊]

[如果真的是两情相悦就好了呢……可无论是涡波昨天的心意还是我自己的心情，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虽然一年前我们一起探索了迷宫，舍命搭救过彼此，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最近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涡波和我一起玩的时候他真的会觉得开心吗？什么的，我最近总是在想这些……]

可能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吧，一年的空白动摇了她对基督的思慕。曾经在『舞斗大会』的经历对现在的她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因为这个原因，拉丝缇娅拉才会变得如此缺乏自信。

[——所以我要进行确认。我现在的目的就是实现

缇娅拉大人的『再诞』。不仅如此，我还要让这幅身体中所有与缇娅拉大人有关的因素全部归零！只要能和缇娅拉大人完全分割开来的话，事情一定就好办了！既不会对玛利亚感到心中有愧！也能够堂堂正正地直面斯诺！如此一来，涡波和我彼此到底是不是会错了意就一清二楚了！！】

说话的过程中她还提及了斯诺和玛利亚这两个名字。

似乎缇娅拉大人的『再诞』也有为了她曾经的同伴们着想的动机。

而且将从头到尾的对话在脑海中捋清之后，我意识到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

我逐渐弄清了面前这名缺乏自信的少女的思考方式，结果真是吓得我脸都开始抽搐起来。

虽然是我的推测，但仅仅是见证了缇娅拉和涡波的恋爱之路的结局肯定是不会让拉丝缇娅拉心

满意足的。她和海因兄长一样，是追求完美的大团圆结局的人。

所以这个为劣等感所苦的少女拉丝缇娅拉，为了确认基督的告白衷心与否——她会促使自己认识的所有女孩子全都先于自己同涡波告白。

首先是『再诞』之后的缇娅拉。

然后是包括玛利亚在内的所有同伴。

进一步地，就连在千年前与基督有瓜葛的少女们也一个不留——
——所有人。

如果基督能够拒绝这所有人的告白，然后再向她告白的话，那到时候便可以相信双方的心意——什么的，她很可能是作了这样的考虑。

这么一来，那么基督就真的需要在字面意思上将自己主张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命・运・之・人』予以证实才行了。

我主基督的幸福真是任重而道远，想到这里我直感到一阵目眩。

[我、我说……你刚才这些话就不能告诉基督么？
]

[那肯定不能告诉他啊。因为要是让涡波知道了的话，他肯定会来妨碍缇娅拉大人的『再诞』不是么。毕竟玛利亚就用应该以我为优先的理由阻止过的说……]

的确如此，听过这些原委之后，基督会来妨碍的可能性很高。

不，照昨天晚上他在酒馆的发言来看——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这个『再诞』的作业时常伴随着危险。虽然我是为了不发生任何失误而努力的，但一旦有任何差错，那么作为贮藏『缇娅拉大人的血』的容器的我可能就会被摧毁。如果知道了这点，那

么涡波可能会强行将血从我体内清除。所以这些话绝对不可以让涡波知道]

基督如果知道心爱之人有危险的话，那么 [为了免除后患][为了安全考虑]，他应该会选择将『缇娅拉大人的血』从拉丝缇娅拉体内取出的吧。

而且利用『Distance Mute』这个犯规的魔法，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之付诸实践。

在拉丝缇娅拉看来，涡波的存在对她的计划来说是莫大的威胁。

[而且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我毫无疑问就不再是『特别』的了。我的『素质』想必会被带走一部分吧。那样一来，我就绝对不可能再与涡波并肩而行了。不止是无法一同探索迷宫，就连一起旅行都是奢望。完成我们邂逅时订下的『契约』更是天方夜谭。我不确定现在的涡波能否对这作壁上观]

这倒也是，基督往往一个不注意就干出在常人看来极其异常的行为。

拉丝缇娅拉在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前不想被涡波察觉的心情我也深以为然。

[——大致上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跟涡波透露一个字。既然已经了解原委，那么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发誓会助你们的计划一臂之力。既然能增加我主基督身边的同伴，那么我自然不会有任何怨言。赶快趁基督不在的期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然后准备迎接他回来吧]

[……太好了。帮大忙了啊，莱纳。说实话现在正缺人手呢]

[你不必道谢。只不过——]

虽然我会提供帮助，但一旦情况超出了我的容许范围，那到时候又是另一码事了。

为了将这件事传达给拉丝缇娅拉，我将视线抛向了房间中央的床铺。

[当然，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们的做法，那么立刻退出也没问题的。比如说那孩子的事情呢]

察觉到这点的拉丝缇娅拉慢慢地走到了躺在床上的女孩子旁边，一脸慈爱地抚摸着她的额头。这时才想到还没有对这孩子做详细介绍的塞拉连忙向我说明道。

[莱纳。我们不会做与斐勒卢托一样的行径。所以这孩子是好好地走过了属于她自己的人生的。虽然寿命不到一年，但她确实以她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在此之上，她本人亲自表示愿意在死后让缇娅拉大人使用自己的身体]

我在昨天的告白风波中见识过『魔石人类』对拉丝缇娅拉的憧憬和仰慕，所以这话应该不是假的。

但可能在拉丝缇娅拉看来，这话就像是借口一样吧。她的表情蒙上了一层阴晦，接着她说道。

[但其实更像是心地善良的这孩子看到我为『容器』的事感到烦恼才志愿提供身体的就是了……]

[或许是这样。但即使如此她还是许下了愿望。她希望能够成为大小姐的力量，也想成为缇娅拉大人的力量，这是她由衷的期望。同样作为仰慕大小姐的人，我很明白她的心情。希望大小姐能够领受她的一片心意，务必要以笑容善加利用。我也拜托您了]

[……嗯]

无法接受的人似乎只有拉丝缇娅拉而已。

以她的性格，即使是对尸体的再次利用也会让她的内心饱受苛责吧。

跟我真是完全不同。对我来说，所谓的容许范围根本就不在这片儿。

[真是一段逸话啊。我对这孩子的事情不会有什
么意见的，你放心吧。……说起来，剩下的血只
有一成没有收集到了对吧？那么大概还差多少人
呢？]

[我想想……这一年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去搜寻
了啊。现在看来就只差几个人而已了吧。这样下
去的话，再过一个月——不，如果快的话只要几
天时间，缇娅拉大人应该就能回到这个世界了]

[什么啊。看来很快就能搞定了不是么。没准能
在基督回来之前就解决，然后我们这边反过来去
找他呢]

我笑着对任务的轻松感到不胜欣喜。

与之相应地，拉丝缇娅拉为了转换心情也莞尔一
笑。

[……嗯，你说的没错。想法还是积极一点的好！
一切肯定都能顺利解决，然后就可以和缇娅拉大

人一起迎接涡波了！所有的事情都能一帆风顺的！好～滴，那么为了庆祝新的同伴加入我们的计划——来进行缇娅拉大人『再诞』大作战的再开宣言吧！]

[遵命。我一定会让计划成功的，大小姐。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啊啊，我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忙的]

随着这番宣言，我和塞拉都行了一个骑士礼。
以此礼宣誓我们会为了实现主君拉丝缇娅拉的愿望而赴汤蹈火。

……只是，在这背后，我却盘算着有些危险的想法。

如果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容许的范围——那么视场合而定，我可能需要将拉丝缇娅拉拘束起来，并将圣人缇娅拉毙杀……——如此这般。

跟基督和拉丝缇娅拉不一样，我可没有那么多乱

七八糟的心思。

无论怎样，活着都是最重要的。

只要人活着，那么失恋这种事总有一天也只是个笑谈而已。

——所以我才不管什么王道剧情和千年前的因缘纠葛，这些事儿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才不管什么过去的始祖、『异邦人』涡波、还有什么迷宫的秘密。

对我来说基督就是基督。

在我们相遇的时候——基督向我报上了基督这个名字。

兄长大人他想要帮助这名少年。这便足矣。

我不管什么过去的圣人、作为『魔石人类』的身份、还有那复杂至极的恋心。

对我来说拉丝缇娅拉就是拉丝缇娅拉。

在我们相遇的时候——拉丝缇娅拉向我报上了拉

丝缇娅拉这个名字。

兄长大人他想要帮助这名少女。这便足矣。

只要是为了守护好这国王和女王两枚棋子，一切具备危险的敌人皆可杀。

这就是我的使命。

所以，一旦因为圣人缇娅拉的缘故让拉丝缇娅拉有了性命之虞，那我要做的事就是注定的。

——决・定・已・经・做・好・了。

在三人相视而笑，拉丝缇娅拉将我作为新的同伴迎接的这个场合里，我将视线投向了挂在腰际的双剑。

在这个冰冷的地下室里。

为了以防万一，我开始在脑海中谋划战胜塞拉和拉丝缇娅拉两人方法——



——然而，偶然之间，莱纳・赫勒比勒夏因这危

险的思考方式，正与某个人物如出一辙。

而且也是偶然中的偶然——那个圣人缇娅拉也和莱纳·赫勒比勒夏因进行了相同的思考并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作为其结果，『圣人缇娅拉』选中的后继者——既不是『拉丝缇娅拉』，也不是于床铺上长眠的『魔石人类的少女』，并非『继承了弗茨亚茨之名者』，而是『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仅仅如此。

弗茨亚茨的故事，便大大地偏离了原本的路线（血脉）。

239. 代理总司令斯诺沃克

地点是位于港口都市柯尔库侧面的『圣柯尔库堡』。

虽然称不上是本土『境界战争』的最前线，但这里毫无疑问是南方诸国重要的据点。

柯尔库港作为将后方补给运送到前线的中继点，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因而无论昼夜都是一副熙熙攘攘的景象。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境界战争』的海军司令部，视情况而定的话真的有可能成为杀伐的最前沿。

来自现如今执掌南联盟牛耳的大国弗茨亚茨的船队今天也一如既往地停泊于港口之中。因为『位于本土的神圣国家弗茨亚茨』和『开拓地联合国的成员之一弗茨亚茨』双方都在不断向柯尔库输送物资，所以停泊于柯尔库港的船只数量应该已经冠绝世界了吧。不可尽数的船帆甚至会让

人错以为辽阔的海面上有一片白皑皑的草原。

当然，不仅是弗茨亚茨的船只，来自盟国的船只也一样络绎不绝，想要以这场战争为契机大发横财的私船也为数不少。有如此规模的物资和人员流通，柯尔库港自然坐实了世界情报交流中心的地位。

比如说位于世界地图边缘位置的一个小国被大国吞并啦、著名的灵地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巨型怪物啦、食盐和小麦的价格急剧攀升让国家财政人员头疼不已啦、北方和南方的境界线发生了怎样的异动啦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形形色色的情报接踵而至。

在这之中，我——辅佐南方『代理总司令』斯诺·沃克的『代理副传令官』克洛伊·希达尔克正感到烦闷不已。

一边在圣柯尔库堡的回廊迈步，我一边看向在窗

外来回奔走的己方士兵。

所有人的神色都惴惴不安，在大家的脸上根本看不到丝毫的从容。

这一年米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而这一切的缘始便是一年前发生的『大灾厄』。

因为不明原因的大魔法导致位于南北境界线周围的生息嚼类全部死绝，一个充满谜团的『大空洞』极其突兀地出现在了大陆上。

与之同时，在『大空洞』周围充斥着始终不散的黑云，未知的巨型怪物则从空洞中诞生不断地袭向周围各国。巨型怪物的袭击虽然在当时尚有余力的南方诸国的处理下最终得以化解，并且还在『大空洞』周边用最快速度建造了所谓『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以期处理后续的怪物袭击，但尽管如此，受害程度还是不可小觑。但这也无可奈何，仅仅是『大灾厄』本身就招致了过万的军

民伤亡，紧随其后的追击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了事。

如此一来，南方的边疆武备自然会显露疲态，而且程度不浅。

于是率先重整合势的北方诸国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挑起了一度偃旗息鼓的战争。

就像是有什么人在幕后搭桥牵线一样，就连各地的小国都变得崇武好战。战争的激化实在过早，南方的高层看不透北方的意图，全都怀疑北方是失去了理智。

但被怀疑丧失理智的北方诸国在先后向南方宣布敌对之后渐次组成了『北方同盟』这一势力。想要借此机会扭转乾坤给大陆的势力图来一次重新洗牌的心思我虽然可以理解，但要我说实话的话，我还是觉得此举过于蹊跷。

北方应该也没有多少余力才对的。因为一年前的

『大灾厄』，世界各地都纷纷遭受着巨型怪物的荼毒。而且原本就存在于世的怪物活动也越发活跃。北方的受损程度毫无疑问是在南方之上的。明明如此，但北方诸国却摆出了异常强势的姿态。

不过，北方诸国自信的原因，在『大灾厄』爆发的数月后——以传说中的『支配之王（Lord）』再临为标志终于被揭开。

面对此等事态，南方诸国也做出了团结一致的决意。在此之前，虽然南方各国之间一直维持着互利合作的关系，但背地里的争权夺利却始终不曾断绝。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南方也意识到不是内耗的时候了。据说促使南方做出这等决断的最大原因，是在南方暗中活跃的人物『艾德』的背叛。

如此这般，南方的各个强国暂时承认了弗茨亚茨

的霸权，以弗茨亚茨为首的『南方联盟』在这一年来一直致力于遏制战争的激化——

『北方同盟』和『南方联盟』之间进行的这场『境界战争』，说明白点可谓前途多舛。

有时候甚至会让人担心这样下去的话双方很可能就会玉石俱焚。

这并不是我在夸大其词，因为异常的报告、战域、事态如过江之鲫充斥门庭，情况之危急已至于此。

就好像置身于时代更替的风头浪尖、至今为止的常识全部被打碎换新一样……我时不时总有这种预感。

明明站在背负众多士兵性命的立场，但这些负面的想法却萦绕在心。

我连忙摇了摇头，接着自己勉励自己道。

[不可以……我可是辅佐斯诺大人的副官，必须

要比任何人都振作才行……]

我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双颊，重新提振气力迈出脚步。

我已经是高贵的斯诺大人的副官了，绝对不能向人表现出垂头丧气的神态。如果因为我的错拖累了她，那么我这一生都不会原谅自己。

——斯诺大人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一开始虽然将她视作了靠关系走后门进入军队的大贵族家的千金小姐，但事到如今她已经成为了军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现在甚至爬到了代理总司令的位置。尽管这只是在大将军负伤期间代行总司令职务的位子，但也绝对不可能随意让青年士官儿戏。她是依靠自己的实力折服了周围的将官才能立于人上的。

她在联合国开拓地似乎曾有一段时期被称作『最强的英雄』。而她在这边的活跃可以说是不负当

年，甚至本土这里最近也开始将她称作『英雄』了。战争还没有结束就被认作『英雄』什么的，这可是相当稀奇的事情。不如说是前所未闻才对。但我相信，斯诺大人一定会是流芳百世的人物。与我有着相似的家境，但却在比我还要小的年纪朝着我的梦想一往无前的少女——这就是斯诺·沃克大人。

最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嫉妒之心。被命令担任她的副官也让我心有不忿。
但现在我对她已是心悦诚服。不，是醉心崇敬。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绝对不能拖累她、绝对不能一一！

一面在圣柯尔库堡中迈步，我一面结束了对现状和心情的总结。

就这样一路走着，最后进入了位于城堡最上层的房间。这里是将各个部门的决策汇总起来处理的

大会议室。

房间非常宽阔，在中央摆着一张规格巨大的桌子。正常来说这里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开放而亮丽才对吧。

但宽广的墙壁上却挂着大量细致的地图，比起事实上的面积，让人看着总觉得有些促狭。在那张巨大的桌子上，形形色色的资料文件也是堆积如山，这反而让人觉得桌子非常渺小。

这间会议室就是这样，会用一种莫名的闭塞感给来访者当头一击，同时也会让人马上就理解到充斥于其中的情报量有多么巨大。

待在这个房间里军服加身的菁英士官武将足足有十余人。而且年纪全都在我和斯诺大人之上，这不禁让我有些畏缩。

按照原本的安排，为了配合大将军的负伤和斯诺大人的升职是想要调任一些虽然年轻但能力优

秀的士官的。虽然在军队里，阶级差比年龄差更为重要，但可能的话还是想减少一些摩擦。但这个安排被斯诺大人以：为了避免司令部能力劣化，我会用实力摆平一切的理由拒绝了。

结果证明斯诺大人说到做到。

现在身处这个房间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斯诺大人的能力。这当然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逸事。

为了回应他们的信任，我也迅速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我将有增无减的文件拿在手中，尽展作为斯诺大人副官应有的风度。

我就这样一边处理手头的事务，一边听取周围的报告。

现在正可谓的关键时期。

重要的事务为数不少，因此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但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越是这种时候往往越会发生紧急情况。

在如狂风骤雨般的报告中，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事件。

[——希达尔克大人，有报告说西面的山地又出现了之前那个怪物]

[又、又来了吗……？那么，就下令让市内的驻军先拖住它的脚步。我们这就制定对策，让他们先撑一会儿]

[不，这次的情况有些特殊……]

虽然一年前的『大灾厄』让高等级的巨型怪物频频出现，但现在也差不多惯于应付了。可是送交报告的男子脸色却还是相当阴沉。

[怎么了吗？]

[是数量的问题……跟之前不同，这次足足出现了十匹。我想不动用数支正规部队的话是处理不了的]

[那个怪物居然……出现了十匹……？]

一刹那间，我的意识差点就跑到九霄云外。

所谓之前的怪物，说的是级别超过了 30 的在空中游走的大蜈蚣。那种等级的怪物原本是应当以人类顶尖水平的 20 级精锐组队才能讨伐的对手。以前仅仅出现了一匹，我们就得设置陷阱费尽心力才能将它除掉。

而现在居然有十匹成群结队地袭来。

[偏偏在这种时候……！]

不光是物资的运输和海战战线的维持，现在还有许多其它的重要事务在进行当中。

其中就有迎接并护送国家要人的任务。

先前滞留在开拓地联合国的王族们即将抵达这个港口都市。

迎接国家要人兹事体大，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此等大敌杀到眼前。

话虽如此，但也不能拨出那么多部队去处理。因

为那样会导致对海域的控制出现缺口。一旦物资的输送因此出了什么问题，对野战部队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是该想方设法地补救呢，还是要将什么选作弃子呢。

必须要将可以舍弃的和不能舍弃的放在天秤上称量才行——

[我・去・解・决]

正当我为将人命看作数字处理感到不寒而栗的时候，一道清朗的声音传到了耳边。

那声音是如此冷静沉着，甚至让我感到一丝凉爽。

——尽管剧变骤临，但『英雄』的出现却恰逢其时。

让我醉心不已的斯诺大人从大会议室的门口——并非如此，她从大会议室的窗边飞了进来。

刚一落地，她便将背后的双翼收进了彰显总司令身份的披风之下。接着，她轻轻地甩了一把海蓝色的长发，气宇轩昂地坐到了总司令专用的椅子上简明扼要地说。

[——事情我都听到了。这件事我来解决]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呢。有时候我总是想斯诺大人该不会是有一对顺风耳吧。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斯诺大人。这就是那个『英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陷入了危机，她就肯定会现身，然后说一句[事情我都听到了]，接着就英姿飒爽地将问题解决。

但作为副官，我不能总是仰赖于她的力量。

我没有当即被她那过于可靠的身姿折服，而是以军队的常理谏言。

[不行啊，斯诺大人。您这不是刚从前线回来么。在那之后您一直都在整理报告书连觉都没睡过

不是吗？不休息一下的话……]

[这也没办法不是么。看上去实在是不给我休息的机会啊]

斯诺大人一边从报告者手中接过资料一边微笑着如此说道。

理所当然的，反对的声音不止我一个。

[沃克代理司令殿下！这次的事还是交给我们魔法部队去处理吧！]

一名男子走近总司令的座位诉说道。

他先前虽然对比自己年少的斯诺大人升任代理司令一事颇有微词，但现在的态度已是今非昔比。对斯诺大人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心的他表示愿意率队替她分忧。

但听到他的话，斯诺大人摇了摇头语气严厉地拒绝道。

[作为这座城堡的司令官，我不能批准你的请命。]

与先前十倍规模的敌人交手，你们不可能没有伤亡]

[可能我们真的力有未逮！但就是为了这种时候，才有『咏唱』的用武之地！]

他的提议当然也不是无谋之举。

这一年来于街头巷尾传播开来技术已经被魔法部队的全员习得，所以成功予以迎击的自信还是有的。

只是，那个技术——

[不可。如果使用了那个支付『代价』的『咏唱』，你们是会丧失重要的东西的。我不希望本应发挥在与北方的战斗中的你们的力量白白流失在这种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不忍心看到你们支付『代价』的模样]

——那个技术要求的『代价』并非魔力和体力，而是更为重要的事物。

斯诺大人对此表示不能容许。

但这还不足以让男子打消出战的念头。

他还是难以释怀。

[可、可是——]

[不用担心。我是因为我做得到所以才要去的。

……大家都知道不是么，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斯诺大人又微微一笑。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这个笑容实在是太美了。

不仅如此，她的话语是如此刚健有力、是如此绝对而不容置疑，听到她这番话，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觉得斯诺大人所言便是真理。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憧憬的领域，几乎达到了想要触及都觉得是亵渎的地步。没错，我们已经不知多少次目睹了她的力量，因而完全有理由付诸完全的信任。所以既然斯诺大人言及于此，那我们便再也无法反

驳。

[……遵命。是我僭越了。万分抱歉]

拜倒在斯诺大人这神秘的姿态之下，男子终于撤回了请命。

[没事儿，你能关心我我很高兴。不过我就是为了这种时候才会在這裡的，所以放心交给我好了。我至今为止从来不曾败过，从今往后也没有败北的打算。——相信我吧]

相信这里的总司令斯诺·沃克吧。

在她这句台词中寄宿着不可言喻的重量和说服力。

这就是只有真正的『英雄』才具备的力量。

既是不由分说便可令民众唯马首是瞻的魅力、也是只有立于上位者才拥有的统率万马千军的才华。

正因如此，在场的所有人应该都会产生 [呜呼，斯

诺大人是无往而不利的啊] 的想法。

[我明白了。我也相信斯诺大人]

我也和男子一样俯首称是。

斯诺大人那引人着迷的姿态将我所有无用的思考一扫而光。

紧急情况确实发生了——然而，只要我们的斯诺大人出马任何问题都是手到擒来。

看到所有人都接受了，斯诺大人严肃的语气便缓和了不少。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这次我也会跟往常一样速战速决的，大家照常工作就好]

所以这次斯诺大人也一样会捧获胜利凯旋而归。

大家都对她的胜利坚信不疑，所以全都以微笑附和。

因为在这里的人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代理总司令。

是『最强的英雄』。

这样一来出现在西边的怪物群一事就不用担心了。房间里的所有人都仿佛将这个问题忘诸脑后一般重新投入了原本的工作。

几分钟之后，确认了怪物所在位置的斯诺大人起身走向窗边。

[那我去去就回。这座港口就拜托你们了。我马上就会赶回来的，大家一如往常就好]

斯诺大人展开了那对唯她独有的龙之翼，随后飞出了窗外。

她那翱翔于青空的身影则烙印于我们的眼底。

啊啊，这样一来就可以放心了。

刚才还在杞人忧天的我简直愚不可及。

只要有斯诺大人坐镇，我们『南方联盟』便稳如泰山。

我只需要尽全力辅佐她便是。只要这样就足够了。

目前担任斯诺大人副官一职的我要做的就是分秒必争地处理好她留下的尚待处理的文书。等书面工作解决之后还得赶紧开始准备迎接要人的业务才行……

啊啊，能够和斯诺大人一起甘苦与共地继续战斗真是令我不胜欣喜。

明明身处如此逆境，但我却能甘之如饴。

只要能和斯诺大人在一起，那么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刀山火海，我都愿意为她鞍前马后。

即使是到了『境界战争』结束之后，我也想继续陪在她身边肝脑涂地。

这便是我心中的想法。

一边做着这样的畅想，我一边顺着『圣柯尔库堡』顶层大会议室的窗户眺望碧蓝的天空。

而且是徜徉在我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充实感之中—

—



——然而好景不长。

这位英雄斯诺·沃克，在之后与相川涡波重逢，并且其人所处境遇让罗德·缇缇生怒，结果立马就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

在那时，克洛伊·希达尔克才看到了斯诺·沃克这名少女真正的姿态。

原本她是一直不相信从哥哥艾尔米拉德那儿听来的对斯诺的评价的。当她的哥哥评价斯诺是一个又卑屈又懒散、不仅意志薄弱还胆小的少女的时候，认为这是对自己上司的侮辱的她自懂事以来第一次对哥哥大动肝火。

然而到头来，她还是不得不认同哥哥的评价。

因为至今为止树立起来的英雄斯诺·沃克的人物形象即将被彻底颠覆——

240. 海路

从古尔亚德的港口出发的我和缇缇目前正在驾船航行。

话虽如此，但我们的状况与正常的航海比起来实在相去甚远。

在缇缇的风的加持下，整艘船就像上了喷气式引擎一样驰骋在辽阔的海面上。对此我只能发挥导航系统的作用持续监测航线的正确与否。

以风圈残云的气势在海上掀起一阵阵的轰鸣，让擦肩而过的其他船只咄咄称奇、将睡眠和魔法重複上演的几天就这样过去——我们终于抵达了本土的港口城市『柯尔库』附近的海域。

不过这一帆风顺的海上航行还是出了问题。不对，是看到了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横插了一脚进去。

我们发现有一支船队正遭受怪物的袭击，于是缇

缇立马斗志昂扬地表示说要去助他们一臂之力。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她的提议，于是我们就挑起了与在怪物群中相当于 Boss 地位的怪物的战斗。如此这般，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稍微有些特殊的战斗。

置身于这场战斗中的我和缇缇扯着嗓子交谈道。

[——接下来往哪儿去！涡涡！]

[往左！只要往左三五度就行！不、不过你再把速度降低一点儿！！]

体型巨大的『Living legend 号』在海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如此可怕的质量配以如此恐怖的速度，简直就跟摩天大楼奔驰在新干线上一样令人心惊胆战。考虑到等级的问题虽然不会有性命之虞，但我的本能还是在抗拒。如果一个不小心撞上了陆地，那我们恐怕会让不少地图变成废纸的。

而尾随在这个危险物体之后紧咬不放的则是一道黑影。

【Monster】Xiphias Spear: Rank35

它的躯体跟鲸鱼相仿，足以和『Living Legend号』相匹敌。上颚像旗鱼一样尖锐细长，全身覆盖有的鱼鳞则是为怪物所特有的甲壳。

虽然这轮不到驾驶『Living Legend号』狂飙的我来说，不过它就好比一辆用跑车的速度奔驰的坦克。

我们现在就在海上以赛车的形式和这么一个怪物进行赛船比试。

[你说要降低速度！？可是速度一旦降低就会被它抓到的唷！？]

[不不，在被怪物抓到之前我估计船舵和风帆就顶不住了！]

[被捉到了还不是一样！接下来要来个更秀的左

转弯喽！这边要以技取胜！]

对负责掌舵的我的悲鸣充耳不闻的缇缇站在船头继续激烈地驱使风魔法。

于是得到了进一步加速的『Living Legend 号』的船体倾斜着来了一个 U 形转弯。

[我的天、连漂移都玩出来了啊这是！？ 喂、我说你理解惯性是什么吗！]

[ganxing? 唔姆，懂的，人家有在好好运用感性哟！！]（译注：日语惯性和感性同音）

[我感觉咱们说的绝对不是一码事！！]

预料之外的苦战和缇缇脱线的回答真心让我觉得难受。

真想好好把以为跟 35 级的怪物交手会很轻松的几分钟之前的我训斥一番。

为了保护船体，缇缇不能在空中战斗这点真是吃亏。而且混有夏比的血的缇缇跟水还相当不对

付，再加上我失去了使用冰结魔法的能力不能直接在海面上行动。

注意到这些不利已经是在战斗开始之后的事情了。与此相对，Xiphias Spear 作为水栖怪物在海里战斗那是真真正正的如鱼得水。

不过就算在事前就明白会有这些不利，我们的决定肯定也不会变。

我的『Dimension』把握到了在远处遭受袭击的船队光是以 Xiphias Spear 的眷属为对手就陷入了无法行动的窘境。面对眷属都如此艰难，一旦加上作为 Boss 的 Xiphias Spear 那船队肯定会全灭的。

所以正如缇缇所说，即使多少有些勉强也得将它打倒。

[算了就这样吧！感觉对方在转弯上性能确实不如我们！就这么绕到它后面去！！]

[明白!!]

『Living Legend 号』飙得左舷都要碰到水面了，
不过也多亏如此激烈的行动才让我们甩掉了
Xiphias Spear 的追击，并反过来——

[——好滴、绕到它身后啦啊啊啊啊！]

并反过来抢占了追击的地位。

Xiphias Spear 是真的聪明，至今为止面对缇缇的远距离攻击，它全都利用潜入水下并在船后现身袭击的方式化解了。但它的优势也就到此为止了。

顺带一说，『Living Legend 号』也到此为止了。

[啊啊！船帆破啦——!!]

毕竟被如此蛮不讲理地驱使了一番，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不过已经足够了！呼、终于到了勇者攻击的时候喽——!!]

缇缇在船头一跃而起，只见艾利巴茨打造的『飞翔翠石制轻铠路易芬理德』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始祖和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已向 Xiphias Spear 的背后斩去。

[接招吧、『绝冲风击』！]

虽然并没有在使用魔法，但缇缇却喊出了招式名。

最近她老是把勇者一词挂在嘴边，可能刚才的招式名对她来说就是有勇者风格的什么东西吧。

于是乎，剑与鳞片撞击在一起，一道足以震破鼓膜的敲击声在海面上鸣响——结果『始祖和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砰地一下就从缇缇的双手中飞了出去。

[啊啊 a!? 好、好硬!? 呜哇、人家的剑飞出去了啊啊啊!!]

毕竟那把剑并不锋利嘛，没办法。

守护者那扯淡的臂力拿着剑狠狠地撞到有如此质量的怪物背上，反作用力当然不可小觑。估计缇缇是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将敌人一刀两断了吧，她握剑的力道也不是很到位。

[既、既然如此！那接下来就是『北铳王流古武术』！受死吧、『旋风击』！！]

缇缇很快就振作气势使出一记猛烈的飞踢。

这招的名字叫北铳王流古武术『旋风击』。

嗯，这倒也是。毕竟是千年前使铳剑的支配之王的招式，叫这个名字也无可厚非。虽然如此……可是总觉得还是有点别扭。

不过这个充满标题欺诈感的招式效果可真了得。想来也是，毕竟这可是攻击力远比『始祖和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要高的缇缇的四肢打出的一击，结果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语的。Xiphias Spear 的鳞片在这招面前就跟饼干一样不堪一

击，直接被伤到了骨肉。

因为这道冲击，敌人的行动一下子就迟缓了下来。

[很好，趁现在去把人家的剑捡回来——]

而缇缇则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回收自己的佩剑。

[剑之后再捡！你先拿出风之铳剑来结果它再说！

要是再让它潜入水下就麻烦了！！]

不过现在可不是去把剑捡回来的时候，我连忙喊住她。

被我怒斥的缇缇一脸无可奈何地在手上生成铳剑，然后一把将剑刃刺入了 Xiphias Spear 的后背。那么坚韧的鳞片居然被如此轻易地贯穿了，所以我就说她根本用不着什么佩剑嘛……

[……毕竟人命关天，没办法呢。贯穿、然后尽情奔驰吧！『疾风弹』！]

被铳剑刺穿的 Xiphias Spear 亟欲潜入水中逃匿。

但没等它成功，缇缇的铳剑就已经在它体内射出了风之弹。

作为装甲的鳞片在守护者的魔法面前毫无意义，结结实实地吃下这一击的 Xiphias Spear 可以说是没得活路了。辽阔的海面上奏响了怪物的悲鸣。

[最后一击啦啊啊啊——！从内部爆炸吧！！]

缇缇毫不留情的魔法还在继续追击。

因为在体内爆炸的风弹的影响，Xiphias Spear 浑身鳞片的间隙都开始迸发鲜血——然后炸开了。

就这样，以令人不禁心生怜悯的方式，怪物咽气儿了。

随着 Xiphias Spear 的死亡，它身体的移动也渐趋迟缓。当然，船帆破损的『Living Legend 号』也一样。

站在 Xiphias Spear 的尸体上的缇缇为了不让船和尸体撞在一起，她用风魔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拜此所赐，一段惊险刺激的高速赛船活动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看着静止于海上的怪物和船只——我不禁想到这里和迷宫不一样，死掉的怪物并不会变成魔石。魔石化的术式既然是为迷宫所独有，自然在外面就不会有掉落的现象。但怪物的尸体却可以回收起来解剖利用，所以算是各有长短吧。

在我确认战斗结果的过程中，我将无论如何都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抛给缇缇。

[说起来，你怎么不用在迷宫喊得贼起劲的那个『魔弹（Fly Shoots）』了？]

就是招式名的问题。

[姆？ 啊啊，毕竟那招是涡涡教人家喊得，不是人家自己起的名字嘛。虽然用那个确实更强力一

些……但只要不是万不得已人家是不会用的]
[那个果然是我取的名字吗……不过为什么要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啊？Fly Shoots 不是更好念更帅气么？]
你要问我觉得『疾风弹』和『魔弹（Fly Shoots）』哪个好，那我肯定要说『魔弹（Fly Shoots）』比『疾风弹』高到不知哪里去了好吧。
[不不，明显是人家的招式更帅气不是么？涡涡的招式名全都怪里怪气的说。说实话，人家觉得根本就意义不明嘛]
[诶、像你之前用的那个魔弹（Fly Shoots）『重崩色之非凡剑（Nacht Cult • Gram）』不是帅爆了么。而且意思也相当透彻到位不是么]
[有、有那么回事吗？嗯～，总觉必杀技啥的很没意思，人家不是很喜欢的说……而且那个，光是把名字喊出来就差点咬到舌头不是嘛……文字

数太多了好麻烦诶？]

[明明必杀技的名字就是越长越好的说.....]

彼此观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无法达成共识。

看来我和缇缇的审美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而且是永远不会相交的那种。

不过，虽然对我们两个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如果被阳滝或者玛利亚听去的话，想必她们会在叹口气后表示 [无论是哪个都一样奇怪，没什么好争的]，想想有点现实，我都产生幻听了。

[唔、唔姆。既然涡涡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一会儿的最后一招人家就通融下好了]

[啊，对哦。虽然把 Boss 打倒了，但是眷属还在啊]

Xiphias Spear 虽然已经挂了，但作为它眷属的水栖怪物仍然在如潮水般袭击船队。

不过就『Dimension』把握的状况来看，船队那边的战况算不上十万火急。

舰只的总数在十艘以上，而且基本都是军舰。船上的军人正运用魔法迎击袭来的小型怪物群。再定睛细看的话就能发现这些军人全都是饱经训练的百战之士，在如此状况之下仍然临危不乱。有这些精锐在的话，只要不出现过于凶悍的怪物应该就没有问题。

[总之我们就一边击杀杂鱼一边前往船队的中心吧。总觉得一匹一匹地解决起来根本没个完呢]
用『Dimension』探测过后，我发现敌人的总数过千。

跟迷宫不同，在大自然中的怪物数量居然可以增殖到这种地步。

[有道理。就在那里利用大魔法将它们统统干掉好了，正好可以让周围的人一览人家这个勇者的

风采，简直一石二鸟的说]

我的提议没有遭受同伴的反对，于是我和缇缇便乘着『Living Legend 号』向远处的船队接近过去。虽然船的主帆已经寿终正寝，但其它桅杆上的帆还健在，所以利用风魔法移动还是无碍的。
[啊。但是刚才掉出去的『Xiphias Spear』的位置可要用『Dimension』记住了哦。之后涡涡可要帮人家捡回来]

[好好好]

我维持着『Dimension』缓缓地开辟一条通往船队中心的路线。

无论哪艘船都相当了不得，体型均可以和『Living Legend 号』相媲美。舷侧装有火炮——并非如此，而是利用魔石打造的远程武器。看来因为文明的发展方向有所不同，不仅是魔石的动力，就连武器也有所差别。

因为我担心可能会遭到船队的攻击，所以慎重地选择了从船队后侧接近的路线。

不过最后证明都是我在杞人忧天而已。似乎是船队总指挥的人制止了部下的攻击意图。看来对方理解了我们将最棘手的怪物拉远解决的行动。

尽管外表近似于螃蟹和龙虾的眷属们群聚如蚁，但我们还是强行抵近了船队的中心。接着我们与其中最大最豪华的一艘船接舷，随后便跳到了那艘船上。

[打扰了。请问这是这支舰队的旗舰吗？]

我一上船便单刀直入地发问。

虽然两艘船靠在了一起，但其间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进行如此大幅度的跳跃当然免不了吸引众多的目光。

紧接着，一直在船上发号施令的女性便打算作答。

虽然穿着紧致的女式军服，但她身上仍然显露着一种高贵的气质。外表年龄看上去比我和缇缇要高，大概在二十上下。将金色的长发扎成三股辫之后结成了团子状盘在脑后的发型，两侧的横发异样得长，刘海则剪的齐平。样貌给人一种秀丽凛然的感觉。看了下 Status 之后发现她似乎是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的亲属。虽然级别不高，但指挥能力出类拔萃。

[……方才承蒙相助，实在是感激不尽。您所言极是，这艘船的确是旗舰]

女性正确地理解了状况，她一面道谢一面冷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见状我不禁觉得她的反应有些过于冷静了。简直就像是习惯于接触我们这样异常的存在一般。

面前这名女性的名字叫克洛伊·希达尔克。

看到她开始同我交涉，其余的船员们也就将视线

从我们身上转移走了。虽然有需要对付怪物群的原因，但从这一连串的行动中也不难看出船员们对克洛伊·希达尔克的信赖之深厚。

[接下来我们打算将所有的怪物全部扫尽。在那之前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客套话，所以我简洁地讲道。
对此，在我身边的缇缇也附和起来。

[没错。接下来要发动风属性的大魔法，拜托你告诉他们准备好不要被风吹走哦。最好是牢牢抓住点什么，绝对不要靠近船的边缘呢]

[用大魔法将所有的怪物扫尽……？请问您到底是一—]

想当然耳，军人小姐出于安全考虑需要进行一番确认。

不过我还是想将事情尽快解决。虽然有在用『Dimension』把风，但什么时候有人牺牲都不

奇怪。

所以我决定报上那个名号。

好不容易攫取了如此的威光，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我的名字是『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正在船旅的途中看到你们遇到了麻烦，不才来此相助。我在东边的联合国作为探索者自谓有一番手腕。当然，如果你觉得我是多管闲事的话，那我会即刻离开此处。不过以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想帮助你们的，希望能通融一下]

[您、您是那个传闻中的……？]

听到我的名字，克洛伊大感吃惊。

所以我也就一如那个传闻中的『英雄』所示——既是强悍、高尚、善解人意的探索者、又是『舞斗大会冠军』的、完成了『屠龙』业绩的『公会

会长』的、宛如童话故事中的完美存在一般的人物——以如上所述的设定，向她摆出了充满自信的微笑。

虽然我对真正成为那种理想的英雄这点敬谢不敏，但加以利用则是另一码事。我的名字都被传成『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了，不利用一下岂不是很吃亏。

[没错。就是那个传闻中的人。所以请你相信我。凭借我们的魔法肯定能将所有的怪物都一扫而空。能让我们搭把手吗？]

[说什么呢，明明是人家的魔法唉！不是涡涡的、是人家的魔法啦！是大勇者缇缇要用风魔法将怪物歼灭的！]

对这正常来说应当付之一笑的提议，克洛伊小姐颇为认真地思考了起来。接着，她仔细地打量过我们两人的魔力后，干净利索地做出了判断。

[.....我明白了。您二位看上去都不是在胡言乱语。我愿意相信你们]

[感谢你的信任]

能如此顺利地被接受也让我松了口气。

说不定担任指挥官的克洛伊小姐看到了我们将 Xiphias Spear 打倒的过程。

[——全员听令！接下来将发动风属性的广域魔法歼灭敌人！所有人停止攻击，准备应对冲击！传令员务必将此令转达给船队全体的每一名成员！魔法的影响范围是整个海域！！]

接着她向整个船队下达了命令。

她的指示被迅速地传达给了旗舰上的所有人，随后又传播到其余的船只上。一边感慨于军队指令系统的出色，我们一边开始了释放魔法的准备。不如说，缇缇没等人家同意就已经开始构筑魔法了。

虽然她没有使用在六十六层战斗时用过的『咏唱』，但仍然有相当庞大的魔力聚集在她身边，一眼就看得出她要使用的是出离人外的大魔法。

[好了，我们也动手吧。我会把所有怪物的位置信息传达给你的。可别搞砸了啊，缇缇]

[你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呢。人家的风魔法可是史上最强的哦]

缇缇将手中的铳剑高举，开始操纵周围的风。

我则将手伸入了她的背后。

[—『Distance Mute』]

我毫不犹豫地对缇缇使出了即死魔法。而缇缇也没有任何怀疑地接受了我的魔法。

我在彼此之间暂时构筑出『联结』，将另一个魔法获得的信息传递给缇缇。

[通过和缇缇的『连接』——将『Dimension』的效果共享]

这样一来缇缇应该就能获得我通过『Dimension』掌握的信息了。

虽然有点勉强，但姑且是完成了类似于共鸣魔法的魔法。

[唔姆，看到了！那么、人家想想哦～，这里就多少尊敬一下涡涡的审美。——风魔法『LimitBreak・SehrWind・G・EndBurst』哦哦！！]（吐槽：缇缇是会英法德日语世界五国语言的才女，大家以后对她尊敬些！）

掌握了敌人的位置情报之后，缇缇的魔力也被解放了出来。

首先，一道暴风于海上呼啸起来。

接着，从其它方向诞生的又一道暴风也席卷而成。随后还有第三道、第四道——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暴风汇合在一处。成百上千的暴风络合在一起，不到一秒便化作了覆盖整个海域的巨型龙卷

风。

一口气间就改变了天候的魔法让所有的船员都惊呼失语。但也仅此而已，虽然悲鸣连绵不绝，但没有人被风刮飞。

缇缇那精准无比的魔力操作让龙卷风的攻击对象局限于怪物之上。明明船只分毫未动，但附着在船上的怪物却纷纷被风抽离到高空。不仅如此，浮在水面的怪物也没有幸免于难，全部都被风卷到了天上。

真是相当出色的魔法。

最重要的魔法名比刚才好多了。

就我的审美观来看，算是勉强达到了及格线吧。不过，可能的话还是再点缀一下更好。比如说写作『限定解除・终结烈风』，读作『LimitBreak・SehrWind・G・EndBurst』这样——

[啊、你这个表情！不许你擅自加假借字哦！这可

是人家的招式唉！]

因为『联结』感受到我心中想法的缇缇出言埋怨道。

如此一来，虽然觉得有些遗憾，但我只好停止对招式名的构思。

不如说已经不是干这个的时候了。

缇缇的魔法的确非常了得，但威力还是大过头了。即使是一点余波也让船只摇晃了起来。我抱住身边差点跌倒的克洛伊小姐向缇缇喊道。

[缇缇，下手再轻点！别把船掀翻了！]

但却遭到了缇缇的反驳。

[可是不做到这种程度是没法干掉贴在船边的家伙的哦！]

[这种细枝末节的小鱼小虾之后再收拾就行！现在收拾个七七八八就够了！]

[别小瞧人啊！这种程度的风人家控制起来根本

游刃有余的！]

[不不，我觉得自那之后你的实力应该变弱了哦！
还是别想着跟以前一样比较好！！]

[姆姆姆！才、才没有那回事的说！！]

可能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化吧，缇缇有点赌气。

她没有接受我的忠告而是继续释放魔法。

因为有『联结』所以我明白的。

缇缇这丫头，她脑袋里的都是就算人被风刮进了海里也没问题，只要之后救起来就行了——总之只要不把人弄死就可以——这种上个时代的将领特有的阴暗想法。

[唉、真没办法.....]

我将克洛伊小姐带到主桅杆下面让她紧紧抓稳之后说道。

[.....我稍微离开一下，去帮助周围有危险的船

只。请你也抓稳了不要被风刮走哦]

[在、在这等暴风之中吗？这太危险了！]

[没关系的，请相信我。我去去就回]

为了让她放心，我又像传闻中的『英雄』一样向她露出了微笑。

听到我这番话，克洛伊小姐不知为何张大了嘴一副惊讶的模样。

不过我也没机会深究克洛伊小姐这不可思议的反应的原因。安顿好她之后我立刻在暴风中驰骋开来。

在此之前我已经用『Dimension』掌握了陷入危机的人的坐标，只要依靠我的力量和速度一个接一个地将险些跌入海中的人带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虽然有时候因为暴风的影响我也差点掉进海里，不过依靠『Default』都可以平安化解。

就这样，以我负责防御缇缇负责攻击的方式——

龙卷风魔法可谓发挥了最好的效果。

——接着过了几十分钟。

龙卷风魔法终于结束了。

方才还是风起云涌的天气顷刻间就变得风平浪静。

而被风席卷到高空的怪物们则纷纷坠落，一个接一个地狠狠撞在海面上送了命。

说实话这一幕是相当猎奇的。我来个柔和点的比喻吧，这简直就像无数的番茄狠狠地在混凝土地面上撞个稀巴烂一样。

等所有的怪物都像番茄一样碎了个稀巴烂之后，在船队中央的缇缇兴奋地举起铳剑发表了胜利宣言。

[快哈哈哈哈、怎么样！胜——利——！！大家可以放心喽！袭击你们的怪物已经全被人家干掉了！是被人家缇缇全部干掉的哟、一个不留哦！！

]

从她这个反应来看，估计是对这种大虐杀的场景习以为常了吧。生死观念是在千年前塑造而成的缇缇即使面对如此惨状也能自谓满意。

不过，这对活在现代的人来说冲击性就太强了。尽管周围都吓得面如纸色，但缇缇还是笑得如沐春风。不过作为上司的克洛伊小姐在责任感的驱使下还是坚持着向我们表示了谢意。

[非、非常感谢。『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以及、这位风属性的大魔法使阁下]

听到她的话，缇缇满心欢喜地向她接近了一步。

[唔姆，不用客气。另外不要称呼人家什么大魔法使，叫勇者就好了]

[……好、好的。非常感谢，勇者大人]

但克洛伊小姐却一面点头一面退开一步。

到这时，缇缇才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啊、啊嘞嘞……？感觉这是被人家吓到了……？]
]

[你都干出那种事了。害怕你不是当然的么]

感觉事情不妙的缇缇流出冷汗，我则毫不客气地指明了原因。

[请、请问这位是『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的朋友吗……？]
克洛伊小姐战战兢兢地询问道。

[是这样没错。别看她这样，但其实是个相当善良的人所以不用害怕的。而且就算这个笨蛋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到时候我也会负责对付她的，你放心好了。另外称呼我的时候直接用涡波就好。
拜托了，那个长的要命的名字我不是很中意]

[我明白了，涡波大人……既然是那位名满天下的『英雄』所言，那我愿意相信]

她意外的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唉。

看到她的姓氏是希达尔克，我本以为自尊心会相当高来着，不过似乎并非如此。我和克洛伊小姐彼此报以微笑，然后握了握手。

但身后的缇缇倒是非常不顺心。

[怎么觉得被涡涡喧宾夺主了呢……？明明都是人家在战斗的说？]

[嘛，这也难怪。毕竟你干了那么大一票，看到那一幕还能理解你的人反而奇怪吧]

上次船旅的途中，我也曾陷入和缇缇一样的境遇。

看到犯下同样错误的她，我不禁感到一些怀念。

[可、可是，跟千年前不一样，这次人家一艘船都没弄沉哦！？明明努力了好一把的说，应该再多夸奖人家一些才对嘛！！]

看来这丫头在千年前不惜击沉友方的船只也要

将敌人打倒啊。难怪会被唤作『狂王』『魔王』之类的了。

不过感觉不满足她的话，她会就这么闹到明天早上，所以我只好摸摸缇缇的头安慰她。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了不起了不起]

[姆？ 姆—，只有涡涡吗—。算了，这次就先这样凑合下好了]

正常来说会被视作戏弄人的行为，但精神年龄比较幼齿的缇缇却能甘之如饴。

虽然抱着胳膊，嘴上还多少有些不满，不过她姑且是满意了。

[下次再有机会的话让我来负责攻击吧。这回是为了帮助大家，就先忍忍吧]

[真没办法。——那就等下次好了。下次人家也要像涡涡一样被感谢哦。快来吧，快来个谁袭击过来啊。下次，快点来呀]

她似乎还没有放弃扮演勇者活跃一番。

只见缇缇用凌厉的目光寻找着下一个猎物。

虽然这话多少带点玩笑的意味，但我们身边的克洛伊小姐却吓得[噫]了一声。对缇缇来说这可能只是少许的战意而已，但在一般人承受起来可是会浑身战栗不已的。

再仔细看看，可以发现周围的人全都是一副见证『魔王』降临的模样。

我一边想着要不要把事实告诉缇缇，一边用『Dimension』进行最后的确认。

虽然有不少人受伤，但没有任何人牺牲。

对这个结果感到放心的我转而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

241. 老朋友

为船队解围之后，虽然我们想要尽快离开，但考虑到『Living Legend 号』的主帆已经挂彩所以是没机会实现了。

得知此事后，克洛伊小姐便主动提议愿意帮我们修缮船帆，而我们也欣然领受了她的好意。有如此规模的船队，备用的帆布似乎有不少。尽管不清楚规格的问题，但就算尺寸不合似乎也可以用缝纫的方式凑合一下。

不过当然，我知道这修缮的提议只是出于体面的考量，船队那边其实是不想对帮助自己脱困的恩人失了礼节。再加上帮助自己的人是那个『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的话，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搞好关系，以便日后能有个照应。

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化解了怪物袭击的问题后，

船队一边准备着对我们的招待，一边重新开始了航行。顺带一说，缇缇的『始祖与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也顺利回收了。

在满是军舰的船队中有一艘船可谓是特立独行，那是一艘相当豪华的客船，同时也是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

在军舰重重保护下的客船甲板上，按照贵族公馆的样式准备好了桌椅，招待我们的茶会就在这里举办。与我们一同出席的，首先是作为船队最高负责人的克洛伊小姐——

[——想、想不到居然真的仅凭两个人就驾驭了那艘船……]

我将只有两人驾船航行的事告知克洛伊小姐之后，她直接惊呆了。

不过她很快就回过了神，并开始介绍己方船队的构成。

[那个……我们这边的船队是由总数过千的成员组成的。因为这次的任务是对国家要人的护送，所以才特地出动了这个级别的部队……]

或许是觉得以总数过千的阵势迎战怪物还略逊一筹的战绩有些丢人吧，克洛伊小姐在谈及此事时虽然没有沉下脸，但表情多少有些别扭。

不过安慰她的声音来的非常及时。

[克洛伊。方才袭来的怪物阵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料想。陷入苦战绝非你的过错]

这声音可谓相当之柔和。

说出这番话的便是与我们同席的第二号人物——从她身上的氛围和着装来推测，恐怕此人就是克洛伊小姐口中的国家要人吧。

年纪看上去比我要稍微高一些，身高则略低于我。一头栗色的长发打理得非常漂亮，整个人的气质也相当高雅。在她身后还站着两名侍女。

[幸会，涡波大人。我是塞斯提亚国的芙洛拉·塞斯提亚。此次承蒙您出手相助，实在是感激不尽]在她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一旁的克洛伊小姐补充道。

[芙洛拉殿下是塞斯提亚国国王的次女，拥有王位的第四继承权。虽然一直以来都住在海对面的联合国，但因为最近开拓地的局势也变得凶险起来，所以她接下来要回到本国的王都]

得知她是身份高贵的公主，我便简洁地回应道。

[我的名字是相川涡波。幸会，公主殿下]

[人家叫缇缇]

我身边的缇缇也随口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对此公主殿下向我们报以了微笑。

见状我不禁有些感动。

说起来，在我身边的缇缇原来姑且是一名女王，而拉丝缇娅拉好歹也算是弗茨亚茨的公主。但无

论哪个都不是什么正经的角色，所以我面前的这位正统派公主在我的异世界生活中实在是非常稀有珍贵的存在。

[其实除了芙洛拉殿下之外，还有一位王族在这艘船上的……]

克洛伊小姐嘀咕了一声。看来她是想尽可能把两名王族都介绍给我。说完她便左顾右盼地找了起来。

就在这时，位于甲板上的一个木桶咕咚咕咚地蠢动了起来。

接着，随着木桶盖被掀开，一名身材纤细的少女从里面钻了出来。

[战、战斗差不多结束了吧……？呼、好险好险。话说为啥要袭击过来啊，难道是因为咱的缘故？不不不，除了咱之外这艘船上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嘛，应该不是咱的原因吧……]（译注：这个角色

说话的腔调是关西腔)

这个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从木桶里爬出来的少女，赐予了我远超正统派公主的感动。

这份感动实在是太过令人怀念、而且画风非常清奇。

最先映入我眼中的，是一直留到少女腰际的黑色长发以及穿在她身上的『和服』。

上身是和服下身穿的是袴……虽然为了契合这个异世界的风格而有所调整，为了方便日常生活纹饰也有所收敛，但穿在她身上的毫无疑问是我的世界中的和服。

一刹那间我差点以为她和我一样都是日本人。

但我很快就注意到少女的肌肤雪白到病态的地步，由此否定了我那一瞬间产生的期待。少女外露的犬齿莫名得细长，魔力也异常的庞大。看来她并不是纯粹的人类，而是某种『兽人』。

这颇为奇妙的少女刚一登场，一旁的公主殿下便莞尔一笑。

[呵呵。真是恰逢其时呢，你说是吧、克洛伊小姐。
……涡波大人，这位便是我的友人，而且她的名气还不比您逊色呢。她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历基亚国名誉欠番姫』、同时也是英格利特大商会的领头人古奈尔酱]

[嘿、嘿唉……]

就算说什么名气不負于我，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就是了。

当我还在为少女身上的和服心驰神往的时候，看到熟人的古奈尔酱便向这边走来。

[哎呀～，话说回来还真是不得了啊。刚才战斗中释放的最后那个魔法，是达到了『魔人变还』水平的人使用的吗？是哪个船员在刚才的战斗中超越极限了？]

[不对哦，古奈尔酱。那都是这两位的力量使然。
这两位连『咏唱』没用上，仅凭自身的魔力就化解了我们的困境。这边这位就是那个传闻中的涡波大人。另一位是他的朋友缇缇大人]

芙洛拉公主一边回答她的问题一边将我们介绍给她。

与之相应地，古奈尔酱的视线也转移到我们身上。

就在我和缇缇的身姿进入她眼中的一瞬间——
一道与女孩子身份不相符的惊叫声传来。

[——噫！？]

这就仿佛是迎头撞上『怪物』的惊叫。

[噫？]

不过我和缇缇都吸取了此前的教训，所以是好好抑制着魔力坐在这里的。可少女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无关乎我心中的疑问，古奈尔酱冷汗涔涔地来回转头看着我和缇缇的样貌。不，不光在流冷汗，她眼角都泛起泪光了。

这反应不太对劲。

当然，作为她友人的芙洛拉公主也感到不解。

[.....？难道说，古奈尔酱你认识涡波大人和缇缇大人吗？]

[诶？认识他们.....？这个说起来就.....不对、咱不是、咱没有、咱从来都没见过他们两个的说？真心的一次都没见过哟！]

在浑身颤抖了好一会儿之后，古奈尔酱一边疯狂摇头一边用假到爆的语气否定着。

好的，不用跟她客气了。

我立马使出了『注视』。



【Status】

名字：古奈尔·库洛尼科尔·修尔斯·历基亚·
英格利特

HP25/25 MP112/112 职业：吸血种

级别 43

力量 0.67 体力 0.89 技巧 2.12 敏捷 0.99 贤能
2.56 魔力 7.12 素质 0.19

先天技能：

后天技能：裁缝 1.33 点心制作 1.02 交易 1.58 音乐 1.01 琴 1.12

[—!?]

面对如此异常的数值，这次轮到我大吃一惊了。

她的级别高得异常。

但 Status 的数值却低得跟级别完全不相衬。

虽然技能很丰富，但正八经儿的战斗技能一个都没有。

并且职业栏上写的居然是……吸血种？

见状，虽然对手是女性，但我毫无顾忌地用『Dimension』对她的身体特征来了一个彻查。很快我就发现了她和人类之间的区别。

那特征非常简单粗暴，在她合服的掩盖之下，有一对类似于蝙蝠的黑色双翼。

[这是、吸、吸血鬼……？]

通过获得的情报导出的结论被我在惊讶之际吐露出口。

听到我的话，古奈尔酱一下子就慌了。

[等、别在这种地方——！会——涡波先生！]

虽然吸血鬼在奇幻故事中经常登场，但在这个异世界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为了提防吸血鬼那可能具有的未知能力，我几欲进入临战态势。但在那之前，缇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向她接近过去，如此一来我的视线便被缇缇遮断了。

[嗯嗯？你这家伙、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缇缇以人畜无害的表情凑到了古奈尔酱的面前打量起来。

[噫！？魔、魔——缇缇小姐，请您不要吓我好吗]

古奈尔酱一边流着大量的冷汗一边连退五步拉开了与我们的距离。

从刚才开始，她就一个劲儿地动摇着。

而且她方才没说完的对缇缇的称呼很明显是『魔王』两字。

但她对我的称呼就有些不明所以了。没有用始祖的[始]而是[会]，她到底是想叫我什么呢。

我和缇缇都满腹狐疑地盯着这名惊慌失措的和服少女。

可能是受不了我们两人的视线吧，古奈尔酱行了一礼之后进一步后退开来。

[那、那个啥，咱也非常感谢两位相助的说。涡波

先生还有缇缇小姐，咱发自真心地感谢两位这次的帮助。不过，因为刚才船摇的太厉害，咱有点不舒服……就先失礼了呢。哎呀，真的是超级抱歉。啊哈哈哈]

这让一旁的芙洛拉公主感到非常遗憾。

[诶，好不容易有机会能遇到涡波大人不是么？你现在真的不舒服到那种地步吗？]

[抱歉抱歉。哎呀，是真的快吐了啦。真心的。
——那就这样，拜了]

说完，古奈尔酱就一路小跑着进了船舱。

看上去她是很不舒服，所以我没有制止她。
不过让她不舒服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晕船，而是见到了我和缇缇。

[涡波大人、缇缇大人，非常抱歉。古奈尔酱她有点我行我素，还望你们见谅……]

芙洛拉公主连忙为她辩解道。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她实在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贤淑高雅的王族少女。

只是很可惜，现在充斥于我脑海的全都是刚才那个和服公主，至于面前这位正统派公主完全占不到一席之地。

[哪里，我完全不介意……不介意的……]

[唔姆……涡涡说的对……]

我和缇缇彼此使了个眼色，决定不在这里过分探究和服公主的问题，而是继续和芙洛拉公主在这里虚与委蛇。如果说古奈尔酱真的是与千年前有瓜葛的人物，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必须慎而又慎。于是我们就陪公主殿下一起开开心心地聊了起来。

不过谈的基本都是与我有关的事。首先提到了公主在联合国好几次对我有所耳闻，以及她也出席了一年前的那场舞会，只是因为我中途离开而没

能遇见颇感遗憾云云。

除此之外也谈到了公主殿下的故乡塞斯提亚是临近弗茨亚茨国的国家这种现代地理知识。

谈到最后，我们讲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啊，真巧呢。如此一说，涡波大人你们就和我们一样都要前往『柯尔库』了呢。……那么您二位可否愿意在这场旅途中多陪伴我们一会儿呢？虽然算不上偿还两位的大恩，但在这艘船上是可以准备好最上乘的膳食和休息的房间的。您二位在这里休息一晚，想必明天一早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吧。当然，到时候对您二位驾驶的船只的修缮一定也就结束了]

公主殿下的这个点子是真的妙。

虽然本来我们的打算是只在这里吃个饭然后就离开的，不过现在的话……

[涡涡，怎么办？讲道理虽然少了一块帆布，但是

让船航行还是可以的]

[虽然我本想尽快离开……但是我有点在意刚才『那个』。缇缇你怎么想？]

[对的。人家也和你一样在意刚才『那个』。毫无疑问，那姑娘肯定是认识人家和涡涡的。而且还是千年前的]

说实话，这个正统派公主根本怎样都无所谓。
比起她来，那个疑似吸血鬼的和服少女才重要。
我想更进一步地收集她的信息。可能的话想要再跟她谈一谈。这是我的真心话。

于是我们决定接受公主殿下的提议。

[那就承蒙您的关照，容我们借用两间客房吧。想来我们已经有好几天驾船赶路了，能在这里休息一下实在是多有裨益]

[啊啊，这可真是太好了。那么晚餐就又能在一起享用了呢。这次我想多聊聊缇缇大人的逸事]

公主殿下莞尔一笑，看来心情颇好。

另一边的克洛伊小姐似乎也不排斥我们的同行。

[两位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驾驶那种规格的船只了吗……？在此之上还进行那样激烈的战斗，想必体力和魔力都消耗不少了吧。我这就安排给两位使用的房间]

克洛伊小姐立马吩咐附近的船员，要他们进行准备。

听到她的指示之后，周围的船员们急急忙忙地行动了起来。

就这样，在甲板上举办的茶会告一段落，没过多久就准备好了给我们使用的房间。在我们被带进房间休息的这段时间，『Living Legend 号』会由船队的精锐们进行修复和牵引工作，所以大可放心休息。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豪华的客房里治愈连

日劳苦积攒下来的疲惫。

一边想过晚上的计划，我一边适度地在柔软的床铺上入眠。

在这之后，作为在客船的甲板上用豪华晚餐款待我们的回礼，我和缇缇再次陪着公主殿下和克洛伊小姐谈笑风生。因为对方也没有谈到什么不妙的话题，所以晚餐在一片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度过。讲了讲我和缇缇的迷宫探索以及一年前的『舞斗大会』的事情，不消多久夜幕便降临了。

到了晚上，愉快的谈笑时间自然也就结束了。

最后，双方都笑着表示这真是一段不错的邂逅之后，公主殿下与我们便返回了各自的房间。

——很好，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了，搞起。

虽然到了夜间船队也会继续航行，但起来活动的人与白天相比固然还是少了很多。

此时正处于天色昏黑，只有大海的涟漪声萦绕在

耳边的时段。
而我则待在被安排好的房间里，一边倾听大海奏响的乐曲一边等待着。
等待着缇缇和之前那名少女的到来——
[——总而言之，人家成功给她绑来喽～]
[唔唔！唔唔唔唔——！！]
在只有波浪声能够传到耳边的深夜。
古奈尔酱被缇缇堵着嘴带进了我的房间。
见状我瞪了缇缇一眼叱责她说。
[我说啊，缇缇。不是跟你讲了要办的稳妥一点吗……]
[毕竟不管人家怎么说她都不肯打开房门嘛。不经意只好下手了]
[再不经意也别干出诱拐王族的事情好不好……]
话说我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不过现在不要在意细节。（译注：这里指涡波也干过把拉丝缇

娅拉拐走的事)

可是早知如此的话，那还不如我亲自去办呢。本以为以女孩子为对手的话，比起我还是缇缇更合适，然而并没有这码事。

在我感到后悔的期间，缇缇继续行动起来。

她强行把古奈尔酱按在椅子上坐下，然后随手取来绳子给她捆了起来。

拘束完成后，缇缇放下了堵在她嘴边的手。

与此同时，一道惨叫声在房间里传响。

[放、放开哇啊啊啊啊啊！咱不想死死死！咱还想活下去哇哇哇哇哇——！！]

[——『Wind』。唔姆，想叫就叫吧。不过人家的风魔法已经把所有的声音都阻绝了，你怎么喊都没用的]

[这啥情况！？太恐怖了吧！？]

吓得魂不附体的古奈尔酱眼泪汪汪地像小动物

一般瑟缩着。

她怕得简直就像一个即将被弄死的人质一样。

[行了，把你知道的都吐出来！你都知道些什么，赶紧全都说清楚！]

可能是被古奈尔酱的情绪调动了起来，缇缇一脸有趣的模样捅了古奈尔酱的侧腹一把。一面为缇缇的攻击所苦，古奈尔酱一面抽泣着嘀咕道。

[不、不妙。这把真心不妙了哇。为啥咱老是要遭这种罪啊。果然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窝在没有敌人的自宅才对啊……『大灾厄』啥的，明明就跟咱没关系的说！]

在这么放着不管的话可就惨了。

意识到这点，我连忙想要清除现场这股诡异的气氛。我用非常认真，同时又饱含体贴的语气同古奈尔酱说道。

[没事的，你冷静点。我们不会害你的。只是有话

想问问你罢了。会变成这样只是因为缇缇这个笨蛋太蠢了而已……]

[呜咕，真不愧是『会长』，好温柔……不过这个，感觉只是打个巴掌再给个枣儿吃……]

[……这我倒是不否认]

如果可能的话，我是希望她能被我感化然后赶紧把知道的都说出来的。不过我的心思却被她洞破，由此也改变了我对面前这名少女的印象。

那奇怪的腔调和遣词造句的方式姑且不提，面前的这名少女其实相当聪明。

看来必须得把话讲明白才能得到她的信任。

[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首先我必须说清楚，我并不认识你。始祖涡波因为使徒勒伽西的缘故导致千年前的计划失败了。因为这点，我现在既没有记忆也失去了始祖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称呼我

为『会长』的理由]

[唉、啥……使徒勒伽西？那啥一，那个千年前的计划又是指什么……？话说，为什么都过去一千年了，你们两个还活着啊？咱倒是希望能先解释一下这些问题的说……]

[……你不认识使徒勒伽西？难道说，千年前的始末还有与迷宫相关的计划你也都不知道？]

结果我们一上来只是在互相问问题。

并且我也藉此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别，于是变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开口。古奈尔酱那边也是如此，她呜姆姆～地烦恼了起来。

不过率先理清了思路并结束这股尴尬气氛的人是古奈尔酱。

[……那个，请你们先听咱解释一下。咱就只是一个千年前、在『相川涡波』还没有被唤作『始

祖』的时候一起合作过一段时间，借此赚了一笔钱的小人物而已。当时两个人一起组织了一家商会，发挥作为彼此共同兴趣的裁缝的力量赚了个盆满钵满来着。只是，作为那家商会的『会长』的相川涡波很快就把一切都甩给咱接手，然后就消失了。咱们的关系也就到那为止。至于咱会认得那边那位魔王大人的原因，单纯只是因为她在人家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超级有名的人物，所以远远地看过她的样貌而已……]

原来如此，就是千年前的一个普通朋友嘛。

而且是跟我的战斗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的朋友。

看来千年前的我不光跟『理的盗窃者』和『使徒』那帮人有来往，和这种普通人也是有交情的呢。

虽然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就是了……

我默默地玩味着获得的信息。

见我缄口不言，古奈尔酱急得泪眼汪汪地表示自

己说的句句属实。

[咱、咱没有在说谎啊。都是真的呀—]

我也觉得她不像是会在如此僵局中说谎的人。

只是因为有其它在意的地方让我从刚刚开始就无法集中精力去思考。

[不，我不是在怀疑你。只是有点奇怪你说话的腔调罢了……]（注：再次强调一下古奈尔酱是用一口关西腔说话的）

[那还不都是因为会长你的翻译魔法的原因嘛！明明咱这边就只是在普普通通地说自己老家的方言而已，可是会长却说什么听起来太麻烦就用自己世界的方言进行了调整啊！话说这番对话总觉得千年前也进行过一次吧！啊～，有点怀念诶！！]（注：我记不清以前提没提到过这个翻译魔法了，如果这里是第一次提及的话请大家记住，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会做一番文章）

因为话题扯得太远，古奈尔酱都有点自暴自弃了。

想必刚才的她是由着性子切切实实地在冲我抱怨吧。

[确、确实给你添麻烦了呢。抱歉]

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好好同她致歉。

[啊、不小心把真心话给……！咱居然对那个会长说了这么不敬的话……！]

不过古奈尔酱一下就回过神来，然后又发起了抖。

如果这不是演技的话，那么她确实给人一种老朋友的感觉。

既然跟使徒和迷宫没有任何瓜葛，那么就没必要继续捆着她了。

但缇缇似乎另有想法。

[可是你不是在畏惧人家和涡涡么？这肯定还是

有什么蹊跷在里面吧？]

[不不，会害怕不是理所当然的么！魔王大人你这样的存在在旁人眼中是怎样的形象，你能不能好好理解一下啊！]

[啊、是哦……你说的有点道理。说起来确实。在千年前的时候，周围人的反应大抵都跟你差不多呢……]

不过因为谈到了缇缇的心灵创伤，所以她立马就萎了。不去管缩到房间角落萎靡起来的缇缇，我继续往下说道。

[看来缇缇也接受你的辩解了呢。可是，总觉得你面对我的反应也有点过激了啊？]

[那是因为在会长不见之后咱听到了好多不得了的传闻啊！那恶评都快赶上魔王大人了，想着咱认识的那个会长已经变了个人，所以超害怕再会的说！！]

说起来，误认为妹妹已死的我在那之后确实闹了个天翻地覆来着。和缇缇携手之后还特地做了把负面评价集于自己一身的安排。如果听说了那个时候的传闻的话，那么她会害怕我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如此这般地对信息进行整理时，已经对拼命辩解感到不厌其烦的古奈尔酱一脸沮丧地垂下了头。

[算了、会长直接用你擅长的魔法看看咱的脑子好了……咱真的没有说谎啊……不如说咱一开始就知道面对会长说谎是没用的了……说到底，咱魅惑的魔眼被会长的魅惑的魔法所覆写，根本就做不到反抗会长的说……]

她这就彻底降服了。

既然本人都给了许可，那么我也就可以把『Distance Mute』也划为对话的一种手段了。

[嗯一，那就失礼了……]

我稍稍考虑过之后便发动了魔法。

因为在同古奈尔酱的对话中发现她相当机敏，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确认。如果得不到她绝对没有说谎的保证，那么对话就会陷入死局。

[——魔法『Distance Mute・繫心』]

我麻溜利索地将手插进古奈尔酱的胸口打造出『联结』。

当然，因为几天前在大圣堂的『魔石人类』们的教训，所以这次我没有进行感情的传递，只有最低限度的记忆交换。当然，考虑到对方是女孩子，隐私方面的记忆我会手下留情的。

[嗯……]

虽然呻吟了几声，但古奈尔酱终究没有做出抵抗，魔法『Distance Mute・繫心』很顺利就成功

了。

再加上双方的目标都是『从两人相遇到分别为止』的记忆，所以对记忆的发掘也相当轻松。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翻阅一本古旧的相册一样。

——而最初的一张照片则是『在某个公馆的地下、四肢被木桩钉穿的古奈尔酱』。

而随着我在那个地点的出现，故事也拉开了帷幕。

……千年前。

在那个时代中，吸血种的『魔人』犯下的不人道的行径在各种各样的场所可谓是劣迹斑斑。

对人类进行掳掠、吸食、操纵、甚至破坏国家的存在——世人称呼这一群体为『吸血鬼』。

无法容忍『魔人吸血鬼』的恶行的当时的我的战斗记录——就是『相川涡波』与『古奈尔·库洛尼科尔·修尔斯·历基亚·英格利特』的故事的

情节。

从她的记忆看来，当时的我的姿态跟被唤作始祖涡波的时候相比，更接近于现在的我。虽然穿着的式样是异世界的风格，但头发和样貌几无变化。

当时的我与应该是缇娅拉的少女两个人一起同吸血鬼一族进行了死斗。然而对手是不死的存在。在故事的最后，通过借助作为『吸血鬼的异端之子』的古奈尔酱，我们好不容易实现了对吸血鬼的歼灭。

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因为将不死的吸血鬼杀死的方式是让同样作为吸血鬼的存在吸食他们的血液，所以就让古奈尔酱吸光了所有吸血鬼的血。因为这类似于对魂的吸收，所以她的级别有了迅猛的提高。就因为这样，一个空有高等级的半吊子吸血鬼就诞生了。

在那之后，因为她跟我兴趣相投所以就一起行动了，并且就是在我们共同行动的时候组建了英格利特商会。当然，这也不全是因为兴趣相投，对她来说也有以商会为后盾保护成为稀有人种的自己的目的。但因为我还有其它的问题要处理，所以不久就离开了商会。虽然作为『会长』的我不在了，但古奈尔仍然坚持运营商会为人民服务。

之后上演的商业传奇可就很不得了了。用从我那里获得的异世界的知识为武器，英格利特商会发展为了执世界牛耳的一等一的大商会。而且后来她也没有被卷入千年前的『世界奉还阵』，岂止如此，她甚至利用大战的混乱以财力为工具在大陆西面建成了一一个中立国。

那就是她的国家——『历基亚国』。

在那里她为自己营造了名为『名誉欠番姬』的可

以一辈子过着尼特族的堕落生活的地位，然后就窝着成天悠然自得地投身于裁缝这一爱好过上了美滋滋的生活。

不过作为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在国家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会要她出面。作为王族的同时算是国家的顾问。虽然是公主，但平时基本不涉足政事。而且如果国家真的要完，那么她立马就会卷铺盖跑路。她就这么沉浸在自由生活中度过了一千年的时间。

只是近来因为『大灾厄』的原因，她作为公主的负担重了起来。就在她为外交事务努力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为船队解围的我和缇缇，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我去。

搞什么啊，这个人生赢家。

我羡慕得都要胃出血了好不好。

这丫头真的和我活在同一个世界吗？

这丫头的人生才是我可望而不可求的理想异世界生活啊。

没错，她的人生就是这么棒，棒到我真心想跟她换一下。

[好，看来是结束了呢。会长已经看过咱最低限度的记忆了吧？可以把手抽走了吧]

她也感觉到了记忆检查的结束，所以自行从『Distance Mute』中抽离。

[嗯，已经可以了。我已经知道你是吸血种的最后一一名成员了。话说寿命真是长啊。跟我的世界的吸血鬼的设定一样]

虽然真的只看了最低限度的记忆，但我的疑问还是得到了解决，所以就解除了『Distance Mute』。

[呼。看来终于能理解咱了呢。不过，丧失记忆什么的还真是不容易啊。会长]

而且因为『联结』的影响，彼此都加深了对对方的理解。

[接下来我就直接用古奈尔称呼你好咯？……不过，虽然是吸血鬼，但古奈尔你还真是弱啊]

[拜、拜此所赐才能活到今天吧？]

听到我坦率的感想，古奈尔一边发抖一边虚张声势道。

知道她那异常的 Status 是名副其实的之后，我已经安心了。

从方才的记忆来看，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具备吸血鬼风范的吸血鬼了。

纯血的吸血种只剩下了古奈尔一个人，她的魔眼还受到了封印。虽然能化身成雾，但仅限于几秒的时间而已，而且很浪费衣服所以她不爱用这个特技。蝙蝠化又只会让她变得更弱，当然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怪力。不仅再生能力差得令人感到遗

憾，也没有生产眷属的能力。既然没有繁殖能力自然也不具备什么野心。但作为代替，虽然没有强大的能力，但她也没有吸血鬼常见的弱点，因而不可避免地被同族蔑称为『半吊子的劣等种』而受到排挤。

[那啥，你这体质近似于不老不死吧，不觉得困扰吗……？现在的我应该是可以确实地将你杀死的，你觉得如何？]

[不一要一啊———！！就是因为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这种话，所以咱才不想碰见会长啊！现在咱可是站在这个世界顶级有产者的位子上过着尼特生活的、所以会长不要操多余的心好吗！]

想到缇缇这个前例，我出于善意表示愿意担任她的介错。然而我的一片好心得到的只是伴以悲鸣的拒绝。

[当、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肯定不会杀你的。]

这点你可以放心。……不过，这样以来虽然知道了你认得千年前的我和缇缇，但你对使徒和迷宫的事情却一无所知啊，真是可惜。那个时候的你似乎一直都在老老实实地运营商会呢]

虽然澄清了误会，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她跟我的战斗完全没有关系。

从她的记忆中得到的情报真的是一片祥和。

[啊一，没帮上忙真是不好意思。毕竟咱一直都在极力避免跟使徒大人还有『理的盗窃者』的问题扯上关系来着。不过，咱觉得其它从千年前留存至今的人或许会知道会长当时的经历哦？]

[唉？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存活至今的人吗？]

[没错。毕竟长生种不仅仅只有咱一个啊。虽然不知道那帮人认不认得千年前的会长就是了……咱记得在世界树那边有作为『最后的纯血树人种』的『斯科纳·伊格德拉西尔』、以及在

联合国开拓地有作为『最后的纯血龙种』的『托尔普・特鲁克』来着]

这倒是个挺有意思的情报。

光是知道这点我们今天的谈话就是有意义的。

[嘿唉～。你还有同样作为长生种的同伴啊。原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同伴所以你才能愉快地活到现在呢]

[不不，咱要是遇见那帮人的话只会被单方面欺凌的，所以咱一直避免见到那些家伙来着……那帮人的性格真的是糟透了呀……]

看来她真的挺不愿意跟这些长生种当同伴的。

可能她和缇缇不一样，就算身边没有理解者也一样能开心地过活，又或者是因为有除了长生种以外的理解者吧。

就在我们的谈话大致来到尾声，彼此也成功理解了对方的时候，缩在房间的角落处喃喃自语的缇

缇也复活了。

[——很～好。那么这个叫古奈尔的接下来就陪咱们一起旅行吧。同伴又多了一个呢。捡到宝喽]

[诶、啥？同伴！？为啥啊！？]

[毕竟跟人家年龄相近的人相当稀有嘛。不会让你逃的哦～]

看来缇缇希望古奈尔能够陪她一起旅行。

[居然说年龄相近、我说你啊……]

[那～个，人家的年龄应该是 1111 岁吧——]

[古奈尔的话是 1050 左右吗。嗯—，虽然这样听上去挺相近，但还是差了五十岁呢，我觉得一般来说差了五十岁可算不上年龄相近啊]

[可是、再就没有比她更接近的人了呀……]

很少见地，缇缇的态度非常认真。

的确，能跟她一样走过千年以上的人生的人真的寥寥无几。虽然我和其它的守护者们光看年龄都

在一千以上，但都没有真正活了那么久。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跟缇缇同时代的人也就只有面前的少女了。

并且出乎我意料的是，古奈尔也颇有兴致。

[嗯、嗯～……时隔这么久能再跟会长一起旅行感觉也不坏吧？这一年里咱真的是要累死了呢……要是能再了解些异世界的事感觉也挺有趣，而且还能为商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还能让会长给咱做一堆好吃的呢……]

看来她以前曾有过和我一同在世界上漂泊的经历。因为那份体验，她有些欢喜地思索起来。

[啊，咱忘了问关键的问题了。请问两位是在进行一场怎样的旅行呢？]

[唔姆。人家的弟弟艾德他现在将『相川阳滝』当做了『支配之王』的代行者肆意妄为，因为这个原因，人家和涡涡正要去找他。顺便还有个叫

『使徒西斯』的家伙好像也干了坏事，所以要去教训她]

[啊、啊一……感觉这几个名字相当令人怀念啊—。……这些好像是『理的盗窃者』们对吧？]

虽然没有接触，但她姑且还是知道在过去将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的人物的名字的。作为大商会的会长的她想必肯定是一个情报通吧。听到这些名字之后，古奈尔脸色发青地问道。

于是我向她补充缇缇没有解释明白的地方。

[虽然缇缇觉得只要见到艾德跟他谈一谈就能解决问题，但我仍然觉得有同他爆发战斗的可能。所以我想着应该会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旅途吧]

[—请务必放咱一马。你们这级别的要是打起来咱可受不了。恐怕只要一瞬间咱就会粉身碎骨，等到战斗结束的时候已经变成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了]

听完我的话，古奈尔立马跪了个五体投地。

嗯—，这丫头做起决定来真是干净利索。

[你不是级别比涡涡还高么？没问题没问题。这是魔王命令。你必须跟人家一起走]

缇缇则蹲下身凑到跟古奈尔的视线齐平的高度、一边说一边戳了戳古奈尔的脸颊。

[放过咱吧！真心的，除此之外咱什么都愿意做！还望开恩啊！！]

估计是觉得这么下去的话会被强行带走吧，古奈尔拽着缇缇的衣角哭诉了起来。

就这样，缇缇和古奈尔一个说[不行，走]一个说[不要，不走]并持续争辩着。

两人的辩驳持续了几分钟左右，随后缇缇一把给古奈尔扛了起来。

[——啊，涡涡想问的都问完了对吧？]

[诶？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那人家就把这家伙带去自己的房间喽！总觉得这么下去没意义！人家要花上一晚的时间说服她，你就尽情期待好了！]

接着缇缇就扛着古奈尔打算离开我的房间。

[会长——！救命啊啊啊啊——！！]

古奈尔凄厉的惨叫传到了我的耳边。然而很可惜，因为我也想要她跟来一起旅行，所以说服她的事就决定放手交给缇缇负责了。

我满脸微笑着目送古奈尔被缇缇带走，于是她愤愤地冲我抛下了诅咒。

[畜、畜生——！会长你这巴嘎、巴嘎！会长什么的太过分了、咱要诅咒你！你就被自己至今以来攻略的女孩子们围起来一顿乱捅葬身刀下吧啊啊啊————！！]

[唔……]

虽然这诅咒相当孩子气，但却充满了现实感，我

实在无法付之一笑。
不愧是以前的老朋友，真是懂我。
而她这把握得恰到好处的诅咒也成为了我在抵达『柯尔库』港的前夜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接着，到了翌日一早。
朝阳明媚，天气晴好，我在客船的甲板上再次碰到了古奈尔。

[早上好呀～，会长！啊，让咱给你揉揉肩吧！？]
昨天晚上还对我施下了诅咒，到了今早态度却为之一变。如此洒脱的女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见。不过，看她的表情就知道是有求于我。

[你有什么想要我做的……？]
古奈尔还真的给我揉起了肩膀，并像昨天一样垂头丧气地讲道。

[抱歉……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吧，魔王大人的

事情，咱希望会长能施以援手……]

[啊啊，是这么回事啊……看来你真是不想跟我们一起走呢……]

看来缇缇真的折腾了她一整晚。

而她也做出了比起直接说服缇缇还是来拜托我更合适的判断。

[嘿嘿嘿，为了生存，不管是下跪还是什么咱都不会犹豫的哦？]

明明按摩颇是一把好手，说的话倒是相当下三滥。不过我告诉她不用那么担心受怕。

[没事的。那家伙不会真的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

[……是这样吗？既然会长这么说，那应该没错吧。好滴，咱继续摆出非常不情愿的样子好了。感觉只有这样才能求得一丝生机呢]

不过我没有告诉她，就是因为她那副不情愿的样

子很有趣，所以缇缇才会不厌其烦地折腾她。
毕竟缇缇的人生是极其不幸的。
而这段旅程则是对缇缇而言的『最后的时间』。
比起刚刚遇到的古奈尔，我当然会以尽可能满足
缇缇的心愿为优先。

[请、请问这是、古奈尔酱……？]

就在这时，一边[嘿嘿嘿]地笑着一边给我揉肩的
古奈尔的模样被其他人看到了眼里。
是昨天那位正统派公主。而克洛伊小姐则宛如护
卫一般跟在她的身后。
古奈尔立马调整好表情转向了两人那边。

[芙洛拉、克洛伊。你们无需介意。咱只是想跟涡
波大人打好关系而已……呵呵]

[诶、诶诶诶……？]

毕竟在本土地位无比尊贵的公主居然在像个侍
女一样给我揉肩，两人肯定会感到疑惑不解的。

为了增强说服力，古奈尔一瞬间就想出了借口。
[昨天夜里咱外出乘凉的时候，凑巧遇到了涡波大人，结果咱和他的关系在这一晚上变得相当不错了呢。对吧，涡波大人？]

[啊，是啊。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也附和她的说辞。

公主殿下那边似乎是接受了这个说法，但军属的克洛伊小姐却有所不同。她为了探明事实而进一步追问道。

[不，这也太荒谬了吧……就一晚上而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就只是聊了一聊而已。没错，仅此而已哦。克洛伊]

但古奈尔以强硬的口气顶回了克洛伊的询问。

[可是……不，这不是我该置喙的问题啊]

[没错，正是如此。真不愧是希达尔克家的千金。]

你果然很聪明呢]

无需多言便可令人缄口。唯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受到这个不像样吸血鬼（大人物）作为王族的威光。

不过这份威光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古奈尔一边揉着我的肩膀一边拜托道 [如果有個什么万一，魔王大人的事就拜托会长帮忙了！]

看到她这墙头草顺风倒的模样，正统派公主不禁露出了苦笑。

[我们就当涡波大人和古奈尔酱之间有着只有彼此才知道的秘密好了……不说这个，差不多也要到了呢]

她将视线投向了海的彼方，借此表明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

为了转移话题，我同克洛伊小姐打听起了目的地的现状。

[请问是要到『柯尔库』了吧……？不过我听说现在的本土正处于战时，没问题吗……]

[确实本土正处于战争，但『柯尔库』是安全的。战火绝对不会烧到柯尔库城下。请放心吧，涡波大人、芙洛拉殿下]

既是军人又是大贵族希达尔克家的千金的克洛伊小姐用沉着而典雅的语气抚平公主心中的不安。

接着，她用难掩激动的高音量道明了『柯尔库』之所以安全的最大理由。

[毕竟镇守『柯尔库』的，可是我们的代理总司令——斯诺·沃克大人啊！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斯诺大人都会予以解决的！！]

那就是斯诺·沃克这名少女的存在。

听着这令我心生怀念的同伴的名字，我们将视线投向远方。

与此同时，在瞭望台上的船员也望着水平线上的大陆高喊着 [要到了！]。

看来，这段耗时不短的船旅终于到了尾声。

我和古奈尔走到甲板的边缘，用各自的眼睛望着出现在彼方的大陆。

横贯整个地平线的大陆。

——也就是『本土』。

无需使用『Dimension』，我用肉眼就可以直接看到。

啊啊，我终于重新来到了这个地方。

到了这个战场——

割内老师的话：这个新角色并没有埋雷。

以主人公涡波确认的地方来看，她绝对是白的、纯白的。以涡波确认的地方来看。

242. 这就是斯诺

抵达了坐落于本土东端的柯尔库港之后，我们立刻前往办理『Living Legend 号』的驻港手续。不过多亏了有克洛伊小姐的介绍，手续的办理非常顺利。不然的话，像『LivingLegend 号』这样的大型船只肯定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审查的，但利用克洛伊小姐的立场，这些流程统统被免除了。结束了手续的办理，我们纷纷下了船照各自原本的目的行动了起来。

不过在船上举办茶会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同伴的所在地，所以犯不着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只要直接向克洛伊小姐拜托就好了。

[——唉，您想跟斯诺大人见面是吗……？]

[没错。我必须要尽快和她汇合才行。我和她姑且算是相识，所以只要告诉她说我来了应该就可以了……]

[这倒确实，涡波大人和斯诺大人的确是互相认识的……倒不如说，您二位的关系应该是相当深厚的啊，这点我也有耳闻。不过，就算您再怎么着急、斯诺大人她毕竟是掌管北部战区全域的总司令，我想实在是没办法那么容易就安排——]
[我手上有联合国那边的介绍信来着，用这个的话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这样啊，原来是走了国家那边的正式程序是吗。
容我确认一下]

当身边的船员们急急忙忙地装卸着船上的货物时，我将塞拉给我的介绍信递给了克洛伊小姐。她在接过信件浏览起来之后……脸色变得越来越青。

[唉……这个是、斯诺大人的『免职令』……？怎么会，为什么这么快就……？]

拉丝缇娅拉拜托我将斯诺带走，这当然就意味着

要让斯诺从现有的职位上离职。

递给克洛伊小姐的介绍信同时也是命令斯诺和我们同行，并安排人员补充斯诺离去造成的职位空缺的敕令。

[……那个，补充空位的人员似乎是由弗茨亚茨选定的一干人才，请你放心。我听说虽然没有斯诺那样有能，但为数不少所以应该能派上用场的]

[怎、怎么可以……根本没有人能够代替斯诺大人的——]

看来克洛伊小姐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虽然之前在船上看到她的态度时就意识到斯诺在她心中的地位之重了，不过这种反应怎么说还是有些反常。我本来是想稳妥地把这件事办好的，但看来还是有点麻烦。

[—克洛伊大人！紧急报告！！]

就在这时，一名男性从街对面连跑带喊地冲了过来。

看上去他并非船队的一员，而是隶属于柯尔库的士兵。

[非、非常抱歉，涡波大人。这件事先放一放……]

见她那慌张的模样，我只好点了点头并退开一步。

于是士兵立刻向她详述起来。

[之前的那个怪物正从西面向我们这边袭来！虽然数量不是十只而是一只，但也是不可小觑的威胁。现在指挥部那边正在制定以驻守在『圣柯尔库堡』的兵力迎击的计划，可能的话希望克洛伊大人也能参与指挥]

[是那个怪物吗？]

[没错。虽然斯诺大人此前应该是前往迎击了，但

好像还是有漏网之鱼。斯诺大人她也还没有回来]

[.....镇静一点。斯诺大人她一定是相信我们的能力，认为只有一匹的话交给我们也没有问题才会有此事态。我们必须要回应她的信赖才可以] 克洛伊小姐听完报告之后以镇定自若的表情如此答道。但拥有『Dimension』的我还是能看出她心中的动摇。这座港口城市如今陷入了危机。于是我立刻运用『Dimension』向士兵报告的方向进行侦查——接着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Monster】Centidreadnought: Rank32

是在空中飞舞的巨型蜈蚣。

这种怪物我以前见过。我和帕林库洛在本土中央战斗的时候，它也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怪物中的一种。

普通人要和那种怪物战斗的话确实是一件不俗

的挑战。Rank32——此等水平相当于十名联合国精英探索者的战力。但这座港口城市此时是否凑得出这般阵容呢。

想到这里，我便拓展『Dimension』开始衡量这里拥有的战斗力。这时，我们身后的古奈尔酱出声问道。

[嗯~，感觉情况不太妙啊。不过在会长看来又如何呢，你掌握的情况肯定比士兵的报告还要详细吧？]

[没错，有大型的飞行怪物正在向这边袭来。方向是西南偏西，距离十五千米，数量为一匹]

看她想要了解情况的样子，所以我就告诉她了听到我的话，古奈尔连连点头。

[咱就知道。只要跟会长在一起，这种程度的戏码就少不了呢]

接着，她蹑手蹑脚地拉开和我之间的距离。

正当我为了弄清她话中未尽之意而转头的时候，古奈尔酱已经抱起了正统派公主如脱兔般火急火燎地跑掉了。

[——然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现在！咱这就溜喽、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等咱跑远了就会为了彼此再也不见而祈祷滴—!!]

见她突然狂奔起来，担任护卫的一干人等虽然吃惊但也只好追上去。

总觉得护卫们对古奈尔的突然行动有些司空见惯了。

她逃跑的时机抓的很巧妙，我只能小叹一口气，而缇缇则愤慨地抱怨道。

[啊！那家伙还是逃掉了！……怎么说，涡涡。干脆怪物的问题交给人家解决，你去给她追回来怎么样？]

说到追踪的话肯定是我来更合适。但我并没有即

使做到那个地步也要拉古奈尔同行的想法。

[算了，就放她去吧。看上去她是真的不想应付我们。这次只要知道有从千年前活到今天的人存在就足够了]

[姆姆一。人家倒是非常想让她陪一程的说]

可能是对我的判断感到了不满吧，缇缇气得鼓起了双颊。

[忍忍吧。比起她的事，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处理怪物的问题。仅依靠这里的驻军对付那个怪物可能会有一定的牺牲的]

[好吧。那咱们就随手帮个忙去给它干掉好了]

虽然气得鼓起了脸颊，但缇缇也没有特别纠结。想必她也明白古奈尔酱是真的不愿意陪我们旅行。她很快就投入了讨伐怪物的筹划之中。

[既然这样，那人家这就去给怪物解决掉怎样。对付飞行类的怪物的话，人家比涡涡更合适]

[不用，还是我来吧。之前不是说了再有大型怪物出现的话就让我来主攻的么。正好我也有些事想拿那个怪物来试验一下]

另外，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还担心如果让缇缇出马的话，这座城市的受害状况可能会很惨。缇缇战斗的余波会有多么惊世骇俗我想都不敢想。所以还是我更适合静谧一些的战斗。

我们三两句话就决定好了作战的方针，然后便打算告诉正在指挥周围的士兵的克洛伊小姐。不过她看上去实在是忙得不得了，所以就麻烦其中一名士兵代我们通报一下。

[——打扰一下，克洛伊大人……涡波大人说他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涡波大人他？这实在是雪中送炭，只是……]

麻烦作为客人的我们出面对身为军人的她来说实在是有失体面。

因为理解她的顾虑，所以我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再摆出『英雄』的模样表演起来。

[毋需多虑，克洛伊小姐。『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正是为了这种紧急情况而存在的。我此去势在必得。你们没有必要勉强自己]

我这波表演的是面对危机无法坐视不管的『英雄』角色。

克洛伊小姐看到我的表演之后先是一惊，接着嘀咕道。

[又、又是、和斯诺大人一样——]

不过她的惊讶仅仅流于一瞬而已。

很快她就恢复了作为军人的矜持，向我深深地俯首道。

[那就容我接受您的好意了……当然，我方的部队也会在后方待机以备不测，毕竟实在不方便全

[都交由您一人处理]

言及于此，克洛伊小姐用钦佩的眼神仰视着我。那是一双蕴含着某种期待，寄宿着几丝憧憬的眼神。

搞不好她也和喜欢英雄戏码的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属于同类吧。脑海中浮现着这种想法的我冲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这就赶过去了。毕竟看上去情况很紧急呢]

[明白。正好我们这边的部队差不多也组织好了]说着克洛伊小姐便将士兵聚集起来。只用刚才这么短的时间，她就将驻守在这座城里的士兵召集了起来并完成了迎击的准备。

我一面叹服于她出色的手腕，一面在口头上对附近的地理状况做了确认，接着便沿着柯尔库最宽的一条大道走了起来。

想当然耳，这是一条可以让全副武装的军队通行的大道。而且，接到克洛伊小姐命令的『要塞』那边也派出了增援的部队加入进来，最终形成了一条如长蛇般的阵列。

我一边想着接下来的打法一边迈步，同时注意到有不少道边的市民指着我议论纷纷。稍稍用『Dimension』确认了一番，结果明白了他们是在议论[那个开拓地的英雄来到了这里]云云。他们投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英雄参加『境界战争』的期待。

这也难怪，因为此情此景在一般人眼中看来，确实像是我和缇缇在统率军队前进。为了避嫌我觉得还是不要在这里花上太多时间，所以就催促克洛伊小姐她们加快脚步离开城市。

接着我们开始向『Dimension』找到的最适合迎击的平原移动。因为士兵们的素质优异，所以没

用多久就抵达了目的地。

就这样，部队在距柯尔库西南方向一千米的位置处排兵布阵。

[——克洛伊小姐。就在这里准备迎击吧。大家请在后面做好准备。我先去同它战斗，如果有什么不测，到时候就有劳了]

[我明白了。涡波大人]

我缓缓地迈步离开了排好阵型的军队。虽然刚才我拜托克洛伊小姐如果有什么万一到时就有劳协助，但说实话根本就不会有她们出场的机会。就算真有什么不测，那也是缇缇出场帮忙，然后整片平原从地图上消失罢了。

我一边前进一边仰望天空。

我对怪物飞行的方位有着精确无比的把握。

它现在的位置和所处的高度、飞行的速度、抵达这里的时间点、可能会成为不确定因素的风向和

风速、温度和湿度、等等等等全都在『Dimension』的掌握之下。

我一边分析这些信息，一边确认接下来要使用的魔法和装备。

对把这个问题当做一大危机的军队来说可能有些失礼，但这场战斗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与艾德战斗之前的热身运动罢了。

[—次元魔法『Shift』]

我最近刚获得的魔法『Shift』。

我将它那可以引发捩转的魔力丝线缠绕在右手上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上。这样一来——

[—魔法『次元斩裂剑』]

——曾几何时的高难度魔法现在用起来也是轻而易举了。

跟帕林库洛战斗的时候，这一招是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大量的魔力才能使出来的，但现在却如此驾

轻就熟。看来服用大量魔石之后，对我已有的魔法也产生了不俗的影响。

[很好，感觉不错。剩下的就是装备的契合度了]
时机正好，一道巨大的黑影出现在天边。

Centidreadnought 出现的时间跟我预测的分毫不差。

我逐渐提高前进的速度，在平原上驱驰起来。在奔跑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到敌人身上，而是投向了自己身上的装备。准确来说是穿在我手脚上的——【Chrome Glove】和【Megistus Boots】。

两者都仿佛是被我一直使用至今的装备那样趁手。

用于缝制手套和靴子的魔石的丝线对我的魔力起了反应。

这让我的动作变得更加轻盈。

双脚拔地时感觉更加有力，握剑的手感也上了一个层次。

我一面在心中默默地感谢艾利巴茨的关照，一面提高奔跑的速度。

只用了一瞬间，天边的黑影就变得轮廓分明，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用肉眼看到天边那只巨大的蜈蚣了。而这对它来说也是一样，Centidreadnought 张开充斥着宛如利爪般锋利的獠牙的血盆大口，冲着作为它敌人的我纵声长啸。

以此为号，我也蹬了地面一脚——一跃而起。

这是一种既有急行跳远的感觉又兼具跳高意义的行为。

但它的效果绝非现代常识能够衡量的。我的跳跃力经过异世界的『魔力变换（Level Up）』已经升华到了其它的次元。而且还伴之以异世界魔法的力量。

[—魔法『Default』!]

我将犯规手段化作了这既是跳高又是急行跳远的行为的助力。

通过对空间的扭曲和压缩，一个普通的跳跃立时升华为堪比瞬间移动的移动手段。

就这样，仅在一刹那间，原本距离整整一千米的 Centidreadnought 已是近在咫尺。与此同时，蕴含魔法力量的剑划出了一道白色的弧线。

我首先冲 Centidreadnought 的腹部使出一记横斩，就这样将它那庞大的躯体一刀两断。当然，剑闪远远不止于此。接在第一剑之后，我又从各个方向挥出十余记斜斩。

不仅未能抵抗，就连发出悲鸣都做不到的敌人就这样自高空坠落。

在它陨落之际我仍然在不断释放斩击，等到敌人的身体触及地面时，它那巨大的身体已经被我切

成了上百段。

随后咚地一声、我也落到了地面。

着陆的冲击从双脚一直传到头顶。但是多亏了我这结实的身体和【Megistus Boots】的加护，冲击还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呼。一切顺利真是再好不过]

我仔细审视起自己用一口气的功夫打倒的怪物。

被我大卸百块的 Centidreadnought 仍然活着。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Shift』和『次元断裂剑』只是引发空间错位的魔法，并不具备物理层面的攻击力。因此我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敌人身体斩断，而是通过空间的错位扰乱它飞行的感觉。

如果 Centidreadnought 能够对身体的错位进行正确的计算并予以适应的话，那么它是可以继续活动的，但看上去它并不具备这样高的智能。

结果只剩下头部还完整的 Centidreadnought 只能趴在地上可怜兮兮地呻吟着。

[话说，我应不应该结果掉它呢……？算了，机会难得就保持这样好了……]

虽然看上去有点可怜，但据说这家伙是数度袭击城市的凶恶种类。

正所谓物竞天择，这次碰到我只能算它运气不好，做出决定后，我便待在它身边等待克洛伊小姐一行的到来。

看到 Centidreadnought 自天边坠落之后，克洛伊小姐立刻统领所有的士兵朝这边赶来。接着，看到了怪物的现状，克洛伊小姐惊讶地问道。

[涡、涡波大人……敢问这到底是……？]

[我用次元魔法把它的身体给分割开了。像这样保持它活着的状态加以捕获不可以吗？]

[您说捕获是吗……？确实、如果能抓到活的那

真是大有裨益。这样就能调查这个棘手的怪物的弱点了。不过，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捕获它，也不清楚能否把握好就是了……]

带着危机被化解的安心感，克洛伊小姐和我谈起了事后的处理。

然而在我们谈话的途中，在一旁一脸好奇地打量着 Centidreadnought 的模样的缇缇却突然抬头望向了天空。她的反应就像机敏的小猫一样。

缇缇感受着吹动平原的风，露出相当严肃的表情。

自我们来到地上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露出这种表情。

[——涡涡！]

接着，她高声喊出我的名字。

居然会有让缇缇摆出这种表情的存在，吃惊之余我中断了和克洛伊小姐的交谈，将注意力投向她

那边。

[发生什么了？]

[有个跟人家同水准的飞行能力者正在朝这边赶过来！！]

[跟缇缇同水准？哪个方向？]

因为战斗已经结束所以我缩小了『Dimension』的范围。我本想再次拓展，但却遭到了缇缇的否定。

[没时间用『Dimension』确认了！总之你做好准备！]

丢下这句话之后，缇缇便张开双翼冲上了天穹。因为缇缇剧烈的加速，一道暴风随着她扶摇直上。

接着她之后，又有一道暴风席卷而来。这次是跟 Centidreadnought 出现时一样的方向——那是一道横向流动的暴风。

[快快停下！来者何人！]

一个小型物体以凌驾于 Centidreadnought 的速度自天边踏将而来。

缇缇挡在该物体的行进方向之前纵声呵止。

随着一道急刹车，突然出现的存在静止于空中。

所有人也终于得以看清该物体的姿态。

[翠色的辉翼……？偏偏在这种时候……！]

那是一道令我十分怀念的声音，也是令我眼熟的面容。

少女的背后伸展着一对青色的翅膀。跟缇缇的羽翼不同，她的翅膀酷似龙种。在那对翅膀之下的是重叠掩映的民族服饰和庄严肃穆的披风。

少女留着一头淡青色的长发。乍看之下有些慵懒的樱色眼瞳中确实地寄宿着炽热的意志。

我立刻同缇缇喊道。

[住手、缇缇！她就是斯诺！斯诺·沃克！她不是

我们的敌人！！]

为了让双方都听到我的声音，我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喊。

一听到我的话，缇缇立马叨咕了一声[原来如此]，而她的战意也随之萎靡下来。而斯诺则因为惊讶而张大了嘴巴。

[——诶？]

斯诺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很显然斯诺并没有理清现场的状况，于是克洛伊小姐也跟着说明起来。

[斯诺大人！欢迎您回来！不过您已经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了！斯诺大人的朋友、涡波大人他已经将敌人解决了！！]

听到同僚的话，斯诺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眼前的光景并非幻觉，她一点点地摆脱了呆若木鸡的神态。

[唉、唉……？这？这是……？]

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疑问词之后，斯诺啪嗒啪嗒地扇动翅膀开始降落。

接着，双脚着地的她缓缓地向我接近过来。

——就这样，在此时此刻、时隔一年的岁月，青色的龙人少女斯诺·沃克终于和我再会了。

斯诺仿佛是在确认一般唤出我的名字。

[涡、波……？]

[没错，是我。抱歉了，斯诺。来的这么迟]

我也念出她的名字，并向她致歉。

即使有千言万语，我仍然觉得自己最先应该做的就是向她谢罪。经由斯诺在下一刻满溢而出的泪水，这份想法的正确性也得到了验证。

斯诺的双眼盈满了泪水。

在此时的她眼中，可能只容得下我的存在了吧。

就像丧失了除此之外的语言能力一般，斯诺不停

地重复着我的名字。

[呜、呜哇啊啊、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涡、
涡波——！涡波涡波涡波！我的涡波！是涡波啊
啊啊啊啊——！！]

斯诺哭着、喊着、呜咽着，来到了我的面前。

[呜、呜呜……！一直以来！我、一直以来都相
信着涡波会回来的！因为我跟涡波发誓不会再放
弃，所以这一年来我都相信着涡波然后不断地努
力着！我真的、超级超级努力了——！！]

从这份哭喊中，她这一年的辛苦便可见一斑。

不过，斯诺性格的另一面似乎也被周围的同僚们
窥见了。

[斯、斯诺大人……！？]

以克洛伊小姐为始，众多士兵因为看到自己司
令的丑态而大惊失色。从他们的反应来看，想必
斯诺是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不成器的模

样——这也让我明白了斯诺这一年里有多么出色地坚持战斗。

所以我根本无法拒绝她的拥抱。

[涡波、给我奖励！来摸摸头！摸头摸头摸头！好好摸摸我的头、夸夸我！！]

既然她的哭喊淤积了整整一年的份量，那么她的撒娇也一样是一年份的。

斯诺完全倚靠在我身上，自下而上地望着我索求着。

这我当然不能拒绝。

可是话虽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我也实在不能不顾形象——

[好、好好好，我摸我摸。你看，我在摸了哦。所以拜托你稍微冷静一下好吗。不是，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我能再冷静一点就帮大忙了……！]

我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开始抚摸斯诺的头。

话说周围的视线好扎心。

不过，只有缇缇带着好奇的表情从天上落下来。

[哦、嚯～？感觉这个女孩子相当有意思呢。亏人家刚才吓了一跳。不过、唔一……。总觉得跟赛鲁多拉有点……不对不像啊。性格上差得太多了。不如说跟人家更相似呢]

在此期间，斯诺仍旧死死地抱着我撒娇。因为斯诺的怪力，我几欲被压倒在地，不过还是拼命维持着站姿。

[涡波！诶嘿～、诶嘿嘿嘿～！]

[嗯，厉害厉害。真了不起。你很努力了呢。斯诺。
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这是我发自真心的对斯诺的称赞。

离别之际，我跟斯诺说了之后的事就拜托她了。
根据拉丝缇娅拉的话听来，斯诺很出色地完成了

我的委托。而且不仅如此，斯诺还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拼命努力，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职尽责。

既不曾驻足不前也没有任何懈怠，她始终都在向前迈进。

——那·个·斯·诺·居·然·做·到·这·个·
地·步。

因为有些感动，所以我持续不停地抚摸着斯诺的脑袋。

而克洛伊小姐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战战兢兢地走过来问道。

[斯、斯诺大人……您跟这位到底是……]

[嗯！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老公哦。诶嘿嘿~]

斯诺满面春风地给出了回答。

她擦了把眼泪、用相当不成体统的面容笑着跟自己的部下炫耀起来。

我想，这应该就是斯诺用一年时间塑造起来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的瞬间了吧。

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也无可奈何。

因为斯诺塑造的那份威严跟她实在是太不相衬了。

不过在克洛伊小姐她们看来则完全相反，她们只会觉得斯诺现在的模样跟她不相衬吧。克洛伊小姐抬高了音量迫近过来。

[老公！？请、请您不要开玩笑！]

[诶、诶？我没有开玩笑唷？克洛伊也知道在开拓地上演的那则英雄谭不是么？涡波就是把我从束缚中拯救出来的人。是把家族啊婚约者啊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打飞的人。所以说，他是我老公。诶嘿嘿~]

在过去被封印的爱称就此复活，斯诺也借此跟大家介绍起我来。

这果决的口气虽然证明了斯诺情绪的正常化，但也让周围的人因为震惊而说不出话。

不过，虽然全场都噤声不语，但唯有一人面露愠色。距离斯诺最近、也是最敬爱斯诺的克洛伊小姐狠狠地瞪着我。

[百闻不如一见、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天然小白脸英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吗——！]

嗯。这把不妙了。

虽然我是想尽可能地满足斯诺的撒娇的，但差不多也到极限了呢。

[呐呐，涡波。我们两个去好好聊聊吧、好～好地聊一聊！来听听我这一年的努力吧！听完之后来夸夸我！夸我夸我夸我！然后重新迷上我！可能的话干脆直接结婚好了！不如说来生孩子吧！！]

而且斯诺这边在各种意义上也是限界突破了。

[好、好了好了，拜托你再冷静一下、斯诺。深呼吸、快深呼吸。你再说下去我的社会地位差不多就要粉碎了。真的超不妙的]

[唉、我很冷静啊？我很冷静哦，所以咱们赶紧回柯尔库吧？]

等不及和我聊天的斯诺兴致勃勃地打算赶紧回到柯尔库。

[不不，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事得处理呢。比如说那边那只怪物的问题]

我指着动弹不得的 Centidreadnought 说道。
听完我的说辞，斯诺在犹豫了片刻之后，缓缓地向它接近过去并挥下一拳。

[.....嘿！]

只听吧唧一声，Centidreadnought 的脑袋就被



砸烂了。

[啊]

[好的，搞定了。工作结束。所以赶紧回柯尔库去吧。让我们在那儿好好聊聊]

怪物飞溅而出的鲜血洒在斯诺脸上，不过她毫不在乎地笑道。

如此决绝的行动让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确实有所成长，但斯诺还是有不少地方还是老样子。

话说，为什么我的同伴都这么擅长这种会让人汗毛倒竖的恐怖行径呢。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所以面对这种程度的事不会产生动摇就是了……

斯诺牵起见怪不怪的我的手，在众多的士兵的拥簇下开辟一条通路往柯尔库走去。在途中她还不

忘以上司的身份嘱咐克洛伊小姐。

[对了，从今天开始所有人不许擅自进入我的房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敢违背的话就处以极刑。而且我会哭的]

[斯诺大人会哭！？……不不，就算您说不许进入、可是接下来还有怪物讨伐的报告书以及招待塞斯提亚和历基亚国公主的事情要处理啊！]

如此不讲道理的命令让克洛伊小姐大为惊慌。

[嗯～。那就到早上为止好了。到明天早上为止，务必要贯彻这条命令，拜托了。特别是晚上，晚上绝对不可以进来！]

[斯诺大人，请您发言注意一下分寸！您可是『柯尔库』的最高领导人、是肩负『南方联盟』之一切的总司令、为人人所憧憬的『英雄』啊！！]

为了阻止过分率性而为的斯诺，克洛伊小姐可以说是相当拼命。

从她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她是真的不惜拼尽全力也要让斯诺回归以往。

然而，斯诺的反应却是——

[唉、那、那样的话。嗯……]

斯诺嘀咕了两声，在迷茫了一会儿之后，可能是终于厌倦了思考吧，她又露出了笑容。

[那、那这样吧，什么总司令什么英雄我都不干了算了？]

——她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表示说要就此辞职。

[斯诺大人啊啊啊啊啊啊——！？]

克洛伊小姐惨叫、整支部队也一片哗然。

毕竟自己的英雄在自己的面前表示说不想再做英雄了。会有这种反应也难怪。

在一阵哀嚎中，我仅仅只是感到了怀念。

这是和拉丝缇娅拉再会时未能体会到的心情。

这才是斯诺。

既倦怠又奔放还有逃亡癖、本质上就是个废人。

这样才符合她的风格。

我当然知道此时应该帮一帮克洛伊小姐她们。

只是，想到终于有一名同伴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我不觉莞尔一笑。

243. 光阴流转延及之物

对 Centidreadnought 的讨伐结束后，斯诺将我们带到了位于港口城市柯尔库附近的一座要塞。接着，在斯诺将部下甩掉逃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她就不停地偷瞄着我身边的缇缇。

她的情绪多少有些不满。

看来斯诺似乎觉得缇缇的存在有些碍事。

于是我立刻将缇缇是重要人物的事情解释给她听。

[.....那个、这边这位是五十层的守护者、缇缇]

[唔姆，人家就是缇缇。请多关照喽。正如涡涡所说，人家是迷宫里的怪物所以说话不用太客气]

缇缇以亲切的态度上前一步开始了自我介绍。

[你、你好。我是斯诺。请多关照。.....总感觉这个情节之前也有过一次来着]

斯诺战战兢兢地低下头回应道。接着她皱起眉

头，说出了跟我一样的心声。

一年前斯诺和三十层的守护者诺文相遇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对话。

[是啊，你说的没错。这家伙也不是坏人，所以我把她从迷宫里带出来了]

所以我也将与那时候相同的话重复了一遍。

但斯诺接下来的话却与当时有所不同。

她不仅没有责怪我的做法，反倒以一种安心的语气说道。

[看来你也跟诺文一样呢]

仅凭这一句话，就足以证明现在的斯诺与彼时相比有多大的改变。

和以前不同，这一次，斯诺在行过一礼后向作为守护者的缇缇伸出了手。

[就是这样。虽然人家的留恋跟那家伙不一样，但都期望着相同的结局。如果可能的话，人家希望

你也来提供协助]

缇缇则笑着握住了斯诺的手。

两人握过手后，斯诺向我提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

[既然带来了五十层的守护者，那就是说涡波这一年米都在迷宫里吗？]

[的确如此。斯诺，我这就讲给你听，告诉你我在那之后的经历——]

接着我开始概述自己至今以来的历程。

首先是在一年前和帕林库洛的决战告终之后，我坠入了迷宫深处这件事。然后又在迷宫的深层遇到了缇缇和诺斯菲，并和莱纳一起努力脱离迷宫。在那之后，我在地上了解到拉丝缇娅拉必须留守弗茨亚茨这个问题，于是便率先赶到了斯诺这边。具体细节如果要一一解释的话会变得非常冗长，所以我只是简单地讲明了这一连串的流

程。

而后斯诺也同我讲起了她这一年的经历。

在与我分别之后，她代替我力求将队伍带领好的事。以及向艾德和使徒发起挑战，结果连战连败的事。之后又竭尽全力地维系大吵一架的玛利亚和拉丝缇娅拉之间的关系，并作为调解人在一分为二的队伍中间担任纽带。自那之后的她基本就是一边为玛利亚的旅程提供帮助，一边为了抬高拉丝缇娅拉在弗茨亚茨的地位而作为代理人完成国家的委托。

[——我努力过了哦。在那之后，在大家吵起了架的时候……我想着必须要贯彻涡波的委托，所以必须要拼命努力才行……真的是一直努力坚持到了今天啊。因为我相信涡波一定会回来的……]

斯诺以闪着泪光的双眸微微一笑。

这样的她姿态是那样梦幻——那样动人。不觉之间，我真的在一瞬间被她迷住了。

再仔细观察一下，我发现与一年前相比，她身上有了不少变化。

原本她作为龙人的特征就只有尾巴和头上的角而已，但时至今日，她的右臂也显现出了相当多的变化。虽然受到了衣服的掩盖，但拥有『Dimension』的我却看得很清楚。因为皮肤的硬化，她右肩附近的体征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样貌了。恐怕这是她过度使用『龙化』的后遗症吧。仅仅过去一年就到了这等地步，那么不难想象再过数年会是何种模样。如果我时隔十年再回来的话，斯诺想必会彻底——

[是啊，你很努力了呢……真的、非常努力了……]
我用手牵起一缕斯诺这一年来饱经风霜的长发。
她那双美丽的樱瞳略带倦色，面容也稍显憔悴。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觉得这样的她很美。

与我认识的一年前的她相比，真的——

[诶嘿嘿~……]

有所成长的斯诺略带羞涩地笑了。

面对这样的她，我也露出了微笑。

尽管只有短短几句话的交流，虽然没有魔法的『联结』，但我和斯诺的内心确实实现了彼此相通。这时，一直在一旁守望的缇缇露出了比我和斯诺更加灿烂的笑容。

[唔姆，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呢！感觉斯诺至今为止一直在勉强自己，所以接下来你只要尽情向涡涡撒娇就好了。什么勉强什么虚荣统统要不得。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英雄之流还是趁早不干了为好。毕竟那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啊！]

看来缇缇也推测出了斯诺这一年的辛劳。

因而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花费千年习得的教训

传授给了斯诺。领会到这是缇缇真心的祝福之后，斯诺颇感欣喜地道谢说。

[谢谢你……缇缇虽然是守护者，但是跟诺文和缇达不一样很温柔呢。一点都不可怕]

[唔姆，那不是当然的么。可不要把人家跟那群脑子有病的混账三骑士相提并论呀！人家可是温柔又善良的大姐姐哦！]

[总觉得缇缇给人的感觉好温暖。我喜欢缇缇这样的人]

[人家也很中意斯诺呢。看着你总有一种莫名的依恋感。虽然不能说是女儿，但总觉得就像是人家的妹妹一样—]

[妹妹……？那我应该称呼你姐姐……？]

[哄哈哈哈！你想怎么称呼都行！不光是对涡涡，对人家也可以随意撒娇哦！]

[好棒！缇缇真是我理想中的姐姐！究极理想！我

[从今天开始就要当缇缇的妹妹！]

可能是性格太合得来的缘故吧，这两人的关系一下子好得不得了。

不过，我说斯诺……你刚才的话要是让格连听到的话他可是会哭的哦、而且是痛哭流涕那种级别的。

然而无关乎我的感伤，斯诺一把就扑进了缇缇的怀里。接着缇缇也一脸疼爱地抚摸着斯诺的脑袋。

[唔姆唔姆！有个这样的妹妹也不错嘛！]

[诶嘿嘿～，努力还是有回报的！不仅老公回到了身边，还得到了一个让我撒娇的姐姐！啊～，真是太棒了！！]

让斯诺和作为守护者的缇缇相见我原本还有些担心，不过现在看来都是瞎操心而已。这两个人关系亲昵得简直就像亲姐妹一样。

心中高悬的一块石头虽然落地，但也有另一个问题亟待解决。虽然刚才没有机会插嘴，但在风波告一段落的当下，我总算有机会谈及。

[在两位兴致颇丰的时候打扰虽然有些抱歉，不过斯诺，你那个『老公』的称呼方式，能不能收敛一下呢……？我之前在船上就跟你说过不是么？]

此言一出，这对亲昵姐妹的动作也变得有些僵硬。

率先发声的是缇缇。

[说起来人家对这个也很在意呢。那啥，也就是说斯诺你是涡涡在这个时代的妻子？还是说是小妾之类的吗？]

而她的问题正是我最为惊惧的。

[就、就是因为会给周围人造成这种误解所以才糟糕啊！]

搞不好克洛伊小姐刚才就产生了跟缇缇一样的误解啊，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等出了房间之后事情一定会很棘手。

[嗯～，我倒是完全不在意唷？虽然之前因为拉丝缇娅拉大人和缇亚大人、还有玛利亚酱的缘故而作罢，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呢……啊。对了，难道说缇缇姐姐你也对涡波——]

看来斯诺根本就不把克洛伊小姐还有军队同僚的评价放在眼里。比起那些，她倒是更在意我和缇缇的关系。为了不产生误会。缇缇非常利索地解释道。

[诶、人家对涡涡？嗯～，这个嘛。感觉更像是姐姐看待弟弟吧，应该是完全没有把涡涡当做恋爱对象来看待的哟？可能是因为他比人家小的原因吧？]

总觉得有种被缇缇居高临下地发卡的感觉。

话说全人类都比你年纪小好吧。

[——不如说，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考虑过那方面的事，所以不是很懂呢。因为以前一直觉得就算要结婚，人家的婚姻也只会是政治联姻呢]

[政治联姻……]

[因为人家以前是女王来着嘛。所以早就做好那方面的觉悟了。不过不用在意，反正到头来也没有结婚就是了]

[作为女王、觉悟……]

[总、总而言之斯诺哟！涡涡他对人家来说呢——！
]

缇缇意识到政治联姻的话题让斯诺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霾，于是强行转移了话题。

[最初是敌人、然后又是同伴、恩人、现在则是弟弟……对的，涡涡是人家排第二的弟弟啦！顺带一说最小的弟弟是莱纳！]

虽然已经没有当初那样偏执，但缇缇似乎仍然将我和莱纳视作她的弟弟。听到缇缇的话，斯诺在放心之余略微开起了玩笑。

[原来是弟弟吗，女王陛下！也就是说跟对异性的恋爱感情搭不上边是吗！？]

[就是如此。硬要说的话更像是弟弟呢]

[既然这样，那涡波做我的老公就没问题了对吧！？]
]

[姆、姆姆。虽然人家倒是无妨……但总觉得在其他方面还是有些不妥呢？首先，虽说闹得不欢而散，但涡涡毕竟是有诺斯菲在的]

[诺斯菲……请问这是指谁呢？]

[嗯？你不知道吗？她是涡涡千年前的老婆啊]

[——诶、lao po？]

原本感觉缇缇处理的不错，斯诺的情绪蛮稳定的呢，但是她这话说得真是吓得我不插上一嘴不

行。

[缇缇！！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行！？]

在方才的概述中成功淡化的问题被缇缇曝光，这令我大感焦急。

当然斯诺也不例外。

[诶、诶？]

听到什么千年前的老婆之类的词，斯诺一副接受不能的模样缓缓地从缇缇身边离开，然后就这样朝我接近过来。不知为何，她将双手抬过了肩膀，而且冲着我的脖子掐了过来——

[把、把手伸向我脖子是要干嘛！？]

我连忙退开一步躲了过去。

然而，被我躲掉的斯诺则满眼泪花地颤抖了起来。这次她不是因为再会的喜悦，而是因为悲伤流出了眼泪。

[因、因为嘛……涡波在这一年里，竟然跑去娶

了老婆……明明我们那么担心你……这实在太过分了呀……]

[不是啊！我才没有娶老婆呢！诺斯菲不是那回事儿啊！再说我根本没有跟她结婚的记忆啊！而且举办仪式认同那段婚姻的国家现在也没了！再加上我们双方都决定要把结婚的事实当做不存在所以婚姻关系已经被废弃了！而且说到底她还是守护者唉！就在几天前我还和她杀了个你死我活呢！]

为了解除斯诺的误会，同时也为了保全自己，我拼命地进行着辩解。

[唔—姆，这说辞真是好过分……就不能再委婉点吗，真是的……]

缇缇对我的辩解还颇有微词的样子，我这可是关乎死活的问题，求你闭嘴行不行。

你看看斯诺现在的表情好吗。

这毫无疑问是打算窃听我接下来一个月的生活的表情啊。

虽然这种程度的对待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讲道理这可是很不得了的啊，那可是窃听啊、是窃听的说。

为什么你要在这种时候提起诺斯菲的事儿啊。

不过我拼命的辩解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斯诺的眼神逐渐恢复正常了。

[是守护者吗……？既、既然这样，那可能没关系……？]

看来是多亏了诺斯菲作为守护者的总有一天会消失的特性所赐。

[没错，她是六十层的守护者。而且跟缇缇不一样，她是我的敌人啊。虽然缇缇好像仍然把诺斯菲当做朋友，但我就做不到了。她实在是……对我抱有的恶意太深了]

我把自己对诺斯菲的想法如实道出。

直到现在，她那恶意满满的嘲笑我还觉得历历在目。

跟她缔结恋爱关系什么的，绝对不可能。

听到我对诺斯菲的评价，斯诺终于完全恢复了冷静。

[……这个叫诺斯菲的人是涡波的敌人，但却是姐姐你的朋友？]

[不，应该只是人家单方面这么想而已。毕竟诺斯菲已经明确表示说她和人家不再是朋友了呢……不过，那样也好吧。因为人家相信，涡涡总有一天会拯救诺斯菲的。所以诺斯菲那边人家并不担心]

缇缇似乎对我会拯救诺斯菲的事坚信不疑，确实、跟生前一直处于敌对关系的缇缇比起来，由我予诺斯菲以救赎什么的听起来好像的确更合

适一些，但我本人倒是没有将之付诸现实的自信。

在斟酌过缇缇的话并审视了一番我的表情后，斯诺的表情总算恢复如初。

[嗯。这个叫诺斯菲的人的事情我大概明白了。
.....呐、我说，姐姐。比起你的朋友，你能不能
为我提供更多的支持呢.....？拜托了。因为我的
愿望就是成为涡波的妻子。诶嘿嘿~.....]

接着她不知为何就像在献媚一样以自下而上的小眼神又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请求。

[姆、姆姆。这个、就算你要我支持你，可除了诺斯菲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在呀.....就在几天前，涡涡这小子还跟一个叫拉丝缇娅拉的美女告白了呢。所以，人家觉得你和涡涡是没那么容易就能两情相悦的呢.....]

[诶.....? gao bai.....?]

然而斯诺的请求换来的却是缇缇投下的又一发炸弹。

[缇缇！说真的算我求你了，能不能给条活路啊！！
]

不是开玩笑，再这么下去真的要出人命的啊。看到斯诺目光的昏暗又上了一层楼，这次轮到我泪目了。然而缇缇却对我的央求充耳不闻。

[对同伴有所隐瞒不是人家的风格]

[这点我也一样啊！但是这玩应儿总得分个时机吧！？]

[时机什么的就是借口，涡涡其实就想按下不说吧？当然，人家也会好好地把告白的结果告诉她的。——斯诺啊，你放心吧。这小子在人家面前被人狠狠地甩掉了哦]

而且还把我告白的凄惨结局也告诉了斯诺。

[.....被甩了？.....怎么会？]

斯诺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我。

看来她对我告白失败的结局感到不可思议。

她的惊讶程度甚至超过了作为被甩当事人的我。

[这、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一回到地上就同她告白，结果只得到了冰冷的回绝……]

[…………]

因为我也和缇缇一样都奉行不向同伴做任何隐瞒的主义，所以我没有掩饰什么。

听到我的话，斯诺陷入了沉默。

她紧紧地盯着我，在依据我的表情判断出我没有说谎之后，斯诺经过一段反复的斟酌，最后以沉稳的语气说道。

[……既然被甩了、那也行吧。毕竟拉丝缇娅拉大人本来就领先我一步]

斯诺冷静地确认过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后，她的双眼再次恢复了明亮。不，不仅仅是恢复那么简

单，她的双瞳中闪烁着一道前所未有的光芒。

[就算涡波钟情于拉丝缇娅拉大人，我的心情也不会变的。因为我已经决定不会再放弃了呢。所以我还会继续努力的。用我自己的方式，让涡波喜欢上我]

这是曾经的斯诺不会说出口的话。面对她这兼具一军总司令气魄的姿态，我和缇缇不禁屏住一口气。

说真的，挂在我眼角的泪水差点就流出来了。在之前的海上旅行中无论是料理还是洗涤都懒得做的她居然变得这么出色。如此卓越的成长真是感动的我眼角发烫、口不能言。

缇缇也被斯诺的神态触动并出言夸赞。

[哦哦~……这表情真不赖……]

[所以呢，姐姐……如果你能站在我这边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哟？]

不过斯诺倒是利用起了现场的气氛向缇缇撒起了娇。见状我那滚滚发烫的眼角的温度迅速冷却了下来。

[唉、这个问题人家是想秉持平等精神的说……一定要站队什么的实在是——]

[求你了，姐姐大人。这是斯诺一生的请求……！]
]

[姐、姐姐大人？这叫法总觉得有点怀念……]

看来斯诺的成长并不局限于内心强度。

我这才意识到她就连撒娇的本事也日益精进了。斯诺以敏锐的眼力观察着缇缇的表情变化，然后选出最合适称呼试图触动缇缇的心弦。结果软肋被戳中的缇缇立马就变得跟一个疼爱孙女的老奶奶似的。

[唔、好吧。真拿你没辙]

[真的！？谢谢姐姐！！]

[唔姆，是真的！从今天开始人家就站在斯诺这边了！涡涡跟斯诺的婚事就由人家来撮合！！]

[好棒、姐姐大人、心胸宽大！气度非凡！女王气概十足！嗯、姐姐大人是我的女王陛下！女王陛下、万岁万万岁！！]

虽说斯诺是想拍缇缇的马屁，但她挑选的措辞实在是不太合适。

[女王万岁……？呜呜……！]

缇缇因为心灵创伤受到刺激而以手扶额。不清楚个中缘由的斯诺则一边惊呼[女王陛下、没事吧！？]一边颤抖起来。

看到这一幕，我也意识到斯诺虽然成长了不少，但有的地方还是老样子。

像这样好心办坏事的斯诺总觉得令我有些怀念。

[斯诺，以后不要用女王之类的词称呼缇缇了。她对这方面的称呼是有心理阴影的]

[唉、抱、抱歉！]

斯诺连忙向缇缇道歉，而缇缇虽然流着急汗但还是同她报以微笑。

[没事，人家不在意的。毕竟是好不容易得到的同伴兼妹妹嘛！不用纠结这些，赶快调整好心情再讲点别的吧！]

[好吧。正好我也想和缇缇你多聊一聊。不过，最让我在意的还是刚才提到的『千年前』的事情。关于这部分的事，我想再多了解一些]

斯诺以锐利的目光看着我询问道。

[千年前的事情吗……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而且——]

千年前的战斗说到底都是我和『理的盗窃者』之间的问题。将与过去的因缘无关的人牵扯进来令我心有抵触。但我的迷茫紧接着就被缇缇的话一扫而空。

[确实，要将现代的人卷入千年前的恩怨纠葛之中不免令人感到过意不去。但斯诺毕竟是要加入和使徒西斯的战斗的同伴，人家觉得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你说的对啊。斯诺，那就请你听我说吧。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兄妹两人一把——]

我开始讲述起自己目前了解到的千年前的事情——并藉此请求斯诺的协助。

我回忆起的记忆，首先是和使徒西斯还有圣人缇娅拉以及妹妹阳淹三人一起度过的日子。在那之后，阳淹因为使徒西斯的过失化作了怪物，而因此变得自暴自弃的我得到了圣人缇娅拉的拯救，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整个故事。过程中再加上缇娅拉的补充，我们详尽而认真地讲述着。

讲述的内容实在是过于荒谬，在活在现代的人看来只会付之一笑罢了。毕竟我不仅否定了大陆流

传千年的传说，还自称是其中主要登场人物之一的始祖本人。如果被莱文教的忠实信徒听到，搞不好我会被人用刀捅过来的。

但斯诺却非常坦然地接受了我的说辞。

似乎在斯诺眼里，千年前的传说不过是近似于童话故事一样的东西。不管我是不是其中的登场人物对她而言都没有什么实感。就算说到我是从千年前的世界被召唤至今的人，她也只表示 [嗯一，这样啊。既然是涡波这也没什么不可能的呢] 而已。对于她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是存在于她眼前的我。

想必换做玛利亚的话，她可能也是跟斯诺一样的反应。

跟千年前有瓜葛的只有缇亚和拉丝缇娅拉两个人。感觉只有在跟这两人谈及这些的时候才需要特别注意。

——这段有关千年前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了夜里。会持续这么久主要是因为顺带插入了缇缇的故事。虽然对我的故事反应平平，但斯诺在听缇缇的故事的时候倒是代入了相当多的感情。即使时间已经入夜、吃过晚饭、这两人仍然在互相安慰和谈笑。

就这样，随着队伍的牵绊得到巩固，夜色也变得越来越浓。

在本土的第一天就这样迎来了尾声。

斯诺这名同伴回到了自己的身边，队伍内部的不安也已经消除。

一面对旅程的顺利感到欣喜，一面将斯诺和缇缇的交谈当做安眠曲，我就这么在斯诺房间的一隅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我将同床就寝的斯诺和缇缇叫醒，嘱咐她们马上做好离开柯尔库的准备。虽然我们的旅程并不紧迫，但也没有虚度光阴的理由。

被唤醒的斯诺和缇缇都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等两个人做好准备之后，我们便可以出发了。

不过，在离开斯诺的房间之前，『Dimension』注意到有人正徘徊在门外。我一边同那个人问好，一边走出了斯诺的房间。

[那个、早上好啊]

待在门外的正是眉头紧蹙的克洛伊小姐。看她的样子，似乎是从很早之前就等候在此了。

克洛伊小姐先是瞪了我一会儿，接着便向我逼近过来质问道。

[—你、你在『早上好』个什么劲啊！到头来还是睡在斯诺大人的房间里了啊！真是龌蹉！你在斯诺大人的房间里到底干了什么！？昨天到很晚

的时候我还能听见有声音从里面传来呢！]

[……我对神起誓自己什么都没干。只是叙了下旧而已]

[既然只是叙旧的话，那在别的地方不是一样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屏退旁人呢！？]

虽然我一力主张自己的清白，但克洛伊小姐丝毫不相信我的说辞。

早早就意识到不管怎么回答都只会被看作借口，我直感到不知该作何是好。见状，斯诺从旁介入了我们的谈话。

[别这样、克洛伊……不要责备涡波了。因为这全都是我的心愿嘛……唉嘿嘿 ~]

相较于早前，情绪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斯诺带着假笑为我开脱，结果当然是火上浇油。

[这、这反应不就跟昨天的古奈尔殿下一样吗！英雄涡波——你、你这个变态！！]

克洛伊小姐忍无可忍终于骂出了口。

但这也难怪，因为在她的视角看来，因为我的缘故，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女性的处事风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是极其不自然的程度。

[非常抱歉。我实在也不想这样的.....]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比起这些，拜托你快点从柯尔库消失好吗！只要你在这里，斯诺大人她就会变废柴的!!]

[.....我今天就会从柯尔库消失的。只是，正如昨天给你的介绍信上写的那样，从代理总司令的职位上离职的斯诺也会跟我一起走]

[这、这可不行！斯诺大人是我们的斯诺大人！那种命令简直荒唐！我才不信呢！什么叫无限期休息啊！太奇怪了吧！？怎么可能有这种命令！！]

克洛伊小姐手里攥着昨天的介绍信一脸愤慨地抱怨着。

[可是它确实是真的。如果你怀疑的话大可去确认一下]

[反正也是你诓骗了弗茨亚茨的公主殿下弄到手的吧！所以我才说你这个人真是龌蹉啊！！]

我只是想强调书信的真实性而已，结果这次连人格都受到了攻击。

看来不管我怎样冷静地予以回答，她都不会接受我的辩解。感觉老是这样下去的话会耽误很长的时间，我也是没辙了。

缇缇似乎也意识到了事情的复杂，于是她牵起了我的手向前伸去。

[唔姆，真麻烦。涡涡，你直接朝她的胸来一发怎么样？快快，动手吧动手吧]

[你是说『Distance Mute』吗？人家没同意怎么能随便做呢、你傻吗。还有措辞方式正经一点。你那么说被人误会了怎么办……！]

虽然缇缇催促我使用繫心的魔法，但在弗茨亚茨大圣堂发生的事尚且记忆犹新所以我是拒绝的。

[要、要是同意的话你就会袭胸吗……！？果然是变态！！]

克洛伊小姐惊得用双手捂着胸退开一步。

[果然被误会了……]

我在克洛伊小姐心中的人物形象看来是废了。

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挽回了吧。

[不管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会认同你的！作为掌管柯尔库城的副官，我绝对不会退缩！如果斯诺大人不在了的话，『北方同盟』一定会趁机发动进攻的！现在『境界战争』的海战那边也基本都是依靠斯诺大人的力量才能保持均势的哦！？斯诺大人的力量对这里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她不在了，各种方面的平衡都会被打破的！为了这个国家、不、为了世界！我绝对不会让你通过这

里!!]

克洛伊小姐很快又向前迈出一步，挡在了我的面前。

她这番举动颇有保家卫国的军人的骄傲。

而最先对她的这份骄傲做出反应的人则是缇缇。

看缇缇的表情就知道她是对克洛伊方才所言心存芥蒂。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难办了呢。

虽然人家原本不打算在这个时代掀起太大的波澜，不过实在是无可奈何。既然如此，那人家就去把克洛伊·希达尔克阁下的不安消除了便是。

来吧，请说说看斯诺现在的职责都有什么]

[斯诺大人的职责？就算是你这样的魔法使也是不可能做得来的哦。斯诺大人要做的是对付『北方』的袭击、将这里守护好、并团结臣民——]

[原来如此。差不多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么人家

就去战场上让你所说的什么『北方同盟』陷入无法行动的状态好了。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吧]

[什、什么！？]

听到如此荒谬不经的言论，克洛伊小姐大惊失色。

看来缇缇不惜大闹一番也要坚持将斯诺带走。她应该是看不惯这座要塞对斯诺那病态的依赖吧。

[缇缇！]

我高声呵止。了解缇缇作为女王时期的经历的我很清楚，她方才所言并不是虚张声势。

[不用担心，涡涡。人家只是稍微跑一趟，让对面的总司令陷入无法行动的状态而已。关键是让双方平等地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如此一来，在一段时间里战争自然会陷入僵局。这道理很简单不是？]

缇缇一本正经地说道。

克洛伊小姐也理解到缇缇那荒唐的提议不只是嘴上说说，于是她声音颤抖着争辩道。

[那等荒唐的行径……就、就算你真的能做到，那也……]

[还不能接受的话，那人家就把对面的整个前线都瘫痪掉，这样可以吗？]

[问、问题不在这里！我只是不能容许这边这个男人随心所欲地带走斯诺大人而已！斯诺大人的力量不应该只为了一个人的私利而发挥！！]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依靠斯诺的力量呢……不过，如果你还是不同意的话，那人家就算把你们双方都统统灭掉也要带斯诺离开哦……]

[把双方都……!? 那种事……]

缇缇有条不紊地将解决方案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不过那全都出离现实太多以至于克洛伊小姐的思考无法追及。

看到渐渐语塞、膝盖也开始打颤的克洛伊小姐，
缇缇挠了挠头。

[……姆姆……看来有点欺负过头了呢。抱歉，人
家刚才有点昏头了]

虽然缇缇是想拐弯抹角地劝诫克洛伊小姐不要
过度依赖个人那强大的力量，但对方还没来得及
领会她的意图就因为那慑人的压力而被吓倒了。

毕竟是来自守护者的压力，一般人的话早就已经
吓昏了。克洛伊小姐能坚持这么久实属不易。

缇缇一脸歉疚地继续说道。

[啊一，克洛伊唷。说真的，你完全不用担心。毕
竟再过几天『北方』的统一战线就会崩溃的。因
为作为北方同盟盟主的『支配之王（Lord）』将
会消失。同时，在暗地里操纵『北方』的『艾德』
也一样会消失。全都经由咱和涡涡他们的手]

接着，缇缇在无可奈何之下说出了我们这趟旅行

的目的。

[『北方同盟』的『支配之王』会消失……？这、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人家和涡涡接下来就要去让那两个人消失掉。而联合国上层的现人神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对斯诺下达的指示就是要她配合我们的暗杀计划。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英雄』和『英雄』强强联合。作为军人的你如果要反对这个决定的话，人家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哦？]

[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说过……]

缇缇还添油加醋地让理由变得圆润了一些。

克洛伊小姐听过之后语气越发孱弱，接着斯诺继续道。

[抱歉，克洛伊。我要跟涡波一起走]

[斯诺大人……]

[昨天太忘乎所以以至于说了很多奇怪的话，不

过我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所以放心吧]

她把住情绪低落的克洛伊小姐的双肩，借着缇缇
刚才想出的借口劝说起来。

[我觉得和涡波他们一起前往北方才是『南方联
盟』的取胜之路。当然，我自己也希望能和涡波
在一起就是了]

被尊敬的斯诺亲口劝说，克洛伊小姐虽然心有不
甘但也只好接受现实。

不过，还没完。克洛伊小姐仍然拉着斯诺的衣摆，
她还没有放弃留住斯诺的念头。

于是斯诺又丢下一句话，彻底切断了她的不舍。

[我明白克洛伊对我的期待。但是，抱歉了。我
无法回应你的期待……正如克洛伊想要和我待
在一起那样，我也想要陪伴在涡波的身边……所
以，我要和涡波一起走]

[……看来……确实是这样呢]

克洛伊小姐没有办法否定斯诺的话。

她垂下脸，缓缓地松开斯诺的衣摆，然后拉开了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和缇缇则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看着那『一份理想』。

接着，克洛伊小姐又跟一开始一样冲我狠狠地瞪了过来。然而接在后面的台词却大有不同。

[涡波大人！你要是给斯诺大人弄哭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你可要记好了！！]

[……嗯、好的。我知道了。我会铭记在心的]

我就这么跟克洛伊小姐做了个约定。

换句话说，这就是斯诺粉丝俱乐部又添新丁的意思了呗。一边暗暗感慨历史的重演，我一边随口许下诺言。

得到了我的承诺后，克洛伊小姐深深地叹过一口气，随后问起了我们的移动手段。

[.....真是没办法。那我这就去准备给大家使用的马车吧。使用马车移动应该可以吧？]

本来还觉得没辙了呢，不过到头来多亏了缇缇和斯诺的功劳总算是成功说服了她。让隶属于『南方联盟』的她成为同伴的话，接下来的旅程想必会方便不少。

[非常感谢。我正发愁接下来的陆路该怎么走呢]

[为了路上不节外生枝，我会再做一些安排的。另外再把这边使用的地图也给你们吧。我记得你们预定的行程是打算从『柯尔库』前往『达利尔』对吧？]

[是的，然后再经『达利尔』前往北方的『佩艾希亚』]

[这样的话，那么沿着北边的山脉前进是最好的。具体的路线是——]

看来只要排除对斯诺的执念，克洛伊小姐就是个

非常优秀的人。

三下五除二地谈妥之后，不到几十分钟的时间，
给我们使用的马车就在城外准备好了。

旅途必备的物品不仅在马车中应有尽有，就连我们在『LivingLegend 号』上的私人物品都收拾好了。

万事俱备之后，斯诺在出发前同克洛伊告别道。
[——多谢了，克洛伊。之后的事就有劳你了
呢……]

[没有的事。刚才都是因为我的任性，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细枝末节的手续就请交给我吧。
斯诺大人只要放心出发便是]

[嗯，那我出发了]

缇缇以极其认真的表情旁观着这场离别。
她在我的身边紧紧地盯着互相告别的两人。
此时寄存于她心中的感情肯定复杂无比吧。尽管

她明白斯诺与自己不同，但很可能还是将斯诺和过去的自己重合在了一起。

反省过先前的发言并默默地观望着斯诺和克洛伊的缇缇的姿态，在我看来总觉得比往常要成熟了些许。尽管是早已亡命的守护者，但却有了一些成长。

就这样，我们从『柯尔库』出发，踏上了前往位于本土中央的『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旅途。将理应待在那里的玛利亚带上之后，北边的『佩艾希亚』便仅剩咫尺之遥。尽管路上会穿越数段战场，但有我的魔法在应该不成问题。

当然，并没有人保证过艾德等人一定会在『佩艾希亚』。然而，我和缇缇都有他就在那里的预感。我们都确信，『现在』的『佩艾希亚』才是『归途』的终点——

在这段『归途』中，缇缇找到了形形色色的东西。

在最后，缇缇到底会跟艾德传达些什么呢……我一面对此感到在意，一面驱车出发。

244. 未见之二人

虽然克洛伊小姐为我们准备的马车规格不大，但品级之高绝对是一目了然。

美轮美奂的内部装潢自不必说，就连充当动力的马匹也是冠绝全军的。

甚至就连车轮都非常讲究，这样看来为了打造出这辆马车一定搭上了不俗的人力物力。

至少在这趟旅行中是不用担心它会坏掉了吧。

在柯尔库与斯诺汇合的我们目前正驱车向西行驶。

当下的目的地是被冠以『西迷宫』这个名字的我和帕林库洛的战场的遗址。

根据从拉丝缇娅拉和斯诺口中得到的信息来看，玛利亚和莉帕似乎正待在那里，将这两人带上之后，我们就可以改向北方进发了。

我在驾驶座上握着缰绳，沿着平整的公路不断前

行。

虽然在一年前还要驾马飞奔，但现在只需要乘着马车悠然自得地前进就行。

不仅地理环境已经烂熟于胸，同时也有『Dimension』帮忙避开危险的军队，所以已经整整一天都平安无事了。如果继续保持下去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能抵达目的地。

不过姑且还是有一个问题。

既不是因为军队，也不是因为盗贼——而是公路附近的怪物。

『Dimension』感知到了庞大的体积和魔力，我无奈之下只好换了条路继续前进。

总之就是这样，在本土有不少的大型怪物。虽然不会频繁遭遇，但因为『Dimension』的拓展范围很广所以总给我一种泛滥的错觉。

[话说、大型怪物真是多了不少啊……变成这样

的话贸易活动还能正常进行吗……？]

这是我一个纯粹的疑问。

坐在马车里的斯诺听到后给出了问题的答案。

[从那场『大灾厄』之后，世界各地就一直是这个模样了呢。不过，交通流量倒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盗贼的数量也相对减少了啊。在公路上行进的危险前后并没有太多变化]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大型怪物的增生吗……是因为帕林库洛的『世界奉还阵』的暴走所致吗……？]

[也可能单纯是因为大地的崩坏改变了怪物的生存环境哦……？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据说被蕴藏在世界底部的魔力发生泄漏的关系就是了……]

当我们针对『世界奉还阵』的影响展开推测的时候，缇缇出声说道。

[人家投是魔力的原因一票~。从经验上看，这种

问题基本都是因为魔力的缘故。千年前，因为魔力的原因在各地就发生了形形色色的异常事件]活的很久，见过很多世面的缇缇的人生经验当然是非常贵重的。

以她的话为基础，我将手抵在下巴上进一步思考起来。

在我千年前的记忆中，有将『魔力』称为『毒』的片段。由此观之，被我看作既然是异世界那么就理当存在的『魔力』可能并不是这个世界生而有之的东西。

因为『魔力』的原因扭曲了人的姿态，因为『魔力』的原因导致了大型怪物泛滥成灾、因为依靠『魔力』驱使的魔法的原因让『代价』这种离经叛道的东西大行于世。

说来，我记得作为使徒的西斯对『魔力』知之甚深。那么等之后见到她时，我就试试能不能从她

口中打探出什么好了。

利用旅行的闲暇，我在心里整理着感到在意的事项。

不过认真做事的就只有我而已。

在马车后面休息的那两个人虽然偶尔会回答我的问题，但基本上就是在享受生活罢了。她们两个全都摆着一副开心自在的模样聊啊、玩啊、吃啊、睡啊什么的。

概括来说就是斯诺特别亲近缇缇，而缇缇也特别疼爱斯诺，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关系便亲如姐妹。

[话说、你们两个不嫌热么……]

现在斯诺正让缇缇给自己做膝枕。不光是嘴上聊得亲昵，连肉体接触也十分亲密的她们两个让我光是看着就觉得热得慌。

[完全不哦～。感觉很暖和超舒服的。真想让涡波也给我做个看看呢]

[别吧，还是算了。这实在太羞耻了]

不过当事人似乎完全不觉得热就是了。岂止如此，斯诺还两眼发光地盯上了我的腿。这家伙、趁着拉丝缇娅拉她们不在身边可真是为所欲为啊。还是说就是因为知道机会只有现在所有才在全力把握呢。

[所以我才让缇缇姐姐给我做膝枕的哦。因为我知道涡波是个害羞鬼呢]

[涡涡，人家不觉得有什么哦。不如说简直就是双赢呀]

不不，讲道理就是因为我看着都觉得热，所有才会谈起这个哦。

但看样子受害者似乎只有我而已。

[斯诺姑且不说，缇缇你真是相当中意她啊。说实话，我还以为缇缇跟斯诺会不对付呢]

听说那个斯诺十分出色地尽到了总司令的职责

时，我不禁担心缇缇会不会对她产生同类厌恶的情绪。不管是谁都不愿意看到曾经遭受挫折的自己。以前斯诺就曾单方面地厌恶过诺文。

[……这个嘛。人家真的很难把斯诺看作外人啊。她的内在跟人家很相似，而且外表又很像赛鲁多拉。只要看着她就让人感到非常怀念呢]

看来缇缇也清楚她和斯诺的相似。不仅如此，她还提到了一个有些稀奇的名字。

[赛鲁多拉……？我记得他在你的记忆里登过几次场来着。我说，我方便问问有关他的事情吗？]

[既然是涡波的委托那当然没问题啦]

虽然我自认过度发掘他人的过去不太好，但经历过那场战斗之后的缇缇似乎已经释怀。既然如此，那么我就当做这是通过说服将五十层守护者击破的报酬，尽情地去打听好了。

[首先我想问的是，这个赛鲁多拉是『理的盗窃

者』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就可能在七十层以下现身]

[是的。人家从他本人那里听说过他成为『理的盗窃者』的事。不过，他成为『理的盗窃者』已经是最后的事情了，所以关于他的那份力量人家就不了解了呢]

最后的事情……？

既然这么说，那么这个叫赛鲁多拉的人仅凭自己的力量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总司令？仅仅以自身的才能就获得了与缇缇比肩的力量，这听起来实在是太恐怖了。

[可能的话，希望你再说得详细一些。另外还有其他在千年前的南北战争中登场的人、像是诺斯菲的三骑士还有使徒这些人也拜托了]

[在三骑士当中还没有出现的就只剩法芙纳了呢。
……说来惭愧，关于法芙纳的事，人家也不是很

清楚。因为那家伙一直到最后都在极力避免跟人家一对一啊。人家知道的就只有他是『血之理的盗窃者』这一点罢了。而使徒那边的话，人家也只是跟迪普拉库拉稍微聊过而已。不过，当时只有单方面的致歉和被致歉，所以也没有正经地说过太多话]

看来千年前的『理的盗窃者』们虽然知道彼此的名字，但面对面的接触似乎没有那么多。想来这可能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宿敌的相遇往往会展一方的死亡收场。

[不过赛鲁多拉是下属所以人家对他很了解哦。他跟斯诺一样都是『龙』之『魔人』。明明仅凭这一点就已经足够强了，但上天偏偏还赋予了他战斗的才华。总之就是强得不得了。人家记得他应该是成为了『无之理的盗窃者』来着]

[果然很强吗……不过这个都是约定俗成的了所

以我已经习惯了，比起这个，你能跟我讲讲他的为人如何吗？]

论及跟守护者之间的战斗，最为关键的就是对方的为人。

视对方的品性而定，战斗的难度会有巨大的变化。

[这个嘛，那家伙因为性格很粗枝大叶，所以理解不了弱者的心情，总会把很严苛的话挂在嘴边来的。不过，本性并不坏哟。他明白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会尽可能地对弱者施以援手]

这个评价不禁令我有些安心。

现在想来，在千年前决定和缇缇共相举事的时候，赛鲁多拉一定也抱着救济他人的想法吧。看来他是一个善良的龙人。

[不过，无论怎样予人以援手，无论听到多少感激的话语，人家也从未见过他发自心底的笑容就

是了。在人家看来，这有可能和他的『留恋』相关啊……]

[从、从来没笑过？那赛鲁多拉的『留恋』难道就是笑不出来吗？]

缇缇和赛鲁多拉是同一所孤儿院出身的。缇缇对曾是好友之人的『留恋』似乎有些头绪。这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帮助，等和作为守护者的赛鲁多拉相遇时很可能派上用场。

[严格来说的话应该不是。因为他有个毛病，或许治好那个毛病才是他的『留恋』吧]（译注：毛病原文病氣，这里取得应该是“（比喻的に）悪いくせ”的意思，恶癖、坏习惯应该也可以，但权衡再三我还是用了毛病这个词）

……『毛病』。

总觉得有些诡异。

果然守护者都没有那么简单。

[到头来，人家因为成为了王而丧失了余裕，始终没能真正理解他的毛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人家记得他本人的说法是『总会感到非常空闲和无聊』。对他来说普通的生活实在是闲得发慌因而极其无聊，无聊到了一种坐立不安的程度。结果就是让他产生了想・要・逃・到・『异・世・界』・的・想・法。最后他岂止是否定了自己作为北方国民的身份，甚至否定了自己作为这个世界的居民的身份……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他对身为『异邦人』的涡涡提供了积极的协助。你们两个应该是订下了等一切结束之后就一起去异世界的『契约』来着]

[想要到我的世界去？那他可真是个怪人啊]

[是啊，就是个怪人呢。赛鲁多拉那家伙虽然是总大将、虽然是魔人、但却不是北方的人民。甚至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无法与任何人交好——是

一个与生俱来的孤独的强者]

身为北方之王的缇缇在否定友人赛鲁多拉作为北方之民时似乎是感到心有戚戚焉，她以低沉的目光将他唤作『与生俱来的孤独的强者』。

我有些明白了。

缇缇之前在地下和北方的臣民告别时，赛鲁多拉之所以不在其中并非是因为单纯的人数过多以至于令人看漏，或许是出于他对北方臣民的身份没有认同感的缘故。

不光是身份来历，我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总之最重要的就是赛鲁多拉想要前往异世界这个目标。只要不对他的目的构成妨碍的话，他就会成为我的协力者。这点必须要记好。

因为就方才听到的而言，赛鲁多拉此人的强度足以与缇缇和诺文匹敌。

[不用摆出那么可怕的表情来。人家也说过了不是么，他不是坏人。不如说，他其实是个老好人啊。只是为了还人家的人情，他甚至一路干到了我军总大将的地位，明明就对那个位子没什么兴趣呢。而且感觉他和千年前的涡波关系也不错（PS：这里原文也是涡波）。哈哈，想来颇有些怀念啊。人家记得他是唯一一个用魔法将涡涡的世界的兵器再现出来的呢。嘛，只要他的『留恋』没有变，应该就不会成为你的敌人的。放心吧放心吧]

[说的是啊。现在我对迷宫的详情也了解不少了。只要好好谈谈，应该就能避免战斗了吧]

不过，像这样不停地强调不会有问题是总会觉得会事与愿违，好恐怖。用我的世界的话来说，这就像是在立 Flag 一样。

……以防万一，我还是做好会与赛鲁多拉战斗的

假设吧。

站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我在心里打起了预防针，这时，躺在缇缇腿上的斯诺出声说道。

[听起来，赛鲁多拉先生虽然跟我一样是龙人，但内在倒是完全相反呢。我现在超喜欢空闲的哦，会对闲暇感到无聊什么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如果能和涡波一起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真是再好不过了]

[等把大家都救回来再说吧……]

[我明白的。接下来要去帮助大家，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呢。……不过，涡波原来所在的世界吗~。总觉得我也有点想去看看呢]

斯诺一边在缇缇腿上蹭来蹭去一边和赛鲁多拉一样对我的世界表现出了兴趣。

[哦？虽然人家对那没什么兴趣，不过斯诺倒是相反呢。既然这样，那么等一切结束之后你就去那

里旅行看看好了。有作为次元魔法使的涡涡在，将来肯定会有办法的]

[感觉不错呢。再说我也必须跟涡波的双亲打个招呼才行！]

我、我的双亲——？

不存在的，我现在只有阳滙一个亲人。

没错。就是这样，因为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变成这样了——

[不、我没有双亲，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没戏的]

[诶……？啊、抱歉……]

因为没有隐藏的必要，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实告诉了斯诺。

[斯诺跟我也差不多吧。不用在意]

[倒也是。我现在的义母、要说的话感觉更像是个喜欢唠叨的姑姑呢，并没有双亲的感觉。诶嘿嘿～，这么说来我就跟涡波一样了呢]

[话说在这种事上一样什么的，一般人并不会觉得开心吧……]

[可是我就是觉得开心呀。……话说回来，涡波意下如何呢？可以把我也带去异世界吗？就当是顺手为之]

[好啊，当然没关系。等我带赛鲁多拉过去的话就把斯诺也带上]

[好棒！真让人期待！！]

大喜过望的斯诺兴奋地直接从缇缇的腿上跳了起来。

……嗯一。

怎么说呢，总觉得自己刚才好像许下了一个非常悖道逆理的约定、就仿佛会遭到我的世界的所有生物的怨恨一样……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好像把斯诺带到我的世界等于是携带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危险物品入境那样——

[哈哈。真是太好了呢，斯诺]

[谢谢你，姐姐！]

与面露苦笑的我不同，缇缇向斯诺献上了真挚的祝福。作为回应，斯诺紧紧地抱住了宛如姐姐的缇缇以示感谢。

——就这样，在一片平稳祥和的氛围里，我们继续着这段马车上的旅行。

只是不管怎么走，『Dimension』老是会发现怪物的身影。又在前进路线上看到怪物的我不禁皱起了眉。这次看到的是巨型的西瓜虫一样的家伙。

[怎么了吗、涡涡？]

[没什么，只是前进方向上有大型怪物出现]

[感觉怪物真是多啊。要人家给它干掉吗……还是说绕个路避开呢？]

[绕行就好。虽然我本来想直接赶往目的地，谁成想老是这样]

虽然旅行非常平稳，但作为代价就是时间拖得很久。

不过现在比起时间还是安稳更好，正当我想询问对这附近的地域知之甚详的斯诺其它路线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个问题。

『Dimension』发现的巨型西瓜虫的行动带有鲜明的目的性。

[——啊，不对、稍等一下。这个感觉、它好像是在追着什么……？在它的前进方向上有其他人……？]

我拓展『Dimension』的范围，结果发现了和我们一样驾着马车移动的团体。马车一共有四辆，应该说是车队更准确。

这只怪物就是在追赶这支车队。

听到我的话，斯诺摆出了劳苦人的表情。

[唉？可能是赶路赶得太急结果被怪物盯上的商

人吧？最近怪物活动得特别频繁，所以我还特地下发了向导书呢……唉、果然，哪怕是简化版也好，还是需要铺设『正道』那样的东西才行吗……]

她以宛如日常习惯般的口气考虑着国家建设的改良方案。平时总是夙兴夜寐地工作的人即使从岗位上辞退也会三番五次地联想以前的工作，斯诺的状态便是如此。

我一面在心里默默感慨一面用『Dimension』仔细观察车队成员的面貌。

说实话，这支车队的成员都是什么人我已经心中有数。

看过之后果然没错，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啊啊，果然是这样——真没办法。我们去帮一把吧]

[怎么了吗，突然就改了主意]

[毕竟是认识的人被缠上了啊……]

[嗯？啊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就赶快吧。这次谁来解决怪物？可能的话还是让人家来吧。毕竟人家想当职业勇者的说]

缇缇马上就明白了我话中未尽之意，并开始探讨战斗的安排。

斯诺也干净利落地起身做起了准备活动。

[我干什么都行哦。只要能让我在涡波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就可以]

把刚才的职业习惯也算在内，斯诺相比以前真的变了很多。

如果是以前的斯诺，在这种时候肯定是了无兴致的。

[不用，战斗交给缇缇就够了，斯诺和我一起专心救人便是。我们要做的是抵御缇缇攻击的余波]

[嗯，我明白了]

跟我特殊的魔法不同，缇缇的魔法都是直来直往的攻击。

有我和斯诺在旁抵御余波的话，缇缇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地去战斗了。

[既然决定好了，那么第二次救援作战就开始吧]
于是乎，我挥起鞭子，加快马车行驶的速度向大型怪物接近过去。



接下来的战斗可以说是 Xiphias Spear 一战的复刻。

唯一的不同就是战场所处的环境而已。

这次不是在海上，而是陆地——然而这唯一的差别却给战斗的过程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胜负在顷刻间便被决出。

[——之前虽然没好好握住，不过这次可不一样了！接招吧、『绝冲风击・改』!!]

缇缇在敌人的正上方将剑劈下。

仅仅如此就产生了广域魔法的效果。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以巨型西瓜虫所在位置为中心，公路被砸成了一座环形山口的地貌。当然，敌人也被砍了个稀烂，非常利索地断气儿了。

[—『Dragon・Wave』!!]

而这一击的余波经由斯诺释放的振动魔法而被抵消。

几天前在联合国服下大量魔石的我对这个魔法的构造十分了解。这是斯诺对无属性的魔法进行了一些改造之后所完成的。这是利用龙的魔力将魔法名喊出时产生的音波的振动增幅，从而打造出一道振动壁的魔法。

虽然我几乎掌握了所有的魔法，但说到仿效斯诺这一招，恐怕还是力有未逮吧。刚才的魔法是精通稀有的『古代魔法』的斯诺结合自己『龙人』

的特性的产物。

见识过一年前没能探得全貌的斯诺的力量后，我也架好剑准备应付可能飞来的石块。然而斯诺的魔法效果实在堪称完美，没有任何碎屑飞溅到我们这边。

因为斯诺颇为得意地看向我，所以我同她报以微笑。

然而缇缇则是愁眉苦脸。

[好、好像下手有点太狠了吧……？唔姆、用剑进行的全力攻击实在是拿捏不好力道啊……]

虽然对风和铳剑的驾驭已经臻于极致，但缇缇仍然没有习惯大剑的用法。

她抱起双臂，看着自己亲手缔造的惨状喃喃自语着。

我在使用『Dimension』探查过周围的怪物的动向并确认了安全之后，转过身跟优先保护的少女

搭话道。

[你好啊，古奈尔酱。我们又见面了呢]

因为这场重逢颇有戏剧性，所以我的笑容不禁有些戏谑。

[又、又来！？为啥啊！？这种事儿、绝对不正常吧！！]

看到我的表情，昨天好不容易才从柯尔库逃掉的少女古奈尔顾不得身份出言抱怨道。

[明明是咱先出发的说、而且还是快马加鞭地在赶路诶！畜、畜生啊！！]

古奈尔酱的嘶喊宛如惊鸿遍及原野。

245. 第二迷宫都市

静下心来想想的话这也是当然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能追上古奈尔的车队，理由很简单，就是单纯的人数有别。

虽然驾驶着足以让二十人搭乘的马车，但我们一共只有三人。与之相对的，古奈尔酱则是数十人的车队。

在此之上她还因为赶路赶得太急以至于被怪物盯上，反过来说，她不被我们碰上才奇怪。

和古奈尔的重逢不免令我感到有趣，这时，我又在车队里看到了一张熟面孔。

[啊、这不是涡波大人吗？呵呵，看来又劳烦您出手相助了呢]

为了配合她端庄的风格，我适当地秀了下演技，扮出英雄对待公主的态度。

[公主殿下没有受惊吧？恕我僭越，虽然明白殿

下一行完全可以化解方才的危机，但还是擅自出手了。万望谅解]

[您这是哪里的话，方才承蒙相助实在是非常感谢。涡波大人为人果然体贴。能够再次与您相见，真是令人高兴。呵呵]

我们在一派和谐的氛围下相视而笑。然而，古奈尔酱的不满却是溢于言表，她在一旁悄声嘀咕着
[不不、你们不来帮忙才更好呀.....]

而且感到不满的还不止她一个。将砸出的巨坑置于身后的缇缇一边向这边靠近一边埋怨道。

[又来了、功劳都被算到了涡涡的头上.....唉、果然是这样吗.....]

明明是她打倒了怪物，但跟公主殿下交谈的却是我，这让缇缇心里有些不平衡。而且这次就连车队其它成员的感谢也都集中到了斯诺那边。

顺带一说，此时的斯诺正在远处带着工作模式下

的表情应付着众人的谢辞。

[啊啊啊啊、果然魔王大人也在啊……会长、你不是给咱下了什么诡异的诅咒吧……？像那种跟命运有关的契约系的咒术什么的……]

看到缇缇的登场，古奈尔酱一脸苦涩地怀疑道。

[没啊，我应该什么都没做哦？]

[这么说的话，这只是偶然？不不不、会长的偶然那可比『契约』还要糟糕啊……啊～真是的、明明还差一点就能逃到『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去了呀……]

她这番话搞得我就像是什么成天给周围人添麻烦的不定时炸弹一样，真是令人伤感。明明我一直都在为平稳的日常生活而努力的说。

[啊、咱姑且问一下，会长接下来打算去哪里？可能的话，咱是想赶紧跟会长分开的说……]

古奈尔酱已经不再做任何掩饰，直接道明了想要

从我们身边逃离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好了。

[我们当下的目的地也是『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哦。等到跟在那里的同伴们汇合之后，就会前往『北方同盟』中的一个成员国『佩艾希亚』]

[果然到中途都一样吗。咱这边也是要路过『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唉、当初咱为啥要在西面成立历基亚国呢]

[要不你就老老实实跟我们一起走如何？只到半路而已，不会勉强你的。我想只有抵达『北方』之后才会有危险]

[不、咱的直觉可是很准的。咱总觉得现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呢……]

古奈尔酱表情复杂地摇了摇头。

接着，她将谈话的对象转为缇缇。

[魔王大人你的话应该是明白的吧、现在那边可是笼罩着那个黑云的哦。跟千年前如出一辙]

[你说什么……是那个不会消散的黑云吗……？]

[虽然浓度不比千年前，但毫无疑问是同种东西。在咱看来，只觉得这是千年前的悲剧即将重演的前兆]

[呋姆。确实，就是在那种黑云出现之后，世界的形势开始每况愈下的呢]

之前诺文和莉帕也提到过世界在千年前被黑云笼罩的事。而且在我那为数不多的有关千年前的记忆中，天空也一直是黑漆漆的。

[所以说咱才不想跟会长一起去『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啊！要是会长去了那里的话，绝对会发生些什么的！然后咱就会莫名其妙地被卷进去！结果级别又糊里糊涂地往上升！肯定会这样，不要啊、咱已经不想在健康检查时被神官用离奇的

目光看着了！]

古奈尔酱以极其认真的表情倾诉着自己的主张。
看来她现在级别这么高不仅仅是因为吸光了同族的血，还有跟我一起冒险积攒的经验。

之前我使用『联结』得到的信息真的仅有最小的限度，所以我所不知道的相川涡波和古奈尔酱进行过的冒险还有很多。

[她这么说哦。涡涡，你看怎么办]

[感觉她知道的不少，所以直到中途为止，我还是希望她能陪我们走一趟。虽然古奈尔酱本身不是千年前的主角，但她这一千年似乎也调查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啊]

[唔姆，有道理。就是这样……好滴、捕获成功！
]

缇缇以干净利落的动作溜到古奈尔酱的身后给她抱了起来。

[咱、咱就知道会这样]

被轻而易举地捕获的古奈尔酱当即放弃了抵抗。
在得到我们帮助的时点上，她应该就预料到会有
这种发展了吧。

然而正统派公主看到这一连串的情节、赶忙靠近
过来为她出头。

[啊、请您放开古奈尔酱！拜托您了！]

听到公主真挚的恳求，缇缇 [姆姆姆] 地纠结起来，反倒是古奈尔酱自己早早地表明了投降的意思。

[芙洛拉、多谢你的心意了。不过还是算了吧。咱
觉得打从这趟旅行开始的时候，这份命运就是注
定的了。咱只能在可能的限度内陪在他们身边
了]

[古奈尔酱、真的没关系吗？从我这边看来的话、
该怎么说呢，感觉真的很不得了……]

[然而可怕的是，这才是这帮人表示亲近的方式……已经无可奈何了，到中途为止咱们就陪开拓地的英雄们走一趟吧。咱接下来会陪在会长身边跟他们打交道，车队那边就拜托芙洛拉了……]

[哈、哈啊……既然古奈尔酱觉得可以的话，那就这样好了……]

察觉出我们接下来的要求的古奈尔非常迅速地圆上了话。

接着，在混乱中观望着我们这边的状态的护卫们听从正统派公主的安排，将车队的阵型恢复了原状。只剩下古奈尔酱一个人上了我们的马车。她没有带上其他任何一名护卫的骑士，可以说是单刀赴会。

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她对我们抱有的信任。

所有人都上了马车之后，旅行也重新开始了。

在连绵不绝的马蹄声中，马车也因为颠簸而左右摇晃着。顺带一说驾车的人还是我。虽然这里面有索敌能力强的原因，但索敌能力仅次于我的缇缇之所以不方便坐到驾驶座上，则是因为其它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魔王大人真是被相当程度地畏惧着啊]

古奈尔酱这话也就是问题的原因了。

一切正如她所说。

即使是现在，周围的马车那儿仍有大量的视线在窥探着这边。

士兵也好要人也罢，全都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可是只要缇缇将头探出来，所有的视线全都会在瞬间瞥向其它的方向。

只要是在陆海两边看过缇缇的表现的人心里肯定都是这么想的吧。

那个人虽然强得爆表、但跟她扯上关系不会有什
么好事。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和她对上视线……如
此这般。

看到如此露骨的反应，缇缇埋怨道。

[姆姆。还不是因为古奈尔你称呼人家为魔王大
人才会变成这样。看大家都被吓到了，所以以后
要叫人家勇者大人。叫勇者大人哦、明白了吗]

[确实可能是有咱的原因在吧。但就算如此，称
呼魔王大人为勇者大人什么的总觉得也很不对
劲呢。嘛，说到底勇者什么的也很不明所以就是
了]

[……勇者这个词跟人家不相衬吗？]

缇缇突然语气认真地问道。面对她这个问题，机
敏的古奈尔坦率地答道。

[直截了当地说，正是如此。不过嘛、魔王这个诨
名其实也跟你不相衬呢。像这样面对面交流过之

后，你给我的印象跟千年前截然不同，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恐怖之处。所以说……既不是魔王也不是勇者，咱觉得应该用个更有亲和力的爱称才是]

古奈尔酱对缇缇的印象肯定跟我一样都是『领居家的一个言行奇怪的姐姐』吧。她现在和缇缇接触时完全没有了最初的紧张感。

[……这样啊……既然从千年前活到今天的你这么说，那好吧]

听到古奈尔酱的回答，缇缇有些遗憾地——同时亦有些满足地叹了口气。

和她联结过的我很清楚。

古奈尔酱方才的 [魔王这个称呼与你不相衬] 的评价，对缇缇而言可谓远超预料的奇迹。尽管是其它国家的人，但作为一个知晓千年前的事情的人，古奈尔酱居然以如此果决的口气断定罗德・

缇缇与『王』的身份不相衬。

这就像在归途中拾到了一枚价值远胜财宝的『美丽的石子』，缇缇欣慰地笑了。

[呼。接下来也没多少时间了，是时候收手了呢。
好吧——]

于是，缇缇就这样结束了自归途开始之后便一直持续的游戏。

缇缇突然在马车里起身，接着开始脱去身上的衣物。

[不干了不干了。看来人家跟勇者不相衬呢。想来勇者原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工作呢。至少不是人家做的来的啊。——就是这样，脱掉脱掉全都脱～掉—]

话虽如此，她当然不会把衣服全都脱下。除去衬衫之外，她将从艾利巴茨那里得到的『飞翔翠石制轻铠路易芬理德』全都卸下了。

随后，她手脚麻利地将刚脱下的铠甲給斯诺穿了上去。

[唉、唉？]

斯诺当然理解不了这是何用意。

但缇缇没有在意斯诺的反应就这么把『飞翔翠石制轻铠路易芬理德』给她穿齐了。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身着民族服饰和总司令衣装再加上翠色铠甲的全新斯诺就诞生了。虽然因为是缇缇以个人眼光挑选的铠甲所以有些浮夸，但斯诺的外套很好地遮住了铠甲，看上去意外的自然。

既保留了斯诺的风格，又兼具总司令的威严，还有铠甲的防御力加持。就缇缇来说干得还真不错。

造就出这一全新的斯诺后，缇缇还把自己的『始祖与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也递了出去。

[斯诺啊。以后还是不要过度依仗自己天生的力量战斗为好。要善待你的身体。为了抑制魔之毒在你体内的流转，注意多用剑技去战斗吧。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变得和『理的盗窃者』相近的]

看来缇缇跟我担心到一起去了。作为前辈，她向斯诺示以『龙化』之外的新道路。

[唉、可是，就算说要用剑技、我也不是很擅长啊……]

[不用担心，正好你身边就有剑术的达人。而且这里还有适合你使用的剑。这可是传说中的勇者的剑（预定）哦。超强的哟～]

[这把剑是……姐姐，这样真的好吗？]

斯诺当然看得出这把剑来路不凡。她认真地同缇缇确认着。

[没关系。因为人家似乎不适合成为勇者啊。所

以人家已经放弃使用它了。于是乎，人家决定把它托付给心爱的斯诺]

[可是，我对『勇者』……我对成为『英雄』也是敬谢不敏的啊？因为，我的梦想是成为新娘的说]
[啊啊，那样也无妨。不，应该说正因如此，人家才决定把她交给斯诺的]

[…………？……我明白了。谢谢你，姐姐]

虽然还有不解，但斯诺明白缇缇的决心之坚定，她接过了缇缇的剑。

缇缇见状非常开心，她一边 [很好很好] 一边连连点头。是因为年龄使然吗，守护者这一存在总是有想要留下些什么的倾向。自己使用的佩剑能够传给视作亲姐妹的斯诺，这令缇缇高兴的不得了。

不仅如此，对缇缇而言，佩剑的交接也是她对出于童心而感到憧憬的勇者这一存在断念的瞬间。

就仿佛是从中学生升到了高中生、宛如一个认清现实的孩子那样……缇缇的侧脸看上去与之前不同了。

在这之后，缇缇在马车里尽情地給斯诺和古奈尔酱抛了够，直到她充分地表达过喜悦之后继续道。

[呼~。哎呀，涡涡的杰作没有浪费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不过，既然人家没有成为勇者的天赋的话，那人家到底该做什么好呢？虽然就算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人家应该也能消失，但还是想知道啊]

缇缇一脸满足地将少女们抱在两侧，接着同坐在驾驶座上的我问道。

我觉得她的这个问题相较于以往也成熟了不少。如果说到刚才为止，她造句遣词的风格大概是个中学二年级的学生的话，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她

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吧。到了这个年纪的人，总会突然在意起自己将来的道路。尽管迟了千余年，但缇缇可能终于迈进了那个领域。

[我说你啊，你自己之前不是说了么。当个『庭师』啊？]

我重新提及在迷宫里的旧事。

[啊啊，『庭师』吗。那个啊，总觉得那个职业有点低端的说。如果把它选作终其一生的职业的话、就有些那个了。所以呢，人家想找个更高端帅气的职业]

[低端个鬼啊，你给我跟全世界的『庭师』道歉。更何况我觉得你的天职应该还是『庭师』。比起那些不得了的职业，像『庭师』这样纤细的工作更适合你。不然往往过犹不及]

缇缇口中的 [高端帅气] 在旁人眼中看来很可能等同于 [骇人可怕]。所以相较之下，还是庭师这

样的工作最合适。之前在迷宫的时候，虽说都是不具备灵魂的臣民，但缇缇的庭师工作在民众之中还是有口皆碑的。

[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

[真的真的是这样吗？]

[没错，毫无疑问。莱纳肯定也会赞同我的观点的]

缇缇反复询问着。

而我则一遍又一遍地点头肯定。

如此这般过了好一会儿，缇缇终于接受了。

[这样吗。果然，人家就应该作为『庭师』走完自己的人生啊]

没错，这其实是缇缇的确认。

而且准确来说的话，这并不是对『将来的梦想』的确认——而是在确认着她『曾经的梦想』。

在这趟归途之中，她终于得以明白。

『王』也好『勇者』也罢，都不是她应当拥有的人生，值得她托付全部生涯的职业，唯有『庭师』而已。

虽然还不至于成为留恋，但这对缇缇的人生来说也十分重要。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后，缇缇开心地问起了我的事来。

[哎姆姆。不过、人家是『庭师』吗……那么涡涡的天职又如何呢？]

[唉、我吗？]

将来的职业（梦想）……？

就是说等帮助了妹妹和同伴之后的事了吧。

虽然以往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但缇缇难得谈到这点，所以我也仔细地做了一番思考。

我也应该和缇缇一样认清自己的分寸，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当然，和斯诺一样，『英雄』什

么的都免谈。

综上，考虑到不久前遇到的奴隶还有『魔石人类』她们的事，或许我努力当个医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记得在原来的世界里，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考量。

然而古奈尔酱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打消了这个想法。

[嗯一，会长这人颇有匠人气质，所以比较适合开服装店或者木工之类的。而且会长以前就跟咱说过想从事跟服装有关的行业来着呢。讲道理，咱觉得会长应该是跟咱同种类型的幕后工作者]

跟古奈尔酱一样的类型——也就是说，本质是小人物，那么与人命有密切关联的『英雄』以及『医生』与我应该是不相衬的吧。

不过、服装行业是吗……

确实，如果没有妹妹的病和异世界等等问题，那

么我真有可能会投身于这个行业。

这毫无疑问是缇缇和其它同伴绝对拿不出的意见，于是在心里仔细斟酌起来。正当我陷入沉思之时，斯诺缓缓地逼近至古奈尔酱的面前。

理所当然的，古奈尔酱吓得面如纸色。

虽然不如我和缇缇，但斯诺也是天灾级的强者。被她以如此险恶的表情逼近到身边一般人当然会怕得不行。

[沃、沃克代理总司令殿下……敢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已经从那个位子上辞退了，所以直接叫我斯诺就行。比起这个，我有点在意的是，古奈尔和涡波是什么关系……？]

她们两个姑且认识彼此所以琐碎的自我介绍就被免除了，不过斯诺似乎对古奈尔酱和我的关系感到在意。这也难怪，只要听到古奈尔酱刚才的

说话方式，正常来说都会感到在意。

[这就说来话长了……嘛，感觉就跟熟人差不多吧。我昨天跟你讲过『千年前』的事不是么，她就是我当时相识。虽然我这边因为没有记忆所以不是那么熟就是了]

我简短地做了番说明。如果让斯诺过度纠结的话会很难办，所以我用了有意淡化彼此关系的说法。

古奈尔酱也配合着补充道。

[就是这样了、斯诺。顺带一说，咱对会长真的没什么想法所以请放心吧。而且那种跟自杀无异的竞赛，咱就是死都不想掺和进去。真心的]

因为古奈尔酱非常机灵，所以看破斯诺心思的她说出了非常失礼的话。

什么叫跟自杀无异的竞赛啊，你这丫头会说话吗。

[.....嗯，我知道了]

因为问出了自己想知道的信息，所以斯诺非常老实地退开了。明明我对古奈尔酱的说法感到接受不能，但斯诺似乎跟我截然相反。

接着，缇缇对刚才的谈话做出了总结。

[唔姆。感觉差不多都弄清楚了呢。人家是『庭师』、斯诺是『新娘』、涡涡和古奈尔的话.....从大范围来讲都是『匠人』吧]

[嘛，差不多吧]

就这样，不知为何我们所有人的职业适性都被决定好了。然而，缇缇很快又皱紧眉头思索起来。

[还有什么在意的吗？]

[这个嘛、有些在意人家的弟弟艾德的天职呢。比起『宰相』，人家总觉得还有别的职业更适合他]艾德的天职。听缇缇的语气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可能这才是缇缇真正想知道的吧。

想到这可能和之后的战斗有关联，于是我的大脑开始全力运转力求攻克这个难题。

[既然他能担任『宰相』，那应该非常聪明吧。至少要在你之上]

[因为从小时候开始他就特别擅长学习啊。在那个村子里有着让学习好的人担任『牧师』的习俗，那『牧师』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天职呢？]

我发掘通过联结获得的缇缇的记忆，回忆出艾德小时候的模样。想来确实，那个文静的少年，真的给人一种擅于冷静地排解他人烦恼的印象。

[既然性格温厚，那确实不无可能。……说起来，艾德好像经常待在跟那边那些一样的开着白花的树下读书来着]

说着，我朝马车的前进方向指了指。

在那里的是出现在缇缇记忆中的树木。

生长于爷爷奶奶的小屋旁的那棵树，在公路周围已是随处可见。

[哦哦。都到了能看到这种树的地方了吗。那是北方特有的树种。而且尤属在佩艾希亚最为常见。名字叫作『白樱（Pieris • Eithéa）』。可能是因为艾德本身也是开白花的树人种吧，他对白樱一向颇为青睐]

写作『白樱』读作『Pieris • Eithéa』吗。确实看上去和我的世界的樱树有点像。千年前的我会这么翻译真不是没有道理。

接着，看着周围的『白樱 ((Pieris • Eithéa))』，我不禁想起了艾德的身姿——想起了他那瘦削高挑的身体。

一年前，我和艾德相遇的地方也是在这附近。当时的他身处于一个满是『魔石人类（Jewel Cross）』的队伍——

[——啊，说起来，他被身边的同伴们唤作『老师』
来着哦]

[『老师』……？]

听到我的话，缇缇将手端到嘴边 [呋姆、呋姆] 地
反复吟味起来。

[呋姆。确实，艾德以前说过他很喜欢传授别人些
什么。不仅仅作为一个小村子里的『牧师』，在
一个更广阔的场所中当『老师』教导更多的人或
许也不错呢。……原来如此。人家是『庭师』，艾
德是『老师』吗。感觉不坏]

得到答案的缇缇满意地笑了。

[是啊，我觉得这样对你们来说就刚刚好。真的]
总觉得我们方才做的决定事关重大。

深感对艾德的探讨于姐弟二人的邂逅来说极其
必要的我决定再深入一些。

[我说，缇缇。再多讲讲艾德的事吧。之后就要跟

他见面了，可能的话我想多了解一些]
[这样啊……好吧，那就讲讲艾德小时候的事吧——]

于是乎，在抵达『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之前，我倾听着缇缇讲述艾德的为人和经历。

当然还不止如此，缇缇讲着讲着也问我关于妹妹阳淹的事情。结果我没说上几句就被笑话成妹控，当然我也明白了缇缇是个弟控就是了。我们聊得非常兴起，以至于斯诺和古奈尔酱也被我们互相吹捧弟弟妹妹的情绪波及了。

斯诺和古奈尔酱虽然也有哥哥以及妹妹之类的存在，但她们却不能理解我和缇缇的心情。

真是没办法，于是我只好与缇缇通力合作，力图让她们两个明白家人是多么美妙的存在。

时间就在这样一片充实感中缓缓流逝。

马车在公路上不断前进，终于到了用肉眼就可以

看到天边的黑云的位置。按照古奈尔酱的话，那应该就是笼罩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上空的黑云了吧。

[云层真的黑压压一片啊……这么说来，我们差不多要到了啊……]

这片景象与通常的阴天截然不同。

何止是灰色，这些暗云甚至让白日与黑夜无异。等到了这些黑云笼罩之下的地方，世界的景象肯定也会变得有如夜晚一般吧。

接着，就在抵达这首个目的地之前，马车里的缇缇特意站到了古奈尔酱的身后。

[能拜托你松手吗~。咱不会逃的哟]

[不行。感觉你是那种说谎比呼吸还自然的类型。所以必须要看住，不能再让你逃掉了]

[真不愧是魔王大人。明明以咱这身材再搬出这种语气说话的话，一般人都会放松警惕的说]

[另外称呼人家的时候用缇缇就好。人家希望从今往后也能一直存活下去的你，在讲述人家的故事时能够用缇缇这个名字]

[看来你是真的不喜欢魔王大人这个敬称啊。咱晓得了。咱会将一个名字叫缇缇的天职是庭师的虽然很笨但性格开朗的人物的故事传颂下去的。咱向你保证]

[姆，很笨是多余的。不许说人家笨.....]

[好痛！明明咱是为了现场的气氛考虑才特意说得轻佻一点的！！]

因为她们两个关系融洽地闹了起来，所以我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目的地那边。只要有缇缇在，古奈尔酱一时半会儿应该是跑不了的。

看着轮廓越发清晰的『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我不禁有些紧张。

玛利亚和莉帕现在很可能就在那里。跟她们两个

汇合之后，接下来就要直接往北方的『佩艾希亚』去了。

看着公路周围的地貌逐渐变为荒野，我回想起了一年前和帕林库洛战斗的记忆。在那一天，整个世界也和这片暗云笼罩下的城市一样是全黑的。时隔一年的时间，我又回到了这个战场。

周围这惨遭蹂躏的大地便是证明。

尽管各种各样的感情在我的心头翻涌，但我绝对不会驻足，只是继续驾车前行。



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是一座既没有城墙也不设关卡的都市。

话句话说就是一副来者不拒的姿态，如此安排固然有召集实力拔群的探索者往赴前线的考量，但也免不了敌国间谍可以随意潜入的隐患。

不过对我们旅人而言这自然是再好不过，无需多

费周折便可轻松入城。入城之后，我们立马下了马车前往街上漫步。古奈尔酱的车队需要补给和休养，我则需要与同伴们汇合。

据拉丝缇娅拉和斯诺的话来说，玛利亚和莉帕应该就在这里……

为了找到同伴的所在，我在这个能见度不高的都市中铺展『Dimension』。

然而这仿佛无限延展的黑暗却使我的心情有些压抑。明明现在的时间刚过正午，但城市的风貌却宛若深夜。如果往后永远都是这个模样，那想必要做出相当的觉悟才会选择居住在这里吧。

当我默默想着这些时，缇缇的反应却与我截然相反。

[哦～，这就跟那时候一样啊。有点令人怀念呀]
哪里有什么压抑，她甚至还有点乐在其中。

与她一样知晓千年前的事的古奈尔酱在一旁应

和道。

[确实跟那个时候的黑云是完全同质的东西呢。
不过，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你像这样对这种东西的存在感到开心的话，周围的人又会一边感叹
[果然是魔王啊] 一边对你退避三舍的哟？]

[唔、唔姆。人家会注意的。……世界的毒又变得浓郁起来了呢。这可不好]

[正是。从世界中泄漏出来的毒，为了寻找宿主而彷徨于世，而后就变作了这些黑云。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的级别都会变得易于上升。概而言之就是非常危险。另外，虽然只是推测，不过『兽人』的出生率应该也会上升吧]

虽然古奈尔酱在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十分重要的信息。

对她拥有的知识抱有期待的我进一步询问道。

[古奈尔酱。你知道这些现象产生的原理吗……？

]

[抱歉，会长。原理这种深层次的东西就实在不是咱能弄清楚的了。不过，咱推测地表的崩坏应该是招致这场异变的关键。由此看来的话，这次的诱因应该就是一年前的『大灾厄』了吧。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只有使徒大人和圣人大人她们，又或者是会长你自己才知道了]

然而古奈尔酱却摇了摇头，表示相较于她来说，反而是我这边更清楚其中的原理。

我觉得她的话不无道理，所以便不再追问了。

接着，在街上漫步的古奈尔酱看了看四周，表情严肃了起来。

[话说回来、这第二迷宫都市……跟半年前的时候相比，可真是糟糕啊……]

虽然不知道半年前又是如何，但这个评价我也深以为然。

我默默地整理着『Dimension』获取的街头巷尾的景观。

首先来看一看大背景，这座城市的位置处于战区的正中央，是名副其实的最前线。

因为这个缘故，行走于街头的人全都装备着武器，无论到哪儿都是严峻肃杀的氛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任何活力。虽然环境有些凶险，但周围的声音未尝不饱含生机。而且也没有因为是战区就疏散了女性和儿童。

生活在这里的儿童和女性应该都是被这座新迷宫吸引来的探索者吧。一路上我看到不少『南联盟』张贴的以优厚条件从这些探索者中征募士兵的告示。

看来这里的探索者也兼具驻屯兵的职责。

既是迷宫都市同时也是战区的前沿，这就是它所处的特殊环境。

其次是这些探索者住宿的环境也很特殊。

帐篷的数量远比普通的建筑物要多，商店也基本都是以公共市集的形态开展经营活动的。

因为帕林库洛引发的『大灾厄』，导致这里的平地稀少。因为地形不利于营建民房，结果就变成了这样吧。

『Dimension』虽然发现了平整土地和植树的工程，但要完全恢复环境想必得等上几年才行。

最后就是位于第二迷宫都市中心的『大洞』了。虽然据传闻来说，那里应该是一个充当『西之迷宫』的『大洞』，可是……

[嗯—？咱以前来的时候，这里的人明明更多的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来的正好]

一名士兵来到古奈尔酱的身后同她耳语起来。

看来是先于我们进入城内打探情况的她的下属。我一面对她滴水不漏的安排感到钦佩，一面静待

她开口。

[唉、那啥，听起来、迷宫现在似乎是被封锁起来了……]

嗯，看来我用『Dimension』把握的光景是正确的。

[据说是『同死神相伴的魔女』用火焰魔法将迷宫的出入口熔解了。整个迷宫的周围都化作了熔岩地带，要恢复通行似乎要等上很久的时间。

……这个还是亲自去看看情况比较好吧。咱有点半信半疑的说]

虽然接到了报告，但古奈尔酱仍然一脸不解地歪着头。她不停地跟前来报告的士兵确认着 [真的假的？你确定这话属实？]

[他说的应该没错。因为我的『Dimension』也看到了]

我经由『Dimension』获取的『大洞』周围的景

象是清一色的鲜红。

『大洞』周遭已经化作了熔岩之海。

在这之前，『大洞』应该修建有方便探索者潜入的石制阶梯吧，然而因为火红的熔岩，阶梯此时只剩下了几抹残骸。

这副光景让我联想起了联合国『迷宫』的二十四层。

[既然会长这么说，那看来是真的了呢。……原来如此。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人才变少了吗。明明是以新迷宫为噱头的都市，可是迷宫却遭到了封锁，那这里岂不是沦为了单纯的危险地带么]

听到我的话后，接受了事实的古奈尔酱便令士兵退下了。

[我们姑且去那儿看看吧。虽然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但还是想听听斯诺的看法]

利用此前通过『Dimension』获得的情报，我向

着目的地迈开脚步。

一路上虽然招来了不少好奇的目光，但依靠我和缇缇的魔力的威压，总算是能够平安无事地前进。因为大多是有些手腕的探索者，所以他们能够领会我们的实力，不至于上门找茬。

穿过帐篷密布的集市，通过募兵的广场，我们逐渐接近了都市的中心。

在那里有一座直径约一千米的『大洞』坐镇于大地之上。而其周围则遍布赤红的岩浆，让人根本无从靠近。虽然我事前已经用『Dimension』看过了，但亲临现场之后才感到扑面而来的热气有多么骇人。看到这副光景，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应当是打造出这个状况的『她』那绝对不许任何人进入西迷宫的意志。

与我有着同样观感的斯诺首先出声说道。

[涡、涡波，这个应该是……]

[果然你也这么想吗？]

[既然传闻说是什么『同死神相伴的魔女』，那应该不会有错了……]

[可是，就我用『Dimension』查探的结果来看，那两个人并不在这座城里。她们到底是去了哪里呢？]

[她们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写着是在这里的啊……看来在那之后又向其它地方移动了呢。而且就算有下一封信，那也只会送到柯尔库那边，有点难办了啊]

在斯诺也确认过后，我算是断定『同死神相伴的魔女』的身份了。

但同时也陷入了不知道她行踪的状况，这让我有些困扰。

但也仅仅只是有些困扰而已。

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我的魔法很擅长寻找

别人的踪迹。我立马查看了一下自己的 Status，接着拜托缇缇说。

[缇缇，能麻烦一下吗？我接下来会消耗大量的魔力]

[姆、姆姆姆？难道说，你要这里使用大魔法？]

[没错，我要使用《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Dimension • Gradient Recall)。就是在迷宫和你战斗时用的那个]

[要、要用那招吗……？不过没关系么？感觉涡涡在使用那招的时候支付了很多代价啊……]

[当然不会像那时候一样拼命的。这次不会进行对魂的『想起收束』，所以不用担心。我只是使用现存的魔力，调查一下招致这个惨状的人的去向而已。因为有些问题需要确认一下]

[既然你能够控制好分寸，那么好吧。没问题，在你使用魔法的期间，人家会负责警戒的]

[多谢了。我很快就搞定，稍等一下就好。——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

这次不用咏唱。

我尽可能地靠近到岩浆旁边，将魔力倾注到术式当中。

使用的方式跟之前一样。

就像和缇缇战斗时从绘画中汲取记忆、从魔石中重现人格一样。想象着从魂中读取情报对过去进行追忆。

我要用这个魔法——

将这片熔岩之海诞生的瞬间。

将引发这片惨状的魔法。

将释放该魔法的人物。

——穿越时间和次元，将所有这些置于眼中。

这便是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

将『现在』和『过去』相联结。

就这样，仿佛陷入梦境一般地，我眼中的世界开始被替换。

而我也藉此看到了这座『大洞』被赤红浸染的始末——

246. 走失儿童

——魔法映出了『过去』的世界。

被映照出的场所，是我方才所处的『大洞』附近。就像化作天边的飞鸟向下俯瞰一般，我将它周围的景象一览无余。看来过去视和空间魔法都顺利生效了。确认过这点之后，我冷静地观察着『过去』。

此时，『大洞』周围尚未遭到熔岩涂炭，全副武装的人马还在附近游荡。在『大洞』内环的侧壁上建有螺旋阶梯，看来想要前往迷宫的话只要沿着阶梯往下走就可以了。

这一年来，探索者们一定已经无数次向这座迷宫发起挑战了吧。

明明是一座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的阶梯，但行走于其上的探索者们态度却十分自然。他们一边心平气和地与同伴们讨论着今天探索的计

划，一边沿着狭窄的道路不断向下深入，这副景象可真是有意思。

然而，为探索者们所熟悉的日常即将宣告终结。在剧变骤临的瞬间，我始终保持着对现场的注视。

首先，从『大洞』底部传来了悲鸣声。

自然而然地，正在往下走的探索者们听到声音后纷纷以讶异的目光往洞底看了过去。

一个又一个身强力壮的探索者争先恐后地从作为迷宫入口的横穴中跑了出来。他们的样子就像是遇到了什么『怪物』一样慌不择路。

明明是以怪物为对手解决生计的人，但他们却抛下了自尊和面子夺路而逃。

于是所有往下看的探索者都意识到了异常事态的发生。

紧接着，造就了这异常事态的原因便从迷宫的入

口中溢出。

就像是从伤口中渗出鲜血一般，赤黑色的泥从横穴里向外不断翻涌。

所有人看到这诡异的物体都感到疑惑不解。

随后，一道炽烈的火焰从迷宫的入口喷出。

到这时，探索者们才明白下面的红泥其实是岩浆。而这副光景最先带给人的印象便是『火山的喷发』。

就算是只在知识层面上了解但从未亲眼见过的人，在看到如此景象之后想必也该明白了吧。当然他们也应该明白所谓火山喷发这一灾害会带来多大程度的伤亡和破坏。

于是明白事态严重性的人渐次叫喊开来，悲鸣声越来越大。

于是不仅是在『大洞』的底部，悲鸣声很快便支配了整个地区。对灾害的到来感到恐怖的情绪开

始在城内蔓延。打算挑战迷宫的探索者为了不被卷进灾害之中而拼命往外跑。被带动起来的民众也惊慌失措，士兵们则力图弄清骚乱的原因。没过多久，『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便被混乱的漩涡所吞没。

再将焦点转向漩涡的中心。

等探索者都跑光之后，一名身穿黑衣的黑发少女从宛如风眼的『大洞』底部——迷宫的入口处现身。

一目了然，这名少女便是被四散逃窜的探索者视为『怪物』的存在。

最先映入眼中的是缠绕在她身体周遭的那难以估量的庞大魔力，那仿佛承载着黑暗的魔力极其不祥，不仅如此，还有赤黑色的火焰源源不断地从她的黑衣之下喷涌而出。

拿在少女手中的东西也非同寻常。一柄漆黑的

『大镰刀』宛如暗影一般轮廓不断摇曳，很显然那并非是经由通常方式锻造而成的武器。

在少女双目的位置上缠着好几重刻有术式的绷带，而且还有红色的纹字在她的脖颈上若隐若现。那复杂的术式和纹样看上去很有可能是在封印什么骇人的东西。更可怕的是，明明有着封印，但少女那可怕的魔力奔流却仍然无以羁止，寻常的探索者若是看到这一幕很容易便会惊恐失声。毋庸置疑，这名漆黑的少女便是造就这副惨象的犯人。

不仅是探索者们，俯瞰着这一幕的我也一样作此判断。

少女于熔岩之上信步，接着忽然抬头仰望天空。不，准确来说是抬头看向没来得及逃远的探索者的队尾。

少女樱唇翕动，一道魔法被纺织而出。

[—『耶梦加得之炎』]

话音刚落，自少女体内迸发的火焰便齐聚为一头炎龙。

炎龙翻身飞出，沿着『大洞』盘旋而上并灼烧着附在内环上的一切。不，灼烧这个词不够准确，火龙那登峰造极的热量让所过之处全部被熔解为了岩浆。

幸运的是，炎龙将螺旋阶梯全部熔化时，刚好最后一个探索者逃到了『大洞』之外。真是再差一点就会变成将活人烧成泥水的大惨剧了。

不过在高处冷静地观察事情始末的我很清楚，这是少女有意放探索者们逃走的。

想必少女的目的只是让探索者们远离这里，因此出于她独特的善意表达方式，她放出的炎龙只是用以威胁和驱赶的工具。

不过，虽然是出于善意，但还是铸就了令人不忍

直视的惨状。

被熔解的石壁和阶梯变成的岩浆汇聚成了一条熔岩之川。过高的热量令空气变形、加上浓郁的魔力，『大洞』底部已经与地狱釜底无异。一眼就看得出这里已经再也不能让人涉足了。

确认过这副惨状的少女挥手驱散了炎龙，接着开始用魔法操纵『大洞』底部的岩浆。

岩浆在她的影响下逐渐冷却，最终生成了一条通往曾经是迷宫入口的道路。

就这样，少女摆出工作告一段落的神情擦了一把汗，接着开始有黑暗而非火焰从她身体里溢出。溢出的黑暗和方才的炎龙一样聚集在一起，最终获得了具体的形态。

黑暗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的模样，女孩和操纵火焰的少女一样摆出擦汗的样子活泼开朗地说道。

[呼～，这样就搞定了。这次的迷宫探索也给人家

的魔法找到了不少新用法呢。不过这个差事还真是累人呀～]

对此，火焰少女应道。

[我倒是不觉得累呢。这样一来周围就没有旁人了。好了，差不多该把西娅她们叫出来了。为了不烧到她们两个，我先把温度调节一下。——『Heat』『Flame』]

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了。

招致这幅惨状的犯人——就是我的同伴、玛利亚和莉帕。

因为玛利亚的穿着和魔力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确信的有点晚。不，其实可能只是因为我想要相信自己的同伴并不是那种会把公共场所烧成不毛之地的孩子吧，只是看到这一幕后，我已经不能不去接受现实了。

在我如此确信时，又有两个人影从迷宫的入口处

出现。

这两个人也都是我的熟人。

一个是赤铜发色的弱气青年、另一个是虽然个头矮小但是非常活泼欢快的少女——格连·沃克和西娅·勒伽西。斯诺的哥哥和帕林库洛的侄女居然成对出现，我不禁有些惊讶。

两人一看到外面这凄惨的状况便目瞪口呆。

[呜、呜哇……这干得可真够狠……]

[唉、唉？什么情况、咋回事儿啊这是！？明明我们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相较之下算是常识人的这两人对玛利亚造就的惨剧感到难以置信。

不过玛利亚却以这点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态度回应道。

[只不过就是把迷宫的入口堵死而已。比起这种事，西娅还是把精力放在『亲和』上吧。因为就

刚才获得的那些信息根本就够用啊]

说着，玛利亚指了指挂在西娅胸口的吊坠。

[已经到极限啦！能知道刚才那些已经是用尽全力了！不可能再获得更多的信息了呀！]

[还不够。请你再多试着挑战一下。也没说让你做到我这个地步。慢慢来就行]

到这里，我注意到挂在西娅脖子上的项链用的是『缇达的魔石』。

并且在听到『亲和』这个词之后，我回想起了『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以及『暗之理的盗窃者』帕林库洛两人的终幕。她们两人口中也提到过『亲和』这个词。

虽然不知道这里面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原委，但帕林库洛·勒伽西的侄女西娅·勒伽西似乎在尝试与『缇达的魔石』产生『亲和』。

[真没办法、这次先算了吧……就把得知只有

血缘的联系还不够这点当做此次的收获好了。这事暂且搁置起来，我们还是赶快到南方去吧。……可得尽快去把弗茨亚茨本国的『世界树（Yggdrasil）』给烧了才行呢。如果真的全如西娅所说，那么放火开烧的时候那东西一定会有什么反应的。如果这样能把之前提到的那个什么使徒迪普拉库拉给逼出来的话，那就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烧、烧了！？]

西娅酱被玛利亚那火药味十足的发言吓得退了一步、接着便出言抗议起来。

[与其说使徒大人会有反应、不如说肯定会被吓到的啊！不、已经不是被吓到的级别了，里面的使徒大人可是会死翘翘的哦！]

[如果被逼出来的话就给他抓住，然后撬开他的嘴。如果他不出来的话……嘛，那到时候也



就是落得跟这里一个下场而已]

[跟这里一样！你要在本土的中心——而且还是在大圣都的中心干这种事吗！？]

看着周围一片惨状，西娅酱的脸抽搐起来。

[到时候我会像这次一样好好注意不波及别人的，不用担心。而且，如果使徒迪普拉库拉真的在那里，那么在事情演变成这样之前他肯定会出来的。这也没办法，毕竟我可是很急的，为达目的只能不择手段了。好了，在这里磨蹭也不是办法，赶紧出发吧]

[唉、唉唉唉—……]

意识到自己面前的少女是当真做此打算之后，西娅酱已经无话可说。

见状，玛利亚便同在场的最后一个人搭话道。

[于是呢，格连你打算怎么办？]

虽然格连也和西娅酱一样受到了冲击，但他这边

恢复得较早。格连表情认真地将手搭在脑袋上回答道。

[嗯，我对使徒大人的事也很在意……而且最近开始听到声音了啊。在我脑袋里一直有说话的声音、喋喋不休地……]

[你又在说这种让人不明所以的话了。所以呢，你到底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然而格连那听起来挺有故事的台词在玛利亚那里只得到了全然无谓的反应。于是他灰心丧气地感叹道。

[真、真是过分的反应啊……你倒是再对我有些兴趣啊。玛利亚你可真是对涡波君以外的事毫不在乎啊……]

[所、以、呢，你到底去不去？]

[别、别发火啊……答案是肯定的啊。我要去]

[很好，这样所有人的意见就一致了呢]

玛利亚驱使着岩浆在『大洞』的侧面打造出给自己方专用的阶梯，然后便打头走了起来。但后面的西娅酱为了阻止她而喊道。

[根本没有意见一致啊！我的意见不是意见吗！？]

[很遗憾不是。毕竟严格来说你只是这边的俘虏而已]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看着自己队伍那乾纲独断的队长，西娅酱语带悲怆地向另一名少女求救。

[莉、莉帕酱……玛利亚酱说她要给放火焚烧大圣都诶……]

[不用担心啦。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比玛利亚更强的就只有北方的『支配之王（Lord）』而已。就算给世界树烧成灰也不会被人抓起来的，放心吧放心吧]

[不、不是被不被抓的问题啊，这可是伦理道德

方面的问题的说……]

然而，常识人的道德观念并不能得到作为死神的莉帕的共鸣，所以西娅酱只是在做无谓的挣扎罢了。

不过，注意到西娅酱因为害怕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而瑟瑟发抖后，在前面打头的玛利亚出言安慰了她几句。从这个细节上便可以明白，所谓俘虏只是玛利亚不坦率的说法，她对西娅酱其实还是非常关照的。

[当然，为了能不用真的放火，我会力求稳妥解决的。刚才的说法只是对最糟糕的情况的假设而已]

[说、说的也是呢。再怎么样也不会一上去就放火开烧的对吧？]

[不过，我这个人生来就跟所谓最糟糕的情况有不解之缘……所以请你还是做好会变成那样的

觉悟吧，西娅]

[呜呜、有种不祥的预感啊……超级不祥的预感……]

西娅酱叹了口气，无精打采地在队伍的最后面走了起来。

就这样，作为最后的总结，走在队伍最前方的玛利亚同全体成员发表起程宣言。

[事不宜迟那我们这就出发吧。目标是南方弗茨亚茨本国的世界树。去了那里的话，应该就能遇到被称为千年前的贤者的使徒迪普拉库拉了吧。如此一来，我们一定能获知击败『支配之王』的方法，说不定还能知道如何找到涡波先生——]

就这样，以『魔女』『死神』『原最强』『帕林库洛的侄女』这一奇妙的组合构成的玛利亚队伍，在封锁了『第二迷宫』之后，离开了『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踏上了往南方前进的路途——

看来，留存于这片地域的记忆就到这里为止了。『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效果逐渐解除，世界的景象开始向『现在』回归。我眼中被置换的世界变回了原本的模样。



——魔法失去效力，我的意识回到了原本的场所。真是太好了。

看到同伴们健健康康的模样，我最先感到的是放心。

虽然玛利亚做的事还是太过火，但她姑且有把握好分寸不去伤及无辜，这样也就可以了。毕竟在我那时候她可是一副不问死活放火就烧的做派，跟那时候比起来现在的她真是强多了。

虽然不知是何原因，连格连和西娅·勒伽西都成了她的同伴，但这绝对不是坏事。不如说，玛利亚能够交到懂得常识的朋友实在是令我喜出望

外。

要说有什么让我感到难办的，那就是她们去了南方这点吧。

我长叹了口气，将魔法的释放已经结束的事告知同伴们。

[——呼。斯诺，果然原因出在玛利亚身上。我刚才用『Dimension』透过留存在此地的魔力确认了当时的情况，不会有错的]

[果然吗。……话说回来，涡波已经连这种事都能做到了吗。真是厉害]

虽然我和斯诺弄清楚了眼前的惨状的来由，但另外两个人就不同了。一头雾水的缇缇向我询问道。

[姆姆？你们说的玛利亚是谁呀？]

[是之前跟我一起探索迷宫的一个女孩子。她特别擅长运用火焰魔法，而且持有守护者的魔石。]

[就是她将这里变成这副模样的]

[嘿唉~。能做到这种事吗？看来实力相当了得啊]

[毕竟她拥有的可是阿尔缇的魔石啊。若论及火炎魔法，我想应该没有人能与她匹敌吧]

[阿尔缇……？那又是谁？]

[诶？啊啊，看来阿尔缇意外的没什么知名度啊。她就是『火之理的盗窃者』哦]

[原来如此。虽然人家知道有『火之理的盗窃者』这么一号人物存在，但没什么交集呢，这样啊，名字叫阿尔缇吗……]

看来缇缇跟阿尔缇之间没有产生过交流。我一边确认着守护者彼此之间不一定全都相识这个新情报，一边接着报告道。

[另外还有莉帕和格连，而且连西娅酱也在玛利亚身边]

[莉帕？啊啊，是说那个魔法『格林·利姆·莉帕』吗，这个人家知道。记得是涡涡为了对付阿雷亚斯打造的魔法对吧。那个魔法现在寄宿在了那个叫玛利亚的人身上啊。哎呀，这可真是有趣]

缇缇虽然不认识阿尔缇但似乎知道莉帕的事情，如此观之，千年前的因缘可真是奇妙。

[唉、格连哥哥他……？我都没听说过这事……]比起莉帕，斯诺更在意格连的问题。想来也是，因为我此前在『史诗探索者』得到的消息也说他正投身于战事之中，或许是在中途抽身了吧。

[是啊，而且还在跟玛利亚组队。我想自己再怎么也不至于认错人吧，应该是他本人没错]

[确实，如果是哥哥的话倒不是帮不上玛利亚的忙……]

[玛利亚她们在放火焚烧了这里之后，为了求得对付『支配之王』的办法而前往了南方。虽然先

跟玛利亚她们汇合比较好……但是那样一来去见艾德的日程就又要被耽搁了……]

因为她对找到我的事念念不忘，所以我很想尽快跟她汇合，告诉她自己平安无事。

[人家觉得无所谓哦。要不就先去南边吧]

缇缇表示就算耽误一段时间也无妨。

对走过千年人生的她来说，这可能只是稍微绕个远路而已吧。因为她很清楚该回去的地方，也知道该和自己一起回去的人选，所以并不急于一时。

如果能够让玛利亚和莉帕这两名同伴归队的话那的确是很强的助力。这一年来，她们两个人的实力都增强了许多。只是，格连和西娅酱跟我们的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要把他们两个牵连进来我总觉得过意不去。正因为我深知他们两个都是只要了解原委便会奋不顾身地提供协助的人，所

以才对要不要和玛利亚汇合感到了犹豫。
我将汇合的利与弊放在天平上衡量起来——
——正当我对如何抉择感到迷茫之时，一道反对
的声音从意料之外的方向传来。
源头是我们附近的一在绿化活动中被种植而成
的开着白花的『树』。

声音就是由那棵树发出来的。

(—请・诸・位・留・步)

树木振动着，发出了人的声音。



[—什么！？]

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我连忙拔出佩剑。
缇缇也和我一样转入了警戒态势，斯诺则抱起古
奈尔酱大幅后跳拉开了距离。

相反，那棵树丝毫没有将我们的动摇放在眼里，
只是继续往下说。

(总算是上钩了啊。如此异质的魔力，鄙人绝不可能认错。好久不见了)

这一幕似曾相识。现在正守在我身后的斯诺也能做到类似的事。那时候斯诺是利用魔石发出声音的，看来这边使用的媒介则是『树木』。

低沉的声音和『树木』，依靠这两点便足以推测出声音的所有者是谁。

[难道说、是艾德吗……？]

(涡波大人明鉴。——正是鄙人、『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何必如此慌张，这不就是鄙人以前与涡波大人还有赛鲁多拉大人通力合作打造出的联络魔法吗？记得名字是叫……『通信机』。没错，是叫『通信机』的魔法)

这一问一答证实了我的猜想。顺带还得知了我本人跟这个魔法的开发有干系。

既然还提到了赛鲁多拉的名字，那就应该是我担

任佩艾希亚的近卫骑士团长的时候的事了吧。不过说实话，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呼。看您的反应，似乎是取回一部分丧失的记忆了呢。既然如此，那么在真正的意义上，容鄙人再说一次、好久不见了，涡波大人。另外——)

艾德根据我的反应推断出了我记忆的状态。看来施加于这棵树上的振动魔法不仅能够传达声音，还能获得影像信息。

同我说了几句之后，艾德很快就将谈话的对象切换为他原本的目标。

(我等的『支配之王』啊、久疏问候，您别来无恙吗?)

面对既是艾德的姐姐又是他的王的缇缇，他以极其郑重的方式表达了问候。

[艾德，好久不见了啊.....]

缇缇上前一步，并对我做个手势要我退后。

既然知道了声音的主人是艾德，那么缇缇自然想和他先聊聊。我也没有破坏家人之间的谈话的兴趣，所以便颔首以示了解。

[艾德啊，人家来找你了哦。就在几天前，人家被涡涡从迷宫中带出来了呢]

(……恭候多时了，『支配之王』。这一年来，鄙人艾德为了您的归来已经做了多番准备。如今在这北方，鄙人已经完成了对昔日佩艾希亚之再现。让我们在那里重新来过吧。这一次定要实现千年前我等未能实现的梦想。就由您和鄙人两人、亲手……)

艾德刚做过问候，便冀望着『支配之王』的归还。

听到他的请求，缇缇绷着脸喃喃道。

[梦想、吗……]

艾德的请求——他的那份『期待』于缇缇而言是

一份重担。

她低下头细声将梦想二字重复了一遍。不过很快，缇缇就抬起头，语气坚定地回应道。

[你说的不对啊，艾德。无论怎样相似，你在北方缔造的这个国家终究不是人家和你的佩艾希亚。无论准备怎样的替角，『支配之王』也终究不会再回来。这两者都已经不复存在。——已经不存在了啊]

在佩艾希亚的子民的送别中，缇缇得到了自己的答案，而现在，她将那份答案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自己的弟弟。

(……『支配之王』？您到底在说什么……)

想当然耳，艾德不可能那么容易就领会她的答案。

于是缇缇进一步解释起来。

[我们的佩艾希亚已经毁灭了。并且千年前的『支

配之王』也已经死了。这是无法逆转的事实。如果要强行扭转它……那么就连人家和你的人生都会变得畸形]

听到她这番话，艾德终于意识到是自己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他连忙阐述起自己的准备的正当性。（……绝、绝无此事！这世上没有无法重来的人生！确实，现在的佩艾希亚可能说不上跟以前完全相同，但鄙人有自信在以后达成彻底的再现！这不会有问题是！而且、更何况现在『支配之王』您已经回来了！这就是现在和以前相同的证明！作为北方臣民的『魔人』必将和以前一样得到『支配之王』的拯救！您的传说必将再次轰动整个大陆!!）

艾德对再现过去的执着有多深重，从这番辩白中便可见一斑。

而这就跟他的姐姐、缇缇之前在迷宫所行之事如



出一辙。也正因如此，缇缇必须对他的主张予以强烈的否定。

[你错了，艾德。就算人家现在去拯救北方的臣民，那也是与曾经的臣民所不同的别人！而且这世上已经没有遭受凌虐的『魔人』了！在人家来到这里之前，已经走过了很多国家！也遍历了很多的城市！所有的『兽人』脸上挂着的都是笑容！他们从容而悠然地和人类并肩而行！这怎么可能和以前相同呢！]

在联合国和『柯尔库』看过现代街头的景象之后，缇缇表示如今的世界已经改头换面。

她的反驳让艾德有些动摇。虽然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情绪的波动。

(…………！这个问题鄙人也发现了。先前，『魔人』一词已经从现在的世界上销声匿迹。恐怕是最后留存下来的圣人缇娅拉大人采取了相应的

手段，影响了我们死后的世界。是啊，到头来还是借助于圣人缇娅拉大人之手、而不是我们自己……!!)

他承认了缇娅主张的正确性。

然而，艾德并没有对生前的悲愿得到实现一事感到喜悦，他的语气中饱含着苦涩。

(正因如此，鄙人现在才在准备让活在北方的芸芸众生进行『魔人返还』的计划。总有一天，佩艾希亚会变得与以前一样，成为『魔人』的国家。所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绝对可以顺利地继续下去！『支配之王』啊!!)

艾德语带苦涩地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他表示重启的战端还会继续下去。

[魔、『魔人返还』……？]

缇娅惊讶地将在艾德的话中听上去最不吉利的词重复了一遍。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只是光听名字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所谓的『魔人返还』——就是让以『兽人』的形式得到安定化的同胞们的血『再次活性化』。

……没错。既然消失了，那么只要再把『魔人』重新作为一种共通的认识创造出来就好。把身体被『魔之毒』秽犯、因为其异常性而遭受周围排斥的存在重新孕育出来!)

[……等、等一等，艾德。你难道不觉得自己的主张很奇怪吗？圣人缇娅拉之所以将『魔人』改造为『兽人』，想必就是为了帮助实现你的愿望。她努力替你完成了未竟的悲愿啊。『魔人』一词从世界消失明明是你的愿望得到实现的结果啊？可是，你却说要再次将『魔人』孕育出来……？]艾德的主张说白了就是既然受到歧视的人种不存在了，那么就再把它创造出来便是。

从这些话里便可以感觉到艾德的异常与矛盾，感到难以置信的缇缇不禁向他提出质疑。

然而，艾德却以不明就里的语气回问道。

(.....『兽人』是鄙人的愿望所在？没有这回事，『支配之王』。鄙人的愿望并不是『魔人』这一存在的消却。而是要作为『支配之王』的『宰相』，打・造・出・属・于・『魔人』的・乐・园。从始至终一直如此。没错，鄙人的愿望唯此一份，那就是与您携手！铸就世界的和平!!)

接着，他高声喊出要铸就世界和平的心愿。

[艾德.....那种事不可能的.....我们做不到的啊.....]

看到这样的艾德，缇缇肯定就像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一样痛苦吧。

面对执着于为已经往生的人打造出乐园的艾德，缇缇不断地摇头。

(确实，正如『支配之王』所言，要成就此事实属困难！要实现全体国民的『魔人返还』当然还很遥远！可是我们是不老的存在，无论耗时多久都无妨！因此，总有一天一定——一定能够实现！就算要花费几百年！不、就算是一千年也可以，我们的愿望终将成真——!!)

[一、一千年……？别说得那么轻松！你根本就不明白！你根本不懂经历千年的岁月到底意味着什么!!]

缇缇对千年的人生感到心有余悸，将之重演是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她语带愤怒地劝诫自己的弟弟希望他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只可惜来自姐姐的心意却不能被弟弟所领会。

(……确实，说用上一千年是鄙人言过了。实现北方全体的『魔人返还』应该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吧。只要有『支配之王』在的话……只要五

十年。只要五十年就足够了)

艾德像一个对自己的失言感到羞愧的臣子一般，重新算出了正确的数字。他只是作为担任一国的宰相，重新向自己的王献言。

艾德之所以感到愧疚，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低估了王的力量。

而这更是在缇缇心口的创伤上狠狠地捅了一刀。
(.....这绝对不是虚言，『支配之王』。如今的南方已经没有多少可用之才了。在过去，以『使徒迪普拉库拉』为首，加上『诺斯菲·弗茨亚茨』『诺文·阿雷亚斯』『缇达·兰斯』『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等人，我们要面对太多棘手的敌人，但现在一个都没有！这次，北方才是战争的主导者！只要激化南北之间的战争烈度，把士兵们逼上绝路、让他们支付『代价』、拣选出有能之人、像这样不断地促进人类的成长的话！实现『魔人

返还』的人类很自然地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与之相应地，那些普通人则会对实现『魔人返还』的人感到畏惧、然后加以贬斥！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向这些遭到排挤的新生『魔人』伸出援手！啊啊，如此一来结果就是注定的了！将『魔人』聚于旗帜之下的『北方同盟』将会彻底击溃『南方联盟』！呵呵，啊啊，真是令人雀跃啊——！世界终于能够被统合为一，真正的和平将会到来！北方臣民的悲愿终于能够实现了！而且这一次无需借助他人之手，而是依靠鄙人和『支配之王』自己，打造出遭受凌虐的『魔人』的乐园!!)

艾德的冷静不过只有片刻——紧随其后的话语便溢满了狂气。

不仅异常而且矛盾，实在不像是一国的『宰相』该说的话。

而另一边，作为姐姐的缇缇只能一脸悲伤地承受

着弟弟的狂气。

愤怒已经无济于事，也出离了惊讶，她仅仅只感到悲伤。

[这就是你的愿望吗……？你觉得将它视作自己的『留恋』真的好吗？]

(如果说的是作为守护者的留恋的话，那鄙人认为非此莫属。所有的准备工作皆已完成，随时都可以实现王座的交替。统治的权柄必将归于支配『北方』的命定之王——)

就算看不到，但我也明白艾德此刻扬起了嘴角。他现在一定因为确信缇缇会作为『支配之王』回归而感到欣喜吧。他一定觉得自己准备的完美的计划会得到『支配之王』的理解吧。

——但这份期待却是缇缇的痛楚。

我不禁瞄了缇缇一眼。

虽然我在一瞬间犹豫要不要帮她一把，但很快就

发现没有那个必要。

尽管悲伤和痛苦同时袭来，但缇缇并没有因此垂头丧气。

[人家知道你的愿望了……那么接下来，就把人家的愿望告诉你好了……！]

(洗耳恭听。只消一句话、只要您答应重新成为『支配之王』。我们的谈话便可以结束了，与之同时，一切也可以就此开始了……！)

于是缇缇将自己的『留恋』毫无保留地诉说了出来。

[人家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不做什么『支配之王』，变回一个普通的少女！只有这个才是人家从始至终都不曾改变的梦想！！跟什么北方南方、什么战争和平都没关系！人家只想回到那片怀念的草原、只想回到那个草原上的家……！在这条『归途』上，人家希望你也能陪在自己身边……！

一个人回去什么的，总觉得很寂寞，所以人家想和你一起手牵着手回去……人家不再做『支配之王』……你也不要做什么『宰相』了……艾德，你能以弟弟的身份陪在人家的身边吗……？]

(……支、『支配之王』？您说不做王到底是……是什么意思……)

缇缇说到最后带起了哭腔。

泪水浮现在她的眼角，但她努力忍着不让眼泪滴落，坚持把话说到了最后。

她那意料之外的反应让艾德陷入了混乱。

[意思很简单！听着，弟弟啊！]

为了将艾德从那份混乱中——不，为了纠正从一千年前开始便纠缠着他的疯狂，缇缇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喊道。

[人家让你甩开一切一起回家啊！世界和平什么的，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支配之王』的传说

也好北方诸国也罢，我们根本背负不起的！就是因为根本承受不来它们的重量，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作为一个亡灵徘徊在一千年后的世界上，宛如迷了路的孩子！所以，停手吧，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回家吧！作为姐姐、求你了！做回人家的弟弟吧、艾德！！]

(作为姐姐……？不、不对。您不是什么普通的少女……而是支配北方的传说中的『支配之王』……)

[人家已经把那个什么『支配之王』给否定掉了啊！！]

缇缇将自己在迷宫里当着北方的臣民的面许下的全部誓言，一股脑地叩向北方的最后一位臣民。

她舍弃了一直以来的逞强，明确地表示自己做不了王。这历经了千年的折磨之后让她得到的答

案，听得艾德沉默无语。

缇缇温柔地劝慰着感到迷茫的弟弟。

[无论是『支配之王』还是『宰相』，说到底都只是『过家家的游戏』……并不是我们应有的姿态。人家是『庭师』，而你是一个『老师』……那才是真正该走过的人生。回想一下那片草原吧，艾德。『王』和『宰相』什么的，对那个世界来说全无必要。让我们回到那里，两个人一起生活吧。就像孩子一样……]

言及于此，缇缇心中的想法便全都传达出去了，听到这些，艾德的声音颤抖起来。

(过、『过家家的游戏』……？那片草原……?)

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好像要将这些嚼碎吞下一般。

姐姐的声音确实传达给了被狂气拉入迷途的守护者艾德。

尽管看不到他的表情，但艾德的内心的确产生了动摇。

果然，『木之理的守护者』艾德要想实现留恋，作为姐姐的缇缇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从『白樱』那儿传来的声音，令我如此确信。

[是啊，就是这样……让我们变回姐弟，回到那片草原上的家吧……]

(回家……变回姐弟……)

姐弟两人的声音在周围回响。

如今在这些的两人都没有用『支配之王』和『宰相』的身份虚饰自己。

两人的声音是如此柔和，令我不禁产生了上面的想法。

[现在应该还不晚。我们两个一起回去，然后结束这一切吧。那样人家的『留恋』就可以实现了。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足，也可以了无遗憾地逝

去。肯定就是这样]

虽然真的非常柔和——

——但我没有解除戒备。

当然，如果能这样结束一切自是再好不过。

守护者艾德与自己的姐姐、同样是守护者的缇缇重逢，为一切画上句号——能这样固然很好……

(结、结束这一切……?)

但我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没错，我有这种预感。

因为刚发动《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而变得敏锐的感觉——、能够读取世界走向的技能『感应』——、至今为止和守护者战斗的经验——、全都告诉我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艾德的声音颤抖着。

(这样就、全都、结束了……？鄙人重新变回弟弟……——?)

颤抖着——在这动摇的尽头，从他口中说出的台词是——

247. 魔人返还

(——是因为涡波大人吗?)

艾德轻声念及我的名字。

从他口中说出的，既不是故乡的名字、也不是姐姐的名字，偏偏是我的名字。

于此一瞬间，我深感自己的预料果然中的。

事情还是无法顺利解决。

此时此刻，缇缇就在此处——这没有问题。

她的存在是说服艾德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我在缇缇身边这点却是一步错棋。

之前遇到我的时候，艾德虽然嘴上说已经不再恨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他还是难以释怀。恐怕，在缇缇全新的决意中掺杂了我的存在这点，对艾德来说，是比什么都——

(『支配之王』……您是因为涡波大人的劝解才做此决定的吗……?)

[是啊，没错！涡涡给了人家很多建议，拜此所赐人家才能卸下身上的重担，现在感觉真的好多了]

缇缇和我不一样，她没有从直觉上理解状况的技能，所以面对艾德的提问，她回答得十分欢快。缇缇自以为弟弟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所以开心地讲起了她这一路的经历。

[多亏了涡涡，人家终于能放下『支配之王』的身份，作为少女缇缇而活。这一路上，以缇缇的身份，人家亲眼见证了许许多多的事。这不禁令人家想起了以前和你之间的旅行，真的好开心。在联合国逛了各种各样的店铺，在工房还打造了人家专用的武器，还乘上了人家从来没见过的大船。在海上跟一匹特别特别大的鱼打了一架，上岸之后还和超大的虫子战斗了，还救了这个时代的两位公主哦。然后呢——]

(涡波大人啊啊啊——!!)

然而，缇缇还没说完，艾德便咆哮着——不，他嘶喊着打断了缇缇的话。

[怎、怎么了吗……？艾德……！]

他突如其来的嘶吼给缇缇吓了一跳。

但就算吓到了自己的姐姐，艾德的嘶喊也不见停止。

负责传递艾德声音的『白樱』颤悚着，只见树叶和白花纷扬而下。接着便是一道仿佛呕出鲜血的怒吼盈满了『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

(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涡波大人 a 啊啊啊啊——!!!!)

放着好不容易才重逢的姐姐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喊着我的名字。

到最后，他以仿佛喉咙被喊破的沙哑嗓音忿忿地道。

(涡波大人——不、你这可憎的始祖！始祖涡波！！)
一直以来，即使是面对年下的对象，艾德的态度都是彬彬有礼的。

但一贯文质彬彬的他此时却舍去敬称，怒斥我为『可憎的始祖』。

(你都对『支配之王』做了什么——！又教唆她了是吧！又诓骗她了是吗！『支配之王』对北方来说可是远胜太阳的至宝！于北方生息之人无不视之为希望！结果你却将她抢夺而去！！千年前，就因为你的错，北方的黎民百姓尽皆惨遭戮杀！你不仅不愿悔改，甚至还要再来一次吗！)

艾德那满是怨嗟的叱责几欲将我压倒。
但我不仅没有后退，反而全无畏缩地走上前。
可能缇缇以为只要见到艾德就一定能说服他，但我可不同。我从一开始就料到了这样的展开。
所以，我可以冷静地把早已备妥的台词说出口。

[也是，你会这么认为也无可厚非。但是，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只是让缇缇知晓了她自己的本心而已。……你的姐姐一直以来都在盼着你这个弟弟。而不是作为『支配之王』去等一个『宰相』]（知晓本心！？简直就是连小孩子都骗不到的借口！你居然以为能说通吗、你这个男人简直是一—！！）

但在他眼中只是一介背叛者的我的话不具备任何说服力，因而立马就遭到了否定。

艾德在驳斥过我之后，他又冲呆然若失的缇缇恳求道。

（『支配之王』啊，请您回想起来！您在千年前的愿望是世界的和平！您以自己那可贵的意志，说想要拯救我等！您发誓会拯救北方！请您务必回想起那宏伟的誓言！！）

[……艾、艾德！不是这样的！人家的愿望根本

不是那些！人家想救的只有你而已啊！人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拯救其他人！人家很弱，弱得超出了你的想象！]

明白继续怅然若失不是办法的缇缇再次同艾德表白道。

(您说您很弱！？这是什么玩笑话！？这世上根本不存在比您还要强大的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始祖涡波！！就是你蒙骗了『支配之王』！你迷惑了我等那强大而英明、比任何人都要崇高的王的心——！)

[就说了不是那样啊！人家只是在勉强自己去回应你的那份期待而已！只是摆出了英明强悍的样子罢了，真正的人家根本就不是那样！人家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弱小又愚笨的孩子而已！！]

但缇缇的话触及不到艾德的心。

艾德先咽了口气，接着又是一阵咬牙切齿的声

音，随后，他冷冷地说。

(咕……！——鄙人就当做是自己的忠诚在接受考验好了)

艾德放弃了与缇缇的沟通，自顾自地得出结论。对他的反应感到焦急，缇缇连忙喊住弟弟的名字。

[艾德——!!!!]

(……啊啊。这个时候，刚好诺瓦露和露洁她们就在附近啊。正好她们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进行侦查——不，是在挑战迷宫。她们两个的话，应该可以立刻赶去你们那里……)

然而缇缇的声音传达不到对面。甚至连对话都已经不成立了。

这一幕让我回想起了在迷宫中陷入狂乱的缇缇和诺斯菲。

这正是因『留恋』而暴走的守护者的特征。虽然

声音彼此交错，但思绪全然是两道平行线。

(从『魔石人类』再到『魔人返还』，诺瓦露和露洁已经抵达到了全新的阶段。拿来测试始祖涡波现在的实力应该刚刚好吧)

艾德以平淡的口气独自说着。

理所当然的，被自己最爱的弟弟无视的缇缇皱着眉靠近面前的树木——她一边接近『白樱』一边呼唤着弟弟的名字。

[住手、艾德……！你做那种事是要干什么……！！
]

缇缇不光提问，同时还伸手触摸振动着的树木。

她做到这个地步，艾德总算给予了回应。

(您无需在意，『支配之王』。鄙人必将击败始祖涡波，藉此向您证明鄙人比始祖涡波更适合待在您身边。您一定会取回自己原本的姿态的。鄙人发誓……！！)

然而他的回应却与姐姐的希望背道而驰。

[艾德！别再用『支配之王』称呼人家了！姐姐、叫人家缇缇姐姐大人啊，就像以前那样！！]

(始祖涡波……鄙人一定要让你把我们的『支配之王』还回来……)

言及于此，艾德已经没有再跟缇缇沟通的意思了。

被憎恨这一感情支配的他眼中的对象只要我而已。

艾德赌上作为臣子的一切，誓要讨伐逆贼，只为了拯救自己那遭受蛊惑的王。在我看来，这便是他心中的全部想法。

[艾德——！！]

缇缇一边喊他的名字一边捶向树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判断双方已经无法互相理解，于是便向身后喊道。

[古奈尔就拜托斯诺你了！——魔法『Dimension』!!]
]

为了接下来的战斗，我发动了次元魔法。

[她刚才就逃掉了！在你们谈话的期间，她一边祈求着再也不见一边使出浑身的劲儿跑远了！！]
[她这次逃得好！]

看来她很习惯于被卷进麻烦事。如此干净利落的逃脱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过居然能在完全不被我注意到的情况下离开，说实话这简直太厉害了。

我一边对她的手腕感到叹服，一边将『Dimension』布满『第二迷宫都市』，最先捕捉到的便是正在拼命逃跑的古奈尔酱，紧接着，我又发现了与她成反向奔跑的一支队伍。

那是一个由年纪小的孩子们组成的队伍，一眼看去会以为是挑战『第二迷宫』的探索者。

但在那支队伍中有我的熟面孔，于是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接着面朝那支队伍前来的方向。

就在我转过身的同时，一名身着黑色基调的探索者衣装的『魔石人类』从『第二迷宫都市』的阴晦中现身。

那名黑色的『魔石人类』扬着嘴角对与我的再会感到欢喜。

[——好久不见了，劳拉维亚帅气的英雄大人。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想肯定已经忘了吧。
毕竟我这种籍籍无名的小辈，在你眼里就跟路边的石子无异。……不过，接下来我就会让你变得再也忘不掉我的。没错，只要再赢过英雄大人你，那场败北就可以彻底洗刷了呢]

她一边靠近，身体一边不断发生着变化。

首先，只见唰啦一下，一双翅膀宛如嫩芽般自她

的背后撑起。不过那双翅膀不是鸟类的羽翼，而更像是蝙蝠的翅膀。颜色是交融的黑与紫——虽然像蝙蝠但又不像蝙蝠那样和双臂相连，看着颇为奇妙。

接着，她的耳朵像精灵一般伸长开来，嘴边露出半月般的犬齿。

这样子正好跟刚才还在我身边的某位吸血鬼（古奈尔）的特征相仿。

我提高了警惕，对她使用注视。

【Status】

名字：布蕾娅斯 HP156/156 职业：圣人

级别 29

力量 4.45 体力 4.11 技巧 5.78 敏捷 3.89 贤能

6.22 魔力 49.12 素质 2.70

先天技能：星魔法 3.44 属性魔法 2.23 血术 1.21

后天技能：素体 0.35 神圣魔法 1.01

她的级别比之前上升了将近一倍，而且职业的名字也变得很诡异，虽然如此，但她毫无疑问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个『魔石人类』。

[不，我记得啊。你不就是一年前在『柯尔库』和我战斗过的诺瓦露么……]

我一边说出她的名字，一边观察她的反应。

我记得她是当时和艾德一起行动的，西娅酱的小队的成员之一，而且跟海莉和莱纳关系不错。

不过，此时的她样子和那时候比起来相去甚远。不管驱使着多么厉害的魔法，她也不曾像现在这样模样与人类大相径庭。而且那时候的她也不是会露出如此不安定的笑容的孩子。

[没错，是我。诺瓦露我已经不会再输给任何人了哦。拜那几位大人所赐，我已经『完成』了……我终于变了啊！从遭受凌虐的一方，变成了凌虐他人的一方——！呵呵、呵呵呵——！！]

诺瓦露一边笑一边让身体产生变化，接着作为她搭档的另一名红色的『魔石人类』少女也追了上来。

她和诺瓦露有着全然相同的外表，但衣着的整体基调是红色，所以分辨起来不难。红色这边的『魔石人类』名字叫作露洁。

露洁在对晚一步抵达的另外三人下达指示后上前一步。

[你们几个待在这里不要动！不能『魔人返还』的话，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虽然剩下那三人似乎也是『魔石人类』，但长相并没有多相似，那么应该就是跟露洁她们不·同·型·号的了。

那三个人看上去都还年幼，级别也只有个位数，露洁能让她们待机真是万幸。不然稍有不慎就会让她们身负重伤。

于是我仔细地确认起独自上前的露洁的状态栏。

【Status】

名字：伊蕾娅斯 HP88/88 MP312/345 职业：魔法使

级别 23

力量 2.78 体力 2.56 技巧 3.49 敏捷 2.38 贤能
4.71 魔力 34.34 素质 2.11

先天技能：星魔法 2.05 属性魔法 1.12 血术 1.02

后天技能：素体 0.44 体术 1.56 木魔法 1.67

从『注视』的结果来看，露洁和诺瓦露不同，她的状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原本是她这边的能力值大幅领先，但现在诺瓦露已经完全反超了。

在级别的提高上可谓一骑绝尘的诺瓦露丝毫不在乎身后的同伴们，急不可耐地想要独自开战。

[来吧，英雄大人。和我共舞一曲吧。呵呵，不过这回领舞的人是我哦。即使是面对作为英雄的

你，如今的我也不会落于下风……！】

话音刚落，诺瓦露的瞳孔便应声收缩，眼睛的颜色也如鲜血般染上赤红。

那鲜红的眼眸仿佛是流淌于她体内的血液外溢到表层一般浓艳。是狰狞的动物在面对猎物时露出的充满杀意的眼瞳。

就在她动身向我扑来的前一刻——露洁出声试图制止打算一个人冲出去的好友道。

【等等，诺瓦露！先把『魔人化』解除掉！在开打之前我觉得还是和对方谈一谈比较好。相川涡波应该不是那种会凌虐弱者的人。他和南方那帮人应该没关系！我总觉得老师刚才的样子有些奇怪！！】

看来诺瓦露的变化就是艾德刚才所说的『魔人返还』。

一眼就能看得出这是跟兽人的『兽化』截然不同

的东西。相较之下，这更像守护者们濒死时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半死体化』。

很明显，这可不是化身为兽那么简单就能了事的。看她那双血红色的眼眸就知道，这是踏进了某种无法挽回的领域。

红瞳摇曳着的诺瓦露回应身后的好友说。

[……露洁。现在那种事怎样都好。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向英雄大人复仇。必须要把那天的屈辱洗刷掉才行。仅此而已。没错，我已经不会再输给任何人了。……不会输给任何人。我要证明给那些愚弄我的人看，现在的我已经是不败的了——！

]

紧接着，诺瓦露的『魔人化』现象愈发严重。

她身后的黑色双翼变得更大更薄，手臂也变得更加纤细锐利。

最后，她的手指尖变成了宛如刃物的黑色利爪。

待到她的变身结束之后，露洁咬着嘴唇喊道。
[啊啊，真是的！诺瓦露、你血气上头了——！？坏毛病全都跑出来了哦！！]
看她的反应应该对我没有敌意，于是我同她说道。
[露洁！至少你不要出手！]
[……好吧！不过，拜托你能像一年前那样下手轻一些！劳拉维亚的英雄先生！！]
说完，露洁的眼睛也染成了红色。
接着，她的右臂变得和軟體动物的触手一样，她用变化后的右手抓住身后的所有同伴，接着大幅拉开了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恐怕那也是『魔人返还』的力量吧。
不过，和诺瓦露不同，她的变身实属独特。
不是蝙蝠而是章鱼吗？
红色的軟體动物……？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但是现在没工夫想这些了。

我中断了回想，碰了碰一边敲打树木一边不停地喊着[艾德！]的缇缇的肩膀。

[喂、缇缇！你先停一下！]

[那小子！完全没动静了！！]

[我知道！不过现在更要紧的是制服那边那个黑色的女孩子]

说着我指了指笑着看向我们的诺瓦露。

虽然摆着战意盎然的表情，但她还没有发动袭击。似乎是在等我们这边把话说完。

看来她的目的还真是想通过在堂堂正正的战斗中击败我来报仇雪恨。

[咕，没办法。既然这样，那就打倒那小子派来的尖兵，然后问出他的所在好了——！]

缇缇也一副好战的样子打算冲出去。

我摇了摇头制止她说。

[不是这样，我希望你尽可能不要进行攻击！这事交给我和斯诺来处理，你专心防御就好！]

[哈、哈啊！？为什么啊！？]

[你忘了自己差点在迷宫里给我杀了么！？跟我不一样，那孩子很普通的！要是你出手的话，搞不好会出人命啊！]

[……唔，那你可不要搞砸了哦！涡涡！]

在至今为止的旅程中，缇缇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对魔力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为了避免误杀，她同意了将事情交给我。

话都谈妥之后，我重新面向诺瓦露。

接着我注意到她的表情非常别扭。好像是因为我们两个刚才的话令她很不愉快。

[普、普通……？居然说被使徒大人选中的我很普通？真、真真真真不愧是英雄大人！说的话就是不一般啊……！！]

虽然在一年前她也偶有傲慢之意，但这一年来她的自尊心似乎愈发膨胀了。

她一面咬牙切齿一面朝这边接近过来，并构筑出魔法。

[——『Growth』!! 『CureRegeneration』!!]

对身体进行过强化之后，诺瓦露一个箭步冲了过来。

这宛如低空滑行的燕子般的动作令我大吃一惊。

因为这动作快得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Status 上显示出的她的『敏捷』数值只有 3.89。

然而实际上的速度却凌驾于『敏捷』的数值之上。

不仅具备和我同等的速度，再加上她背后的双翼，总给人一种别样锐利的感觉。

瞬间杀至面前的诺瓦露挥下利爪。没能及时用剑接下这一击的我连忙后退。

[明明之前就只是个星属性的魔法使而已——！]

我一边抱怨，一边重新面向从身旁驰过的诺瓦露并摆好架势。

本以为只用一招就能分出胜负，但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魔人化』并不仅仅是『兽化』的强化版。这是某种更加本质的变化，必须把它视作可以颠覆 Status 的概念的『犯规技能』才行——！

[你说星魔法是吗！？呵呵，当然这个也不会落下哦！这次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就让你看看跟一年前的不同之处吧、英雄大人！——『Gravity・Greed』！！]

进行了『魔人化』的诺瓦露不仅强化了身体能力。连缠绕在身的魔力也上升了几个层次。

虽然用的是跟一年前一样的星属性魔法，但构筑速度绝不可同日而语。原本还需要和身后的露洁共鸣并通过『咏唱』才能使出的魔法在现在的她

手下只要一瞬间便可使出。

效果还是和以前一样——不、不对，在先前之上的『重力』开始将我向地面牵引。

[咕、——『Dimension・决战演算』！]

为了对付敌人的重力结界，我展开了次元魔法的领域。

在这个状态下再受到她的突袭可就有点麻烦了——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斯诺从我身旁冲出。

[黑色的女孩子！别忘了还有我呢！]

斯诺举着缇缇送给她的剑逼近诺瓦露。

[非也，我从来就没有忽视过你！这个『Gravity・Greed』就是为你准备的魔法！]

话音刚落便是一声轰鸣。

接着，诺瓦露的面前便生成了可以碾碎一切的『重力』之球。这个魔法的效果也与之前相同，但却是可以将一整个人轻易吞噬的大小，无法通过

简单的闪避应付。

[这、这是——!!]

面对一边于地面肆虐一边移动的『重力』之球，斯诺犹疑片刻后挥剑向它斩去。

然而『重力』之球没有这么容易就被击垮。但斯诺的大剑也没有破损。结果斯诺就在与球体角力的情况下被不断逼退。

[呵呵，能用魔法将过于强韧的龙人斯诺·沃克击退真是再好不过了]

看来就算是龙人的臂力在驱使『重力』的魔法面前也有所不及。

球体一边溅起沙尘一边推着斯诺前进了十米左右。正如诺瓦露所言，这样斯诺就被暂时排除在战场之外了。

被溅起的沙尘宛如散弹一般四处喷射，但多亏了露洁和缇缇的魔法让周围免受残害。

缇缇用风保护着附近的帐篷和建筑物，露洁则操纵周围的树木守护自己和其余的同伴。

然而，即使看到了友方被卷入，诺瓦露也没有停手的意思。

[好了，就趁这个机会让我的复仇结束吧！劳拉维亚的英雄！]

她判断凭借方才的魔法可以保证在接下来的几秒钟不会有人碍事，于是她的利爪毕露凶光，又一次发起了俯身突进。

不仅速度与起初相当，这次还施加了重力结界——但我这边也在『Dimension・决战演算』上下了功夫。凭借完全相同动作是不可能伤到我的。

不管身体变得多沉重，只要时时刻刻以最小的动作出剑、用最短的距离移动，我就可以与诺瓦露的速度相抗衡。

我架开自左右两方袭来的黑爪，并刺向她的手腕。

[……！都到了这一步，你还是不屑于攻击我的要害吗！]

我瞄准的部位似乎让诺瓦露越发感到屈辱。她以凶险的表情移动目光，利用异常的动态视力避开了我的攻击。

接着，我活用从诺文那里学来的步法，从诺瓦露的身侧滑到了她的背后。说实话，她的武术水平很低，动作中满是破绽。

我毫不犹豫地从她的死角挥剑，打算斩去她背后的双翼。

但诺瓦露连看都没看就避开了我这一剑。

[所以就说了，请不要太小瞧人好吗！！]

『Dimension・决战演算』那边没有她使用了魔法的反馈。看来除了双眼之外，诺瓦露还具备一

般人没有的感觉器官，她就是借此掌握了我的动作。

在做出这个判断后，我对诺瓦露的抱怨做出回应。

打到这一步，信息的收集就结束了。

[.....倒也不是在手下留情。只是拖得越久我的胜算越高而已。差不多是时候了]

战斗时间虽然只有短短数秒，但我的胜利已经是注定的了。

诺瓦露的身体能力和特征都把握好了，对她施展的重力魔法的解析也已经完毕。

不管她还有什么手段，我都有自信将之击溃。

所以，只要一瞬间。

只需要短短一瞬，将『Dimension・决战演算』的模式切换一下，这场战斗就可以结束了。

[——『Dimension・千算相杀』]

我将解析完毕的『Gravity・Greed』的术式偏移、进行『魔法相杀』，抵消掉之后，重力这一枷锁就算是解除了。

于此同时，我将一直有意抑制的剑闪速度拉到正常的水平。

就算没有『Dimension・决战演算』的辅助，只要有技能『感应』在我就不可能失手。

结果很简单——『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在避开诺瓦露的脏器的情况下刺穿了她的腹部。

这一击结束后，我立刻抽出剑，拉开了和她之间的距离，同时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我赢了。……再乱动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咕、呜呜！]

诺瓦露用双手捂住被我刺穿的部位试图抑制流出的鲜血。

她应该也明白腹部被刺穿是一种致命伤吧。只见

诺瓦露面色苍白地摁着自己的伤口。

我方才是故意用冷酷的语调做出胜利宣言的。而且是在知道没有伤到她的脏器的情况下做出的宣言。

其实就算她真的乱动也不至于死掉，不过这是只有身为次元魔法使的我才知晓的秘密。

如果这样能让她知难而退就好了——

[.....不、不要小看我在这个状态下的恢复能力和生命力！不枉我为此牺牲了人性！]

然而诺瓦露不仅没有丧失战意，反而把手从伤口上拿开了。

[你这、不可理喻.....!!]

见状，我一边出言叱责一边观察她的出血量。看上去虽然不会立马就因失血过多而毙命，但凭借我的医学知识也估计不出一个准确的时间。

不过，看着无谋地重新向我冲来的诺瓦露，我却

已经确信了自己的胜利。

或许是因为长时间在同一场所中使用『Dimension』的缘故，我现在展开的『Dimension』的效果实现了进化，它升级为了更高水准的次元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譚』》。

这个以未来视为效果的魔法——告诉我诺瓦露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我只需要沿着它展示给我的胜利之路走下去就够了。

我从容而悠然地避开诺瓦露的猛攻，同时寻找着最为稳便的获胜方式。看到我充满余裕的模样，她变得越发激动起来。

[打、打不中！打不中打不中打不中！？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动作被看穿了？这怎么可能——！]
[别怪我了！！]

看来直到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为止，她都会继续战

斗下去。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按照最初的计划——用剑抵在她的手腕上，接着横向挥出，藉此切断她右手的韧带。

[呜啊啊啊啊！手臂！我的手臂被！！]

这样一来，她就没办法再战斗下去了吧——然而，我这份期待很快就遭到了背叛。

诺瓦露不顾溅落的鲜血强行驱使着已经用不上劲的右臂将利爪朝向我。

[哈啊、哈啊！还没完！凭我这『圣人』的手臂、这种程度算不了什么！]

即使到了这般田地，诺瓦露仍然不放弃想要战胜我。

我一边招架她的攻击一边后退，同时利用『Dimension』调查她的身体。

她的样子实在太反常了。

我为了展示实力的悬殊都演到了这个地步，可诺瓦露的斗志却不降反增。

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原因才对。

她究竟失去了什么作为『代价』？

还是说这是『魔人返还』的影响？

又或是因为别的什么——

[——呜！大家也快来帮忙啊！你们在发什么呆呢！？快点！！]

无论过多久都没有进展，这逼急了诺瓦露，她开始呼叫同伴们的援助。

之所以会冀求同伴的帮助，原因似乎是因为她注意到了此前被逼退的斯诺即将重返战场，这令诺瓦露感到愈发焦急。

[这些人是艾德老师的敌人！你们不是也听到了吗！？如果放任这帮人不管的话，我们大家的老师可是会死的哦！老师他会不见的！你们觉得这

样好吗！？]

我们并不是要杀了艾德，而是来救他的。

虽然想要反驳诺瓦露的论调，但我们的所谓拯救某种意义上确实等于让他消失，所以我保持了沉默。

正当我缄口不语时，在后方保持观望的级别只有个位数的三名『魔石人类』一边念念有词一边走上前。

[老、老师他会死吗……？]

[绝对不可以……]

[诺瓦露、我们这就来]

尽管她们附近的露洁想要制止，但听到艾德会死这句话的她们已经无法被拦下了。

从这一点看来，艾德就和大圣堂的拉丝缇娅拉一样，颇受『魔石人类』的信赖。

[老师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三名『魔石人类』同时开始构筑魔法。

紧接着，远超 Status 所示数值的骇人魔力开始从她们的体内溢出。

我的『Dimension』准确地掌握了她们的魔力——不、是她们的血的流动。这跟之前那次一样，也是因为生来便被刻进血中的『咏唱』所致。她们的血伴随着热量流经全身，同时生产出多得惊人的魔力。

[我们未尝不知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足！不过，力量不足的人也有力量不足的人特有的战斗方式！『永久浮沉矣』！『于无垠之魂中延展之梦兮』『听此咏诵森罗万象之赞歌』！——『Divaplays・Arrow』！]

三名『魔石人类』的『咏唱』还不仅限于与生俱来的血。

除了刻在血中的自动进行的『咏唱』之外，还加

上了她们亲口诵祷的『咏唱』，两者合二为一最终释放出神圣魔法。

以三人之力构筑的共鸣魔法加上双重的『代价』，让她们那被增幅到极限的魔力化成了巨大的光矢向我袭来。

理所当然的，我采取了手段妨碍她们的魔法。但这个魔法毕竟是第一次见到，要实现『魔法相杀』还很困难，只能竭力令其迟滞和衰减。

[错开它！——『Dimension・千算相杀』!!]

[给我把它轰飞！——『Dragon・Ardor』!!]

时候正好，重返战场的斯诺也加入了对该魔法的迎击。

她释放出了一个剧烈振动的球体。

威力受到削弱的光矢和振动球碰撞在一处——想当然耳，是斯诺的魔法其势占优。

就在光矢即将被击溃之前——

[呜、还、还没完啊啊——！『于无垠之魂中延展之梦兮』『听此咏诵森罗万象之赞歌』啊啊啊——！！]
]

三名『魔石人类』补以更进一步的『咏唱』，恢复了光矢的力量。

[喂、喂，快停下！再继续下去的话——]

在这场魔法竞赛中我们会成为输掉的一方——这样倒是无所谓。

但这累计三重的『咏唱』让她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令人看不下去。尽管只有一时，但作为让她们释放出不逊于斯诺的魔力的代价，三名『魔石人类』会牺牲相应的重要之物。

[已经到极限了、涡涡！！人家看不下去了！！]

一直在后方待机的缇缇和我一样对此感到不能容忍。

旋即，我感觉到自己的身后产生了一股强风。紧

接着便传来了缇缇要全力以赴的声音。

[【自由之风】啊！去把她们的『咏唱』分解掉！！
]

『风之理的盗窃者』加入了战局。

仅仅如此，所有的力量冲突便化作了虚无。一道仿佛是在嘲笑至今为止的战斗都是儿戏一般的暴风席卷而过。

[——把这一切都结束吧！『Wind』!!]

首先是距离最近的诺瓦露，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宛如锁链一般紧紧地束缚住了她。这些风是如此迅猛而沉重，只用片刻，她的行动就被完全封住了，接着，又有一道暴风自她的头顶砸下。与谨慎地选择攻击部位的我不同，缇缇毫不客气地摁着敌人的脑袋砸向地面，令之当场昏厥。

接着，为缇缇所特有的【自由之风】充斥整个战场，三名『魔石人类』赌上性命打造的光矢顷刻

间便冰消瓦解。

作为追击，风像鸟笼一般从周围将三名『魔石人类』紧紧裹住。被关进小型龙卷风之内的少女们一脸痛苦地摁着脑袋，不到几秒钟便纷纷失去了意识。

五人小队中留到最后的只有没有战意的露洁一个。

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瞬间。

缇缇只用基础魔法就将敌人全灭了。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过于勉强的魔法构筑，因为副作用而呼吸凌乱的缇缇大声喊道。

[艾德！你刚才为什么不阻止她们！？你忘了自己说过什么了吗！？]

填满全场的『Wind』还没有被解除。

要做的还没做完——就像在彰显这点一样，风仍然在战场上躁动着。

这些风的目标是周围所有的树木，缇缇一边用风敲打这些树木一边向树对面的人喊话。

[你刚才做的事跟千年前南方那帮人有什么不同！为了自己的利益，丝毫不在乎被利用的弱者！]

对缇缇而言，和艾德的对话优先度比照看『魔石人类』更高。她情绪激动地高喊着。

[这就是你想要的佩艾希亚吗！？把这些人当做弃子，对你来说完全无所谓吗！？]

缇缇的表情有些痛苦。

看到面前的光景，缇缇可能回想起了过去的自己吧。但即使如此，她还是坚持说到了最后。

她大声质问道——

[赶紧回答！艾德！！]

248. 『魔石人类』与艾德

缇缇喊出最后一个字后，全场一片静默。

不论是我还是斯诺亦或是露洁，在义愤填膺的缇缇面前全都不发一语。能够回答她的问题的，只有一个人而已。

(她、她们都是『魔石人类』。不能说是鄙人想要予以帮助的真正的『魔人』)

从众多树木的其中一株那里，传来了艾德有些畏缩的声音，对此，缇缇当即驳斥道。

[所以你就要对她们见死不救！？这种想法和曾经的南方那帮人有什么不同！？连说辞都是换汤不换药不是吗！？]

(……鄙人现在无意与『支配之王』展开辩论。比起这个，重要的是始祖涡波的问题。不先将始祖涡波排除掉的话，不论我们在这里争些什么都只是兜圈子罢了，全无意义)

但艾德却单方面地中止了双方的辩驳。

他丝毫不在意与自己的姐姐展开讨论。就像现在的缇缇眼中只有艾德那样，艾德的眼中只有我而已。

(始祖涡波，你现在的实力鄙人差不多了解了。与之前相比变化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剑术』了呢。另外，相较于以前，现在的你更倾向于后手进攻。……虽然有种种变化，不过都在预想的范围之内)

[艾德！不许无视人家！]

缇缇怒斥他那无礼的态度，但艾德仍然置若罔闻。

(虽然在预想的范围之内……但还是很强。始祖涡波之强简直有悖常理。尽管早就明白这点，但身体还是止不住地颤抖。……不过，这一年来鄙人也一样变强了。而且理所当然的，令妹和使徒

大人也是一样)

既然提到了缇亚和阳滝，那我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不好意思，缇亚和阳滝你得给我还来。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看来我们彼此都有希望对方还来的东西啊。如果能以人质交换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不可能。只要你仍然希望缇缇变回『支配之王』，那我就不可能把她还给你，而且就算想还也还不了]

双方手上都有对方的重要之人，如果这真的是能够立刻交换的东西那还好，不过很显然，我和艾德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歇了一口气，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下一句话。

首先开口的人是艾德，他向我发出了宣战布告。
(——既如此，始祖涡波。那就和鄙人决斗吧。赌上彼此重要之人)

这番话实在太令人意外，以至于在一边闹个不停的缇缇都呆住了。

[艾德——？]

就像是在为感到吃惊的缇缇和感到奇怪的我做解释一般，艾德对自己提出的决斗做出了说明。
(什么阴谋诡计都不需要。也不用什么谈判交流。请你直接来到鄙人所在的佩艾希亚城。——在这里，鄙人将赌上自己的一切将你打倒。早在很久之前，我们就应当这么做了。说实话，打从遇到你的那天起，鄙人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艾德以感怀过去的凝重语气如此说道。

他的声音是那样平静，以至于令我刚才做出的
[艾德的精神并不正常] 的评价有些站不住脚。

(始祖涡波，鄙人以前曾想象过与你结伴而行的未来。然而，既然你又一次与我等的『支配之王』共同现身，那就不得不摒弃心中这份感伤了。看来和你一起抵达那理想国度终究是不可能的啊。鄙人的王国里不需要始祖涡波这个存在。就在刚才，鄙人做出了这个决断)

尽管只有少许，但我还是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对我的好意。

这是于我如今的记忆中没有他单方面的好意。然而，这份些微的好意很快就被满腔的愤怒所替代，艾德以激动的口气再次向我递出挑战书。

(——鄙人要击败始祖。这是绝对不能逃避的。亦·不·可·将·此·重·任·托·付·给·他·人。你是鄙人非逾越而不可的障壁。鄙人的宿敌、『相川涡波』——!!)

艾德的这番话中伴有无可动摇的决意，然而最先

对他的话起反应的并不是我，而是缇缇。

[艾、艾德……难道说、你……—]

这个提议对艾德极其不利，以至于连正在和他吵架的姐姐都为他担心了起来。缇缇似乎是从弟弟这无谋的挑战中感觉到了什么，她不再大喊大叫，反而陷入了沉默。

(鄙人会在佩艾希亚与令妹和你的同伴一起等待你的到来。如果你战胜了鄙人，那么鄙人保证会全力协助你带走她们。作为交换，请你堂堂正正地来与鄙人一战)

从刚才开始艾德就尽是说一些出乎我意料的话。

为作确认，我反问他道。

[堂堂正正……？你真的要和我打？]

(为了拯救『支配之王』的心，舍此之外再无他法。光是将你排除肯定不够，必须要向我等之王证明，『宰相』艾德比『始祖』涡波更堪大用)

[.....我知道了。我答应你]

为了证明比起始祖涡波，还是宰相艾德更适合待在缇缇的身边——这个理由有些说动了我。

而且说实话，这决斗对我太合适了。就算这里面有什么陷阱，答应他也比不答应获利更多。带着这样的盘算，我做出了承诺。

(那么，这个联络魔法就进行到这里好了。接下来鄙人必须要去做迎击始祖的准备，想必不会再与诸位交流了。这样应该无妨吧?)

艾德的语气中带有几分担忧。

他在担心我们到底会不会去他那里。

[嗯，没问题。我们接下来会直接往你那儿去，你放心等着就好]

(真不愧是始祖。不做任何准备就敢冲进敌人的腹地，看来是有必胜的自信啊。不过，鄙人一定会颠覆你那份自信的。.....那么就先这样，失礼

了)

看到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杀进敌人的地盘，艾德语中颇有不甘……不过他很快就压住了情绪，并且十分礼貌地与我们道别。

话音一落，寄宿在周围所有树木中的魔力便全都消失了，察觉到这点之后，我表情复杂地跟缇缇道歉说。

[抱歉，缇缇。我擅自就和他做了决斗的约定……]

[不用，没关系的……只是总觉得有点奇怪。本以为艾德和人家之前一样，都有哪里不对劲，但是听到最后好像又不是这样？还是说，那小子中途恢复正常了？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什么时候？

涡涡你知道吗？]

看来就连作为姐姐的缇缇也弄不清艾德刚才的想法。

那么自然的，我也没有什么头绪。

一开始缇缇在跟他述说自己那由衷的愿望时，艾德的反应还有些不明就里。等他的情绪被愤怒所支配，并开始怒斥我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就不太正常了。

那么，他是在露洁和诺瓦露现身之后恢复冷静的吗？还是说，只是在最后受到了缇缇的斥责才恢复的？

[那个，说来有些不好意思、涡涡……]

正当我自行揣摩着艾德的心理时，发现缇缇一脸歉疚。估计她也和我一样怎么想都明白吧，所以她肯定是打算直接去见艾德再问个清楚，看她的表情我就猜得出来。

[呵呵，我知道。我们直接去艾德那里吧。玛利亚那边已经有莉帕和格连照应了，既然这样那就让她再等一等好了]

从先前的追忆看来，玛利亚等人的实力已经无敌

于天下，而且还有既具备常识又能充当刹车器的格连和莉帕陪在玛利亚身边。再说，她这一年的旅程到最后也都平安无事，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

于是我冷静地做出了先前往北方而不是南方的决定。

[……太好了。谈过之后，人家怎么都放不下心。
想着必须要尽快去见他才行]

[我理解你的心情]

毕竟所谓家人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才一路来到这里的。事到如今又要折返什么的，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吧。

走到这一步，剩下的就只是在最后一段『归途』中加速冲刺罢了。

对个中意义了然于胸的缇缇有些眷恋地同我说

道。

[这一路上真的很开心啊，涡涡。不过，看样子这段旅程也要到尾声了呢]

[是啊，就快结束了]

这样一来，愉快的『归途』就要结束了。玩耍的时间也一样。

我和缇缇之间的玩闹，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吧。

做出同样觉悟的我们两个不禁有些寂寞地冲对方笑了笑。

[——啊！说起来，这帮人怎么样了？人家刚才下手还挺重的呢。可别死了呀……]

为了驱散这伤感的氛围，缇缇像往常一样元气满满地指了指倒在地上的『魔石人类』。

[不，她们还有呼吸，应该是没死。不过，也不好把她们就这样放在这里不管]

如果如艾德所言的话，那么她们的身份类似于『北方同盟』派到『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密探。如果就这样放置不管，那么她们可能会被南军的士兵抓起来拷问。

我一边旁观露洁使用回复魔法治疗昏厥的同伴，一边考虑着如何处置她们。

结果我才思考了没多久，倒地的『魔石人类』便一个接一个地恢复了意识。

[好、好结实啊……]

诺瓦露姑且不说，其余的人应该也是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吧。

虽然做不到马上就起身，但至少也能颤颤巍巍地撑起身体。

在这之中，只有诺瓦露还忿忿不平地保持着战意。

[……唉、唉？……输掉了？不、不可能……不

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可是圣人、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存在，我明明不可能会输给任何人的！没错，我可是超越了那个『现人神』的存在！……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啊啊，使徒大人！为什么！？使徒大人啊啊啊——！！】

诺瓦露一把推开了想要制止她的露洁，匍匐着向我们接近过来。

虽然我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地说服她，但却被缇缇摇头制止了。缇缇似乎是想亲自处理她。

[千年前的『支配之王』和始祖……！再来一次！我绝对不承认、再来一次！再和我打一次……！！】

面对诺瓦露的挑战，缇缇一边发动『Wind』一边回答道。

[再怎么说，人家也是身经百战了。像你这样麻烦的角色也算是见得多了。所以人家很清楚，你

这种人，不给你大卸八块是不会明白实力的差距的。如果你真想再来一次，那这次就杀了你。
——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要来吗？】

说完，一道风当场吹过，并在诺瓦露的脖子和四肢上各切出一道浅浅的伤口。

缇缇借此表明只要有心，随时可以杀了诺瓦露。

[噫、噫]

面对威胁、再加上亲身体会到守护者那压倒性的魔力，诺瓦露不禁发出了与她年纪相符的悲鸣。

[黑色的，你最好老实一点。安安静静地待着吧]
虽然诺瓦露面对我还能保持战意，但是在货真价实的『狂王』面前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她就像一只怯生生的幼犬一样颤抖着瘫倒在地，想站也站不起来了。

这样一来现场就没有敌人了吧……正当我想到

这里，一直安静地守在旁边的露洁起身向其余的『魔石人类』下达指示。

[诺瓦露就拜托大家了。你们接下来不要去北方，而是往西边逃。这是老师在切断联络前的安排]
[.....我知道了，队长]

在得到一名『魔石人类』的回应之后，露洁向我们这里踏出一步。

尽管缇缇那凶险的『Wind』还没有解除，但她却毫无惧色。

[相川涡波、还有老师的姐姐，拜托你们了。请让我陪你们一起去老师那里吧.....]

利用同伴们越走越远的机会，露洁提出了希望与我们同行的请求。

对于她的请求，缇缇首先答道。

[姆、姆姆？这个恐怕不行吧。因为你们可是艾德那小子的马前卒啊？]

[我知道自己的要求很强人所难。不过、拜托了……我一直都在等待你们的到来……这一年
来、一直……]

[唉、就算你这么说也很为难啊……你说是吧，涡
涡]

看到露洁的态度如此真挚，缇缇一脸难办地向我
看了过来。

其实我和缇缇的想法一样。

毕竟直到刚才我还被尊崇艾德的『魔石人类』用
舍命攻击折腾了一番，露洁又是那些『魔石人类』
的同伴，如果带上她一起走，那么难保不会再发
生同样的事情。

可能是察觉到我和缇缇的担忧了吧，露洁继续辩
解。

[并不是所有的『魔石人类』都是你们的敌人。我
和其余人不同，可能的话我希望老师能输掉……]

虽然看得出露洁与其他『魔石人类』有所不同，但想不到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视场合而定，艾德的败北可能意味着死亡，而这点她应该不会不知道。

[所以，就让我带你们去老师那边吧。有我在的话，到了『北方同盟』境内之后，你们行动起来也能方便不少的。再怎么说我也『北方同盟』的创始者之一呢]

看到露洁面对我们怀疑的目光仍一副坦荡的模样，缇缇悄声跟我说道。

[唔姆。在人家看来她似乎不是在说谎啊……涡涡，能麻烦你一下么]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让我使用可以探究对方内心的魔法『Distance Mute』。

正好我的魔力还有剩，所以我点点头以示同意。

[很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让涡涡来调查你所说

的是否属实了。话说在前面，那可是把手伸进你胸口然后直接揭露你的内心的魔法哦。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那也不是不可以带你一起去。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个人带路啊]

尽管缇缇故意用威胁的口气进行说明，但露洁仍然毫不犹疑地走到我面前，她将自己的胸口朝向我，以示全无抵抗之意。

[真不愧是相川涡波。真是方便的魔法啊，帮大忙了]

[那我就失礼了。——魔法『Distance Mute』]

我直接将手伸进她的胸口，开始打造『联结』。

或许是在一瞬间理解到『Distance Mute』的效果了吧，露洁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向我们娓娓道来。

[.....我们『魔石人类』全都得到了艾德老师的帮助。尽管我们都是只为战斗而生的存在，但他

却给了我们活着的意义和归宿。不仅如此，因为艾德老师找到的治疗方法，原本短命的我们也获得了更长久的未来。我们大家之所以愿意为老师而死、原因就在于此……——]

通过『联结』，我很清楚她这番话中没有一丝虚假。

同时，随着露洁对艾德的思念的延展，我也逐渐看到了她心中的记忆。

那是露洁等人与艾德初次相遇时的记忆。

这份记忆首先展示给我看的，是一片朔风长嘶的平原。

总觉得这片平原有些莫名的怀念，就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一样——



——『Distance Mute』的发动似乎带来了与『过去视』一样的效果。

恐怕这是露洁一年前的记忆吧。

站在露洁的视角上，我看到了不少东西。

此时的天气万里无云，地点则是人迹罕至的边境。

但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平原上却有一个例外。

那是一座为了隐蔽而建在森林旁边的院落。那座院落正被烈火焚烧着，旺盛的火势甚至要引燃一旁的树林。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几天的时间，这座院落就会被烧得不留片瓦。

在迸着噼里啪啦的火花的烈火之前，站着茫然若失的露洁等人。她牵着诺瓦露的手，注视着自己诞生之地的末路。

这座为火吞噬的院落是某个国家的研究院。

它那非人道的实验被帕林库洛制作出来的特殊的『魔石人类』海莉和四十层的守护者艾德所发现——结果便是这个下场。

露洁和诺瓦露在作为研究材料被消耗掉之前，得到了这两名留着一头白色长发的男女的帮助。可能是因为过去视的原因吧，我眼中隐隐约约地浮现出这两人与研究人员和卫兵大打出手的光景。待到一切结束之后，海莉以苦楚的表情忠告艾德。

她告诉他，这些孩子余下的生命很短。
她告诉他，这些孩子可能会随着生命的衰竭而越活越痛苦。

在作为当事人的两名『魔石人类』面前，海莉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

——但艾德果断地摇了摇头。

他站到心有戚戚焉的海莉的正对面说道。

[——海莉，你说错了。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不应当活下去的]

接着，艾德毫不迟疑地牵起了露洁和诺瓦露的

手。

突如其来温暖让两人一下子感到不知所措。恐怕，在两人过去那悲惨而短暂的生涯中，从来不曾感受过这样的温度。尽管不知所措，但她们绝对不会将这份温暖拒于门外。

[没错，绝・对・没・有。鄙人一定会将你们治好]
就好像是说给自己听那样，艾德又把话重复了一遍——他决定保护这两个饱受凌虐的生命。

只见木属性的魔力在他的体内躁动，仿佛是在表明自己就是为了拯救『魔石人类』而存在一般。
看到守护者展露出如此坚定的意志，尽管感到惊讶，但海莉在露出一抹有些困扰的微笑后——她对艾德的做法予以了赞同。

两人一同许誓，今后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魔石人类』。

——这便是序幕。

既是在这个时代被唤醒的『木之理的盗窃者』的崭新物语的序幕，也是包括露洁在内的『魔石人类』们的全新人生的序幕。

艾德将手放在两人的头上安慰她们已经无需害怕。带着几分追忆、又有几分怀念的艾德以生疏的动作抚摸着两人的脑袋。

[——如此羸弱的身体，真亏你们能逃出研究院啊。做得很好，你们已经可以安心了。对你们施以虐待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露洁和诺瓦露能够遇到海莉和艾德纯属偶然。她们能够逃出研究院将其中的惨状告知两人也是偶然。这一切都是偶然。

而从偶然中得到的这份温柔，让两名『魔石人类』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面前的这个人愿意为自己伸出援手。不仅如此，他肯定也能帮助自己

的同胞。

因为这份来自心底某处的信任，被艾德抚摸着脑袋的露洁因为欣喜而不由地眯细了眼睛。

——于是，四人的旅程便开始了。

旅行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解放为其它研究院所苦的『魔石人类』，但实际上都是不问身份的善行。有时候帮助遭受迫害的奴隶和兽人，有时候则是救济遭受饥荒的村子，大抵如是。

守护者艾德拥有实现这些的知识和力量。

在旅行的途中，通过海莉搭线借助勒伽西家的力量，艾德还给救助的『魔石人类』提供了开始全新人生的场所。

艾德接二连三地帮助遭受虐待的『魔石人类』——但与此同时，『魔石人类』却不明白他帮助自己的意义。

她们告诉艾德，自己原本就是被创造而出的存

在，是理应被利用的『物品』，没有被保护的理由。

对她们那比奴隶还要悲惨的出身，艾德给予了温柔的答复。

艾德告诉她们，因为『魔石人类』是自己的家人，所以他才决定予以拯救。

[——跟『魔石人类』的出身无关。自己的家人是谁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而依照鄙人自己的法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家人]
因为守护者艾德制定的法则，『魔石人类』们得到了新的家人。

她们舍弃了用表示制作顺序的番号所取的名字，并为彼此取了全新的名字，而四人的旅程也继续着。

途中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由研究院生产和调整的『魔石人类』的身体实在

过于孱弱。对此，艾德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治疗。『魔石人类』们不忍看到艾德废寝忘食地为自己探求治愈之法，因而求他不要勉强。她们同他说，作为『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的时间不应浪费给时日无多的『魔石人类』。

[——对不起，老师……我们的生命真的太脆弱了。说实话，继续治疗实在没有意义……还是算了吧……]

[那又能如何？如果要论及生命的话，那鄙人可早就是一个『死人』了啊？不管你们说什么都没用的。鄙人已经决定绝对不会舍弃『魔石人类』了。没错，已经决定好了]

但守护者对她们的哀叹不以为意。

他那近乎偏执的救济令『魔石人类』们感到越发内疚，对此，艾德又找了许许多多的说辞进行安抚。

[——虽然多少有些缺陷，但你们都是有能的年轻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而鄙人无论何时都欢迎有能的年轻人加入帐下。因为鄙人想要缔造的王国需要更多的人才——]

他告诉她们这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服务，所以不用有什么歉意，也无需感到不安。

在他的这些话中，还掺杂着曾几何时我在缇缇的记忆中听过的单词。

[——请你们绝对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前往能够让所有人欢笑的『乐园』吧]

他这样说着，邀请家人前往『乐园』。

那是『魔石人类』也一样可以幸福而和平地生活的王国。艾德对她们说，让我们一起抵达那个王国吧。

到这里，露洁的回忆便结束了。

因为这就是她想告诉我的全部内容了吧。我逐渐

地从『过去视』返回到现实——



——藉此，我终于明白先前那些『魔石人类』为什么愿意为艾德舍弃自己的性命了。

不仅如此，我甚至对他的旅程心生敬意。

尽管说不上是救世，但也毫无疑问是一个惩恶扬善的劝世物语。

普救苍生、悬壶济世的艾德的形象实在是太过崇高。

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这一年来艾德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看到我表情的前后变化，露洁保持着原有的姿势细声说道。

[——正如老师说的那样，他很快就准备出了新的『支配之王』，并缔造了王国……可是，成为王国的『宰相』之后，老师他慢慢地就变了……他废

寝忘食地工作着、工作着、持续不断地工作着，就像是在被什么东西追着一样……不知不觉间，他就再也没有笑过了……]

尽管守护者是活动的死者（不死者），但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完全不变的。如果内心有变，那么他们做出与生前的誓言背道而驰的事也不是不可能。

艾德可能是自认为找到了什么比救人还要重要的事。又或是说，他丧失了救人的余裕……

[像现在这样激化南北之间的战争什么的，也是一年前的老师根本不会做出的行径……]

如今的艾德和一年前相比，实在是过于异常。正因如此，作为与艾德相处时间最久的『魔石人类』，比起守护自己的老师，露洁更想弄清楚是什么让他产生了如此诡异的变化吧。

不——她可能已经知道原因了。正因为她知道其

中的原因，所以才会提出帮助我们。

[最近这段时间，当我们用老师这个称呼叫他的时候，他甚至都不做反应了……简直就是有意要将自己作为老师的时间抹消掉一样对这个称呼采取无视的态度……只有在称呼他为『宰相』的时候，他才会以紧绷绷的表情看过来……看着这样的他，我真的好难受……]

露洁这真挚的倾诉，在『联结』的作用下像利刃一般直刺我的心底。

[所以拜托你了、相川涡波。你是现在的『支配之王』的哥哥对吧？]

现・在・的『支配之王』——根据莱纳和拉丝缇娅拉的话，那指的肯定是我的妹妹阳潼。想到这里，我便不做隐瞒地同她点了点头。

[……原来你都知道啊。确实如此]

[那么拜托你了，求你把自己的妹妹带走吧。然

后将老师从『宰相』的位置上拉下来。这就是我的愿望]

[我知道了。我们一定会让艾德放弃『宰相』的身份的。妹妹也是，我肯定会把她带回自己的身边]
我很自然地接受了她的委托。

露洁所说的事通过『联结』我都掌握清楚了，而且对艾德身上的问题也有了头绪。

可能是因为缇缇和艾德是姐弟的关系吧，他们的问题非常相似。这次只要把『王』这个词换成『宰相』就行了，要做的事跟之前在迷宫那时候基本差不多。

在我身后的缇缇应该也是同感，不过她没有做出明确的应允，只是温柔地抚摸露洁的头以示欢迎。

[艾德他救了遭受虐待的你们啊.....]

[是、是的，就是这样.....那个、请多关照。真正

的『支配之王』……]

[嗯，请多关照。不用那么拘谨，放轻松一些便是]

其实缇缇原本就相信着露洁吧，在我用『Distance Mute』做过确认之后，她干脆利落地接受了露洁的加入。

接着，在做足了欢迎之后，缇缇以严肃的神情看向我。

[涡涡。在艾德的心底很清楚地残留着过去爷爷奶奶帮助我们的姿态……就跟人家一样，即使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唯有那一幕幕不曾消失。只是，他可能弄错了之后应该做什么]

通过这番交流，艾德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虽然问题看上去很麻烦，但说实话应该不用太担心。毕竟艾德真正的姐姐现在就在这里。

[感觉事情有些复杂啊，不过我觉得比起你那时

候应该是轻松多了]

[哈哈，那可真是再好不过]

因为使用了过去视这种强力技能，我的感觉变得敏锐了许多。

拜此所赐，我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

首先，比起与守护者战斗，我更需要弄清楚守护者自身的愿望。这就跟以往一样。

不过，虽然只是我的直觉——但我认为这一次，守护者『搞错愿望的理由』有些复杂。

跟至今为止那些守护者不同，这次似乎是带有人・为・原・因的复杂化……这种想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话虽如此，这次的目标毕竟清晰可见，所以比以往轻松这点还是毋庸置疑的。

艾德必须和作为家人的缇缇在一起，这是绝对必须的条件，我对此确信不疑。

[好了，那差不多也该出发了。刚才闹得有点大，已经惹人注目了]

因为我和缇缇在『大洞』附近动真格地战斗过，所以导致相当规模的魔力和声音被泄露到了市内。已经有数名探索者在远处观望我们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市内的卫兵也会被惊动的。

还是尽快离开『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为好。

要离开的话肯定是走佩艾希亚所在的北方。我稍稍展开『Dimension』，考虑接下来的行动。

顺带一说，绝赞逃亡中的古奈尔酱此时已经跑到城外了。因为她确实不愿意和我们同行，加上接下来的旅程确实充满危险，所以我就放任她自由了。

就算是缇缇，到了这一步也没有说要去给她抓回来之类的。

那么我们和古奈尔酱就算是在这里拜拜了啊。

不过，总感觉不久之后，我还会在哪里遇到她。虽然算不上是缘分，但我却从她身上感觉到了近似于缘分的某种东西。

[相川涡波。老师他现在肯定待在『北方同盟』最南端的佩艾希亚。因为佩艾希亚才是经老师之手打造的新国家。从城北出去之后，就直接朝佩艾希亚前进吧]

[好，我也不认为艾德会说谎。他肯定就在佩艾希亚]

这个名字我算是耳熟能详了。

要跟缇缇和艾德这两个人做个了断的话，场所必然是这个国家。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缇缇倒是忧心忡忡。

[可是，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一路往北走真的好吗？人家听说现在不是正处于战时么？]

[直接往那里去就可以哦，老师的姐姐。毕竟也

不是一年到头全都在打仗啊]

[什么、不是一年到头全在打仗……!? 这、这到底是……]

[北方的关卡只要有我在就都可以通过的。如果遇到了南军的人，反正也有斯诺小姐在我们身边，应该没关系……的吧？]

一直在一步之外的距离守候的斯诺突然被人搭话，她在惊讶之余歪了歪头。

[诶、我吗?可是我已经不做代理总司令了啊……]

[斯诺小姐……那可不是你说一声不做就能了事的位置啊……至少你在南军的影响力应该是没有变的，如果有任何万一的话，能否拜托你呢？]

[嗯、嗯—。感觉情况很紧急的样子，我会尽力的]

[很好。那接下来就是路线的问题了呢……—]

露洁一边走一边展开手上的地图。在地图上写着相当多的事项，我稍微用『Dimension』浏览一

下，便在大体上明白了当前的战争局势。

因为我的次元魔法的感知效果可堪信赖，再和曾是南方统帅的斯诺交换一下意见，这样便可以逐渐筹划出规避有两军驻守的阵地的前进路线。

只要穿过南北双方的境界线，佩艾希亚便近在咫尺。而且佩艾希亚王都的距离也不远，所以路线的规划没多久就做好了。

[——那就按照这个路线走上几天吧。正好我也需要回复一下今天消耗的魔力，而且还需要在决斗之前留出未来视的时间]

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回到了马车上重新移动起来。

上了马车之后，剩下的就是一路走到底了。

以联合国为起点的这趟旅程即将结束。

缇缇的归乡之路亦然——

[唔姆。那就起程吧，去人家的故乡、佩艾希亚—

—]

缇缇望着弟弟所在的北方如此说道。

就这样，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便离开了
『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

249. 作为宰相的自己

『宰相』艾德的起始之地、『佩艾希亚城』。

位于其顶端位置的御殿。

与其它国家不同，御殿内部饰有许多植物。这些植物的种类从观赏到战斗可谓是应有尽有。

侧面的墙壁上开有复数用于通风的窗户，其下罗列着风格质素的座椅。整体布局固然是有意安排得和记忆中的佩艾希亚城一样，但还是有所不同，那就是自己在梁柱后面放置了办公桌。

当然，与过去一样，房间中央铺有赤红色的绒毯，绒毯从正门一直延伸到最上首的玉座，挂在玉座上方的墙壁上的印有佩艾希亚象征之纹章的旗帜在风的吹拂下摇曳着。

在这个可谓如今的『北方同盟』权力中枢的空间里，只有寥寥三人。而且这三人全都是自常理之中越轨的怪物，想到这里，不禁让人觉得参加

『北方同盟』的国家实属可怜。

一名黑发少女沉静地坐在玉座之上，另一名美貌动人的金发少女则陪侍在旁。然而，用沉静这个词来形容那名黑发少女或有不妥。当然，旁边的金发少女也一样。

如今，黑发少女陷入了『沉眠』，金发少女的身体则『遭到了侵占』。双方都受到了情况复杂的『状态异常』的侵扰。

而坐在支柱下的办公桌边的自己也不例外。

就和她们两人一样，我也已经——

中断了联络魔法『Trees・Contact』之后，我用拳头狠狠地砸向办公桌。丝毫没有在乎因为这番暴举而倒落的文书，只是以手扶额哀叹着王的昏聩之举。

[『支配之王』……为什么……]

结束了和『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始祖涡波的

联络后，我抬头望着御殿的穹顶，将心中的疑问吐露出口。

为什么『支配之王』又要和逆贼始祖涡波一同行动。

为什么『支配之王』不能认可自己的计划。

[鄙人实在不明白……]

将这句话说出口无外乎是为了自己说服自己。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另一句与此全然相反的话语便会自口中流露。

——说什么不明白，只是谎言而已，其实我是明白的。

这句话已是箭在弦上，故而只好无病呻吟。

显然，如果自己认同了这点，那么『支配之王』便会从世上消失。那么自然而然的，理当在身旁侍奉她的『宰相』也就丧失了容身之处。

所以我不得不装出不明白的样子。

因为自己是『宰相』。如果作为『宰相』的自己消失了，那就什么都不剩了。

哪怕故作癫狂，也得继续下去不可……不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会变得与死无异——不，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没有意义』。

绝对不可以。

所以自己要努力继续下去。就像现在掉在地上的这本书——就像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千年前的『宰相』那样，我要死死地抓紧这个身份、继续下去。正当我沉浸于这份努力之时，从远处传来了人的声音。

[—老·师！艾德老师！]

那是将我唤作『老师』的声音。

我反射性地想到了[不对]二字。

能够让我感到骄傲的身份唯有『宰相』而已。

[…………]

所以我没有给予回应，仅仅是沉默。

比起应声，我更愿意去回想那个千年前的『宰相』。

那个跟随在崇高的『支配之王』身后的『宰相』。

再没有比那更出色的姿态。

再没有比那更出色的人生。

再没有比那更出色的自己。

憧憬着『老师』这种角色的那个愚不可及的『弟弟（孩子）』，已经、不存在了。

我并不是『弟弟（孩子）』，而是佩艾希亚的『宰相』啊。所以——

[——老、老师！？你脸色好青！呼吸！请你赶紧呼吸啊！]

呼、呼吸……？

尽管无法接受『老师』这个词，但对这之外的话我是可以听进耳中的，于是我连忙猛吸了一口

气。

[哈啊 a]

随着新鲜的空气充斥于肺中，先前的窒息感也逐渐缓解。

看来我是在不知不觉间停止呼吸了。

是因为想得太专注了吗？还是因为与始祖涡波的决斗即将到来而感到紧张了？又或是说、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哈啊、哈啊、哈啊……！]

将扶着额头的手放在胸口，我重复进行了好几次深呼吸，并在脑中反复提出疑问。

接着抬起头环顾周围。

在不经意间，一名『魔石人类』来到了自己的身后。这样一来，这间空荡的御殿里便有四个人了。她是一名拥有淡青色头发和眼瞳的少女，身上穿着佩艾希亚的军服。如果没记错的话，她应该是

一个结束了治疗的『魔石人类』，治疗结束之后主动要求在城内协助做一些文官的工作。名字的话……好像是叫……—

[——你、你是，那个……抱歉。鄙人不记得你的名字了……]

想不起来。

如果再专心一些去回想的话，应该是能想到的，但自己并没有那个余力，所以就直接问了。

[我是『魔石人类』的 Number ProtoX、名字是『柯艾斯』。不用和我道歉，这座城里有很多与我相貌相似的家人，所以记不住名字也难怪。比起这个，老师你没事吧……]（注：她的名字是将 X 的エクス的语序调换而成的。还有之前的露洁和诺瓦露的编号是 ProtoS 和 ElevenS，也就是她们状态栏上的名字。上一话说的魔石人类舍弃编号另取名字便是此意。）

柯艾斯……？

这个淡青色的少女名字叫柯艾斯。

算了，怎样都好。

之后自己肯定又会忘记，所以刻意去记也没用。

比起这个，现在有更重要的事。

[抱歉，柯艾斯。不要称呼鄙人为老师，要用宰相艾德这个称呼]

一边收拾掉在地上的文书，一边纠正她的错误。

接着再将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拿在手中用力握紧。

那是『自己的书』。

不，应该是『自己和支配之王』的书才对。

它是一本记述着千年前的北方与南方的战争的历史书。既然是以『支配之王』的战斗为中心编写的，那么自然会掺有很多关于『宰相』的记录。这是对我活过的最确实的证明。

是可以满怀自信地断言自己就是自己的证明。
在小心翼翼地将这本书夹在怀中后，我看向了『魔石人类』的少女。接着，她以惋惜的表情地点了点头。

[我、我知道了……宰相艾德……]

[非常感谢]

我向『魔石人类』的首肯表达了感谢。
这同时也是向怀中的历史书做出的感谢。
一年前，在『世界奉还阵』的中心见证了使徒勒伽西大人和始祖涡波之间的因缘的了结，并带走了成为『支配之王』的替身的『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滝大人之后——我便得到了这本书。

被召唤到千年后的世界之后，我险些忘记了作为『宰相』的过去。然而，这本书上却记载这差点被我忘记的『宰相』的一切。

于是我终于想起来了。

想起了『宰相』才是自己的宿命。

虽然因为召唤导致的记忆缺损让自己晚了好久才注意到这件事，但终究是迷途知返。

我是『宰相』。就因为我是『宰相』，所以才能奋斗至今。

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体对这个词有明显的反应。

每当被人唤作『宰相』的时候，身体便会更加有力。

紧张感与平时全然不同。集中力与平时全然不同。甚至是对时间流逝的感觉也与平时全然不同。当自己明确『宰相』这一身份时，便能够产生自己确实活着的实感。

我一面将这本珍重的书塞进自己身体的最深部，并再次确认自己的愿望，一面为自己方才的强硬态度向面前的『魔石人类』道歉。

[抱歉。因为鄙人还是被称呼为『宰相』才觉得更

有精神]

在感到困惑的青色的『魔石人类』面前，我挺起胸膛如是说道。

以『宰相』自称，并被人唤作『宰相』，通过这个行为，我的身体便涌现出了力量。

啊啊，果然……

这便是我与生俱来的性质。

这不仅是说战斗方式和魔法的问题。

还有生存方式、甚至是自己的灵魂，全都统属于这个性质。

我的属性是木。

魔力特化了对他人的扶植。

性格方面也是如此，只会奉他人为主，绝不会自己一个人战斗。

名为艾德的『魔人』是无法独活的。

得以证明自己是『支配之王』身边的『宰相』，这

才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如此看来，如果自己不是『宰相』，那就等同于自己没有活着啊。

啊啊，我总算清楚地想起来了。

就是这样啊。

我就是为了成为『宰相』，才变成『木之理的盗窃者』——

[是因为这个变成『木之理的盗窃者』的——？]

明明是自己思考自己总结出的答案，但自己却亲口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这是下意识提出的质疑。就在我即将给针对『木之理的盗窃者』的思考盖棺定论的时候，一个白色的世界在脑海中掠过。尽管只在一瞬之间，但我确实看到了与佩艾希亚城的御殿不同的另一个场所。

刚才那是哪里……？是一片草原……？

那些白色的是、『白樱』……？

总觉得、非常令人怀念……
可是，又觉得胸口好难受……为什么会这样……—

—

总感觉好像在哪里看过，但究竟是在『哪里』，自己却想不起来。

记忆实在是太模糊了。

原因不外乎千年前的『理的盗窃者』化以及千年后的『召唤』导致的记忆损耗吧。我冷静地分析着脑中损耗的原因。

在作为最后的『理的盗窃者』的同时，我也是适性最低的『理的盗窃者』。在落为『理的盗窃者』之前，我从使徒大人那里接受了详细的说明。与其他人不同，我拥有做好准备和觉悟的时间。

因此，虽然想不起来那究竟是『哪里』，但却可以对那是『哪里』做出推测。我终究还是能够猜得出来的啊，那里是……—

[老、老 sh.....宰相艾德，请问你怎么了吗.....?
]

曾几何时，『魔石人类』少女来到了面前观察着我的面相。不过，这一次她有好好地使用『宰相』这个称呼，所以只喊了一次我便回过了神。

[.....不，鄙人没什么问题。请放心吧]

我敷衍着笑了笑，并轻轻摇了摇头。

在刚才那一刹那间窥视到的纯白世界，此时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涓涓流水从自己的手掌中零落。接着这零落的记忆又像从斜坡上滚走的石子那样，一口气离得越来越远。

对此，我只是冷静地目送它远去。

没有必要感到慌张。

因为我知道那颗滚落的石子是什么。也知道那是过去的自己将之视为宝物加以珍惜的东西。

只是现在已经没了实感罢了。
行将消逝的记忆说到底就是这种东西吧。
人毕竟不可能将过去的一切都记得历历在目。
就算看上去还年轻，但我如今的年龄已经过百。
若以诞辰计数，那更是有一千多岁了。
幼少之时的记忆根本不可能还想的起来。
就连在那家孤儿院生活的记忆也基本不剩多少。
能想起来的只有作为『宰相』时的记忆。
没错……只要作为『宰相』时的记忆而已。我记忆的残缺情况大抵如此。
唯有作为『宰相』时的记忆，还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记得清清楚楚。
我清楚地记得，每当走在御殿外面的回廊时，就能听到的从远处传来的议论声。那些不是在私下指指点点，而是偏偏要故意说给我听的声音。
那是在千年前，与我一同发誓守护国家的同僚们

的侮蔑的声音。

那些声音，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的耳畔——

[——就那种货色居然也能担任『宰相』？就那个令人不堪的男人？][是啊，据说是支配之王的同乡来看，简直是岂有此理啊][就是个来历不明的货色。现在下面不满的声音可是相当大啊，全都不服他担任『宰相』呢][就那种人也配当『支配之王』的左膀右臂？根本就是个拖累啊——]

——只有这苦楚的时间，直到今天都让自己记得一清二楚。

只有这些声音的记忆，就像是有意折磨那样完全不曾损耗——

[艾德此人不配担任『支配之王』的宰相][所言极是。就算有所冒犯，也必须痛下决心，除去我等『支配之王』的拖累]

——不认可我担任『宰相』的声音。

既然在我耳边都听过这么多。那么在私下里，批判的声音想必更是不可胜数。认为我作为『宰相』不合格的人有如过江之鲫。

那样的日子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记得是在『支配之王』的革命获得成功，将北方诸国整合在一起，开始对南方采取强有力的反击的时候来着……？

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相比可谓十万火急。

尽管想不起自己小时候的事，但那个时候的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

不知为何，那一切都恍若昨日——



——千年前。

『支配之王』成功地挫败了南方的侵略，为濒临毁灭的北方重新带来了和平。接着，为了维系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她正式登基为王，并得到了其

它国家的认可。

自此之后，战争便不再是国务的中心，以政治为核心的战斗则拉开了帷幕。『支配之王』一面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一面竭力增强佩艾希亚的国力。结果，她将自己最为信赖的人提拔为了『宰相』，但此举却招致了国内的不和。

所有人都心怀不满地表示 [——竟然让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子担任『宰相』，简直不可理喻]。

尽管『支配之王』表示她是根据能力选定的『宰相』，但仍然不足以平息臣子的不满。

毕竟我实在是太过『弱小』。

与『支配之王』相比，所有能力均是天差地别。
我比任何人都要深知这一点。

所以只能承受来自周围的批判，并昼夜不息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为了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宰相』，我以一个才华平平的凡人的身份，可以说

是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途中也有为了强化身体能力而进行武术锻炼的事。

站在『宰相』的立场上，虽然用不到自己亲临战场，但如果不能拥有最低限度的力量，那么周围的蔑视终究不会断绝。

尽管在千年后的世界无需如此，但在千年前那个黑暗时代，无论何时都绝对不会缺少对武力的追求。

然而可笑的是，我那为了变强而努力的一年，最终却——

[果然，艾德阁下不适合用剑啊]

——却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宣告了失败。

[鄙人还能继续！沃尔斯将军！！]

在佩艾希亚城的中庭里，我屈膝喊道。

不惜劳烦面前这名身经百战的老将空出时间陪

自己锻炼，但雷纳尔多·沃尔斯终于还是以苦涩的表情摇了摇头。

[你的水平实在是不够，拿着刀剑反倒对自己有危险。如果还是要一门心思地掌握武术的话，那还是空手战斗更好。可是，在战场上用拳头战斗什么的、那实在是……一定要说的话，你还是专心于其它的战斗吧……]

我当然明白，他言外之意是劝自己放弃。

放弃用剑，去与人交涉、处理文书。认清自己的分寸，不要做无意义的努力。我很清楚，这是他善意的关怀。但我虽然已经习惯于被人侮蔑，却并不习惯接受关怀。于是我垂下头，逃也似地同他道谢。

[是、是这样啊……非常抱歉。沃尔斯将军。占用你宝贵的时间了……]

[……虽然武术这方面没办法，但如果还有什么

别的事需要老朽帮忙的话，你可以尽管说。老朽欠你们姐弟两人的人情可是怎么还都还不够的啊]

然而，对于他接下来的话，我早已听不进去。只是攥着紧握到出血的拳头，就那样回到了城内。

我并不适合战斗，这是早就明了的。

如果说我能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的话，那就只有知识层面的事而已。

尽管我很清楚必须要开动脑筋探寻属于自己的强大，可是……

[就算如此……！]

可是就算想要去增强知识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作为一个在边境村庄里长大的人，相比于城内的其他同僚，我接受的教育远远不足。在城市里的

贵族们打从小时候开始就接受了礼仪教养的教育，并师从著名的学者积攒学识。

要追上这中间的差距绝非易事。

而且就算追上这份差距，也有出身这一绝对无法改变的先赋条件横亘在面前。还有他们从幼时缔造至今的人脉也是一样，都是自己一生都无法超越的。

仅仅做到同种程度根本不够。

需要更多更多的力量。

出身、知识、人脉、需要能让一切反对者都缄口不语的力量。

像姐姐大人那样压倒性的力量——！

[鄙人明明是姐姐大人的弟弟……可为何没有她那样的才能呢……]

可惜现实却残酷得令人沮丧。

不求得到与那『理的盗窃者』相匹敌的力量。

可哪怕能有姐姐十分之一的才能，我拥有的选项也能一口气增加不少吧。那样总能够作为『宰相』陪伴在姐姐的身边。

[.....不，没有就是没有，纠结它也没有意义。现在只能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我用力摇了摇头之后挺起了胸。

就像这样，建国初期的『宰相』艾德没有气馁，始终努力着向前迈进。

尽管还不成熟，但还是殚精竭虑地做着『宰相』的工作。

我能做到的唯有这一件事。必须要拼尽全力，不可以有一丝疏忽。用自己能想到的最好的手段解决所有问题，力求尽善尽美。

哪怕是有丝毫的破绽，只要被揪住，那么对我的地位虎视眈眈的集团必定会将我从『宰相』的位置上拽下来。

一旦变成那样，那么我就不再是『宰相』了。
那样就无法待在『支配之王』的身边了。
那样我就不再是艾德，而会变回一个籍籍无名的
『魔人』。（注：前面提到过，艾德这个名字是缇
缇在玩『支配之王』的扮演游戏时给他起的。因
而在艾德心中想来，只有自己是『支配之王』的
『宰相』，才有资格使用『艾德』这个名字。不然
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魔人』而已）

——绝对不可以。

如果我不能为『宰相』，那么一切都无以为继。
带着这份心思，我就这样提心吊胆地、一年——又
一年地投身于繁忙的国务之中。

从粉色的花绽放的季节，到黄色的花绽放的季
节。从红色的花绽放的季节，再到白色的花绽放
的季节。大陆北方特有的不安定的季节来而又
去、去而又来。

在『支配之王』的荫庇之下，我总算得以坚持坐在『宰相』的位子上。

并且自己的身体也渐渐成长，身高甚至超过了『支配之王』。

然而却是双目凹陷，容貌不扬。会变成这样无外乎是勉为其难地保住『宰相』身份的代价吧。这副模样跟自己想象中的出色的『宰相』实在相去甚远。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坚持做着『宰相』。

在『支配之王』的身边，为了成为与她相配的『宰相』而不断努力。

然而，在一介凡夫的努力面前等着的，却是残酷的现实。

『支配之王』平定了大陆北方，并将诸国镇服于秩序之下，在这之后，她开始将心力特别倾注于教育事业。

『支配之王』表示说，总不能永远任用同样的人担任将领，所以为了培育出好的后继者，教育是必须的。

我也对她的主张深以为然。

但与此同时，也觉得她这番话并非与自己无关。如果这条政策顺利实施，并显出成效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经过，比我更适合担任『宰相』的人才很快就会出现。

与成为『理的盗窃者』并变为几乎不老之存在的『支配之王』不同，我是会衰老的。总有一天不得不与谁交接这个职务。

将这陪侍在『支配之王』身旁的『宰相』的位置让给其他人，而且还只能一边衰老一边在旁坐视。

——何等可怕，想到这里我差点就吐了。

或许是因为一直在全无余裕的情况下工作的缘

故吧，竟然忽视了如此理所当然的问题。直到教育政策被提上日程，我才终于注意到这一点。

我到底能在『宰相』的位子上坐到何时。

我到底能在『支配之王』身边待到何时。

这些问题萦绕在心头久久不去。

严重的精神动摇甚至对『宰相』的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认为再这样下去于国家不利的我，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选择与人商谈。

选择与自己最信赖的人商谈——、然而——

[——杞人忧天罢了。艾德]

[支、『支配之王』！]

空出了私人时间，我和『支配之王』在房间内单独相处，结果被她明确地告知这都是自己多虑了。

在听到她这句话的一瞬间，感觉我终于从长年的烦恼中解脱了出来。毕竟这是『支配之王』的金

言，那就绝对不会有错。

可是，从『支配之王』口中说出的话，却与自己的期望……有所不同。

[孤会为你的生活提供保障。你只需要去做你想做的便是。对孤的事无需有什么顾虑]

我真正想要传达给她的事并没有传达到，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明明我刚才是吐露对如何继续担任『宰相』感到的不安才对，而从『支配之王』那里也得到了无须担心的答复。既然如此，那接下来应该听到的理当是让我继续担任『宰相』的妙计才对，可是『支配之王』刚才这番话听起来就好像——

[……对了。你剩下的时间就去经营孤儿院如何？

]

[——诶？]

——呼吸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支配之王』以无上的笑容满心欢喜地建议我去做『宰相』以外的工作。

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说我不为这佩艾西亚所需要一般，此言一出，我当即变得无法呼吸。就像平时那样，呼吸变得无比困难，肺部、喉咙——包括表情全都僵住不动。

[嗯，孤真是想了个好主意啊。如果将来艾德无法承担这个国家的工作了，那就去做孤儿院的院长如何？你的话肯定能当个好院长的哦。就由你来准备吧，准备出像孤和你们曾经待过的那家孤儿院一样美好的『归宿』。然后就在那里，度过最后的时间——]

因为不能呼吸，所以胸口苦闷不堪。与此同时，意识也变得越发模糊，感觉世界在离自己远去。理所当然的，『支配之王』的话也一样。

不能理解她在说些什么。不对，是我不想理解。

[——艾德啊。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能准备好大家的归宿——]

再继续听下去的话——那一切就结束了。

记述自己的故事的书籍即将进入尾声，总计不过寥寥几页的余命。并且在会永远延续下去的姐姐的故事里，再也不会出现我这个弟弟的名字。

这般想象在脑海中一掠而过，我连忙道出答复。

[是啊。像您说得那样可能也不错啊……不过，请容鄙人再考虑一下……]

不是在做什么比喻，深感自己将不是自己的恐惧让一股强烈的自杀冲动从心底翻涌而出。此时此刻，想要上吊自杀的冲动正在急剧膨胀。

为了逃离『支配之王』的身边，我离开了房间。

[这、这样啊……你好好考虑便是。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孤都会支持你的……]

『支配之王』最后这句话，在现在的我听来有如

万箭穿心。

摇摇晃晃地离开房间，走在城内的回廊。

擦身而过的人看到自己的脸色，纷纷上前关切。然而这些根本就无所谓。此时的我就连为了作为『宰相』而迎合他人赚取好感的心思都没有。

不对，被宣告了不是『宰相』的自己，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为好……应该这样说才对。

所以只能就这么一语不发地无视所有同我搭话的人，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的我怅然若失。

无法接受自己不能继续担任『宰相』的事实。

我之所以能坚持至今，是因为无论周围的人怎么说，『支配之王』都始终表示『宰相』由我担任就好。

正因为有『支配之王』，所以才有的『宰相艾德』。此身是为了献给『支配之王』而成，是为了向

『支配之王』尽忠而特化。

事到如今我不可能做得了其它的工作。

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不是『宰相』，那就只会永远像刚才在回廊里那样，不明白自己是谁，以至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并不是『支配之王』想象的那样强大的人。

如果剔除『宰相』这个职位，那么我就只是一个连怎么活都搞不懂的弱者。

居然说什么孤儿院……？

我来做院长……？

怎么可能做得到！

不，就算能做得到，那种事我也不会去做！绝对不会！！

『支配之王』要和我以外的什么人一起前进。那种未来实在太可怕了。

会是谁？其他的『理的盗窃者』吗？

跟『支配之王』拥有同等才能的强者吗？

比我还强，比我还要贤能，比我更适合担任
『宰相』的男人吗……？

我就只能一个人在那两人的身后目送她们前行—
—如果只是这样，那·倒·还·好。

能够帮助『支配之王』的年轻人若能出现，那确
实是一桩喜事。

那样还好。虽然那样还好……可是，到那时，我
又会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面对永葆青春的『支配之王』，我只能老态龙钟
地在旁观望……？

——不、不可以。

那样的话，那·个·约·定·就·无·法·实·
现·了。

我就是为了实现那份『约定』，才坚持到现在

的——、可是——

[啊、啊啊 a.....啊啊啊啊 aa 啊.....]

——呻吟。

我已经到极限了。

为了成为一个出色的『宰相』而不断勉强的身体在悲鸣。正因为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所以才对自己的极限了然于胸。

再过不久，我就无法再承担『宰相』的工作了。

这是可以预见的。

在这之后，我的能力会不断衰退，与之相应地，很快就会出现比我还要优秀的人才。『支配之王』会将『宰相』的职位托付于那个人。

这样的未来浮现于脑海，我只得呻吟着四处彷徨。

在城内——在佩艾希亚城内彷徨着、呻吟着——

[——谁、谁来.....和鄙人.....]

想要继续方才的商谈。

如果想要继续担任『宰相』，那自己该怎么做才好。

希望能有一个人来和我商量。

可是，现在这里并没有值得我如此信赖的人。

过去的孤儿院的同伴们都已经不在城内了。留在这里的除了自己之外，就只有『支配之王』和赛鲁多拉大人而已。

可是，这两者都不是能找来商量的对象。

她们两人全都过于强大，不可能理解得了弱者的苦恼。刚才的『支配之王』就是例证。

所以就要找。

去找一个能够理解身为弱者的自己的某个人。

适合解决我现在的苦恼的人——

——结果终于找到了。

我终究还是踏出了那一步。

利用至今以来担任『宰相』获取的情报的话，与那个存在接触并不是难事。

向他发出邀请，直到促成单独会面的状况，这中间没用上多久的时间。

在房间里，我和一名茶色头发的孩子相视而立。散发着与那小巧的身躯不相应的威严，少年给了我答案。

他给出了关于[想要继续担任『宰相』，那自己该怎么做才好]的答案。

[——使徒迪普拉库拉要我给你传个话。他要我跟你说，抱歉了。说是因为他轻率的举动，让你们姐弟两人遭受了折磨。真的非常抱歉、他这样反复说了好几次]

少年低下头替同僚谢罪。

没错，同僚。

这个乍一看随处可见的短发少年，就是传说中的

使徒的一柱。

他便是第三名使徒，勒伽西大人。

我知道。

使徒正是挑选能成为『理的盗窃者』的人的存在。

过去将姐姐大人变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的就是使徒迪普拉库拉，并且面前的少年也拥有同样的权限——

[使徒勒伽西大人……鄙人也想成为与姐姐大人一样的存在……]

所以我不做他想，直接道明了心愿。

在与他见面之前，虽然考虑过各种各样的交换条件，但等到和他相见的一瞬间，所有那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已经到极限了。

为了超越那份极限，我对童话故事里出现的『魔法』的力量求之若渴。即使面对的是身高不到自

己一半的少年，也不顾颜面拼死恳求。

[拜托您了。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如果必要，即使是成为您的奴隶鄙人也在所不惜。就算是舔舐您的鞋底也无所谓。鄙人什么都愿意做。做什么都可以。所以——！]

这便是我真正的开端。

是作为被后世传颂的传说中的『宰相艾德』的开端。

[——所以，求您了……求您将鄙人变成『理的盗窃者』吧……]

想要力量。

想要得到能够永远走在『支配之王』身边的权利。

[艾德哥哥你要说的我都明白的。不用担心。实际上条件已经满足了。『世界』看到你之后予以了认可。所以我才会在这里]

对此，少年——使徒勒伽西以有些难办的表情点

了点头。

然而，深感他人的话不能轻信的我仍然继续恳求着。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坏了面前这名使徒的心情的我，只能拼命去逢迎。

[当然，鄙人已经做好了献出生命的觉悟！这具肉体可以任您随意摆布。就算要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世界也无妨。没错，一切，拿走鄙人的一切都行！——就算是将『自己』当做代价也没有问题！！]

要订立这份『契约』就必须支付『代价』，这自己已经了解到了。

而且也明白那份『代价』极其昂贵，甚至会招致自我的丧失。

将这点告知使徒之后，他的表情有些惊讶。

[.....真不愧是最后的『理的盗窃者』。和其他人不一样，你了解的很清楚啊。.....是为了你姐姐

而独自做过调查了吗？算了，怎样都好。毕竟你的『代价』已经决定好了。——只要将你正在遗失的东西丢到与你姐姐一样的地方就够了]

『代价』已经决定好了……？

丢到与姐姐大人一样的地方……？

算了，既然和姐姐大人一样那就可以……不如说求之不得。

[虽然感觉已经没必要跟你说明『理的盗窃者』的事了，但姑且还是让我说一下吧。毕竟这似乎也是我的工作啊]

[您的意思是……鄙人能成为『理的盗窃者』吗……？

]

[能的。看来世界是败给了你的热情啊]

[啊、啊啊……]

这正是我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感觉一直堵塞的呼吸终于通畅了许多，我那绷紧

的表情不禁松缓了下来。

然而在此之前，使徒却告诫道。

[不过，在跟你说明之前我有话要说。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艾德哥哥，你觉得这样真的好吗？就跟你直说吧，我不建议你这么做。跟另外两名使徒不同，我对工作不是那么上心，所以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理的盗窃者』说白了就跟欺诈没什么两样。成为『理的盗窃者』的人大体都会陷入不幸。说来可笑，就现在看来，不幸的概率是百分百的]

[即使如此，也拜托您了]

我的回答没有丝毫迟疑。

就算明白他的告诫是对的，我还是选择一头扎进去。

就算会变得不幸，但『自己』却可以待在那里。可以待在『支配之王』的身边，只要这样，那么

什么不幸根本就不值一提。唯有待在『支配之王』身边才是自己的一切。

[……了不起。居然说、即使如此、吗]

使徒听到了答复之后大感惊讶，但惊讶的情绪很快又萎靡下去，接着他退开了一步。

随后，他就像是在看着什么耀眼的东西一样看着我，并在稍远处重启话端。

[我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就让我看看吧……在支付由我勒伽西所定之前所未有的恶劣『代价』之后，你・究・竟・能・否・抵・达・的・了・呢]

就算说是前所未有的恶劣『代价』，我的决心也不会产生动摇。传闻中行事不正经的使徒勒伽西会这么做是在我的预料之内的。

只是，亲眼见到那个传闻中的使徒勒伽西之后，却感到他并非邪恶之人，这令我很是吃惊。

再仔细一看，甚至能感觉到他投向自己的视线中带有好意。看上去，明明是作为格段更高的『使徒』，但他仿佛对『理的盗窃者』产生了憧憬。只是他那憧憬的表情很快就冰消瓦解，变为了认真工作的表情。

对此我也认真地予以回应。

[方才说过的话，鄙人绝不会改口，使徒大人]
[我明白了，艾德哥哥。我一定会让你成为『理的盗窃者』的。接下来你将不幸成为使徒勒伽西所选定的『木之理的盗窃者』。那好了，首选得先给你的心脏捣碎才行——]

——就这样，在这一天，我・自・杀・了。

我亲手捣碎了自己的心脏。

『契约』完成了。

在使徒大人的注视下，我成为了与姐姐大人一样的『理的盗窃者』。

这一瞬间既是『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的开始，也是作为一个弟弟的艾德的终结。

并且，就从这时候开始，自己心中的某个重要的时间（宝物）就此遗失，与此同时，也忘记了某个重要的『约定』。

在『理的盗窃者』全员面临的『使徒的试练』之前，我也陷落了。

可是，在陷落之处，我并非孤身一人，『支配之王』也在。

仅仅如此，我便没有任何不安和恐惧。

这便是宰相艾德的物语的开始。

理应如此的——

（注：勒伽西说艾德是最后的理的盗窃者，这样看上去，跟前一话缇缇说赛鲁多拉是最后成为理的盗窃者的有矛盾之处。但割内应该不会在距离这么短的两话中写出如此矛盾的事。所以这个疑

点在我个人推测看来，应该是因为赛鲁多拉成为理的盗窃者是使徒们计划之外的事。也就是说，艾德是使徒们计划中的最后一名理的盗窃者，但事实上，在艾德之后，赛鲁多拉也成为了理的盗窃者。）

250. 静待归来

——这便是自己能回想出的，成为『理的盗窃者』的经过。

[唯有这些，无论到何时都忘不了啊……]

在那一天，我自杀了。

毫无疑问。我为了维持『宰相』的身份，继『支配之王』之后亲手捣碎了自己的心脏，成为了『木之理的盗窃者』。

一切都是为了作为一个『宰相』活下去。

纵是为了确保自己是自己，我也必须要严守一个与『支配之王』相衬的最出色的『宰相』的身份。做一个杰出的『宰相』——除此之外皆是冗余。是重负。是累赘。是没有必要的。

不然的话，我自戕的意义何在。

[——……老、老・师？]

就在我深思的时候，又有声音从远处传来。

然而，对这份呼唤，我只是在心中道着〔非也〕。

我不是什么『老师』，而是『宰相』。

『老师』这种存在，在那座城堡之中毫无价值。

『老师』这种存在，根本无从守护国家。

我是『宰相』。

正因为是『宰相』，所以才能侍奉在『支配之王』的近侧。

即使到现在，这份思念也是那样强烈。

我想要站在『支配之外』的身边！想要站在她的身边啊……！！

明明如此——！！

[——怨敌、始祖涡波出现了……！！]

我切齿咬牙地诅咒着如今的状况。

不，这是在嫉妒。

我明白的。

讲到最后——无论说的如何冠冕堂皇，原因也不

过如此，自己只是在嫉妒罢了。

[啊啊，只要你没有出现的话……就因为你的出现，鄙人变得孤身一人……]

一想到始祖涡波，就不禁联想起我千年前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身边空无一人。

当然了，是有士兵在自己身边的。

有可靠的臣民。

有尊敬自己的将领。

有我培养的年轻士官。

有为数众多的魔人。

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我的身边。

——可是，我的身边空无一人。

在成为不老的存在的我身旁，再无一个曾经的友人。

与我一同在孤儿院休戚与共的魔人们都已入土，

真正理解自己的人全都不复存在了。

毕竟我为『支配之王』献出了一切，这也是当然的结果。毕竟是贯彻了只要能陪侍在『支配之王』身边，那么此外一切皆可不要的人生，这也是必然的结局。

可到头来，在这段人生的最后——『支配之王』却不在我的身边。

我没有任何理解者，孤身一人地——

[——老、老师！我们都来了！请你振作一点！]
只听咚的一声，我的肩膀被人拍了拍，身体也随之摇晃了起来。

又听到了声音。

这次就在我的耳边，而且音量不小。

啊啊，真是令人心烦……

不要再这样随随便便地喊什么老师了啊……明明就什么都不明白……

[老师！？你们再去把别人也叫来！他又变得像那时候一样了！]

[我知道了。会使用回复魔法的人先全力为老师使用魔法。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请你清醒过来！老师，大家都在这儿呢！！]

不知不觉间，我的身边聚集了一群说不出名字的『魔石人类』。

她们所有人都跟先前的……啊啊，名字又想不起来了。

都跟先前那名青色头发的『魔石人类』一样，是结束了治疗后希望留在城内工作的人。

她们基本都是些在城内工作显得有些年少，而在城区生活又显得强大过头的孩子。

所以我为她们准备了『归宿』。不仅是在这城内，为了能让她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甚

至改造了大陆的环境。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不知不觉间，身边的『魔石人类』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不知不觉间就为她们所青睐，感觉总是凑到我的身边.....

尽管救济『魔石人类』一事确是自己亲手所为，但现在想来却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这一年来要救助这么多『魔石人类』呢。

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最初抵达迷宫四十层，将我召唤到这个时代的海莉大人就是『魔石人类』?

还是因为她们跟诺斯菲大人一样都是『魔石人类』，所以我作为一名研究者对此产生了兴趣?

还是单纯出于对她们所处境遇的同情?

毕竟是一年前的事，与千年前不同，还是能回想起来的。

被召唤到这个时代的我，首先为『海莉』进行了治疗。接着，在为了进行治疗而与她交流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许多这个时代的事情。

听过之后，我的身体反射性地采取了行动，追查出生产『魔石人类』的研究院，然后探明了它的实情，最后将其付之一炬。在当时被我救下来的第一个『魔石人类』……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露洁』。

真正的名字其实是『ProtoS』。她既是大陆孕育而出的罪孽本身，同时也是为了受人凌虐而生的存在，知晓了这点之后，我当时……确实是感・到・了・愤・怒。

是了，没错。

是因为愤怒，所以才想要帮助『魔石人类』。

虽然程度不深，但萦绕在心头的雾霭确实散去了一些。

[——老师。我们都在这里，拜托你了，说点什么吧……不要像这样把一切都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唉……？啊、啊啊，好……]

从那片略有好转的雾霭之中，伸出了一只手。
于是乎，我想起了自己现在正待在佩艾希亚城的御殿之内。

身边都是担心我的状况的『魔石人类』。

在那当中的一个人——青色头发的『魔石人类』
握住了我的手。

我从刚才开始就陷入沉思而不做任何反应，这应该是让她感到担心了吧。

她的手非常温暖。

[抱歉……看来鄙人又发愣了啊……]

只是，看着她这双精致的手——我却觉得 [不对]。

不当是这样。

还是她的手与那个人像一些……——

[老师，你最近有些不对劲……总是像这样一个人发愣……我们大家都在你身边，如果有什
心事的话请你跟我们说啊……]

[说的也是呢。有烦心事的话鄙人会找大家商量的。只是刚才想的不是什么烦恼，而是在感怀往事罢了，不用担心。因为刚刚和以前的熟人谈了谈，所以不由自主地就……]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还好……]

罢了，终究都是与她们无关的往事。

然而我才刚拿借口敷衍过去，另一名『魔石人类』却又提出一个全然无谓的意见。

[那、那个，老师！请问下次的学习会是什么时候呢？自从很久之前开过一次后，就再也没有举
办过了对吧？我们还想要跟老师学好多好多东

西……！]

在仔细斟酌好拒绝的理由后，我摇了摇头。

[虽然还有很多东西想教给大家……但很抱歉，大概不会有下一次学习会了吧。……时候到了]

[唉……？可是，大家都很期待的……]

面对不愿接受的『魔石人类』，我只是继续摇头。

已经没有功夫玩这些老师学生的游戏了。

这种东西——不过是『过家家』而已。只是小孩子把戏罢了。

[不是做这些的时候了。必须要尽快实行启动这座『城堡』的实验]

现在只能去思考该如何战胜始祖涡波。

为此，有必要赌上自己至今以来积攒的一切。

[要、要启动这座『城堡』？虽然相应的准备确实已经完成了……可是为什么这么着急……]

这座『城堡』是我的——不，对北方全境来说都

是最后的手段。

而我却说要启动如此关键的『城堡』，难怪这名青色头发的『魔石人类』会有如此反应。

[因为与之相当的敌人马上就要来了。请你们去告诉城内的所有人，就说南方联盟的大部队正向这里进军，让他们前去避难]

[敌人？是说刚才那些和老师谈话的人吗？那些人的实力与敌军的大部队相匹敌……？]

[非也，就凭那种儿戏般的军队，怎配与他们相提并论。那是缔造了在千年前撼动整个大陆之传说的存在——一旦被卷进他们的战斗中，任谁都只会于顷刻间挫骨扬灰]

[千年前的传说、就像『支配之王』和使徒大人那样吗……？]

[正是。所以你们也要去避难。这座城堡接下来要放空]

已经没必要留下任何人。

要留在这座城内的，只有在千年前被选中的存在就好。

这是仅限于知道我是千年前的『宰相』的事的人之间的战斗。

[请等一下！我们也想要留下来和老师一起——]

[需要留在这里的只有『理的盗窃者』和『使徒』大人而已。除此之外的战力，说实话根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她们留下来会碍事这点。

听到这番话，『魔石人类』露出伤感的表情，攥紧了自己的衣摆。仔细一看能注意到，周围所有的『魔石人类』都和她一样。

就这样，她们咬着嘴唇心有不甘地点了点头。

[.....好的]

对于她们此时的表情和感情，我是再了解不过

的。

正因如此，我才会险些露出与她们一样的表情。可是，在与始祖涡波的战斗中，她们的确会碍手碍脚，这点毫无疑问。所以我就只能冷静地转过身背向她们，并下达事务性的命令。

[那么，就按照之前决定好的流程办吧，拜托大家了。事态设定为假定状况 B 等级的危机。请你们尽快做好所有人的避难工作]

[……遵命。我们这就将情况传达给所有人]

得到的也是事务性的回复。

这样总算让我安心了一些。

接着，周围的『魔石人类』们互相看了看，随后便分头在城内奔走开来。

[呼。好了，接下来是有的忙了。首先得和使徒大人谈一谈……]

而留在御殿内的自己，则将视线投向了玉座那

边。

待在那里的是睡眼惺忪的黑发之王——『相川阳滝』。体内寄宿着使徒大人的『迪亚布罗・西斯』则兴致勃勃地在王的身旁同她搭话。

至于就在不远处发生的我和『魔石人类』之间的交谈，于她们而言似乎根本无关痛痒。

这两人还是老样子。

无论何时都待在一起。缇亚大人只是跟阳滝大人搭话——尽管这原本就是我们的诱导，但还是希望她在人前能够多少收敛一下。

我一边接近玉座，一边同她搭话。

[缇亚大人。虽然有些冒昧，不过能请您换西斯大人出来说话吗？]

单方面地同阳滝大人谈话的缇亚大人听到声音后看了过来。

直到被人念到名字，她的注意力才终于转向了这

边。

[姆，现在可是我们的时间啊]

然而她却以尖锐的口气打算驳回我的要求。

[非常抱歉……实在是事态紧急]

能够看到身负不幸命运的缇亚大人露出与她的年龄相衬的表情，这固然是一件喜事，但唯有今天不能迁就她。

[……真是没办法。那你快点把事办完啊。我・和・基・督接下来还有事要做呢]

注意到至今以来都迁就她的我这次态度如此坚定，缇亚大人便领会到了事情的紧要，于是她阖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力量开始从她的身体中消退，缠绕在她身上的魔力的质也发生了改变。

不消多久，缇亚大人又抬起了头，并露出了绝对不属于缇亚大人的笑容。

两人的『换班』完成了，这样我也可以与目标人物进行交谈了。

[他们来了哦，西斯大人]

[……我在里面是醒着的，所以全都听到了。终于到这个时候了呢]

尽管用的是与缇亚大人一样的声音，但语气腔调截然不同。

如今身在此处的并非方才那名纯真的少女，而是曾经名震世界的传说中的使徒——西斯大人。

[不过，艾德居然会发那么大的火，真是少见啊。竟然还宣布要跟盟友决斗。……话虽然是说出去了，不过你能赢吗？]

西斯大人随意地同身旁的黑发少女打了个招呼，接着从玉座边上退开一步。

缇亚大人虽然有技能『过捕护』的节制，但西斯大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束缚，所以可以自由地行

动。

[胜率的话应该是五五开吧……说实话，这真不是一个让人想赶赴战场的胜率。不过，鄙人必须要战胜始祖涡波，在『支配之王』面前证明自己比他还要优秀。所以鄙人绝对不会退缩]

[我倒也没说要你退缩呀]

西斯大人以一派轻松的口气摆了摆头，接着拨弄起了自己的头发。

看样子她对我的战斗毫无兴趣。

[有这座『城堡』在的话，攻击应该可以奏效。在千年前，到头来虽然没能以始祖涡波而是以使徒迪普拉库拉为对手，但这原本就是为了击败始祖涡波而准备的东西。现在终于能够给您看到它原本的姿态了啊]

[这一年来一直都承蒙它关照了呢。你打算在决斗中将它的力量全部解放吗？]

[正是，唯有它才是值得鄙人夸耀的战力。鄙人这次就要借助『城堡』的力量，亲自同始祖涡波决战]

[不过，你把『城堡』用去对付盟友一个人的话，王都的战力不就空虚了么。如果『南方联盟』利用这个机会突袭王都的话，那不是会损失很多吗？你好不容易才把这场战争酝酿到这个地步，这样也无妨？]

[……无妨。哪怕是这场战争就此终结，只要剩下其中一方的『支配之王』，就总能挽回。不管『南方联盟』现在如何行动，对大局都没有影响]

[对艾德你们来说固然是这样。可是，加入『北方同盟』的国家能够接受吗？不觉得他们很可怜么？]

[不过都是将『佩艾希亚』当做防波堤的国家，他们的想法怎样都无所谓。他们根本就没有弹劾佩

艾希亚的气度和力量。更何况，在必要时刻将北方全境都合并在一个政治体下的准备也已经完成了]

[唉，这都完成了？……这场『境界战争』——不，整个大陆真的都被艾德玩弄于鼓掌之中啊]

[照常理而言是不会这么顺利的。只是因为一年前的『大灾厄』，南北双方内部的消耗都极大，这给鄙人留了很多空子钻。包括使徒大人在内，鄙人手上握着众多千年前的遗产，光是依靠外交活动就差不多布好局了。说实话，其实还挺轻松的]

[轻、轻松？你说那段不眠不休的时间很轻松……？政治方面我只是个外行所以不太了解，不过还是觉得你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到如今，我才终于发现你居然如此优秀]

[您谬赞了。鄙人不过只是凡人而已。……比起这些，现在最重要的是始祖涡波的问题。以西斯

大人看来，您觉得这座『城堡』能对付得了他吗？

]

[怎么说也是封住了迪普拉库拉的魔法，我觉得你自信些倒也可以。只要成功了的话，就算是盟友也会被封印的。当然，关键是得成功才行]

[当然，鄙人一定会成功的。任何纰漏都不会有的。绝对不会——]

尽管西斯大人拐弯抹角地表示离成功有些距离，但我还是一口咬定了自己的胜利。

既然胜率均衡，那便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就像是在发誓必定会攫取胜利一样，我以锐利的眼神看向西斯大人。

西斯大人见状微微瞪起双眼，随后露出一抹浅笑。

[啊哈，感觉挺有意思的呢。那个艾德居然会像这样赌气。总觉得那什么……就像是个在和姐姐

带来的男朋友较劲的弟弟一样啊]

这评价实在是其实难副，以至于我听过之后感到
了惊讶。

当然，我立马出言纠正。

[您说弟弟是吗……？没那回事。这个应该算是
对同僚燃起的对抗意识。是同样作为王的臣下而
不想输给其他同僚的竞争心。是出于『宰相』的
身份而不想输]

[呼，说是出于『宰相』的身份、吗……真是不得了的官场斗争啊。嘛，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当它是
那样吧。如果你觉得这样就好，那么我会全力支
援你的。毕竟这可是我们的『契约』呢]

西斯大人听了也只是流于应付，但还是确认了一
年前彼此之间交换的约定。

但的确如此，重要的只有『契约』罢了。没有必
要强求西斯大人理解自己的想法。

[所言极是，『契约』就是为了此时而存在的。就拜托西斯大人和阳滝大人拖住真正的『支配之王』了]

[了解。我向你保证，不会让多嘴的姐姐干扰你们之间的战斗的。……只是，在那之前，我希望你能给我行个方便]

[不用顾虑，请您直说吧。鄙人和您毕竟是协力者]

[在你们开战之前，能让我和盟友稍微说会儿话吗？一会儿就好]

[您想和他们面会是吗？可能的话，鄙人还是希望减少意外因素……]

然而对这超乎预想的要求，我面露难色。

[只是想在战斗之前劝他们投降而已啦。你看，我可是和平主义者啊]

我眯细双眼将西斯大人打量了一番。

讲道理，说面前这名女性是和平主义者，我是一点都不信的。

可是，就像我有我的苦衷一样，她也有她自己的内情。如果说我在这里强硬地拒绝她的要求，那么她肯定会擅自采取行动。

所谓使徒就是这么一种生物。

既然如此，那还是把她放在自己眼底下，以防节外生枝吧。

[……好吧。不过，如果事情危急的话，鄙人会马上介入的]

与我不同，考・虑・到・她・的・实・力，实际上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凡事总要以防万一。

[多谢了。既然这样，那我这边也得抓紧了呢。呵呵，看来是有的忙了]

说完这句话，西斯大人便闭上了眼睛。

与方才一样，先是一阵脱力——接着其内在便发

生了转变。

一改此前西斯大人那妖艳的举止，重归于缇亚大人那显得男孩子气的神态，她一睁眼便咂了下舌。

[……啧， 西斯那家伙竟给我擅自做决定。这样我的预定不就被搅得一团糟了吗。明天我和基督还约好要一起去餐厅呢]

这令人怜爱的生气方式令自己那紧绷的情绪得到了几丝缓解，故而出言安抚她道。

[十分抱歉。毕竟距离敌袭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搞不好可能明天敌人就会杀到这里……]

[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么基督，我们去做下准备吧。来，把手伸给我]

说着，缇亚大人向坐在玉座之上的『支配之王』的代理、同时也是探索者基督的代理的——相川阳滝伸出了手。

[.....、.....嗯]

阳滝大人在做出极度些微的反应后，牵起了向她伸出的手站了起来。接着又以宛如罹患梦游症的病人一样不稳的脚步，跟着缇亚大人走了起来。明明99%（基本全部）的意识处于休眠状态，但『水之理的盗窃者』却仍然保有这般水准的行动力，一面为她的才能感到胆寒，我一面叮嘱道。
[她就拜托你了，缇亚大人。毕竟如果到了城外就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了啊。请你务必要保护好她]

[那是当然，『支配之王』——基督可是我的同伴啊。我绝对不会让她陷入危险的。我不会再对她放手了。绝对不会.....]

因为谈及的对象是对她而言所必须守护之人，所以缇亚大人的回答显得果决而明了。

接着，仿佛是在诠释她的宣言毫无虚假一般，缇

亚大人握着阳淹大人的手离开了御殿。
如此一来，留在这御殿之内的就只剩我一个了。
但是无暇休息，必须立马投入到准备工作之中。
为了战胜始祖涡波，需要做好切实的准备。
不可有丝毫疏忽，但凡是如今的自己能准备出来的东西全都要物尽其用。
走出御殿的大门，在佩艾希亚城的回廊中梭巡。
最直接的目的地是位于城堡侧面的工房。那里建造着统一供应全城的金属用具的巨型锻冶设施。
工房是一座高塔外观的单层建筑。内有无数的横窗和高耸的天顶。这都是为了能够根据锻冶作业的过程适当地调节室内温度。
来到该设施的所在地之后，我不假思索地便走了进去。
迎接自己的声音也来的恰到好处。
[——啊，老师！今天的状态也超赞的哦。请看请

看！]

在这座工房中的由我培养的人才们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身的才能。在这些成员当中，一名茶色头发的『魔石人类』注意到我的来访，满心欢喜地凑了过来。

我一边寻找想要的东西，一边同她讲道。

[这可真是……看来你又打造了一堆东西出来啊……]

在周围的工作台上，金属用具可谓堆积如山。

任何人见到此情此景都会立马意识到，这名『魔石人类』便是工房中技术最卓越的成员。

[每一件都是我精心打造的！多亏了老师传授的『神铁锻冶』，这些全都可耐用了！]

[是啊，看着就明白了。你掌握技术的能力真是了不起。肯定是拥有做一个出色的匠人的才能的]
与我不同，『魔石人类』大抵都才华横溢。

明明花费了我数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掌握的技能，但她们却可以在短短几天之内予以精通。对于传授者而言，这不免令人心情有些复杂，但拜此所赐，现如今由佩艾希亚生产的装备是全大陆最高端的。

[多谢夸奖，老师！最近因为工作质量得到了认可，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发来了『魔石线』的订单，忙得正愁人呢。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喜极而泣了吧～]

说来确实，记得几个月前我曾带领她们主持了各地区的治水工程以及『魔石线』的修缮。

看来这都是那件事的后续影响。剩下的只要都交给她们负责，那么佩艾希亚的骨架应该就安稳了。

[这样啊……不过，能给鄙人看看『魔石线』和金属用具以外的东西吗？需要找个趁手的武器]

[武器？我想想、给老师专门打造的武器，应该是放在那边的……！]

茶色头发的『魔石人类』在『工房』里折腾了一番，将给我准备的装备拣选了出来。接着，她首先将一副轻便的木制手甲摆在了工作台上。

[手甲？这是用庭院里栽种的神树打造的防具吗……？]

尽管使用了技能『神铁锻冶』，但这却是不含任何金属原料的特殊武具。正可谓是为了『木之理的盗窃者』而存在的装备。

[这是老师你很久之前要我打造的东西哦。难不成你觉得我给忘了？真是的，根本就不可能忘掉的啦，都是迟迟不来取的老师不好哦]

[哈哈哈……]

其实只有我这边把这事忘在脑后了。

不知为何，我最近的忘性特别大……与国务有关

的事虽然没问题，但自己的事情却老是记不得。

[真是辛苦你了。这次的敌人在『剑术』上造诣颇深。有了这些装备就可以放心了啊]

说实话，以那个始祖涡波为对手就凭这些物件根本难以自安，但为了不辜负给我打造武器的『魔石人类』，还是需要故作逞强的。

她一脸开心地将手甲递给了我，接着双眼闪闪发光。

用不着说也知道她在希望些什么，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戴上这副手甲，并移动到工房内的开阔地带，试着做些准备运动。

[……啊。那鄙人就失礼了]

接下来就将沃尔斯将军传授给自己的基本功实践一下吧。

一如他曾经的教导，以近乎愚笨但却扎实牢靠的方式——先横挥出一拳，接着转身顺势踢出一脚，

最后收拳将双手自腰间击出。

[好、好快啊！动作根本看不清！果然，老师你好强啊！]

见到这一幕，『魔石人类』兴奋地鼓起了掌。

确实，效果比想象中要强了不少。这就是所谓的肌肉记忆吧。看来技能『体术』和『护身术』都没有问题。

然而，就算这样——

[哈哈哈，没有的事]

[不不不，就是有哦]

——还是太弱了。

老师好强？

无稽之谈罢了。就这种程度说到底还是很弱——太弱了。

就算我的『体术』足以战胜这座城内的所有人，但若是拿去与『理的盗窃者』拼杀，到头来只会

落得惨败。

就连能否战胜已经弱化的始祖涡波都是未知数……

就算自己的『体术』的数值在他之上，这份差距也有可能在战斗的过程中被他追上。

[为了配合老师的魔法而打造的戒指和手环也都是木制的哦。啊，但是魔法的实验你可要去庭院里做哦。在这里搞不好会弄坏设备的]

[当然了，真是辛苦你了啊，帮大忙了。那么，鄙人这就准备去庭院那边了]

[好的，一路顺风哦]

在我检验着武术的招式时，『魔石人类』也将放在工房里的为『木之理的盗窃者』准备的装备都集齐了。接过这些装备之后，我便走出了工房。一边在回廊中前进一边穿上得到的装备。

将朴素的木戒戴在手指上后，再穿上专用的手

套。戒指刚好可以卡在手套和手甲间的缝隙之间，不碍行动。

戴好了手甲，接着就是穿上垫在衣服下的护胸了。

路上遇到了不少在城内工作的部下。

在这座佩艾希亚城中，充斥着立场各异的人。不仅年龄与人种不同，连『魔石人类』和奴隶都屡见不鲜。在其它国家的王城内，这是难以想象的。
路上碰到的人纷纷同我打着招呼。

[——您好。伟大的指导者艾德殿下]

其中不乏在我攫取北方的权力之前就有一定地位的人。

与曾经的记忆不同，所有人都用充满善意的声音同我打招呼。

[——呵呵。艾德先生，今天天气真不错，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的工作也会越发顺利吧][艾德殿

下，有关日前的远征，报告书已经整理好了，之后我会让少女们给您带去。请务必过目][打扰了，改日有事需要跟您商讨。是之前的改革方案，希望能再听听您的意见——]

我一面以『宰相』的立场一一予以答复，一面继续在回廊中迈步。

多亏了从中体会到的身为一名『宰相』的实感，让自己的意识清醒了一些。

就这样，以稳健的步伐来到了佩艾希亚城的中庭。

这是一座面积在御殿十倍以上的庭院。

或许算得上这个世界里规模最大的庭院了吧。

在这个露天庭院中，无数生机勃勃的植物令人目不暇接。不仅有争奇斗艳的百花，还培育有形形色色的树木。树木的根干和枝叶代替了顶棚和墙壁的作用，让庭院的构造变得有些复杂。

盘根错节的树木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迷宫。树木与树木之间以木板为桥梁，甚至还有木制的阶梯一直延伸到树木的顶端。

在这个立体迷宫的中央，是一个以草坪为基盘的开阔空间。那里既是庭院的一部分，同时也充当了『训练场』的作用。

就这样将脚步踏进这座『训练场』之中，接着驻足观望周围的人。

中庭里的人为数众多。

有佩艾希亚的臣子，有研究人员，还有别国的来使——

有培育花草树木的人。

有在草坪上训练的人。

有明明是『训练场』却偏要自带桌椅来此谈笑的人。

另外，还有在花坛的角落手持用于魔法实验的器

具的人——

[啊、老师！？第一百一十一号植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请看，就是这个！]

在花坛附近的一名『魔石人类』注意到了我的来访，她连忙出声打招呼。听到她的声音，其余人也都注意到了我。她们一个又一个地[是老师][老师来了]地吵闹起来。

虽然对她们的称呼方式感到一些不满，但还是流于形式地笑了笑给予她们回应。

[大家好啊]

紧接着，最先出声的那名『魔石人类』便开心地凑了过来。来到我身边后，她高兴地报告出自己工作的成果。

[这样离我们理想中的植物就又近了一步了！有了这种高度耐寒的作物，在最北部的穷困地区的人的生活也可以得到保障了！最重要的是，收获

果实的大小跟以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这样大家都能吃个饱饱的了！]

『魔石人类』指着一株长在中庭边缘的结有果实的植物如此说道。

在中庭的花坛中也有一部分领域是用来耕作的田地，在那里栽有经过改良的谷物。也就是说，这个中庭还有『实验场』的作用。

基本都是利用我作为『木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改良的品种。

[真了不起。把这件事交给你负责果然没错。……不过，用来果腹的植物固然重要，可其余的植物都还好吗？]

[当然，那些也都好好培育过了哦！]

说完，『魔石人类』便领我往反方向的花坛走去。在那里的是赤・青・紫・黄等——色彩多种多样的鲜花。

这个领域里聚集着日常生活中罕见的毒花和毒草。原本这里是用来生产治疗药的材料的地方，不过现在对『魔石人类』的治疗已经全部告终，到了将它们全部化作『战斗用』的武器的时候了。在确认过其它对人有害的肉食植物和对魔法有反应的植物的状态之后，我便对一直以来都在照顾它们的『魔石人类』致谢。

[非常感谢你至今为止的工作。不过，虽然觉得这话说出来有些对不起你，但鄙人这次是为了将它们全部『使用』而来的……]

听到这番话，『魔石人类』的笑容凝固了。但我还是只能清楚明白地将事实告知于她。

[你应该也得到消息了……即将到来的敌人是必须要动用这座『城堡』还有整座『庭院』才能应付得了的对手。所以，这里已经要闭园了]

[……是的。刚才联络已经发到这里了。可、可

是，那个对手真的不闭园就对付不了吗？居然会有对手强大到不动用这座『城堡』就不行的程度、说实话，我真的无法想象……]

[是真的。他毫无疑问是鄙人人生中最强的敌人。把手中的一切都赌上，才终于能够搏得几分胜算。……所以，请你一定要听从避难的指示]

我以尖锐的口气强调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不需要『魔石人类』这些碍事者。

[……我明白了]

领会个中意图的她垂头丧气地应道。

但很快她就抬起了头，询问战斗结束之后的安排。

[可、可是，等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大家还可以回到『城堡』里对吧？还能跟往常一样对吧？]

[……是啊。等一切都结束了，就再——]

说实话，以那个始祖涡波为对手，这座城堡和庭

院会崩坏的可能性极高。

即使如此，我还是点了点头，以便守护面前这名『魔石人类』的愿望。

[——到时候大家就再一起生活吧。毕竟还有很多事要大家一起做呢]

[好的！那我这就开始准备！我会等到老师再回来的！！]

说完，面前的『魔石人类』便开心地笑着引领『庭院』中的其他人开始避难。

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我终于放下了心。

本以为会有不听劝告执意留下的人，但却比预想的要顺利。

恐怕是因为她们全都坚信我会取得胜利吧。

因为她们并不认识始祖涡波这样的真正的强者，所以才会错以为我很强大。

但也多亏如此，才能顺利地让碍事者全部退场。

如此一来便可放手一搏了。

总算能集中精力开动魔法了。

确认到所有人都离开之后，我将手搭在庭院中的一棵树上。这棵树是整个庭院中最为粗壮高耸的一棵，即使附有大量的苔藓仍然不足以掩盖其庄严，一眼看去就明白它是一棵饱经沧桑的老树。

这便是我的杀手锏——『世界树』。

与千年前使用的第一株不同，这第二株剔除了所有的缺点。

在发动之前虽然体积还小，但等到将它的力量全部解放之后，必然会有在第一株之上的规格。这次不仅是区区一座城市，连一个国家都可以轻易碾碎。

只要成功，无论对手是怎样的『理的盗窃者』，我都有将之击败的自信。

将魔力输入这棵作为杀手锏的『世界树』——并

与『佩艾希亚城』相连，藉此达成联动。

[——魔法『Wood・Growth』]

发动木属性的基础强化魔法——随即，只听咕咚一声，庭院脉动起来。

随着枝干叭吱叭吱地作响，『世界树』宛如生物一般动了起来。

不，准确来说是以惊人的势头生长着，以至于令人看上去错以为是在活动。

只一瞬间，主干便膨胀了数倍，分裂出无数的枝杈，树根已经难以被纳在地下而开始外露。

随着『世界树』的变化，周围的花草树木也受到了影响。它们也与之一同开始高速成长，蜕变为原来数倍的大小。

各种各样的植物不断成长，大展根干，不仅是『庭院』，甚至开始侵蚀构成『城堡』的石材。

树根在墙壁间游走，在城内的回廊和房间中驱

驰——从一到全，从无到有，宛如蜘蛛网一般延及各处。

这便是『木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

继续这个势头的话，再过不久整座『城堡』就会被『庭院』所吞噬。

接着它便会化作以鄙人所在的区域为心脏的活『城堡』。

以世界树的主干为骨，以延及各处的树根为血管。

茂密的青苔和树叶将成为皮肤，最终实现对曾经的巨人的『再诞』。

当然，就算做到这一步，以始祖涡波为对手还是不够。

空有一副巨体还算不了一张有用的手牌。

结束启动『城堡』的实验之后，必须尽快投入下一步的准备工作。

念出魔法名，藉此加快实验的完成。

[——魔法『Wood・Ymir Kindom』

说实话，对『体术』的确认若局限于方才的排练未免有些草率。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到与魔法的相性问题，进而对植物作出多种调整。

既想要准备出为决斗而特化的新品种，也想要和先前接受了我的委托将应对的术式刻在植物上的『她』做一番商讨。

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就这样一边在脑中构建作战的计划，一边查探敌人的动向。

[——魔法——『Trees・Contact』]

将魔力传过庭院中的『白樱』直达地面，以之为媒介一直传导到远方的『白樱』，将藉由魔法生成的感官向远处延伸。

目的是找出决斗对手、始祖涡波的所在。

他的魔力特征已经记住了。通过这一年的大力推广而被广泛种植的『白樱』，只要他不在特别偏僻的边境，就都能找得到。

闭上眼睛，接着感知到了大陆南方的两股强大的魔力。

是次元属性的魔力和风属性的魔力——不会有错，就是始祖和魔王。

只是这些魔力的移动速度莫名其妙。

看来是乘着马车或其它的交通工具离开了『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然后就径直北上了吧。应当是动用了手头的金钱和权力，用最快的速度往这边赶来的。

在这两股魔力的一旁，还能感觉到一股应该是属于南军总司令斯诺大人的无属性的魔力。剩下这个是——星属性的魔力吗。

[诺瓦露……？不，是露洁？]

看来是她们两人中的一方选择与始祖涡波同行，并为他带路了。

猜不出其中的理由，于是我稍稍思考了一下。不过没想多久便做出了理由如何都无所谓的判断。

虽然她们两人在一年前一直和自己共同行动，但最近见的面也少了。应该是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获得了成长，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吧。仅此而已。这样反而正好。

有在『北方同盟』中人脉颇广的她们带路，不确定因素就更少了，这样可以更容易地计算出敌人抵达的时间点。

就算她们会作为敌人与始祖涡波一同出现也无妨。

因为『老师』和『学生』的『过家家游戏』已经结束了。

[始祖涡波……！]

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敌人的问题。

不需要做些无谓的思考。

现在我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战胜始祖涡波。是把我这一年又变强了的事实报知『支配之王』。向『支配之王』证明我是值得站在她身边的『宰相』——

是了，就是这样。

我的『留恋』——是成为有资格站在『支配之王』身旁的『宰相』——不可以去想除此之外的任何事。

[鄙人是佩艾希亚的『宰相』……是『宰相』啊……]

在佩艾希亚城的中心——在佩艾希亚城中庭的中心，如此这般地自言自语。

将身体变化为树人，从脚边生出树根，再从手中伸出枝干与城堡相连，与佩艾希亚的植物身心交

融，化作『城堡』的心脏，同时在脑中思考。

[要赢……这次一定要向你发起挑战，然后取得胜利……藉此证明鄙人担任『宰相』是正确无疑的……不然的话，鄙人就——]

尽管明白我的声音传不到始祖涡波的耳边，但还是喃喃自语着。

一面重复念着『宰相』这个词，一面在被始祖涡波和『支配之王』舍弃的佩艾希亚国中，静待两人的归还。

这恐怕就是作为直至今日一直死死抓住佩艾希亚不放的『宰相』的我所能做的、最后的工作了吧。

作为『宰相』、独自一人、在城内呻吟。

[涡波……始祖涡波……『支配之王』……快点、快点——……]

请务必，在为时已晚之前——

就这样，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

251. 再会

离开了『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之后，我们就一路北上。

尽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穿过『北方同盟』和『南方联盟』的境界线——亦即激战区，但有我的魔法『Dimension』在的话，实际上并不会平添麻烦。

且不说我在一年前就有穿越类似战场的经验，这次更是有两名得力的同伴相助。

『北方同盟』的露洁，加上『南方联盟』的斯诺。只要参照这两人掌握的情报的话，就可以在事前避开危险的区域。路上虽然也经过了不少军队驻守的阵地和检查往来的关卡，但多亏有两人打照面，所以是畅通无阻的。

仅凭一辆马车就驰骋于战场之上，按常理来说本应感到不安，但这趟旅程却堪称顺风顺水。很快

我们就越过国境线进入了佩艾希亚国的境内。接着就是一路狂飙，路过佩艾希亚境内星星点点的市镇，但全都不做停留只是一味地往中央赶去。既然已经了解到艾德就待在佩艾希亚王都，那么就没有其它的城镇什么事儿了。

就这样，用了几天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佩艾希亚国的中心位置。距离艾德所在的王都只剩很短的距离了。

我坐在一路疾驰的马车的驾驶台上，远眺着佩艾希亚国的公路和辽阔的平原。

与一路上经过的战场不同，我们的马车现在正行驶于为了贸易活动而修建的连接不同城市的平整的公路上。

因为远离战场，所以平原的风景也增添了几分美感。花草树木的艳色与公路的淡色相得益彰，看着不禁令人感到惬意。

能看到如此景色，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深入佩艾希亚的内地了。

坐在旁边的露洁也察觉到了这点，在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之后，她的紧张感也随之解除。

“——呼。很好，到这里应该就再没什么危险地带了吧……？相川涡波，已经用不着再使用索敌魔法了哦。”

“我知道了。……多亏了露洁，路上的关卡还真的全都给我们放行了啊。真是帮大忙了。”

我一边向露洁道谢，一边缩小用于戒备的『Dimension』的范围。

佩艾希亚的地形以平原为主，所以记起路来很容易。

接下来就依靠手边的地图前进吧，MP 那边要多多回复才行。而且都已经到这儿了，只要听从熟悉路线的露洁的指引应该就足够抵达王都了吧。

这一路上一直是我负责驾驶和索敌的，看来总算有机会休息一下了。

然而，虽然我和露洁放下了心，但马车里面却传来了叮嘱的声音。

“你、你们等一下。真的就这么脱离战区了吗？你们不是在骗人家吧？”

缇缇一脸疑惑地把头从马车的窗户里探出来，一边环顾四周一边询问道。

听到她的问题，我和露洁都大感疑惑。

“危险的区域都已经过去了哦。昨天我们不是经过了好几道关卡了吗？过了那些地方就结束了啊。缇缇。”

“那个，请问姐姐，是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对劲吗？”

听到我们的回复，缇缇的神色从疑惑转为镇静，她喘了口气后说道。

“……这、这样啊。……那・就・是『如今』的战争吗。”

从这个反应可以看出，她对战争的理解与我们有所不同。

现在想来，我在迷宫中通过对缇缇的记忆的追忆看到的，都是她作为『理的盗窃者』轻松取胜的场景。真正意义上的千年前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不清不楚。

缇缇所经历的『过去』的战争，和『如今』的战争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从之前开始就尽是挺不错的城市和村庄啊。虽然都是战时，但这跟千年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缇缇以有些安心……但又有些难以接受的复杂表情微笑道。

“差了这么多吗？”

要我说的话，这一路上经过的城市和村庄其实还是充满了不安和杀气的。而且也不乏因为战争而被彻底摧毁的村子。

对我们来说明明一直穿行在危险之中，但从缇缇口中却蹦出了『挺不错的城市和村庄』这么一句话来。

“是啊，差得可多了呢。一句话来说，区区这种程度的斗争，仅凭一名『理的盗窃者』便可在反手之间轻松摆平。实在是——过于温和了。”

缇缇如此这般地做出断言。

缇缇恐怕是当今世上最为了解战争的人了。既然她这么说，那应该不会有错。

“你、你说区区这种程度……？”

听到缇缇的话，露洁惊得合不拢嘴。

虽然我能冷静地接受缇缇的言论，但她却做不到。

“——没错，就是区区这种程度。弥漫在空气中的憎恶感实在是太浅薄了。说实话，在穿越战区的路上，人家就已经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在打仗了。虽说战争本身就各具种类，但这种状态还是有点异常。”

“我倒是只见识过这种战争就是了呢……既然姐姐你那么说，那就是了呗……？”

露洁并没有言辞强硬地反驳这位战争方面的前辈，但还是语带不满。毕竟缇缇的话要理解起来，那就是在说露洁她们进行的战争不过只是场『儿戏』罢了，所以露洁会感到不满也在情理之中。

“对了……之前听说艾德那小子，一开始是在『联合国』和『南方』活跃过一段时间来着……”

“是啊，我们在联合国的时候，拉古涅确实这么说过。”

“既然如此，那么『南方联盟』的领导层跟艾德之间肯定是通过气儿了。这场战争是建立在双方暗地里达成的共识之上进行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凭这种程度的战争真的能让艾德所说的『魔人返还』计划顺利进行吗？真要拣选有才之人的话，那必须要进行烈度更高的厮杀才可以啊……——”

缇缇就这样嘀咕着陷入了沉思。她绞尽脑汁地试图理解弟弟的想法。为了助她一臂之力，我将话题进一步拓展。

“斯诺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双方的领导层为了不至玉石俱焚而存在暗通款曲的可能。说到『南方联盟』的领导层，那么艾德可能是笼络了弗茨亚茨的元老院吧？说不定就连拉丝缇娅拉大人也在和艾德互通有无。”

斯诺没做多想就把地位在身为代理总司令的自己之上的一干人马罗列了出来。

有不为前线将士所知的情报存在这一点，她似乎是了然的。这样看来，缇缇的推测就更加靠谱了。

“斯诺也是这么想的吗……”

艾德之所以拖慢战争的节奏，一定是为了给缇缇留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吧。而『南方联盟』居然能跟他达成一定的共识，是因为存在某种对南方而言的巨大利益吗？

我也跟缇缇一样揣摩起这场战争的操盘手们的心思。

“——姆？外面的声音有点嘈杂？怎么了怎么了？”

就在这时，在马车里自言自语的缇缇突然抬起了头。

似乎是听到了远处的异声。她的耳朵可真灵。

“这个啊，是因为我们又快到一座城镇了。我觉得那儿应该是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前的最后一座城镇了。怎么样，要在那休息一下吗？”

“不，休息倒是不用……不过还是进去看看吧。感觉那里的氛围跟至今路过的地方有所不同。”

“氛围不同？……我知道了。露洁，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拜托你了。”

从这最后一座城镇的氛围中，缇缇似乎听出了什么违和感。

在拜托了露洁如果有什么万一就请她借个面子之后，我调转车头往那座城镇走去。

就事前用『Dimension』探测的结果来看，这座城镇并不是什么大型的都市。

在孤零零地坐落于平原之上的这座城镇里，不过只有几百户的住宅。城镇的外围垒有石制的城墙。

因为距离王都最近，街道的风格自是阳春白雪。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用砖瓦搭建而成，所以我才用『城镇』而非『村落』来形容它。

市内与联合国一样建有『魔石线』，甚至还拥有石铺的大道。

就周边田地的模样来看对农牧业也不是没有涉猎，但依靠这些产出还不足以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

一边提防着这可能是陷阱，我一边细心地浸透着『Dimension』。

在城镇的一隅我发现了一栋规格异样的建筑。在那里囤积着大量的粮食。

由此观之，这里可能发挥着贸易中继点的作用。也可能是这座城镇原本的用途就是某种大型的仓库。又或是说——

“——咦？人好多……？”

在调查城镇状况的过程中，我发现住宅的数量跟市民的数量对不上。想来这里距离前线很远，原因应该不是军队大量驻扎，那么市民数量过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我正纳闷儿的时候，马车便抵达了城下。

因为正逢战时，自然会被宪兵要求停车检查。不过露洁刷了下脸，宪兵立马就让我们过去了。虽然听说过她之前一直侍奉在艾德的侧近，但真想不到她的面子竟然犀利到这种地步。

拜露洁所赐，我们甚至可以直接驾着马车在市内行进。

看了看周围的模样，感觉正如缇缇所说，市内的氛围有些奇妙。

但即使是露洁也不明白个中原委。

“请稍等一会儿，相川涡波。我稍微去打听打听。

”

虽然我用魔法直接收集信息也不是不行。但考慮到决斗在即，MP 还是能省则省，就交给她好了。就我个人而已，还是希望最好能在 MP 全满的状态下赶赴决斗。

露洁下了马车之后，在市内找到一个熟人便凑了过去。从那个熟人的样子看来，她应该也是『魔石人类』。

不过那名『魔石人类』的衣着颇具风格，应该是身居高位的人物。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

“唉，露洁……？我记得你不是在一个月前潜入了南方，去寻找那个魔女来着？怎么到这儿来了？”

扮相与普通的城镇不相衬的『魔石人类』见到露洁后先是一惊，接着扭头发问。

露洁笑着回答说。

“我遇到了比魔女小姐更好的人，所以就决定回到王都来着。说来你才是，不是应该在王城任职的吗，怎么在这里啊？”

“这个吗—。……姑且是在进行避难演练吧？”

“避难演练？在这种时候？”

“嗯。表面上的理由是要进行『城堡』的『启动实验』，所以就按照以前预定好的计划进行避难。因此在王都的人全都要到周围的城市借宿。”

“启动『城堡』……可是，你说表面上的理由的意思是……”

话说到这里，两人的音量便降低了。应该是接下来要说的话不易被旁人听到吧，不过我有『Dimension』所以还是能掌握得了。

“……我认为露洁有权限知道，所以就跟你说啦。现在王都正陷于假定状况 B 的危机。有一定权限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不是演练，而是真正的避

难。”

“艾德老师计划中的假定状况 B.....是说敌军的大部队正在接近王都的级别吗。”

说着露洁瞥了我们一眼。

她应该是一下子就意识到了我们就是等同于敌军大部队的危险吧。于是她便领会了这莫名其妙的人口疏散的理由，自然也就结束了话题。

“多谢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马上就去避难。”

“没事儿。我还有指挥的工作要做，那就再见啦。
”

露洁很快便同熟人告别，然后回到了马车上。因为在她们刚才的对话中有我不理解的单词，于是我向她问道。

“我说，露洁。王都的人被疏散到周围的城市这点我姑且还能理解，不过你们说的『城堡』的启

动实验是指什么？”

“『城堡』说的就是建于王都内的佩艾希亚城了。不过，它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堡就是了。因为大量的魔术式和植物，它实际上是一个巨型魔法道具。……老师他为了与接下来的决斗，似乎打算『启动』那座『城堡』。”

露洁以极其严肃的表情解释着。

于是我回想起了在六十六层里侧的佩艾希亚城。可是，在我与缇缇战斗的期间，它根本没有能被『启动』的样子。

再仔细去回想的话，在几天前，因为诺斯菲的计策而让六十六层里侧被战火所吞噬，但在那期间王城始终是免于战火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在千年前的佩艾希亚风雨飘摇之际，唯有王城不曾受到战火的波及？

……既然如此，那么按照原本的历史，『佩艾希

亚城』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呢？

想到这里我看了缇缇一眼，但她只是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因为中途就脱离了战线，所以她也不知道佩艾希亚最后的样子吧。

“请你小心，相川涡波。如果那座『城堡』被『启动』了，老师就会化身为在弗茨亚茨的传承中出现的那个『贯穿天际的树妖（Treefolk）』。他的力量就和传承中一样。”

虽然露洁想要将其危险性传达给我，但我的理解还没有跟上状况。

“你说的是……那个一步就能碾碎城市的大树吗？原来那东西说的是艾德？”

听到我的疑问，艾德的姐姐缇缇抢着回答道。

“等等，那小子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树人的亚种而已啊？他不可能变得那么老大的——”

“准确来说应该是『与老师融合的佩艾希亚城』

吧？总而言之是一种用言语很难描述的状态。听说老师他在千年前的最后，就是以那种状态与敌人战斗的。”

对于缇缇的质问，露洁只能答出自己所知道的信息。看来她的表述之所以有些暧昧，就是因为她也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说到这个份上，我和缇缇也足以接受了。

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那个传承算不上什么天方夜谭。

“唔姆。看来是人家离开之后，艾德那小子自己编造出的新魔法啊。”

——唯艾德所专有的魔法。

在那场千年前的战争中，自从『支配之王』离开『北方』之后，艾德在仍然延续着的战争中到底抱有怎样的想法呢，我或多或少地能够猜到。

肯定是发誓就算只剩自己独木一支，也绝对要守

护『北方』吧。在这份誓言的尽头，他所想到的最终手段，便是这与『城堡相融合的魔法』。

可是，这不禁让人觉得，他是因为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人』，才只能委身于『佩艾希亚城』……如此想来不免令人感到悲怆。

“『城堡』吗……不过这么听来的话，那应该只是用来对抗军队的魔法，对我们来说应该不成问题。”

“唉、不、不成问题……？那可是有直插云霄那么大哦？”

“光是规格大的话，那就是个靶子而已。比如说这边这位缇缇小姐，我想她上去一脚差不多就能给踹个稀巴烂吧。”

搞不好面对我的『Distance Mute』也不堪一击。如果他真的和城堡融合了的话，那么我只要随便接触到城堡的边缘就能把艾德的魂给抽出来。

露洁似乎意识到我游刃有余的态度并不是虚张声势，故而仰起身子稍稍远离了我一些。

“真、真不愧是传说中的英雄们……这么说来，我记得千年前的传承里还说过有人能用一根手指把大地斩成两段来着……”

对此，缇缇应道。

“唔姆。人家差不多能做到那种事。”

这位有着把国土劈成两段的前科的人物语气中不乏骄傲之意。

见状，露洁不安地转向马车里面恳求道。

“那个、姐姐……可能的话，求你不要伤到王都的生活区……”

“——抱歉。如果使出全力的话，整座王都肯定不会安然无恙。事实上，就连这座城市，人家都觉得离得有·些·近·了。”

“诶、难道说，战斗的余波甚至会从王都一直传

到这里……？”

“没错。”

“……！！”

露洁哑然。本以为只是过于夸张的传奇故事，但实际上却是货真价实的，意识到这点的她浑身颤抖起来。

缇缇也明白这是名为恐惧的感情。若是再早之前的缇缇应该不会去在意这些吧，但此时的她却出于体恤而温柔地劝诫露洁道。

“露洁啊，你没有勉强自己跟过去的必要。就这样留在这座城市也不为过哦？”

“……不。我要去。……我绝对要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也有想传达给老师的话。”

露洁的回答十分坚定。

尽管感到恐惧，但仍有不可因恐惧而退让之物支撑着她。

领会到露洁心中的觉悟，缇缇一面颔首一面将目光投向我这边。

“唉姆。”

看来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即使要强迫露洁也要让她留在这里。

但我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立马点头表示同意。

“我也赞成她的选择。不如说我原本就希望她能跟来。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是只有露洁才能做到的。”

日前趁着有些余裕，我发动了『未来视』的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它告诉我露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是不可或缺的。

经过与缇缇的一战，我学到了在决战前要使出自己最强的魔法这个经验，所以在路上特意使用了『未来视』。

我现在没有丝毫松懈。

但毕竟和缇缇那一战不同，这次我没有使用需要『代价』的『咏唱』，所以看到的未来比之前要狭窄。

没有『咏唱』的话，即使消耗我现在所有的魔力，也只能略微窥视到在场的同伴们的未来——再有就是能够稍微了解到与胜利相联系的最好的选项而已。

这个魔法虽然在我与缇缇的战斗中大显神威，但原本的使用方法其实很暧昧。它的效果基本就局限于“差不多明白”的程度，说不上能让人完全放心。

可是，即使如此，在那略微窥探到的未来中——在那胜利的可能性中，确实有露洁的身影。

曾切身体验过我的魔法的效果的缇缇以愿意相信我的判断的表情点了点头。

到这里，关于『城堡』和艾德的话题便告一段落了，于是我们的马车就归于寂静。

战斗在即，大家的情绪都紧张了起来。

随着马车中没了交谈的声音，那么自然而然的，周围的市民们的声音就显得清晰了不少。

生活在如今的佩艾希亚国中的人民的声音。

对这产生了一些兴趣，于是我一边回忆自己在迷宫中遇到的活在过去的佩艾希亚的人们，一边用『Dimension』探听他们的谈话。

他们口中谈论的，大抵都是佩艾希亚的现状。

首先听到的是在王都从军的壮年男性的声音——他们一边在街上巡逻一边闲谈着。

“——我说。在这种时候居然放空了我们的王都，真的没问题吗……？就算有『支配之王』镇守，也不太好吧？”

“这个啊，说来你是没看过『支配之王』陛下的

力量对吧。我就跟你说了吧，只要有『支配之王』在，王都就是万无一失的。”

一个人在担忧现状，另一个人则否定了他的忧虑。

听到『支配之王』这个词，我的表情为之一变。恐怕他们口中的『支配之王』指的并不是我身后的缇缇，而是妹妹阳潼。

“我参加过半年前那场海战，当时亲眼见证了『支配之王』的力量。敌军的大舰队在弹指间就被『支配之王』给冻住了啊……那位大人一个人就可以撑起整个战局。要我说，就算南方的敌人突然从咱们的后方蹦出来发动攻击，只要我们有『支配之王』在就不成任何问题。”

“此话当真……？如果是真的，那感觉『支配之王』陛下可能真的是北方传说中的『千年前的支配之王』的再临啊……”

正如我从拉丝缇娅拉口中听来的那样，成为『支配之王』的阳滝拥有压倒性的力量。

但是我却感到了疑惑，妹妹她为什么能够苏醒并作为『支配之王』施展自己的力量呢？从千年前的始祖涡波的记忆来看，阳滝的觉醒应该是在我抵达最深部之后才能实现的啊。

难道是因为『木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的影响吗？

一边思考即将遇到的『支配之王』的状态，我一边继续留意士兵们的谈话。

“既然艾德殿下侍奉在她身边，那么她很可能是真货。毕竟不管怎么说，艾德殿下可是货真价实的『北方千年前的宰相』啊……”

“货真价实的『北方千年前的宰相』……？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在一年前的开拓大陆那边，出现了

『南方千年前的剑圣』这事儿吧？艾德殿下跟他是同样的存在。这可是连敌对侧的『南方联盟』都承认的事实哦？”

“哈哈，『剑圣』再临什么的，那不过是开拓大陆以讹传讹的瞎话而已吧？到底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

“……算了，你这么想倒也正常。不过，只要你亲眼见过艾德殿下，肯定立马就能明白了。那位大人绝对就是我们北方传说中的『支配之王』的物语里的那位『宰相』。”

“这个用不着你说啦，就算我没亲眼见过他，也是明白咱们的宰相有多了不起的。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这边终于对『南方联盟』确立了优势啊。我们之所以能像现在这样谈笑，不也多亏了他的功劳么。说实话，不管他是不是『北方千年前的宰相』都无所谓，我们的宰相就是货真价实的。

”

“……是啊。不管怎样艾德殿下都是我们的宰相。既然有艾德殿下和『支配之王』镇守王都，那就不用担心。”

“果然还是我杞人忧天了吧。这可是宰相大人的安排，那就是一切安全的确证啊。”

言及于此，两人都得出了足以令自己接受的答案，并相视而笑。

持有压倒性力量的『支配之王』——以及扶持这个国家的『宰相』，这二者的存在带来的是绝对的安心感。

所以就算自己国家的首都被放空，百姓也一样可以从容而悠然地谈笑风生。

无论从哪里传来的声音都是这样明朗而欢快。

一名妙龄兽人女性与一个看上去应该是『魔石人类』的少女正在房前和睦地交谈着。看样子是

『魔石人类』在使用水属性的魔法帮女性洗涤大量的衣物。

“——哇，你们的魔法真是好方便啊。”

“我在王都学习过，所以对魔法蛮有自信的。”

“王都的学生果然很厉害呢。真是不好意思，居然让你用宝贵的魔法做这种事……”

“哪里哪里，请您随意差遣就是了。毕竟在『城堡』的『启动实验』期间都要有劳您照顾了呢。
”

“那接下来就拜托你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事了呢。”

“请交给我吧。”

『魔石人类』满面欢喜地投入了下一项工作之中，接着我又听到了走在街上的孩子们的声音。孩子们每走一步，头上的兽耳都会粲然跃动，从他们这样的姿态中，也可以渐渐看出这个城

市、这个国家的本质。

“——呐呐，听说那座大城堡要动起来了，是真的吗？我们也能看到吗？”

“嗯？我倒是没什么兴趣的说。说实话，比起城堡的启动实验，我更想多买点好吃的吃唉。”

“唉？平时都已经吃得饱饱的了，还成天想着吃吗……？”

“就是因为最近总是吃得好饱，所以才觉得多吃好吃的才开心嘛……好想多吃些美味的食物呀……”

“美味的食物是吗……对了，这之前从王都运来的新水果就很好吃呢。据说到明年我们这里也能收获那种水果了哦？”

“唉，真的吗？在哪里？种在哪儿的田地上？”

“那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岂止是王都的异常状态，这根本就不像战时的人

该有的声音。

随着这些活泼快乐的孩子们渐行渐远，我听到了从马车里面传来的声音。是缇缇和斯诺。

“……越是接近王都，艾德那小子的影响就越强啊。看来他颇受百姓的信赖呢。如此荒唐的避难疏散都能进行得这么顺利，想来也是因为他的人望吧。”

“我在担任总司令的期间就从商人口中听到过不少对艾德的称赞。说他施行善政，声名远播呢。”

看来我能听到的话她们也一样听得到。

仔细一想，她们都是血统浓郁的兽人，故而感官的性能远超普通的人类，能听到街上人的谈话自然是正常不过。

我们就这样在北方百姓的交谈声中行进在最后一座城镇的街道上。

真是一座和平而安稳的城镇。

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态，马车亦不曾中途驻足……我们非常顺利地离开了市内。

来到市外的公路之后，我将剩下的行程告知众人。

“……这么一来，剩下的就只有艾德所在的王都了。”

从地图上来看，我们刚刚经过的这座城镇与王都是比邻相依的关系。

王都已是仅在咫尺，意识到这趟旅程即将结束的缇缇，开始讲述自己对这一路上看到的佩艾希亚的人与事的感想。

“真是一个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的国家啊……与联合国不同的是，这里的『魔石人类』和『兽人』的数量感觉要多了不少？”

听到这位过去的统治者的评价，生活在现在的佩

艾希亚的露洁回答道。

“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嘛，老师他为这些特殊的群体提供了优待条件，自然就会导致这个结果了。”

“这样啊……”

缇缇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她将身子伸到马车之外，将佩艾希亚的风景烙印于自己的眼瞳之上。我也和她一样坐在驾驶台上眺望着周围的风景。今日真可谓天公作美。

碧空万里、清风飒爽、和煦的阳光照得人温暖惬意。行进在清清然的街道上，几乎引人忘记战争的存在。

若定睛细看，便可在辽阔无垠的平原上发现星罗棋布的河流，包含无数『白樱』在内的森林则在平原上层叠掩映，若是在国境线附近，必定看不到如此富足的土地吧。

这里的景象与我在迷宫中看到的缇缇的故乡有一些相似。

因为通过『联结』和她一同进行了追忆，所以我现在或多或少地能体会到让翠色的长发随风飘扬的缇缇的心情。

仿佛是在寻找曾经是自己故乡的那片平原的她，此时在心中涌生的情感是——

“缇缇，觉得怀念吗？”

“嗯，有点儿……不过，虽然怀念，但却不是『这里』。这里跟那座空无一物的平原实在是差得太多了。在人家小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多漂亮的城镇。甚至是连村庄都谈不上的小聚落也没有多少。”

这一路上我们远远地看过好多被缇缇评为『不错的城市和村庄』的地方。虽然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就是了，与千年前相比，村镇的面积扩大，

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真的真的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千年前与千年后，两者不可能是全然相同的。

这里并不是缇缇的佩艾希亚。

“涡涡，『这里』是理想的佩艾希亚。可以说它已经是一个臻于完美的国度了。既然百姓不会为饥饿所苦，那么也就难以滋生矛盾。与南方的争端在这里更是有跟没有都别无二致。用一句话来说，这里和人家曾经生活的那个佩艾希亚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当然这不是说这样不好，看到此情此景，人家发自内心地觉得真是太好了。……可是，即使如此，这里也不是人家的归宿。因为人家的家并不在这里。”

缇缇清楚明白地摇了摇头。

艾德的愿望——在『这里』将一切重新来过，遭到了缇缇明确的否定。

如果是彼时的缇缇，那她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她已经成长了。

她再也不会委身于任性和撒娇，逃进充斥着伪物的世界中去了。纵使那是弟弟的愿望——不，就因为那是她真正的弟弟的愿望，才更是如此。

缇缇想要回到的，是真正的『故乡』。

『国家』『王』『宰相』，与这些全无干系的属于她们自己的『故乡』，那里才是她的归宿。

就这样，马车继续在平原上行进。

途中我将驾驶的任务转交给露洁负责，自己则去进行一些轻微的准备活动，并确认要用到的魔法。

既然在前面等着我们的是迷宫四十层的守护者，那么我们也就是即将挑战迷宫四十层的探索者了。

那就要像个探索者一样，就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磋商。

将我路上通过『未来视』获得的信息分享给同伴们，决定好不测事态的对策。

在马车的摇晃中，我和同伴们在战前做着最后的确认——等一切准备就绪之时，我们终于即将抵达目的地。

最先映入眼中的是城墙。

『在迷宫中再现而成的佩艾希亚的都市』被拥有同等规模的『木制城墙』环绕着，庄严地延展于平原尽头的地平线上。

城墙上还间有深茶色的高壁，看上去似乎是箭楼。箭楼的顶端呈树叶的绿色，若是让全然不知情的人来看，或许会错以为那是平原上的一座奇异的森林吧。

尽管城墙算不上高，但还是结结实实地将辽阔的

王都圈了进去。

但只有那座高耸的『城堡』伫立于王都的中央，让人看得格外清楚。乍看之下，城堡的外表与我在迷宫里看到的佩艾希亚城别无二致。

不言而喻的铜墙铁壁——一目了然的坚固不坏。

在我用心寻找城堡与千年前有何不同时，我们距离王都越来越近，直到抵达了它的入口——一道巨大的木制城门。

因为城门大开，所以可以直接看到城内的样子。

王都里面一片肃杀。

人声全无。

内部街道的风景比我在迷宫六十六层里侧看过的要更加华丽。

与王都这一地位相符的精致建筑随处可见。其样貌甚至让我联想到了联合国的弗茨亚茨。唯一的差别就是这座城市与自然之间结合的更加融洽，

栽培于市内的花草的香气居然能传及城市的外围。

碎石路上铺设着这个时代特有的『魔石线』。『魔石线』一直向内延伸，直到位于王都中央的佩艾希亚城。

看到这一幕，缇缇首先感慨道。

“……终于到了啊。”

终・于……她付诸感慨的言词是如此的简练。

缇缇曾在『千年前的佩艾希亚』中度过了一千年的岁月。纵然发出感慨的她看似表情开朗，但心中的万千思绪又岂是旁人能随意揣测得了的。

自从她最后逃离佩艾希亚城以来过去了一千年又一小会儿的时间——到此时此刻，她终于，回到了这里。

“哈哈。不过这样子可真是变了不少啊。这外面的城墙是搞什么呀。虽然用艾德的力量的话，这

么做确实省事……不过要是被敌人放火烧城可如何是好？”

缇缇笑着随口开起玩笑。

在旅程的最后，为了不致留下遗憾，我也以爽朗的表情停下马车。

“嘿唉～，原来这城墙是用艾德的魔法打造的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木制的城墙呢。”

将马车停在城门前之后，我便提高警惕下了马车。

接着，打着自己正置身于守护者严阵以待的迷宫四十层的念头，我使出常用的『魔法』。

“那在进去之前先探测下敌人的所在吧。——魔法『Dimension』。”

经过今天一天的节约，我的 MP 和计划好的一样是全满的。

我使用这份魔力将整座王都一览无余。

正如事前获知的信息所示，王都目前是一座空城。

所有的市民都已经被疏散到了王都周围的城市之中。

民宅和旅店、马路和商业街——无论哪里都是空无一人。

明明应当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但却是鸦雀无声，两相对比之下不禁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真的是空无一人啊。现在待在生活区的……一一啊！”

在索敌的过程中，『Dimension』发现了活动中的人影，我大感惊愕。

在一直通向王城的大道侧面的一间饭店外面，那两·个·人堂而皇之地坐在露天席上。

方才因为戒备伏兵的存在而专注于探索边边角角的地方，结果拖延到这时我才发现她们的存

在。

将金色短发盘在脑后的少女。

任黑色长发自如舒展的少女。

坐在大道旁的露天坐席上的两名少女，就像是在享用下午茶一般悠闲自在。

金发少女的腰间没有配剑，身上穿着一件可爱的连衣裙，脸上带着女孩子气十足的表情。黑发少女则穿着与『异邦人』的身份不相衬的上个时代的长衣，双目呈半开半闭的状态，摆着似有些忧愁的表情。

尽管双方的这种打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不可能认错她们是谁。绝不可能。

“——缇·亚!! 阳·滝!!”

一边喊出她们的名字，我一边准备冲过去。

“等等， 涡波！”

但却遭到了缇缇的制止。

她没有用一贯的爱称，而是以极其认真的口气询问道。

“如果就这么进去的话……在事情结束之前，人家觉得就没机会再出来了哦？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准备，那么现在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没关系。我在过来的路上就已经做好全部的准备了。”

我也不是傻傻地见了人就要冲过去。

现在我心中没有任何迷茫，精神上也很从容，HP和MP都很充足——就与守护者的战斗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绝佳状态。

“我既没有退缩的打算，也没有输给艾德的意思。我一定会把她们两个救回来。你呢？缇缇。”

“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准备，那看来是人家多管闲事了啊。这样就好。……斯诺啊，你就专心保护

露洁吧。接下来的战斗基本上就由人家和涡涡负责了。行了，进去吧！”

缇缇嘴角轻轻一扬，看来不用多费口舌，她也完全没有退缩的意思。

她就这么追到我身边一起打头冲了进去。

穿过敞开的城门和街道，我们向『Dimension』观测到的餐厅接近过去。

——在那里，我和她再会了。

“在这边。”

看到我们从王都南方现身，缇亚从座位上站起来欢迎道。

她面向我们以开朗的表情招着手。

风不动穿在她身上的连衣裙，露出了她那柔软的『四肢』。这样的姿态与我记忆中的缇亚相去甚远。

“缇、缇亚……”

我不禁念出她的名字以作确认。

“是我，好久不见了。涡波。”

她也念出我的名字以示回应。

仅仅如此，就让我的身体因怀念而颤抖起来。

与此同时也涌起一阵恶寒。

因为缇亚的表情中没有丝毫的动摇。

尽管我对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她的状态明显很不对劲。明明我们在一年前以那样糟糕的形式迎来了别离，但面对阔别一年的重逢，她表示得实在冷静过头了。

“…………！”

我那稍有松缓的思考马上又紧张起来。

这次，我没有用在街头与同伴重逢的感觉，而是用与在迷宫接受守护者的『试练』同等的心情思考起来。

带着这种考量，我缓缓地接近缇亚。

252. 再会的继续

在佩艾希亚的王都内——我和缇亚在大道边的食堂外面重逢了。

但很明显的是，缇亚的状态绝不正常。

“……缇亚，你没事吧？”

“嗯？我当然没事啊。实际上想问这句话的人是我才对吧。好长时间都没见过你了，我还想着涡波去干什么了呢。”

缇亚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接着便往自己刚才坐着的座椅上走去。如果这是仅仅几周没见的老朋友间的再会，那么她的反应没有什么不妥，但这在阔别一年的重逢中可就不相适了。

“不过，因为我有必须守护的同伴在身边，所以不能主动去找你。抱歉了啊，涡波。”

语毕她看向坐在椅子上的另一名少女。

在她视线前方的黑发少女名为相川阳滝。

同时也是我的妹妹。

阳淹像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靠在白色的桌子上。看她眼睛半睁，感觉不像是睡着了的样子。

“阳淹……”

与刚才见到缇亚一样，阳淹的名字不由自主地从我的口中零落而出。不仅如此，我的双腿也擅自行动起来，向坐在白色桌子旁边的阳淹接近过去。

我在这世上最为珍重的人如今就在眼前。

从我在迷宫中苏醒以来，就一直、一直在寻找她。在我心中的重要性远胜世界万物的妹妹。我唯一的家人。

先前与帕林库洛血战之时，出现在触手可及之处，却没能拥入怀中的存在。

只要有阳淹在身边，那么我在这个异世界的战斗可以说就结束了。

她既是我最终的目标，也是我的战斗的终点本身。

而她现在就在我的面前。

不听使唤的身体一味地向她接近，手也自然而然地伸向妹妹。然而——

“——诶？”

我却感觉到了带・有・敌・意的冰结魔法，与此同时，魔法开始侵蚀我的身体，危险信号转瞬间便抵达大脑中枢。

正当我感到疑惑之际，我那只伸向妹妹的手——的手指已经结上了一层冰。

察觉到自己正受到攻击，于是在至今为止的战斗中获得的经验的作用下，我当即后跳。

退到距离白桌五步远的位置后，我重新确认起方才的状况。

刚才，魔法是在我即将触碰到阳滝的时候发动

的。

魔法的属性是冰结属性。恐怕是基础魔法『Freeze』。但是效果绝非通常的『Freeze』可以比拟。能在一瞬间将有一定热度的人肉冻住，如果没有『理的盗窃者』等级的魔力是不可能的。

当时发动的『Dimension』做出了确凿的判断。

刚才的『Freeze』是由阳滝构筑的魔法。

这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实，实际上并不需要专门确认，但我的心脏却猛烈地跳动起来。

妹妹居然会用魔法向我发动攻击，这一事实极大地动摇了我的内心。

看到我震惊的模样，缇亚连忙致歉。

“涡波，没事吧？抱歉，我应该先跟你解释的。
”

接着缇亚向阳滝接近过去。

缇亚走到比我方才受到阳滝攻击时更近的距离，

接着抱住了阳淹的脑袋。

“……『基督』。这些人不是敌人。冷静点。”

她一边用抚慰小孩子动作摸着我妹妹的头，一边称呼阳淹为『基督』。

“基、『基督』……？不是，等一下，缇亚，那是我妹妹啊。是我妹妹阳淹。『基督』是我以前使用的假名，不是阳淹的名字啊……”

“涡波，你在说什么啊……？涡波就是涡波啊？然后，基督则是基督。”

尽管我在一边试图纠正缇亚认知上的错误，但她却摆出一副不知所谓的表情。

我逐渐清楚这个异常状况是怎么回事了。

“不对。她是我的妹妹阳淹。”

“阳、淹……？”

看缇亚歪头不解的反应，就好像她对这个名字从未有所耳闻一般。

可我记得，在一年前的海上旅行中，我跟缇亚说过妹妹的情况。明明如此，可她却做出这种反应，那我差不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说，缇亚。你能让我和阳滝两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吗？我有些话想和她说。”

在进一步往下谈之前，能够先行确保的东西还是先确保在手为好，做出这个判断后，我打算向被缇亚称呼为『基督』的阳滝靠近过去。

这次如果再遭到冰结魔法的攻击，那我有自信能够冷静地实现『魔法相杀』。

“——抱歉。唯有这个要求，就算是涡波我也不能答应。”

但没等我靠近阳滝，缇亚便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

她站到我和阳滝之间的位置将我拦下，并以严肃的表情独白道。

“能够待在基督身边的人只有我而已。无论是谈话还是触摸，都只有我才可以。只有我才行……我不会将基督交给任何人的……我绝对不会再离开她了……——”

我从刚才开始就对之抱持怀疑态度的缇亚的精神状态正在迅速恶化。

与此同时，缇亚那纤细柔软的『右手』的形态也发生了崩坏。她的手就像用粘土揉成的一样逐渐脱离了人手的模样。

随着缇亚感情的崩溃，她那虚饰的手足也一同崩毁着。

首先，她的右手从肘关节以下的部位彻底丧失了人形，并化作了纯白色的魔力粒子。紧接着，光开始膨胀，随着体积的增大，最终变成了一道雾靄。

接着，光之雾缓缓地将坐在附近的阳滝包裹了起

来。这一幕就像是巨人用手温柔地将阳淹握住一样。

缇亚用自己的魔力将阳淹完全裹住，这正宣示了她那句“绝对不会离开”并非虚言，接着她继续说道。

“是了，不过你不要误会啊，涡波……我当然是相信涡波的。但是，我害怕有什么万一。我不想再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人了。……我仅仅是想要保护她而已。没错，只是想要保护她而已。从今往后，至死方休，我会永远保护基督……！不得有一点伤害、不得去任何地方、不得与任何人交谈——这是『我（私）』许下的誓言……！所以！！”（注：缇亚这里的第一人称从『俺』变成了『私』）

见状，我握紧拳头强忍着情绪试探性地问她说。

“缇亚，你的意思是我会伤害那名女孩子？放心

吧。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所以一小会儿就好，你不能让我和她谈谈吗……？”

为了配合缇亚，这次我按下阳滙的名字没说。

不过说实话，我并没有做什么期待。

既然缇亚在这种状态下跟我说出了这种话，那就意味着，是・那・么・一・回・事・了。

果然不出所料，缇亚突然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情绪失控般瞪着我喊了起来。

“涡、涡波你也要将基督从我身边夺走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将我重要的人夺走呢……？为什么啊……？说啊，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来欺负『我（私）』呢？好奇怪啊，好奇怪好奇怪好奇怪。这种事好奇怪啊……！”

她的眼瞳逐渐失神，变得不知是在看向何处。

与之相应的，缇亚的魔力膨胀起来。光辉剧增，

这次就连她的左腿也和右手一样崩坏了。

那是在一年前与使徒的战斗中被玛利亚焚毁的部分。她的左腿从膝盖部位开始往下全都变成了光的粒子。

随着崩坏的进行——光粒逐渐构成新的形状。

这次不是雾霭，而是无数的光之羽毛。

从她的膝下产生的羽毛四处飞散，像舒展的羽翼一样体积不断变大。佩艾希亚的街道在顷刻间就盈满了光之羽毛。

如此纯白无垢的街道——唯有神圣一词可堪形容。

纵然光景美丽如斯，但只要是在魔力方面有点见识的人，若置身于此那心中感情必然为恐惧所支配。

此时此刻，我大有一种与使出全力的缇缇迎面相争的感觉。

在我面前喃喃自语的这名少女，拥有和那个魔王一样的，足以令森罗万象匍匐于其人身前的力量。

“啊啊，好奇怪啊……好奇怪好奇怪好奇怪。不可饶恕。『我（私）』一定要守护我们……！绝对不可饶恕……！啊、啊 aaa、啊 a 啊啊啊啊……！！”

带着喷涌而出的魔力，缇亚看着我大喊“不可饶恕”。

看她的眼神，似乎已经认不得我是谁了。

现在她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便是绝不能对『基督』这一存在放手。仅此而已。

就其外在看来只能这么想了。

接着，缇亚以空洞的眼神向前迈出一步。

充斥于周围空间的那庞大而神圣的魔力更是紧

随其后。

为了让碍事之人消失，缇亚的敌意越发膨胀。

“唔……！”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继续谈话是不可能的了。

就算要谈，也得先给缇亚压制住——就在我这么想的一瞬间。

“啊——”

缇亚突然张大嘴巴呻吟了一声。

在同一时间，周围那些闪耀着光芒的魔力也一起烟消云散。

接着缇亚突然垂下头，那刺骨的敌意也一同冰消瓦解。

这一连串的变化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所以我非常冷静地旁观着这出『偷梁换柱』的戏码。

很快缇亚便又抬起了头，这次她莞尔一笑，露出

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表情。

看到这与纯真无邪一词相去甚远的表情，我便确信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已经不是缇亚了。使・徒・西・斯一派轻松地同我搭话道。

“——好的，到极限了呢。看到了吗，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啊，顺带一说如果『迪亚布罗』和『基督』的距离被拉开到一定程度，那么她们双方都会暴走哦，你可要多加注意了呢。盟友。”

“好久不见啊，西斯……”

她的登场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冷静地确认过两人主导权的交接后，因为缇亚和阳滙的出现而感到兴奋的我的心情也平静了不少。

——跟计划中一样。

能就这样和使徒西斯展开交流的话，其实还算不上坏事。

“好久不见，盟友、还有斯诺。啊，露洁也在啊。此外——真正的『支配之王』陛下，幸会了。”

虽然在跟我们打招呼时西斯用了与老朋友相处的口气，但面对缇缇时她却表现得彬彬有礼。

干脆利落地结束寒暄之后，西斯便将谈话切入正题。

“行了——那赶紧开始决斗之前的和平交涉吧。毕竟和平第一嘛。……啊，对了，你们应该不是两军交战先斩来使的野蛮人吧？”

西斯毫无防备地背向我们走到阳淹所在的白桌旁坐了下来，就好像是在试探我们会不会攻击一样。

接着她向我们招了招手，示意让我们全员都坐过去。

我没有丝毫犹豫便接受了她的邀请。

另外三名同伴则在保持沉默的状态下跟着我坐

了下来。根据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计划，如果遇到了与使徒西斯对话的场合，那么与她的对话就全权交给我处理。

我们四人正好坐在西斯与阳滄的正对面，这样看着就像是辩论比赛中的两支对立的队伍一样。

所有人都就座之后，我率先发问。

“西斯，缇亚刚才的反应是怎么一回事？你给我讲清楚了。”

“火气别那么大嘛。我会好好跟你解释的。毕竟你看，我跟盟友什么关系不是？”

说着西斯以极其优雅的动作端起桌上的茶杯啜了口红茶。

“正如盟友所担心的那样，小缇亚将我的好友『阳滄』当成了『基督』。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让她产生这样的误会还挺轻松的呢。毕竟阳滄的肉体本身确实是『基督』不假，不如说她现

在这样认为才是正确的。多亏了技能『过捕护』将『基督』判定为了施展的对象，所以做起来可谓轻而易举。虽然不及暗和光的『理的盗窃者』，但就我而言不可不自谓满意。”

在我看来，玩弄他人内心的行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但我还是抑制住心中的激愤，努力继续情报的收集。

考虑到缇亚的人身安全，我必须以冷静的态度和使徒西斯对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她就撑不住了。这一年来，小迪亚布罗的心灵始终在遭受折磨，已经到了人格崩坏的边缘了。在她的人格崩坏之前，我为她准备出重要的人，藉此让她的精神安定下来。我倒是觉得盟友应该好好夸奖一下保护了她的精神的我哦……”

说着西斯瞥了我一眼。

看来她是真的希望能得到我的夸奖。

从她的这一举动中，我逐渐了解了西斯这一存在的性格。

是因为我一直在用『Dimension』观察她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在千年前有过交情呢——总之我对她的为人秉性产生了确信。

面前这名女性肯定就是所谓的正义的同伴了吧。

虽然是有些偏颇的『她自己的正义』的同伴……但确凿无疑的是，她热爱正义远胜于其它一切，是一个愚直而真诚地爱着世界、并愿予以守护的人。

“然后呢，在治疗的过程中，还顺带添了不少新术式在里面。因为与艾德之间的同盟关系，我可是费了不少心力哦。『如果阳滝遇到危害的话，小缇亚就会用光惩治敌人。反过来说，如果小缇亚

受到危害，那么小阳滝就会给敌人冻住。双方会绝对无条件地保护彼此。』——就是这么一种规则的术式。所以说，刚才小缇亚的表现就是过剩反应。因为还有技能『过捕护』的『条件强化』的效果，所以真要闹起来可不得了呢。”

西斯以戏谑的口气解释着。

过程中她还故意捅了捅阳滝的脸颊，以示她这么干就没事。

跟我刚才接近时不同，这次阳滝只是扭了扭身子，就像哪里发痒一样。

但是即使如此阳滝的眼睛仍是半开半闭。

看上去她既没有醒，但也没有在沉睡。

“你很在意阳滝吗？她现在处于梦游症的状态哦。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睡着。”

我刚开始推测阳滝的状态就被西斯察觉到了，于是她又针对阳滝的状态展开了说明。从这份关照

看来，西斯确实愿意一一为我解惑。

“她真的在睡着吗……？明明刚刚对我使用了魔法啊。”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吗？毕·竟·是·阳·滙·啊？”

我不明白西斯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还从来没见过能一边睡觉一边使用魔法的生物。

看到我不解的神情，西斯脸上也冒出了问号……不过很快她就想到了原因，于是继续说明道。

“……嗯？啊，对了。现在的盟友是从来没见过阳滙战斗的样子对吧。那你可要听好了哦，盟友？对拥有四种固有思考技能的那·个·阳·滙来说，只是在睡觉而已，并不构成任何使用魔法的妨碍哦。一边使用魔法一边从事些什么别的工作可是她的拿手本领。若论及她有多擅长魔法，那我想这世上应该无人能出其右吧。”

妹妹在异世界的实力，这根本就是我无从想象的。

对我而言，阳滙是原来的世界的象征，是平稳生活的证明。我连想象妹妹使用魔法的样子都做不到，更别提说她是首屈一指的魔法使了。

说到底，都能一边睡觉一边使用魔法了，那可就不是能用『擅长』这个词去评价的了。可是看到面前的西斯的神态，我真不觉得她是在说谎。岂止如此，她大有对阳滙的实力引以为傲的意思。种种疑问浮现于脑海，我的表情也绷紧了不少。看到我脸上的表情，西斯微微一笑。

“放轻松点。喝点茶润润嗓子我们再往下说如何？这里的红茶和点心可是很美味的哦。在千年前都吃不到呢。啊，既然店员不在，那就让我帮你们倒上吧。”

虽然我不排斥继续对话，但如此露骨的态度只让

我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陷阱。

西斯为在场的所有人倒上红茶，并分好点心递了过来，而我则始终对她保持着警戒的态度。

注意到我那充满怀疑的目光，西斯的表情稍稍阴沉了下来。或许她真的是带着好意为我们提供红茶和点心的吧。

“……盟友。我是真的希望事情能够和平解决的哦？我好好反省过了一年前与盟友交谈时的不足，所以这次准备了更好的提案。我记得盟友是不愿意让小缇亚受难对吗？”

“……没错。”

搁下无人问津的红茶和点心，西斯自行推进话题。

“那你听好。我有个既能拯救小缇亚，又能实现我的目的的点子。虽然要讲起来可能会拖很久，不过你意下如何？”

我再次颌首催促她往下说，于是西斯清了清嗓子。

接着西斯便将她的一不，将『使徒』们的目的娓娓道来。

“首先是大前提，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了，我的行动是拯救这个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使徒』这一存在，本身就是由这个世界所诞生的和平的使者。而让『使徒』降世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世界濒临毁灭的危机。”

为了传达自己的心情，西斯在说明时还带上了各种肢体动作。她为了能让丧失记忆的我明白而拼尽全力的意思我算是切实领会到了。

“现在，世界正迈向毁灭之路……我想要拯救它。”

接着，她表示了对世界危机的担忧，并道出了希望世界和平的心愿。

如此冠冕堂皇的说辞不免令人觉得过于可疑，但我面前的西斯似乎是真心的。

“顺带一说，在千年前，世界也一样陷入了危机，我和使徒迪普拉库拉还有使徒勒伽西就是那时候诞生的哦？”

“你说的危机是指那个『世界奉还阵』吗？”

“非也，那种程度的东西还不足以毁灭这个世界。令我们使徒感到畏惧的，是现在位于本土中央的『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上空的黑云。等到那个黑云笼罩全世界的时候，所有的生物都会受到『魔之毒』的秽犯而变成怪物。最后人类这一物种将会不复存在，怪物们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互相残杀，到最后这个世界会变为没有任何生命的废土。阻止事态演变到那一步就是我们使徒的『使命』。”

到这里，我终于知道一直不明的使徒的目的是什

么了。

没有受个人价值观的局限，境界远超国家和大陆之流，直接升华到拯救世界的层次。这样的目的足以谓之崇高。

“可是迪普拉库拉和勒伽西他们两个却无视了这份『使命』……所以现在继承主的意志的使徒只剩下我一个了。没错，正义的使徒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我是不会退缩的。我绝对不会再失败的。这个使命必须由我来完成……！”

“……等等，主？你们使徒还有主人吗？”

“我们的主生活在比这边这位国王陛下所在的千年前还要更早的、非常非常遥远的过去……是在悠久过去中首个以『最深部』为目标并最终抵达那里的『翼人种』。在那时，我主将这个世界所有的毒集于一身，并亲手将自己封印于『最深部』。说她是这个世界的守护者也不为过哦。”

很久很久以前的『翼人种』……？

就连一千年前的事在这个异世界都已经有如神话了，而西斯所提及的居然是比那还早的故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追溯我在联合国的图书馆里调查的资料，就连那时候的文化环境都只字未提，甚至让人怀疑那个时代的人真的能够正八经地生活吗。

“拜我主的牺牲所赐，因『魔之毒』而风雨飘摇的这个世界逐渐繁荣起来。但我主原本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孩子……过去一万年的时间，她的精神终于也要到极限了。在那时她察觉到被封印在自己体内的毒开始向地上泄漏。看着自己满是疮痍的身体，我主意识到是需要一个『替代者』的时候了。”

这个『使徒之主』的故事听得人云里雾里。

虽然感觉境界很是宏大，但似乎可以用我原来的

世界里的人祭的角度去品评。因为听西斯的描述，总觉得那名女孩子也是一个牺牲者。

“为了找到『替代者』，我主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将三名以自己为原型的造物送到了地上，这就是我们三个使徒。时间则是千年前。——这样线索差不多就串联起来了吧。就是因为盟友忘了这个前提，所以问题才会变得这么复杂。听了我这些解释之后，你觉得怎样？想不想再听后续的话呢？愿不愿意来协助我呢？”

见自己的解释能够顺利说完，西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看上去她似乎是在以宣示自己那崇高的出身为傲。我只好冷静地催促她继续。

“没错，我想听。我会在这老老实实听你讲的，所以你赶紧往下说吧。”

“……太好了。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那真的就

只剩下互相残杀一条路了呢。盟友果然是我的理解者啊。”

然而事实上我的态度还是不置可否。

我脸上仍然是一副严肃的表情，警戒心也丝毫没有解除。但西斯却欢欣不已地眯细了眼睛，并以一副放心的模样吃起了点心。

她的神态中没有一丝不安。

概以言之，西斯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而且她那彻底表露在外的性格实在是过于——

“——在千年前，因为『魔之毒』的扩散，导致『兽人』……啊，当时应该叫『魔人』，导致『魔人』的出生率不断提高。『魔人』数量的增加其实就是毁灭到来的征兆。在一万年前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兽人』『魔人』之流。当然，就连怪物也没有。”

已经确信我不会中途打断的西斯继续向我们讲

述着这个世界的历史。

“降临于千年前的地上的我们三名使徒，一上来便打算制造出能够消化『魔之毒』的存在。而我们最初的实验对象，便是你了——”

说着，西斯指向了翠绿色头发的少女——缇缇，并宣告说『理的盗窃者』是使徒的实验动物。

而另一边，缇缇在听到她的话后表情却不为所动，或许是她在隐约之中已经有所察觉了吧。

“这就是将超出原有的承受限度的『魔之毒』纳入体内，并置于支配之下的存在——『理的盗窃者』的诞生了。用盟友的风格来说，就是成功摘除了魂（Level）的上限。确认到实验成功之后，我们又继续挑选出第二和第三个『理的盗窃者』并加以扶持。然而，在实验进行到第三人的时候，这个办法终于显露出了问题。”

西斯咽了口点心，又用红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说

着。

已经变成她一个人滔滔不绝地扯东扯西的模样了。

“罗德・缇缇、缇达・兰斯、阿尔缇——这三人的内心实在是太脆弱了……不管过多久，这三名『理的盗窃者』的内心都不见成长。明明我们希望她们能够成为我主的『替代者』，但就凭她们这几个『理的盗窃者』，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使徒察觉到了这一点。”

这下子我还获知了意料之外的信息，那就是『理的盗窃者』诞生的先后顺序。

果然，从年龄来看，缇缇是最早的『理的盗窃者』。

“所以我们便打算另辟蹊径，亦即从其它的场所唤来一个一开始就拥有强大的心灵，在此之上又具备才能的人。我们发动召唤的条件是『内心比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要强大之人』。当时被召唤

过来的，就是她——『异邦人』相川阳淹。本以为阳淹是能够将世界上所有的『魔之毒』集于一身，并抵达与我主同等领域的存在，但结果正如你所知，终于还是失败了。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西斯一脸遗憾地耸了耸肩。可是她这种反应充其量就跟弄坏了一件宝贵的玩具没什么两样，这让一直在勉强维持冷静的我的表情扭曲了起来。

“别、别用那么凶的眼神瞪我嘛、盟友……这一切都是为了世界的和平，请你体谅一下……拜托了……”

西斯又切下一块点心递给我以示谢罪之意。看她如此拼命的样子，似乎是真的想用一块点心来赔礼道歉。

可能在使徒的价值观中，人命的重量就跟点心没什么区别吧。我对彼此价值观的差异感到了绝

望，连愤怒的气力都提不起来了。

“为了世界和平，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使徒迪普拉库拉将『异邦人』相川涡波召唤了过来、并共同协力创造出了将『魔之毒』转化为力量的术式『魔力变换』。使徒勒伽西与『圣人』缇娅拉合作，完成了将收纳『魔之毒』的晶石摘取出来的术式『魔石化』。不过这些全都只能解燃眉之急罢了……到头来派上用场的还是我的『世界奉还阵』啊！”

所以自己是很伟大的！西斯是想如此主张吧。

她又摆出得意自满的表情哼了哼鼻子。

在她的语气和神态中并没有任何恶意。也正因为没有恶意……所以横亘在我和西斯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

“然后呢，我的『世界奉还阵』漂亮地获得了成功！……不过过程中牺牲了几百万人就是了，但

那都是必要的牺牲呢。”

“你这家伙……！”

到刚才为止，她以世界和平为前提，我姑且还能保持克制。但看到她对人命抱有如此轻视的态度，我有点忍不下去了。

“千、千年前你就发过火了不是吗……别那么生气呀。你不是将我手刃了么，那样也算两清了不是？”

看西斯的表情，她是真觉得既然被我杀了一次，那就可以尽弃前嫌了。

到这一步，我只能接受使徒西斯就是这么一种存在了。

我收住心头的愤怒，恢复倾听的姿势，以便继续收集情报。

“在那之后，我被盟友所杀，而我的『世界奉还阵计划』则由盟友始祖涡波和圣人缇娅拉接手。

因此『世界奉还阵计划』改头换面被取了个『迷宫计划』的名字，一直留存到这个时代。虽然你们的目的并不是『世界和平』还有『替代者的制造』，而是『阳滙的复活』就是了。”

看来迷宫在原来的计划中是用于选拔『替代者』的空间。但因为我的个人兴趣而对之上下其手，结果才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原来如此。你的目的我明白了。所以呢，接下来你为了创造出『替代者』打算怎么做？又需要我做什么？”

知晓了使徒的渊源和她们至今为止的历程后，我询问西斯她今后的打算。

“无论当时今日，我的目的始终不曾改变，就是为我主准备『替代者』。仅此而已。而实现我目的的手段现在已经备齐了。现在有将棘手的『魔之毒』转化为力量的『魔力变换』这个术式，还

有将人的魂整个转化为结晶体的『魔石化』的术式！再加上将这一切纳入己身的容器『小迪亚布罗』，以及行遂使命的舞台『迷宫』！是了，一切条件皆已备妥！……所以，我希望盟友做的事非常微不足道。只是一份小小的请求而已哦。”

说了这么久，西斯总算是要提到『既能拯救缇亚，又能实现她的目的』的点子是什么了。

不过，就我们这么一路说下来，我已经料到西斯的提案肯定很跑偏了。

“我只希望你能『帮我升级』。不过，如果只是单纯地升高级别的話，那就会变得和阳滝一样——所以我想要大量能够拓展级别上限的『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还有大量存有『魔之毒』的魔石。所以说，先得把盟友的级别升高才行。只要使用你手上的『地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的話，你的级别应该能升到将近六十级，而且应该不会

有异变。这个极限已经通过阳滝得到确认了，所以是不会有错的哦。盟友，你可以看看阳滝的状态栏（Status）。”

我依西斯所言，对阳滝使用『注视』。

当然也包括接下来有可能与之交战的西斯的状态栏。

【Status】

名字：相川阳滝 HP587/587 MP2812/2812 职业：

探索者

级别 59

力量 16.78 体力 17.11 技巧 40.21 敏捷 29.86 贤

能 60.76 魔力 132.55 素质 0.79

【Status】

名字：迪亚布罗·西斯 HP741/741 MP3412/3412

职业：使徒

级别 59

力量 15.11 体力 13.55 技巧 9.45 敏捷 10.67 贤能
39.91 魔力 177.22 素质 5.00

“——！”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两人的数值果然都跃升到了简直是在开玩笑的水平。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们的状态的时候，阳滝的级别只有 1 级，缇亚则是 20 级，但现在她们双方的级别都已经有我的两倍以上了。

这些数字冷酷地宣告了我这一年的迟滞带来了何等严峻的后果，身体转瞬间就因如临大敌之感而绷紧，但我旋即在心中自我告诫，Status 终究只是数值而已，藉此保证了情绪的稳定。这东西不过只是过去的我创造出来的一种指标而已，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衡量标准，对这一事实我已有刻骨铭心的领悟。

“然后呢。待到相川兄妹双方的等级都升到极限

值的时候，接着就都・死・掉从而变成魔石。当然，这边这位魔王大人和艾德也是一样。等她跟艾德一起把世界统一了之后，也一起干净利索地变成魔石。这样一来，『次元』『水』『地』『风』『木』——蕴含大量『魔之毒』的『理的盗窃者』的魔石就凑齐五个了！”

西斯以理所应当的口气宣判了四名『理的盗窃者』的死亡，并表示还要夺走我腰间的诺文。

“之后再让小迪亚布罗吞下这五个魔石，将其中的『魔之毒』全部转换为力量！如此一来，她的身体就肯定能在最深部中支撑下来了——也就是说能达到 99 级（Counter stop）的意思。最强的肉体再配上使徒的精神！堪称完美！也就是说，我将亲自奉为牺牲，向我主献出『替代者』的容器！这样这个世界的『魔之毒』就会停止泄漏，偏离人之常轨的『兽人』的数量也会减少，凶暴

的怪物也会从这世上销声匿迹！怎样，是不是很不错！？”

在西斯眼中，这份冒渎的提案或许是很不错吧。只见她的情绪前所未有的高涨，甚至还隔着桌子把身体向这边凑了过来。

“你真觉得我会赞同这个提案……？”

“难道不会吗？因为小缇亚不是好好活下来了么？而且还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存在。”

“……肯定不会赞同好吧。说到底打从我和阳滄会死这点开始就不行了。”

“唉？可、可是，阳滄和盟友都能作为拯救世界的圣人留名青史啊，会作为救世主流芳百世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人生吗？这可是无上的荣誉。而且还是为了拯救世界而做出的牺牲，是可以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死亡的！跟之前不一样，这次的牺牲绝不是没有意义的！阳滄会以有

意义的生与死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这意味着无可挑剔的释然和满足感！这是让所有人都能幸福的道路啊，难道不是吗！？”

“你……——”

我因惊愕而哑然失语。

这样我可算是体会到千年前的自己为什么会对她拔剑相向了。

与西斯对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又一个始终解不开的谜题不断堆叠一样，令人越来越不爽。明明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谈话的内容却始终是两条平行线，这种感觉让人很不自在。

在意识到这场议论不具任何意义的瞬间，我的口中就再也吐不出一个字了。

见我不发一语，西斯有些不安地问道。

“……真、真的不行吗？这可是能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大好事哦？作为一个人而言，我想这是最

有意义的行动了啊？”

看来西斯是真的觉得，只要能为世界和平做贡献，那么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且她这种思考方式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不曾改变，而且还是一如字面意义上的——即使死了都没变过。

“抱歉，我不能帮你这个忙。要去『最深部』的是阳滙，这是我已经决定好的。”

我放弃了谈判，只是将自己无法让步的内容告知西斯。

也只能这么做了。

“盟友，你不可以将阳滙带到『最深部』去。这孩子身上的不确定要素和谜团实在太多了。让最清楚这个世界的构造的我才去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我在内心的强度方面也没有问题。我才是最合

适的人。”

“可能你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我不允许你使用缇亚的身体那么做。或许你愿意成为那个什么『替代者』，但缇亚和你不一样。即使到现在，我仍然觉得缇亚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出色的剑士』……！”

“可是小缇亚已经答应了哦？我把这些原委诚恳地说给她听之后，她表示愿意放弃梦想成为『替代者』呢。”

确实，一年前的缇亚真的答应过西斯。

我回想起自己在一年前最后一次和缇亚对话时候的事。因为艾德的回复魔法，我和拉丝缇娅拉还有缇亚都取回了有关千年前的记忆的片段。

那个时候，缇亚曾说过“『我们』对『涡波你们』做出了那等过分的事”“我必须要赎罪不可。”

也就是说，缇亚将西斯在千年前对我们兄妹做过

的事当成了自己的罪孽。

但她的这种想法绝对是错的。

无论怎样想，西斯和缇亚都不是同样的存在。

只能认为是西斯利用了缇亚那善良的性格，既然如此，那么我就只有一条路可选了。

“即使如此，我也不会让你将缇亚带去『最深部』的。至于世界毁灭的问题，等我治好了阳淹再去想办法就是……到时候不用你这个代行者，我会直接找你在『最深部』的主商量，然后再决定怎么做。所以你先死了这条心吧。”

“盟友要去找我主商量……？断断不可。现在能够与我主接触的，必须是有器量成为『替代者』的人。只有身体和心灵都十分强大，并且能够完美地驾驭世界之毒的存在才行。盟友没有那个资格。”

言及于此，双方都只是在陈述自己的要求，两条

平行线再无相交的可能。

当然，我一开始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了。现在已经从西斯口中打探出了足够的情报，接下来的舞台就不再属于文明的对话，而是野蛮的战斗了。

“……真的真的不行吗？”

但西斯仍然对谈判心存眷恋，她又一次向我确认。

“不行。”

我以战意回应她的询问，并打算从座位上起身。

“……看来是真的没戏了呢。不过盟友，你赢不了我的。就算你能战胜艾德，也绝无可能战胜我和阳淹。这是由世界之『理』所决定的。即使如此你还是要打？”

但西斯却以关怀的口气忠告说我赢不了她，所以不要站起来。

不过要是我真因为听了这话就打退堂鼓的话，那

我根本就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我没有听从西斯的劝告，从座位上起身，并将手搭在腰间的佩剑上。

接着，意识到谈判已经破裂的西斯露出了我从来不曾见过的表情。

“明明我都这么诚恳地解释了……为什么，为什么盟友就是不能理解我呢……？我明明是使徒、是被选中要拯救世界的存在……可是、为什么……”

她垂下头，表情十分悲伤。

悲伤的原因是别人不愿意为了她的目的而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

我和西斯之间的横沟已经深到无从填埋、难以挽回的程度。

我并不是没有通过对话和西斯消除嫌隙的想法，但现在看来要实现这个想法实在是难于登天，既

如此那我就只能以缇亚的安全为优先了。更何况现在连妹妹阳潼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唯有一战而已。

我当机立断决定拔剑出鞘。

然而，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巨响，整个人的视野也应声摇晃，就好像整个大陆下沉了几寸一般。

恰逢其时的地震携轰鸣声一同向我们袭来。

而其原因已被我的『Dimension』所掌握。

——现在，佩艾希亚城已经被『启动』，并开始了行动。

位于王都中央丘陵上的城堡，与在迷宫里被再现出来的佩艾希亚城一样，是我见过的所有城堡中规格最大的一座。这座城堡由大量的树木所点缀，所以乍看之下感觉比实际还要庞大。

城堡顶端现出无数的树叶并不断延展，建筑物的

侧壁则生出纵横无尽的藤蔓。从城堡的四个边角位置又长出了大量粗壮的树根，树根与树根彼此络合、捩转、最终形成了手足般的柱干。

——城堡的形状越来越接近人形。

远远看去，在四道根干的作用下，这一幕仿佛是一个形态扭曲的巨人正欲起身。

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在这座城堡的内部也一样长有雄壮的树干。这些树干便是骨骼，而藤蔓则是血管和神经——位于其中心部的必定就是心脏（艾德）了吧。

城堡当真是在向一个体型巨大的『人』进化着。不可尽数的树叶互相摩擦奏响的声音有如沙尘暴过境。原本在城堡的各处歇息的小鸟因为突如其来的剧变而纷纷展翅飞入空中。直到此时，藤蔓还在不断成长，其与城堡的摩擦声好似有巨蟒缠绕在上。

最后，城堡以双足踏地而起，旋即又是一道轰鸣响彻王都。

——巨人迈出一步。

了无踌躇的这一步正踏在建设于街道途中的广场上，广场上所存之物尽数被碾作齑粉。

接着又迈出一步，这一步又对城市造成了破坏。虽然能看的出艾德在有意挑选落脚点，但破坏本身还是无法避免。一眼望不到顶的巨人就这样携破坏一同接近过来。

不过两步，就让直到方才还距离如此遥远的佩艾希亚城来到了我们所在的餐厅附近。

它接近到这个位置，缇缇和斯诺还有露洁也都不能再优哉游哉地坐在桌子旁边了，所有人的情绪都紧张了不少。

这座遮天蔽日的城堡为餐厅布下了阴影。

尽管我抬头审视这座已经杀至眼前的城堡，但肉

眼却望不到它的顶端。原本就庄严雄伟的佩艾希亚城，加上那粗壮的手足更有地裂天吞之势。何等巨大。这巨大的怪物不仅仅是高，宽度也一样令人生畏。就算是要从它的左侧一直望到右侧都要费上一番功夫。

简直就是一座高壁。

说这个怪物直插云霄果真不为过。

接着，这个大得骇人的怪物发出了声音。

就和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那时如出一辙，都是以种植在城内的『白樱』为媒介发出的声音。

“——西斯大人，交涉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是艾德的声音。

为了援助即将在谈判桌上受到攻击的西斯——守护者『木之理的盗窃者』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253. 交流

遮天蔽日的移动城堡已抵至身后，但待在现场的所有人中唯有西斯还在桌边一动不动。

见状，心生体恤之情的艾德说道。

(.....唉，使徒大人您这等身份就请不要轻易落泪了。就是因为会这样所以鄙人当初才不建议您这么做的。)

对此，西斯以颤抖的嗓音抬头反驳道。

“我、我才没哭呢.....”

她确实没哭。

不过脸上挂着的真可谓是泫然欲泣的表情。

看来被我拒绝这件事真的为她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她哽咽着将感伤的内情诉说而出。

“因为、我是相信着盟友一定能理解我的啊.....在我和盟友邂逅的那一天，我确实感觉到了命运的安排。我以为我们是怀抱同种理想的同志

啊……我本以为、我们、总有一天、一定能相互理解的……所以……所以……！”

(您与始祖涡波关系融洽都是遥远过去的事情了——还是请您放弃吧。就算他知晓了这个世界的全部，恐怕他与您的关系也不会一如往昔吧。)艾德对西斯的话做出了否定的断言。

实际上我的想法正和艾德所说的一样。

对于西斯那以世界为最优先，其它一切均可不顾的出离常轨的思考方式，我想我到死都不会理解吧。

(确实，如果您始终不放弃地去说服他的话，或许将来有一天能够得到他的赞同……但现在您还是死心为好。因为始祖涡波现在只想要夺走您的身体。)

“似乎……是这样呢……”

如果城堡的行动再慢上一秒，那么在我和艾德开

始『决斗』之前，我和西斯之间的战斗便会打响。认清了这一点的西斯在一段深呼吸后抑止了身体的颤抖。

接着她重新启动方才的交涉。

不过，在身后伴有压倒性的力量的当下，这场交涉的性质就不再是和平的了。

“……盟友，艾德他对我方才的提案做出了应允哦。他说等到和你那边那位国王大人一起实现世界和平之后，剩下的就随我处置。于是我们非常简单明快地就缔结了合作关系。”

“我都拒绝到这个份上了，即使如此你还是不肯放弃吗……？”

“当然。因为这是最快捷的途径啊。如果说你不肯答应我刚才的提案，那么我也不得不和你『决斗』了呢。当然，到时候我会带上阳滝一起战斗的哦？你看，我和阳滝从以前开始就是搭档嘛。

”

不管嘴上说得多漂亮，到头来西斯的意思不还是如果你不愿意死那就用武力解决么。

和平交涉就此决裂，我与西斯之间的氛围一触即发。

桌上盛放红茶的杯子此时已经因先前的震动而全部破碎。情况发展到这一步，愉快的品茶时间已经告终了。

“不过，艾德说过他要进行一对一的『决斗』呢……既然这样，那我们这边就先进行一下新旧『支配之王』的对决如何？这样应该是最省时间的安排了。”

西斯没有邀我做她的对手，而是选择了我身旁的缇缇。从西斯眼中的战意来看，她是想将有意一战之人全部打倒，如此一来事情就能趁早解决了。

“无妨。人家和斯诺原本就打算在『决斗』期间将你们压制住。”

而西斯的这个提案实际上已在我们事前订下的计划之内。

在我和艾德战斗的期间，缇缇和斯诺控制住西斯和阳滄。这算是理想情况的一种。

“不过，使徒殿下，在那之前，能让人家和弟弟聊一会儿吗？”

不过，在这理想的情况之前，缇缇却提出了情况之外的要求。

虽然我因为和西斯的对话而血气上头，但她仍然保持着冷静。缇缇并没有忘记我们的作战的第一要义。

(『支配之王』。事到如今，还能说什——)

与守护者战斗的第一要义——那就是话语。

用话语进行说服，我认为这才是在与守护者的战

斗中最为犀利的武器。缇缇就是前车之鉴。

“好好听着，艾德！”

面对想要拒绝谈话的艾德，缇缇将他的话厉声呵止。

“你会憎恨涡涡也是在情理之中！从你的角度看来，始祖涡波这个人就是在千年前将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你身边夺走的仇敌！这点人家不是不能理解！事到如今，人家也不会说要你放下仇恨！！”

是因为被这强有力的声音镇住了吗，还是出于弟弟的情理呢——艾德没有吭声，只是沉默着倾听缇缇的话。令我意外的是，西斯也不见任何出手干预的意思。

“可是，即使如此就想要诉诸武力解决也是不对的吧！？就算是千年前，我等也从未如此蛮横不是么！况且武力本应是作为『宰相』的你最为忌讳的才对啊！”

缇缇没有直接对艾德进行否定。

她没有像几天前那样将我拿上台面，而是谈及了为艾德所执着的『宰相』的行动理念。

这是非常高明——而且成熟的说服。

“凭借那强大的身体和『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展开决斗，以证心中之夙愿！在决斗中获胜的一方则为正义！这种行径，不过是小孩子之间幼稚的吵架罢了！难道艾德你所谓的『宰相』，是会做出这种幼稚行径的存在吗！？”

(这、这个……)

艾德的声音掺有几丝迷茫。

见状，缇缇不忘以姐姐的身份向他投以温柔的语言。

“若一味追求武力，那永远只是饮鸩止渴罢了……在那之前，让我们彼此把至今为止的一切倾诉出来吧……无论是战是和，首先都要互

相理解不可。如果能坦率地将心中之事详叙出口，搞不好所有的问题都能在一口气间迎刃而解哦……？”

坦率地将心中之事详叙出口——缇缇会这么说，恐怕是在看过斯诺与克洛伊在柯尔库的那场离别而有所感悟吧。

见证了与缇缇和艾德两人抱有相似问题的斯诺和克洛伊之间的互动，她也产生了对相同结局的向往，缇缇希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走到最后。

我觉得这不无可能。

因为现在在这里的并非千年前的罗德，而是饱尝了千年的苦难，又旅经未来，与我一同学习，最终得到成长的缇缇。

这样的她未尝不能换来与千年前不同的结果。

“寄托于『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终究是最后的手

段……不然便会为力量所反噬，以至于迷失为自己所珍视之物。就比如说这座城市，一旦我等在此全力相战，那在顷刻间它便会被掘地三尺、不留片瓦。……你说对吧，艾德。这座城市真得很不错，只要看一眼，就能想象到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脸上的笑容。你做得很不错嘛。”

说完，从化作巨人的城堡中，传来了艾德屏息的声音。

由艾德亲手培育而成的佩艾希亚街市得到了缇缇的赞赏，这令他的情绪产生了动摇。

“你真的想要伤害这座城市吗……？尽管已经空无一人，但至少人家不愿意令它披上瑕疵。”

(……好、好吧。既然『支配之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换一个场所好了。在王都的东南方有一座平原。在那里就无需顾及对城市的破坏，可以尽情战斗了。)

“东南方的平原吗……离咱们的故乡挺近的啊。或许确实如你所说，那里是最适合做一个了断的场所吧。”

缇缇轻而易举地促成了场所的转换。

但只是这样还不能让她满意。

“可是，不是这样。人家想对你说的还不只有这些！！在这里跟你当面谈过之后，人家终于确信了！你其实——”

缇缇就像抓住了决胜之机一般抬高音量喊了起来。

“——你其实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是么！？你并没有迷失自我，神智仍然正常不是么！？你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没变过啊！不仅是对人，就连对花草树木的生命也一样垂怜不是么！？对人们投注心血所打造之物，你全都无比爱惜不是么！？在你的目光所及之处，纵使只有一人脸上没有笑

颜，你也会黯然神伤不是么！？你其实是最反感战斗的不是么！？”

缇缇抱持着确信将弟弟性格的全部概括而出，并诉诸于他。

尽管这是一桩傲慢至极的行为，但却是这世上仅此一人——唯有缇缇才拥有的特权。

“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对露洁和诺瓦露的教唆，让你感到十分后悔不是么！？虽然你的情绪一度失控，但看到他人受伤的模样，你又数度恢复了正常不是么！？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让他人受到伤害——光是因为这样就会恢复神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善良的人啊！没错，就是这样！你跟人家不一样！你是一个比任何人都要心地善良的『魔人』！是到最后的最后为止都为了别人而活的强者！是令人家骄傲的弟弟，白树人艾德！！”姐姐纵声高喊。

到最后的最后，她没有称呼艾德为『宰相』，而是称他为令自己骄傲的弟弟。

(.....!!)

艾德的动摇之意已是毕露无遗。

甚至就连城堡都随之震颤起来，连带着整座王都也一并颤动。

“.....拜托了。回话啊，艾德。就一会儿也行，我们一起谈谈吧.....我们是家人.....是姐弟啊.....”

将他的动摇看在眼中的缇缇以泪颜发出了恳求。这绝非『支配之王』会做出来的表情。

但她的表情和声音确实传达到了艾德的心中——并对艾德的内心造成了冲击，这是毋庸置疑的。

待在佩艾希亚城中的艾德现在正感到迷茫。

如果以弟弟的身份接受姐姐的说服，那么他也就没有立场和我『决斗』了。

两种不能退让的东西在内心拉锯，结果令他陷入了沉默不语的境况。

——地点是王都的中央。

佩艾希亚城为静寂所笼罩。

在一片肃穆的氛围中，所有人都噤声不语。

萦绕在耳畔的只有远处飞鸟的啼叫声和清风的吹拂声。

最终打破了这段沉默的——既不是姐姐缇缇也不是弟弟艾德，而是一直在旁静观的西斯。

“……不妙。我和阳淹姑且不论，但那孩子是坐不住了。”

但她并非是要以恶意妨碍两姐弟的交谈，岂止如此，听西斯的语气，她甚至是在为两人感到担心。

“西斯？你这话是什么……、——！！”

我不懂她话中未尽之意，于是想要出言询问。

但没等我问完，背后便传来一股冰冷的感触，吓

得我把下半句话直接咽了回去。

“——呵呵。”

紧接着便是一阵哧笑声传到耳边。

这惊诧难解的现象吓得我心脏差点蹦出来。

我现在正慎而又慎地将『Dimension』铺展于整座王都。

可以说全城都密布着我的魔力。

毕竟守护者就在面前，这是理所当然的戒备。

所以王都之内的任何风吹草动皆在我的掌握之中。

毫无疑问，这王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是一只蚂蚁都不会逃过我的眼睛。

但居然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将手从我的背后伸入衣服当中——

带着活见鬼的惊惧之心，我猛地转过身。

结果才用肉眼看到了『Dimension』未能观测到

的那个人物。

在该名人物进入我视野的刹那间，我当即后跳与之拉开距离。

听音色就差不多猜到了。

而且在进入王都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份可能性。

可即使如此，见到她的姿态，仍然令我大惊失色。

“咲、咲咲，唔咲咲咲。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方才在我身后的人物是『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

看到她那比以前要消瘦的面容，我不禁涌生一阵恶寒。

还是那身纯黑色的衣装，那头近乎黑色的栗发被随意披散了下来——同时，她全身都印着密密麻麻的像・刺・青・一・般・的・文・字，身体的诸多部位都呈消・失・的・状・态。

因为身体呈可以直接看到她身后景象的透明状，故而她的四肢就像是被切分开来各自漂浮于空中一样。

这名身姿比亡灵还要令人感到可怕的少女，将难以抑制的笑声泼洒于外界。

“呵、呵呵、呵呵呵呵，居、然、说、要、谈、话？要交流是吗！？明明我是听说要进行『决斗』才来帮这帮那的！结果从刚才开始就光是在说话！一言以蔽之，就是无聊！在观众眼里看来实在是太无趣了！！”

听她这造句遣词的腔调，果然是我认识的那个诺斯菲。

可是既然如此，那她到底是怎么避开『Dimension』的探测的。

我立马开始对她进行详尽的分析。

可是仅凭『Dimension』还是感觉不到任何异常

之处。

不，正确来说，是用肉眼能看到的诺斯菲的身体的部分在『Dimension』的观测中却什么都看不到。

虽然不清楚原理，但诺斯菲能避开『Dimension』的监测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她身体那一部分的透明化，看上去似乎是利用了光的折射。这可能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一种能力吧。

“诺、诺斯菲……！你不是说去南方了吗！？不，比起这些，你这样子到底是……！？”

诺斯菲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蛰伏的状态伺机而动。

这个我明白。

虽然理解这一点——但还是对她那异样的姿态感到不明就里。

透明化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姿，这个易于理解。

但她的身上为什么满是刺青，这究竟是何用意。而且她那比亡灵还要凄惨的脸色也令人起疑。尽管五官还是那样匀称动人，但与我们在迷宫邂逅时相比，她的双眼中夹杂着血丝，还有很重的眼袋，看上去像是有好一阵子没睡过了。她的身体状况之差可谓一目了然。

“呵呵，您问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是吗！？这个啊——呵呵、要说起来的话，也就是——恋爱的、咲咲咲、是了，是『恋爱的诅咒』啊！从我败给涡波大人之后，就一直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在纹着这些了！都是为了能让我的思恋能传达给您！所以才纹上了这些能够将涡波大人那次元属性的『魔力』给阻隔开来的『咒印』哦！因为对那不成熟的『Dimension』太过自信所以就看了个大概，结果没能发现我是吧！您大意了呢，这可使不得哦，涡波大人！”

诺斯菲很痛快地就将刺青的用途和盘托出了。因为这些刺青能够将我的『魔力』弹开，所以『Dimension』才会捕捉不到她的身影。虽然我不至于全盘相信她的说辞，但不言自明的是，诺斯菲的确能利用它们发挥出类似的效果。

我倒吸一口凉气，冷汗亦随之而起。

就算是在面对艾德、西斯、阳滄的时候，我也不曾感到如此紧张。

诺斯菲搁下屏气凝神的我，一派轻松地在那里大放厥词。

“罗德！可能的话，希望能用交流解决问题……什么的，我可是不会认同的哦！因为那样实在是太过正确了不是么？那样的战斗太流于寻常了。那样的解决方式太过成熟老练了。那样就是在装乖。那样不合我们的风格。作为交流的专家，我对此绝不认同！我说诸位，就不能以更有自己风

格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吗！？”

诺斯菲像是在进行演说一般站在所有人的中央放声大喊。

过程中她还在右手边生成光之旗帜，并将之插入地面，随后又配以夸张的肢体动作继续演讲。

“诸位请听好了！！这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罗德方才言中的道理，其实是宰相艾德在很久以前便已有所领悟的！是不言自明、是了然如胸、是毋庸赘言的！可是从感情上、在内心中无以原谅自己事到如今才开始反省的行径！正因如此才要在心知肚明的基础上重蹈覆辙！！”

这以鼓舞人心为扮相的煽风点火是如此巧妙，以至于令听者不禁想为之发出赞赏。

但她煽动的对象不是随处可见的凡人，而是反手之间便能令成堆的地图作废更新的『理的盗窃者』们，这样事态可就严峻了。

“明明如此，可事到如今诸位却要做什么交流、说要用话语解决问题，嗯！？根本是无稽之谈，我说得没错吧，涡波大人！？”

无需多言赶紧开打、这便是诺斯菲的主张。

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她还不忘得到我的首肯。对她这一一如既往的腔调，我只能面露苦相。

但缇缇的反应却和我大相径庭，她大喜过望地招呼诺斯菲的名字。

“诺斯菲！你也来了啊……！”

这不外乎是因为缇缇仍将诺斯菲视作自己的亲密好友。

即使是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下遭到诺斯菲的搅局，缇缇仍然欢迎她的到来。

而缇缇的反应在诺斯菲看来似乎也是意料之外的，诺斯菲有些惊讶地发了片刻的呆，随后口气一转，用沉稳的声音回应道。

“……你听好了，罗德。像这样用言语击垮敌人，实在是太无趣了。『决斗』可是之前订下的约定。约定是必须要遵守的。没有魂与魂的交织碰撞，光靠交流便实现『留恋』什么的，我觉得那太过正确（错误）了。”（注：这里写作正确读作错误）

拜缇缇所赐，诺斯菲那义愤填膺的气势被削弱了不少。

但在场的主导权仍然把持在诺斯菲手中。
始终是她在单方面地发言。

“使徒大人也是，请不要那么容易就被涡波大人的节奏带跑了好吗。你这种面对任何人都想要坚持对话到最后的理念可是坏毛病。再这么做的话，又会在谈话的过程中被人杀掉的哦？”

“……唉，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这么回事呀！”

“是、是这样啊。确实如此呢。不过不要在我耳边喊那么大声行吗。吓人一跳啊。”

看来被诺斯菲的登场打乱节奏的不仅只有我们，就连诺斯菲的同伴也是如此。

在众人不知作何是好的时候，诺斯菲施展出魔法。

“行了，差不多就是这样，赶紧开始战斗吧！不战斗的话事后一定会感到后悔的！自然，战斗了也一样会后悔吧！既如此，那么战与不战两相比较之下，还是战斗之后再后悔更划算！——魔法『Light・Llaria』！！呵呵，那就更无需多虑，接下来唯有一战而已，不是么！？作为『交流』的专家，由我来向诸位担保！彼此互搏和相杀，才是至高无上的『交流』！！”

语毕，诺斯菲身边的旗帜也变得星光熠熠。

在这白日辉耀之下的街市中，撒满了星尘般的光

点。

临于世界的光明递制极限，一色的纯白开始沁染周遭。

这正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

乾纲独断地侵食森罗万象的『交流』之光。

这些光摄入我们的体内，将『交流』的魔法直接扣进了脑袋里。

诺斯菲方才那些极尽煽动之意的台词在脑海中屡次三番地反响着。

去战斗吧，不用烦恼，遵从内心之所愿，不要感到后悔——如此这般，喧嚷不绝。

紧接着体内便涌来一股热意，整个人都开始对用言语说服感到反感，想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

“这光在！可恶——战意要压不住了！！”

既然这个魔法的媒介是光，那就无法予以防御。

再看向周围，会发现同伴们都是一样的表情。而且还不止如此，就连即将与自己投入厮杀的敌人都难逃一劫。

西斯以一只手捂住自己的额头，另一只手则握紧了阳滄的手。

待在城堡之中的艾德一面驱使外壁的植物如蛇群一般来回梭巡一边喊道。

(诺斯菲大人！您的光扰乱了城堡的制御！！)

艾德对合作者发出叱责并要求她解除魔法。

但诺斯菲却以谏言的形式回绝了他的要求。

“——宰相艾德，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与涡波大人『决斗』了吗？既如此，那便不得迷茫、不得踌躇、不得裹足怯战。不然，你会连挑战的机会都失去的哦？……就像我一样。”

她的话极尽温柔。

与方才那荒诞越轨的谈吐不同，听者甚至能从中

感受到几乎慈爱的情感。

诺斯菲对艾德的关照是由衷的。

固然所言由衷，但出口的台词却全无正确之意。

诺斯菲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告诫艾德就算犯错也要倾尽自己的所想——正是出于温柔，所以才劝告其人暴走。

“丧失挑战之权利的痛苦，你应当再清楚不过了吧。投鼠忌器乃是眼下大忌。哪怕是为了你的同胞，你也有不得不战的义务。你也就是为此才将力量延续至今的不是么？啊啊，这样是错误（正确）的啊。（注：这里写作错误，读作正确）是了……所谓魂与魂，绝非为了矫揉造作的对话而存，而是为了相互激荡而生的啊……”

她的台词是那样优美，她的姿态是那样神圣，尽管从旁看来宛如圣母，但所言的内容却危险至极。

相互激荡。

仅仅只需顺从心中所愿，令魂与魂相互激荡——
诺斯菲就这样煽动着，以求鼓动艾德下决心往赴
战斗。

而艾德也领受了她的鼓舞。

(.....确实。正如您所言。若是涡波大人的魔法，
那么光靠言语便令一切落幕也不无可能。对方
到底有什么打算都未为可知。既如此，那多说无
益!! 是了，『决斗』应当立刻开始，如此应对方是
上上之策！没错，现在立刻就要进行『决斗』!!)
艾德做好了觉悟。

在因光的侵蚀而高扬的战意的驱使下，城堡活动
了起来。

加速育成的植物被一齐解放，城堡变得更为肥
大。仿佛能无限生长的树木更是扶摇直上突破天
际。

缠绕于城墙和塔楼之上的树根伸展得更加粗壮，就像人的肌肉组织一般伸缩开来。

随着一道堪比地动山摇的声音，佩艾希亚城侧面位置的一株巨大的树干——亦即巨人的右腕向餐厅所在之处奋力挥出。

有如泰山压顶的广域攻击就此袭来。

“且、且慢！『决斗』等你跟缇缇谈完之后再做也不迟——该死，伸长吧！魔法『次元斩裂剑』！！”

意识到这一击已经无法制止的我当即拔出『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将缠绕着魔力的剑锋延长。虽然还不能像诺文那样利用无属性的魔力使出技能『魔力物质化』，但我现在仍然可以利用次元属性的魔力获得相似的效果。

长逾一千米的『次元斩裂剑』的剑光闪过，巨人的右臂应声被我纵向斩成两半。

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斩断，而是让空间的相位发生了偏转。

结果被我切成两部分的巨人的手臂就这么砸到了餐厅的两侧。

接着传来了我今天听到的最大的一声巨响，王都亦随之被砸出了两道巨坑。当然，旋即而来的余波也异常惊人。

冲击波和暴风应声而起，周围的建筑物在其肆虐之下纷纷倒毁。而在落地点附近的餐厅更不必说，它就像一个从高空坠落的玩具一样顷刻间就被击打得粉碎。摆在露台的桌椅全部被掀飞，粉饰街道的自然景观也被毁得七零八落。

因为这一击，在场的所有人一齐行动了起来。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余波不只有冲击和暴风，还混杂着被摧毁的建筑物的碎片。

招致这一惨状的诺斯菲首先跳到了附近一座高

耸的建筑物上进行避难。西斯牵着阳淹的手，利用神圣魔法打造的防御壁挡下了余波。

斯诺也一样一边保护露洁一边用振动魔法生成的防御壁防住了余波。

只有缇缇没有依靠魔法，她用手把袭来的危险全都拨开，并冲着诺斯菲所在的屋顶喊道。

“诺斯菲，快停下你这个闪闪发光的魔法！大家都先停下！先住手——！！”

“已经没戏了，缇缇！你快去保护好斯诺和露洁她们！！”

我将同伴拜托给缇缇照顾，接着便跳上了诺斯菲所在的屋顶。

现在应当提防的是决心一战的艾德和诺斯菲两人。

我在能够同时用肉眼捕捉到这两人的身影的位置摆好架势，接着纵观被破坏的城市的景象忿忿

地喊道。

“可恶！诺斯菲！！”

“呵呵。对城市被破坏感到不忍吗，您真是温柔啊，涡波大人。不过，现在是担心这些的时候吗？”

站在稍远处的诺斯菲如此笑道。

(果然被斩断了吗！不过这也在鄙人的预料之内！！)

从高处传来呼喊我的声音。

接着，那遮天蔽日的巨体挥动剩下的左臂，自上而下地向我砸了过来。

我再次架好长剑准备予以迎击。

“就凭那种迟钝的动作是根本伤不到我的！艾德！”

光有一副巨体根本不够看——有阿雷亚斯的『剑术』在身，就算是突破天际的巨人一样不在话下。

尽管我将这份事实诉说了出来，但艾德的行动还是不见停止。

(当然，鄙人也没想着能用这具除了庞大之外一无是处的身体打倒你！好戏还在后头！而这副巨体的用途也一样，还在后头！)

虽然知道他这番话耐人寻味，但我没有多想仍然执剑迎击。

『次元斩裂剑』撕裂空气，眼看着就要再次将那巨大的左臂斩断——可就在那之前的刹那间，身后传来一阵笑声。

“呵呵，涡波大人。您这是往哪儿打呢？”
是诺斯菲的声音。

但我不愿被敌人的言语所迷惑，故而没有改变挥剑的方向。

『次元斩裂剑』确实切开了敌人的手臂——但却没有任何反馈。

——这一剑挥空了。

巨人的左臂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歪曲、然后消失了。

这时，『Dimension』报知在我的正侧方有质量巨大的物体正在接近。

不是正上方而是侧面——巨人的左臂已经杀到我的正侧方不远处了。

敌人的手臂接近到这等距离我居然才发现，虽然只是推测，不过原因应该是在我身后哧笑的诺斯菲的魔法——！

“什么！？难道说又是光的折射！？”

“所言极是。此乃涡波大人传授我的魔法。是与您刚好配对的『捩转技』呢。呵呵，怎样，和涡波大人刚、好、配、对、儿——呋呋呋！”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诺斯菲可以将我的『Dimension』无效化。因为她的魔法，我完全被

骗倒了。

巨人的手臂从侧面连同王都的领土和建筑物一起摧枯拉朽地袭来。

虽然只有一只手臂，但其高度也远超王都的城墙。

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连同立足点一起被敌人逮住的。

我连忙打算向反方向逃去，但没等我动身，诺斯菲已在那前方执旗而立。

“不可，涡波大人。你不得逃避这场『决斗』。与打着利用家人这层关系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卑鄙的算盘的您不同，宰相艾德既没有施展阴谋诡计，亦无南辕北辙，纵使怨叹自己与生俱来的弱小，他仍要堂・堂・正・正地与您迎面相战。可您却想要从他面前逃走吗？——他现在、就在城中等待着。没错，他在等待着！一直都在等待着！

等待着涡波大人您的到来！！”

被她的声音镇住，我停下了脚步。这时上空传来了巨人的咆哮。

(决战外装『佩艾希亚城』，切换至『神格封印形态』！以鄙人之魂铸就的世界树啊，将仇敌始祖涡波逮住哦哦哦哦——！！)

即将袭来的巨人的手臂蠢动着，附于其上的树木的根干和枝杈开始增生，仿佛变作一只长有千百根手指的手掌。凝聚在这一变化之中的，是绝对不会将我放跑的执念。

巨人的手掌将我和诺斯菲所站的建筑物连同地面一起铲了起来。

正如字面意思所述，将我收入掌中的巨人并没有握拳将我捏碎的意思。

站在建筑物屋顶的我顿时产生一阵漂浮感。巨人正在将手中的沙土和建筑物捧回自己身体的方

向。

在其身体的中心位置，我看到了一堵巨大的外城门。

那是通往佩艾希亚城内——不，是通往巨人体内的门。

不会有错，艾德这是要招待我进去。

也就是说，这个巨人并不是用来战斗的武器，而是用来捕捉我的工具。

如果我想要从他的招待中逃走，那么诺斯菲肯定会来妨碍我吧。从现身之后，她就一直在反复强调着给我决斗给我决斗，所以应该不会有错。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冲地面上的同伴们喊道。

“缇缇、斯诺！！谈判破裂！不要再执着于说服了！我马上就回到这边，你们先集中精力完成自己手边的任务！听到了吗！！”

见我死心，诺斯菲也一样向她的同伴喊话。

“呵呵！这样看来，双方对『决斗』的意见达成『一致』了呢！！西斯大人！有劳您确保罗德和斯诺·沃克了！”

“确保谈不上，不过我本来就有压制她们的意思！只是对方毕竟是以前的『支配之王』和新的『龙之化身』！我和阳滝也需要认真战斗，这样的话给她们冰封起来的可能性很高！！”

“呵呵，真不愧是使徒大人！说的话果然可靠！请您随意！只要人不死，我都能给救回来！作为史上最强的回复魔法使，我可以保证！！”

在西斯和诺斯菲以绝对自信的语气交换意见的时候，缇缇迟了片刻也回话道。

“涡涡！这边的事你不用担心！人家可是无敌的！！”

通过『Dimension』，我掌握了缇缇张开风之壁与西斯相向而立的模样。斯诺和露洁在她的保护

下也安然无恙。

缇缇的实力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不论敌人有多么脱离常轨，她都不会轻易败下阵来。

留给我在巨人的体内击败艾德的时间很充分。

那接下来就不要再分散精力，而应当把意识集中到诺斯菲和艾德身上。

就这样，我被运送至巨人那庞大的胴体面前——在那里，外城门自行敞开。

城门就像肉食动物在捕食一样张开了血盆大口，而巨人的左手则毫不犹豫地伸了进去。一同进来的还有被它铲起的建筑和地面，如此粗鲁的待客之道真是前所未见。

接着，通过外城门之后又到了第二扇门——外门也自动开启，然后再穿过外门——抵达第三道门、正门跟前两道门一样自己打开，然后再穿过

去——到这时，这只过于巨大的手臂终于再也无法继续深入了。

但漂浮感还没有结束。

从那只巨大的手臂中又生出大量蠢动着的枝干，将作为我和诺斯菲的立脚点的建筑运往城内。

强行穿过半毁状态下的城堡的玄关，接着枝干又推开一道又一道的城内门，像这样不断深入——到最后我终于抵达了那个地方。

那是我在迷宫六十六层也见过的景色。

是令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引以为傲的自然空间。

——亦即佩艾希亚城的大庭院。

枝干的搬运到这里终于戛然而止。

在立足点与地面相解除的同时，我们刚才通过的那些门扉便渐次被粗壮的树干封死了。

退路就这样被彻底阻绝。

也就是说，这里便是艾德选定的『决斗』的场所

了吧。

这座庭院还是那么辽阔。

不过，跟我曾经见过的那个整齐秀丽的庭院比起来却有那么一些不同。

这座庭院就连天棚也被密密麻麻的植物所覆盖，完全遮断了外界的光线。因为对形形色色的植物的生长听之任之，故而缺乏开放感，整体的氛围显得有些阴郁。

一座没有庭师打理的杂乱的庭院——这便是我对这里的评价。

在花草密布的地面上，站着一个瘦削高挑的男子。

男子流着一头长及腰际的白发，长发与身上的一袭白衣一同自如地披散着。看到他的衣着和戴在脸上的眼镜，总会给人以学者的印象。

但穿戴在手的手甲却否定了这一点。再看到他那

牢牢踩在地面上的健壮的双腿，还有那锐利的眼神，便可知此人不仅是学者，更是能将所学付诸于实践之人。

正如诺斯菲所言，他在等待与我的『决斗』。

缠绕在他身边的木属性的魔力洋溢着十足的战意。

侍奉于他麾下的一众植物也都蠢动着，一副狂呼酣战之态。

这便是『木之理的盗窃者』。

我终于在真正的意义上与他迎面相对。

与四十层的守护者、艾德——

254. 佩艾希亚城的决斗

在巨人的腹中——也就是佩艾希亚城的庭院里，我与艾德迎面相向。

没等开口，艾德便将手一挥。

旋即在艾德身后的一桩古树便猛地将一道树枝劈出。这一击速度极快，而且异常锐利，从那枝干的质量推测，一旦击中必然能击碎人的一两道肋骨。

在有意展示过这精湛的植物操作后，艾德以低沉的语气说了起来。

这次与之前不同，他不再以树木为媒介，而是用真实的人声发问。

“鄙人将会以这种方式进行战斗。在与始祖涡波的决斗中，若不像这样依仗树木的力量，那鄙人根本没有胜算。……如何，觉得鄙人很卑鄙吗？”

不仅自行选定了决斗的场所，甚至还以强硬的手段把我送到城堡的庭院之中，艾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感到了几分愧疚。但我向他摇了摇头。

“不，没那回事。既然这就是你的力量，那我只要从正面将之击破便是。”

只要能用堂堂正正的决斗来分出胜负，我就没有怨言。更何况早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那时候，我就已经把指定场所的权利让给艾德了。事到如今我丝毫不觉得艾德的做法有什么卑鄙的。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都是针对在场的另一名守护者而言的。

与我一起被运送到这里的诺斯菲在庭院的一隅边笑边扭着身子。

“呋、呋呋，呵呵呵——啊啊，我也好想被涡波大人、狠狠地、教训一下呀！！不过呢，要忍耐啊——我可是个善于忍耐的守护者呢……”

“然后呢，你打算和那边的诺斯菲联手吗？”

我在战前打算弄清诺斯菲的动向。不过，我的问题得到了当事人自己的回答。

“非也非也，涡波大人。我当然是不会战斗的。毕竟这可是决斗呢。出手妨碍决斗未免太不解风情了。所以拜托了，请务必不要攻击我哦。您看这个。是白旗的说，白旗。”

诺斯菲将光之旗的亮度调高到极限，在制造出一面纯白色的旗后，她拿着旗帜挥了挥。

我把她那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的降伏宣告当做耳旁风，仅以严肃的眼神看向艾德。结果注意到这名决斗对手也露出了和我一样的表情。

“鄙人与诺斯菲大人订下了这样的『契约』，可以发誓这场决斗会是一对一的形式。如果诺斯菲大人出手干预，那么到时候鄙人也会协助你一同将之排除。”

接着艾德表示在对诺斯菲的处置上愿意与我共进退。

“我会遵守『契约』的规定，不会出手妨碍二位的决斗的。——绝对不会。我只是来测试『咒印』的效果而已，非为争战而来。就目前看来，我的『咒印』可以完美地阻绝涡波大人的魔力，这个结果已经很令我满意了。说实话，我都想赶紧带着这个实验结果回去，尽快开始下一项研究呢。”

诺斯菲将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的植物审视了一圈后，搬出了『咒印』这个词。

恐怕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咒印』，才让我的『Dimension』无法观测到诺斯菲的吧。而且从她刚才的举动看来，这周围也全是那东西，于是我为了掌握城内的构造而展开了『Dimension』。然而，正要拓展开来的魔法却在中途瓦解了。这

现象就像是遭到了『魔法相杀』一般。

“什么，魔法被解除了……？”

“正是如此，涡波大人。我不仅在自己的身体，还在位于这座城堡各个要处的植物上刻下了『咒印』。换句话说，这座城堡里满是可以免疫涡波大人的次元魔法的——『咒树』。这是对用于维系阿尔缇的身体的『咒布』的应用。这样一来，只要涡波大人在这座城内，那么您所有的广域魔法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掌握不了城内的构造倒是无妨，但这样的话我就把握不到在外面战斗的缇缇的状况了，这才是问题所在。

意识到一个强项被彻底封杀，我不由地咬紧了牙关。

“啊哈！啊哈哈哈，感觉如~~~~何！？呵呵呵，您到刚才为止一定觉得万事顺利对吧！？您肯定

对自己的胜利感到确信无疑对吧！？您使用了那种魔法对吧！？使用了那个『让一切情况都能随自己喜欢发展下去的魔法』！！可是呢，却发现失败了！呵呵，胜利的确信被颠覆的心情，感觉怎样啊——！？我想好好安慰一下我心爱的涡波大人，所以请您务必告诉我心中是何滋味！我会用尽全力来安慰您的，所以告诉我吧告诉我吧！咲咲咲！”

诺斯菲欢欣不已地笑着凑到我身边，自下而上地望着我。

看到她这触人逆鳞的举动，我顿觉腹底就像是有煮得滚沸的油即将冒出来一般——但很快，我便给那盛油的壶盖上了盖子。

——冷静点。

不要被她煽动了。

这就是诺斯菲的战斗方式。她的言行举止并不全

都出自真心。诺斯菲这名少女只是在拿出全力对付实力在她自己之上的敌人（我）而已。没什么值得我大动肝火的。

在我集中精力自我安抚的期间，诺斯菲一刻不停地肆意在我耳边煽风点火。

“我呢，为了能看到涡波大人痛苦的表情，可是废寝忘食地、从来到这之后就不曾休息地、将术式刻在城内的树木上哦！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次元魔法完全失效了呢！？请您不用顾虑，来尽情地夸夸我也没关系哦！涡～波大人！”

虽然在迷宫那时候被她出其不意地拿下一城，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跟这种类型的对手战斗了。

诺斯菲跟帕林库洛一样，是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实力不足的基础上，用完善的准备和言语弥补实力差距的类型。

“呼……哈一。”

所以我不作任何反应，只是深呼吸。

面对这种敌人，最好的做法就是把她的话当做耳旁风，然后胖揍一顿让她闭嘴。

不过，听诺斯菲的腔调，感觉挑衅正是她的目的。恐怕是想让我在决斗开始前将注意力从艾德身上分散开来吧。

“居、居然要无视我吗？明明我日日夜夜无时无刻心里都装满了涡波大人……您真是太过分了……！”

我就当看不见在那里抽着鼻子假哭的诺斯菲，只是面向艾德。

“呜呜，真过分。……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好了。——哎呀～，总觉得好闲呀～，闲来无事，我突然起了心思想・去・对・在・外・面・战・斗・的・罗・德・和・小・斯・诺・出・手・了・呢。正

好，她们那边也在『决斗』当中呢。既然我不能干涉这边的『决斗』……那看来，就只能去搅那边的局了呀！”

“唔，你这家伙……！”

见我决心无视她的态度，诺斯菲立马调转矛头指向了我的同伴。这恶劣但确实有效的挑衅让我再也忍不住了。

“咦？难道说，涡波大人觉得我会一直蹭在您身边不走吗？哪里哪里，那可是没有的事哦。还请您理解一下自己是个有多么犯规的存在为好。我还没有准备好和您战斗呢。就现在这种程度的……一副可以任您随意逆转的状况，我是绝、对、不、会对您出手的！呵呵呵。”

在我身边的诺斯菲唰地一下把脸别过去窃笑起来。

这家伙还是老样子卯足了劲想坏我的心情。

于是，看到我脸色为之一变，诺斯菲又以几乎要岔气的势头放声大笑。

“呵——呵呵、呵呵呵！啊哈哈哈、啊哈、真棒！太棒了！哈哈，呜呋、啊哈、哈 a 哈 a——呜呼！真·偷·快——!!”

我立马无视掉诺斯菲，将『Dimension』抛向艾德。

我现在要做的是集中意识投入与艾德的决斗。

反正这个缺乏胆量的少女只要没有绝对的胜算就不会对我出手。随便她怎么嘲笑，我在此期间还是去确认一下『Dimension』能使用到什么程度为好。

乍一看下，要掌握这座房间里的情况还是可以的。不过在特定的树木周围，『Dimension』就会失去效果。那些就是诺斯菲殚精竭虑地刻下术式的树木了吧。

当然，『Dimension』也不能触及艾德的身体。穿戴在他身上的木制手甲和轻铠等一系列武具上面也满满地都是那个术式。虽然只是我的推测，但不仅是『Dimension』，其它的次元魔法应该也对那些武具无效。

就在我对敌人和战场的确认差不多结束的时候，诺斯菲的笑声戛然而止。

“——您非常冷静呢，涡波大人。看来是不会像之前那样向我砍过来了呢。……真是遗憾。虽然还有一个实验想做，但只能留待下次机会了。”

诺斯菲也变得和我一样冷静并停止了挑衅。她承认了自己方才的发言全都是带有陷阱的挑拨，接着退后一步拉开了距离。随后她在稍远处施展了『Connection』。

“果然，因・为・是・品・性・相・仿・之・人，所以涡波大人能够看穿我的想法呢。是了，我的

确还不想和涡波大人战斗。说实话，我真的想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地带。不赶紧脱离作为我的天敌的涡波大人和阳滙大人的魔法范围之外的话，我的性命就得不到保障啊。没错，不再变得更加、更加强大的话，就又会——”

品性相仿之人——我唯独觉得她这句话不是谎言。

尽管不想承认，但我和诺斯菲之间确实有正因为相似所以才有共鸣的部分。

这名少女只打必胜之仗。

就和过去的我一样，是追求不战则已、一战必胜的类型。

在她看来，就算在这里和我开战，也只会重蹈之前的覆辙罢了。

今天，此时此刻的舞台——尚不属于自己。

就像是在印证这份想法一样，诺斯菲将一切托付

于另一名守护者。

“那么宰相殿下，剩下的事就有劳你了。请务必
要进行一场无悔于己身的决斗。与西斯大人不同，
我衷心期盼除涡波大人以外的所有人都能得
到幸福。”

“鄙人当然不会留下悔恨的，这无需您提醒……”
我则在一边旁观她们的交流。

事实上，就算诺斯菲真的插手干涉缇缇她们的决
斗，我也一样会坚持事前的安排，先解决艾德的
问题。

就这样，诺斯菲留下最后一句话便穿过了『Connection』。

“——那么，让我们改日再会吧。涡波大人。”

话音一落，她的身姿便从庭院中消去了。

与这场决斗无关的人员就此离去，在场的人只剩
下我和艾德。

终于能够兑现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约定

两人独处了。

“好了，无关者终于走了。这样多余的杂音就烟消云散，变成我们两人独处的状态了。接下来只要待在这座化身为巨人的城堡中，那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来碍事了。”

在诺斯菲离开之后，艾德以安下心来的语气如此说道。看样子，他对诺斯菲的警戒也不在我之下。

“是啊……怎么说，马上开打？”

我架好『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将意识集中到眼前的敌人身上。

对此，艾德露出有几分欣喜的神情颌首道。

“当然，我们开始吧……赌上彼此重要之物……”

但那份安稳的表情仅维持了不到数秒，很快又变作了被逼无奈不得不为的痛苦神情。艾德的这种表情就跟他姐姐之前在迷宫里露出的表情一样，是泫然欲泣的孩子的表情。

“鄙人要战胜始祖涡波（你）……必须战胜。如若不能在此取胜，那鄙人的人生又有何意义。若不能像敬爱的『支配之王』证明，那鄙人将不再是自己。所以……不得不战。”

“艾德，你——……”

“——抱歉，鄙人失言了。与诺斯菲大人不同，鄙人没打算把话语当做武器。让我们赶紧开始吧。
”

或许是因为通过了缇缇的试练所致吧，我隐隐约约地能够理解艾德此时的心情。但就算真的如我所想，我也不能对他手下留情。

我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取得『决斗』的胜利。

我的敌人不仅只有他一个。所以我有必要用最快的速度击败艾德，然后赶到外面。

“抱歉，时间不多了。我会在短时间内终结这场决斗的……艾德——”

“非也，要终结的只有你而已。逆贼、始祖相川
涡波——”

决斗就此开始。

以被称为逆贼的我为对手，这名以『宰相』自称的男子将以一己之力迎击。

……不知艾德是否注意到了这其中的纰漏呢。

在我所掌握的知识中，『宰相』并不是一个应该出面决斗的职务。

就比如说我在弗茨亚茨遇到的代理宰相斐勒卢托，他只会将埋伏和尔虞我诈交由他人，自己则缩在安全领域放声大笑。但也无可厚非，因为『宰相』的确不是该说出堂堂正正地一对一决斗这种话的位子。

我一边奔驰一边想着。

舍弃了埋伏和尔虞我诈的机会，决定从正面一决胜负的宰相艾德，他的心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思

绪……这令我无比在意。

艾德的战斗。

艾德的人生。

还有艾德的愿望。

我要一探究竟——

255. 艾德的战斗方式

——定・当・证・明。

决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庭院之中迎面相向的两名决斗者同时投入战备状态。

一时之间，我一面对疾驰而来的敌人严阵以待，一面于心中向唯一的夙愿起誓。

要在此取胜，以证明我是无愧于己的『宰相』。

将这仅有的誓言藏于胸中，我・自・己——宰相艾德厉声高喊。

“起而击之！卡萨布兰卡——！！”（注：从这之后会大量出现的植物名我一律用音译）

咆哮出口的并非魔法，而是我作为魔人所拥有的力量。

在这密布千百种野生植物，俨然化为一道魔境之森的庭院中——被我念到名字的植物抽出了那堪

比巨蟒的枝干。

就算是始祖也无以用魔力抵消这些攻击。

表面长有苔藓，颜色为绿棕二色交织的复数植物迅速成长、延伸、而后躁动开来。

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用魔法进行操纵。仅仅只是身为树人的自己发出呼唤，而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植物予以了回应而已。

采用这种方式战斗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思维谈不上敏捷的我能够同时驱动数十棵树木为自己而战。

树木从四面八方向始祖涡波袭去。

而如同逐日的始祖涡波利用小规模的次元魔法——恐怕是『Dimension』掌握了所有攻击的动向，并全部用剑予以化解。

只在一息之间，袭向始祖涡波的树木便被斩成细屑。

见状，我以全力后退与之拉开距离。

以这树人的特性呼唤树木攻击最大的强处，就是无需像使用魔法一样投入大量的精力。故而可以在驱使大量树木攻击敌人的同时，让自己专心于防御之中。

况且决斗的场所还是由我一手栽培而出的庭院，那么可以驱使的树木便是无穷无尽。

这次不再以数十——而以数百的量向敌人发动猛攻。

“庭院里的诸位，拜托了！请继续攻击，将始祖涡波封杀于此！！”

“别小看了我的剑术啊！伸长吧！——魔法『次元斩裂剑』！”

面对树木排山倒海的攻势，始祖涡波以次元属性的魔力将剑锋延展开来。只见淡紫色的刀光闪过，在顷刻间——周围的数百桩树木统统化作了

剑下亡魂。

无论方向、无论距离，全都不在话下，斩击就仿佛是在宣示自己可以触及天涯海角一般肆意横行。

这就跟曾经的诺文大人如出一辙。

尽管叹怨他这不讲道理的才能，但我还是冷静地切换到下一条对策。

“该出场了！德·丽菲特！请守护大家！！”

话音一落，蜂拥而上的特制树木便以那雄壮的树干挡在了敌人闪动的剑锋之前。

与此同时，便听到咚的一声，传来了刃·物·撞·在树桩上的声音。

这近乎于一把小斧头砍在参天巨树的树桩上响起的声音，正所谓告知了伐木人自己在以卵击石。

“什么！？”

始祖涡波大感惊讶，并按下了几欲将整座城堡横扫的剑锋。

接着，那淡紫色的刀身逐渐消散。

“剑刃居然斩不断——！？ 岂止如此，甚至还被吸收了！？”

看样子，他意识到撞・在・树桩上的剑锋的魔力遭到了吸收，于是自行解除了『魔力物质化』。真不愧是穷极次元魔法之极意的始祖——他的眼力果然惊人。

“德・丽菲特是被唤作『吸魔圣木』的植物！而这些是由作为『木之理的盗窃者』的鄙人精心改良过的品种！再加上『光之理的盗窃者』刻上的术式！就算是始祖也是无法用次元属性的魔力将之斩断的！来吧，就这样去将始祖吞噬！『吸魔圣木』！！”

我为了将这『无法被斩断』的手牌烙印到始祖涡

波的脑中而纵声咆哮——随后便以『吸魔圣木』为中心展开战斗。

『吸魔圣木』饮下始祖那芳醇的魔力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它们蠢动着宛如饥肠辘辘的鬣狗一般向始祖扑去。

既不是食虫植物也不是食人植物，这个专为捕杀魔法使而生的食魔植物才是我为了战胜始祖涡波而倾尽心血培育的自信作——然而，始祖就像是在嘲笑那份努力根本不值一提一样，在短短数秒之内便将之破解。

“想要我的魔力是吗！？虽然不是砍不了，不过实在太麻烦了！！既然如此——！！”

明明有不可尽数的『吸魔圣木』在向他逼近，但始祖却将自己的魔力抑制到了极限。

不光是魔力之刃，就连基础魔法『Dimension』也被他解除了。

接着，他・闭・上・了・眼・睛——将所有的攻击用手中的剑一一破除。

“——哈、哈啊！？开玩笑呢吧！”

见到如此可怕的景象，我不禁惊讶失声。

这样一来不就完全是『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的再临了吗。在此之上就连原本是诺文大人之软肋的魔法也臻于极致。也就是说，现在的始祖是精通魔法的『史上最强的剑士』。

若仅以『吸魔圣木』去攻击这强到不讲道理的『理的盗窃者』，那不消多久就会因为无谓的损失而耗尽储备。

我中止了攻击，令树木回到自己身边，专心于防守。

这样一来我和始祖都转入了守势，静寂重新归于佩艾希亚城的大庭院。

决斗掺入片刻的间隙，于是始祖涡波睁开了眼

睛，带着一副刚做完准备运动的表情云淡风轻地讲道。

“……『木之理的盗窃者』吗，正如这个名字所示，你是像这样操纵各种各样的植物来战斗的啊。”

满满一派从容自得的风范。

在始祖看来，刚才的交锋不过是第一回合的试手而已。

可事实上，『吸魔圣木』已是我从千年前开始秘藏至今的压箱底的手牌，但却被他轻松瓦解了。为了掩饰心中的动摇，我也摆出从容的表情。为了不至败北，现在需要尽可能地装出好戏才要上演的姿态。

“呵呵。非也，始祖涡波。居然说操纵树木是吗……鄙人的本事可没有那么了不起哦？其实鄙人所做的要比那单纯的多。”

活在现代世界的人姑且不论，区区一个活在千年前的凡人，我是没有那种传说中的魔法使的手腕的。

实际上，像其它木属性的魔法使那样，通过魔法强制植物活动是非相当程度的才能而不可的。说来惭愧，我丝毫不具备那方面的才能。

“鄙人的魔力特化了对身边人与物的辅助。但一言以蔽之，鄙人也只有这点儿能力了。鄙人既没有被唤为魔王的『支配之王』那样完美的魔力制御能力，也没有被称作始祖的你那样优异的魔法开发能力。鄙人就和缇达大人一样，魔力之质难以驾驭，而魔力的量也就跟仗剑为生的诺文大人差不多。岂止是魔法使，所有人都认为鄙人作为一个战士是不够格的。”

我将自己的力量和盘托出。

反正以始祖涡波的实力，他很快就能看破，所以

用不着藏着掖着。

况且唯有这个事实我希望始祖涡波能够明白。

我想要将自己决定赶赴决斗的其中一个理由告诉他。

“鄙人能做到的只有『促进成长』『回复』『强化他人』『强化自我』，唯有这四种罢了。没有任何的攻击手段。正可谓非为战斗而生，而是为了扶持他人而生的存在。鄙人所能做的只有帮助大家活用自己的特长，帮助大家生存下去而已！反过来说，唯有这份能力鄙人不会逊色于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鄙人就是最强的！——『Growth・Branch Wood』!!”

我以整座庭院为目标发动全体强化魔法。

当然，随着魔力的运用，『吸魔圣木』也开始吸取我的魔力。对此我不做任何抵触——甚至从脚边伸出树人的枝干，渗入大地，令植物汲取自己

的魔力。

然后再发出恳愿。

请求在场的植物作为友人助我一臂之力，讨伐敌人始祖涡波。

这便是我唯一能用的战斗方法。

听到我的请求后，树木们在迅速成长之余发出相互倾轧之声以示欢呼。

所有的植物在获得我的魔力后全部许约愿意作为朋友助我迎击始祖。

树人的力量和『木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汇合于一处，令庭院各处的树木全都为捕获始祖涡波而杀出。

“——数量又变多了！？可恶，感觉这次里面还混有食人植物啊！”

看到里面掺杂着具有食肉性的壶状和贝状植物，始祖涡波咂声埋怨。

“呵呵，还不只有食人植物而已哦！在这座城内的植物种类多如繁星！鄙人的手牌还多的是呢！！”

”

“看你还有闲心解说，真是从容啊！艾德！”

“那是自然，毕竟鄙人有战胜你的自信！此处乃是鄙人的领域！是只为了战胜你而生的世界！故而绝无敌北之理！！”

尽管逞了些口舌之快，不过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

真正从容的人是对方。

面对我使劲浑身解数的总攻，他还能在迎击前与我交谈，正说明了他还有留有相当的余力。

虽然是推测，不过他应该是在戒备诺斯菲大人的偷袭，所以不便拿出全力吧。

明明我占据了在他有所戒备的情况下攻击这一有利地位，但战况也不过如此。

在浩如烟海的植物的乱舞之中，始祖涡波仅凭一把剑从容迎击，纵然有不可尽数的植物在发动攻击，却始终伤不到他分毫，不仅如此，他还渐渐习 • 惯 • 了植物的突击，并逐渐拉近了与我之间的距离。

.....这就习惯了？

啊啊，岂有此理。

简直是岂有此理。

见到他这过于强悍的力量，我不禁心生动摇。

确实就如刚才所说，我手牌的种类多如繁星。但那说到底都是植物的种类，植物终究只是植物。大部分都是以大地、光、水为养分而生的普通植物，不是可以对始祖生效的利器。像『吸魔圣木』这样以其它物质、其它种族为食粮的特殊品种毕竟还是少数。

现在始祖涡波是因为警戒诺斯菲大人而没有试

图强行决出胜负。一旦他不做顾忌向这边直接杀来，结果必定是我一边倒地败在他的剑下。

若当真堂堂正正地与之对决——则胜算为零。

战斗不过持续了数十秒，我便痛感敌我差距之悬殊。而距对手得出相同结论的时限，恐怕是转瞬即至。

“咕、别无他法了……!!”

我呻吟一声，抽出渗入地下的根干，开始后撤。

“站住、艾德！你想逃吗！？”

“决斗的场地可不只有这座庭院！这整个佩艾希亚城都是为了击杀『次元之理的盗窃者』而打造的『武器库』！既然生息于佩艾希亚国的所有植物都在鄙人麾下，那么整个佩艾希亚国都是决斗场！！这便是此举的理由！！”

见始祖涡波认为我想要逃跑而出声阻拦，我便回答是他多虑了。

接着，我以庭院中所有的植物为掩护拖住始祖涡波的脚步，并借这个机会成功从西侧的入口转移到了如隧道一般的回廊当中。

埋伏在这座回廊里的是——

“——猎物就在那里！『噬石常春藤』！”

这里是如天鹅绒吊帘一般垂挂着无数藤蔓——『噬石常春藤』的空间。

这些藤蔓为了纠缠住跟在我后面杀进回廊的始祖涡波而行动了起来。

不用说，始祖涡波为了迎击而挥出手中的剑。

但他很快便察觉到了诡异之处。

『噬石常春藤』的目标不是始祖涡波本人，而是他身上的矿物。

手中的宝剑，穿戴在身的饰品和护手——这座回廊不允许任何人携带武器通过。

“什么。目标不是我、而是武器——！？”

“『噬石常春藤』！历史悠久而高贵的一族啊！以『木之理的盗窃者』之名在此请愿！将那曾经的剑圣夺下！！”（注：这里剑圣指宝剑诺文）这整座回廊都是『噬石常春藤』的巢穴。

作为一名拳斗士的我固然可以安心通过，但作为剑士的始祖涡波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就是现在！撤去立足点！”

趁始祖涡波被以矿物为目标的植物打了个措手不及之际，我呼唤在回廊中充当地面作用的植物，令它们发动陷阱。

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面积空洞就成了。

丧失了立足点的始祖涡波就这样坠落，当然，就在他不远处之外的我也一样。然而与我不同的是，在他坠落之际还有大量『噬石常春藤』从侧面的墙壁上一拥而起，向他手中的宝剑趋之若鹜。

始祖涡波以剑刺入墙壁，试图防止继续坠落。但他很快就明白在这样毫无防备的状态下会让剑被夺走，于是他立马收剑打算在空中挥舞。然而，在这种坠落的情况下他那得意的『剑术』并不能大放异彩——于是始祖涡波将剑伸进空无一物的空间——随后那把美丽的宝剑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其被夺去，那不如不用——！”

恐怕是利用次元魔法将剑转移到其它空间避难了吧。

很正确的判断。

如果『地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易手，那么我便可以以之为魔力源发动更大规模的陷阱，但始祖涡波还是规避了那样的事态。

接着，始祖涡波又脱下自己身上的所有金属物件，并将之掷向远处。

用这种方式处理『噬石常春藤』简直就和教科书一般完美。

『噬石常春藤』是唯矿物是瞻的植物。在吞下始祖涡波丢出的装备之后，『噬石常春藤』便无法探知身上全无矿物的始祖涡波的所在，只能停在原处一动不动。

到这时，我和始祖涡波终于在下一层的大厅着陆了。

尽管这里的天花板上也栖息着大量『噬石常春藤』，但此刻的它们也只能像吊帘一样作壁上观。既然作为它们饵食的矿物已经不复存在，自然就没有它们出场的机会了吧。

移动到新的舞台之后，赤手空拳的始祖涡波说道。

“想不到还有专门捕食矿物的植物啊……然后呢，将我所有的装备都剥夺，又封住了我的魔力

和武器，你是想和我用拳头互殴吗？那样我也愿意奉陪。”

“……鄙人认为自己唯一能与你互角的领域就是『拳术』。但即使如此，鄙人还是觉得战胜不了涡波大人。所以容鄙人做些准备。”

双方脸上仍然挂着从容的神情。

摆出还留有后手的样子，并极力想要看破对手的手牌。

始祖涡波不仅将我的发言听在耳中，还以锐利的目光打量着我，就连表情的变化也不愿放过。

感觉不仅是自己的表情和肌肉的动作，就连体温和血液的流动，甚至于汗液的量都要被他一一掌握，何等可怕。

“艾德，都到这一步了，准备应该差不多了吧？还能再有什——……！？”

话还没说完，始祖涡波突然捂嘴屈身。

见状，我坏笑一声道。

“呵呵，看来总算是起效了啊。”

敌人固然恐怖如斯，但即使如此自己还是要摆出笑颜。

绝不可后退一步。

为了取胜而做的准备已然齐全，要拿出自信与之一战——！

“看这症状，是『金刺毒花』啊。既如此，那就多增加一些『金刺毒花』，至于其余的花种就可以减少一些了。”

我通过地面传导魔力与绽放于房间角落的鲜花相沟通。接着，色彩浓艳的红花和蓝花便以仿佛时间逆流的模样蜿回待放的花蕾，最后剩下的只有黄色的花种而已。

方才还有各种鲜花争奇斗艳，但转眼间便染成了清一色的黄色。

与此同时，效果多种多样的花粉也转而向唯一一种效果强化。

为了让侵扰始祖涡波的症状继续恶化而生的空间就此诞生。

“艾德……你难道……”

“正是，从刚才开始你就在各处见过不少鲜花了吧？那些可不仅仅是拿来装点门面的哦？前几日鄙人就说过要准备对始祖的迎击了不是么？——那全部都是毒花。而且无一例外，全是以拥有大陆最强毒性为傲的特制的毒花。”

我同瞪着这边的始祖涡波道明了个中经纬。

如果使用单纯的毒箭或者高浓度的特殊毒气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始祖涡波肯定能在反手之间予以化解。但是，唯有发源于这栖息在自然之中的鲜花的来自意识外的攻击，是始祖涡波所不能抵御的。——这是在千年前，由始祖涡波自己透露

的一个弱点。

“接下来交给『金刺毒花』便足矣！大家可以去休息了！！”

专注于一种毒性，并继续从脚底输出魔力进行供给，让花粉的量成倍增加。

没有什么过犹不及以至玩火自焚的，对身为树人的我来说，这毒绝不会生效，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只管加大剂量便是。

“到了这种剂量，就算是龙也能被药倒——不过肯定还是不够的吧！始祖身体的逾规实在是令人畏惧，非得花费些时间让毒彻底浸透不可！”

“——！！”

始祖应该做出了越是交谈吸收的花粉越多，那样对自己越不利的判断。在交谈的过程中他就空手向这边冲了过来。

——来了。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在他的冲锋之前，我以悠然之态准备迎击。

先扎下腰，摆好架势。

不管对手有多么可怕，我唯独不能在这时退让。

现在始祖涡波的剑与魔法都被封杀，还因为中毒导致身体状况不良。再加上他带着『木之理的盗窃者』在近身战斗中很弱的先入观念，对战斗感到焦急而大意地冲了过来。

如若不能在此时决胜，那究竟要留待何时——!!

“可不要太小瞧人了！！”

面对赤手空拳地冲来的始祖涡波，我将手臂像鞭子一般挥出。自下而上地打出的这一计反手拳钻过对手的防御，精准地命中了敌人的下颚。

“咕——！”

在近身战斗中竟然被对手先下一城，始祖涡波大感惊讶，他呻吟了一声后退开一步。但他很快便重整态势又向这边冲了过来。

见状，我一面抑制心中的激动一面继续迎击。

——打中了。

我的拳头打中他了。

我的战斗方式对始祖涡波起效了。

接下来的这一招也是在过去从将军那里学来的招数。

跟刚才那一拳一样，是为了在体格和力量上有劣势的人准备的招数。这与其说是『拳术』，不如说是一种『护身术』。是以保证能抢得先机，先行削弱敌人的能力为重点的『亚流体术』。

伴以一记独特的佯攻，实则瞄准了对手的要害攻去——然而，始祖涡波就像是料到了我会声东击西一样防住了这一击。

这明明才只是第二招，他居然就能如此轻易地挡下。

“唔——！！”

虽然为之愕然，但我马上调整好心态。
这是早就已经明白的。
乍一看下理应无法回避的招数——但就是能将之
颠覆，正因为能做到这点，始祖涡波才是始祖涡
波。

他只是在心中将『木之理的盗窃者』在近身战斗
中很弱这一情报，更新为『木之理的盗窃者』在
近身战斗中也一样可以一战罢了——仅此而已。
正因为已经有所预料，所以我立马切换行动。
打开事先藏在怀中的口袋，将里面的东西向始祖
涡波洒去后又出手进攻。

“烟幕吗！不过就算是遮住我的视野也无济于
事——……！？”

尽管始祖涡波没有依赖视觉便避开了我的攻击，
但他却在烟幕之中感觉到异常之处，于是退了一
步。

“这、这不是烟幕——难道说，是种子？”

“没错，鄙人的武器可不只有毒而已。将这些种子吸入肺中之后，它们便会在内部破坏你的脏器。呵呵。”

我一边吸入这些种子，一边笑谈陷阱的成功。

作为树人，我可以与种子共生，故而具备以这种近乎自爆的方式攻击敌人的资本。

始祖涡波露出险峻的脸色，一边拉开距离一边开始构筑魔法。少见的是，这次他使用的居然不是次元属性的魔法。

“『Cure』！『Curefull』！『Remove』！”

“就凭那种拙劣的基础魔法你觉得能治愈得了吗！？这可是经过『木之理的盗窃者』所改良、培育，并赋予了魔力的『毒』啊！”

随着这些回复魔法的发动，在大厅里伺机而动的『吸魔圣木』对始祖涡波起了反应。

始祖涡波以阴郁的脸色避开『吸魔圣木』的攻击，并断了治愈状态异常的念头，抑制了魔力向体外的泄漏。

接着，他稍稍屏住呼吸——随后毫不畏惧大量密布于空气中的花粉和种子，只是全力向着我冲了过来，并且还伸出了那发着光的手臂。

“既然这样，那就速战速决便是！——魔法『Distance Mute』！！”

“这个也早已备好对策了！”

我专注于争取时间以便等待毒性进一步扩散，同时用手甲别开始祖涡波那发着紫光的手。

这是取庭院中的神树的一部分为材料，经掌握了『神铁锻冶』的学生之手锻造而成，并刻有诺斯菲大人的抗次元属性的术式的手甲。正可谓专为打倒始祖涡波而生的『传说级的武具』——结果它不负众望地挡下了魔法『Distance Mute』的

侵蚀。

始祖涡波虽然感到惊讶，但还是冷静地解除了右手的『Distance Mute』。看样子，若拿出全力，他虽然不是奈何不了手甲，但却做出了在有『吸魔圣木』干扰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魔法风险太大的判断。

他以选择先行将对手击晕的意图挥拳攻击。

我也呼应着挥出一拳。

拳与拳的对决。

——来吧，到了互殴的时间了。

这样一来，终于能在我唯一可堪一战的领域一决胜负了。

只有在这以互殴为形式的决斗中，我才能算得上技高一筹。

在一千年前，我无法像其他人一样熟练地运用刀剑。

仅仅因为隔了一个剑柄，就会分不清剑锋到底指向了何处，尽管数度挑战过『剑术』的学习，结果却只是伤及了自己的手臂和大腿。虽然能够把握自己的手臂的行动，但一旦掺杂了什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会变得一无是处。可谓不擅长运动的典型。

因为同样的理由，长枪也好弓箭也好，我什么都用不了。

对此，北军的老将沃尔斯建议我以拳术战斗。从给女孩子准备的『护身术』开始，到基本的『体术』，最后再结合自己成为『理的盗窃者』后获得的臂力，便诞生了我现在拥有的这个『亚流体术』。

唯有在这个距离内的互殴，我绝不会输。

被人说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的我，从那之后就致力于磨砺这唯一的技能。

从我成为『木之理的盗窃者』之前开始便一直如此——！

从我成为『木之理的盗窃者』之后也还是一直如此——！

全都是为了这场战斗！

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所以我——！！

“绝对、不会输啊啊啊啊——！！”

我没有观察敌人的动作然后决定对应之法的能力。

只能在看到敌人出招之后，用通过日复一日的锻炼而烙印在身的招数推导出最合适的行动而已。

就这样，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拳斗中——终于等到了使出我最有把握的一招的机会。

从内侧拨开始祖涡波挥出的两拳，装作使出踢击的模样，实则是借机上步，藉此潜入敌人的怀中，随后击出凝聚自己浑全身力道的一掌。

腹部受到重击的始祖涡波露出苦楚的表情。

尽管对手没有后退，但表情明显为之一变。

再一看能注意到他接下来的动作变迟钝了。

——能行！

这一击证明了我至今为止的人生没有白费。

这一击让我深感不枉当初日复一夜地研习同一种招数。

在饱尝人生意义的滋味的瞬间，我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所做的准备全都成功地发挥了作用。

在千年前准备的佩艾希亚城成功地困住了敌人。

精心培育至今的植物封杀了他的剑技。

通过诺斯菲大人的协助成功地废掉了他的魔法。

陷阱都发挥了应有的机能，削弱了敌人的能力。

再加上赌上我的人生造就而出的『亚流体术』

——！

有效果，能行——！

我的力量对那个始祖涡波起效了！！

之后只要再使出最后的手牌便可以结束了。

继续削弱始祖涡波，然后抓住他的手，连同自己一起发动佩艾希亚城的『对始祖用封印魔方阵』——那样就赢了。就是宰相艾德的胜利。

“涡波噢噢噢噢噢——！！”

在胜利的面前，我咆哮起来。

握拳、松拳、顺从烙印在身体上的技术的引导不断攻击。

可是，在这如怒涛般的全力猛攻中，我已经无暇注意敌人的表情——

256. 第四十之试炼『自狱』

“涡波啊啊啊啊——！！”

接下来——只要将敌我距离缩短为零，那这场决斗便可以落下帷幕了。

这里是佩艾希亚城第二层中央的大厅。

虽然距魔方阵的中心还有些距离，但凭现在的状态足够将始祖涡波封印了。

只要驱使『亚流体术』抓住始祖涡波的手腕，那样就结束了。

只要能抓住他，就是我的胜利。

就是我赢了。

还差一点。

只要抓到他就行。

明明如此——

“——！？”

在确立了优势之后过去了十秒的时间，接着我便

产生了一股违和感。

我所有的招数全部被敌人架开——渐渐地，就连接触到敌人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也就是说，我的优势仅仅只持续了十秒的时间。

——这、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按照我的预想，『亚流体术』至少是能抓住始祖涡波一次的。

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无情。我一次都没有抓到对手。

岂止如此，现在的局势是每过一秒我便会向劣势倾斜一分。

在拳与拳的纵横交错之中，我逐渐被对方压制住了。

这令人惊惧的现实使我身后顿生一股寒意，我不由地将注意力由自己的招数转移到敌人的表情上。

带着那双次元魔法使特有的深浅莫测的虚无的眼瞳，

始祖涡波正面无表情地观察着我身体的一举一动。

看到他那漆黑的眼瞳，在彻骨的寒意之下——我得以确信。

始祖涡波现在正在对我的技能『亚流体术』进行模仿（拷贝）。

他在战斗开始的第一秒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利，随后花费了十秒的时间进行观武——然后就在现场让技能的数值逐渐追了上来。

而我现在所有的招数已经不再起效——这也就意味着是那么一回事了。

我赌上自己数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修成的这个技能，在短短十余秒的时间里，就被始祖涡波纳为己用了……—

“怎、怎么可能……！这太荒谬了……！！”

我一面出言埋怨，一面继续重复着已经不再有用的招式。

结果全都被始祖涡波轻描淡写地一一化解。

不，岂止如此，经由我所完成的『亚流体术』，在始祖手中仅仅通过了数秒的锻炼，便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缔造出了全新的招式。

在新招式的胁迫下我不得不后退以重振态势，同时又绷紧了面部的肌肉。

——太荒谬了。

意思是说凡人的一年不过就等于天才的一秒吗？

由我所锻造而成的技能，在始祖那边只是个恰如其分的垫脚石吗？

“别开玩笑啦啊啊啊啊——！！ 涡波噢噢噢噢噢！！”

在激昂的情绪的促使下，我不顾一切地伸手向敌

人抓去。

结果不仅没能成功，反倒让对手抓住了我的手臂。

到头来还是被始祖涡波先下一城，紧接着，一套我连看都看不清的『体术』被敌人所完成，一股剧痛旋即激荡于全身。

“咕、呜啊啊——！！”

对手的动作迅疾如雷，以至于我根本不明白自己方才吃下了怎样的攻击。

但递至脑髓的刺痛却能让我明白身体的状态。

右手被打断了。

但是我不能在这时停手，于是立刻让以我的身体为巢穴的植物加速成长，以其根干为支架代行断折的骨头的机能，藉此发动反击。

但我的第一道反击未等生效，便被始祖涡波的攻击所遏止。

模糊之中，我大概能明白这是从正下方袭来的攻击。就跟我最初击中始祖涡波的那一招一样。

这一击是我所无法抵御的。

如果它跟我的拳头处以相同的速度，那不是没有对应之法，但理所当然的是，敌人的攻击速度凌驾于我之上。

那自然无法招架。

曾几何时间，殴打与被殴打的立场便调转了。

我的手臂就这样被敌人打断了好几次。

伴随打击而来的剧痛和骨折的激痛几欲将我的意识带到九霄云外。

损伤越积越多，肉体因为麻痹而变得不听使唤。

所有这些，我都依靠植物的辅助和治疗魔法在瞬间予以治愈。

渐渐地，全身的骨骼都被拆得散了架——对此，我依靠体内的树木勉强代行骨骼的作用，以维系

身体的活动。对破裂的血管则用植物的纤维接合起来。对连站立都是奢望的身体，则用脚底扎下的根干，借用地面的支撑来维持。

殴打殴打殴打——我不停地被敌人殴打，终于，始祖涡波的右拳击中了我的面门。

扎住长发的发带被这一拳的冲击震断，白发像狮子的鬃毛一样披散开来。

看到我即使如此也没有倒下，始祖涡波的表情为之一变。

透过已经碎裂的眼镜，我抓住了敌人这刹那间的动摇。

始祖涡波的拳头被鲜血润滑，他的架势也有所不稳。

要反击的话，现在是绝佳的机会。

不枉自己忍耐痛打到现在，终于盼来了这个时机——

“还没完！！”

即使遭到敌人的攻击，我仍然以右拳狠狠地捶向对手的侧脸。

“咕！！”

始祖涡波想必也没料到敌人能在这个状态下发动反击吧。

偷学了我所有的『亚流体术』之后，因为自信而大意了吧。

正因为这是不具任何技巧和美感的拙劣的攻击，所以才能打中你。

“啊 aa 啊啊啊 a 啊、还没！还没完呢，涡波啊啊啊啊！！”

我一边吼叫着，一边放弃了防御，与体内的植物一同采取特攻。

始祖涡波立马做出了对应。

他一面避开我稚拙的攻击，一面潜入怀中将我擒

抱住，接着，始祖以将大树连根拔起的气势喊道。

“艾德哦哦哦哦——！！”

看来我将树根扎入地面这点被对手看破了。

就像是在叱责要我用自己的双脚去站立一样，始祖将我的身体从地面拔起，随后扛着我一直冲到大厅的边缘，并猛地将我砸在墙壁上。

随着袭向后脑勺的一股冲击，我的视野被染成一片纯白，从身后传来的感触推测，这一下应该是撞穿了墙壁。

就这样突破了大厅内侧的会客室后，又撞穿了一道墙壁，接着再到下一间会客室——如此往复。

在『理的盗窃者』的战斗中，人工制成的墙壁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

一面在心中鼓舞自己的肉体也一样坚韧，一面在无意识中将双拳合在一处，自上而下地捶向对手。

“涡波！接、招、吧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我紧握的双拳以全力坠至敌人的脊梁，这段好似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的移动也画上了休止符。

始祖涡波的身体被我这一拳砸中，他脚下愣是将客厅的地面踩出数道裂缝。

当然，始祖涡波立马重新摆好架势再次挑起了战斗。

还没完。

我的『亚流体术』还算不上无计可施。

只要一边治愈自己一边与之互殴的话，那局势仍然有利于我。

我的回复魔法效力要凌驾于始祖涡波的回复魔法之上。最重要的是，我的魔法在发动时不会让魔力泄漏到体外。这样一来，『吸魔圣木』的攻击对象就只有始祖涡波一人而已。

把互相伤害延续下去就好。
无需畏惧敌人的拳头，他要打的话任他打便是。
每被敌人击中一百次，我只要能反击一次便足矣。
敌人的回复量为一，我的回复量便是一百，只要消耗下去便是我的胜利。
“还没完呢啊啊啊啊啊啊 AAAA——!! ”
敌人的体术终于抵达了我的肉眼无法追击的领域。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身体发出的悲鸣哀嚎不绝。逐渐超过了肉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魔力以惊人的势头在回复和修补之间消耗着。距离枯竭仅有咫尺之遥。
不过，还差一点了。
再让我坚持一会儿就好。
拜托了——

心脏啊。

你就是化作齑粉也无妨。

可是，只要一会儿就好，求你继续跳动。

我一面向神祈祷一面坚持战斗。

即使遭到敌人的痛打，我仍不顾一切地做出反击。

只要内心不被摧垮，只要还有一份胜算，我就会无数次、无数次承受敌人的攻击——

在这番缠斗的最后，先行后撤的人是始祖涡波。

我没有余力追击退后的敌人，只能站在原地连呼带喘。

“唔、哈啊……！ 哈啊哈啊哈啊！！”

与之相对的，始祖涡波绷紧了表情，对我的战斗方式做出品评。

“真是像僵尸一样的战斗方法啊……艾德……”

赢、赢了……

在以承受伤害和进行回复为筹码的竞争中，是我摘得了胜利。

事实上，乍一看下双方外在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

与始祖涡波那尚且匀称工整的五官相比，我已是在骨折和伤肿的损害下满面血迹。

但始祖涡波却是脸色发青。

我事前让他摄入的毒顺利发挥了效果。

被他吸入体内的种子也成功对他的肺部造成了损害。

他所受的伤害比肉眼能观察到的要严重的多。

只要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最后的胜利一定——

“现在就想夸耀自己的胜利还太早了，艾德……”

正当我对战况有所好转而自觉欣喜之时，始祖涡波不由分说地泼来一盆冷水。

接着，他使出了自刚才开始便一直没有使用的魔

法。

“——魔法『Distance Mute』!! ”

将高密度的魔力缠绕在右手上的始祖涡波看着我笑了笑。

“你到底想做什么……那个魔法对鄙人是不起作用的，刚才不是已经证明过了么……”

“是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稍微换了下思路。既然它对你无效，那就对我自己使用便是。”

始祖涡波将那发着淡淡的光芒的右手刺入体内，接着以前所未有的认真神态在自己的身体里摸索着。

这不像是单纯在超越次元的情况下对自己的体内进行干涉，而是在进行某种绝不可失败的治疗——想到这儿，我察觉了敌人的意图。

“——难道说！？”

正是如此，始祖涡波现在就是在治疗自己。

不过，不是寻常的治疗。这不是利用魔法进行的回复，而是某种其它的手段——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吗！难怪从刚才开始就不见你使用魔法，原来是一直在体内展开『Dimension』！你是想在这里当场进行手术不成！？”

看到他那了无踌躇的手法，便能猜到他早已掌握了治疗的手续。

在至今为止的战斗中，始祖涡波的对手不止我一个。

他同时还在思考如何去除侵蚀自己身体的毒和种子，并持续不停地对自己使用着魔法。

“好了！”

始祖涡波宣示手术完毕的话音一落，便从体内取出了两颗魔石。

魔石的颜色均为绿色。

作为『木之理的盗窃者』，我隐隐约约地能理解

到那东西的本质。

那是毒和种子的魔石。

也就是说只要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看不过眼的东西，都可以不由分说地予以魔石化。

尽管不能说可以用来治愈所有的异常状态，但他这荒诞不经的作弊招数确实和我的状态回复魔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你这魔法破绽太大了！魔力外泄出来了哦！『吸魔圣木』啊，敌人在这里！”

我一面在心中叹怨，一面冷静地呼唤周围的植物。

在他清除掉所有的毒和种子之前，必须要进行干扰。

不言自明，『Distance Mute』在次元魔法中定是最高等级的。在使用最高级魔法的期间，对手必定有空隙可钻。

“——说来抱歉，不过我没什么破绽。就是因为我做出了已经万无一失的判断，所以才会使用魔法的。”

不过始祖涡波并没有解除『Distance Mute』。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能一边维持手术一边利用周围的地面和墙壁回避植物们的攻击。

当然，在此期间，我也与唤来的植物一起，使用『亚流体术』向他攻去。

然而，所有袭向始祖涡波的攻击，却无一例外地——

“——打、打不中？”

纵使有无数的植物和我的双拳——也都奈何他不得。

就在几分钟前还能生效的一切，到现在却变得全无意义。

这蛮不讲理的学习能力让我大感愕然，对此，始

祖涡波亲自道出了个中缘由。

“通过至今为止的战斗，该怎么对付你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当然，破解这些植物的策略也有了。
”

“不可能！鄙人就算了，可是要破解这些植物是绝对不可能的！鄙人是以经年累月的培育才将它们准备出来的——”

唰啦一下——便见到围攻始祖涡波的所有植物都被斩断了。

“——诶？”

始祖涡波的右手仍然在他自己的体内，而他的左手——则握着先前那柄宝剑。不仅如此，宝剑还延伸出了应当是藉由『魔力物质化』而生成的剑刃。

那澄澈透明的剑身正向我逼近。

我连忙用手甲挡开这一剑，并匆忙后退。

“怎么可能！为什么始祖涡波的魔力能生效！？
明明有诺斯菲大人准备的术式啊！！”

始祖涡波没有回答我的疑问。

他脸上摆着接下来自己才要认真战斗，故而不会像刚才那样随口应答的表情。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自行查明原因。

接着我便意识到，始祖涡波利用魔力打造的剑刃和刚才不一样，这次的剑身并非淡紫色，而是无色透明的。

“魔力的属性改变了……？不、不对，不仅是属性，魔力的质色全都发生了变化！？难道说，你对自己的魂上下其手，改变了生成的魔力的属性！？何、何等恣意妄为！”

看到始祖涡波那刺入体内的手臂和变质的魔力，我推导出了这个状况的答案。

可是这个答案实在是太过荒诞，令我不敢去相

信。正因为我成为『理的盗窃者』之后对魂的理解程度有所深入，所以才能明白。

对自己的魂上下其手——这是为神所不能容的亵渎之举。

但凡有丝毫差错，便会迎来比死还要骇人的破灭。

“虽然这样会有一只手不能用……但却可以用剑战斗了。如此一来，就算『吸魔圣木』和『噬石常青藤』一齐袭击过来也没问题。”

“你、你疯了……！！”

“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战胜你啊！艾德！！”

接着，始祖涡波将剑锋挥向我。

以我为对手——始祖涡波没有丝毫大意，将他拥有的所有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堂堂正正地投入战斗。

这既令我感到欣喜又有所悲伤、既感到愤怒又有

所怅然，胸中的滋味正可谓百味陈杂。
但我立刻压下心头的情感，并把握当下的战况。
不知不觉间，『吸魔圣木』的行动变得迟缓了不少。
虽然不清楚敌人是通过何种手段，但始祖涡波很可能是运用和我相似的方式，将魔力输送到植物那边进行了干扰。
到这一步，植物的袭击已经毫无意义。
拜诺斯菲大人所赐而建立的优势也土崩瓦解。
而且敌人还强行中和了毒的侵蚀，并解除了剑和魔法的限制。
只能拉开距离了。
倒也不必急于妄自菲薄。
『亚流体术』会失效的情况我也不是没有预料到。
就遵照当初的计划，切换到下一项作战便是。
“——『Wood・Spears』！”

我将准备于佩艾希亚城中央大阶梯的杀手锏——魔石『木落』击碎，发动木属性的大魔法。

接着，木制的阶梯便转换了形态，化作无数细长而锐利的棘枪刺向敌人。

但始祖涡波从容地在荆棘的夹缝中穿过，其悠然之态有如闲庭信步。

刚才我消耗了以国家顶级魔石为代价而铸就的杀手锏，结果为自己争取到的，仅仅只是不足一秒的时间罢了。

始祖涡波的剑未见分毫凌乱，依旧从远处精准地向我杀来。

虽然我勉强用包括手甲在内的防具抵御了对方的攻击，但却能感觉到装备的耐久在不断磨损。再这样下去的话，用神树打造的武具就撑不了多久了。

以这种剑技为对手拉开距离实际上是没有意义

的。

不论是逃远还是跑近，到头来都会被大卸八块。我连忙沿着阶梯奋力向上冲，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捏碎手中的高级魔石，藉此发动魔法拖住敌人的脚步，拼尽全力地拉开和对手的距离。

但这就等于是告诉始祖涡波自己已是黔驴技穷。

果然，始祖涡波摧枯拉朽地仗剑杀来，大有一副断定不会再有更具威胁的陷阱的自信。

尽管木属性的大魔法接踵而至，但始祖涡波却如入无人之境。

几欲将敌人一饮而尽的树干、以无数枝杈而成的触手、撕裂血肉如划破薄纸的叶之风暴、可以溶解一切物质的树液——无论孰何，全被他以风卷残云之势——尽数横扫。

还不止如此。

就连我所准备的这名为佩艾希亚城的整个舞台，

在这个不讲道理的剑士面前也形同无物。

城堡大厅的梁柱、成螺旋状的阶梯、厚重的墙壁、分割三层和四层的天花板——所有这一切的距离和质量，在始祖涡波的剑下咸无任何意义。

始祖涡波转动那双漆黑又深浅莫测的虚无眼瞳，尾随于我身后踏将而来。

令自己引以为傲的城堡被敌人的剑肆意蹂躏，我却只能以苦涩的表情一味奔逃。

向着上方，使劲浑身解数，逃啊逃逃啊逃，始终不停地逃。

在这段逃亡之路的尽头，是佩艾希亚城的御殿。从横窗外吹来的清风一如既往地拂动着装饰于墙壁之上的旗帜。这里便是这座城堡最后的要塞。

此处便是我计划中最后的决斗场所。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斗并未偏离计划的安

排。

话虽如此……可我的表情却是扭曲的。

御殿的最上首——亦即玉座之前，在这里，我终于无路可退。

到这时，始祖涡波按下了那把所向披靡的剑。他四下环顾，仿佛这里令他感到怀念一般。

始祖涡波抑制战意并将目光投向我。这片寂静不禁令人猜测，或许这座御殿也是始祖涡波所设想的最后的决斗场所吧。

我对他这一派从容的表现感到不耐烦，终于忍不住将心底所想诉诸出口。

走到这一步，本就淤积在心头的恨意已经是无处遮掩。

“——始、始祖涡波！！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惜做到这个地步也要与鄙人相战！居然不惜对自己的灵魂上下其手！就这么不想输吗！？你明明就是

个与佩艾希亚毫无瓜葛的外人！甚至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可为什么，你不惜做到这个地步也要纠缠我们！？”

听完我的话，始祖涡波间不容发地回应道。

“你问为什么……？那不是当然的么，因为你们姐弟俩的状况让人看不下去啊！对折磨你们的一切，我实在不忍坐视！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袖手旁观啊！！”

“就因为……这个……！？”

听到他的回答，我不禁后退一步。

看来，如果我要诉诸于言语的话，那始祖涡波也做好了以言语应对的打算。

他停下了脚步，将剑锋朝向地面，摆出了静待我说出下一句话的模样。

此举彰显了始祖涡波那充沛的余裕，实在是与我大相径庭。

想到这里心头不觉一阵刺痛。

我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

打造出了在这世上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领域。

用上了毒和陷阱。

还从使徒大人和诺斯菲大人那里借来了莫大的助力。

这座城堡更是可以封印从诺斯菲大人口中听来的始祖涡波那未来视和过去视的魔法的地方。

可即使如此，始祖仍是如此压倒性的强大——!!

我知道他能愈战愈勇，越战越强。

可是，这实在也……也太卑鄙了吧……

即使是现在，我也有种自己心中的一切尽在敌人掌握之中的感觉。

而事实上，在战斗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无数次敌人在我行动之前便看破意图抢占先机的事。

要想击败这个男人的话，必须要在一瞬间赌上一

切才可以。

必须要在一瞬间就赋予他致命的伤害才行——可明明如此，他却拥有可以察觉一切危险的感知魔法和未来视的魔法。事实上，就凭他那透明化和捩转次元的魔法，根本不会给敌人以一击必杀的可乘之机。

在此之上，他的『剑术』还达到了与诺文大人并驾齐驱的领域，并能在战斗的过程中吸收敌人的能力为己用，而且右腕还具备一触即死的能力……？

要怎么做才能杀得了这种人……

到底要人怎么和他去战斗才好……

啊啊，荒谬。简直荒谬。太荒谬了。

根本就是荒诞……无稽……—

这便是『强者』。

我终于出离了愤怒，情感逐渐为绝望所支配。

内心几近崩溃……—

“艾德！你给我回想一下缇缇刚才的话！这次你已经亲眼见过姐姐的样子了吧！？你觉得现在的她像是一个支配者吗！？”

接着，从强者口中吐露出的话语不由分说地蹂躏起了弱者的内心。

就像那曾经令北方全境的臣民——令鄙人艾德也为之倾倒的『支配之王』一样。

“缇缇根本就不想要佩艾希亚这个国家！她也不想做什么『支配之王』！对她来说最为重要的，从来都只有你这个弟弟而已！！”

这、这个……—

——不对！

不可以赞同他的主张！不可以接受他的说辞！始祖涡波的话语就是为了将我杀死而磨砺出的刀刃本身。

一旦对他的话予以认同……——那么这次，『自己』便会彻底死去！

真真正正地死去！如果不想死的话，就必须要反驳他不可！！

“……一、一派胡言！那是『支配之王』自己做出的选择！她发誓要守护这个国家、守护北方所有的人民！她在大家面前宣誓了，宣誓会拯救所有人！鄙人亲眼见证了这一开端！从最初到最后，都看在鄙人的眼中！”

“不对！缇缇选择的不是国家！不是佩艾希亚这样宏大的东西！她选中的是一个无名的『魔人』少年——是艾德你啊！是你的期待啊！仅此而已！！”

“你凭什么在这里大放厥词，明明就一无所知！『支配之王』以自己那崇高的意志，以那强大而贤明的姿态，在众人面前宣誓无论千难万

险也定当矢志不渝！鄙人一直都在看着啊，就在她的身后！！”

“就是因为你像这样守望着她的背影，所以她才会一直勉强自己不是吗！就是因为你对她抱有那样的期待，所以她才会予以回应不是吗！你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这一点！？那全都是因为姐姐的虚荣而生成的幻想啊，如果连你都不能察觉到的话，又有谁能明白呢！？”

“无稽之谈……！『支配之王』岂是那等器量狭窄的池中之物……！她是传说啊！我们让北方的那个传说重新降世了啊！可你居然说那个无敌的『支配之王』只是姐姐的逞强，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我没有胡说！那家伙很弱的！她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器量，而且还很胆小——！所以她才会在千年前逃走不是吗！？她舍弃了所有一切，逃到

了你的期待触及不到的地方不是吗！？别给我擅自忽略掉这个事实！！”

……是了，正是如此。

千年前，『支配之王』和始祖涡波一起远遁而去。这是我不愿去思考的事实。

是我佯装不见的事实。

可这个被我有意忽略的事实，却被再次陈列于面前，令我动摇不已。

“那、那是因为、那都是因为你的错不是么！？只要你、只要你只要你只要你、只要你没有出现的话！！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了！那样一来，作为『宰相』的鄙人会一直辅佐『支配之王』，而后必定能为千年前的战争画上句号，让世界归于和平！明明还差一步就能得偿夙愿了！！”

“就算没有我结局也是一样的啊，你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吧！？就是你那份夙愿摧垮了自己的姐姐，

这你已经明白了吧！？艾德！！”

“啊啊，吵死了！！就算明白，那又能怎样！！”

我明白的啊！这种事用不着你说！

就因为我再清楚不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啊！！

“是啊，姐姐大人成为了『支配之王』！因为伴随地位而来的大义，她自然会有所勉强吧！可是那有什么不好！？因为『支配之王』深爱着这个国家，远甚于任何人！『支配之王』想要守护这个国家的意志，比任何人都要坚定！『支配之王』将这个国家打造为『乐园』的努力，更不比任何人逊色！”

因为痛苦，所以把想看到的挑选出来再去看，这有什么不可以！

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这有什么不可以！

我来做『宰相』有什么不可以！

姐姐大人来做『支配之王』有什么不可以！

“姐姐大人绝对是愿意成为『支配之王』的！若非如此，她怎会那样拼命地坚持战斗！她可是一直战斗到了无人能及的领域啊，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

“正因如此！你才有责任将她从孤家寡人的路上拉回来啊！那是作为弟弟的你的使命啊——！”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啊……！

为什么彼时不说，而要放到现在呢！？

都已经太迟了啊！已经过去一千年了！！

一百年、一千年、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却要说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这种事……！！

“不、不对！！鄙人的使命是作为『宰相』、是同样作为『理的盗窃者』追随在她身后！！”

事到如今，却要说『支配之王』她——

一直都为痛苦所折磨什么的。
一直都在勉强自己什么的。
一直都在寻求帮助什么的。
明明是这样，可我却只是埋头于自己的事，而没
能察觉到她的痛苦什么的.....
不要说啊.....不要说这种话啊.....!
算我求你了.....—!!

“鄙人是『宰相艾德』!! 是『木之理的盗窃者』!!
绝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加以否定!! 这种事，事到
如今岂能认同啊啊啊啊啊啊——!! ”

我咆哮着坚称自己是『宰相』。
一面攥紧放在怀中的『支配之王』的英雄谭，一
面拼死地叫喊着。
在这本英雄谭的行文里的那四个字——那辉耀着
光芒的四个字『宰相艾德』。
这四个字是我唯一的骄傲，就因为它我才能坚持

到现在。

可是，我已经濒临极限了。

相比于先前那绞尽全力的死战——现在这场辩驳
要更・具・痛・楚——

“艾德……你姐姐现在仍然在寻求自己的弟弟。
她一直都在找你、以至于彷徨失措……她想要的
从来都不是什么宰相。她从始至终都在寻找自己
的弟弟啊……”

“那你是想说『宰相艾德』的战斗全都是没用
的……？没有成为任何人的助力……？你要鄙人
去认同这点……？鄙人为『支配之王』肝脑涂地，
但却没有任何价值……那一百年努力不具任
何意义……你居然要鄙人认同这种事……！？”

“没错。就算那一百年没有意义，你仍有当尽的
义务，仍有不得不做的事。这便是我的看法。”

“——！！”

面对我那超越生死，直接投向人生与灵魂的意义的质问，始祖涡波以毫无迷茫的口气做出了回答。

我因为他的回答而哑然，接着，始祖涡波继续说道。

“不过百年而已。你姐姐可是被痛苦折磨了整整一千年啊……就算失去了那一百年，也不意味着你失去了一切。你还留有重要的东西……”

“你是想说鄙人仍然是罗德·缇缇的弟弟……？”

“正是。”

“不可能。事到如今已然不可能回到作为弟弟的那个时候……缇缇姐姐大人的弟弟实在是过于无力、过于没有价值。无法成为任何人的力量，无论既经几时都是那样脆弱的存在……是那样难堪、那样不成体统……以至于光是去回想就令

人感到可恨.....!! ”

回想起那所剩无多的过去，我在愤怒之余口气也粗暴了不少。

出现在记忆里的，尽是那个可恨的『自己』。

是了，就是这样。

所谓的弟弟艾德就是这么一个令我羞于启齿的蠢货。

只知道依赖弟弟的立场向姐姐撒娇，派不上任何用场。

.....这也无可厚非。

在北方濒临毁灭之际，只知道一味地颤抖、将一切都推给姐姐来背负。

.....这还不算不能原谅。

在那之后也只知道拖姐姐的后退，给她节外生枝。

.....这倒也无所谓。

这些都可以不顾，真正令我感到可恨的——
——是那一天，我・面・对・死・在・自・己・
面・前・还・被・敌・人・唾・弃・的・姐・姐・
居・然・无・能・为・力。

……呜呼，是了！

姐姐明明死在了自己的面前，可那个臭小子竟然
还在一味地依赖着姐姐！

我光是回想起这份记忆！

就想要把那个作为弟弟艾德的臭小子千刀万剐——!!

“始祖涡波……就是那个弟弟害死了自己的姐
姐啊……？那个令人不堪的、愚蠢透顶的弟
弟害死了自己的姐姐……那个弟弟没有活着
的意义……岂止如此，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罪
过……所谓『姐姐大人的弟弟艾德』就是这么一
个东西！！”

我无法认同那种东西的存在。

我想要当他从来不曾存在过。

那种东西不是我。

那不是『自己』……。

“可是，只有在作为『支配之王』的『宰相』而活时是不一样的……那是唯一能被认可的『自己』。只有作为『宰相』的自己，能够让鄙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你执着于『宰相』身份的理由吗……”

“因为那样可以成为别人的力量！那样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这令鄙人感到了欣慰！到头来尽管仍不知道自己的生存方式应当如何，但只要能为了『支配之王』鞍前马后，就让鄙人有了活着的实感！”

“所以你就想要缇缇永远作为『支配之王』活下去！？至死为止都要如此！？即使死后仍要如此！？”

所以你还要继续让她一个人背负一切！？你就是这个打算吗，艾德！？”

“啰、啰嗦！住口，涡波啊啊！！如果罗德不能为罗德的话！那鄙人又当何去何从！？”

遭到始祖涡波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之后，我终于脱口谩骂。

距自己上一次像这样惊慌失措已经过去多久了呢……

在遥远的往昔——被否定、被否定、被否定、在满是痛苦的世界不断彷徨时候的记忆在脑海中复苏——而这更是火上浇油，进一步搅乱了我心中的思绪。

“别把姐姐变成你自我满足的牺牲品！你所做的这些并不是为了缇缇！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奉献！”

“那你要鄙人怎么做！？你知道这有多恐怖吗！？”

如果鄙人不能以宰相艾德的身份活下去，那自己就不是自己了！就连该做什么都不知道！丧失所有的价值！甚至连名字都不例外！会重新堕入那比奴隶都不如的日日夜夜！回到那日复一日地质疑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状态！重新归于那段连活着的意义都不知是什么的时间！不可以！就因为不想那样，所以鄙人才不得不将姐姐大人扶持为『支配之王』啊！！”

“这就是你真实的心声吗！！”

——真、真实的心声？

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利用姐姐大人，藉此逃离心中的恐惧，这便是我的心声？

不是这样……尽管想要去否定，但我却不得不承认，在心中的一隅，确实存在这么一种阴暗的心情。

啊啊，我是何等愚蠢。
何等丑陋、何等弱小。
言及于此，最弱的守护者终于再也支撑不住。
故而，我在那既是防御本能，又近乎于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为了苟活而咆哮道。
“相川、涡波啊啊啊！你吵死人了啊！闭嘴啊，
别再以那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些大道理了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心灵的崩溃，依靠意志力而勉强维系的身体也趋于毁坏。
原本遵从自己的意思来稳定身体架构的树木开始反过来侵食我的身体。
白骨被溶蚀，作为代替，木髓根植于体内。这些树木脱离了我的控制，钻破了血肉和皮肤，从身体的各处绽出。
人类敏感的神经被植物那钝感的神经替换，与此

同时，肌肉组织也开始植物化。感官也发生了变质，我的瞳色逐渐染为纯白。

最后，穿戴在身的用神树制成的武具与身体同化。从武具中长出枝权，并生出鲜嫩的绿叶。

这是守护者特有的『半死体化』。

也就是说，我仅仅因为方才的辩驳就被杀了个半死。

就这样，在佩艾希亚城的御殿，既不是『宰相』，也不是艾德的——曾经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弱小的『树人种的魔人』复归于世。

“没错，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么一个脆弱、怯懦、令人不齿的胆小鬼！所以、所以啊，所以我才会害怕、害怕有一天会失去『支配之王』这盏明灯！在成为『理的盗窃者』之前，城内的所有人都在嘲笑我！指责我是借『支配之王』的弟弟的身份窃居宰相之位，这些流言蜚语从来不曾断

绝！而那全都是事实！不论是作为文官还是武将，我都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罢了，是个派不上任何用场的废物！我没有任何可以让那些讥讽我的人闭嘴的才能，一个都没有！你能明白那样的我些什么！天赋异禀、才华横溢！饱受所有人青睐的你！你能理解得了弱者的心情吗！你不可能明白啊啊啊啊！！！”（注：延续 225 话的译法，变回了孩子的艾德，自称也相应地予以改变。）

那名幼小的『魔人』诅咒着世界的不公，并厉声嘶喊。

“我没有才能！没有魅力！没有强悍的心灵！所以我一直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所苦，那便是我的日常！连活着都要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没有才能之人漫步于此世间，就等同于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行走于深夜的悬崖！所以我为了不失去『支配之王』这片光芒而拼尽了全力啊！！”

“真的是这样吗！？对你来说，光芒真的是『支配之王』吗！？你之所以觉得自己必须成为『宰相』，并不是为了什么童话故事里的『支配之王』，而是因为你想要帮助自己的姐姐才对吧！？艾德，只要你的姐姐还在，你就还是你自己！只是因为你作为弟弟的记忆，被充作了成为『理的盗窃者』的『代价』而丧失了罢了！你还有姐姐！还有在这世上唯一的，需要你这个弟弟的姐姐！！”

“够了，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啊，涡波哦哦！不要再、不要再继续迷惑我们了啊啊啊啊啊——！！”

这种事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啊。

作为成为『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我们姐弟那段幸福的记忆悄然零落了，这种程度的事用不着你说我早已了然于胸！

可是，即使如此，还是留着啊！

不知为何，只有那份记忆还留着啊！
唯有那个令人不齿的弟弟的身影！
还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曾消去!!
在被人唾弃的姐姐的尸体面前，自己却无能为力
的那不成体统的模样，一直历历在目！
整整一百年、一直如此啊！每一天，每一夜，每
次阖上双眼，我都会回想起来!!
这纠缠一生的耻辱，让我每念及此都几欲自戕!!
既然如此，那不是只能抹消掉这样的一生了吗！?
那不是只能将作为『弟弟』的『自己』抹杀掉不
可吗！?
能够寄托信赖的唯有『宰相』而已!! 能让『自己』
抱持价值和意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委曲求
全的，就只有『支配之王』的『宰相』这个身份
而已啊!!
唯有『宰相』才是强大的『自己（艾德）』!!

“会闭嘴才怪啊，蠢货！我不是说了我看不下去么！你和缇缇是彼此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是唯二人的家族啊！一旦失去，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不能再对你和缇缇坐视不管了！！你们两个人，全都太可怜了不是么——！！”

在这段争吵的最后一—

—我们全都一边大吼一边冲向对方。

我不再作任何顾虑。

不去顾及敌人的剑锋、不去在乎任何一切，脑中想的只有战胜敌人这一件事。说到底，再怎样未雨绸缪，以始祖涡波为对手都没有意义。既然如此，那唯有义无反顾地向敌人冲去，超越自己的极限去战斗一途。

我一边奔驰一边将自己的全部魔力酝酿出来。

对此，始祖涡波仗剑呼应。

他接连挥出具有超远射程的剑刃，撕裂了我这已

化为『半死体』的身体的侧腹、将我的肺部捅出一个大洞、刺穿了我的双足。

我全都不以为意，只是向前突击。

若是神志尚且清醒之人，受到如此重创必当止足不前，但我绝对不会退缩。

“要赢——！这次我一定要战胜你，然后成为真正的『宰相』！必须要战胜你不可！无论使用怎样的手段！！”

纵使是自己的人生！

我赌上自己人生的全部，开始『咏唱』。

“——『此身乃无名无姓孑然一身的孩童之魂』——！”

将所有的魔力集中到双手上。

结结实实地用脚踏地，将魔力传输到地面。

然后，奔驰！奔驰疾走——！

“——『彷徨路上，幼子为世界（你）所引导』『而

后逆光驱驰，直至尽头』——!! ”

等着瞧吧，涡波。

就像我的故乡那样，我要将你焚烧、击坠、捣碎、毁灭。

“——魔法『王 ■ 落土 (Lost • Vi • Eithéa)』啊啊啊!! ”

就用这个可以终结一切的魔法——！

257. 无名的孩子的

“——魔・法『王 ■ 落土 (Lost・Vi・Eithéa)』
a 啊啊啊!!”

“这就是赌上你的一切的魔法吗！不过太慢了！
就凭这种不完全而且满是漏洞的魔法，别以为能
赢得了我——!!”

想・当・然・耳，这前奏过长的魔法让我的双臂
反过来被敌人斩断了。

自己那愚不可及的人生奈何不了始祖——不过我
早已料到会这样，所以丝毫不在乎那被斩飞的双
臂，只是向前突进。

“——什么!?”

看到我即使失去双臂也没有止步，始祖涡波大感
惊讶，并招致了他今天最大的一次破绽。

我早就知道自己的魔法会被敌人化解，所以一连
串的行动中毫无迷茫。

毕竟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我自己更不值得付诸信任的东西了，所以也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诱饵罢了。

我所拥有的一切——『木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从千年前挖掘出来的佩艾希亚城、『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咒木、培育至今的无数植物、百般磨砺的肉体和体术、超越极限的斗争心、赌上全部人生的魔法——所有这一切，都是诱饵！

我知道它们都会被敌人破解。

所以充当真正杀手锏的术式，才没有刻在我的身上，而是刻在了外部的植物上。

不比『世界奉还阵』逊色的大魔方阵，是以整座佩艾希亚城为基盘书写的。

在城内蠢动的植物全部变作了文字，由此形成了『对始祖封印魔方阵』。没错，自千年前开始，它便是为了这个瞬间而准备的——！

“想来也是，凭我是赢不了始祖涡波的吧！但就算如此，唯独这个魔法我一定要将之释放出来！必须如此！我有释放这个魔法的义务！而你则有承受这个魔法的义务！！接招吧，此乃我北方所有臣民的愤怒啊啊啊啊啊——！！”

于地面奔走的魔力闪耀出翠色的光芒。

周围的植物也全都变得光辉熠熠，并开始描绘魔方阵的纹样。

始祖涡波见到闪耀着光芒的天花板和墙壁后绷紧了身体。恐怕察觉到一旦中招便无法从这个魔方阵中逃离了吧。

此时此刻，亮起光芒的还不只有这个御殿而已。这整座佩艾希亚城——乃至生息于整个佩艾希亚国的数量上亿的植物，全都将力量汇聚至一处，欲以这座御殿为中心释放『最后的魔法』。

这便是在千年前成功战胜使徒迪普拉库拉的封

印术式。

『对始祖封印魔方阵』。

我今天之所以挑起与敌人的决斗，为的就是让他吃下这个封印术式。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瞬间所布之局！这个场所就是为了成功释放这个魔法而存在的！！你就连同这整座城堡——不，连同由我所打造的佩艾希亚国一起，跟佩艾希亚一起、堕入地狱吧！！涡波啊啊啊！！！”

『对始祖封印魔方阵』被发动之后，整座城堡便解除了巨人这一暂时的形态，其变化尤以这座御殿最为显著。

支撑御殿的梁柱率先行动起来。

与此同时，附着在墙壁上的根藤弦叶、森罗万象尽向始祖涡波袭去。

这不再是像『吸魔圣木』那样唯魔力是瞻的行动，

这个魔方阵是以始祖涡波的魂为目标行动的。故而所有的植物都精准地冲着始祖涡波扑了过去。事已至此，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解除它们的锁定。

看到周围所有的植物都如囹圄一般将自己包围了起来，始祖涡波立马打算从中逃离，但却被我的舍身攻击拦了下来。

虽然自肘部以下的手臂已经被敌人切断，但在我体内育成的植物的根干却从伤口中长出，并将始祖涡波的身体缠住。而他那持剑的手臂更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你这家伙！打算把自己和我一起封印起来吗！？”

“非也！我想要的可不是平局，而是胜利！这道封印不仅有以植物为载体的物理上的束缚，还有以魔法为效力的对灵魂的拘束！在此之上还有对

魔力和体力的永劫无尽的吸收！无论是何等存在，都无法自其中超脱！只不过，唯有作为『木之理的盗窃者』的我是例外！！”

“咕、你这一——！”

一切都照计划进行。

到此为止的所有流程、状况，都堪称完美。

作为秘藏之手牌的我真正的魔法，必须要在发动之前被始祖涡波击溃不可。而这将会让始祖涡波误以为击破了我最大的杀手锏，从而催生出他的大意，而这将成为我擒住他的唯一的破绽。

通过对他这份破绽的完美利用，魔方阵的发动成功了。

“呋、呋呋、呋哈哈哈哈！！以『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力封印术式！加上『木之理的盗窃者』的拘束树木！以及『水之理的盗窃者』的冰结结界！这次奉上三重的封印，就算是你也在劫难

逃！！”

如此一来，始祖涡波就被将死了。

虽然因为敌人展现出来的强大而让我在中途几度产生动摇，但说到底，敌人会如此强大本是我一早便有所觉悟的。

到最后来看，其实并没有什么误算。

这便是我的战斗方式！

以『宰相』的风格，精心做好事前的准备，在战斗开始之前便决出胜负！要骂我卑鄙无耻的话就随便骂吧！！

“咕、呜、呜啊啊啊——！！”

不光是我，周围的植物也不断缠绕起发出呻吟的始祖涡波。

带着绝不会让他从这御殿脱身的意志、以要将他永远封印在此的决心、植物化作无数道枷锁将他拘束起来。

“哈哈！终于、终于啊！终于能制裁这个背叛者了！而且是由我亲手！此时此刻、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随着城内的植物一拥而入，御殿的亮度越来越暗。

我确信了自己将摘得胜利的桂冠。

——然而，就在这可谓生涯至高的一瞬间，我却对自己零落出口的台词心生疑惑。

『夙・愿』——？

刹那间，有什么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那是千年前的光景。

是我在千年前，和始祖涡波一起，在佩艾希亚城内谈笑风生的光景。我们像损友一样开着对方的玩笑，并一同发誓为这个国家而战。

可是，我被那名友人所背叛，『支配之王』也被他带走，终至于绝望。好恨、我必须恨他不可。

我只有怒骂他这个背叛者，并憎恨他这一条路
“——！！”可走——

——啊，呜呼……刚才，似乎又有什么杂音传到
耳边……——

我的夙愿真的是这个吗？在一瞬间，我如此询问
自己道。

我心中的夙愿，难道是如此悲伤之物吗？疑问浮
现于脑海。

明明长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可我却如此痛苦、如
此痛苦、痛苦到几欲疯狂，这未免有些不可思议
啊。

纷至沓来的疑问，让我感到无比的迷茫，以至于
眼前的世界都变得扑朔迷离。

明灭的世界，流逝的时间、重合的虚构与现实——
“老·师——！！”

方才的声音终于清晰可辨。

在几天前，在同样的场所，我听到过跟这一样的呼唤。

紧接着，正欲将我和始祖涡波一起裹住的植物之茧突然开了一个口子。

作为虽然是『木之理的盗窃者』但却没有任何才能之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现象的本质。这是因为某个与我不同的、天赋异禀的木属性的魔法使操纵了这些植物所致。

“木属性的……魔法？”

可是，就算是始祖涡波，他也还不具备使出这等木魔法的能力。

随后，从那个口子里现身的少女的面容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

那是在我成为『宰相』之后就不太常见的少女。她正是我第一个救助的『魔石人类』。也是第一个实现了『魔人返还』的『魔石人类』，既是与

我关系最密切的『魔石人类』，同时又是最能令我感到怀念的『魔石人类』——没错，她的身姿是最能令我联想到自己的过去的一—故而我唯独不会记错她的名字。

“露洁！？”

她的双手都变作了软体动物的模样。

露洁之所以进行了她有些抵触的『魔人化』，是为了将自己的魔力提升到超越本身极限的程度，从而赋予她在『对始祖封印魔方阵』中开辟道路的能力。

定睛细看会发现她脸上满是伤痕。

肯定是因为一边穿过危险的植物一边前进所致吧。当然，手脚也不例外，胴体也满是疮痍。不仅浑身是血，连『魔人化』的手也被蹂躏得不成样子。

这是难免的。就算这只是由最弱的理的盗窃者挑

起的决斗，但终究是将千年前的神话再现出来的激战。对一个量产出来的『魔石人类』而言，这个舞台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可即使如此，她居然还能抵达这里。

在外面理应展开了阳滝大人的冰之结界。

那是露洁无论如何也不能抵御的魔法。可她居然没有逃走？

即使要暴露在冰结结界的威胁之下，也要钻进这佩艾希亚城？

在吸收魔力、啄食矿物、吞噬人肉的植物群中一路赶到了这里？

怎么会？为了什么？为什么她不惜遍体鳞伤也要来到这个地方？

“露洁！你来这儿做什么！？不可以再过来了一—！！”

看到她那凄惨的模样，一股难以言喻的不安化作

彻骨的寒意席卷我的身后。

我正要出口劝她马上远离我们，却在那之前听到了露洁的喊声。

“我・肯・定・要・过・去・不・是・么！因为、我已经、再也看不下去了啊！我看不下去了啊，老师！！呐，老师，你看看自己的表情啊！看看你那几乎要气闷而绝的表情！在夙愿得以实现的时候，不是应该露出更加欢欣的表情才对么！？留恋不是应该笑着实现的才对么！？你不是说要让大家笑着抵达『乐园』的么！？老师明明跟我说过啊，你说要带着笑颜抵达『乐园』的！我别的什么都不要了，可至少请你遵守这个诺言啊——！”

“气闷而绝——！？不、现在、不是说这些的——”在这种时候是说什么呢——？

那个一向明白事理的露洁竟向我怒吼——这让我

产生了动摇、疑惑、混乱。

自然而然的，我对各种事物的制御也产生了松懈。

而我的决斗对手，当然没有嫩到会放过这个空隙。

就·像·是·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一·样，始祖涡波毫不犹豫地活动自己那重获自由的手，他执剑斩断了植物的拘束，并将魔力集中到左手冲我吼道。

“艾德！等待这个瞬间、这个场所、这个距离的人不只你一个！！”

从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始祖涡波不仅没有逃跑，反而向我接近了过来。

接着，他将灌注了所有魔力的左手猛地伸向我的身体。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被这个魔法捕获，那么灵魂会直接遭受攻击。

防御是不可能的，败北是必至的。

绝对不可以吃下他这一招。

“这样一来就结束了噢噢噢，艾德！！”

“咕——、还没完！！是我这边更快！看我在一瞬间就把你给封印住——”

『对始祖封印魔方阵』是已经构筑完毕的魔法。

论发动的速度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我立即重新启动魔法阵，为了将始祖涡波封印在茧中而狠狠地朝他瞪了过去——就在这时，彼此的视线交错。

当黑色的眼瞳和白色的眼瞳四目相向之际，我看见了。

看见了映照于始祖涡波眼中的、自己的姿态——自己的表情。

同时脑海中开始不断回放露洁那句“再也看不下去”的台词。面前的始祖涡波也说过一样的话。我终于——得以在真正的意义上领会了她们语中所指。我终于明白了。

“——唉？”

这令我不觉呻吟了一声。

在战斗最为关键的时候，在一秒一瞬便能令胜负易手之际，我呆住了。

自己的表情就是如此具有冲击力。

那是一张咬紧了牙关的面容，从那张脸上、从那双眼的眼眶里——

“为、什么……”

——流・出・了・两・行・泪・水。

……我为什么，在哭？

此时此刻，我的夙愿即将实现。

能够战胜始祖涡波，证明我是一个出色的『宰

相』，理应没有比这更令人欣喜的事才对啊。

我应该开怀大笑才对啊。

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泪水？

我为什么要咬紧牙关、屏住呼吸、露出如此扭曲的表情？

……啊啊，已经完全不知所谓了。

能成为『宰相』难道不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吗？

那不是我活着的唯一价值、是唯一的意義、是能够令我安心的东西吗？

正因如此，我才想一直坚持作为一个杰出的『宰相』不是么？

可是为什么，我会携如此深重的痛苦而战斗呢？

——这样的表情简直就和那时候如出一辙了不是么。

跟那个岂止是遭受凌虐的『魔人』，就连做一个奴隶都不配的时候一样。费劲辛苦终于逃出了

那片地狱，逃到了自己所未见的未知世界，孤身一人——向着不可能存在的『乐园』举步维艰的『无名无姓的孩子』，又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那个在奈落之底嚎泣不绝、彷徨失措的幼小的树人。

那个孩子……依・旧・在哭泣着。

一直、一直、一直哭泣着，并俯身寻找着什么东西——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啊、啊啊、为什么、啊 a……为、什么， a 啊
啊 a 啊、呜啊啊啊…………！！”

一直以来，我都是为了能逃离那奈落之底而活的。

明明如此……可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

到底是在哪里跌落、从哪里来到这个地方、又要这样寻找到何时？

啊啊……为什么为什么……—

“a 啊啊、啊 a、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这便是一切了。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知晓了。

正如刚才始祖涡波所批判的那样。

从我对那份『后悔』和『留恋』视而不见的一刻起，我就再也不曾迈出一步。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我的时间就停滞了——它不曾再动过。

这便是我的意识在刹那间的游移。

真的只是一瞬间的梭巡，可尽管如此，我也确实在这一瞬间将所有的意识从魔法中抽离。

“a、a 啊、啊 a 啊……”

我怅然若失，只是呻吟。

始祖涡波没有手下留情，他的手已经来到了面

前。

接着，他就像是要一把将一个闹别扭的小孩子揪起来一样，将手刺进了我的胸口。

始祖涡波大喊，我则发出悲鸣。

“艾德噢噢哦哦哦——!!!!”

“咕、呜！呜啊啊啊、啊啊啊 AAAAA——!!!!”

接着，因为始祖涡波的魔法，我的魂遭・到・捩・转。

不对，准确来说——是我那一再脱轨的人生，被恢复了原貌。

随着魂的捩转，我的身体无法再生成魔力。进一步的，正在发动中的『对始祖封印魔方阵』也被解除。因为我无法再将魔力赋予周围的植物，于是它们纷纷萎靡、摊倒。身上的木制武具也蜕变为了徒具重量的木片。

『半死体化』的身体也变回了原状。

硬化的皮肤重新趋于柔软，枝杈收缩回体内，树叶也全都洒落。

同时我整个人也向身后倒去。

我咚的一声撞在御殿的地面上，呈一个大字型动弹不得。

尽管我想要继续战斗而试图奋力起身，结果却不能得偿所愿。体力和魔力已经彻底枯竭。或许我真的已经绞尽了全力。

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透过喉咙的振动确认现状罢了。

“……啊、啊啊……输、输了吗？作为『宰相』的自己……输掉了吗？”

彻彻底底的败北。

我冷静地认清了这个事实。

在决斗最后的最后，我没能集中自己的意识，而始祖涡波却一以贯之。他目不转睛地与我这名决

斗对手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这便是败因了。

而其结果——便是始祖涡波尚且站在原地，而我则难堪的带着泪颜倒在地上。

如果这都不是败北，那还有什么是呢。

——此时，有一份事实可谓是被确凿无疑地『证明』了。

我不是什么『宰相』。岂止如此，我就是一个连『宰相』是什么都不清不楚的孩子。一个单纯憧憬着它的小孩子罢了。

我根本就成不了真货。

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答案了。

只是，在它被『证明』之前，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去相信而已。

我甚至想要反过来『证明』，想要通过战胜始祖涡波，来证明自己才是对的。我想要相信，那个

令姐姐痛苦的自己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那幼稚想法的结果。

这就是一个竟挑起决斗这种愚蠢行径的假装『宰相』的小孩子的末路.....

我保持大字型摊倒的姿势，仰望被『对始祖封印魔方阵』掀翻的天顶。

青空和白云的景象渗入了我朦胧的泪眼。

刺眼的阳光令我几欲阖上双目。

可是，我仍然坚持着仰望天空。

即使满眼泪水，我还是顺着这充斥视野的白光远眺。

——啊啊，好耀眼.....

从幼少之时开始，我便一直朝着这缕照耀御殿的光奔驰。

渴求着这耀眼的光芒，一直、一直努力着。

然而.....这一切已经结束了。

“啊啊……输了。是我、输了啊……”

现如今，我不仅失去了所有的身份、更令至今为止的人生意义全无。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258. 千百零八年鑄此絕不輕薄之集大成

——我输了。

流尽了泪水之后，我的内心恢复了冷静。

我环顾周围，接着在稍远处看到了喘着粗气的始祖涡波，还有在他身旁眼中泛着泪光的露洁。

直到决斗的最后一瞬为止，我都没能注意到她。

作为『木之理的盗窃者』，我拥有可以把握佩艾希亚城全部状况的能力。可即使如此，我还是直到最后一刻才注意到露洁的存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其实是知道原因的。

并不是我没有注意到她，而是我明明注意到了却视而不见。

因为明白露洁在担心我，所以我才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她。

这和我在千年前就明白但却一直有意忽视自己

的错误是一个道理。

我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而后进行了这场决斗，而这场决斗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因为我一直像这样装聋作哑……才会总是在重要之时错失重要之物……——

或许是因为在堂堂正正的决斗中输了个五体投地的缘故吧，我莫名的冷静。

甚至产生了向决斗对手询问自己的丑态的余裕。

“始祖涡波……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泪的……？”

可能没想到我会在这种情况下向他提问吧，始祖涡波在惊讶之余直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从战斗的中途开始，渐渐地。”

从中途开始、渐渐地吗……

我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开始流泪的瞬间。

“你变强了啊，始祖涡波……真的变强了。最重

要的是，你的心灵变得更强大了……和以前那个优柔寡断、踌躇不前、满面悔恨地与敌人战斗的你大相径庭。”

我一面感怀过去，一面称赞决斗的胜利者。

不觉之间就是涌生了这种念头。

决斗证明了我是弱者，始祖涡波是强者。

我甚至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如今的你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迷茫了啊。很了不起。”

“是啊，不能迷茫，必须要做好自己应做之事，我已经有所觉悟了。所以我会按部就班地为了不至后悔而行动。”

“只不过，生而为人，往往难以遵从这个信条而活啊。是了，果然强者这东西，很是卑鄙啊……”

虽然始祖涡波说得天经地义，但如果所有人都能如此，那么千年前悲伤也不会逆流成河了。我露

出苦笑，并摇了摇头。

始祖涡波似乎是对我的反应感到了些许不满，他有些强硬地强调道。

“确实，我也知道自己变强了。……可是，这份强大并不是我一开始便拥有的。至今为止，我曾一再犯错、一再败北、一再经受挫折。……虽然这话可能显得流于庸俗，但我确实认为，真正的强大并不是让你不知败北是何滋味，而是让你无数次跌倒之后仍能无数次起身。”

“你觉得这种骗小孩子的话能让我接受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强者就是会百战百胜，他们至死为止都会是胜利者。一如我们现在这样，我已经无力起身，可你却几乎无伤。”

败给始祖涡波那压倒性的才能之下的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他这番说辞的。

一反决斗前那满是火药味的气氛，现在的我们就

像是两个在拌嘴的孩子。

始祖涡波自己似乎也知道在这场决斗中，先天的力量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他没有继续回应，而是噘着嘴嘟囔了几声。

然而，凭借着那机敏的头脑，他很快就想到了反驳的言论。望着摊倒在地却一脸得意的我，始祖涡波说道。

“我问你，艾德。被你视为无敌的缇缇，难道从没品尝过失败的滋味吗……？”

这是直逼我个人核心的问题。

我无言以对，接着，始祖涡波又向我扔来第二个问题。

“或许作为缇缇的弟弟的你曾经真的很弱小。但现在的你又如何呢？”

——我无法立刻对他这个问题做出答复。

见我由一脸得意变为一脸苦涩，始祖涡波微微一

笑，同时却又叹了口气。接着，他就那么背过了身，打算找一个缺口离开这座满是植株的御殿。

“始祖涡波，你要去哪里……？”

“决斗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要去外面。”

他背对着我回答道。

与我不一样，他没有片刻犹豫便做出了答复。

“我不能让我唯一的家人——我的妹妹孤身一人。”

这个回答本质上就是他接下来要去打倒『支配之王』的宣言。而且也是绝不能输的誓言。

“艾德，你接下来又有何打算……？”

接着，他转过头对本应是敌人的我发问。

不知为何，在他那双看向我的眼睛里，充满了信任。

“放任我不管的话……在我恢复过来之后，可能会从背后袭击你哦……？”

“你才不会那么做吧？你已经不再是『宰相』了……不，说到底，这场决斗本就是为了证明你不是『宰相』不是么？”

“你、你说什么？”

连日来，我从来不曾产生过这种想法，故而在听到始祖涡波这么说后，我大感惊讶。

居然说刚才的决斗，是为了『证明』我不是『宰相』……？

这也太离谱了。

我本就是为了保住名分和小孩子般的嫉妒，才挑起决斗以期证明自己不比始祖涡波逊色的。

“你在说什么胡话……”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经始祖涡波这么一说，我却感到在心中的一隅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我居然产生了自己就是为了吃下他先前的一击而战斗的念头。

我连忙挪开视线，对此，始祖涡波继续说道。

“艾德，在我来到这里的一路上，我拜见过许多经你之手留下的东西。所以，我能明白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明明我以那样激烈的言辞怒斥他一无所知，可始祖涡波却一脸淡然地说出了这些居高临下的言论。我不免对他的态度感到无奈——但同时也感到了几分怀念，这确实有他的风格。

“……而且缇缇也说了。她说你一定继承了爷爷和奶奶的意志。”

“爷爷和……奶奶……？”

在听到这两个词的瞬间，我的脑海变得一·片·纯·白。

我明白这两个词的意思。

这是指祖父和祖母的词语。

也就是所谓的家人——虽然我没有、但理论上而

言是所有人都拥有的家人。

我没有……？真的吗？

不对啊，感觉不是这样……我应该是……——

“啊、啊啊，又来了！老师、老师——！”

在我的思绪向自己的祖父母奔驰而去之际，露洁满脸焦急地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轻摇起来。

看到她的手，我那变得一片纯白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极为怀念的情景。

啊啊，对了。

那个人的手，也像她这样是红色的，并且——

“所以说，剩下的事就交给露洁了。毕竟这一次，我扮演的是敌人的角色啊。”

看到我将视线投向露洁，始祖涡波便以安心的神情露出一抹微笑。接着他留下最后一句话，随即便消去了身影。

“涡、涡波大人……！等等——”

我连忙想要留住他，但再没有得到回应。

就这样，在佩艾希亚城的御殿里，只剩下了我和露洁。

……始祖涡波离开之后，这里便是一片寂静。

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嘶喊拼杀，只能听到我和露洁的呼吸声。

正如始祖涡波所说，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在赌上人生之一切的决斗中败北，留下这一副行将消灭的躯体，恐怕能做的事真的不多了吧。

可即使如此，始祖涡波仍然以满是期待的目光看向了我。

他以充满信任的神情留下了“我都明白”这么一句话。

据他所言，『支配之王』曾表示我继承了爷爷和奶奶的意志……—爷爷和奶奶？

即使始祖涡波已经离去，但唯有这番话仍然萦绕

在耳畔。

可是，无论我怎样发掘过去的记忆，也想不起自己有那样的家人。

能够回想到的，只有共同发誓要守护北方的同伴们的侮蔑的声音——还有那无能为力的令人不堪的自己——那个弱小的『自己』——啊啊，好想去死。

只有糟糕透顶的人生。

那是令人几欲自戕的人生。

是一直在寻找归宿的人生。

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的人生。

是曾经那样痛苦的人生.....

不、不对，现在也一样痛苦.....

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微弱，感觉就快要停止了。

.....不过，也无所谓吧。

我已经输了。

失去了人生所有的价值，也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所以，就像这样，让呼吸停止也好。

就此而死也无妨。

就这样迎来结束的话，一定很轻松。

让一切结束吧。

——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

“——老师！振作一点，老师！！”

我・又・一・次，听到了声音。

露洁正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老、老师……？”

“嗯。老师你、是我们的老师哦。请不要忘了这一点，拜托了……”

我差点反射性地回答说 “不对，我是『宰相』。
”

但受制于这连起身都极为困难的状态，这句话终于没有出口。

“……没关系的，老师。老师你是令我们自豪的老师——就算你的姐姐不在，就算你不再是『宰相』，这一点也永远不会变的。”

露洁更为用力地握紧了我的手。

接着，她在这个时候，将『魔石人类』们一直挂在嘴边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在一年前，我逃出研究院迷失了方向的时候，是老师救了我。不仅如此，老师还拯救了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家人。是你费尽周折地将我们脆弱的身体治好，并为我们创造了归宿！都是因为有老师在，我们才能被佩艾希亚的大家用笑容接纳哦？如果没有老师的话，我们一定会走投无路地曝尸荒野的。会在连名字都没有的情况下死掉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你！我们能遇到老师，真是太好了！！”

露洁以颤抖的嗓音拼命地倾诉。

可是，看到她如此拼命的模样，最先浮现在我脑海的想法，却有些薄情——她究竟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这里是佩艾希亚国的佩艾希亚城——是城堡中心的御殿。

按理说，从很久以前开始，这里就只有我孤身一人才对啊。

在千年前，『世界奉还阵』发动的那一天，在这座城堡里的只有『宰相』一个人。

在那场战争的最后，我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所以，我才会像这样，在成为守护者之后依旧静待『支配之王』的归来。

就在这个除我以外空无一人的御殿里……本应如此。

——可是，为什么露洁会来到这座御殿？

从她的话听来，似乎是因为我在一年前拯救了

『魔石人类』。所以她才会来到这里。

——就因为这个？

疑问还在继续。

——说到底，一年前的我究竟为什么要救她们呢？如果需要人才的话，那比起从零开始培育，还是直接把已经培育完成的人才从其它地方挖过来更好。而事实上，我也确实从南方拉拢了不少人才到佩艾希亚。

明明如此，可是我却偏偏要将『魔石人类』这种存在本身就十分棘手、既短命又不安定的存在引入『北方』，这是为什么？

『魔石人类』是与我毫无瓜葛的存在。她们是由『南方』孕育出来的负债，与『北方』的我无缘无分。

——明明是这样，可是为什么？

在我不断地重复询问自己“为什么？”的时候，

视野忽然为之一变。

我将目光投向了因为被握得太紧而感到刺痛的手那边。

露洁的手紧紧地握着我那长有小枝小杈的手。

那是一双清秀——不，是跟我一样满是伤痕的手。

在此之上，还因为『魔人化』而产生了变异。

像软体动物一样，又红又软。

——一双非常令人怀念的手。

“令・人、怀・念……？”

为・什・么・令・人・怀・念？

因为我以前也见过这样双手？

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个人是谁？

在露洁之前，将这样双手伸向我的人是谁？

那正是在这一年来，令无数次差点失去神志的我恢复清醒的原因——是令我的脑海复归于纯・白・的有关『什么人』的记忆。

只是它太过久远，以至于记忆变得花白，就连想起那『什么人』的样貌都做不到。

但我知道，那是令自己怀念、耀眼、敬爱的重要的人——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有人握紧了我的手。

唯有这点我还记得。

和露洁一样，在自己无名无姓也没有任何归宿，只能四处彷徨的时候，有『什么人』就像这样握住了我的手。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奴隶。

不，事实上，在当时的南方，『魔人』是遭人忌讳的存在，故而我应当比奴隶还不如吧。

在那比奴隶还不如的生活中，我因为身体太过孱弱而派不上任何用处，所以被当做垃圾弃于山野。我记得自己后来挣扎着离开了那里，一味地

向着北方逃去。

走啊走、走啊走，一直不停地走……自己最后是怎么获救的？

光靠我一个人不可能活得下去。

在那逃亡之路的尽头，我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人』。

而那所谓的『什么人』，恐怕就是始祖涡波刚才说的——

“爷爷……？奶奶……？”

虽然不是很有自信，不过应该就是爷爷和奶奶了吧。

我记得……在流浪的最后，我被一名少女带到了一栋小屋，精疲力竭的自己躺在床上，而那两人则握住我的手安抚着。他们告诉我已经不用再担心了，已经不用再害怕了。

就和现在一模一样。

在邂逅的那一天，我从爷爷和奶奶那里受让了许许多多的话。

我一点一点地将那些回想了起来。

在那栋小屋里，躺在温暖的床上，手里捧着他们为了一度晕倒的我而重新温好的汤，听着同样是『魔人』的爷爷的抚慰。就这样，一点点地——一点点地，像拾捡碎片一样——回忆起那令我怀念的孩童时代。

那一天，在那个温暖的小屋里，爷爷对躺在床上的我说过——

“——说来，能拜托你去做缇缇的弟弟么……？老夫和老婆子岁数都大了。是没法永远陪在她身边的。所以，如果跟她年龄相近的你能一直陪着她，我们也就放心了。”

我明明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连奴隶都不如的存在，可他却愿意对我这么说。

“请你成为我们的家人吧。请你作为缇缇的弟弟活下去吧。可以吗？”

我回答道。

“……好、好的，我很愿意。为了报答这份救命之恩，我一定会成为姐姐大人的弟弟的。我对自己的灵魂发誓，一定会保护大家。”

我是这样回答的……

我确实曾这样回答过……

“唔，用不着这么战战兢兢的。看来你比缇缇还刻板啊。而且措辞也一样太僵硬了。……根本没必要发那么了不得的誓言。缇缇那孩子在她从今往后的人生中，肯定会秉持她的风格活下去吧。你只要以你的风格陪在她身边就行了。没错，只要陪在她身边就足够了。”

“以我自己的风格，陪在她身边……？”

“没错，只要那样就够了。”

对此，我又作出了承诺。

在那一天，还是个孩子的我以自己的意志许下了誓言。

“好的。爷爷、奶奶……我一定会永远陪在姐姐大人身边的。”

泪水夺眶而出。

不是因为感到悲伤。

只是因为怀念，便让眼泪止不住地流溢。

还不止这些。

因为我所珍重之人不只有爷爷和奶奶。

在那之后，我还从乍一看下随处可见的『魔人』少女那里，获赠了无比重要的东西——

“你跟来干嘛？这是人家的工作，用不着你跟着。
”

流有夏比之血的少女，掐着腰用有些古怪的措辞向我抱怨着。

“可、可是，爷爷和奶奶他们、告诉说要跟着你……”

既然爷爷奶奶告诉我陪在少女身边就是我的使命，那我自然不能离开她。

所以虽然有些胆怯，但我还是坚持跟在少女身后亦步亦趋。

不过，很快我就不再仅出于使命感，而变得自愿希望陪在少女身边了。没过一会儿，我和少女的关系就变得十分融洽，并从她那里得到了之后延用千年的名字。

“——既然这样，那你的名字就叫『艾德』好了！是个好名字吧！？”

“艾、艾德……？为什么、是艾德呢……？”

“唉、唉——！？这个、那个、艾德是这里的动物们的一个前辈的名字……不久前因为衰老死掉了，所以就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能继承这

个名字什么的……”

虽然少女一开始还意气洋洋地给弟弟起名字，但待到解释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先前寿终正寝的小动物的时候，她又变得有些不安。

“在这里的动物的前辈的名字……？请问那个『艾德』……是怎样的一个动物呢……？”

我并没有对自己被取了一个动物的名字而感到不满。

只是很在意这个名字的意义。

毕竟这是我自出生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名字……

“你问……怎样的？”

“是的，对姐姐大人你来说，它是怎样的存在？”

“艾德它是在这一年来——每一天都陪在人家身边的朋友。而且也是『支配之王』的第一个家臣。它是第一个超越了单纯的协助关系，成为了作为

魔人的人家的同伴的存在……”

“第一个家臣……”

“没错，人家最开始在『这里』玩扮演『支配之王』的游戏的时候，就是它最初来到人家身边支持自己的……并且直到它死去为止，都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艾·德』……的确不坏。不，是个好名字、很帅气……”

至死为止一直陪伴在少女身旁的忠臣『艾德』。从小孩子的观点出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名字。

与此同时，我也在心里想着要成为那样的『艾德』。

我想要一直待在这名才华横溢得以至有些危险的少女身边陪伴她。想要在赐予自己名字的姐姐身边支持她……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不是出于别人的命令，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做出的决定——

“啊・啊……”

——在佩艾希亚城的御殿，又一次被流着软体动物的血的魔人握住自己的手，又一次受到鼓励，这让我终于能够重新攥紧那一度丧失的『自己』的碎片。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之所以想要成为『宰相』，是因为希望能以弟弟的身份陪在姐姐的身边。

决不是为了否定弟弟的身份。

然而我却因为害怕变回那个不如奴隶的存在，以至于把如此重要的初心抛在了脑后……

“啊、啊 a……何等、我是何等的愚蠢……——”

对自我的抨击脱口而出。

接着，我看到紧握着自己的手的露洁，便明白了

所有的答案。

我本以为『自己』的一切，都被当做订立『理的盗窃者』的『契约』的『代价』而支付出去了。本以为自己剩下的只有『宰相』和『理的盗窃者』的力量而已。

但这是错误的。

确实，作为获得力量的代价，我失去了很多东西——可是，我们姐弟从爷爷奶奶那里继承下来的遗志——继承下来的『精神（心）』，却一直留存着。

我与使徒勒伽西订下的成为『理的盗窃者』的『契约』，就是这样一种形式。

他那时候所说的『期待』，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年前，我看到逃出研究院的『魔石人类』，才会产生想要帮助她们的想法。

看到这些遭受凌虐的『魔石人类』，我就像看到又

在千年后的『南方』彷徨的『自己』一样……所以我才会对她们说出那些话。

为了报答爷爷和奶奶的恩情——

“——如此羸弱的身体，真亏你们能逃出研究院啊。做得很好，你们已经可以安心了。对你们施以虐待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

“真亏你这么小一个孩子能跑到这北方的边境来呐……不过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里没有会危害你生命的人……”

是因为爷爷奶奶曾对我这么说。

“——跟『魔石人类』的出身无关。自己的家人是谁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而依照鄙人自己的法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家人。”

我之所以接纳她们为自己的家人，

“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所谓。咱们有咱们自己的规矩，决定是否是家人也一样。按照那个规矩来说，你就是老夫的家人了。”

是因为我曾像这样被爷爷奶奶所接纳。

“——请你们绝对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前往能够让所有人欢笑的『乐园』吧。”

最后，我对露洁她们如是说。

因为我觉得，爷爷奶奶在同样的情况下，一定也会这样邀请她们……

所以，我才会帮助『魔石人类』。

不管我的记忆被掳走多少，唯有这份『精神』是不会被任何人夺走的。这就是纵使有世界的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我『自己』。

我在过去得到了多么普遍而美好的东西啊。

可是、我却——、我却——……

“——啊、啊啊 aa.....a 啊啊啊.....非常抱歉，

爷爷、奶奶……我真是个没用的孩子、真是个没用的弟弟。不，我连没用的弟弟都不配做……！
”

忏悔。

没能遵守向爷爷和奶奶许下的『誓言』，我后悔不已。

“明明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如此出色的教诲，我却没能报答这份恩情……！我竟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令姐姐大人孤身一人……！在那样漫长的时间里，我竟然没有陪在她身边……！脱离了正轨，错失了自我，没有好好做她的『弟弟』却做了什么『宰相』……！！”

就算不执着于『宰相』的身份，我也还是我自己，可我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出这么远。

拜那对出色的老夫妇的养育所赐，我得以继承这样崇高的『精神』。拜那个出色的姐姐所赐，我

得以获赠『艾德』这个值得骄傲的名字。

有了这些，我何必再去哀叹自己没有才能呢……

“啊啊，全都是我搞错了啊……从始至终都是。而我却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是吗……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我一边自嘲一边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

因为『代价』，我已无法回忆起与姐姐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但自己在那一片纯白的场所立下的誓言却无法忘却。

在那栋小屋旁的白樱树下，我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那个时候，在那棵树下，我许下了怎样的誓言？带着怎样的思绪，怀着怎样的愿望，说出了怎样的诉言？

我是为了谁而想要变强的？

我是真的觉得自己要当一个国家的『宰相』的

吗？

不对。

我之所以想要变强，并·不·是·因·为·想·
要·做·一·名·出·色·的·宰·相。

我只是想·作·为·姐·姐·大·人·的·弟·
弟·变·强·而·已。

这个答案，便是为在黑暗中彷徨的孩子指明道路
的光芒。是真正的『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哈。”

想到这里，我不禁失笑。

虽然有终于找到答案的释然，但这基本上还是对
不成器的自己的嘲笑。

见到明明在流泪，却又开怀大笑的我，露洁语带
不安地呼喚道。

“老、老师……？”

听到她的声音，我才意识到现在不是失笑的时

候。

我一面在心中感谢露洁，一面发力试图驱使从刚才开始便动弹不得的身体。

虽然肌肉和神经都已经损毁，但我还是硬撑着想要起身。

领会到我的意图，露洁便搭了把手将我拉了起来。我借助学生的帮助，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嗯，我是老师。放心吧，老师已经没事了。刚才只是在向你的先人谢罪罢了。”

为了不让她再担心自己，我露出一抹与决斗的失败者不相衬的微笑。

理所当然的，露洁对我唐突的变化感到不解。

“唉……？我的先祖……？”

“就是说家人的意思。”

“……不、不要纠结先祖的事，请重视一下现在啊！老师的家人现在就在这里啊！露洁我也是老

师的家人啊——！”

可能是觉得我仍然是过去的囚虏吧，露洁握着我的手喊了起来。

“是啊。我没有成为『宰相』，而是成为了一直都想要成为的『老师』啊。就像爷爷和奶奶那样，我长大成人了呢。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啊。”

虽然记忆仍然没有完全恢复，但有一点我却可以断言。

——我・一・定・很・强・大。

故而我没有悲叹、埋怨、迁怒于人的必要。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变得像尊敬的爷爷和奶奶那样强大了。所以，没问题的。

“啊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终于知道我所应做之事是什么了……”

我明白的。我不会再对此视而不见了。绝对不会。正如涡波大人所言，必须要做好自己应做之事—

—！

“接下来已经再也用不到这东西了呢……”

起身之后，我将揣在怀里的那本书——那本被自己保护至今的『支配之王』的英雄谭，搁置于空无一人的玉座上。

现在没有闲暇让我沉浸于感伤之中。

不加快脚步的话——就追不上他了。

“真是多亏你了啊。我亲爱的家人，露洁。能够与你相遇，真是太好了。”

我首先向让我振作起来的家人道谢。

“那、那个，老师……？”

但这在她看来就是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剧变吧。

她的表情有些困惑。

我一时间也不知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因而有些语塞。

尽管知道这时候理应说些道别的话，但直至今日，我们一同经历过太多，以至于不晓得说些什么最为合适。

至今为止的时间像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闪过，而我也拣选着台词。

——过程中，我回想起这千年后的世界于自己而言的开端。

想来，在我被召唤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先于露洁和诺瓦露与我相遇的，是和我一样留着一头白发的少女。那是一名和我很是相似的少女。

“呵呵，也必须同海莉大人道谢才行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就不会遇到你们了。那样一来，我肯定会在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的状态下消失吧。那一天，能够在四十层被海莉大人召唤出来，我由衷地感到感激。”

如果我是被涡波大人召唤出来的话，那搞不好演

变为当场厮杀的情况。这虽有坎坷却又充满命运之安排的邂逅，令我深表感激。

“现在回想起来，海莉大人也一样对自己究竟是什么人感到了烦恼啊……在『牺牲者』和『骑士』之间摇摆不定的她，一直在为痛苦折磨着。当时我虽然摆出一副无关者的模样作壁上观，但谁能料到那正与我自己如出一辙呢……”

我回想起一年前的『世界奉还阵』之战。

在那时，所有人都为了辨清『自己』而拼尽了全力。

承受了由『木之理的盗窃者』释放的回复魔法后，缇亚大人和拉丝缇娅拉大人几近被千年前的自己打垮。涡波大人和海莉大人也——岂止如此，就连那个帕林库洛·勒伽西也一样——所有人都在为了认清『自己』而战。

在我这个旁观者的注视下，他们最后都找到了自

己的答案。

看到这些，我也没能按捺住心中的焦急……但还不只如此，从他们的战斗中，我也在无意识中耳濡目染地收获了许多。

我虽不算一个率直之人，但还是要承认在这个千年后的世界里，我确实学到了在千年前未能学到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我做到了自己在千年前未能做到的事。

我亲手拯救了和自己一样遭受凌虐的人。

通过她们，我才得以同时拯救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这两者。

“不仅是海莉大人和露洁你……我要感谢所有的『魔石人类』……就是因为有你们，我才能遂行身为守护者的本愿啊……”

“老、老师！啊啊，太好了！老师变回老师了！！

”

说到这里，露洁脸上的不安终于彻底消散，她露出了欢欣不已的笑容。

“好了，露洁。……我该走了。”

看到令自己挂心的露洁展露了笑颜，我也得以放心出城了。

然而露洁却十分慌乱地想要阻止我。

“唉？在、在这种状态下……？不行啊，老师！你再继续战斗的话会死掉的！老师你已经不用再战斗也可以了！我们一起回到大家身边吧！？”

“非常抱歉，请让我去战斗吧。我只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是过去的『死人』。所以，对你们的引导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露洁的话中蕴含着大家一起重新来过的心意。但我只能告诉她那是做不到的。

我有不得不做的事。

我的归宿实在别处。应当与我一同回到归宿的人也不是露洁她们。

“之后你们大家一起携手前进吧。虽然我无法再陪伴你们前进了……但你们大家一起努力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都是令我骄傲的学生啊。无论在哪里你们都能好好活下去的。无论什么你们都是能够做到的。是了，因为你们已经不会迷失自我了……就算这个世界，将何等深重的『代价』抛给你们背负，你们也绝对不会错失自己珍重之物……你们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乡。没错，这就是我所向往的『乐园』……”

『乐园』已经完成了。

到头来我虽然没能赶上，只能在过于遥远的未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即使如此，这个国家也确实是『乐园』。

就结果看来……甚至都不需要『支配之王』，光·
靠·我·一·个·人·就·拯·救·了·北·方。
如果想的话，由我来做『支配之王』——不，我
甚至能够超越『支配之王』。

而作为我的家人的露洁她们接下来将会生活在这
个『乐园』——这个由我拯救的国家当中。

虽然我没能让当年的北方人民抵达『乐园』，但
他们的子孙却可以生活在这里。

我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把
另一个不得不做之事做好……

“老师……你终于笑了啊……”

看到我的表情，露洁惊讶地说。

看来我真的不常露出这样满面春风的笑容吧。

最后留给她的表情是笑容真是太好了，想到这
里，我转身朝向御殿的出口。

接着我在与露洁道别的同时，留下自己的遗言。

“露洁，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了。『北方同盟』接下来的道路，就由你们『魔石人类』来决定吧。这佩艾希亚是为了成为遭受凌虐之力的力量而诞生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才是应当将它的轨迹延续下去的人。……我消失之后，世界各国应该会一齐行动起来吧。虽然我也很想做好善后的问题，不过不行呢。虽然这未免太过我行我素，但接下来我会尽到我个人应尽的责任，做好我个人所应做之事——而后便会从这世上消失。”

我明确地将这些告知了她。

我已经不能再转身了。

不去看露洁的表情，只是站着听取她的回答。

“……嗯、好！不用担心！我们肯定没问题的！因为是老师救了我们啊！是你救了我们——救了北方的大家！所以，之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我们的事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就算传说中的

『支配之王』和『宰相』都不在了，也不会有问题的！！”

虽然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但直到最后露洁也没有哽噎。

“……果然是令我骄傲的学生啊。这样我就可以了无遗憾地去做自己应做之事了。”

“是要和外面的人战斗吗……？”

“是啊，虽然是不得了的强敌，不过我必须要亲手将之打倒才行。”

在外面的姐姐大人、斯诺大人、使徒大人、始祖的妹妹大人——所有人的实力都不可小觑，但我却丝毫没有败给任何人的打算。

“我完全不担心哦。因为我知道老师很强嘛。”

“是啊，你们的老师我可是很强的啊。是无敌的呢。”

露洁毫无迷茫地为我送行。我也给予了应有的回

应。

“你接下来就留在这里等待战斗结束吧。在这里面是安全的。虽然封印魔法的术式已经解除，只剩下徒具硬度和规格的树木，但作为避难的场所也足够了。”

“嗯，我会的。我会待在老师留下的这座城堡里等着的……”

以这句话为结，我向前迈出脚步。

为了追上先行离开的涡波大人，我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前进。

在彼此的告别声中——

“那么，祝你一路顺风。老师——”

“——嗯。我・出・发・了。”

将露洁留在御殿，我来到了外面的回廊。

因为『对始祖封印魔方阵』的影响，回廊里密布大量的植物。虽说都是咎由自取，不过在这里行

进可真的相当费力。

对这具残破不堪的躯体而言，真是一条有些坎坷的道路。

虽然用植物缝合了被涡波大人斩断的手臂，但骨骼和神经还没有接合好。每一步都会伴随着剧痛令身体紧绷。跌打损伤和骨折根本不可尽数，以至于都搞不清痛的是哪里。因为伤口血流不止，所以只能用植物塞住露出的血肉强行止血。

随时都可能摔倒在地。

说实话，这岂止是可以赶赴战斗的身体，就连正常行走都是极其勉强的。以我这在一段时期内当过医生的眼光来看，绝对是需要立刻静养的状态。不如说，变成这样还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

可是——

不知为何，我的脚步却莫名的轻快。

比我在几天前迈步于城中的时候还要轻快，比我

在千年前迈步于城中的时候还要轻快——脚步的轻快前所未有，而心情亦是如此。

我在脑海中翻阅着城堡的地图。

沿着最短距离从回廊赶往外壁。

必须要尽快追上涡波大人才行——不，不对。光是追上他还不够。

——我必须要赶在他前面才可以。

要超过他，比涡波大人更早抵达外面，必须如此。

现在我能明白涡波大人留下的那番话的意义了。

确实，涡波大人很强。

我在决斗中输了个一塌糊涂。

可就算是这样，也没有放弃前进的理由。

绝对不能放任自己最重要的家人孤身一人！

我必须要『证明』，唯有自己对家人的感情是不输给涡波大人的!!

因为我是继承了爷爷和奶奶的遗志的坚强的孩

子——！

是令姐姐大人感到骄傲的『弟弟』——！！

“请再等我一会儿，姐姐大人……—”

时而被绊倒、时而又自己失足，即使如此我仍然坚持前进。

姐姐大人……

我这就去迎你回来……

这一次我不会在这里静待你的归来，而是亲自出迎……

这次就由我来帮助你。

你的弟弟绝对不是什么弱者。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感到胆怯，一定会展开双臂挡在你的身前。

无论面对的是怎样的强敌。

我都将守护你。

所以——

所以，再一会儿。

请你再等一会儿就好。

缇缇姐姐大人——!!

1111

259. 自狱四十，儿童归至。恒白物语，流溢于此。

眼前盈满纯白。

在俨然不动的巨大所镇座之王都，一场大雪——不，一场暴风雪正在肆虐。

——凛冬降世，目之所及皆为冰天雪地。

无论何种描述皆不足以形容的肃杀冷气将佩艾希亚置于支配之下。

由涡波的妹妹——亦即新的『支配之王』所释放的重重暴雪，将世界的温度降至极限。

在几欲将王都尽数囊括的冰结结界中，持续降注的泪洸与雪将街道、建筑、一切的一切都染为白色。本以洋溢的绿色为傲的国家，仅在短短数秒间便被纯粹的素色所沁染。

暴雪击打着自己的脸颊。

连睁眼都是一件辛苦事。

结满冰霜的睫毛仿佛一闭上便会再也睁不开似的。

每每呼吸便会生出光辉满盈的冰晶，而吸入肺中的冷气则不由分说地摧残着脏器。脚下满是积雪，每度踏过街道和屋顶，都有无数的雪屑如水花一般到处飞溅。

这就是涡波的妹妹——『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滝的力量。

因为那过于异端的技能和过于特殊的魔力性质，令她明明是『水之理的盗窃者』却一概不使用水系的魔法，只是将一切予以『停止』。

花草树木等自然生息在这片酷寒之下，止住了。没错，不是『冻死』而是『停止』——作为熟练的魔法使，我能够领会这个魔法的效果。

虽然在千年前没有与其人交过手，但这毫无疑问是连我——连『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都为之胆

寒的力量。

不过不能却步。

如果说敌人的力量是『停止』，那我的力量便是【自由】。

“别太小瞧人了啊！新任的『支配之王』！——『Wind・Umbrella』！！”

地点为王都的中央。

在这个国家最宽广的一条大道上，我和敌人迎面相向。

阳滝将装点于街道上的大喷泉冻作立足点立于其上，而我则广张双翼飞翔于她的正前方。

我从正面编织魔法，用风生成高密度的圆盾，连同它一起向前冲去。

这便是以魔法为形式的盾击，我背后的双翼则扇动着冰冷的空气令自己在空中驱驰。

与此相对，假寐中的阳滝只是细声念道。

“——『Ice・Parallax Blue』”

青色的魔力从立于冰结喷泉之上的阳滝体内倾泻而出，构筑起一道与我的『Wind・Umbrella』同样规格的圆盾。

以庞大的魔力构筑而成的盾与盾在喷泉前方相撞，魔力的倾轧就此开始。

在这样单纯的力量角逐中，我一贯有必胜的自信。而事实也是如此，如果就这样拉锯下去，不消数秒我就能将对手压倒。

然而，敌人（阳滝）没有那么单纯。

她是精于以技取胜的『理的盗窃者』。

盾与盾的激荡令青色与翠色的魔力粒子飞舞于空中。阳滝即刻操纵那些青色的粒子，从侧面生成魔法向我袭来。

持盾撞击的双手逐渐从指间开始染上冰霜，随着翅膀扇动的声音趋于沙哑，我身后的羽翼也变得

越发沉重，。

“唔——”

再这样下去我会丧失飞行的能力坠落到地上的，无奈之下我只好放弃魔力的拉锯像后跳一样飞远。

在倾轧中获胜的青色圆盾将我的翠色圆盾一饮而尽，而后顺势向前，进一步冻结王都。空中的水分纷纷凝固，街道的各处都结下冰锥。光是余波就生成了数个高耸的冰雕。

我一面对艾德缔造的城市又受到伤害感到痛心，一面分析着自己和敌人的相性。

从刚才开始就总是这样。

阳滙在战斗时往往同时使用不同的魔法。

这不是指将魔法的规模扩大那种不同，而是说她可以同时释放多种毫不相干的魔法。

这是为其他『理的盗窃者』所不能的技艺。

方才那生成圆盾的魔法本就难度不俗，可她却能在同时如呼吸般自如地释放出另一种魔法。虽然单论每一种魔法我都能对之保持优势，但在同时袭来的时候却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攻破敌人的防御。

随着一股焦躁感，我在右手上生成风之铳剑射出魔弹。

“统统吹飞！——魔弹『Wind』！”

“——『Absolute・Winter』”

然而一欲撕裂凛冬世界的魔弹却在毫厘之间停滞于阳滙的身前。

没错，就在阳滙的面前，所有魔弹都『停止』了。这并非是因为『魔法相杀』而招致了魔弹的消灭，而是单纯地停在了途中。

我一边咂舌一边再次构筑魔法，并打算振翅飞翔。

“——！？”

但一股莫名的沉重感却令我大感惊讶。

不，准确来说这并非沉重感，而是一种僵硬感。我的双翼就像是被什么扯住了一样没法自如地行动。不言自明的是，在这空中不存在任何束缚之物。唯有凛冬之雪罢了。

“——『Ice・Arrow』”

“咕！『Wind・Arrow』！”

在我的身体因违和感而迟钝的时候，冰矢间不容发地射来。就在我想用风矢与之对抗的瞬间，我在魔法构成的过程中又感到一阵生涩。

“这是……！！”

不光是整个身体——就连魔力也变沉重了？

违和感之严重令我不禁这样想到。

很快我便察觉到这不是错觉。

我赶忙看向自己的双手。

从成为『风之理的盗窃者』之后便不知寒冷为何物的我的肉体，如今正因为酷寒而颤抖着。

还不只有肉体这么简单。

就连缠绕在双手上的魔力都在颤栗着。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方才那觉得无法攻破敌人的防御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完全相反。曾几何时，局势便演变为敌人在单方面地向我进攻了。

恐怕这藉由魔法的一来一往而拖延时间的过程，正是阳滝的『进攻』。

将战斗的时间拉长，而后驱使冷气完全支配战场，逐渐将热量从敌人的身体里夺走，这便是这名新任的『支配之王』的战术。

与一贯快刀斩乱麻的『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背道而驰——这便是『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滝的力量。

“唔……！”

我鞭笞颤抖的身体，打算暂且与敌人拉开距离。

但所有的行动都显得沉重不堪。

魔力和体温被这个凛冬世界掳去太多了。

每过一秒胜算就越少一分。

若论及速战速决那我自然是居于压倒性的优势，
可这场战斗被拖得未免有些太久了。

我咬紧牙关飞翔于完全化作阳滙独奏场的王都，
同时研讨着没能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那想要在守护这座王都的情况下
与敌人交战的心情实属误事。这里固然与我自己的
佩艾希亚有所不同，但毕竟是未来的故乡。而且露洁
她在之前还恳求过我希望能尽可能减少
对王都的破坏。

这让我没能当机立断地使出杀手锏。

另外还有一点。

那就是在后面利用无属性的振动魔法抵御严寒的妹妹的存在。在一边保护斯诺一边战斗的情况下，自然免不了各方掣肘。

“斯诺！你怎么样！？”

我一面向后退却，一面向着静坐于雪原之上的斯诺喊话。

斯诺以颤抖的嗓音孱弱地回应道。

“抱歉、姐姐……！光是防御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嘴唇发白的斯诺正缩在球状的魔法中瑟瑟发抖。那个球状魔法是将我的风和斯诺的魔力结合在一起打造出来的强韧结界。明明如此，却还是这样不堪。

就连在这个世界里对寒冷耐性最强的龙人，也无法抵御得了这严酷的凛冬。

“也好！能保持防御就很不错了！！”

确认到斯诺尚且平安之后，我立马将目光重新投向阳滙。

同时也狠狠地瞪着站在阳滙右后方的使徒。

直到不久前还是斯诺和西斯、我和相川妹妹一对一战斗的局面。但到了现在战况变为二对一。真是祸不单行。

所幸使徒西斯没有直接加入战斗，而是一副打算交由阳滙全权处理的观战态势。

看来她是想旁观自己准备的新任『支配之王』将前任『支配之王』打败的场面。

“呵呵……没用的，千年前的国王陛下！就凭你是赢不了我的阳滙的。不过你无需感到羞耻。因为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啊！世界已经决定好了，没有人能赢得了阳滙！你说到底也只能在我们不在的地方自诩最强罢了！真正的最强是阳滙、是由我——由使徒西斯所准备的阳滙！！”

明明只会在那里作壁上观，还真亏你好意思那样大放厥词。

我真想给使徒西斯一个下马威。

可是身体却过于沉重，魔力的状态也很差。

确实，我因为在地下的战斗而实现了大半的留恋，故而实力有所减退。可就算是这样，这也太诡异了。

既然阳滝也是『理的盗窃者』，那她实力强大自然是理所应当。

可话虽如此——

“——『Ex・Wind』!!”

再继续小打小闹于兹无益，我决定构筑出几天前在迷宫里对涡波使出的那招。这是将自己的身体化作魔弹，以求击穿世界的魔法。

我在脚边展开翠色的魔方阵，并使它向超越王都的规模扩展。但构筑还未完成，敌人的攻击便已

杀到。

“——『Freeze・Niflheimr』”

阳滝仅出此一言，周围的冷气便在顷刻间剧烈增幅。

冰结属性的魔力纠缠于展开的魔方阵，促使其『停止』。

如此精湛的处置令我不由地皱紧眉头。

从先前开始便一直萦绕在脑中的违和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水之理的盗窃者』相川阳滝真的正在假寐吗？”这一疑问。

对小技能予以抵消，对大技能则在构筑之时打断。

如此判断和战术未免太过完美了。

本以为她先前是受制于睡眠状态才只能用魔法迎击我的魔法进行对冲，但通过刚才这一招，我

才发觉事实并非如此。

总觉得她那半开半闭的睡眼之下，闪着洞破一切的精光。

这哪里是一个正在假寐的人，反倒像是一个神机妙算的军师。

违和感还不只这些。

正因为我已是身经百战之人，所以更有种感觉。

我很可能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错看了『水之理的盗窃者』……

使徒西斯方才说她们使徒在最初就决定好了无人能战胜相川阳滙。她还说过阳滙是跟涡波一样作为异邦人、以『内心比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要强大之人』的条件被召唤到了这个世界。

可是那样的话，岂不是与成为『理的盗窃者』的条件背道而驰了么。

相川阳滙真的和我一样都是『理的盗窃者』吗？

然而就在我进行分析的时候，敌人的冷气依然在结界内不停地侵蚀王都。

我的身体和魔力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体术和魔法的完成度也越来越低下。而敌人的魔法却与之成反比例地不断强化着。

见到我一边倒地陷入劣势，使徒西斯满脸得意地大笑。

“啊哈、啊哈哈哈哈！真不愧是我的阳滙！是了，这也是必然的结果！过时的东西哪里有比得过新品的道理呢！【不论孰何，皆无以战胜相川阳滙】，此乃世界之理也！作为存在的等级就有云泥之别！哈哈，来吧阳滙，给这场战斗拉下帷幕吧！把那边那个老旧不堪的传说冻成冰雕！！”

到这个时候，我便不再顾忌对周围的破坏了。就用我的【自由之风】，连同西斯口中的那什么理一起把所有一切尽数摧毁。

“魔法『Lord・of・Lo——”

“停止。——『Freeze・Niflheimr』”

但还是遭到了冷气的妨碍。

虽然不到魔法被完全抵消的程度——但构筑的速度被迟滞太多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将魔力聚集于右拳，打算强行将敌人连同整座王都一起破坏掉。

“统、统统粉碎——!! ”

“停止。——『Freeze・Niflheimr』”

然而，汇聚于右拳的魔力不仅稀少，就连挥出去的手臂也变得极其笨重。

我明明是带着将王都一并破坏的意图才挥出了这一拳，但结果只发挥出一个风属性的上级魔法的威力。

附近的几十栋房屋被连根拔起，在街道上刻下一道龟裂，拳风撞击于结界发出轰鸣，但也仅止于

此。

这连百分之一的威力都没能发挥出来的结果，再次令我痛感事态的严峻。我刻不容缓地想要持续释放全力一击，然而——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统・统・停・止。——
『Freeze・Niflheimr』”

阳滝释放的冷气又上了一层楼。

这意味着她至今为止还有在手下留情。毋庸置疑，阳滝在洞察了我的表情和反应之后，决定改变战斗方式。

“咕、呜呜、手脚被……!!”

和我起初留有余力一样，阳滝也温存了自己的力量。

仿佛所有的热量都被一齐从体内抽离一样，手指于顷刻间便被冻僵。

为了再击出一拳而提振的气力在逐渐流失。

“感觉如何，前任的『支配之王』陛下！这便是真正的『支配之王』、阳滝认真起来的实力！就是这样，只要没有那场失败的话，阳滝便是这世上的最强者！我的阳滝是人类史上最强的存在，是完美的女孩子哦！啊哈哈！”

因为先前的全力攻击，西斯转移了所在的场所，她现在正站在远处一间屋顶上放声大笑。

我正欲出言反驳，却因唇齿的状况而愕然。

西斯会如此得意不是没有道理，如今缠绕在我身上的冷气便是印证，这冷气甚至剥夺了我的语言机能。嘎吱嘎吱地不停打颤的牙齿让我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Ice • Arrow』”

为将这具颤颤巍巍的身体彻底击垮，阳滝射出冰矢。

对此，我用铳剑勉为其难地将之挡开。

不过是冰结属性的初级魔法，竟有如此恐怖的速度和质量。

纵然有这凛冬世界的加持，但最要命的还是我的力量已经被削弱太多。而我之所以会被削弱到这个地步，不外乎是阳滝那恰到好处的魔法取舍所致——她对战术的运用实是出神入化。

——好强。

毫无疑问，阳滝很强。

就算我作为五十层的守护者而令力量遭到限制，加上留恋的实现而有所弱化，可对手现在的状态未尝不是没有类似的限制。

即使如此，我竟完全不是对手。

千年前，使徒西斯如若没有失手令其异化，那整个历史都将改头换面，这名少女就是如此强大。

“呜、呜呜呜……”

怪不得使徒西斯会放话说阳滝才是真正的『支配

之王』。

如果强大才是『支配之王』的证明，那现状可谓一目了然。

既神秘又为传说——甚至于将同样作为传说的使徒置于身后，不容任何人近身的传说之王。

与我那脱胎于『过家家游戏』的赝品大相径庭。

在这佩艾西亚王都的中央，傲然矗立于冰柱之上的她才是真货。

赝品不可能赢得了真货。

不管对自己的力量有多么自信，在真正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啊。

我就只是个小孩子……一个无能为力的小孩子而已。

这在迷宫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

我根本无法背负『支配之王』的身份，只是一名

弱小的少女。如此弱小的我怎么可能赢得了此等强悍的敌人呢。

赢不了的，就因为赢不了，所以我才会像现在这样跪倒在地上，一副快要倾倒的模样——

“——不、不对！！”

就在我即将倒下的一瞬间，我突然摇头否定了心中的想法。

怎么回事，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双手撑着地面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瘫倒在地陷入沉眠的。

明明还有战斗的余力，为什么会想要放弃。

从这一连串的异常之中，我察觉到了这铸就凛冬世界的『Freeze • Niflheimr』的真正力量。

这股冷气甚至夺去了我心・灵・的・温・度。

这个冰结空间能够冻结的，不仅有无形的魔力，不知是何原因，就连人心中的斗志也会被冷却。

我连忙打算重新点燃心中的斗志。

“唔、姆姆……!!”

我管你是传说中的支配之王还是什么！

在这里的就只是缇缇和阳潼，只有这两个人而已，没有什么区别！

更没有什么赝品赢不了真货的道理！

不管对手是谁，不管是否有压倒性的力量，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战斗的方式和策略——!!

我如此鼓舞自己，打算重燃斗志。

然而——

“……啊、啊啊、呜……”

就像是在嘲笑我的决心一般，一股更为严酷的寒意向我袭来。

一直在折磨肌肤的痛楚逐渐消失，我甚至感到了温暖。这即是说，我的触觉机能已经『停止』了。身体出离了颤抖，变得一动不动。

现如今还能对寒冷做出认识的只剩下大脑了。思考能力并没有减弱。但因为各种热量都被剥夺，消极的想法充斥于脑海。就算明白这是敌人的魔法的效果，可挫败感却无以遏制。

这股挫败感几乎让灵魂也为之冻结。

再这样下去的话，所有一切都会被冻结而『停止』。可是，名为危机感的机能也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停止』了运作，让我打不起反抗的念头。

好冷。

啊啊，好冷。

仅仅只是，好冷。

好想就这样睡过去。

连思考都觉得麻烦，真想就这么放弃思考。

就这样沉入睡眠、什么都不想，在一个温暖的地方永远休息下去……

啊啊，我已经……—

“——……差不多了吧。”

就在我即将阖上双眼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是朋友诺斯菲的声音。

我将差点就闭死的眼睛转向传来朋友的声音的方向。

解除了透明化的诺斯菲就站在使徒西斯的身边。这么看来，搞不好她一直都在旁观这场战斗。

诺斯菲望着我同使徒西斯说道。

“这场同为『支配之王』之人的对决，是阳滝大人获得了胜利。阳滝大人毫无疑问才是这世上最堪被称为支配之王的人，这点由我予以认同。”

“这不是当然的嘛。呵呵，说实话，根本都算不上一场旗鼓相当的对决呢。”

使徒西斯想都不想便做出了回应。

然而诺斯菲却以有些怜悯的眼神看向她说道。

“……使徒大人您还是老样子，轻视所有一切，并视之为自己的垫脚鞍啊。明明都死过一次了，想不到您还是没能治好这个性格呢。”

这是与诺斯菲一贯的风格不相衬的语气，至少生前的她在面对使徒的时候，应该是绝对不会用这种有些忌讳的腔调攀谈的。

“与其说是轻视，我倒是觉得是在叙述事实啊？还是怎样，你觉得那个驱使风的女孩子能赢得了我的阳滙吗？那种奇迹是不可能的哦。”

“您所言极是。若只有罗德一人的话确实很难。但如果她们能并肩奋战，我觉得倒也不无可能。
”

说着，诺斯菲的视线投向了在我更后方的斯诺，她说这场战斗还有胜机。虽然这乍一看下是与使徒西斯的对话，但听起来也像是对不成体统的我们的激励。

“她们……？啊，是说在那座大树里的盟友吗？你啊，就是太盲信相川涡波了。就算盟友现在过来和她汇合也是没有意义的。【相川涡波赢不了相川阳滙】，世界的理已如此规定。你想说即使如此也有奇迹？”

“所谓人者，便是可以自正面将那所谓的理打破的存在。就算『理的盗窃者』都是由心灵弱小之人所充任，他们原本也都是人类。既然是人类，就蕴藏着打破一切定理的可能性。跟你我这样『劣化的仿制品』是不一样的……”

听到自己被诺斯菲称为仿制品，饶舌的使徒西斯沉默了。

或许在诺斯菲方才的言论中，有什么是使徒西斯所无法反驳的吧。

对话告一段落，诺斯菲向她行了一礼。

“……没有时间了，请容我向您告别。”

“也好，那你就回去吧。去你所应在的地方。”
西斯这样送别道。

看她脸上那不耐烦的表情，就知道方才与诺斯菲的交谈令她感到了不快。

于是乎，在临走之前，诺斯菲望着我留下最后一句话。

她带着我从未见过的，那样安详、却又那样苦楚的表情——

“别了，罗德……既是我的好对手——又是那样可爱的朋友的魔人啊……不用担心，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王』，而是一个理应得到报偿的善良的『人』了啊……”

“诺、诺斯……菲……？等、等等……”
“——次元魔法『Connection』”

但诺斯菲没有理会我的话，仅仅是在身边打造出一道盈满光辉的门。

我记得那应该是为了移动到远方而准备的次元魔法。

诺斯菲穿过那道门消去了身影，而后不久门也一同消失不见了。

“那丫头真是的……”

对我行我素的友人，我不禁出言埋怨了一声。

只要涡波不在，诺斯菲就很冷静。而且还对我这个朋友展露出那样痛苦的表情。

我渐渐有些理解诺斯菲的苦衷了。

她就和我差不多。

不，她恐怕是内心比我还要纤弱的少女吧——

“唔、不过、真的不妙了……身体快要……”

然而现在就算理解了朋友的内情也无济于事。

就算我想要活动手足，也只有杯水车薪的力量可供驱使。

因为诺斯菲的激励，我内心的温度确实变暖了一

些。

但这份热量仅仅维持了几秒，便又被严寒夺走了。

“眼、眼睑好重……再这样下去的话……”

难以抵御的严寒让我的双眼趋于阖死。

我在逐渐从极寒的凛冬世界坠入温暖而黑暗的世界。

失去了手脚的感触，整个人也栽倒在地。紧接着便有一种被柔软的床铺所包裹的感触。就算知道这份触感来源于冰雪，我也无法抗拒这股诱惑。

我的全身都陷进了雪中，意识也即将随着昏睡而消失。

就像是睡魔在催促我快些进入梦乡一样，我明明还未入眠却先看到了梦境的景色。

那是几天前，我陷入死之癫狂时回想起来的记忆。

是拜涡波所赐，好不容易拾起的重要的宝物。
在过去的佩艾希亚——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辽阔的草原上，有两个奔跑的孩子，还有一对守望在旁的老夫妇——啊啊，与家人在一起的记忆，真的好温暖。

那两个孩子的名字是缇缇和艾德。

“啊……对了……我对艾德……还有话要说、有不得不传达给他的话……在见到弟弟之前、我不能……倒下……——”

尽管意识愈行愈远，但艾德的事仍然萦绕在脑海中不曾离去。

艾德……

我最重要的弟弟……

从迷宫六十六层的咒缚中解脱出来之后，我回忆起了与弟弟一同生活的记忆。

那些恍如昨日的记忆。

许许多多的记忆……

在年少的时候就有一头白发、个头又瘦小的艾德，是个成天只会跟在我身后的孩子。

明明是男孩子步伐却慢得要命，体力也没多少。可即使如此他也从来不曾口吐怨言，只是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那便是他的坚持吧。

就着那份坚持，艾德一点点地长大了。

看到他的个头逐渐追上了我，我常常会感到不满并迁怒于他。

对这样蛮横而不讲理的姐姐，艾德从来都只是默默地追随着。

在草原、在河川、在山林，无论在哪里玩耍，艾德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姐弟两人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过。

无论是钓河里最大的那条鱼的时候，还是去看飞龙的模样的时候，抑或是去北方的城镇游览的时

候，我们都在一起。

一直、一直在一起。

很开心……

那样的日子真的让我很开心。

他能够陪在我身边，真的好开心。

——可是，艾德自己又如何呢？

我记得他也是笑着的。

他一直跟在我身后默默地微笑着……似·乎·

是·这·样。

啊啊，心好冷。

好冷、好冷、感觉糟透了。

那个时候的我可谓任性到了极点。

被这样一个愚蠢的姐姐到处折腾的艾德，或许并

不开心吧……

认为他也在一同欢笑的想法可能只是我的错觉而已……

可能他并不想做我的弟弟.....
所以才会变成那样吧.....
所以他才放弃了『弟弟』的身份，成为了宰相
吧.....
『宰相』艾德.....
得到与他不相衬的力量、去实现与他不相衬的梦
想、穿着与他不相衬的衣服、戴着与他不相衬的
眼镜、做着与他不相衬的事.....
简直就像是在胁迫、苛责着我一样.....
“啊、啊啊、aa 啊.....—”
我可能已经不行了。
心灵被冻结，因为空穴来风的想法而不安、被无
法忍受的寂寞感折磨着。
尽管渴求着人的温暖，但伸出手去却什么都触碰
不到。
在漆黑的梦境里，孤身一人。

这里没有弟弟艾德的身影。
也没有涡波和诺斯菲。
没有任何人，只有『支配之王』那压倒性的魔力。
在自己面前的，唯有那个曾由自己假扮而成的
王。
明明先前已经将那虚饰的身份舍弃，可现在它却
化作了敌人纠缠到最后。
到最后一刻，留在我身边的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家
人——而是『支配之王』。
何等残酷的事实，内心好似要崩溃了。
不行了……
要垮掉了……
来个人救救我……
涡涡……诺斯菲……
贝斯……沃尔斯老爷子……还有北方的大家……
啊啊、爷爷……奶奶……

“艾德……—”

艾德……弟弟的名字。

这个名字的意义无比纯粹。

是来源于千年前风行于世的『支配之王』的故事里的名字。不，准确来说，是对已经故去的森林里的朋友的名字的继承。算了，是哪个都无所谓。是啊，都无所谓。

因为不管怎样，我寄托于这个名字的意义都只有一个。

只有唯一的一个。

——想・要・你・陪・在・我・的・身・边。

它就是我带着这份愿望而取的名字。

所以我才会称呼弟弟为『艾德』。

现在想来，我还一直都没能看到艾德的脸呢。

从我来到地上之后，虽然跟艾德说过话，但却不曾面对面见过他。

总是隔得老远，被什么挡在中间。

或许就因为这个原因吧，我想要见到他的念头更强烈了。

哪怕一眼也好，我想见到他。

哪怕最后一次也好，我想见到艾德。

因为我已经有一千多年没见过他了啊。

明明是那样重要的家人，我却一直都没能见到他。

在地狱路上不断跌落，无数次地哭喊，好不容易才到这里。

我好不容易才能回到这里，所以最后……

最后就让我见他一次吧……

想见到他……

在一片寒冷和黑暗之中，我一个人——许着“想见到他”的愿望。

世界已成一片黑暗。

意识越走越远，已经什么都不愿意想了。

能感觉到的只有心中的寒意而已。

好冷。

好冷好冷好冷——

冷得快要死了。

可是，想见你.....

想见到艾德.....

想见到.....艾德。想见到
你。

想见你、想见你想
见你.....好想见到你啊.....。

.....我 •

想 • 见 • 你。

艾·德……———

——就在我即将跌入深渊的瞬间。

“缇缇姐姐大人啊啊 a 啊啊啊 a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与此同时，一股温暖的魔力流遍我的身体。

不，不只是温暖，是充满了热量的魔力。

因为这股魔力，我远去的意识重新折返。

已经『停止』的思考也重新开始了运转。

“唉、唉、咦……？”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

听到了非常重要的声音——

曾几何时间，那样沉重的眼睑重归于轻盈。

拜此所赐，我总算能用肉眼确认外界的景象了。

“…………！”

我睁开双眼，结果看到的是从未在记忆中出现过

的一抹背影。

那人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

暴露在外的手脚上满是青斑和伤痕。

一眼就看得出这是刚经历过激战的背影。

脖子附近的枝桠是树人种的证明，再看到系挂在枝桠上的白发，我意识到这背影的所有者正是自己渴求的人物。

艾德——？

看到弟弟艾德站在自己的面前，我不由一阵茫然。

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自己看到了幻觉，但眼前那与『理的盗窃者』相应的魔力却告诉我这是真实。

艾德在这里。

他走出了那座城堡，以自己的身体守护在我的身前。

这也就是说——

我可以去期待吗？

在千年后的现在，身陷『宰相』这一囹圄的弟弟，终于回来了——我们姐弟终于能够重逢了——终

于能够面对面地表达心中的喜悦了——我可以这样期待吗？

看着这比我的体格更宽大的背影，我感到了迷惘。

我有些害怕。

害怕去确认。

害怕去搭话。

我害怕转过身的艾德仍然是『宰相』，害怕他仍然用『支配之王』来称呼我。

如果姐弟的关系在这时候被否定，那么我因寒冷而濒临崩溃的内心真的就撑不住了——

“——姐・姐・大・人。太好了，这次我赶上了。
”

率先发声的人是艾德。

他称呼我为『姐姐』，并转过了身。

与我记忆中的『宰相』艾德一样，都是成人后的

面容。

但艾德脸上的表情却与作为『宰相』的他截然不同。

“非常抱歉。我让你等了这么久——是啊，真的让你等了太久太久了……不过现在我回到『姐姐大人』的身边了……你的『弟弟』从今以后绝对不会放任你孤身一人了。”

弟弟直截了当地诉说着谢罪的话语。

就像是为了从『支配之王』的攻击中守护我一样，他站在我的前面并表示说他是我的弟弟。

“艾、艾德……!!”

这个瞬间，是我一直都在等待的。

一直在等待着。

千百年来，一直一直都在等着。

在迷宫之中，在那个虚假的佩艾希亚，持续着地狱般的赎罪，对即使心灵坏死也不得终结的生感

到绝望，在奈落之底哭泣不绝——即使如此，我也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弟弟。

“是的。在这里的人就是你的弟弟、是我『艾德』。”

“啊、啊啊，艾德！你终于恢复正常——”

“非也，这你就说错了。不是这样的，姐姐大人。
”

我伴着心头的欢喜一起站起身，并想要向他扑过去。

但艾德却摇了摇头。

接着，他就像是回避与我面对面一样，重新转向了前方。

怎、怎么会……难道说，他还没有恢复正常吗。

不安充斥了我的脑海。

还不容易才收回一点温暖的心，登时又冷了下来。

在这期间，艾德继续谢罪道。

“非常抱歉，我一直都是正常的……我是在一切正常的基础上，通过算计将你扶持为『支配之王』，并利用了你。明明知道你一直在为痛苦折磨，可艾德这个男人却一直只顾自己，对你的痛苦视而不见……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

艾德坦白自己岂止千年，从出生至今为止一直都是正常的。

看到从弟弟那紧握的双拳中渗出的鲜血，我领会了他对这个事实感到的不齿。艾德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脸面见我，所以才背过脸去的。

“是啊，我是个强大而愚蠢的卑鄙小人！不过，我不会——！！”

但即使如此艾德也没有屈服，他咆哮着。

就像是要用自己心灵的火炎烧尽这令人心寒的

凛冬之地一样。

“我不会再做出此等卑鄙的行径了！！我绝对不会再称呼你为『支配之王』了！也不会再让你背负任何重担般的期待！当然，也不会仰赖于『宰相』这一立场！……没错，我不会再延续这种通过利用你来苟活的下作之事，绝对不会！所以——！所以，拜托你了——！！”

接着，他果断地扯去了残破不堪的上衣，展示出自己作为树人的一切。

“能让我重新做回缇缇姐姐大人的弟弟吗！？虽然我是如此令人不堪又不值倚靠！但我接下来会变得更强的！绝对绝对、绝对会变强给你看！所以，请务必——！！”

接着，艾德掐碎了自己的眼镜，一把将之扔到雪原上。

随着他的喊声，艾德的热意和感情也传达到了我

的心中。

此时此刻，我终于能切身地感受到曾是那样遥远的弟弟的心情。

“——请务必再一次，让我作为你的『弟弟』陪在你的身边!!!”

弟弟发出了想要做我的弟弟的恳求。

听到他的恳求，我不禁联想起过去。

啊啊，好怀念，泪水盈满了眼眶。

我们初次相遇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梭巡。

我们成为姐弟的瞬间也浮现在眼前。

艾德现在的样子，就和那时候一样。

衣衫褴褛，连行走都极其勉强。

没有对自己这一存在的自信，寻求着名字到处彷徨。

可是，却又一点与那一天不同。

与千年前不一样，我们都或多或少地长大成人

了。

所以，我的回答也或多或少发生了改变——

“根、根本用不着问不是么！你当然是我的弟弟啊！从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艾德就是我的弟弟了啊啊啊啊啊——!!!!”

我和艾德都不小了。

走过了一段过于漫长的人生，我们的个子也长高，成为了大人。

所以要改变。

姐弟的契约的意义，现在将予以改变——！

“非常感谢你的宽怀！缇缇姐姐大人！接下来的事就请交给我吧！！”

一千百余年前，我站在艾德的身前。

作为姐姐的我，引导着作为弟弟的艾德，并发誓会守护他。

我牵着艾德的手走在前面，将所有迫近的苦难统

统扫除。

然而，自那之后过去了一千一百余年，我们两人
的位置调换了。

现在，站在前面的人是艾德，而在后面被守护的
人则变成了我——！

好开心。

作为姐姐，我开心得不得了。

时至千年后的未来，艾德即将超越我。

那个瘦小的艾德，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尽管他的身体还是那样瘦削，但个子已经比我要
高了。

最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再试图去遮掩身后的那作
为树人之特征的翠色枝叶。就连魔力也是，从相
信他人并促进他人成长的魔力，变为了相信自己
并令自己成长的魔力。

那股魔力的热气将敌人冰冷的魔力挡了下来。

在这极寒的凛冬世界里，艾德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并咆哮着。

那既不是向着敌人的咆哮，自然也不是向友方发出的咆哮——而是几欲烙印在世界上的誓言。

“——听好了！我乃是敬爱的缇缇姐姐大人的弟弟、艾德！『艾德』啊！！现在在这里的已经不是那个内心脆弱的我了！！”

他诉诸于世界的是由我赋予的名字、『艾德』。

艾德一边痛陈自己是艾德的事实，一边用那宽大的背影守护着我向前走去。

“缇缇姐姐大人！这一次，请姐姐大人期待我吧！接下来就请你倚靠我艾德吧！把所有一切交给我来解决吧！！”

艾德每喊出一句话，我心头的寒意便少一分，不觉间身体也不再颤抖。

不仅如此，渐渐的，孩童时代感受到的故乡的温

暖填满了我的胸口。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守护者艾德的留恋』是什么了！我的留恋，是没能一直陪伴在姐姐的身边！是没能扫除折磨姐姐大人的任何一种痛苦！是没能兑现和爷爷奶奶之间的『约定』！是了，这就是我的『留恋』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艾德指着『支配之王』，展露出浑身的敌意，为了我而咆哮着！仅是这样，就让我的内心如此炽热！

“姐姐大人！我现在，就去把折磨你的一切——统统打倒！既不是『木之理的盗窃者』也不是『佩艾希亚国宰相』——仅仅作为缇缇姐姐大人的弟弟！我艾德将会打倒让缇缇姐姐大人感到痛苦的『支配之王』！！一定会打倒给你看！！”

这是一千一百余年来我一直想听到的话。

是我孤身一人在奈落之底嚎泣不绝，却仍一直渴盼的话。

“——是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之所以成为守护者的意义！还有我生诞至今的意义！就在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啊啊啊——！！”

弟弟做出了宣言。

在条件已然齐备的『现在』，艾德向着世界纵声大喊。

喊出他作为守护者真正的宣言——!!

“这・里、这・千・年・后・的・佩・艾・希・
亚・正・是・四・十・层！正所谓是克服自己心中弱小的战场！！而这四十层，此时终于迎来了挑战者！！那便是我『自己』！应当接受这由我所准备的试练的、既不是涡波大人也不是缇缇姐姐大人！而是我『自己（艾德）』啊！没错，我一开始就明白的！唯有这场『试练』，我不能交由

其它任何一人！因为我自己才是要跨越这场『试练』的挑战者啊！！”

是他既作为守护者、同时亦是挑战迷宫的探索者的宣言。

接着，他将这份不能交由他人的、必须由自己跨越的挑战书叩向了世界。

“我要打倒『支配之王』！要跨越这场试练！以此作为自己是『自己』的证明！不能是其他任何人，必须由我亲手打倒才行！这是当然的啊——！！”

面对自己人生中最强的敌人，艾德毫无踌躇地踏上前进。

“因为这是我创造出来的『支配之王』！当然也只有我才能将之打倒——！！”

为了守护自己唯一的姐姐。就为了这个——艾德迎面与自己创造出来的理想本身、『支配之王』相抗争——！

“啊、啊啊、啊啊啊……！艾德……！”

在他的身后，我的眼眶已经被泪水打湿。

流溢而出的泪水让我的视野变得一片模糊。

但我知道自己不能一味地在这里流泪。

不能再重复同样的失败。绝对不能。

如果我只是在这里守望着这个可靠的弟弟的背

影，那我作为姐姐就是不合格的。

我们是『姐弟』。

正因为是姐弟，所以必须两个人结伴前行。

我用了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学到了这一点。

赔上生命、令内心崩溃、拉着北方的人民一起一

一才终于领悟了这个道理。

既如此，那我此时就必须行动起来，不然就辜

负了为我送别的大家。

就辜负了将我养育至今的所有一切——！！

我不能让艾德一个人战斗。

我不能把一切都托付给弟弟一个人。

我们姐弟是两个人。

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了！

从现在开始，至死为止——！

不，纵使死后仍要一直如此——！

我们姐弟是两个人——！

既然是两个人——！

那就要一起战斗！艾德——！！

260. 最终章「艾德□■■■□缇缇」

——我从旁见证了这对姐弟的重逢。

尽管是我先动身想要离开佩艾希亚城的，但到头来却被艾德抢了先。

他不仅追上了我，甚至还先于我站到了缇缇的身前。

这令我有种虽然打赢了决斗，但却输了全局的胜负的心情。

不过，我最终能成为败者真是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为了回应弟弟的期待而一直虚饰自己的缇缇。

为了陪在姐姐的身边而一直虚饰自己的艾德。

两个人都迷失了自我，堕落到奈落之底彷徨着。

可是现在，姐姐不会再强求自己扮演『支配之王』，弟弟也不会再强求自己扮演『宰相』了吧。

面对这千年后的她们最后的敌人——『支配之

王』，姐弟两人于千钧一发之际共相悟觉。

“呜……这里那里都痛的不行……快摸摸我的头~，涡波……”

看到两人那久别的重逢，我不由地沉浸于感伤之中，然而好景不长，眼泪汪汪的斯诺愣是从旁打断了我的思绪。

“好啊，看你还有闲心说这个，那就是没什么大碍了吧。”

就外在的状态看来，除了冻伤之外也就没什么了。

我狠敲了斯诺的脑袋一把，随后中止了对斯诺的治疗。

“啊呜。”

“斯诺退后就好。剩下的事交给我吧。”

我先让斯诺退下，接着站到了真正的敌人面前。阳滄的事我打算全权交由艾德他们处理了。交给

他们姐弟的话，妹妹作为『支配之王』的任务肯定就到此为止了。

于是乎，我所应做的事就只有一个。

在这为纯白一色所沁染的街道上，矗立着一名使徒。

是身缠淡金色魔力的西斯——我要做的就是拖住她的脚步。

“不许你擅自出手啊。你的对手是我。”

见我来到她的面前，西斯一派从容地说道。

“啊哈。果然啊，就凭勒伽西准备的『木之理的盗窃者』是赢不了盟友的呢……不过，只要有我准备的『阳滝』在，盟友就是没有胜算的哦？”

她对阳滝的实力抱有绝对的自信。

如此看来，她似乎没有介入艾德他们和阳滝的战斗的意图。岂止如此，她和我一样，大有一副在此观战的雅兴。

既然利害一致，那我也没有必要先和她动手。就这样，西斯押阳滝，而我则押艾德和缇缇胜利的赌局开盘了。

“盟友，艾德是赢不了阳滝的哦。不，岂止是他，无论聚集多少『理的盗窃者』都无法击败阳滝。世界已经订下了这样一条法则。”

“应该是这样吧。那边的阳滝给人的感觉就很强。恐怕现在留下来的所有人一起上也赢不了她。”

我追随西斯的视线望去，并赞同了她的意见。既是『水之理的盗窃者』同时又是『支配之王』的阳滝的魔力相当了得。将整座王都化为自己支配的领域后，操纵这个空间内所有的温度和魔力都是易如反掌。

从『Dimension』获取的情报来看，只要是在这个冰结结界内的魔法战，阳滝就是无敌的。

“…………？你这是愿意把自己的魔石交出来
的意思？”

见我直截了当地承认了阳淹的实力，西斯一脸疑
惑地歪了歪头。

“非也，那可不是。我的意思是，即使如此艾德
也能战胜她。”

我带着一抹微笑摇头否定道。

到了这个时候，我在决斗前的不安已经被彻底扫
清了。

现在这个状况正是我所预见的最理想的未来，正
因为我清楚这一点，所以才能笑着在一旁见证他
们的战斗。

“你说什么？即使如此，艾德也能……战胜阳
淹……？”

西斯对我的话感到一头雾水。

不过，在我心中那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了。

从『Dimension』掌握的情况看来，艾德此时可谓满目疮痍。

遍体鳞伤且浑身血迹。肌肉和韧带都已经撕裂，骨头也折了好几根。

因为我的魔法，他产生魔力的源头也遭到捩转，连正常使用魔法都很困难。

在此之上还身处于这冬之世界。体温正不断冷却，随时都可能被冰霜吞没。

一言以蔽之，就是所谓的活着已经是奇迹的状态。

可即使如此，艾德方才也宣誓说他绝不会输。

既然这样，那便是了。

——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我回想起了诺文在『舞斗大会』时的姿态。

也就是，现在的艾德就跟至今为止与我交战过的守护者们一样。

亦即所谓的：人使用着自己的生命去战斗。

故而肉体的状态全然无谓。

也不管是否濒死。

只要他的心没有折服，只要他相信自己还能战斗，那么事实上他就会一直战斗下去。

这是精神将一切予以超越，将身体的状态由最差化为最好的瞬间。

是『留恋』得偿——将自己的生命堵在那唯一无二的一切之上的瞬间——

是人使用自己的生命达成『使命』的瞬间。

于艾德而言，那一瞬间便是此时。

唯有此间一瞬，艾德不会败给任何人。

无论是我还是使徒，是自己的姐姐还是自己本人，当然，还有『支配之王』，他不会输给任何人。

所以我才能够放心地在这里守望。

看到我脸上的表情，西斯口气强硬地反驳道。

“你在说什么胡话……『木之理的盗窃者』可是最弱的『理的盗窃者』哦。勒伽西他当初就是这么决定的！这份『代价』是加诸于他身上的枷锁！最弱的艾德就算加入战局，也没有任何意义！”

“是啊，我知道。使徒勒伽西那家伙，似乎是相当期待艾德的啊。”

“什、什么？期待？”

“我问你，西斯。你见过『理的盗窃者』的真・正・的・魔・法吗？”

西斯之所以摆首否定，是因为她有她的根据。与之相对的，我也以我自己的根据，带着满怀的自信同她解释。

“那是走在借来的人生道路上并只会独善其身的你所绝对无法理解的力量。你擦亮眼睛好好看着便是。这才是『真・正・的・魔・法』。这肯

定才是我和圣人缇娅拉两个人所追求的真・正・
的——”

西斯或许是领会到我的话中毫无虚假吧，她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不发一语。接着，西斯和我一样注视起了艾德。

她以一副既然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么她自当定睛细看的模样，重新进入了观战的态势。

恐怕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我和西斯都会领悟到吧。

领悟所谓的『魔法』究竟是什么。

领悟它的本质。

从缇缇的记忆来看，『魔法』这一概念源于这个世界的传说。而『理的盗窃者』们对传说进行模仿，从而唤起了『奇迹』。在那之后，始祖涡波将『咒术』渗透到全世界，接着由圣人缇娅拉开发了所有人都能运用的『术式』。

将这一切总览起来，我们称之为『魔法』。
可是，我却觉得真正的『魔法』存于别处。
而眼前这对行将消失的姐弟，应该会将真货展示
给我们看吧。
艾德和缇缇。
这两人赌上自己人生的全部铸就而成的真正的
『魔法』。

为了一探究竟，我加强了『Dimension』的精
度——



“——『支配之王』哦哦哦哦！！”
在我和西斯的视线前方，艾德的咆哮激荡于『理
的盗窃者』之间的战场。

他将植物纠集于右臂，而后在满是积雪的街道上
驰骋。

与之相对，阳滝伫立于冰封的喷泉之上沉静地释

放着魔法。

“——『Ice Shield・Round』”

话音一落，一道巨大的魔方阵凭空出现在阳滝和艾德之间，接着法阵化为一堵冰盾。

艾德挥出了那巨大化的右臂，足以轻易碾碎一栋建筑物的拳头猛烈地撞击在阳滝生成的大盾上。

质量与质量的激突撼动了整座王都。

尽管唤起了几欲撕裂地表的地震，但艾德的拳头还是没能击碎阳滝的盾牌。看着纹丝不动的冰墙，艾德立马打算使出下一招。

“真不愧是『支配之王』！空有力量的冲击果然奈何不得！！既然这样，那接下来就试试这个——!!”

“艾德！我也来帮你！！”

在那之前，缇缇赶了上去。

她在艾德身边架好铳剑，表示要一起战斗，但弟

弟却不愿同意。

“姐姐大人请退下！这里交给我来！”

正如先前宣誓的那样，艾德以激昂的语气表示自己会从『支配之王』手下守护姐姐到最后。

而缇缇则以欣慰的表情摇了摇头。

“不是的，我已经没事了，艾德。你已经战胜了你自己，现在在这里的人就是我的弟弟艾德，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是强大而值得倚靠的令我骄傲的弟弟。所以——”

缇缇是明白的。

她知道放任艾德一人战斗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正因为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一无所知的孩子，所以缇缇才会温柔地劝谕自己的弟弟。

“所・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战・斗。若是一味逞强孤身战斗，就会像我这个姐姐一样后悔的。一个人战斗是很寂寞的。非常、非

常寂寞。所以，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前进吧……”

“姐、姐姐大人……？”

“更何况这『支配之王』是由你我二人一同创造出来的。故而由你我两人一起打倒她才合乎情理。不是么？”

缇缇用自己的风格笑着提议道。

对此，艾德在一瞬间露出了险峻的神色。

那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让自己心爱的姐姐身陷险境的心情的流露。

而缇缇既没有生气也没有怅然，只是继续说着。

“艾德……我们两个一起回去吧……”

“一起、回去……？”

“没错，回到故乡去……我想回去啊。和你一起，我想和你两个人一起回去……！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接你的啊！！”

接着，她将自己由衷的愿望诉诸于弟弟。

听到姐姐的倾诉，艾德自然无法再坚持独自战斗的主张。他坦率地点了点头，并道出与姐姐相同的心愿。

“……好！我也想和你一起回去！和你两个人一起回去！我想和你踏上同样的『归途』！！”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我的弟弟、艾德啊！”

“一起出发吧！缇缇姐姐大人！！”

此时此刻，『木之理的盗窃者』和『风之理的盗窃者』——两名仅凭个人力量便足以颠覆一个国家的守护者——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并肩而立。

『支配之王』亦察觉了敌人总数的增加，故而开始在空气中生成不可尽数的冰矢。一连串的魔法构筑就像是在宣示不管增加多少敌人都只管统统打倒一样。

“——『Ice Arrow • Fall Flower』”

只一瞬间，冰矢便如过江之鲫斥满天空，而后便

如飞雪一般向姐弟二人倾注而下。

“那么姐姐大人！掩护就拜托你了！前锋交给我！！”

在如雨点般降注的箭阵中，艾德毫无迷惘地冲了出去。

他将利用植物而巨大化的右手变作钩爪状，并告知姐姐自己将发挥前卫的职责。

“唔姆！跟人对射的话我可是不会输的！你的道路就让姐姐来开辟！——魔弹『Wind Arrow』！！”

缇缇将枪口抬向空中，而后持续不断地射出由风铸成的子弹。每一发风弹飞过，便会击碎复数的冰矢。而且她的狙击精准无比。缇缇准确无误地击坠了会伤及艾德的冰矢，为他在箭雨中撕开一条通道。

对姐姐的力量抱有绝对信任的艾德更是一路疾

走，不见丝毫踌躇。

姐弟两人完美的配合逼得阳滝只得构筑出更进一步的魔法。

“——『Freeze・Niflheimr』”

“——『Zeitlos・Wind』！”

结界内的冷气的效果实现了增幅——但一道柔和的风于其中吹过，并将试图束缚艾德令其『停止』的冷气予以抵消。

“不愧是姐姐大人！这样一来，我只管一路向前就是了——！！”

艾德一路驰骋，终于杀到了敌人的面前。

话虽如此，敌人毕竟置身于冰冻的喷泉之上。为了将敌人从立足点上扯下来，艾德挥拳砸向冰柱。

冰柱应声被砸得粉碎，迸溅的冰屑直写出一个畅快淋漓。

一直镇座于冰柱之上未曾挪过一步的阳淹终于被逼入空中。

艾德抓准时机一跃而起。

“——『Ex Blizzard』”

于空中坠落的阳淹冷静地切换魔法予以迎击。

一阵暴雪向跃起的艾德席卷而去。

因为时间紧迫，故而这个魔法只是率性而成。

但用于对付身在空中的艾德未尝不是一手好棋，没有抵御之法的艾德就那样被暴雪轰飞了。

拜恰到好处的魔法所赐，阳淹得以平安着陆。

与之相对，被吹飞的艾德则将后方的缇缇当做了立足点。

艾德的双脚踩在了缇缇的双手上——姐弟两人的配合天衣无缝。随后姐姐推出双手，艾德以之为蹦床奋力一跳。

“!! ——『Blizzard』”

对手重整的速度过快，令阳滝在情急之下只能构筑出较先前更弱的魔法。

尽管释放出了即兴的冰结魔法，但却被艾德一拳破解。自然而然的，阳滝只能一边后退一边继续构筑其他的冰结魔法。

局势逆转了。

阳滝的迎击变得越来越急促，而艾德的拳头则愈加逼近阳滝。

——姐弟二人那如呼吸一般流畅的连击渐渐让敌人招架不住了。

两人那完美的配合令『支配之王』疲于招架，战斗的节奏亦变得越来越快。

紧接着，来回不到数合，战况便彻底倒向了姐弟这一边。

一再遭受逼攻的阳滝已无喘息之暇，可姐弟两人却从容得闲谈开来。

“哈、哈哈！哈哈哈，有戏！有戏呀，艾德！！”

“是啊！如果我们两个人能一直都这样就好了呢！！”

对这样的最后一刻感到惋惜的两人仿佛忘了自己正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他们为了添补至今为止流失的时间而交谈开来。

“哈哈！对了，艾德！虽然正在战斗当中，不顾我有事想跟你聊聊哦！”

“在这种时候吗！？真拿你没办法！你想聊什么呢，姐姐大人！！”

在那『支配之王』的面前，在凌厉卓绝的战斗中，两人像孩子一样谈笑着。

我在惊讶之余却也扬起了嘴角继续守望着这样的他们。

“在来到这里的一路上，我看到了不少东西呢！你先听我跟你说哦！！”

“是啊！我知道的！不过，谈到这一路上的阅览
我其实也是一样啊！”

“我呢，在迷宫里！可是拯救了好多好多人的灵
魂哦！我在千年前没能拯救的那些，在迷宫里好
一把努力都予以拯救了哦！怎么样，厉害吧！？”

“我在地上也治疗了很多被遗弃之人啊！我在千
年前没能伸出手予以救济的那些人，这次我成功
向他们伸出了救济之手啊！我也很了不起吧！？
”

两人一边夸饰自己的努力一边前进着。而被单方面
压制住的『支配之王』则只能在纯白的街道上
不断后退。

到了这一步，这场战斗可以说大局已定。

“我走出迷宫之后呢！在联合国里玩了一大圈
呢！玩得可开心了！！”

“我也在联合国大闹特闹了一番啊！真是相当有

意义的一年啊！！”

“我还去缇娅拉那家伙留下来的大圣堂玩了！还到处搜遍了缇娅拉创造的魔法呢！”

“我也有幸拜见了不少缇娅拉大人的遗产！说实话，无论哪一件都非常了不起啊！”

“说起来，我还试了下锻冶来着！虽然比不了沃尔斯老爷子，但也是打造了一把很棒的剑哦！而且还把它留给了我可爱的小妹妹呢！！”

“我也不分南北尽情散播了自己掌握的知识！当然，也有好好地教授我引以为傲的学生们就是了！”

这番谈笑的语速实在太快，于听者而言要全部捋清都是一件辛苦事。

但我知道，这便是他们两人的『遗言』，所以我必须要听个一字不漏。

我要将两人与『支配之王』战斗的身姿、他们最

后的这番谈笑、全部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啊一，想来真是漫长啊！这一路走来真是举步维艰！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伤心落泪！”

“是啊，真的很漫长呢！一次又一次地迷失自我！不知道给大家添了多少麻烦！！”

“我懂的我懂的！迷失自我真是相当难受的事！难受得差点因为窒息而死掉！！——但是，就算是这样，最为重要的东西还是留到了最后！拜此所赐，我们才能回到这里！”

“就是这样了！就算失去一切，也有始终不渝的东西留在心中！无论既经几时都是如此！！非常感谢，爷爷、奶奶！！”

“唔姆！那么我们两个『现在』就将在『这里』的重要之物诉诸于世界吧！”

“好啊，我们一起喊！把我们姐弟两人的全部故事！在这最后的时刻喊出来！！”

就在这时，一道不知从何处吹来的暖风轻轻拂过。

一道令人心情舒畅的风。

并没有任何魔法名被宣告出来。

也感觉不到任何魔法的构筑。

恐怕是这姐弟二人战斗的姿态——她们的这番谈笑本身化作了人生、化作了『咏唱』。

而世界则对这份『咏唱』起了反应，从而将大量的『魔之毒』转化为了清风——

“啊—，终于到这个时候了！而我们面前那传说中的『支配之王』，则是我们两人最后的敌人！”

“这最后的敌人，正是为我们所憧憬的梦想！是我们的理想本身！然而现在是我们更强！我们要比自己的理想强上许多！！”

风随着两人倾吐而出的『遗言』席卷而生。

那温暖的风一点一点地融去了降注而下的冰雪。

渐渐地，严寒刺骨的世界化为了日暖风和的世界。

覆满地表的冰雪渐次褪去，其下钻生出初放的芽苞。

涂满纯白的王都逐渐被翠绿色沁染。

花草树木、暖风煦日，一点一滴地出现在这个世界——

见到冰之世界正遭受暖风的入侵，与姐弟两人对峙的『支配之王』大感惊讶。尽管阳滝的状态基本处于休眠，既看不到她的表情，也无法窥探到她那半开半闭的眼瞳的深处——但确凿无疑是，这堪称奇迹的现象令她产生了动摇。

“要上了哦，我的弟弟艾德！你的点缀切莫有迟！”

“好的，缇缇姐姐大人！我自当紧随其后！”

接着，缇缇和艾德就像是要将『支配之王』的一

切统统打碎一般，提炼出封顶今日的魔力。

两人将・那・份『咏唱』编缀出口。

“——『此身乃是于地狱路上疾走之魂』！

『世界（你）既堕孤（我）至此』『则深渊之下，无论既经几时，此恨不绝』——!!”

姐姐颂出的是魔法『■道落土（Lord・of・Lord）』的『咏唱』。

“——『此身乃无名无姓孑然一身的孩童之魂』！

『彷徨路上，幼子为世界（你）所引导』『而后逆光驱驰，直至尽头』——!!”

弟弟诵出的是魔法『王 ■ 落土（Lost・Vi・Eithéa）』的『咏唱』。

无论哪方，都是对自己的人生发出的悲叹、后悔、

是一欲将敌人和自己一起拉入奈落之底的魔法。

一言以蔽之，都是与那有所纰漏的魔法名相符的尚不完全的魔法。

“ “『然而——!!
——此时此刻，我们的道路共相叠合』!! ” ”

然而尚未完成也是理所当然。

因为那魔法的『咏唱』还留有后续。

是了，理所当然。

彰显两人所历经之漫长人生的『咏唱』，绝不可能只有三言两语。

既然是将那样忌讳孤独的两人之人生本身诠释而出的『魔法』，自然不可能经一人之手完成。

接下来的后续，才是姐弟两人那真正的人生的呐喊——！

“『呼啸吧，翠风』！『将我姐弟二人的道路镌刻于此』！”

首先发声的是姐姐缇缇。

根本无需念及魔法名，一道媲美魔法『Wind』的强风便席卷而出。

只消片刻，风便将王都的一部分分解为光之粒子。

周围的积雪、冷气、建筑、地面、城堡、乃至世界——都被风碾作齑粉。

但这场分解并不是为了消灭。

而是为了全新的构成。

“『绽放吧，白樱』！『为我姐弟二人的道路饰以点缀』！”

接着发声的是弟弟艾德。

被姐姐的【自由之风】所分解的种种，在弟弟的魔力作用下重新组合。在那以培育为特性的魔力的作用下，种种事物以相较之前更加美丽的姿态被再度构成。

冰雪融化，变为了河川。

慑人的冷气，变为了温暖的清风。

泾渭分明的街道，变为了层叠掩映的树林。

平整的地面，变为了草原。

经人工而成的一切，都蜕回了为自然所天成的翠绿——

所有这些都被艾德的魔力培育着、培育着、培育着——自然的风景不断地延展。仅在刹那间就有不可尽数的树木根植于王都，在它们的枝桠上，白花——『白樱』竞相怒放——整个世界变为了鲜花盛开的庭院。

这些『白樱』的花瓣、由风卷落、随风飘散、最后与风一起将世界重新涂上洁白。

以飘洒的樱花就成的『花吹雪』，取代了以冰晶所成之『吹雪』盈满世界。

散华之花瓣铸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吹雪，将我的视界尽归于白——紧接着，只此一道的、令人目眩的强风在眼前呼啸而过。

盈满眼前的花瓣散去，被一度掩藏起来的世界又

一次展露出它的面容。
到方才为止还在构成阶段的世界——已于不知不觉臻至完成。
于转瞬间飞进我眼中的、是『故乡』——
一片晴畅的天空。
抬头仰望，则是碧蓝无垠。
寒风散尽，气温宜人，身体再也不会为凛冽而颤悚。
飘逸的白云点缀于苍天、金色的艳阳描摹出一轮圆环、虹色的日晕与之交相映照。
而后又有辽阔无尽的大草原，在清风吹拂之下如波涛荡漾的海面。青草共同奏响自然的旋律，而远处的森林与河川则为这首旋律献上伴奏。生息于林中的动物纵声长嘶，波光粼粼的河川配以淙淙水声。
这光景于我而言并不陌生。

仅仅置身于此便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所笼罩。这个场所与我虽然了无渊源，但仍能令我感到舒适。

——啊一，这风是如此舒爽。

我明明立于地面，却有种漂浮在空中的幻觉。呼啸而过的风迎面扑来，可我却无需做任何抵抗。

它仿佛置人于淋浴之中，却又比水还要柔和细腻。

就好像所有的不适与倦怠感都被这股风洗净了一般。

这柔和的风从脚趾开始——透过脚踵、膝盖、大腿、腰部、胸腔、臂膀，直到轻抚脸颊、疏解每一根毛发。

啊啊，何等清爽。

而这清爽的世界——正是这两个孩子曾经遗失的

重要的宝物。

两人攥紧这珍重的宝物，并共同编缀出最后的『咏唱』——！

“ “『这里乃是白翠樱风之世界』！『见此缤纷之落英，为之神驰而可也』！『自由方为此庭院之光辉，为之缭乱而可也』！！” ”

呐喊着『这里』便是他们毕生渴求的场所。

呐喊着『这里』便是他们最为理想之坟莹。

“ “『此乃、我姐弟二人一路延及的足迹』！『为我二人之人生所抵至之魂牵梦萦的故乡』！『亦为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证明』！！” ”

而最为重要的是，『这里』正所谓是两人一同约好的，为了有朝一日相伴而归的『乐园』——！

现在就要将这事实诉诸于世界！！

“ “『此时、此刻、此地，便是我姐弟二人最终抵达之尽・头・的・故・乡』！！” ”

这便是两人真正的『魔法』——

“ “——共鸣魔法『樱童乐土(Ide・and・Titi)』!!
” ”

姐弟两人将自己的人生编织于咏唱之中，而后庄严地念出真正的魔法名，并一边战斗一边牵起对方的手，以之为对彼此就存在于『这里』的确认。

“『我（童）』、『现在』、就在『这里』!!”

“『我（自分）』、『现在』、就在『这里』!!”

这个魔法正所谓是缇缇与艾德的人生之全部，亦是二人人生之终幕。

两个不完全的魔法——『铺成道路』的魔法『■道落土』与『再现故乡』的魔法『王 ■ 落土』组合在一起，终于造就了让两人回到家乡的・魔・法。

此时此刻，旅经一段漫长的路途，姐弟两人终于回到了曾一直是那样遥远的故乡。

毋庸置疑，这正是问鼎世界的归还魔法。

“只要在这里我们就是无敌的！我去去就回！姐姐大人！”

接着，姐弟两人提振出洋溢于全身的力量，重新展开战斗。

在这个曾经由姐弟两人一起创造出『支配之王』的场所，姐弟两人接下来将亲手粉碎『支配之王』这一幻想。

“唔姆！我们已是无所畏惧！如散华之花般起舞吧，弟弟啊！！”

“遵命——！！”

两人将世界置换为自己的故乡（家），以更胜于前的气势重新投入战斗之中。

艾德为自己施加数重强化魔法，势不可挡地向前冲去。纵使『支配之王』以无数的冰矢迎击，也全部被缇缇击落。

战斗还是之前的战斗，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铺设凛冬世界的『Freeze・Niflheimr』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两人的故乡『樱童乐土』。因为这唯一却至关重要的不同，姐弟两人的魔法已被增强到极限。

尽管『支配之王』毫不退让地持续构筑着冰结魔法，但皆被两人从容化解。

胜负已决——我不禁这样想。

而置身于战斗中的缇缇，恐怕也有此想法。

她一边战斗一边吟咏了起来。

因为战况对她而言就是如此悠然。

战斗着、翩舞着、带着满面的春风讴歌着。

“啊啊……『于此千百十一年间，二人流离出走而遗生』……『时而彷徨、时而别离，迷失路途，分道扬镳』……终至今日，了无迷茫!!”

仅仅只为了将・心・倾・注・于魔法之中，缇缇

作着『咏唱』。

而艾德也以前所未有的开朗笑颜接在缇缇后面补充道。

“只因二人共相悟觉……『所谓人者，非为幻梦之囚虏，而心中故乡方为生涯不渝之所向』！『迎纳灵魂之归宿，是为静待归来之居所』，若彼尚在，则无论孰时，归欤之情可偿！！”

两人欢欣不已地讴歌着过剩的『咏唱』，将自己的人生作为『代价』偿付给世界。

在那份咏唱之中，既无苦楚更无悲伤。

只是任凭心中的欢喜，将自己的人生本身化作魔法予以无止境的强化。

无论与我至今为止见过的任何一种魔法相比较，这都是全然二致的构筑。故而我可以确信。

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魔法』。

就这样，结束了全部『咏唱』的艾德带着对胜利

的确信一往无前。

“一定要打倒！打倒折磨姐姐大人的『支配之王』！我就是为此而活！为此而生！奉上我这条性命的全部，在这里击败『支配之王』！行遂我自己的使命——！！”

将信任付诸于姐姐的掩护，他义无反顾地奔驰着。

于漫天的冰矢中疾走、于自四面八方袭来的暴雪中驰骋，一直到以冰刃为阵列的『支配之王』面前、毫无迷惘——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一直向前冲——！！给我触及到啊啊啊啊啊啊——！！”

面对不断逼近的艾德，『支配之王』决定进一步拉开距离。

被男子那惊人的气势所压倒的她打算大幅后退，在远距离以冰结魔法迎击。然而，这却是——

“上啊啊啊啊，艾德噢噢噢噢噢噢——！！”

这却是姐姐所不能容许的。

在艾德的背后——抵来一道登顶世界的强风。

乘上姐姐吹来的风后，艾德一下子就被送到了正欲后退的『支配之王』面前。在姐姐的掩护下，艾德咆哮着伸出手。

“触、及、到噢噢噢哦哦哦——!!!!”

于是，就在此时，艾德的手触碰到了『支配之王』。

——成功了。

于艾德手掌中施展而出的，是他最为擅长的魔法。

是曾经让我恢复记忆的——从各种异常状态中恢复过来的魔法。加上这个故乡『樱童乐土』给予的增幅，这个魔法升华为世界顶级的回复魔法将阳滙包裹起来。

“——『Remove・Field』哦哦哦哦！！”

光于刹那间盈满世界。

艾德那温柔的魔力笼罩了整座王都。

这一幕仿佛是佩艾希亚的一切都在协助将阳滝从『支配之王』的咒缚中拯救出来一般。

就算是『水之理的盗窃者』，自然也无以抵御这样的一击。

『Dimension』也获知阳滝已从各种各样的『契约』和『诅咒』中解放了出来。

接着阳滝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浑身脱力。

冷气和魔力不再从她的体内溢出，这次她陷入了彻底的沉眠。

就在这一瞬间，『支配之王』这一存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毫无疑问。

这也就等于是艾德打倒了『支配之王』。

他打倒了『支配之王』……取得了胜利。

这场漫长的围绕在『支配之王』和『姐弟两人』之间的战斗——

——以『姐弟两人（艾德和缇缇）』的胜利而告终。

在阳淹即将跌倒的时候，艾德出手抱起了她。

在后方见证了这一幕的缇缇长吁了一口气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带着对胜利的喜悦，她带着鲜花般的笑容庆贺道。

“呼！！唔哈哈、哈哈哈！哈哈，成功啦！！虽然已经到极限了，不过还是成功了！！我们把『支配之王』干掉了哦——！！啊～，厉害厉害！！”

“是啊，我们做到了呢……我们战胜了那个『支配之王』……终于……”

艾德也是一样欣慰。

姐弟两人都气喘吁吁地庆贺着共同的胜利。

不过艾德没有像缇缇一样完全放松下来。

他立马抱起阳滝向在一旁观战的我这边走来。与之相应地，我也搁下在身旁六神无主的西斯，迎着艾德走去。

尽管我们刚才还是赌上性命决斗的对手，但现在彼此之间已经了无嫌隙。我们就像损友一样相视一笑，并冲对方颌首示意。

接着我从艾德的手中接过睡着的阳滝。

这样一来，我这最为珍重的妹妹总算是回到我的怀中了。

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妹妹，现在就在我的手边。

仅仅如此就让我眼角一热。

“好了，接下来轮到涡波大人了哦……这次就请将你们两人的牵绊展示给我们看吧……”

见我的心情有所缓和，艾德不忘出言叮嘱。他像友人一般提醒我接下来的战斗才是正题，故而还不到懈怠的时候。

继艾德之后，另一名友人缇缇虽然还是坐在地上，不过也给我加油道。

“涡涡！你可要好好地把小缇亚给救回来哟！我们已经累了，所以就在这边观战了哦！”

既然『支配之王』的对手是艾德和缇缇，那么使徒的对手就应当是・我・们・了。

我以理所当然的态度笑着回应道。

“好，你就在那边看着吧。我和阳滝可是不会输给你们两人的。

毕竟我和阳滝可是全次元全世界最亲密的兄妹啊——”

接着，我表示说我们兄妹绝不比她们姐弟逊色，同时抱紧了怀中的阳滝。

我刚一抱紧阳滝，她就像是呼应一般动了动身子。阳滝像调整睡姿一样伸出双手环上了我的脖子。根本无需将心中所想述说出口，阳滝便在无

意识之中给予了回应。

没错，就是这样。

我们就跟艾德和缇缇一样。是在这世上相依为命的兄妹，无需言语的沟通便可知晓彼此的心意。我不会再离开她了。

当我像这样重新于心中起誓时，在不远处怅然若失的使徒总算回过了神，她看着我们自言自语起来。

“怎么会——？咦、咦……？我的阳滝竟然输给了两个半吊子的『理的盗窃者』……？这、这不可能！这种事、没有道理！理、理可是已经决定好了的啊！？这种事太奇怪了！！”

看样子，她无法相信『支配之王』——阳滝的败北。

必胜的自信被颠覆的她失去了战前的从容。

接着她摇摇晃晃地带着战意向我和阳滝靠近。

“盟友……！还给我……！阳滝是我的！把我的阳滝还给我……！！”

西斯就像是在要挟我一样令自己的魔力增幅。她那光辉满盈的魔力几乎填满了『樱童乐土』塑造的世界。不愧是使用着缇亚的身体，这魔力的架势不输方才的阳滝。

不过我丝毫不为所动。

“既然想要，那你放马过来便是。使徒西斯。接下来我就给你展示何谓我的全力。
我要让你看看，异邦人（我）真正的全力——”
我用左臂绕过阳滝的膝盖将她的下半身抬起。
因为阳滝正抱着我的脖子，故而便形成了近似于公主抱的姿势。不过因为需要握剑，所以本应扶住公主大人玉背的右手就缺席了。这样的架势乍一看下会觉得有些不稳。

不过我完全不担心阳滝会摔下去。

因为从阳滝环绕我脖颈的双手中，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力度。不光是我，妹妹也一样不想再与我分开。

所以用这样的姿态去战斗就足够了。

不，岂止是足够，我现在肯定能发挥出远超以往的力量。

“——共・鸣・魔・法『次元之冬』”

从我体内溢出的次元属性的魔力和怀中的阳滝那冰结属性的魔力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构筑出了以前惯用的魔法。

借用艾德和缇缇这温暖的故乡为舞台，一道与煦风有所不同的凉风拂过。

这自然是与魔法『樱童乐土』不相适宜的异质之风。但这道凉风便是我们『异邦人』的故乡的风，所以只要一会儿就好，还望见谅。

好了来吧。

接下来要展示的，就是我们相川兄妹的力量了。到了曾经轰动联合国的次元与冰结属性的复合魔法使——以迷宫最深部为目标的『相川涡波』复活的时候了。

为了不负于缇缇和艾德姐弟，我令魔力流溢而出，并将剑锋指向使徒西斯。

261. 延及千年于此闭幕

如此这般，于王都佩艾希亚上演的额外战斗开幕了。

奏响这场战斗的乐曲的人是我和西斯——以及我怀中的阳滙。

这是一场发生在为了守护世界而诞生的『使徒』以及为了守护这个世界而被召唤过来的『异邦人』之间的战斗。

“还给我！把我的阳滙、还给我——！！”

在佩艾希亚王都陷入窘境的西斯放声大喊。

她令淡金色的魔力于背后喷涌而出，将那与抬升至极限的 59 级相衬的实力转化为切实的压力投诸于我。

我一面承受着她释放的压力一面说道。

“没用的，西斯。不管你有多少魔力，在我面前都只有被冻结一途。——魔法『次元之冬』。”

受到我开发的魔法的掣肘，西斯魔力的喷涌戛然而止。

我没有模仿阳滝将整个世界化作凛冬的必要。只需要依靠次元魔法的辅助精确地封印西斯的魔力便足矣。

西斯正要将自己的手转换为光剑，但却对构筑速度的迟缓大为惊讶。

“……！就凭盟友的 Status，怎么可能压制得了我！？是因为这个结界？是那两个人的魔法导致的？还是说有什么别的魔法在——！？”

西斯无法接受光剑的构筑居然会如此费力。

她认为自己的失败肯定是什么更深刻的原因，故而开始确认周遭的状况。然而很快西斯就意识到原因只在于我释放的『次元之冬』，于是她的表情为之一变。

西斯的面容染遍了愤怒的神色。

这也难怪，因为这个事实实际上就意味着西斯在与我的魔力角逐中输了个一塌糊涂。

“我、我不承认！如此悖道逆理的事，我绝不认同！！”

西斯又高喊着增强了喷涌魔力的势头。

白色的粒子如喷泉一般自她的后背倾泻而出。这有如飞机推进器启动的一幕乍一看下确有几分天使之翼的模样。

金砂般的秀发、白皙美丽的容颜、还有雪白的羽翼——正可用天之使徒临凡于世加以形容，然而西斯的丑态却与那神圣的姿态相去甚远。

“用、用『魔力变换』对 Status 实施魔力极化的处理！再通过技能『过捕护』进行增幅！如此计算下来，我就能拥有盟友十倍以上的魔力——！！”

“没用的。”

西斯携自己拥有的全部强化魔法向我冲了过来。尽管她所行道上留下了一条宛如银河的魔力轨迹，但在我的『次元之冬』面前也是小儿科。西斯在冲锋的中途速度便遭到迟滞，来到我面前时只能以拙劣不堪的动作挥出右手。

西斯那光剑的锋芒确实不可小觑。

光耀于剑身的魔力恐怕是削铁如泥。

但无论光剑如何锐利，她的动作都太慢了。

我满面从容地闪过了这一剑。

紧接着，西斯又将左脚变作光剑向我踢来，但不仅无济于事还反过来被我用剑斩伤了大腿。

有空间掌握和对敌人的减速在手，战局是一边倒的。

这『次元之冬』毕竟是我亲手创造的只为自己而生的魔法，故而它能为我带来堪称异常的安心感。我甚至产生了只要有这个魔法在，那么不管

面对怎样的敌人我都能与之一战的想法。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有盟友十倍以上的魔力啊！”

痛感战局不利的西斯扇动双翼大幅后退。

『十倍以上的魔力』吗……

明明西斯刚刚才观览过一道无法用数值衡量的魔法，可她还是在常识范围内的所谓的『理』中执迷不悟。就凭这样，她是根本不可能攻破我和阳滙的共鸣魔法的。

“小、小迪亚布罗！快想想办法！！”

虽然无法理解缘由，但西斯未尝不是不知道自己这样下去必败无疑。故而她一面呼唤这具身体本来的主人的名字，一面对控制权放手。

接着，待到面前的人又一次抬起头时——存在与此的人物便换为缇亚了。

缇亚以无比痛苦的表情带着泪眼向我怀中的阳

淹伸出手，并顺势放出魔法。

“啊、啊啊、a啊……？怎么……？为什么、基督在……把基督……把基督还给我！——『Flame・Arrow』！！”

见我抱着阳淹，缇亚以痛苦的表情构筑着魔法。魔力于刹那间迸射而出，一枚火矢拉着一条白线疾驰而来。

我没有动身回避，只是用『次元之冬』的冷却对其势头加以衰减。

被一再削弱的炎之矢最终以不值一提的热量轻轻拂过我的脸颊。

我心头的感怀不禁被这道魔法勾起。

缇亚已不知多少次使用过这个魔法帮助我了。

我一面回想着过去的时光，一面同缇亚搭话。

“……不对哦，缇亚。我才是基督。”

“啊 a 啊、a 啊啊、基督……！啊 a 啊……！！”

但缇亚并没有将我的话听进耳中，她仍以一副不安的神情渴求着阳淹。

面对这样的缇亚，我早已备好了当讲的台词。

缇亚一直都在纠结着。

从我们邂逅那时开始就一直烦恼着。

她一直一个人纠结着，到最后也未能找到人来排解心中的烦恼。

结果就像艾德和缇缇那样，内心因重压而濒临崩溃，最终只能从伪物上获得慰藉。

——事到如今我对她的心情可谓感同身受。

所以，综合我在一年前从海莉和帕林库洛那里学来的教诲，从与缇缇和诺斯菲的战斗中学来的教训，以及就在刚才从艾德的背影中汲取的领悟，我得以将言语编纺而出。

“缇亚……我就是我。涡波也好基督也罢，随便你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唯独我就是我这件

事，还请你务必不要搞错了。我在这世上仅此一个，并且现在就在你的面前……”

我清清楚楚地向她作了这番自我介绍，以订正她的混淆。

我想要从这里起步去重新修复我们的关系。

“你也一样，缇亚就是缇亚。西斯那家伙做过的事，跟缇亚没有任何关系。你无需背负千年前的责任。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接着，我明确地告诉她，千年前的西斯和缇亚是截然不同的两人，故而缇亚不需抱有错误的负罪感。

不过，还是不够。

缇亚的目光仍然紧系于阳滄的身上。

这也是当然的。

因为束缚着缇亚的羁绊还要更加沉重。沉重到将她压垮的地步。

而压垮她的重担中，也有来源于我的一份。

就因为这个原因，一年前的缇亚被逼入绝路，最终选择离开我身边。

那么我现在不得不做的事就很明确了——就跟刚才的艾德如出一辙。

我要把过去推给她承担的重负一个接一个地取下，而后再与她一起跨越将来的挫折。为此，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唤她——

“……缇亚。我们第一次相遇那天的事，你还记得吗？……那一天的我是一个卑鄙小人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个令人倒尽胃口的家伙。所以，有一点我现在必须要纠正。哪怕就纠正这一点也好，我希望你能听我说。拜托你了——！”

我效仿艾德高喊起来。

尽管所有的责任并不仅止于这一点，但这毫无疑

问是招致南辕北辙的——最初的错误。

在一切开始的那一天，明明我才是想要和缇亚组队的人，但我却极尽阴险狡诈之事，反过来令缇亚邀请我。我以卑劣的手段成为卖出人情的一方，将在迷宫战斗的责任推卸给缇亚背负。

“缇亚，和我一起去迷宫吧……！这一次由我来邀请你！我想要和缇亚一起探索迷宫啊！在那一天，不是缇亚想和我，而是我想和你一起组队啊！所以这一次，由我来握住你的手！我会牵着你的手带你走的！所以和我一起回到大家身边吧！！”

我才是想得到缇亚帮助的那一方，此时此刻，我澄清了这份心愿。

听到我这番话，缇亚浑身一颤。

“涡、涡波……？我、我……不、『我（私）』
……—”

到这时，映入她眼中的不再只有阳淹——还包括了抱着阳淹的我。

随着缇亚来回比对我和阳淹的样貌，她的表情也逐渐有了变化。

那一脸苦闷的表情、稍稍地——真的只是稍稍地有了缓和。

接着，缇亚露出了若有所悟的表情。

我伸出的手打动她了。领悟到这一点后，我打算再上前一步。

但却遭到了西斯的妨碍。

“——啧！”

她砸了下舌并退却开来。

西斯应当是强行夺取了缇亚的意识吧。她一边摆出与缇亚大相径庭的神情，一边流着冷汗责骂我。

“差劲……盟友你这一点最是令人生厌……你

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诓骗女孩子，然后伤害她们的地方，我最讨厌了！！”

西斯一面展露绝对不会握住我的手的意思，一面指点起自己的身体。

她指了指那已经失去的右手和左脚……不止如此，西斯展示着缇亚那就连意识都遭到篡夺的整体身体批判我道。

“亏你好意思说什么想要小迪亚布罗在一起……！看看这被缇达斩断的手、看看这胴体上被帕林库洛·勒伽西留下的伤痕、看看这被好友玛利亚焚毁的脚。而且就在刚才，这腿还被她心爱的你亲手砍伤——”

“是啊，我明白的。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所以在此之上，我要告诉你。”

不过我冷静地驳回了她的批判。

就这种程度的责备，早在我预料——不，比我预

料的还要温和得多。

故而我反唇相讥道。

“虽然你跟勒伽西一样都是使徒，不过看来你就仅止于二流罢了。”

“你说我是二流的使徒——！？”

如此蛮横的反驳似乎远出西斯的预料，听罢她展露出今天最为愤怒的表情。看来作为使徒的自尊是她心中最为看重，容不得他人亵渎的。

“帕林库洛·勒伽西可是个相当了得的角色。被那家伙拿去当做质子的是我的一切——他将相川涡波这一存在本身当做了自己的盾牌。妹妹的幸福、与同伴之间的牵绊、我活于人世的意义——这一切都是他拿来要挟我的手牌。与他相比呢，你又如何？不过是拿了我其中一名同伴当做人质、又得到了点力量而已，光这样就让你如此自负。就这种程度的布局，你就以为一切都尽

在掌握了。而你那肤浅的考量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

“你、你这、盟友——！！”

西斯于激愤之下仗着右手的光剑向我冲来。

如果换做帕林库洛，就刚才那种小儿科的挑衅，肯定不会令他上钩。岂止如此，他肯定只会付之一笑，而后回以更胜一筹的挑衅吧。

我悠然地避开西斯那拙劣的攻击，并一脚将她绊倒。

接着我将剑抵在想要起身的西斯面前，镇住了她进一步的行动。被压制住的西斯瞪着我忿忿地道。

“唔……！你要杀了我、舍弃小迪亚布罗吗……？”

“我不可能会舍弃缇亚的。只是——如果有必要，我还是会斩断余剩的四肢，让你无法行动。”

身体被篡夺这点确实让很多问题变得棘手了。虽然我不会杀掉缇亚——但换句话说，除了杀了她之外，别的我都不会犹豫。

“你、你要把手脚给……？你到底把小缇亚的身体、把她的人生当成什么了啊……！？难道盟友你真的觉得，只是没了手脚而已算不得什么吗……！？”

西斯对我冷酷的发言大为讶异，甚至质疑我是否正常。

我摇了摇头，语气也连带着激烈了些。

“——我怎么可能会那么想……！缇亚的梦想就是成为剑士啊……每一根手臂、每一条腿、都和她的灵魂有相同的重量不是么！但是，就算如此！我也已经发过誓无论如何都要让她从你手中解脱出来了！如果不能从你的咒缚中解脱出来的话，缇亚的人生就永远也无法开始啊！！”

我已做好觉悟，绝不会重蹈顾前顾后首鼠两端的恶果。

见到我的决意，西斯瞪大了双眼。

“……你、你真的……真的是盟友吗？”

“是啊，我就是我。我是相川涡波。而相川涡波已经再也不会放弃、更不会因烦恼而止足不前！！——我已经做好觉悟了！！”

论及力量，我现在要在西斯之上。在力量更强的情况下，会导致败北的要素便是心灵。

正因如此，我绝对不能在精神上败给对手。

就算要让我失去自己的一切，就算我不再是相川涡波，就算令我的人生失去意义——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再一次让心灵的弱小成为自己的败因！

“就、就算你能让我无法行动又怎样！你有何办法将我跟小迪亚布罗分离！？我们是完全一体化的，不可能轻易就——”

西斯已经明白我绝不会退让了吧。

她打算借助其它的理由打开局面。

“你真觉得做不到？我倒是觉得可以。”

我施展出抽取灵魂的魔法『Distance Mute』作为给她的答复。

只见我持剑的右手散发出紫色的光芒，以示随时都可以将西斯排除。

“a、a啊啊、啊a.....怎、怎么会.....如此一来，盟友岂不就像.....——”

西斯见状一脸怅然。

在一瞬间，她就像看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但转眼间她的表情又染上了愤怒，西斯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吼了起来。

“——为什么啊！？为什么盟友就是不肯认可我啊！？讨厌！盟友最讨厌了！！不肯认同我的盟友什么的不需要！！死吧！！去死吧、相川涡波！！”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西斯陷入了狂乱，她不顾抵在自己面前的剑想要强行起身。

早已预料到她会如此行动的我展开了事先备好的大魔法。

“——共鸣魔法『过密次元的真冬』。”

承受着两名『理的盗窃者』释放的魔法，西斯的动作自然迟缓无比。

我将手中的剑丢在地上，而后缓缓地将『Distance Mute』刺入了西斯的胸口。

在她这满是破绽的动作面前，得手可谓轻而易举。

西斯细若游丝地呻吟了一声，接着瞪大了双眼。

我的胜利已成定局。

“再见了，使徒西斯……”

“——我输了……？还输得如此干脆利落……？为、为什么？我、明明只是想让世界得到和平—

—想让大家得到幸福而已……—”

“你口中的『大家』……恐怕只有你和你所谓的主两个人而已吧……在我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无法认同你……”

胸口被我的魔法插穿，魂也被攥紧，终于变得无法行动的西斯露出了仿佛此世迎来末日的表情。

想必她还是无法认清现实吧。

西斯挣扎着摇头，喃喃地自问着。

“……为什么？明明有我准备的阳滝，还有小迪亚布罗这具完美的身体？结果居然败给了迪普拉库拉准备的盟友？输给了勒伽西、还输给了迪普拉库拉、这个也输那个也输——难、难道说，我才是最弱的……？难道我才是最失败的……？啊、a 啊啊、a 啊啊、a 啊啊啊啊啊——！！”

我将手抽了出来。

没有伤及缇亚，仅仅将不属于缇亚的那一部分化

作魔石抽取了出来。

想当然耳，西斯的哀嚎响彻了世界、

“不可原谅!! 绝不原谅!! 我不会、原、谅——、
——”

没等喊完，声音便在中途消逝。

这便是西斯失去了身体，失去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的瞬间。

与此同时，缇亚的身体向地面倒了过去。

我用拿着魔石的手扶住了她，而后轻轻地将她放躺。

接着，我使用阳滌的冰结魔法，慎而又慎地将手中的白色魔石予以冰封，最后将被冻住的魔石收进了『持有物品』。如此一来，她应该就再不会苏醒了吧。

“结束了啊……终于……”

确认了使徒西斯的末路之后，我先抬头望了望天

空。

然后又将怀中的妹妹放到缇亚身边，接着吁了口气感慨了一声。

从我来到异世界之后便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现在都在这里。今后应当再也不会为焦躁感侵袭并彻夜难眠了吧。也不会因回想起在原来的世界的记忆而痛心疾首了。历经坎坷总算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捡起先前被扔到地上的宝剑诺文，一边对将它随地乱丢的事道歉一边将它收进剑鞘。

我的嘴角不由地上扬。

定睛一看则注意到睡在地上的阳滝和缇亚似乎也和我一样露出了微笑。

尽管还谈不上万事解决，但我的眼角难免浮出泪水。

接着，我用朦胧的双眼望向了另一个方向。

在不远处，缇缇和艾德正肩并肩靠在一棵并不陌生的『白樱』树上。

他们两人也与阳滝和缇亚一样，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

262. 我回来了

战斗结束了。

我独自一人走向艾德和缇缇的身边。斯诺则表示她会留下照顾缇亚和阳滝。斯诺似乎也明白接下来将是守护者们最后的时间，故而有意将这段时间留给了交情更深的我们三人。

见我走来，艾德首先笑着同我搭话。

“……很精彩。这样就结束了呢。自今日起，『支配之王』便成为一个虚席，而担任其监护人的使徒也就此消失。如此一来，在佩艾希亚的战斗就告一段落了。”

接着缇缇补充道。

“这样我们也就没有留恋了……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挂念在心的话，可能就只有诺斯菲了吧？不过，诺斯菲的事情只有涡涡才能解决，所以光是挂念也无济于事呢。好的决定了，涡涡哟，你可

绝对要让我的好朋友诺斯菲幸福哦！这事就交给你了！”

“这、这个……我尽量吧。”

到最后可真是甩了个不得了的委托给我，听完我只能面露苦色。缇缇见状有些不满地说道。

“姆一……算了，之后就看涡涡你们自己了。我就不再多言了。”

不过缇缇没抱怨几声便一脸释然。看来她的不满还没到不吐不快的程度。

“因为我相信涡涡和诺斯菲啊！你们两个都是我引以为傲的朋友呢！”

缇缇表示只要有我在她就放心了。

为了能让愿意相信我的缇缇了无留恋，我虽然一脸困扰但还是对她点了点头。

于是缇缇便非常开心地“嗯”了一声，一旁的艾德则笑着祝福道。

“呵呵，想不到姐姐大人都交到朋友了啊……让我有点羡慕呢。”

“你在说什么呢！艾德和涡涡不也是朋友么！？”

听到姐姐这么说，艾德跟我都惊讶地看向彼此。不过很快我们都意识到，这话确实不假。

说来有趣，但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在夕阳下互殴的友情。与我一样领会到这份友情的艾德也露出了欢欣的笑容。

“好像真是这样啊……这样的话，那自己心中想要的就都在这里得到了呢……啊啊，『这里』果然是个好地方……”

艾德以几近感极而泣的表情如此说道。想当然耳，作为守护者的他的身体，随着『留恋』的实现而越发淡薄。

仔细一看会发现他身旁的缇缇也是一样。

“喂、我说你们……！身体在……！”

“毕竟都一身空了嘛！魔力也好、留恋也罢！所以似乎是结束了呢！拜拜啦！”

预感到自己的消失，缇缇首先冲远处的斯诺挥了挥手。

她的表情中没有一丝的阴晦。对自己的身体那如同溶解一般的消逝，缇缇没有任何抵抗。

“才刚刚说过几句话……这就要道别了吗？”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三个人能在一起多聊一会儿。明明好不容易才消除我们之间的嫌隙，可这最后的时间未免太过短暂。尽管我是这么想的，但缇缇的看法似乎与我不同。她摇了摇头说道。

“不对哦，涡涡。没有什么短暂的。这『现在』的时间并不短啊。比千年的时间还要久的一瞬间，『现在』就在『这里』……确确实实地，就在『这里』啊……”

缇缇眯细了双眼环顾周围的景色。

看着将魔法构筑出来的故乡『樱童乐土』映于眼前的佩艾希亚，缇缇断言说这里给了她堪比永远的充实感。

『这里』拥有什么都无法替代的价值——接着，缇缇红着脸张开了嘴巴欢喜地喊道。

“我终于能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了……！这一瞬间是如此充实！跟那如同坠落一般不断加速的一千年相比全然不同！我的时间确实就在『这里』！我现在的一秒毫无疑问比千年还要长久！！”

而后缇缇展开双臂，尽情地吮吸着故乡的空气。她一边享受着一边将这份美好传达给我。

“啊啊，真棒……！世界是如此华美！如此绚丽！时间在闪耀着光芒！！”

时间在闪耀着光芒——尽管这是我所无法理解的

表述，但在她身旁的弟弟却不一样。

“呵呵，是啊……确实，有一种总算活过来了的感受呢。直到昨天为止的那色彩全无的世界就像是假的一样……这绚丽的世界看得眼睛都要花了……”

两个人都十分满足。

既然如此，那我能做的就只有笑着目送两人离去而已了。

既然两人的『留恋』已经完全实现，那我就无法再予以挽留。剩下的就只有道别罢了。

“那么再见了，涡涡！一路上有劳你带我过来了，谢谢啦！”

“衷心地感谢你，涡波大人。祝你有朝一日也能回到你的故乡。”

得到两人的道谢，我稍稍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只是轻轻地跟他们挥了挥手。

我向身体已经稀薄到可以看到背后的树木的两人告别道。

“嗯，再见了……你们两个……”

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永远的离别。

接着，缇缇和艾德握住了彼此的手，就像在表示直到消失为止都要一直在一起一样。

带着绝对不会再分开的决心，姐弟两人一起迎接最后的瞬间。

“呵呵，真不愧是姐姐大人……那一天约好的奖赏『现在』就在『这里』啊……”

“是啊。我们『现在』总算是回到『这里』了呢……不过，抱歉了啊，有点太迟了……”

“不过还是赶上了……赶上了啊。非常、感谢、你的『奖赏』……我、不会再……松开……—”

“我也一样、不会再松开……你的手了……绝对……不会……”

随着身体的消失，两人的声音也变得时断时续。他们最后的这番对话，提到了千年前的约定——也就是缇缇约好要给予艾德的那份『奖赏』。或许是因为两人都缅怀起了过往吧，总觉得他们那越发淡薄的成人的身体与年幼时的姿态重合了。

魔力的粒子在周围盘旋——可能是我的『Dimension』读取了寄宿于那些光芒中的思念也说不定。

我看到了夏比种的翠发少女与树人种的白发少年、看到了两个孩子在过去许下约定的那棵『白樱』树下，手牵着手相互依偎。

“这片、草原……—有熟悉的—味道……艾德、天空—好蓝……—”

“是啊。世界—是这样美丽。清风……吹拂的感觉、很—舒服……—”

声音越来越模糊。

不仅音量在不断变小，就连距离也在愈来愈远。

但两人的声音仍然传到了我的耳边。

两人迎接自己最后一刻的声音——

“——啊啊，总・算・回・到・这・令・人・
怀・念・的・故・乡・了——”

两人最后的话语完美地重合在了一起，而后随风飘逝。

接着，两人的身体就像被吹散的雾霭一般，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去了。

姐弟两人的魔力粒子随着佩艾希亚的风一起扶摇直上。

此时此刻，佩艾希亚的一对少年少女——缇缇和艾德总算实现了自己的『留恋』，心满意足地迎接了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这样一来——

——由幼小的两人编织而成的『支配之王』的物语便在此迎来了终结。

而为这个物语的终幕作点缀的，便是在这辽阔的草原上、在这棵白樱树下、在随着清风舞动的花瓣中，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一起笑着迎来结局的姐弟的姿态。

在故事的最后，两人得到了答案。

如果两人要证明自己是自己的话，根本无需假借他人之手。

姐姐的身边有弟弟的陪伴，弟弟的身边有姐姐的陪伴。

仅仅只需要家人的存在就够了。

只要这样便是最完美的答案——

就像是在证明这一点那样，我在那扶摇直上的光芒的彼端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当然，我既没有使用未来视，也没有使用过去视。仅仅只是从那浓郁的魔力残渣中，幻视到了这样的光景、

在那最后的一缕光中，我看到的是一栋人字形的小屋。

在那飘着令人怀念的味道的小屋前，站着一对『魔人』的老夫妇。老夫妇在门前笑着迎接家人的归来。

依靠在家附近的『白樱』树旁的两个孩子站了起来，而后向老夫妇那边跑去。

接着——

“我・回・来・啦！”

“我・回・来・了！”

——我仿佛听到了两个孩子那活泼欢快的声音。

以这一幕为结，所有的光开始向一处收束。

光芒最后转化为两个结晶。

就像是手牵着手一样叠合在一起的两颗魔石。

是打倒了守护者的证明——也就是『理的盗窃者』的魔石。

【守护者的魔石】

守护者艾德的魔力的结晶

【守护者的魔石】

守护者缇缇的魔力的结晶

接着『表示』上显示出突破守护者阶层的文字。

【获得了称号『为风青睐的孩子』】

木魔法 +0.50 补正

【获得了称号『为木青睐的孩子』】

风魔法 +0.50 补正

“恭喜你们回到家乡……缇缇、艾德……”

我一边为两人献上祝福，一边拾起地上的魔石。

接着，等我再抬起头的时候，铺展于周围的魔法『樱童乐土』也被解除了。

两人的故乡逐渐消散，重新变回了我所认识的那个王都。

不，不对。仔细一看会发现与之前的王都多有不

同。

绿化水平原本就很高的王都又增添了不少自然的气息。

被艾德巨人践踏过的地方长着无数用木属性魔法生成的花草。而且还不仅如此，每一处都像经过了庭师的修剪一样立整。

而变化最大的则是佩艾希亚城。

本来已经化为巨人的城堡现在又变成了一棵大树。

保有城堡机能的部位只到中间为止，再往上就完全是树木了。

如字面意义上的参天大树伸展出无数的枝桠，枝桠上绽放着数不尽的白花。

树种毫无疑问是『白樱』。

这棵庄严而饱负幻想性的大树，便是姐弟二人留下的遗迹了。

我攥紧两人的魔石，仰望佩艾希亚的天空。
在大树的枝桠上绽放的白花随风摇曳着。
——确实，这是一道令人心情舒适的风。
风带着雨点般的花瓣吹拂着佩艾希亚。
仅仅如此，就令我产生了一种幸福感。
也不知为何，总觉得这份时间相较于平时显得更
为长久。
“缇缇，果真如你所说啊……”
世界可能真的无比绚丽，时间可能真的光耀夺目
吧。
我不禁这样想到——

263. Epilogue 前篇

艾德和缇缇消失之后，时间过去了一周。

在佩艾希亚国王都的佩艾希亚城，紧急召开了『北方同盟』各成员国首脑会议。

于此集合的包括『北方同盟』各成员国的重要人物及一干护卫。此外还有居住在本土北部的诸部族的代表。

这座御殿原本就是备有众多会议用的桌椅的地方，故而与会者全员都能在此列席。

环顾左右，满是不可小觑的人物。『北方同盟』各国的狠角色可谓齐聚一堂。

这当中也有我的一席之位。

虽然表面上我列席于此的理由是可以使用『Connection』代行马车之功提供诸多便宜，以及意外情况下可以充当战力保护要员，但实际上却是出于利用个人知名度的考量。我待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待在

自称为艾德的代理人的露洁身旁这个事实，可以用作对他国与会者的牵制。

说实话，我现在很难受。

与以前在联合国的瓦尔法拉参加舞会那时如出一辙的疲劳感正在不断地淤积着。不过，我还是顶着这股疲惫，扮作一个矜・傲・不・逊的英雄睥睨着周遭。

在此期间，我身旁的露洁一个人站着可谓巧舌如簧。

如此这般的行为已经持续了有半天之久。

这段漫长的发言的内容涉及的并不是发生在上一周的王都之战的始末，而是所谓宰相艾德已经『病逝』。

而露洁便是以与宰相艾德关系最近的『魔石人类』的立场，正在向『北方联盟』的全体成员国传达艾德的遗言。

“——以上便是艾德老师最后留下的话。从今往后佩艾希亚将向不依靠『支配之王』的方向前进。请诸位借我们一份力量，将它建设为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的国家吧。”

于是乎，露洁终于讲完了艾德的遗言，而聚首于御殿的众人听毕后则是一阵嘈杂。

与会者大抵都绷紧了脸。

——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艾德突然销声匿迹这事本身就已经十分离奇，在此之上露洁竟这样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是艾德的代理人。

虽然不好当面提出异议，但众人的不满和猜疑在表情上已是毕露无遗。

佩艾西亚城如今的首脑姑且算是露洁。

毕竟这个国家勃兴伊始的初期成员便是艾德·西斯·露洁·诺瓦露这四人，既然作为年长者的艾

德和使徒西斯都已不在，那么露洁挑起大梁也是顺理成章……话虽如此，但恐怕不会有人能够认可吧。

所有人都认为露洁是假借关系之便攫取了此等位置。更要命的是露洁的年纪太小了。而且极其缺乏威严。虽然这个异世界不像日本那样讲究年功序列，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愿意被一个比自己小上两轮的少女耳提面命吧。

不过，来自露洁身旁的另一名少女的声音，镇住了周围人的不忿。

“……诸位可有异议？”

声音的主人当然不是我了。

这是属于半吊子吸血鬼古奈尔——同时也是『历基亚国名誉欠番姬』和『英格利特大商会的领头人』的古奈尔·库洛尼科尔·修尔斯·历基亚·英格利特的声音。

她此言一出，与会者纷纷移开了瞪视露洁的目光。

她这小巧的容姿和举止虽然容易令人误会，但若是论及年齡，她可是在场成员中最为年长的。

正所谓是连满头皱纹的老将在她面前也不过是黄口小儿的活着的传说。

而这位古奈尔此时就坐在露洁的另一侧，用有别于我的别具意义的眼神睥睨着周遭，以此为露洁一壮声势。

在这御殿之内，古奈尔尤属别具一格。

从她穿戴在身的奇妙正装开始——到那歪曲空气的异质魔力，还有妖艳而深浅莫测的表情，再加上那以经历为后盾而铸就的压倒性的存在感——全都是非同小可的。

就是这样的人物现在正以拥趸的形式镇座于露洁的身旁。

在高龄且饱负盛名的古奈尔的威严面前，所有人都只能缄口不言，于是会议便化作了露洁的独奏场。

就这样，右手攥着全土最强的暴力之化身『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左手拥着全土最高的权威之化身『古奈尔・库洛尼科尔・修尔斯・历基亚・英格利特』的露洁，在说完所谓艾德临终前的遗言这么一个弥天大谎之后，十分顺利地进行着佩艾希亚今后的人事安排。

“……综上所述，从今天开始佩艾希亚的『支配之王』以及使徒大人的立场将会有些变动。虽然算不上隐居，不过对国事的干预相对于以前会更少。诸位就当做她们是一个十分沉静的元老院好了。”

在发言的过程中，露洁忽然回头看向身后。

在飘扬着佩艾希亚纹章的旌旗之下——阳淹静坐于玉座之上。而在她身旁则站着使徒西斯——或者说，扮作使徒西斯的一身正装的缇亚。

缇亚轻轻颌首以示对露洁所言的赞同，如此一来便可获得传说中的使徒认同露洁之安排的口实。而后为了获得进一步的保障，露洁在不给与会者任何提出异议的机会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

“好了，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先到这里吧。所幸『南方联盟』那边近日也为总司令突然离职一事所苦，故而南北双方在近期内应该不会有有所龃龉，我们大可细水长流。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暂且留待日后解决吧……”

作为最后一步棋，担任护卫并守候在玉座附近的斯诺在露洁说完这番话后，便领着使徒和『支配之王』退出了御殿之内。

见到斯诺的身影，大感惊讶的人为数不少。

作为『南方联盟』原代理总司令的斯诺竟如此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这场会议之中。而且偏偏就待在身为『北方联盟』之象征的『支配之王』座下。想当然耳，与我们并不通气的与会者的嘈杂声更上了一层楼。

对此，我心里可以说是冷汗涔涔。

事实上，这恣意妄为到欺人太甚的状况，全都是古奈尔描绘的计划。作为一个一贯审慎的人，我对事态能否顺利发展可谓操碎了心。

据古奈尔事前跟我说，露洁在北方各处都有坚实的后台，而且与作为敌方的『南联盟』之间在大致的方针上也已经基本谈妥了。

于是我便保持沉默选择听从她的安排。与作为战斗和探索的专家的我不同，古奈尔正可谓是国事的专家。

我回想了古奈尔在会议开始之前跟我说过的话—

—在国力和兵力两方上，佩艾希亚的实力均冠绝于『北方联盟』，所以处理起来非常容易。只要摆出强硬的姿态把握话语权一路推进下去就可以了——我姑且就相信她好了。既然技能『感应』并没有鸣响警报，那么事情在流·向·上应该就没有问题。

我只能努力不让心中的不安流露出来。

就这样，长达半天的说是会议实则是单方面之通告的这出戏码就这么落下帷幕，我的出场环节总算也结束了。我和古奈尔就这样尾随露洁退出了御殿。

在退场的途中，我观察了聚集于此的各国首脑的表情。

这不免让我察觉到不少酝酿于他们表情之下的阴谋和诡计。在那之中，甚至掩藏着明天就要将露洁扳倒的·流·向。

不仅拥有技能『感应』和『诈术』，还有我现在那连『过去视』都不在话下的眼力，这所有的密谋可谓暴露无遗。

会议甫一结束，各国代表便在满腹狐疑地情况下互相交换起了情报，虽然如此，不过这一切全在古奈尔的预料之内。说是尽在掌握之中也不为过。……应该吧。

我离开了御殿，在与古奈尔一同漫步于回廊的时候，开始就佩艾希亚的混乱思索起来。

通过今天这场会议，佩艾希亚将迎来剧变。

以我在原来世界的学校中习得的知识来看，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转折点。

露洁先前作为北方联盟的代表表示要将佩艾希亚建设为“让每个人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的国家。

若要援引历史教科书的话，那么这就是所谓迈向

王政时代的下一页了吗？

原本我在听说光是弗茨亚茨一国就有好多个国王的时候，还以为这个异世界与原来的世界有所不同，但仔细比较之下似乎还是能发现许多共通的要素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千年前作为异邦人的我对这个世界多有影响，那么会有相似之处也是自然而然的啊。恐怕过去的始祖涡波，也帮助过缇缇去建设她所冀望的『不仅仅依赖国王一人的国家』。

缇缇在千年前的期盼，于姐弟二人走后以尚不成熟的形式得以实现，这或许便是天遂人愿吧。

离开了御殿的我们来到了佩艾希亚城中央的大庭院。

展现于此处的光景，可谓是对『不仅仅依赖国王一人的国家』的最好诠释。

这座大庭院虽然曾是我和艾德的决斗场，但在魔法『樱童乐土』的影响下已经换了新颖。

杂乱无章以至阻绝日光的树叶得到了修剪，所有的枝桠都生长得恰到好处，草木共相修饰构成了泾渭分明的布局，一扫先前那阴郁的氛围。

在既是这座城堡的心脏，亦是所有场所的交差点的这座整然的庭院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可谓忙碌不已。

与刚才『北方联盟』的那些要员不同，在这里的都是真心热爱佩艾希亚的人。

——一周前，面对被疏散的国民，我们并没有像方才的会议那样向他们示以谎言，而是告知了他们所有的真相。

当然，告知实情的作业并非一帆风顺。

即使露洁与艾德的关系最为接近，但要让城内的人全盘接受她的话也并不现实。

所以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利用『过去视』的最高级魔法进行了一场艾德遗言的上映会。对有特别意愿之人，还使用了联结，将我听到的艾德的真心话直接传达给了他们。这次我本着帮人帮到底的理念，可以说是顾不上艾德的隐私了。

就结果而言，我们勉强保住了足够维持国家运转的人数，并安排好了城内与城外的相关工作。

虽说露洁的人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有赖于艾德一直以『死人』自称，并为建设所谓“自己能决定自己的道路的国家”“不仅仅依赖国王一人的国家”布了局。这里的大部分人可能都在潜意识里做好了艾德终有一天会不在的觉悟吧。当然，也不乏只要给予立场和俸禄的保证就愿意留下的人。

如今在这里工作的人真可谓形形色色。

既有『魔石人类』，也有兽人魔人之流，还有很

多被艾德从别国挖来的文武官员，有早先便在佩艾希亚供职的要员，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

走入中庭之后，我们和这些人员寒暄了一番，接着便找了个角落处的桌子坐了下来。

总算能享受阔别一周的休息时间了。我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冲露洁和古奈尔抱怨道。

“哈啊，一件麻烦事总算是解决了……紧张死我了。艾德那家伙，真是留了个烂摊子下来啊……”

我着实不擅长处理与贵族和国务相关的事情。

所以不由地对已逝的损友口出怨言。

对此，古奈尔带着苦笑回应道。

“不不不，咱倒是觉得『木之理的盗窃者』有好好地考虑过身后之事哦？那个人是真的很优秀呀～。咱姑且对政治略有心得，所以更能深切地感

受到，那个人诚可谓内政与外交的鬼才啊。”

紧接着，身为艾德的学生的露洁也拥护起了自己的老师。

“……是啊，老师虽然是『死人』，但他却殚精竭虑地为了活着的人而努力。比如说这『魔人返还』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东西，那么在那边的那些孩子，会在更早的阶段就因为没有利用价值而遭到废弃哦……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在佩艾希亚工作，也都是多亏了老师的帮助……”

“就是这样了。如此看来，艾德先生之所以会将境界战争延长，搞不好是为了特定的人种——不如说就是为了争取时间给『魔石人类』创造出一个归宿吧？如果选择干脆利落地结束战争，让世界一下子就复归和平的话，那么『魔石人类』于那个世界就是不相适宜的了啊。话虽如此，这终究是咱个人的揣测，真实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与我不同，这两人简直对艾德赞不绝口。

对于她们的看法，我提不出什么异议。

“……这样啊。果然好复杂啊。我还是不擅长应付政治这东西呢。

『魔石人类』要怎样才能和平地生活于世这种事，我根本没有头绪。”

对于只能在战斗上发挥助力的我而言，理解和平的本质实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

不过古奈尔听到我这番话后，却在一旁悄声埋怨着“就知道瞎说。都有那种魔法和技能了，哪还有什么复杂的。会长只要稍微认真点还不是信手拈来。结果就知道把麻烦事推卸给咱来干……”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真的只能陪你们在这里待一周，还望多谅解一下。毕竟我接下来还有许多不得不做的事。

我没有理会古奈尔的埋怨，这时，露洁继续说道。

“正如英雄大人所言，和平确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不过没问题的。在过去这一年里，至少佩艾希亚的大家是接纳了『魔石人类』和『魔人』的。奴隶的待遇也一样，恐怕佩艾希亚是在当今世上走在最前面的国家了吧。我觉得循序渐进的话是能够确实地实现和平的。”

“这样啊……”

“接下来就要将它建设为国内的所有人都是一家人理想的『乐园』了呢。当然，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哦！”

“…………”

我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想要继承艾德意志的露洁。

说实话，看着这样的她，我心中涌起了百般思绪。那充斥于脑海的不安，令我不知该作何言语。露洁一下子就洞破了我的忧虑，她调侃道。

“啊，英雄大人。你是觉得『乐园』什么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吧？真是的，英雄大人也太理性和现实主义了吧。”

“额，不，这个……”

她的话正中红心，听得我一惊。

曾作为学生的我修习过历史这门学问。就我脑海中留存的历史事迹而言，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能让所有人幸福的『乐园』。而这个异世界自然也没有例外。

对于这份现实，露洁她——

“——我明白的。不过，大家以那样的『乐园』为目标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并无不妥。将理想……将『乐园』当做奋斗的目标是有意义的，我愿意这样想。”

虽然明白这只是乌托邦般的理想，但即使如此，露洁还是表示会向之奋斗。

既没有将现实忘诸脑后，也没有抛弃心中的理想，更没有一个人独自勉强，仅仅只是——说要大家一起携手前进。

这份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我联想到了艾德和缇缇最后的姿容。不，更准确来说是脑海中浮现出了那对不知名的老夫妇的教诲。

既然知道了那个家族的『精神』确实寄宿于露洁的心中，我这一次便可以毫无迟疑地给她答复。

“是啊。我也觉得这样就好。”

不久前，缇缇看到这个千年后的佩艾希亚，曾表示生活于此的并非佩艾希亚曾经的人民。我却觉得，如今存在于此的露洁，毫无疑问称得上佩艾希亚的后裔。方才的这番对话足以令我如此评判。

我姑且放下了心，接着在感到一丝怀念的同时，我又一次环顾起因『樱童乐土』的力量而改头换

面的庭院。

在这座光鲜艳丽的庭院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人。

在环顾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面容与熟人相似的年轻人正一脸认真地与『魔石人类』交谈着。

那名年轻的兽人给我感觉和曾经既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又是传说级的锻治师的雷纳尔多颇为相似。行为举止中又透露出几分贝斯的风韵。或许是沃尔斯家旁系血脉的后人吧。

我一面想着这里与千年前的联系，一边用『Dimension』观察着周围，结果发现了不少类似的趣事。

在中庭东奔西走的兽人们，总觉得和我在六十六层遇到的曾经的部下有些神似。在这座庭院中谈笑风生的兽人们，也令我体察到了在六十六层生活的人们的风韵。

只有身为次元魔法使的我，能够略微察觉到这延及千年的血脉。

自然，这里少不了由艾德拯救的『魔石人类』和『魔人』。这些放在以前的时代必然会遭受凌虐、连自由之身都无法保全的人，如今正以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佩艾希亚。

出身尽管多种多样，但所有人都在同心协力地为自己心爱的佩艾希亚奋斗。

过去那光是因为人种不同便会互相厮杀的氛围已是冰消瓦解。

——这样就好了对吧……艾德、缇缇。

这里毫无疑问便是艾德和缇缇最初向往的地方。尽管现在这里的国民还不认为自己生活的国家是『乐园』，但在拥有千年前的记忆的我看来，如果这都不是『乐园』的话，那还有什么称得上是『乐园』呢。

当然了，这个『乐园』并不是永恒的，现实从来都充满了坎坷与挫折。

在这里的所有人，将来都必不可少地会经受无数苦难的磨砺。揭示崇高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的露洁必然会摔倒无数次。更有甚者，这佩艾希亚国都可能覆灭。

——不过，这样就好。

无论前路有怎样的厄运，佩艾希亚的『精神』都会被一再继承下去，从而永远留存于这个世界……所以这样就好。

既然作为友人的艾德和缇缇的愿望能够实现，那不过一介探索者的我便没有理由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指指点点。

深感自己在这个国家已经再无应做之事，我便从椅子上起身。

“那我差不多该动身了。”

“……嗯。各种事上都有劳你帮忙了呢，英雄大人。如果英雄大人不在的话，事情一定会棘手得

多。真的非常感谢你。……啊，对了，如果你在旅途中遇到了诺瓦露的话，请告诉她我很挂念她好吗？请你转告她，诺瓦露的归宿是在这里，这里才是她的故乡。”

看样子露洁很担心这一周都不见踪影的诺瓦露。在之前败给我们之后，诺瓦露似乎就一直行踪不明。

“我知道了。如果我见到她了，我会如实转告的。
”

接着，我刚表示要走，身旁的古奈尔也想着借坡下驴。

“好滴！事情告一段落！那咱差不多也可以回家了吧—！？”

“啊？你说什么呢，古奈尔接下来得留在这里帮忙才行啊？你在这儿的话不是对与南方的和平交涉大有裨益么？你看现在这儿已经少不了你了

呢。”

不过，我不会允许她这么做的。

我把手搭在想要起身的古奈尔肩上，强行让她坐了回去。

“哎呦，劲儿真大!.....果、果然，咱不做到那一步不成？”

“拜托你了哦。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守护艾德和缇缇的国家。正因为你知晓千年前的事情，所以我更希望你能在这里确认两者之间的不同。而且话又说回来，你应该很擅长这种事吧？”

我十分真诚地恳求着口吐不满的古奈尔。

说得直接一点，古奈尔接下来在与不在，将成为影响露洁今后命运的关键因素。

毕竟若是论及长袖善舞——那么『古奈尔·库洛尼科尔·修尔斯·历基亚·英格利特』毫无疑问是位居人类史顶点的专家。

此时此刻，周围的声音也在诠释着这个事实。

“快看，是『欠番姬』殿下啊—”

“呜哇~。本土的英雄和联合国的英雄齐聚一堂，真是难得的画面呢。”

“传说中的革命家吗~，原来外表年龄真的不会变啊。看着比我还小呢.....”

知晓古奈尔成就的伟业的『魔石人类』们打远处向她招手，对此古奈尔也迎合着笑了笑。

一言以蔽之，古奈尔正所谓是会永久载入史册的存在。

在过去——她在与现在的『北方同盟』相似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一场革命，而后缔造了一个持续繁荣千年的国家。不仅如此，她还频频援助各地区的独立自治，直到现在仍君临于世界首屈一指的英格利特商会并对整个世界有着莫大的影响。

据说视地域的不同，她在一些地区是真的被奉为神明加以崇拜的。

……不过所有这些，都在第一印象的影响下令我毫无实感。

“呜呜……这个嘛、毕竟咱以前也是有建国的经验。与其说是擅长，不如说是习惯了吧。虽然是习惯了的说……”

“如果古奈尔不在的话，我想露洁她们应该会被政变之类的好一番折腾吧。”

光是在刚才的御殿里略作探听，我就看出了端倪。

都无需使用『未来视』，只要技能『感应』就够了。

“嘛，十有八九吧。艾德先生不在之后，这个国家难免有所纰漏。如果放咱来做的话，就会干脆利落地培植对优待『魔石人类』感到不满的派阀，

然后以其为垫脚鞍一口气攫取大权。”

“那就拜托你防患于未然了。古奈尔你应该做到吧？”

“这倒是做得到啦……啊～真是的一，毕竟被救了三次，实在不好拒绝呀……”

唯有在这件事上我表现的颇为强硬。

我一紧盯着她，古奈尔便眼泪汪汪地喊了起来。

“啊啊真是的！本来的话，咱现在应该是在历基亚国的别墅里舒舒服服地腻在软床上享受生活才对的呀！只在兴头上来的时候缝制衣服的美妙日子明明应该在等着咱才对！可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被逮到啊！这当真已经是『诅咒』的级别了吧！！”

古奈尔诅咒着发生在一周前的事。

我也跟着一边苦笑一边回想起事情的经过。

在那一周前的激烈战斗结束之后，我们一行人待

在空无一人的王都可谓伤透了脑筋。

虽说这是艾德本人的希望，但他突然就这么走了，那强国佩艾希亚的情况可就危险了。

我们也实在不想看到艾德他们的国家被『南方联盟』吞并的结局，所以便决定暂时留在这里协助露洁。

于是乎，我最先做的就是用余剩的 MP 使出『Dimension • 多重展开』打探『南方联盟』的动向。紧接着我就发现了正向西方的历基亚国行进的古奈尔刚好被兵祸波及。

见到她又在百般厄运的折磨之下陷入生命危机，我赶紧十万火急地去给她救了下来，而后十分郑重地给她请到了佩艾希亚城内（虽然她本人说这是『诱拐绑架』，但根本没那回事儿。我是好好地跟她谈过让她接受之后才给人带来的。）作为多次搭救她的回礼，就决定让她作为后盾帮助平

稳佩艾希亚的局势了。

从那之后古奈尔的一系列作为便是——活用我的『Dimension』和『Connection』将散落于各处的人员召集起来，并以出色的手腕力挽狂澜，维系了险些空中解体的佩艾希亚国，该说真不愧是她的本业啊，手段果然厉害。

如果没有古奈尔在，那情况必定会与现在大相径庭吧。并且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也确认了她对今后的佩艾希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为了不放过这难得的机缘，我继续说道。

“不如说，像你这样可以随便给事干又一点不让我觉得内疚的人基本没有第二个了。所以拜托起来一点都不用犹豫的，真是方便。”

“唉、唉唉唉？不、不妙。咱在会长心中的形象简直惨爆了……”

“真的拜托你了哦。你想要什么回礼都行。”

“会长居然做这种担保，咱只有一种讨厌的预感的说！这绝对有鬼好吗！呜哇，好想逃啊！！可是根本没法从会长手上逃掉的说！！”

“你还是死心吧，古奈尔。在我的次元魔法面前你是逃不掉的哦。呵呵呵……”

“啊啊！又是这种戏码，感觉千年前也来过！！”一面上演着这一出小短剧，我一面持续挽留着古奈尔——

“——咱晓得了。明白了啦。咱干就行了不是！但是你可要记得，这样你就欠了咱一个大人情哦，会长！”

结果到最后，古奈尔也不是发自心底的不愿意，她摆出勉为其难的样子点了点头。也正因为我知道她并非真的讨厌这件事，所以才会如此强硬地拜托她。对于古奈尔的心地善良，我只能由衷地感谢。

就这样，在我和古奈尔的契约告一段落之后，露洁笑着加入了我们的对话。

“两位的关系真是亲昵啊……既然这样，那么古奈尔大人，从明天开始也请多关照了。有身负不逊于艾德老师的传说的你做后盾，真是堪比百人之力呀。”

“呜呜。总之明面上就先把咱当一个客将对待好了。咱会在暗处做些筹划的。”

露洁同古奈尔伸出手，对此，她以放弃抵抗的模样回握了过去。

“很好，这样我就能放心出发了。啊，不过露洁，一旦古奈尔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你记得马上告诉我，到时候我会一溜烟飞过来教训她的。”

姑且在临行前扣上一个保险。

这番话吓得古奈尔几乎尖叫起来。

“居然还要飞过来、你是要对咱干啥啊！？”

“这个嘛……任你想象喽？”

“等、手咋还发光了，求你别啊！？”

有意思。她这反应是真的妙。

就让我连着已经逝去的缇缇那份儿好好打趣她吧。

这应该也能算得上对缇缇的一种吊唁。

“咱会好好干的啦！真的会好好干的！不过，会长你才是，可不要忘了回礼的事儿哦！！”

“这个当然。”

“……很、很好。既然能要到回礼，那咱肯定得可劲儿任性一把。咱想想应该要求点什么好呢~。啊，对了，机会难得就跟会长来一场购物约会好了。毕竟还想和会长聊聊衣服的话题呢。不管怎么说，涡波先生那异世界的设计总能成为珍宝呢。不，还是再要些更不得了的比较好——”

“啊……”

我背后突然涌起一阵寒意。

最近不见动静的技能『感应』也奏响了警报。

明明我一直在遭人窃听，可古奈尔却在这种情况下爆出了约会这样危险的单词，于是『感应』便从中预感到了古奈尔的生命危险。

“嗯、咋了，会长？事到如今可不许你收回刚才的话哦。”

“不是的，没什么问题。我不会说谎的所以你就放心吧。你想要什么尽管提。”

本来的话在这种时候我是应该拼劲全力搪塞过去的，但这次的对象毕竟是基本不会死的古奈尔，所以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奈尔也是我交际圈中的稀有品种。

“那咱们就约好了哦，购物约会……嘛，这个情况下，本土的安定差不多要个五年十年的时间吧，看咱干脆利索地给它解决。”

而且古奈尔还云淡风轻地把又能在历史教科书上大书特书的伟业扛了下来。

以她的寿命和能力来说，这些或许只是拿来转换心情的消遣吧。毕竟连要求的回礼都仅限于『约会』这种行为，可见她有多么轻松。

“那就说到这里，我差不多该回到缇亚她们的身边了。我估计之后就会直接离开佩艾希亚，所以就在这里说再见了。”

言及于此，会让我忧心的事就全都解决了。

所以这次就真的要与她们道别了。

“再见了，英雄大人。”

“一路顺风~。之后再有事可要自己收拾个利利索索，别再推到咱身上了哦~”

将挥手道别的两人留在视线的边缘，我就这么离开了中庭。

接着就一路朝着城内的一间客房走去。

承蒙露洁将城内最上等的客房拨给我们使用，我们也就领受她的好意在这里叨扰了一周。同伴们此时已经先行回到那里等我了。

来到客房之后，我推开厚重的木门走了进去。

“我回来了。”

这是间给四个人住显得有些奢侈的客房。

而在客房的玄关，通过窃听而料知我的归来的斯诺已经候在那里了。

“欢迎回来，涡波！辛苦你了～。要先吃饭吗？还是先洗澡？啊，还是说——”

“行了，这话就别每次都说一遍了……”

在这一周里，斯诺每天都会用相同的话迎接我回来。

这东西最骇人的一点，在于明明她问你想干什么，可是自己却既没有做饭也没有放好洗澡水。第一天我告诉她“那我想先吃饭。”结果得到

的却是斯诺一脸笑逐颜开的“唉嘿嘿~，其实我没做。”从那以后，我就不作任何期待了。

“姆姆，那可不行。毕竟我的计划就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地营造气氛来着。得趁现在这个机会打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把涡波和拉丝缇娅拉大人的关系破坏掉。”

她这努力的方向还是那么奇怪。

为啥就知道这么做并不会让人喜欢上她呢。

而且再说了，这种努力根本就是徒劳的，毕竟——“用不着破坏，现在就已经是濒临崩坏了啊……”

在现在的我和拉丝缇娅拉之间，我真想不到有什么值得破坏的关系。毕竟我被甩得怎一个惨字了得。讲道理，光是回想就让我哭笑不得了。

真不成想刚一回来就吃了斯诺狠狠的一记精神攻击，我心里一边滴血一边走向房间中央的桌子。

在桌边的是正在啜饮红茶的缇亚，以及一·边·沉·睡一边坐在桌边的阳淹。

“辛苦你了啊，涡波。麻烦事都解决了？”

缇亚放下茶杯问道。

现在缇亚和阳淹正手牵着手坐在一张长椅上。

我一面想着该如何答复缇亚的问题，一面思考起阳淹的状态。

与使徒西斯的战斗结束之后——阳淹仍然没有收回意识。

因为艾德施展的世界最顶级的状态回复魔法，施加于阳淹身上的『攻击接近者的诅咒』等一系列异常状态都被解除了。

然而，就算是艾德，也做不到在战斗之余随手治好阳淹与生俱来的『病症』。

不过说到底，阳淹的『病症』就连处于千年前之全盛期的一众人物都无能为力。看来就只有让

她的身体升到 99 级，如此一来或许会有治愈之法……现在就只能怀抱这份希望了吧。

所以说，接下来我并不需要急于让阳淹脱离『沉眠』的状态，只要循序渐进地收集『魔之毒』和『魔石』就好。

不过，如果说有什么事令人不安，那就是阳淹的『沉眠』简直就像是——算了，这不是现在该考虑的。

无论怎么说，我现在在佩艾希亚确实没什么要做的了。

“是啊，缇亚。我觉得在这里的事情应该都做完了。虽然有一番波折，不过全都解决了。”

“这样吗。那可真是太好了。与西斯不同，这种事我没法帮上你的忙啊……”

得知可以了无牵挂地从佩艾希亚启程，缇亚莞尔一笑。

我一边蒙受着缇亚这天使般的微笑的治愈，一边回忆着这一路的坎坷。

真是太不容易了。

不过都是有意义的啊，多亏能跨越这些坎坷，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和缇亚心平气和地交谈。

一周前，我在和使徒西斯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之后，最先做的就是去摘除所有夹杂在自己与缇亚之间的芥蒂。

当然，在与西斯战斗时说的那些话还远远称不上完全，所以我和缇亚在战斗结束之后，便互相倾诉了至今发生的种种。

要将那天的经过回忆出来并不困难。

最先说到的是缇亚一直纠结至今的烦恼——也就是『自己』到底是谁这个问题。

包括缇亚仍然牵着阳滝的手不放的理由在内，我一点点地将那场战斗之后的事情回想出来。

264. Epilogue 后篇

送别了艾德和缇缇之后，我使用稍显拙劣的神圣魔法对缇亚施加了治疗。不过，虽然解除了过去我也经历过的状态异常『认识阻碍』，但却无法消除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缇亚的技能『过捕护』。本以为西斯不在之后就能顺利解除，但看来这东西的根基之深要在我的想象之上。果然并非状态异常而是烙印在身的技能处理起来就是棘手。

技能这东西，是当事人才能的表现——换句话说，它可谓是当事人的人生与灵魂的具现。如果有那个意思的话，我不是不可以用『Distance Mute』将之抽出，但因为不清楚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副作用，故而只好作罢。

但我觉得不解除也无所谓。

而且用魔法直接消除本来就不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

与那样做相比，艾德和缇缇方才已经告诉了我们更好的解决方式。

我们效法那对姐弟，通过对话逐一确认彼此之间的龃龉。

“——所以呢，时不时会出现在缇亚嘴边的那个『我（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缇亚呢……？”

在王都的中央，我们在成为决斗遗迹的花田上交谈着。

“那个啊……那个是精神上失去了余裕的我。当陷入窘境让本性流露在外的时候，就会不由地用出『我（私）』这个自称了。哈哈，很奇怪吧？”

“如果说『我（私）』才是本性的话，那现在的语气是演技吗……？要是难受的话，最好赶紧——”

“不、不是这样的。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演技。只是，不管是希望成为剑士的『我（俺）』，还是

原本的『我（私）』，两者都是『迪亚布罗・西斯』这个人……”

这份烦恼与我之前和艾德的口角有些相似。

为了逃避而想要将以前的『自己』当作不存在的艾德。如果缇亚有迈上与艾德一样道路的隐患的话，那么我必须要予以阻止。但这份忧虑却被缇亚自己先行打消了。

“不用担心，涡波。艾德他们的结局我也看到了。我不会有想将以前的『自己』消除的想法的。”

看来缇亚也拥有作为使徒西斯时候的记忆。

刚才了无遗憾地往生的守护者给了缇亚以启发，她表示自己不会重蹈艾德的覆辙。

“不过，我也不会将现在的『我（俺）』抹消掉。直到现在我也一样憧憬着『剑士』，也由衷地想要继续做这样的『我（俺）』。我觉得这份梦想并没有错。真正错误的……应该是作为使徒西斯的

义务吧。唯有这个才是我所不应背负的……”

一言以蔽之，『庭师』对缇缇的意义，换作缇亚的话就是『剑士』了吧。而『支配之王』之于缇缇，则相当于『使徒』之于缇亚。

缇亚得出的这个答案并没有什么我可以置喙的。

“我明白了。两者都是缇亚吗……既然如此，那就保持这样好了。”

不管是用『我（俺）』自称的时候，还是用『我（私）』自称的时候，都一样是缇亚本人——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那与缇亚毫无瓜葛的使徒的责任又浮上水面，那时候便需要我从旁叮嘱。

我刚想到这里，面前的缇亚惴惴不安地补充道。

“谢谢你愿意理解我……只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也知道，当『我（私）』流露在外的时候，自己会变得有些反常。不过，那都是因为精神的动摇所致……所以呢，涡波……在我

用『我（私）』来称呼自己的时候……那个，能不能请你待我温柔一些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好……”

缇亚的这个要求让我有些惊讶。

现在想来，这是缇亚第一次直接向我要求些什么。

至今以来，缇亚一直都只会拼命地克制自己，只求不给我多添麻烦。她从来不曾要求过什么，只是听从我和同伴们的指示。可现在她终于从那份克制中解放了出来，这也让我深感彼此内心的距离确实拉近了。

“……不可以吗？”

因为身高的问题，说出这话的缇亚理所当然地呈自下而上地瞄着我的模样。不仅如此，她余剩的那只手也开开合合。不消使用魔法和技能，我就能感受到她心中的不安。

缇亚现在正鼓足了勇气试图去把握某种重要的东西。这毫无疑问。

“当然可以。我们可是同伴啊，缇亚。有什么我能做到的随便说。”

说着，我握住了缇亚那忐忑不安的手。

旋即缇亚便蹙着眉露出微笑。

之所以会露出这样的表情，似乎是因为缇亚既有感于终于得到了一直寻求之物，同时却又对做出如此请求的自己感到了惭愧。

但缇亚没有逃避心中那份愧疚，而是断断续续地将一年前的内情告知于我。

“涡波……一年前呢……我其实一直都非常不安……我惧怕着使徒记忆的复苏……感觉就像要生出另一个自己一样……就像至今为止的自己被否定了一样……真的让我很害怕……”

在细声倾诉的过程中，缇亚将脑袋靠在了我的胸

口。

想必是因为羞怯而不敢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吧。但缇亚也不愿意离开我的身边，所以只能选择这样做。

我将手搭在缇亚的脑袋上默默地倾听着她的表白。

“可是却又不能把这些同别人挑明……总是自己一个人纠结着、烦恼着。真的真的很难受……”

“嗯。”

这份恐惧和痛苦，我也有所体会。

因为帕林库洛那家伙的原因，我也曾陷入同样的境况。

“结果变得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哪边……总以为西斯才是真正的自己，结果彻夜难眠……那辗转反侧的日日夜夜，真的好艰难……”

“抱歉。结果那时候我就知道埋头于自己的问题，都没能注意到你的痛苦。”

缇亚的痛苦绝不是没有征兆的。

也不是没有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的表现。

恐怕海莉和玛利亚她们都是察觉到了的。明明我与缇亚的交情要比她们两人还久，可我却没能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令我深感自惭形秽。

“当得知可能就是千年前的我害了涡波的妹妹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资格待在涡波身边了。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颜面见你……可是却又感到不得不赎罪才行……所以我就逃掉了。明知道即使逃掉也没有意义，可是我还是在恐惧感的逼迫下逃离了你的身边。我……——”

不仅是我，缇亚也一样后悔。

与一年前不同，这次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后悔。

光是这样就感到心头的负担莫名地轻了不少。

“当然了，在那段路的尽头，我失去了自己的归宿。认可了存在于脑中的西斯，我变得不再是『我（俺）』，就连『我（私）』也不复存在。完全搞不懂自己到底是谁，脑子里一团糟……变得什么都搞不明白了……最后的感觉就像是一直在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独行一样……”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内心往往是脆弱的。
而且直到变得无依无靠之前，总是难以发觉。
恐怕就是这一点给了使徒西斯以可乘之机。
正当我对西斯心生怒意之时，缇亚的声音变得开朗了起来。

“不过，还是回来了。多亏了涡波，我还是变回来了。这都是因为涡波呼唤我的名字所赐啊，真的很感谢你……”

缇亚不再倚靠我的胸口，她仰起了俯下的脸看着我。

接着缇亚向我展露了她那令人怀念的笑容。

那是缇亚和我一起探索迷宫时，对共同战斗感到欢喜时的笑容。

这令我回想起了自己那时使用的假名，故而我也笑着说道。

“缇亚，以后无论你想叫我『涡波』还是『基督』都没关系。反正我在联合国那边都被叫作『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了，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乎被怎么称呼了哦。”

我调侃着告诉她无论用哪个名字称呼我都无妨。

“哈哈。说起来还真有那么回事来着。那我就随意称呼你喽。……毕竟，名字和立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作为我——”

“我作为我自己存在于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我们两人的忏悔以同样的答案告终。

对于我们来说名字已经不再重要了。虽然说的台

词总觉得有些害臊，但若是两个人一起便能相视而笑。

“啊啊，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啊。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光是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接着，展露笑容的缇亚眼中渗出了泪水。

是因为终于能从苦楚的忍受中解放出来了吧。

缇亚或许是不愿意让我看到泪颜，所以抱上了我的腰。她又一次将头靠在我的胸口，并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过去这一年，我明白了。西斯和我是不同的……我们根本就算不上是同一个人。这是当然的啊。因为这世界上就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灵魂……”

我则抚摸着缇亚的头聆听着她的独白。

“啊啊，内心也好身体也好全都变得好轻盈……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呢……”

真是太好了。

缇亚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这让我心头的压力也得到了舒缓。缇亚能和阳滝一起回到我身边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异世界的烦恼可以说就解决一大半了。

我将自己通过一段漫长的战斗而获得的报偿——
缇亚紧紧地拥在怀里。

与之相呼应地，缇亚也用力抱紧了我。

就像在表示彼此再也不会分开一样，紧紧地……
若是以前的缇亚，她是不会这样尽情地用力抱紧我的。

总觉得这样一来，我和缇亚终于能够心灵相通了。不仅是身体，我们的魔力也络合在一起，甚至有一种连心灵都叠合在了一起的错觉。

沉浸在这份错觉中的我们度过了一段无可替代的宝贵的时间——途中，我突然感到不对劲。

不如说，是技能『感应』突然警报声大作。

今天一天都默不作声的生存本能突然冲我大吼着“危险！”

“唉、唉？等、等一下，缇亚——”

感觉到危险的我焦急之下打算离开缇亚。

——然而我却动弹不得。

身体就像被困死在岩石里一样纹丝不动。

岂止如此，我就连呼吸都做不到。而且还有一股正体不明的压力在压迫着肺部、还硌得肋骨吱呀作响。感觉骨头就快要给怼折了。

“等、等——不能、呼——！？”

终于就连说话都不行了。

我连忙默念着展开『Dimension』，分析导致这个状况的原因。

正在袭击我的异常——其本源不是别的，正是缇亚的魔力。

感到兴奋的缇亚的魔力化作了一股物理性的力量将我捕・获・住・了。那过于浓郁的魔力如同巨大的手掌，将我死死地攥紧。

我判断这个情况需要拿出杀手锏才能脱身，所以无咏唱地将魔法『Distance Mute』施展于全身。

“——！ 噗哈！！”

对缇亚的魔力的属性和性质加以理解，然后以之为依照捩转次元，藉此总算是脱离了险境。

见我青着脸离开，缇亚的魔力总算是有了缓和。她这才注意到自己因为太过兴奋导致魔力变成了桎梏，于是赶忙向我道歉。

“啊、啊！ 抱歉，涡波！ 那个、身体擅自就……！！
”

恐怕是尚未消除的技能『过捕护』的效果所致。因为技能副作用的影响，让她无意识中就想要将我抓紧。

而且还是不顾 59 级这种骇人的强度，使出了全力去捕捉对象。

这要是换了别人可就出事了，但所幸对象是拥有技能『感应』这种可以事前发觉危险的我，所以只是有惊无险。有『Distance Mute』在的话，只要不是完全超脱于意识之外，我就不会死。至于这点程度的负伤，依靠在和艾德的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回复魔法也就治好了。

“哈哈。没关系，这种程度的事我都习惯了。我完全不在意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一边用回复魔法治疗被忍出裂缝的肋骨一边笑着安慰她。

虽然水平还有些拙劣，不过现在的我是可以使用其它属性的魔法的。虽然更高级的魔法必须要借助『Distance Mute』直接刺入胸口调整灵魂才行，但基础魔法就无需如此大费周折了。

“你说……习惯了？”

“我没有说谎啦。不过就是断了一两根骨头而已，我现在很容易就能治好的。就这种程度的伤……算下来也就跟被小猫挠了一样吧。”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缇亚这样挺可爱的所以不用介意。

当然这不是我在逞强，我其实是真心这么想的。对于疼痛的耐性啥的，说实话来到这个异世界之后根本由不得我，简直磨砺得停不下来。而且身体本身在异世界的机制中就得到了强化。这种伤拿来练习魔法不如说正好。

“可、可是，疼还是一样疼的吧……？抱歉，我这就给它压下去。”

虽然我都那么说自己已经习惯了，但心地善良的缇亚还是慌慌张张地将魔力收回自己身边，最后凝缩到体内。用『Dimension』将这一幕看在眼

中的我指出了她与一年前的不同。

“跟一开始相比，你对魔力的驾驭真的强了不少啊……”

“这都是拜阿尔缇师父……说来惭愧，还有西斯那家伙所赐。只要我的情绪不失控的话……对魔力的控制应该就不会有误了。”

正是因为熟知自己的性格，所以缇亚才会附上“情绪不能失控”的强调。但不管怎么说，她对魔力的制御确实有了相当的长进。

缇亚这一年来，可谓是有传说中的使徒本人亲自给予魔法的示范。仔细一想，使徒不仅授予了她魔法的知识，就连等级也帮她提高了这么多。这让我稍微对西斯产生了一点感激之情。当然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罢了。

“啊，当然了，我之所以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强也是多亏了涡波啊！一开始如果没有涡波帮助我

的话，那所有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呢！真的多谢了！！”

而且缇亚还把我也列入了恩师的行列。接着，她走过来牵起我的手，露出诚可谓光辉四溢的笑容。

讲道理，这种笑容在我周围实在是屈指可数。这真诚而纯粹的笑容直接给我看得入了迷。

“从今往后我还会继续变强的，好好期待吧！为了能成为配得上涡波的同伴，我会愈加精进的！所以呢，再和我一起进行更多更多的冒险吧！”

缇亚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

因为那高达 59 级的腕力，这次我的手骨差点也被捏碎了，不过看在这天使般的笑容的份上，这根本不是事儿。

于是我和缇亚就这样笑着握着彼此的手——而斯诺到这时也察觉到会话告一段落，于是她便从后

面靠近过来。

“好耶～，话都谈完了吗？感觉是个相当高大上的话题呢？那接下来轮到我了，我也要！来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吧！涡波！！”

“咦？为啥……？”

斯诺不知为啥特别得意忘形，我扭了扭头表示不解。

“唉唉！？总觉得涡波对待我和缇亚的态度差距好大！？”

“这个嘛，你看，毕竟是你和缇亚嘛……”

“好过分！可是我这次已经很努力了哦！明明那～么努力了的说！？”

斯诺拼命地晃着胳膊强调自己本次的付出，但却被缇亚一刀两断。

“你努力了吗？跟我战斗的时候还好，跟阳滄战斗的时候立马就缩了不是么。斯诺。”

“噫！你、你还记得吗！？那、那个啊，那是因为呢，面对守护者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可怕呀……”

“面对使徒都没事，守护者却不行吗？可是一年前以艾德为对手的时候，我怎么看你都没事啊？”

“哎呀，那个时候啊，毕竟是肩负着责任感的嘛……再说艾德人也不怎么可怕不是么……这次都有涡波和缇缇姐姐在了，我就想着稍微放松下啦什么的……”

“嗯一，感觉这是你的毛病啊。斯诺。”

到这时候，连缇亚也发现斯诺那棘手的性格了。为了不放过纠正斯诺的机会，我也附和着说道。

“是啊，这是斯诺最不好的一点了。只要觉得有谁能代替自己拿出全力的话，就会从中途偷懒耍滑。”

“斯诺，虽然这话由我这个这次给大家添了麻烦

的人来说不太合适……不过无论什么时候都得全力以赴才行哦？”

我和缇亚手牵着手叱责起了斯诺。

见到我们两个异口同声地教训她，斯诺拿手捂着嘴“啊哇哇一”了起来。

“唉、唉……？难道说，说教时间要开始了……？这、这下不妙！明明瞅着拉丝缇娅拉大人和玛利亚不在的机会，还以为我能够撒点娇呢，难道说是我想太多了！？”

“像这样老是挑撒娇的对象就不行啊……唉……”

我和缇亚都苦笑着叹了口气。不过，这虽然是斯诺的缺点，但我们同时也知道这样才是斯诺的·风·格，所以并不会一棒子打到死。

彼此都能理解对方的短处，然后互相弥补。

走到这一步，我们这群人的队伍总算是接近一个『真正的队伍』了。

确认到这一点，我便振作精神投入到下一项行动中去。

“行了，斯诺的反省会也结束了，我差不多该去把露洁接过来了。她应该就待在城内，我一个人跑几步去去就回。”

激战结束后的短暂消遣到此为止，我松开了缇亚的手，向外观变为一棵参天大树的佩艾希亚城迈步。

在那之后，我听露洁说艾德将佩艾希亚国托付给了她，于是便为了善后而找来了古奈尔——



——时间拉回一周后。

经过一番波折，现在缇亚已经能用笑容迎接我回来了。

话虽如此，但问题远谈不上全部解决。

技能『过捕护』那麻烦的效果仍然残留着，一旦

被缇亚认定为『基督』的我和阳滝双方都远离她的话，她的状态就会变得极其不安定。

有一次我将缇亚留在客房并将阳滝带走，结果回来的时候斯诺都被烤糊了。是斯诺挺身抑制了缇亚那与精神的失控俱来的魔力的暴走。

虽然一周前我和缇亚都出言揶揄斯诺，但实际上心里是非常感谢她的。不过要是把心里话说出来，那样斯诺的小尾巴估计能翘上天，所以实在不好表扬她。

“——涡波。既然在这里要做的事都解决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我刚结束对一周前的追忆，缇亚就用饱含期待的目光询问道。接着她还就着兴奋劲儿像个剑士一样挥了挥用光耀的魔力凝固而成的手。

“只要能挥剑的话我去哪儿都行。所以就由涡波来决定吧。正好这几天我跟斯诺练得不错，正想

赶紧试试手呢。”

“唉？剑术比试、明明是我一边倒的全胜……”

“练得不错对吧！”

“正是！您打得相当漂亮！”

见缇亚鼓起双颊，斯诺连忙来了个敬礼附和她。

看来缇亚是想用剑去冒险。

在这一周里，缇亚和斯诺一有空就会进行『剑术』的练习。缇亚那边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斯诺则是为了遵守和缇缇之间的约定而进行特训。

顺带一说，缇亚使用的是『新月琉璃制直剑』。斯诺则使用着缇缇托付给她的『始祖与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

“抱歉，缇亚。在决定目的地之前我有件事想尝试一下。视结果而定，接下来的目的地也会有改变。”

虽然明白她想早日参加冒险的心情，但比起这个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做。这是地位远在冒险之上的，堪称最重要的问题。

我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几天前在城内的工房制成的饰品，并将它递给斯诺。

“项链……？啊、这个难道说是……”

“是缇缇的魔石。我希望斯诺能带着它。”

“果然是姐姐吗？呜哇一，姐姐变成项链了耶一。
”

准确来说是艾德和缇缇两个人的魔石。这是一个将浓绿和淡翠的魅力调和的天衣无缝的绝品。

【首饰『白翠之理』】

使用守护者艾德・缇缇的魔力结晶制成的首饰

“你试着把这个戴上，然后用心祈求它帮助你。
”

“嗯，我知道了。姆姆姆……缇缇姐姐，拜托了—”

斯诺将项链戴在脖子上并细声呢喃。与之相应地，我也增强了『Dimension』的精度。

效果可谓立竿见影。一年前尚未出现在她的肌肤上的龙鳞纷纷变作了『魔力』的粒子，然后直接被斯诺的身体吸收了。

“哦、哦哦？肩膀附近变回原样了！恢复成我出生时候的样子了！”

“使徒那家伙，果然没有说谎啊。唉，她可真是个不讨巧的人。”

斯诺身上因为级别上升过高而招致的异变得到了复原。一切全如使徒所说。

理解到西斯在决斗前的和平交涉中透露的信息都是真的，我不禁为使徒西斯人品的极端叹了口气。

“斯诺就继续带着缇缇她们的魔石吧。虽然听说级别的上限是 30，不过有『理的盗窃者』的魔石

的话应该就能翻倍了。”

这个世界的级别的上限已经能看个明白了。

从 20 级前后开始便会超脱于普通的人类，到了 30 级之后就会越发向不是人的方向演变。恐怕持有一个魔石能够增加的上限应该有三十左右。

“我说， 涡波。明明我手上什么都没有， 级别却很高啊？”

缇亚质问道。

“可能是因为缇亚是使徒的身体所以比较特别吧。从西斯的话中也能听出端倪。”

“是这样吗。既然西斯那么说， 那应该不会错。
”

缇亚对西斯的评价应该和我一样。她知道使徒西斯不是会说谎的性格， 所以选择相信西斯的话。

“西斯的性格虽然有点那个， 不过现在看来从她那里获得的情报和力量真的为数不少啊……”

阳淹和缇亚的等级升到 59 可谓最直观明了的例子。要把级别升到这么高，原本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斯诺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不过跟我不同，与其说是感到高兴，她更多的是因为不满。

“是啊。说实话，现在如果正八经儿地战斗起来，缇亚应该是最强的了……明明以前我才是『最强』来着……力量关系在渐渐地……啊啊，可是又不想特训的说……”

好不容易等级的上限才能提高，可当事人却干劲全无。

我戳了戳明目张胆地想要偷懒的斯诺的脑袋，然后切入下一个话题。

“这样值得挂念的事就没了。好了，关于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的问题……”

西斯说的话都没有错。这就意味着，与阳淹相关

的话十有八九也都是正确的。

我向坐在缇亚身旁的阳淹瞄了一眼。多亏了艾德，作为『支配之王』的一系列『诅咒』已经被解除了，现在的她不会攻击任何人，表现得非常沉静。

不过阳淹终究还是在沉眠。

虽然能像梦游一样做些反应，但基本上还是没有意识。不管我这个哥哥怎样呼唤她，她都像是『停止』了一样没有任何回应。

要想让阳淹睁开眼睛究竟该怎么做——

“我觉得基本的方针还是以迷宫最深部为目标，借此实现唤醒阳淹的目的。千年前的战争的一切似乎都作为『魔之毒』被保管在了最深部。有能够在迷宫里实现无限的『想起收束』的『魔之毒』在的话，只要善加利用，应该真的什么都实现得了。”

恐怕西斯口中的成为主的『替代者』的状态，就是治疗阳滯病症的条件。正因如此，千年前的我才会从使徒西斯手中接过『世界奉还阵』，并打造出了迷宫。

“不，涡波。我觉得想要唤醒阳滯的话，直接去见使徒迪普拉库拉应该也行哦。西斯那家伙总是一副只要有那个意思随时都能叫阳滯起来的口气，我觉得同样作为使徒的迪普拉库拉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呢？由艾德所封印的迪普拉库拉就在本土的大圣都的世界树当中，同样作为使徒的我到了那边的话，肯定能听到迪普拉库拉的声音的。

”

缇亚很积极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与个性喜好附和的斯诺不同，她在这方面帮助很大。

“确实，去本土的弗茨亚茨找使徒迪普拉库拉也

不坏啊……况且玛利亚现在就在南方……好，那就这么定了。”

果然还是直接去接玛利亚最好。

与玛利亚和迪普拉库拉相见，然后再回到迷宫坐落的联合国，在队伍所有人都凑齐的状态下重新开始迷宫探索。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

“本土的南方吗。我好久没去过了呢~。”

与心生紧张感的我相反，斯诺心情好得不得了。为了叮嘱她不要把这趟旅程当做观光，缇亚出言提醒道。

“我说你啊，中途退任代理总司令的事儿难道不会被人说这说那吗？你跟我不一样，不是任满退职的吧？”

“呜……到、到时候就让涡波来帮我好了……”

“你说什么呢。也别忘了找我啊。我也会保护同伴的。”

“哦、哦哦哦~？缇亚，谢谢你！真了不起！简直帅呆了！我要迷上你了！”

“不不，基本上还得你一个人解决哦？我是让你怎么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再找我的……”

“就算这样也很谢谢你！谢・谢・你!! 哎呀~,感觉最近好事真是一桩接一桩呢~!! ”

斯诺高兴得抱紧了缇亚，不停地向她道着谢。在斯诺的人生当中，像这样当面表示愿意守护她的人寥寥无几。大感激动的斯诺真的是用上了浑身的劲儿表达着自己心中的喜悦。

我不免以温馨的目光守望着她，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敲响，并从外面传来女孩子的声音。

“英雄大人，有您的来信。”

恐怕是在城内工作的『魔石人类』吧。我搁下在房间里相拥的两人走出了房外。

接着，我对少女称呼我的方式表示了不满。

“那个什么英雄大人的称呼就不能不用么……？”

“唉？可是露洁就是这么说的啊？”

面前这名青发的『魔石人类』摆出一脸不解的神情。

“露洁那丫头……”

我都说过好多遍了，可她就是不肯改。

就算知道这是包含敬意的称呼，我也难以接受。

就比如像现在这样到处传开实在是麻烦至极。

“不说这个，有您的来信。请吧。”

“多谢了。不过，谁能给我寄信……—唉？”

我接过书信，接着看到寄信人的名字后大感惊讶。

接着我赶紧展开信件，浏览信中的内容。用『Dimension』一口气读完之后，我因来信的内容而哑然。

写在信中的是『救援』的请求——

作者的话：

下面是六章最后的状态栏～

【Status】

名字：相川涡波 HP369/369 MP1312/1312 职业：

探索者

级别 29

力量 15.97 体力 17.78 技巧 23.67 敏捷 30.00 贤

能 23.59 魔力 53.78 素质 6.21

状态：混乱 3.12

经验值：12932/110000

装备：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翠之护身符

赤之护身符史诗探索者的制服 Chrome Glove

Megistus Boots

【技能】

先天技能：剑术 4.95

后天技能：

体术 2.01 亚流体术 1.03 次元魔法 5.78+0.70 魔法战斗 0.93

咒术 5.51 感应 3.62 指挥 0.90 后卫技术 1.01 缝纫 0.70

编织 1.15 诈术 1.40 锻冶 1.04 神铁锻冶 0.57

固有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

??? : ???

【魔法】

次元魔法：

Dimension1.79 Lag1.00 Shift1.00 Foam1.12

TimeShift1.00 Connection1.05 Default1.09

DistanceMute1.15

固有魔法：

Dimension • 多重展开 1.15

Dimension • 决战演算 1.35

Dimension • 曲战演算 1.01
Dimension • 千算相杀 1.02
次元斩裂剑 1.05
Foam • 摳菖蒲 1.02
共鸣魔法：
致亲爱的一闪 1.12
樱童乐土 1.00
次元之冬 1.23
过密次元的真冬 1.21
世界冰蛇 1.01
冰结矢 1.01
冰结剑 1.08
冰结剑 • 冲击 1.00
次元雪 1.04
次元之冬 • 终霜 1.01
次元之冬 • 歪冰世界 1.00

冬之异世界 1.00

魔法：

次元决战演算『先譚』 1.32

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譚』 1.01

【属性变换时魔法】

神圣魔法：Cure1.00 Full Cure1.00 Remove1.00

冰结魔法：Ice1.00 Freeze1.00 Ice Battering Ram1.00

——.....其它属性的魔法在这里请容我只『表示』出使用成功的。

再怎么说大家也不能让我把所有属性的所有魔法都写出来吧.....

顺带一说，击破艾德和缇缇并没有获得经验值。有一些共鸣魔法即使不借助他人或者魔石的力量也能经由大量消费魔力完成。只是熟练度连1.00都没有达到，尚不完全。所以就没有写在自己的魔法栏上。

而列在『表示』出来的『共鸣魔法』栏中的魔法，则是在借助他者或魔石的力量的情况下熟练度，大体上就是这个感觉吧。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呢……（最近都没在写 Status 所以有点缺乏自信）